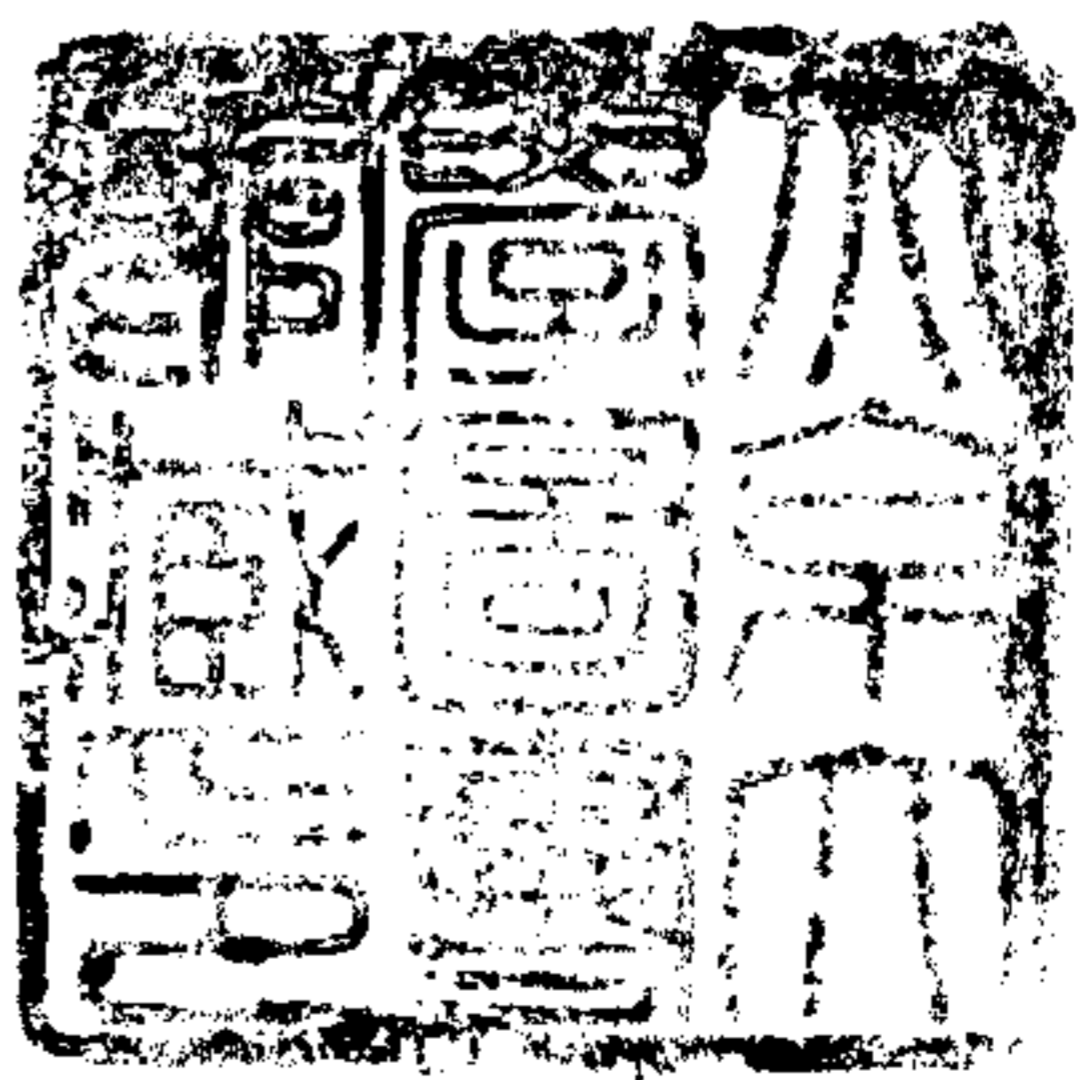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八〇・史部・詔令奏議類

敬事草十九卷（卷十七至卷十九）〔明〕沈一貫撰……………一

司農奏議十四卷〔明〕趙世卿撰……………九七

海防奏疏二卷 撫畿奏疏十卷 計部奏疏四卷〔明〕汪應蛟撰……………三八五

敬事草卷十七目錄

考察主筆揭帖

回 聖諭揭帖

考察自陳疏

催温中丞自陳本揭帖二

回 聖諭揭帖

催京察本揭帖

姚司空宜聽去揭帖

再催京察本揭帖

敬事草卷一七目錄

三催京察本揭帖

宣鎮虜情宜備揭帖

姚司空宜早放揭帖

請允候補科道揭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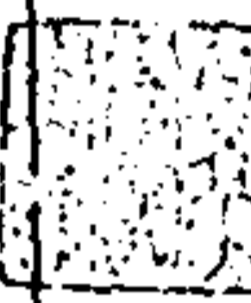
回 聖諭揭帖

再催緊要章奏揭帖

四催京察本揭帖

琉球冊封遣使揭帖四

催用人揭帖



請發次輔告疏揭帖

催吏部各本揭帖

辨劉郎中本乞休疏

謝昭雪乞宥言者疏

因灾極言轉移乞休疏

乞休三疏

熱審揭帖

乞休四疏

乞休五疏

敬事草卷一七目錄

敬事草卷十七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考察主筆揭帖

三臣題正月初四日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
為京察在即臣實不能勝任懇乞 聖明早定
主計署印宰臣以濟急務事已經具奏未蒙發
票臣等看得此本關係京察不得不為之請蓋
京察重典往時常以一年之力專心料理今近
在本月內矣而擬議尚未有定則因無吏部尚

故書草

卷十七

書故也楊時喬雖見署印務然以侍郎而行尚
書之事不便故科臣請特命大臣一員主筆然
主筆而不管印亦不便故時喬此本請特命大
臣即署印管察按考察與朝審不同朝審主筆
止一二日即已訖事考察則過堂奏處之後尚
有推陞量處之本有覆拾遺之本覆南京考察
之本覆各巡撫自陳之本終始此事非一二月
不了若不署印真實不便時喬此本專為讓印
耳臣等竊惟各部大臣惟蕭大亨官尊堪以署

印管察然楊時喬颺歷年深久署銓印即令管
理京察亦無不可惟 聖明早賜批發令有遵
守惟復別有 聖裁臣等不敢擅擬謹具題請

旨 正月初八日上

敬事草 卷十七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諫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修
建 祖陵碑樓工程前有諭旨着年終造辦物
料齊備以待今春報完朕心朝夕懸望上安
祖宗在天聖靈卿等仰體傳示該部及經管官
員上緊併工建造剋期完備以慰朕孝思誠心
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竊惟 祖陵碑樓舊
年 皇上祇奉天戒深切孝思亟欲興工修理
但因欽天監擇吉有妨特令造辦物料以待今
春舉行慮至悉也入春以來臣等正切下情欲
圖上請仰蒙 聖諭渙發具見純孝肫至頃刻
不忘所以宅天命而作新民者端在是矣臣等
何勝踴躍謹于即刻傳示該部欽遵外惟是工
部尚書姚繼可自言目疾已深無復瘳理而部
務日弛滋戾更多欲臣等力言其不宜留之狀
早賜簡代并乞補左右侍郎以資分理蓋工部
目今工程最稱繁鉅錢糧匱乏既患設處通融
之難人役猥雜又患提調督責之難原非一耳

目所能稽察一手足所能經營往時遇有重大
工作類多添設官員至如今日即不望添而常
設三員亦宜補足宜增而減甚非便計繼可兩
目既盲百體都廢乞身之章三十餘上尤宜矜
而許之經管官員孰有大於該部堂上者堂上
無一官而責典司各効其力報成如期人知其
難矣臣等因奉 聖諭輒為代請二月上

考察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茲者

明詔部院修舉典章考察兩京官員既有日矣

臣惟政有秉成官有領袖百辟卿士尚須嚴汰

乃如臣者行能淺薄久玷典司躐長清班亦復

五載 聖明在御而無匡襄之術賢喆滿朝而

靡率作之方以致天行沴錯國是紛紜邊藩數

警民生轉感官方耗亂法紀陵夷夫輔相上佐

天子理陰陽下順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

敬事章 卷十七

五

職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諸侯也雖今之閣

臣本非其任而人以相目之安得而辭之既不

能辭復不能舉居然一物將安用臣為臣嘗因

滿考而以幽黜請矣亦嘗因災異而以策免請

矣 皇上循體貌之文而不忍彰其猷散舉修

省之實而不欲移諸股肱假以至仁及于寬政

今何可托之使過容其濫吹也蓋治室者易衆

棖不若得一棟之為急治河者疏下流不若滌

上源之為要論任寄惟臣最重論瘼曠惟臣最

先伏望大賜乾斷罷臣歸里幸謝詩人彼已之

刺無汗清時雪霜之簡此至願也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正月二十一日 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輔贊首臣公清端亮茂著勛猷朕方切倚

毗豈得引例求退宜益緒前勞弼于至理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敬事章 卷十七

六

催温中丞自陳本揭帖

三臣題本月十九日該左都御史温純一本為
考察自陳事未蒙發票臣等竊惟考察欽命在
二十八日而本官職掌其事例宜首先自陳今
既五日尚未發票本官何所遵守乞即檢發容
臣等票擬或親發 宸批尤見體貌大臣德意
正月二十三日

再催

三臣題竊照京察奉 旨于二十八日行今日

敬事草 卷一七

已二十六至迫矣乃都御史温純自陳尚在候
旨伏望即賜批發使其明日謝恩後日供事 正
二十六日 上

回 聖諭揭帖

題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節
間恭謁 聖母前行禮面奏正月二十六日
天壽山 長陵等處興工修建親奉 聖母慈
諭 祖陵工程隆重本宮恭助工銀三千兩另
行差官齎送工所犒工新舊錢四十錠朕即面
承 慈恩朕欽發助工銀五千兩犒工新舊錢
一百錠皇后皇貴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王等
王同妃公主共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新舊錢

敬事草 卷一七

三十錠卿等傳示該部并內外經管官員今次
與先發銀兩作正支用其犒工錢陸續賞給務
使人匠軍夫得霑實惠作速修建報完上慰
聖母同朕懸望誠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又接
得黑字揭帖內開二月初六日御前請出銀五
千兩司鑰庫請來寶號錢并舊錢一百錠御司
房請來坤寧等宮并昭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
王等王公主妃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寶號錢
并舊錢三十錠差文書房官金忠捧送內閣臣

等仰惟 皇上畏天甚虔念 祖彌切從去年
 來 長陵等工無日無時不關軫慮既發御前
 節省銀兩以助工役矣今當宮庭燕喜之時首
 督 陵寢鳩孱之事奉 聖母之慈念發 聖
 心之至誠因率 后妃諸妃嬪以至 皇太子
 諸王妃主各出助犒以期速完 聖母 皇上
 以 祖宗之心為心 后妃而下又皆以 聖
 母 皇上之心為心 宮闈禁禦肫然孝敬之
 流通 祖父子孫藹爾精誠之周浹水衡有藉
 何難鼓舞以就工百姓雖勞孰不歡欣而趨事
 臣等遵奉即騰 聖諭傳發部科其御前送出
 助工銀兩犒工錢錠即差典籍秦焜郭安民押
 送到尚書姚繼可處交收并促內外經管官員
 作速修建刻期報完以早慰 聖母 皇上惓
 惓懸望之心 御札尊藏閣中昭示萬世以彰
 皇上純孝之美回奏以聞

二月初六日上

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吏部都察院奉 旨于正月二十八日
 考察京官二十九日具本上進今已八日未蒙
 發票各官拱候 明旨莫知去留不惟當去者
 待罪而當留者亦不敢管事省署空虛政務廢
 閣殊為不便伏望 皇上早賜覽發以定人心
 以重政體

二月初八日上

○故司直 卷十七

姚司空宜聽去揭帖

三臣題照得工部尚書姚繼可兩目皆盲一無所見行不能正履居不知嚮方臣等目擊甚真委非假托年齡衰晚醫藥難施司空大任恐致尸曠今其引身之疏至于三十四懇極誠其哀良可憐也伏乞准與致仕庶全大臣進退之節而昭 聖朝終始之恩

二月十四日

再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照得吏部會題考察疏三本覆四品京堂自陳疏一本南京吏部題考察疏一本俱日久未蒙發票群臣之去留疑而難定公務因之惶惑關係政幾深為未便伏乞早賜檢發容臣等擬票恭候 聖裁施行

二月二十一日

三催京察本揭帖

題臣等不佞謬充揆路休戚皆同切謂人君之德惟明與斷不明而斷妨事固大明而不斷所妨豈小 皇上至聖明又至雄斷而今多未斷之事臣等深為國憂先是各官多缺而大臣尤甚臣等數請點補而未得也則屈指京察事畢一并上請今京察之疏踰月而不下即題覆京堂疏拾遺疏南京察拾諸疏南京京堂各自陳疏亦皆未下臣等心如炎火兩次揭請茲不得敬事草 卷一七 一三不再請伏望 聖 詔疏以定人心亟補諸缺以修廢政也三月初一日上

宣鎮虜情宜備揭帖

三臣題國家與虜為隣備宜最急 皇上御極以來正值虜王款服故得以坐而制之無煩聖慮耳然狼心叵測烏可頃刻忘戒備哉舊年五路一酋跳梁犯邊首敗款事近日宣府撫臣馬鳴鑾寄臣等書言五路狡酋不聽順義王罰處以十三年前久斷之賞而要挾補給知必不可許也明欲假此為入犯之端不待秋高馬肥之日矣總兵梁秀裒重聽即無失事之叅亦敬事草 卷一七 十四當聽其自引惟是代者須素有威望而又熟于宣大虜情之人處置得宜猶可以奪狂狡之氣臣等因此即于鳴鑾疏內稟擬梁秀革任亟推新總兵代之昨日有前巡按宣大御史黃吉士來臣等詢之言五路乃虜王之弟老于兵事恃恃凶狡又欲決一戰不待秋深草苗一青便欲長驅而入本鎮兵馬久不習戰總督總兵皆未補士心懈怠危如朝露即日命下猶恐其緩促臣等急催臣等聞之不勝戰慄 皇上用人常

多濡緩寬閑之時尚可使人竭蹶補轉而干係
兵機者決不宜爾况虜騎之來倏如風雨一有
消息狼馳虎奔轉盼已到豈能待遠水救近火
哉茲者吏部所推總督伏望早賜點發至于總
兵昨職方司以堂官蕭大亨被拾閉門無人推
舉 皇上亦宜早將大亨去留一言裁定臣等
竊惟兵事至重不比吏事非久在行間習知虜
情之人不能擔當而環視滿朝盡書生也大亨
若去誰可代者僉謂大亨當留如留亦宜早留
庶幾無悞兵事又今三月大閱而京營協理亦
缺大臣武備怠弛無踰今日萬一宣大有警京
師戒嚴此時朝中無一人知兵憑誰調度乎
皇祖庚戌之變文武如林分遣巡行各得其職
故底定無虞今大臣寥寥又皆衰老之人精神
智慮旦夕難支危機密發誰其勇往 皇上但
見承平之時省事省官可免貽擾而不念有事
之日失左右手倉皇何救至此始悔亦何益哉
臣等連日有揭不知曾經省覽否心焦背癢益

敬事草 卷一七

一五

火灼焚請乞加意邊事即日精選堪用總督總
兵二官刻期促令任事一面將考察本盡數早
下將六部九卿及各大小官員統 賜早定以
圖修內攘外至計救燃眉之急絕噬臍之悔三
初四
日上

敬事草 卷一七

一六

姚司空宜早放揭帖

三臣題今日工部尚書姚繼可扶掖匍匐詣文
華門上疏固求致仕蓋為目盲已深三十六懇
未允部務盡妨叢責交集而為此不得已之計
意欲接本內官眾驗其真盲非假庶幾轉達
天聽也臣等在閣不能不為之奏聞伏乞早賜
一斷而允其去以全待大臣之體別求精力任
事者代之以免叢脞之慮又戶部尚書趙世卿
以三年考滿吏部引奏已久亦未賜俞不敢入

日啟事草

卷一七

一七

部臣等曾為之請昨又于發餉本內擬令照舊
供職蓋本官未及九年例止復職無他加恩但
候 明命一下則部事有托矣比者兵刑二部
皆以無人管理蒙催蕭大亨董裕即出六部事
體相同無一可緩望 皇上推念而一視之月

十六日
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懇切具悉朕因春時寒熱不調
不時動火眩暈靜攝調理一應文書陸續檢發恐
有情弊致妨政務目今大工並興姚繼可職居司

空經年推托不出理事官守奚存是以遲疑未發
原疏豈有他故哉今又狂躁若此殊非大臣禮體
已知道了候旨行諭卿等知

敬事草

卷一七

一八

請允候補科道揭帖

三臣題連日科道諸臣來見臣等言兩衙門缺
官差用拮据不給該吏部都察院等衙門皆具
疏以候補諸臣為請欲臣等轉達于 皇上之
前伏冀 俯賜允俞俾各就職一以免諸臣守
候多年之苦而昭 皇上體恤之恩一以免兩
衙門差用不給之苦而昭 皇上明作之意即
臣等亦得稍解責望免致頽瀆也

三月二十
六日上

故百立

卷一七

一九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該文書官傳出 聖諭朕覽工部題請
大典所關朕心悚然恭惟我 太祖肇造寰宇
創業開基 文祖撥亂反正靖難繼統中興
世宗惇倫廣孝禮制一新彼時議改 太宗廟
號尊稱 成祖矣而 長陵碑號未敢輕動木
套丹書誠為一時權宜之計去歲碑石為雷所
轟寔乃 成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事理昭然
朕今孝思鼎新之日碑號遵照 八陵石碑同
書不用木套以昭 上天 皇祖之仁愛示警
亦明朕修省績述換安畏天敬祖之孝心卿等
詳擬出旨來特諭卿等知之欽此欽惟 長陵
石碑原題 太宗廟號與八陵同制後因 世
廟尊稱 太宗為 成祖禮宜改題但不敢驚
動 聖靈加以木套而塗丹書之誠權宜之計
也今既鼎建碑石合宜緒正尊號 皇上超世
之見洞達禮意不惟慰 成祖陟降之靈亦且
成 肅皇欲行之志矣工部題本欲下禮部議

敬事草

卷十七

二十一

臣等以為禮無二制事在不疑仰奉 特諭即
 宜恪承恭票上進以昭 皇上修省之誠績述
 之烈奉安之孝惟裁定施行 諭札尊藏閣中
 以傳永久回奏以聞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碑號禮宜改題尊安 成祖陟降之靈且成
 肅皇欲行之志卿等所擬深慰朕修省誠意績述
 孝心已知道了諭卿等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七

三十一

再催緊要章奏揭帖

題竊惟人主欲天下治安在收天下人心使為
 朝廷用而已朝廷之黜陟明賞罰當精神渙發
 無所凝滯則上行下效自然振天下不勞而治
 矣故疏通章奏至急務也前月臣等操緊要十
 三事以請一月于茲僅行一事夫前事未了而
 後事復來日積日多妨廢無極朝廷之精神何
 能施于百官而可及天下乎故行前事以待後
 事此省事法臣等謹將未了前件加以續到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七

三十一

關開款上請乞 聖明留意

一吏部都察院覆四品京堂自陳一本覆各處
 僉都巡撫自陳一本

一南京吏部都察院考察南京庶官一本

一南京六科拾遺二本南京十三道拾遺二本

一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右侍郎葉向高戶部

尚書張孟男倉場尚書王基刑部尚書趙參魯

工部尚書范崙自陳各一本

以上皆京察未了之事按京察六年一舉大會

百官而簡汰之係至大重典久未奉 命去留莫分則不肖者無懲而賢者無勸至于南京滿朝官員素衣角帶者三月矣尤為不雅之甚惟乞早賜裁發

一吏部題各考滿官本

按前本係吏部于二月二十五日引奏考滿官例皆復職待 命未下難以遵守自遠方來者尤為守候艱苦惟乞檢發

一吏部會推吏部尚書一本禮部尚書一本刑

敬事草 卷一七

三三

部尚書一本京營協理一本及各部侍郎等官

本

一工部尚書姚繼可告病本

一吏部會推宣大總督一本川貴湖廣總督一本

一吏部會推江西巡撫一本河南巡撫一本鄖

陽巡撫一本

以上皆內外京邊緊要任事提綱挈領之官網無綱則萬目不張衣無領則百摺不分綱領衙

門無人則所屬衙門盡皆放肆雖有如無權攝之官終不如真官有專責可奉職也關係重大惟乞早賜 簡命

一都察院題各差御史本及吏部題補科道本前件各差御史守候交代甚苦而各官之聽補科道者又置之無用臣等屢具揭以請惟賜俯俞一以免諸臣守候多年之苦一以免兩衙門差用不給之苦

一三法司會議湖廣亂宗獄情一本臣等竊惟

敬事草 卷一七

三三

楚亂之興宵旰憂勞故群臣得以盡心畢力而旋奏寧謐之功今甫就寧謐而章奏又阻奸人將謂 皇上之心未嘗急此仍前藐視國法而無所忌憚也誠宜早賜裁決以昭 聖天子精明果斷之意臣等不勝惓惓

四月初三日

四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竊惟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必先受人無端之疑德意之所在臣等未嘗不將順乃如當行而不行當了而不了使疑端橫開而叢口交起切為國憂亦為身憂也考察國家公典採之于衆而斷之于獨至易耳今年此舉始則持而不下今又下而不盡未知 聖意所在妨事最大而開疑最多使在京四品堂官在外四品巡撫在南京滿朝大小群臣自春徂夏

敬事堂 卷一七

三五

青衣角帶氣象蕭颯悉從變禮非復漢官威儀心摇摇而難居目脉脉而相唁口喑喑而生訾妄猜妄度一倡百和無中生有誰能禁之即萬幾至繁而幾之所在孰有大于此者乎臣等請之五六矣而寂然如故心亦自疑而安能使人無疑也從來朝中有一事臣等先罹其殃風波猝興若小艇之汎巨海刀劍交集若孤鷁之涉三軍 皇上天開日朗自然天下無疑端 皇上雷厲風行自然天下無疑事且黜陟留汰朝

政之常順其自然因其固然何煩 聖慮之經營也望亟下諸疏容臣等擬票上進臣等常勸皇上填補各缺以了公事登進人才以收人心意正為此無任瞻望祈請十四月初

敬事堂 卷一七

二六

琉球冊封遣使揭帖

題竊惟琉球冊封在福建撫按請以武臣往在奉使給事夏子陽等請以身往在禮部則請并罷文臣武臣俱弗往但令彼差官前來福建恭領三議不同臣等籌之竊謂禮部議宜從也謹按皇明祖訓限山隔海之國禁不許無故興兵夫既不加兵矣豈得加禮若遣使行禮而萬一彼有侮慢不恭之罪以加于我不為無故矣將置之弗問乎抑舉兵征之乎置之則損天威

敬事草

卷十七

三七

征之則悖祖訓當如之何故宜預為節制而絕啟寵納侮之端但與封而不遣官可也况今海上多警不獨憂在琉球而倭奴之跳梁諸番之出沒波濤之叵測誰保其必無倘有差跌罪將安歸彼必有詞于我而我則空損國威耳尚寧之自立在戊子年不戴天朝累代之恩而懾于關白一時之威陰持兩端觀望逡巡經十餘載不來請封特未告絕耳惟是玉靈赫昭關白震死海外悚慄而始修故事豈真能恭順如朝

鮮者乎是以二十三年 聖旨遣官頒封福建

省城聽彼國使臣面領正為此發古之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朝廷赦而不誅付之不較德已弘甚何必奉如驕子求冊封即予冊封求文官即予文官惟其意而莫之違乎天下事不可知倘倭使在其國而彼之所以待吾使者不及待倭使之厚禮意頓衰變起倉卒當此時也將如之何此謀國者不審于今而貽患于後臣等不敢不慮至于舟資裝送為閩人費者不

敬事草

卷一七

三八

下數萬金造舟數年尚欠一椀則費未能半當茲財匱帑乏之時騷動地方徵發旁午敝所恃以奉夷狄甚可以已彼不能為吾海外長城亦無能為吾海上螫螫無毫釐輕重于我而于典制于時宜于邊防于財計種種妨礙乞垂覽而明斷之

二

題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聞直據臆臆而未暇想時事之宜也因奉 諭旨靜夜三

思有踧踏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尚書鄭曉吾學綸云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乃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之照舊遣官又奉 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必行彼國來迎亦復兩次勢難中止 聖慮高明非臣等所及遲久不決益致擔閣此番宜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知感特恩即令差去使臣宣諭以後朝使往來彼此俱免煩擾著為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于

敬事草 卷十七

三十九

福建領封照北虜安南事例而行如此則朝命不致輕褻而中國懷柔之體常尊封典刊有定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等一得之愚敢再布聞謹將北虜安南請封事略并呈 聖覽見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命原係典故用待琉球非為簡也原本發臣等票或特諭禮部施行

三

北虜請封事略隆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該宣大軍門遣原任副總兵趙伯勳田世威原任叅

將方琦張咸原任遊擊康綸聽用叅將鄒沂同禮部題遣署丞王勳與通事鮑崇德李寧等赴大同北東路得勝堡外于近邊去處搭葺蘆蓆棚廠一所陳設黃幃香案至日俺荅率領見在部落恭迎勅賞入棚先行謝恩禮畢分班俯伏隨將勅諭開讀各酋咸呼萬歲本日晚趙伯勳等回還報稱齋捧勅賞出邊俺荅亦于棚廠率衆照前行禮仍行夷禮卸帽叩拜分受勅賞訖具進貢表文馬匹擇日互市其後嗣封興克都

敬事草 卷十七

三十九

隆哈黃台吉三封扯力艮行禮同

四

安南請封事略宣德二年詔棄交趾封黎利之孫太陽為安南國王給以金牌印信所有賫勅遣官一節舊本未經詳載至嘉靖十九年遣兵部尚書毛伯溫等征剿安南先往諭焉已而削去藩封王號降莫登膺為都統于十一月納降鎖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獻表伏罪未見遣官至萬曆二十五年黎維潭請封係本道副使楊寅

秋宣諭行事于賓州南關昭德臺陳設龍幄令
維潭皂帽縞衣率通國臣耆北面叩頭行禮進
金人代身進具疏乞恩錫以 勅印未見遣官
四月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七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竊惟為政以用人為先中外之所惓惓
仰望者惟此耳近日吏部本章多留未下如兩
京大僚乃朝廷政務之綱領各處督撫則地方
倚賴所至急司道部屬以至郡縣一命之士皆
有專職難于懸缺相待題本皆在御前又四月
間急選一本三月間教職一本皆各有催本關
係人多守候日久盤費罄盡常向臣等告急臣
等不能不為之動情也乞將各本賜覽批發

十一日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七

請發次輔告疏揭帖

二臣題照得同官臣鯉以十四日偶感請乞未見發票臣等竊謂 皇上必親灑宸綸自中而下有不俟臣等之擬票也今既數日矣而祇候未命敢不以一言請 皇上從來體貌閣臣賜之優禮今國家多事最難燮調必賴老成德望同心共濟庶資弘博之益冀即賜檢發容臣等擬票上進五月十八日上

欽事草 卷十七

二二

催吏部各本揭帖

題前者臣等因各官候選艱苦具揭以請蒙 皇上俯採將四月急選本章檢發但尚有願就教職一本係舉人葛邦才并貢生蕭開第等三百四十四名未蒙 允發此係窮途寒儒盤費罄盡每來哀泣匍匐街甚不雅觀至于各處司道吏部前後推舉林如楚等四十八員各處知府吏部前後推舉汪國楠等三十二員俱有彙疏催請近又有起復官員張鳴鶚等八員候

欽事草 卷十七

三十四

命日久之本有南北卿貳久虛欽奉再推之本有中外重臣久虛催點京營協理及兩處總督之本俱係緊要事件比之泛常不同祈賜俞命蓋仕路通塞乃世道升降之基臣等常思為官求人以重社稷生靈之寄非特為人求官而憫其積薪抱璞之情也 聖明獨運舉念生春惟少輟萬幾清心總發五月十八日上

辨劉郎中本乞休疏

奏為聞言省愆惟天可表懇祈 明示以釋人
 疑并懇早賜罷免以重政本事臣惟居今之時
 當國甚難臣求避位不欲與人分辯久矣顧事
 有質之 皇上而易明者不能無請也比者察
 疏不下臣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
 先受無端之疑當行而不行當了而不了使疑
 端橫開而叢口交起切為國憂亦為身憂也今
 臣言驗矣昨有聰補郎中劉元珍論臣大率謂
 考察一事 皇上之留錢夢臯留臺省諸臣一
 貫漫無隻語救正原非 皇上本心由一貫曲
 庇私人為術甚巧等語臣讀之閔然自憐也錢
 夢臯之論林秉漢臣實遵命出旨但未嘗擬乘
 漢之降與夢臯之留此降此留特出御筆安可
 謂非 皇上本心也考察本發票時奉有傳諭
 留科道官所傳之語臣未嘗潤色一字孰不知
 其出于 皇上本心也元珍所以疑臣有巧術
 者以臣無隻語救正為驗然人之論事每因後

而追前見今有紛紛便咎前無救正若使今而
 寂然必無此論矣方是時察本久格人皆疑
 皇上必多有所怒斥而造出于寬留幸得命矣
 因而奉行蓋二臣有同願雖滿朝亦願之也隨
 奉 聖諭有洩忿結鄙豎權立威之語赫赫威
 靈中外震動則當時不敢磯激豈其失乎不然
 人又不咎此諭從磯激生哉斯可以見當事難
 論事易矣臣素愚無巧且馬所用其巧用之大
 廷衆目見之矣用之秘閣二臣見之矣用之票
 敬事草 卷一七 三六

揭司禮諸臣見之矣 皇上至尊至嚴至聖至
 明豈容臣以巧試而臣亦安用巧為哉錢夢臯
 之所建明者楚事也而適與察事相會楚國家
 之大事滿朝之公論也豈臣私事而謂為臣之
 私人可乎臣之心無私庇也亦嘗議出之于外
 而未嘗必留于此 皇上以特旨留之也顧此
 留夢臯留科道發 諭旨皆臣所謂格外之舉
 動也發于淵衷出于九重外人豈能盡知即知
 之者豈能盡信則無恠乎有此疑矣臣雖百口

無以自明不得不叩聞而乞言于 皇上之前
 伏望明發詔旨將獨斷本心曉然布告于天下
 以見威福之權未嘗下移臣雖在閣無敢干預
 然後主勢尊國事定而臣亦得以釋蒙上箝下
 之謗也臣初欲不言為此事牽連不了疑謗將
 大不得不言至于臣之當去不獨此事咎責實
 多尤祈 皇上早賜罷斥以為不職者戒臣不
 勝戰兢屏營之至 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日總萬幾悉由獨斷昨林秉漢妄言楚事

敬事草 卷十七

三七

朕從公降慶與卿何預考察槩留科道及嚴示諭
 責亦皆出朕本心豈有予奪大權朕不能操而聽
 之臣下者况卿素秉公正亦豈用巧之人外廷不
 知密勿清嚴橫生猜疑卿宜自信自安何必因而
 求去可即出贊理副朕眷倚至意慎勿再陳吏部
 知道

謝昭雪乞宥言者疏

奏為特蒙 天恩昭雪恭申感激深悰再祈俯
 容言事之臣益廣 聖度貽臣以安事項臣因
 聽補郎中劉元珍論列具疏自陳奉 聖旨朕
 日總萬幾 云 隨節奉 聖諭到閣劉元珍本
 宜重治但念寬小臣所以安大臣姑降一級調
 極邊方用欽此臣且感且驚宜謝宜請輒以一
 言上陳臣至庸愚叨塵揆路無才畧以佐時徒
 迂遠而濶事雖不敢暫忘匡弼而威福予奪惟

敬事草 卷十七

三七

稟上裁此臣小心之義也考察一事臣謂此部
 院之職而未嘗參一語于其間竊自以為可幸
 無罪矣既不為私于部院之前又豈敢為私于
 皇上之前乃或疑 皇上之留錢夢臯留科道
 非 皇上之本心為臣之巧術則臣不能不自
 理矣臣念此事本由獨斷非 皇上明詔不可
 以釋疑仰蒙特灑宸翰宣揚本心又特諭中外
 大小臣工俾咸知威福惟辟未嘗假人戒其毋
 起疑端最以捐私體國臣幸猜嫌可明浮言可

息而尤幸國是可定太和可還所以感泗交頤
 祝 聖壽于無疆也除扶病強起于私家恭設
 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然猶不能無請者臣力
 小任重叢疚積多誓于此生不敢以已之私事
 而傷言者之一毛天幸從前未嘗有此乃今而
 有元珍之謫流汗驚惶無以起處伏誦 聖諭
 謂寬小臣所以安大臣仰見如天廣覆何所不
 容寬乃 皇上之本心而嚴為適然之權用也
 以臣之故而多此權用臣所不安即臣以晚節
 敬事草 卷十七 三十九
 末路而違其素願亦非所欲且元珍有何成心
 必由誤聽而臣因元珍之言得以明白此心于
 天下尤宜感之是以叩天仰祈復有此請伏願
 聖慈特免元珍降調庶元珍蒙大寬之賜而臣
 亦蒙大安之賜可收拾餘息勉報鴻恩實由衷
 之惓惓也臣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五月二十八日上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小心忠謹朕知道了劉元珍
 本欲重慶恐卿不安已從寬量處了何又有此請
 且懲前戒後法紀當然卿心事已白便可入贊矣

務共濟時艱朕日望之該部知道

敬事草 卷十七

四十

因災極言轉移乞休疏

奏為災異頻仍燮理無狀敬竭愚悃伏冀 聖明大加轉移亟罷罪臣以清政本事臣備員首輔尸素有年頃致煩言實其自取過蒙 聖恩特為昭雪頂踵圖報正宜在茲但思此事特萬中之一耳今四海九州何人不責臣百司庶府何事不責臣 皇上雖欲一一為臣昭雪不能也輒敢披瀝上請倘蒙採擇而見之施行豈獨臣之幸實 皇上宗社無疆之福而所以庇臣

敬事草 卷十七

四十一

者尤甚大矣昨接太常寺少卿桂有根揭稱天壇雷火擊毀燈杆按去年此時有 祖陵碑樓雷火之變今年五月二十七日方行合龍門安吻獸祭告之禮而不先不後又有此變 皇上深加警戒省躬思咎臣竊惟之職在贊襄而糝政甚多不能盡諫臣罪安可逭也夙宵震慄輒敢罄輸所懷以為 聖明修省之一助臣惟自兩宮三殿告災以來南京 孝陵鳳陽 祖陵四州 祖陵風雷水火連年告災 太廟樹木

亦罹雷火後先相繼曾無虛歲蓋往年 上天

以災異告 皇上舊年 上天以災異告 祖

廟而今年 上天直告于 郊祀之所仁愛之

意愈切而愈迫矣臣又思日食于四月之朔者

連年兩見正陽之月古所深忌者也舊年霖潦

自秋徂冬都城坍塌陵橋漂壞三輔飢荒迫于

今年瘟疫盛行麥收僅半米價又踴生靈何辜

而可以丁此且山東河南亦有災傷黃河四溢

不循軌道南陽一帶滙為巨浸運道阻絕人力

敬事草 卷十七

四十二

難施盜賊所在成群需時而發若此諸變又可
不謂災及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方今之
時正宜君臣各任其責修德行仁以回天心以
妥地靈以釋祖譴以弭人怨不且泄泄而已蓋
天之與地神之與人本同一氣者也今無財不
括無物不稅生靈既苦極矣無山不鑿無地不
搜后土亦苦極矣壬寅之歲 皇上親宣玉音
收回礦稅諸使一時頌聲方行而隨有反汗之
命遂使謳歌之語復為怨讟凡有血氣皆為

皇上惜之 皇上富有天下而孳孳焉盡小民之脂膏以實其不用之帑藏其謂之何伏想寶閣珎臺今已矣亦有不可以數計者持盈守滿知足知止宜在今日留有餘不盡之財以活小民俾無生他心亦宜在今日此一大急務也考察之事始于正月典制有常永宜循守今不無屑越柰何又因循未了四品京堂自陳履本南京考察總本及南京大臣自陳本兩衙門拾遺本通未批發青衣角帶五月于茲豈稱漢官威

敬事草

卷一七

四三

儀氣象哉 宸斷何難而久稽閣此此又一急務也中外之官懸缺太多近該吏部仰體 聖心加意遴選而留中如故使大小臣僚多所虛曠猝有大政事大議論誰為任此宣大川貴一處總督河南浙江江西鄖陽四處巡撫皆一方軍民之總管也天下兩司知府又一方之師帥也不補者相望猝有意外又誰責成此又一急務也各差御史舊規一年一換今淹留三年而疾病相仍不得一代科道起復散館行取候補

候考等官需次亦二三年有物故者矣而未得一命南京試御史亦三年于茲矣而猶未實授至于行取之命益又絕望夫科道 皇上之耳目也而自蔽之如此倘有奸弊其誰舉之又一急務也章奏付之沉閣則下情不能上達而上令亦不下行深居九重所以通四方之情者獨此一線路耳而鬱塞之故堂下遠于萬里叩君難于叩天其間有必不可廢之常典如 皇太子福王講讀之命熱審之命楚中善後之疏皆

敬事草

卷一七

四四

至今不下刑部鎮撫司礦稅冤繫人犯釋之而不盡釋不可謂之細故而已此又一急務也至于起廢之命壬寅玉音至今在耳而吝于一行終為聖政之大闕夫天地霜雪亦有消時 皇上雷霆竟無霽日然則陰陽可以獨偏而冬夏總行一令也何以召太和成歲功哉誠宜開張天心賜之環召布列周行必有可觀縱不能一時並用亦當先拔其尤此四海所惓惓注望一大急務也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太倉錢糧原待

京邊之費非為宮中之供而已也今取用日增老庫亦窘矣太僕馬價專待軍興買馬之用非與各衙門通融者也今賞賜等項借用無已矣工部錢糧原自不多而近年營造織造大工小工搜括不休百計千方竭髓涸脂至今都下商人僉報殆盡妻孥離析逃亡日繼焉有民散于下而君獨安於上者乎焉有外帑罄空而內帑獨守者乎在外則鹽法關法悉行壞盡財源利孔無一不竭粹有一方之變軍馬從何而發糧

敬事草

卷十七

四十五

餉從何備賞給從何取土崩瓦解誰戰誰守真如抱火于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則謂之安耳各邊士卒往往脫巾此輩與亂民合夥易為公家服役難那移應付是何長策古稱國無終年之畜者國非其國今豈直無終年之畜而已哉不終日之計也尚不顧念而責取內供不休 嚴旨如火中人如織則將使司徒司空為神運鬼輸之計乎節用愛人安可謂非今之一大急務也九邊之計在虜王沉湎昏迷政由諸酋狼心

思逞將壞貢事久矣五路要挾于宣雲宰賽跳梁于遼東察漢縱橫于迤北火真時螫于甘固皆可寒心安得高枕而已糧餉時缺既思鼓譟閱視之疏又久不下將吏不見賞格不肯用命此又一急務也凡此數者何事不急而臣深思機要尤以用人補官為先用人補官機要又以起廢陞謫為先蓋用人補官庶位充足則為皇上脩廢舉陞者有所托矣起廢陞謫則賢才畢至而鬱塞疏通一日之間可致和氣豈惟士

敬事草

卷十七

四十六

林稱快抑令百姓改觀此于政體最為緊切何也蓋此建言諸臣廢者槩不一起謫者槩不一遷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十餘年人生幾何堪此摧剝一旦賜環則天下曉然知 聖心開霽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歡聲震于八陲協氣通于九幽天地祖宗有不居歆于上者乎故臣以為事約而當務者宜莫先此其次則待大臣宜以禮不宜使之進退觸藩待群臣宜以恩不宜使之桂玉無措皆至急務此皆甚易為甚易行而

未之為未之行臣日望一日亦日急一日良藥
苦口何能諱避時乎時乎慮不再來臣密勿之
對何所不有精誠不薦無所感通今天意人心
叢責于臣臣雖以一事泯泯去國終無禪于天
下無辭于萬世但得 皇上回光俯採更調化
瑟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漢時嘗以災異策免
三公今此天變臣宜當之伏乞早賜罷臣以為
不能上調陰陽下遂物宜者戒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六月初一

敬事草

卷十七

四十七

乞休三疏

奏為叢憂劇疾妨政日深懇乞 天恩俯賜餘
骸以終鴻造事臣以奉職不效致被人言仰蒙
皇上天地生成之恩特加保全夢寐之中亦知
感激而思報稱也顧自今歲以來精神不收言
語錯誤動輒迷忘莫能追憶竊自怪為不祥果
于前日之夕感冒蒸暑吐瀉並作始則包絡為
楚繼乃遍身交急至于不可着手撫摩者寸肌
縷肉皆似伏讐萬念千思悉成灰燼經半日夜

敬事草

卷十七

四十八

而後氣息稍甦也決非久生之理矣蓋臣性本
多憂又處危地居常自搗自責以為孤負 皇
上之重托而致天時人事災沓相仍腸一日九
迴而三斷焉今病在膏之上盲之下當心之中
臣稍通醫理自度難為而諸醫亦皆吐舌束手
無能為臣發一藥矣 皇上方祇畏天戒改圖
政幾革故鼎新宜斷然從今日力行之臣雖氣
息奄奄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至于進
賢退不肖尤係喫緊幸無以疾病尸曠罪臣復

繫于 聖懷斷然決去實所祈禱伏乞俯賜哀憐准臣照年老有疾例致仕放釋還鄉俾猶生入里門以正丘首實 皇上莫大寬恩而殘生沐此萬幸過望銜結之誓永世無極臣無任頓稽瞻仰哀號祈祝之至

六月十一日 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昨有諭旨以君臣大義屬望卿等甚殷卿為首輔不于此時出身贊理為朕分憂却稱疾未已自為身名之計平生忠愛謂何疏中所陳欲朕斷然力行者正待卿等出而共圖之朕早夜佇望萬

敬事堂 卷十七 四十九

不宜緩可即日入閣辦理勿得再陳吏部知道

熱審揭帖

三臣題昨日刑部十三司官來臣等言熱審已奉 特諭不敢稽遲而本部止有堂官一員董裕未奉 新旨難以到任昨又具疏陳奉望 皇上特賜檢發督其到任管事庶 皇上好生德意有所奉行而襍役召和亦在于斯矣

六月十九日 奉

御批欽恤熱審之諭已發日久如何尚未遵行是何職守卿等便傳着董裕即任督同司官審錄具

敬事堂 卷十七 五十

奉

乞休四疏

奏為忝職實多聞言滋病四懇 天恩亟賜罷
斥以新聖政事臣以非才充位鑒於前轍一切
部院之事悉歸其曹而無敢參預意謂耆賢滿
朝必能各舉其職而臣雖支離食粟于其間猶
幸無大罪不謂察疏之上 皇上有特留有槩
留復有 嚴諭既當揆路誠宜率先引伏協恭
匡時因而婉曲開陳有光 聖政然未能也且
臣之所未能者何啻千萬一夫不獲孰非臣辜

敬事草 卷十七

五十一

是以觸變條言席藁待命瞻望天地真以日為
歲矣茲吏部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吏科給事中
陳嘉訓各論察事內燦然責臣諉格外舉動於
皇上而不為補救鮮格心正事之益嘉訓謂錢
夢臯鍾兆斗巧詆橫誣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
忌疑臣念其私勞臣伏枕讀之益自愧歎犬馬
報主心固無窮蚊蚋負山力乃止此所謂不能
格心正事以補救格外之舉臣實心服自責自
咎非一日矣若夫言官論事乃其職掌而謂陰

有所恃念其私勞臣實無之嘉訓亦偶未之諒
耳乃意則甚善敢不服膺惟是臣衰病侵尋終
難勉強比來心火益攻邪炎愈熾昏然瞶眊眩
暈時作視屋角如輪轉聞履聲若獅吼惡見醫
工厭親藥物蓋知寓形之非久而天命之有窮
矣奄奄氣息尚戒淵冰感道義之良規惜措躬
之無所及早歸休尚可附於不能者止之義伏
乞 皇上哀憐其意亟行罷免俾得生還以正
丘首幸甚幸甚至于當今關失實恃 聖明在

敬事草 卷十七

五十二

上少垂睿思而更張之其考察之事尤易決斷
第發一 明旨即可澄清了結願亟圖焉臣病
不可留罪不可留望及此時賜之骸骨天海深
恩報答不盡是用畢其垂死之愚

六月二十八日

奉日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
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今 天人交變時
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是
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竝卿即出毋傷

朕懷吏部知道

故直學 卷一

五三

乞休五疏

奏為流言未已伏乞 聖慈早賜罷免仍祈留
用直臣少寬叢責事臣比以考察一事無能匡
正屢被指摘引罪乞休昨南京御史朱吾弼又
言矣夫吾弼才品名行臣素敬之而責臣亦如
此是知流言孔多臣實自恨不冝自辨然終不
免一言亦語其實以明著其無裨贊襄不堪再
留之意耳茲事紛紜祇為一錢夢臯臣何愛于
夢臯而留之前疏既已畧備今請復引趙世卿

故直學 卷一

五四

為證夫戶部尚書趙世卿非有柄察之責者臣
何為免之使留夢臯而至云處夢臯即處我臣
雖昏不應有此謬語使臣而當處也亦當靜聽
公論不冝向人乞留而况人之去留顧以其身
為之共存亡于少知自愛者不爾世卿固存可
以質問必不為臣諱也抑此猶寄之口語而非
載之筆札流之人間而非存之禁中者若票擬
一事內閣有底簿在御前有票帖在大有實據
焉可誣也今年正月初九日吏部侍郎楊時喬

一本為計事迫近請欽定日期特遣大臣署篆等事是時時喬苦辭管察請一尚書代事臣不之許而為兩票一述其言一及其言以取裁于上一云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楊時喬久署銓事就着管理察務不必推讓此即 皇上之所允用者也一云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既屢請命官着蕭大亨暫往署印管理事完交印回部此 皇上之所不用者也蓋從閣中公議如此曷嘗忌清正方嚴之時喬而私于大

敬事草

卷一七

五十五

之所自知不必臣辨者太抵遠人謬傳多出猜忖指虛成實類皆如此又何恠清論之易淆乎若乃臣之力不能禁夢臯輩使其無多言臣之誠不能感通 皇上使早訖察事南京待命尤久故其議論尤多臣惟空言無補則宜謂疏揭為故套此實臣之不任復何詞也若非吾弼不能勤攻臣過尚欲拂拭臣愚責以後効意則甚厚而不知臣之駑劣終不可強莫扶莫持能竭智索既若此矣安可以再誤國家斯臣衷言非敢飾說且臣親墓未脩情事抑鬱危病日甚僅有骨存惟 皇上哀憐賜之退休其劉元珍忠直敢言若不復其原官不足以光 聖德而後咎餘責終無已時望俯采而亟賜之環命臣尤不勝懇款禱祈之至

敬事草

卷十七

五十六

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當國首臣百責攸萃流言之至自來不免况卿任事既久又值時事紛紜猜忖流傳何所不至其實密勿票擬中禁森嚴外廷豈得知之卿亦不必一一與辯但自信本心益摠忠悃即出贊理毋

復遲疑乃見純忠之忱包荒之度朕蚤夜望之劉元珍業從卿請已寬處了吏部知道

敬事草卷十八目錄

請完察典并乞休疏

乞休七疏

救賀主事等疏

謝宣諭疏

辭票擬揭帖

乞休八疏

乞休九疏

催各臺差揭帖

敬事草卷十八目錄

論先務用人揭帖

催用人揭帖

乞假修墓疏

乞假修墓再疏

乞假修墓三疏

乞假修墓四疏

辭纂脩玉牒加恩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再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三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四疏

懇求去疏 揭帖

求去二疏

元孫誕生請加 聖母徽號揭帖

再進擬 諭揭帖

謝宣諭疏

辭免河州捷恩疏

元孫誕生草詔先論礦稅揭帖

回罷礦調稅 諭札揭帖

敬事草 卷十八目錄

擬諭

再辭河州恩疏

上詔草揭帖

辭俸乞去疏

進重刊大學衍義補序揭帖

敬事草卷十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完察典并乞休疏

奏為察典未完臣事未畢懇乞 聖明早賜裁

發以慰中外之心仍乞允臣罷歸以延殘喘事

臣比日四懇罷斥奉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

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今天人交變時

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

敬事草 卷十八

是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竚卿即出

毋傷朕懷吏部知道欽此臣備員綸扉十有餘

年矣幸在 皇上覆幬之中教育之下即才力

綿薄無所建明而猶免于人之彈射也乃今而

言者踵至則以欽留科道臣不能救正考察未

了臣不能固請故求多于臣耳今諭旨甚明若

可置身于是非之外而臣心未白不免混迹于

是非之中 皇上念天人交變時事可虞謂非

臣長往之日臣即病骨支牀感泣可勝言也臣

于二十五日因南京御史朱吾弼參論拜疏乞身之後百病隨作洞瀉如注至今不能粒米然雖濱于死亡而心實展轉國事適有自南來者言南都久不得考察之旨衆情徬徨此日今第一要務諸闕政之中日夜盼望未有如此之急六年大典與尋常論劾不同譬如鄉會試若不開榜豈不使人駭愕衆人之疑逐日加添又謂前者北察之留科道壞國典拂人情今南察若止照常猶可半救儻若再留政體壞裂盡矣且

敬事堂 卷一八

二

留而有益猶可言也反招不靖何貴于留寧屈人以伸法毋屈法以伸人人屈有時而可伸法屈無時而可挽臣聞此言不勝振慄蓋南都人情難調物論易起不比輦轂之下知政事之原委與事情之虛實也况各官未得察命青衣角帶脉脉相唁半年于茲閭巷小民亦群聚而駭觀又何恠乎口語喃喃而流行不已乎查得南京考察全疏近日彼處又補牘前來已經發閣擬票伏乞照票檢發以慰彼五品以下諸臣之

心其南京四品京堂自陳疏并南科南道拾遺疏及吏部覆北京四品京堂自陳俱乞早發至于欽留科道更望俯從察典即錢夢臯特旨留用然既經考察實難展布 皇上之所為愛惜人才者不必定與以臺省之任而人臣所以效忠朝廷者亦不必臺省始可報稱也伏乞 皇上大加旋轉率由舊章斷自 宸衷出之于外豈獨使臣置身于是非之外而所以補國事之闕遺者良在是矣臣前疏所條必蒙 聖明鑒

敬事堂 卷一八

三

納計旦暮之間次第採行至欲仰徵特斷早訖察事則尤臣所首先惓惓者也老病侵尋日加一日狼狽支離實難勉強更望 矜憐賜之骸骨舉家幸甚不勝懇款祈禱之至 七月初一日 上初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悃南京察疏業已發閣票擬隨當批行錢夢臯已有旨了卿心迹既明宜遵屢旨早出贊理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乞休七疏

奏為罪狀多端責言可繹懇乞 聖明乾斷亟賜罷斥以新政幾事臣虛點揆路孤負恩知入夏以來言者叠至不勝惶悚用是病患益深退避益切昨復接兵部主事龐時雍揭帖論臣奸佞欺罔誤君誤國纒纒二千言讀之尤不勝媿心矣內開欺罔者十誤國者十欺罔十事乃摘臣疏中所言格外舉動及未嘗潤色一字迄今不知 聖諭所指議將錢夢臯外用等語大都敬事草 卷一八
不諒臣心而加之以指折者也誤國十事如不罷礦稅不勸郊廟朝講不批荅章疏不補中外缺官以至行取久廢災異頻仍等事則舉今日之弊政而叢責臣者也臣本樸樸小才 皇上不知其不肖而誤用之待罪閣中十有二年犬馬尚知報主臣猶人也豈不知欺罔為人臣大罪而甘自蹈乎夙昔盟心萬不出此近日諸疏具以實對臣竊以為不欺既坐之以欺猶無領受而復嘵嘵置辯豈不再受其辜哉尚恃 君

父聖明照鑒于上如謂臣欺也安敢逃其誅倘猶見察而憐其非欺則臣之幸也不敢冀也惟是臣自壬寅以來無日不病歲歲乞身而未蒙賜允則不敢不扶服趨事從此精益散神益銷智益短力益竭 皇上具堯舜之資而臣不能仰贊下風遂使國多紕政民不聊生如時雍所列臣誠自責自咎復何辭焉非幾未動而不能防之於初罪也過舉已彰而不能挽之於後罪也知其不可而不能苦口力爭罪也言之徒煩

敬事草 卷一八

而不能積誠感動罪也千罪萬罪臣皆甘之臣素以碌碌無能之才加茲奄奄就木之日思慮不續莫可圖維餘骸僅存更難驅策伏願 皇上亟賜罷斥以為誤君誤國者戒仍祈注思澄念早自為社稷計急下 恩詔沛發新政與天下更始臣伏在斧鑕之下行與擊壤歌衢之民同一歡慶呼萬壽于無疆矣
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竭誠體國無事不言外廷莫知而朕知之今不問其時勢何如一切責之于卿規諷其上天

下必能諒之卿何庸言惟是國家多事委非一端
維新政幾必賴元輔豈可以人言決去自隳其未
竟之功宜刻期入直畢殫忠猷乃見始終為國之
實朕念茲釋茲佇望甚切慎勿再有托陳吏部知
道

故事 卷一八

六

救賀主事等疏

奏為聞諭驚悚冒威納忠冀一轉旋以光 聖
德以薄臣罪事臣閉戶省愆飾巾待盡正當呻
吟宛轉之中聞吏部接出 聖諭降處賀燦然
等三人詞旨嚴切臣捧誦終篇至禁黨救激擾
敢不恪遵顧此事不惟于 聖朝有關係而于
臣亦大關係被降三臣方求多于臣臣非黨救
明甚而冒進一言則為 皇上非為三臣也願
少垂開霽而俯納焉臣惟士生 聖世欲建一

故事 卷一八

七

名策一勳其抗志不無過高而持論或有未審
然本忠義之所感發仰恃 聖明在上能優容
之采納之耳今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諸疏皆
感時輸悃期以報效朝廷藥之苦者利于病未
可以悞聽過揣之失而棄其言并棄其身也
皇上因科道乏人特留被察諸臣非常之原自
是衆心所疑豈惟三臣臣實有罪臣入仕以來
幸未嘗傷一人今一日而傷論臣者三曷能自
安徬徨跼蹐寧以身受不願目見三臣之顛沛

也前劉元珍之降臣申救未俞方用為愧豈知
人數更多降虜尤重疚上加疚愧中生愧復何
顏面立于人間夫犯鱗觸領人臣所甚難藏垢
納汙人君之盛事容之則譽歸朝廷而臣亦與
有其榮罪之則譽歸言者而臣當顯受其戾萬
世之下使朝廷有不能容言之名而事始于臣
臣所痛心宜亦 聖明所熟念也臣恭繹前諭
寬小臣所以安大臣日夜顧諟勒之心胞輒敢
援此而申約牖之請願 皇上寬賀燦然劉元

敬事草

卷一八

八

珍龐時雍三臣之罰復其原職以增 聖德之
光其波之餘亦足為臣賜大溥天慈責以後效
有不誠悅心感捐糜而圖報者非忠義之夫也
必不然矣臣無任瀝懇祈望之至
七月十三日
上十六日奉
聖旨賀燦然等出位狂肆沽名圖報諷朕誣卿本
當重治知卿休休忠悃已從輕處了何又來奏救
還該重處姑且置之卿宜祗承屢旨仰體朕懷即
出贊襄化理勿以浮言託陳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頃以奉職無狀屢致煩言七疏
祈骸未蒙矜許七月十六日鴻臚寺少卿李承
華等恭捧 聖諭到臣寓所宣讀諭首輔一貫
次輔鯉當今天變頻仍人心翕訛維新庶政協
和萬邦正在今日朕以一人焦勞于上而股肱
心膂之臣尚猶自顧身名杜門不出卿等自為
則得矣如國家大事何古之任天下之重委身
於是非利害之場者當不如此着鴻臚寺堂上

敬事草

卷一八

九

官宣諭朕意即日入閣辦事同寅協恭以佐朕
之不逮毋得再有託陳諭卿等知之臣謹扶病
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朽質難雕蓬心不暢
遭逢 聖明濫竽政府不惜頂踵敢顧身名然
心力既限于天賦盤錯復交于時幾積罪叢愆
屢經指摘義難辱國故請退躬茲者特頒 諭
旨責以大義督令佐理仰分焦勞臣亦有心胞
豈後犬馬正以天災人肯並集一時心膂股肱
寄之身責立不諱之朝而無片言之裨居可為

之地而乏一試之效上無以陳謨贊猷壘九重之德意下無以弭虞銷釁發四海之謳聲愧攻于心病乘于外積壅成錮積虛成羸實鬼神之誅夷黎元之詛祝也前此既已甚慚後來安堪更誤即君父猶勤延竚如分誼不可苟容感極涕零慙深汗浹竊謂協和萬邦由勅幾之唐帝維新庶政本望道之周王有君則臣皆拔茅有政則民皆偃草會見虞夏商周之世何言是非利害之場將遠人願立于朝豈仕者退耕于

敬事堂 卷一八

野此 聖主自為社稷計非微臣所能一二言也臣雖憊病敢獻餘忠仰惟 聖明俯垂亮鑒

臣不任感激之至

七月十七日 上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勉遵諭旨以股肱心膂為重亟出贊理仰副眷懷禮部知道

辭票擬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送本到臣寓所票擬因次輔三輔一時請告調理未即直閣之故伏念臣以被論無病乞休至今人言未已與二臣不同不當預票事今日恐誤政幾從權票進以後望 皇上特命次輔或命三輔俾之遵奉行事若臣萬萬不敢也

七月十七日 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被誣詆已有明旨了何不當預票事且內閣贊襄密勿票擬本章乃祖宗制度非

敬事堂 卷十八

自今創始豈可推避致失政幾已知道了可遵屢旨即出佐理以體朕佇望至意諭卿知之

乞休八疏

奏為邁閔孔多萬宜退避八懇 聖恩早放還
山以清簡書仍留被降三臣以通言路事比臣
以察事未了屢致煩言安敢自謂無罪 皇上
特為昭雪至降慶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三臣
夫欲雪臣之罪而先罪言事之臣適足以重臣
之愆尤滋天下之口語也已具疏請留冀望賜
允昨接吏科侯慶遠等十三道李楠等及提學
御史周家棟揭帖同辭申救 皇上方許臣需

敬事草

卷十八

十二

維新之政則前此放逐者尚候賜環現在三臣
豈宜降黜霽威寬宥正惟此時臣不勝懇禱內
侯慶遠等疏謂親臣善託以自翳臣不敢不戢
其良規也舉舊年錢夢輩年例外轉臣等揭留
一事誠亦有之初楚藩與妖書二事適興錢夢
輩責備臣等而於次輔尤甚次輔嘗與臣言大
臣當務休休往時為某某輩攻擊不遺餘力然
終不以一毫意氣相加又嘗勸臣勿以某某輩
衡于胸中我於夢輩絕無芥蒂臣心服其言方

次輔堅卧不出吏部適以年例陞夢輩臣告之
次輔次輔書來有云昨見銓曹此舉心甚不安
我輩一片忠誠絕不以人言介意天下誰能諒
之今惟留之深有益于世道不但弘雅度而已
宜加懇惻以有妨大體阻言路為詞或可濟事
不然生無顏面復出矣臣等因具揭請留當是
時繳囚之獄未結論訛之風尚存臣惟恐次輔
之美不彰次輔之出不早也惟恐臣等之休休
不著朝端之紛紛不息也且欲召目前之和氣

敬事草

卷十八

一三

未暇計後來之毀譽寧知留之後復有察察之
後復有留而致今之多口乎自當時言之留言
官美名也次輔之容德也自今日言之陞而復
留誠多事也臣之過舉也臣亦追悔之矣臣聞
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臣蒙 皇上誤恩愈植則
愈傷生平問望不彰而瑕疵具見強役筆札謬
為分疏涸精竭神病乃滋甚凡此十餘年中經
常人所未經之憂患受少壯所未受之苦卒心
長智短叢為過端雖欲與天下共改之道無繇

也臣聞君子有過謝之以質三臣不留則臣過益重臣不亟去則病骨將銷 皇上未遂臣請而使三臣先受其禍萬口所攻寧有餘忿萬手所搏寧有完膚 聖明在上亦有意哀憐之乎伏望大轉天心將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仍復原官以光 聖德憐臣萬苦孤踪決無復出之理罷斥還山使不至以身為的舉家幸甚臣不勝瀝懇祈禱之至 七月十八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辯白悉明閣臣每奉特諭揭奏商確時政乃係禁中密勿外廷何得流傳且錢夢臯誠有卿等揭留出朕裁斷若以外轉考察奉旨留用疑詆卿等如先今科道有擬陞外轉的部本非止一人多有因乏人留中莫也疑是卿等揭留昨大察朕見兩京科道缺人故傳特旨留用非自一錢夢臯耳朕心鑒知天下必能諒之卿宜遵屢旨仰體朕懷時下即出輔政慎勿託陳吏部知道

故事 卷一八

一四

乞休九疏

奏為九懇 天恩早放歸田以重政本以延餘命事臣不稱任使交叢嘖言伏蒙 皇上屢降德音趣令視事臣雖冥頑不靈而一隙微明豈不知 聖心未厭薄臣尚可以補前過勉後圖也顧念內閣謂之政本關係緊要少有蹉跌患害匪輕臣首玷十年狗馬之年亦六十有九矣往時精力未衰勉加鞭策猶能補苴罅漏不煩白簡比來年運日頽形神日憊智慮日短愆尤日多左支右吾時捉襟而見肘東塗西抹或補孔而成瘡人言之攻臣與病魔之攻臣一時并至病則痊可無期言則昭雪無日縱蒙昭雪而天下之溺如故終身之慚有餘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祇見求工而反拙却行而難前適以身為天下質來四面之攻耳 皇上能分臣之謗不能釋臣之慚能白臣之誣不能起臣之病兩月之中霍亂者再曾不知天之在上地之在下晝之為陽夜之為陰生之為樂死之為苦也舉一

故事 卷一八

一五

思而忽忘其所思出一言而自舛其所言紫骨
僅存替亂特甚間復扶頭草疏如筭楚交下不
能擇聲膏肓二豎牢據臣中耳目肺腸非復臣
有呻吟吟嘔非復臣知雖自狀其苦不可勝狀
也何由而感通于 至尊旒纒之前譬之乳子
之有痛苦第知叫號躑躅特在慈親體恤自有
神應而潛通者寧待于言乎總之老病與厄苦
相兼而不可留尸曠與罪戾相兼而不可留報
國無資庇身無術前此已誤不容再誤伏望

故事草卷一八

一六

皇上特弘至仁俯垂昭鑒放歸故鄉俾疲驚之
骨逸于荒郊微蟻之生游于大造臣舉家焚香

祝萬萬壽不忘銜結

七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心事光明正大朕所鑒知人亦自能體諒
昨已屢有諭旨趣卿即出商確時政何以又有此
奏使朕懸念不釋政本久虛宜體眷懷亟入贊理
慎勿再有託陳吏部知道

催各臺差揭帖

題昨接得都察院揭帖二通一為請差緊急巡
按官員事一為請差刷卷官員事此係副都御
史詹沂署印首疏本官素懷忠誠事有斟酌此
二疏者望 皇上留神省覽亟賜允行使其知
所感激益圖報效蓋近來臺紀廢弛振飭無術
誠宜及今漸次修舉如山西浙江山東各巡按
御史及南京刷卷御史等差皆當急代舊例各
差御史耳目欲其常新故一年一代不令久淹

故事草卷一八

一一

精神欲其常奮故先期題代不令久候今山西
已踰四年浙江山東已踰三年候代之久自來
所無情苦病劇性命是憂其於公事豈能無廢
至于巡歷既周無再行出巡之例故戶部亦謂
催徵不前贓罰欠數皆由於此則其餘事可知
矣刷卷御史係干錢糧舊差御史劉曰梧九年
考滿例不復職今擬差代亦不容緩臣等心知
其急不得不為之請伏惟 皇上允俞即發俾
各交代行事激濁揚清振肅紀綱一大機也伏

論先務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猥以匪才並蒙簡寄臣一貫尤不職之甚極宜斥休而 聖諭嚴切責以君臣大義許以待出共圖是以冒顏入班冀效尺寸天下方謂臣等自今以後必果能贊 明主維新之政而慰四海倒懸之情不且悠悠度日復如昔矣臣等竊惟為政之道貴知先務先務之急惟在用人而當今用人之所最急者則在吏部都察院在京在外缺官缺差無一日不奏聞于

故舊章

卷一八

一八

上前至于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 皇上率持其章不下故朝廷之政令無統而事多廢閣天下亦人人缺望而口語繁多也今惟將用人之途一通則領挈衷順綱舉目張自兩都以及天下處處有為 皇上持法者而法紀自彰有為皇上理財者而財用自足明刑有人而刑自清弭亂有人而亂自息諸事可以漸舉而坐見天下太平 皇上之所以許臣等出而共圖者不徒托之空言而臣等此一出亦不為虛負國恩

有所施其面目也故臣等再三思維謂用人為

當今第一要務而必欲責成于吏部都察院未

暇言及他事先以此節懇求 皇上乞將吏部

都察院一應本章加意省發使部院咸承休德

奮發飭勵以共贊維新之政其事至易至簡其

效至大至速臣等不勝願望謹具題請

二十五月 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為政先務急在用人部院本

章加意省發具悉忠愛懇切但因近來各官不務

故舊章

卷一八

一八

舉賢盡職惟圖要譽沽名詳覽可否故爾遲緩已

知道了候旨行諭卿等知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二十日具揭上陳請 皇上急舉先務將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一應本章早賜檢發此實奉行 皇上維新政幾之諭也臣等日夜腐心望如饑渴乃今數日尚未聞命則皇上詔旨似成虛文而臣等此身真成負國矣天下方謂臣等今後必能濯磨振奮致是君也澤是民也不悠悠碌碌如前而已也今無以慰天下之心而成 皇上之命滋甚憂懼滋甚慚

敬事草

卷一八

二一

恐輒敢再進一言竊惟事有出于創見者固當沉思熟慮而後發若尋常日用通行之事皆宜隨來隨應不必多慮多疑譬之飲食何須反覆思維而後舉七筋乎節節留難時時阻隔萬幾之繁何時可了祇見其日委日積而叢天下之弊矣今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乃 祖宗之定制 皇上所常行竊揆 聖心曷嘗不謂當行但過于持重不即行耳夫知其當行而猶不行所悞之事何可勝數哉 皇上素以乾斷自雄

而此獨不斷故天下不疑 皇上而疑臣等或謂臣等請之不力或謂臣等參以私意所以鞭策臣等者日急而臣等亦安得少緩少緩則鞭策者益急而臣等並七十老耄之人何能存活章服所以為榮也而反以為辱又何能鬱鬱久居此乎 皇上處深宮之中不見天下人情之

惶惶也若臣等雖閉門在家而愁歎之聲日至于耳一出見人則苦形悲狀觸目而是皆發于憂國憂民之心至誠惻怛之實非由勉強豈皆私便臣等但能與之揮淚飲泣不能為之寬詞慰譬也故對人則羞慙滿面獨處則愧怍填胸不向 皇上再三祈請可晏然而已乎有如臣等以難為之事強 皇上不允可也今所請乃至易至簡不難為之事也以不急之事強 皇上不允亦可也今所請又至要至急不可緩之事也天下無官則一日無政事一處無官則一處無政事 皇上謂內閣不可空虛而嚴促臣等入直何獨中外大小衙門而忍于空虛

敬事草

卷一八

二一

乎亦可比喻而知矣伏乞 皇上將吏部題官
都察院題差一應本章亟賜允發以慰人人懸
跂之情而弭叵測之憂亦所以賜臣等顏面而
使容其身于朝堂之上也臣等無任懇切企望
之至

此揭將上會得前旨而止

敬事堂 卷十八

二二

乞假修墓疏

奏為親墓未修夙心增割懇乞 聖恩俯容給
假歸省以光孝治事臣幼服庭訓長值明時忠
孝大節頗知砥礪蒙 皇上眷顧超越等倫糜
骨粉身未酬萬一又何忍頃刻離丹陛之前但
臣今日事關父母萬難忽然輒復哀鳴以祈矜
許臣父母葬地止一席真土勉作兩穴以厝二
棺南方土薄而山中之土尤薄穿鑿不深僅可
數尺二棺之外全借客土幫培一時杵築不堅

敬事堂 卷十八

三三

年來漸至圯蝕臣之哀痛徹于骨髓且臣連遭
蹇厄身苦多病家衆不寧事緒紛拏口舌交併
日煎月逼堪輿家以為墳墓欠安亡靈見責之
兆臣思一身禍福猶其小者二親骸骨豈可久
令不妥昨臣子代行空往空返毫無裨補揆之
事勢必宜臣身一歸庶可葺理無悔臣兩年以
來精神短少舉動顛倒功效蔑聞咎殃叢集年
已七十來日無多若再需遲必抱終天之恨福
過難以消受運往豈能復還病甚又不易醫脾

敗必非久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山靈請讓天
道不容堪輿之言信有明驗以國家視臣不過
九牛一毛何關輕重之數而臣父母望臣甚急
不啻水火倚臣甚重不啻丘山也尚可不乞一
日之身以慰地下冤魄乎且人臣謀國全賴方
寸方寸既亂將愈舛愈錯誤國誤民敗壞而不
可收拾是臣身雖留亦負 皇上負天下負臣
父母并負臣生平矣伏乞 皇上容臣給假一
行歸葺親墓使不至暴露棺槨泄越風氣庶幾

敬事草 卷一八

二四

陰寧陽泰合家免於災虞倘臣身尚活則報效
鴻恩似猶有日臣又惟臣忝為近輔進退予奪
惟 皇上命敢微乾斷從中迅發若發閣票則
察案多情必相牽制惟 聖明哀憐之臣無任
瀝懇祈望之至
九月初二日
上初四日奉
聖旨卿前以修墓為請朕曲體卿意特遣卿子泰
鴻代往足慰孝思了何乃又有此奏國事多艱首
臣任重豈得以內顧為憂展轉請乞可即出贊理
勿負朕眷倚之意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再疏

奏為情迫痛深思歸日切再懇 聖慈特准賜
假以慰苦衷以逭大戾事臣以親墓傾圮五內
如割乞假歸省庶圖修理 皇上知臣眷臣皆
出於異等臣非木石何忍輕于言去自非父母
急難到十分至極而有不得不忍迫臣之心何
敢屢瀆為也自臣子到京詳言丘墓圯壞之狀
旬日以來急親之心與戀闕之心日夜交持而
不能決既而伏思若使國家之事必賴於臣則

敬事草 卷一八

二五

臣親之事不得不緩乃今萬幾萬微總在 皇
上一念欲通即通欲了即了一日需然命下即
可盡數舉行不須論次第何須資贊襄濬發乾
斷而事事就理矣臣至愚極陋豈能於閣議廷
議之外更出一奇此實 皇上之事亦舉朝羣
臣之事而非獨臣之事也至於臣親之事則所
望惟臣一身別無可以諉託忠所同也孝所獨
也 皇上以至孝治天下俯念及此亦當為臣
一動心矣臣之痛楚如啞子茹荼心甚苦之而

口不能言身所自出性所自鍾天不可欺人不可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臣無日不與臣子相對而泣是以病日益深心日益亂舛謀日益多凶咎日益集不待堪輿家言而久占人事已遠於吉利之兆矣以此謀國豈不顛倒錯亂而益滋其罪亦何益于天下之分毫乎修墓一事動多拘忌非臣子少年所能勝任昨歲之行明知無益臣往者躬親杵築猶不堅牢以有今日之悔詎可再行轉託漫無經心後日之悔復何可

故事草

卷十八

二六

及臣年已七十日薄西山憂病相仍旦暮難保及今不自補葺將來終無所望日損月蝕與棄屍同不孝之罪通于天地尚何可以稱人也臣舊年已堅此請非于今日始請苟可遲緩何必頻煩于 至尊之前親有剥膚之災臣有剜心之痛日夜摧切勢難復留縱使強留亦萬無久留之理是以補牘哀祈不能自止儻復不蒙亮允則生無歸期死難瞑目伏望 宸慈親賜乾斷許臣省墓一假使臣補情事之大缺戴面目

于人間臣子子孫孫感戴 天恩永世無極臣無任號泣懇祈之至
九月初七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悉至情豈不體念惟卿先壟卜兆已吉安厝已定即今不過修補卿男已曾代為何又親自請行再三未已國事多艱卿為首輔即云廷議已備亦須贊襄乃決卿宜勉遵前諭時下即出毋得過信堪輿負朕懸懸之意吏部知道

故事草

卷十八

二七

乞假修墓三疏

奏為方寸已亂萬難復留懇祈 聖慈特賜矜
允以免屢瀆事臣以修墓情急兩疏乞假而未
蒙 亮俞惟餘涕淚借使臣此身尚介于可去
可留之間而仰荷隆眷若此敢不再圖一堪徐
為後計顧臣今日苦至極矣事關父母若有刺
臣之心者情迫彞倫若有剝臣之面者號泣呼
天方寸亂甚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其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具瞻之地而有臣如此亦
敬事草 卷十八 三六
何以教天下之孝乎人之言曰慢父母褻神明
則雷霆下擊之犯雷霆之所擊而猶欲託身于
日月之傍理所不可也天下無無父母之國持
此無父母之心而尚求效其許國之忠又不能
也臣必須此一行以謝天譴而庶無點于維新
之治非止為身謀乃為國謀也臣聞先朝大學
士楊士奇嘗三以省墓請悉蒙允許士奇當國
家草昧之時正夙夜經綸之日身為首揆受眷
特深豈不可一日遠去然而 明主為之哀憐

同寅為之贊成豈非熙朝之雅尚必以孝弟為
本治哉臣待罪碌碌無寸長惟賴 聖明在
上每于臣遺闕處曲為之彌縫每于臣危險處
曲為之保持時有抵忌觸諱亦皆天海優假故
能因仍至今苟免于戾然短不可以終護倖不
可以屢徼鼯鼠之技既窮襪線之長莫續况乎
含酸茹痛心折骨驚神與形離回頭錯應曾謂
昔之所難者今而反易昔之所不能者今而反
能乎鬼神怒臣而降罰于臣親臣親亦怒臣而
敬事草 卷十八 三九
示災於丘墓 皇上留臣臣敢不恪恭然退而
自省以理以情萬萬不可留矣士奇三蒙恩于
先朝臣敢一祈恩于今日惟 皇上憐而許之
臣既具此疏欲以上聞遙接御史吳達可揭帖
教臣改過遷善則增臣之慙愈甚臣已浣之衣
何堪再濯既朽之木豈任重雕責之贊襄謹謝
不敏其謂不可則止早宜自決則臣今日之所
服膺以哀籲於九重者也惟冀 皇上悲憐其
極苦特准一假則天恩浩蕩有若再生舉家存

歿皆頂戴于無極或以恩深報淺罷臣逐臣為人臣負君之戒亦所甘承幾微無憾惟 皇上早賜裁決臣無任涕泣悲號瀝懇祈望之至

十三日奉

聖旨卿再疏展墓朕諭已明何為又有此奏方今國家多事與 先朝事不同豈得援以為例卿宜為朕少耐忠孝自可兩全何在今日其尚體朕延佇之意即出贊襄慎毋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故事草

卷一八

三十一

乞假修墓四疏

奏為情事迫中蒙留滋苦四懇 聖慈俯准一假以抒沉痛事臣以親塋圯蝕三疏請假援照先朝大學士楊士奇例以請實係迫切至情伏蒙 皇上勉留未即許可捧誦 綸音大慟伏地感 聖恩之過渥而憂天遠之難通恨此生之為多而嗟進退之維谷也既而繹思 聖慈未嘗不見憐未嘗不見許 論臣少耐許臣兩全若謂聽臣之歸自有日者臣復私慶以為猶

故事草

卷十八

三十一

有一線生存之路九死可出之期連日勉強自排千忍萬耐愁痛癡絕欲有所陳但以不擇鳴音非可上塵睿覽謹復粗陳梗槩實冒萬死以祈兩全臣惟楊士奇先朝事體誠與今不同也成祖躬擐甲冑萬里親征于時九鼎未定京都猶稱行在海內之民方出塗炭草昧之業正須經綸歷 仁 宣 英三朝尚非無事之時所左右匡弼莫萬世之策者寔惟三楊而士奇為之首真重臣也今 累朝熙洽 皇業鞏安

皇上主持于上群工奉指于下臣以至不肖之
身忝竊其間何益于輕重有無之數乎時非先
朝之時臣非士奇之臣顧士奇尚可三告臣亦
可以一告矣即以士奇事遠而不可比如近日
大學士王錫爵乞假奉母前後兩次皆蒙恩俞
臣姑舍遠而比近以激恩于皇上皇上以
孝治天下所以憐臣者必不異於錫爵矣甘旨
之睽遠錫爵尚且不忍屍棺之洩越臣心復何
能忍况錫爵一親也臣二親也臣之情尤倍加
敬事草 卷十八 三十三
急也錫爵再告也臣一告也臣之請又非屢煩
也皇上于錫爵再告而再允之應之如響亦
不厭煩謂天理民彝之在天下不可一日亡故
亟俞也伏冀推此心以憐臣而使臣亦可以為
人亦可以為子以免于萬世不孝之罵名是臣
之所仰天長號而懇求于丹陛之前者也不然
臣有痛死耳夫忠孝原是一事不孝必不可為
忠雖賢不肖殊品而皆人臣也皆人子也士奇
三告錫爵再告臣遠不得比士奇近不得比錫

爵天地一罪人耳將焉用哉 皇上憐而放之
惟今日罪而竄之亦惟今日臣欲報 皇上罔
極之恩此生不能尚有銜結若貪榮戀祿一不
赴亡親之急臣生何為臣仕何為臣言哀矣生
臣者父母憐臣者 皇上放臣則補報有期留
臣則隕越無日情迫辭竭不知所云臣無任號
呼慘切瀝血懇恩之至 上九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覽卿四懇之疏情詞愈切豈不為卿動情
惟所援省親一事意主愛日自難延緩塋墓補修
敬事草 卷十八 三十三
不妨稍遲亦可人代卿還勉遵屢旨亟出贊襄副
朕眷倚之意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疏

三臣謹奏為懇辭例外恩典以安愚分事昨該
文書官傳奉 手勅勅吏部茲纂玉牒成內閣
輔臣兼脩總裁効有勤勞茲特加恩首輔沈一
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與中書舍人次
輔沈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朱慶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各廕一子入監讀書俱餘官如故仍都
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仰惟
皇上誼敦親睦恩聯本支覩 玉牒之告成有

敬事堂 卷十八

三十四

睟 天顏加恩臣等臣等叨承眷渥不任戰兢
有何寸勞堪以勝此謹據實為 皇上言之查
得節年書成敘勞故事或輕或重雖各有差惟
玉牒一編賞賚原不從厚蓋詞臣持橐簪筆於
他書不無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之勞至於玉牒
惟類編磨勘書寫校對悉可以分授諸人總視
其成者不煩一心思之擬議一手筆之裁成也
第為宗支綿衍冊籍繁多各員役效勞不得不
量為題敘若臣等實無勤勤故前此加恩先任

大學士王錫爵等具疏控辭即蒙俞免蓋亦因

前例之無而非創為此辭 皇上亦信錫爵非

虛而特允之亟也臣等今日安敢違例而拜命

哉臣等今日不患恩寵之不多而患恩寵之過

多 皇上之所以念臣等者太厚而臣等之所

以報 皇上者太薄即舊例可受且不敢當况

起例之所未有滋不敢矣臣等不約而同連名

具辭伏望 皇上亟收新命以免再三之瀆

初四日上
初六日奉

敬事堂 卷十八

三十五

聖旨纂修玉牒重典告成卿等分猷嘉績朕心忻
悅特以加恩示酬原係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
所辭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再疏

奏為往例當循誤恩難受懇乞 聖明亟賜允
辭以存大體以免屢瀆事頃以恭進玉牒奉勅
加恩臣等查照先年舊例合疏控辭未蒙賜允
竊惟人臣辭受之節有義有例賞當其功則受
不當其功則辭義也義所當受前人必已先受
義所當辭前人必已先辭人受亦受人辭亦辭
例也纂修玉牒臣等僅僅督率于上未嘗身親
其勞密勿委寄既不當借筆札之役以呈功殿

敬事草 卷一八

三六

閣臣工尤不當分小吏之勞以饗賞前此閣臣
並無受例臣等可覩顏以受乎國家見行事體
無不稟之于例例者酌于累朝而傳于今日前
人行之後人以為楷所以絕人覬覦而杜無涯
冒濫之端也例猶規矩準繩也可一日而屑越
其人雖至庶例所當受欲辭之而不可例固可
以裁天下之過讓者人雖至貪例所當辭欲受
之而不可例尤可以裁天下之過求者不問其
事但問其例一言而可決也臣等束身踵跡事

事問例尚不免於戾豈可復創所先自無耻見

在職守方難稱塞引罪而逃謗猶交集榮為愧

媒寵為辱府同心一意萬所不敢故復合詞再

懇伏望及早收回庶臣等不至瀆陳而 皇上

亦免于聒擾臣等無任悚息懇祈之至 八月初

初九日奉

聖旨朕以玉牒書成卿等勞績加恩眷酬實遵舊

典原不為過卿等宜當勉遵成命勿得再有所陳

吏部知道

敬事草 卷一八

三十七

辭纂修玉牒加恩三疏

奏為特恩非典萬不敢承懇乞亟賜准免以存政體事頃以恭進玉牒奉勅加恩臣等再疏辭免 聖旨來俞彌增慚悚竊惟玉牒一事惟是收掌校對謄錄官吏委有其勞不可不酬臣等斟酌具題亦皆斤斤不敢多假若夫編纂儒臣全天敘王圖及先後編纂諸臣雖經心手顧文學侍從地望清華筆札之役特其少節不當與中書等官論功同敘考之前典亦所未有故臣

敬事章

卷十八

三十八

等皆不之及豈有待人者如此而自待者又如彼萬無受理亦可諒矣我朝政體原尚簡質疏無纏綿之語人無虛假之讓即特授大拜不過一讓至如請乞不待多言 皇上初載此意肅然惟至近日浮靡成風故陳託漸煩至情反滯所以亟挽頹靡之風還醇實之舊者宜從臣等始伏望俯察懇情蚤賜俞允不惟臣等之幸亦國體之幸也

十月初十日
上二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總裁年久勞績朕

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等宜當勉從成命慎毋遜辭吏部知道

敬事章

卷十八

三十九

辭纂修玉牒加恩四疏

三臣奏為恩命殊恒控辭非瀆懇乞 聖明蚤賜矜允以逭愆戾事頃因玉牒進呈加恩臣等三疏辭免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總裁年久勞績朕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等宜當勉從成命慎勿遜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等猥以淺薄蒙 皇上簡命居輔弼之任纂修特其一事而玉牒尤不甚難何功可言而冒濫若此既以三疏懇辭矣猶未矜允是使

敬事草 卷十八 四十

臣等滋甚踟躕也自昔閣臣之恩亦有異同有前人不可受而今人可受者有彼人不可受而此人可受者故有例辭有誠辭有一辭有再辭有分辭有合辭今臣等不特一辭再辭三辭而為四辭又不為分辭而為合辭此正誠辭非例辭也况此特就事論事而已臣等罪過彌天擢髮難數方茲待黜何復言陟若或濫叨則臣等悉貪昧忍寡廉鮮耻之人無一可立于班行之上矣故以必辭為期而又以蚤允為快也 君

父之前奚敢剿說一字皆出血誠絕無同異伏望 皇上即賜俞免庶寬萬分之責九遷三錫之榮不過矣臣無任悚息懇祈之至 十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十五日 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纂修實繁勞績朕已鑒知加恩示酬原不為過既卿等合辭屢疏懇切特允所請以成卿等勞謙之美吏部知道

敬事草 卷一八 四一

懇求去疏

奏為痛極詞煩懇求一去伏叩蚤賜宸允以免
屢瀆事項臣四疏乞假實迫至情蒙 皇上眷
留未即許可 天旨愈溫臣心愈痛舉家慟哭
以盡一哀今遠 皇上之命而固求去臣罪當
死然奉 皇上之命而不求去臣罪亦當死臣
神魂已飛方寸已亂千思萬思千苦萬苦惟有
涕泣而道祈 皇上哀憐耳國事誠重而留臣
非所以重國也 皇上試數從來諸大事何者

故事草

卷一八

四二

不決于 聖心固非臣所能裨補也其有待於
更新者群牘滿前惟在 聖心乾斷而亟行之
亦無藉于臣之贊襄也有日新不倦之 聖天
子在上有引君當道之賢公卿在下安用久留
一不肖臣哉臣奄奄就木而不能復當事人咸
知之矣無有二親之急又天性所最牽而老病
所不能待者或刺其中或刺其外或束之上或
束之下虧忠損孝何以為生塞過謝愆只欠一
去 皇上雖留臣臣則安可留昔人自陳有謂

五宜去五不可住者臣加多矣無功有罪當去
年哀病憊心神困竭當去 皇上待臣甚優天
下責臣甚急臣實不足以通上而達下宜去二
親暴露以身為質而呼臣痛于嚙指不容不去
此位此地難以久居自來相臣以貪戀一念遂
成權奸之名急宜去 皇上不博任天下賢才
而獨留臣天下謂 聖主有私人以臣之故致
累 君父又急宜去以一生強壯之力報君而
以垂死無用之身報親宜亦 聖慈所矜允也

故事草

卷十八

四十三

昔漢昭烈不強留徐庶以慰人子急親之心我
皇朝不強留楊士奇王錫爵以昭君臣一體之
誼豈於罪臣獨靳一去同官二臣非不知臣痛
苦祇以避嫌之故不肯為臣一言非 皇上俯
賜哀憐誰則憐之人或責臣且為 皇上下轉
移一番然後去是何輕量 聖明之主不自作
轉旋而為此語以重臣之罪也 皇上舉新政
不須臣即新政盡舉臣亦當去壬寅以來臣無
歲不求去借令得去臣無今日之多口而國家

亦無今日之多事蹉跌至此尚無戒乎數日來
萬楚攻中厥逆幾死若不見救勢無久生三十
八年侍從之微勞乞恩惟在今日 皇上哀而
許之臣無任痛哭流涕哀籲懇祈之至
十一月二日 十八日

聖旨覽卿此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獨念股肱重
任倚仗耆碩如左右手章內屢宜退休之說殊亦
謙讓太過雖云萬幾裁決皆朕獨自主持而凡事
虛心聽納豈不賴卿贊理此自古今大義慎勿再

敬事草
卷十八
四十四
有所陳吏部知道

揭帖

題臣頃者屢疏求去言與涕俱非不知從命為
恭居官為寵惟是人臣報國以方寸為主方寸
既亂無所不亂反白為黑遇樂成悲何怪乎視
簪纓若幽囚等榮華為憔悴亦可憐矣臣自聞
親墓圯蝕一慟之後魂不附體神不宰形若癡
若狂半生半死醫無措手命懸須臾 皇上錫
以溫綸臣豈不感然不能承惟知有去即臨以
嚴諭臣豈不悻然不能改惟知求去臣非為近

敬事草
卷十八
四十五

日煩言去年此情先已傾瀝緣 欽命臣子泰
鴻代行不敢再瀆今臣子已來毫無解于臣心
是以固申前懇憐而放之惟命竄而逐之亦惟
命許其一去竄逐亦榮呼天而天不聞祇有一
死耳惟 聖明憐察早賜裁許無任號泣請
命之至
八月二十

求去二疏

奏為控疏求去未荷 允俞乞早賜玦以免煩瀆事十月二十八日臣又上疏求去連日未奉聖旨不勝遑遑竊念臣奉職無狀致召煩言

皇上保持于衆論之中收拭以觀其後隆恩大造蕩蕩難名臣雖驚魂未定寸心不泯豈愛犬馬餘力而不圖所以報稱哉第奉職無狀既當去情事迫中尤當去不職不去難托命於恩私情迫不去莫逃辜於天壤蒲柳既秋之質所存

敬事草 卷十八

四十六

幾何而節節皆病棄榆垂盡之年所待幾何而時時皆病乃至神明之用半是耗昏寢藝之言固非悲痛不必跼蹐索鑑而知天弢莫解矣臣是以益嘆光陰之無幾嗟忠孝之傷生也 皇上蓋謂簪履之遺未忍終棄而不謂寒灰枯木徒費吹噓何不假臣須臾投臣閒曠猶可修松楸之事全父子之恩也臣一息僅存百念皆冷是非付之公評予奪聽之朝典躬之不閱違恤其他獨以朽骨餘骸微惠 皇上蓋窮而呼天

疾痛而呼父母非 皇上哀憐誰可遂其祈禱者為此再控血誠伏冀 洪慈特允休罷臣得整理親墓因正首丘檮與子孫共圖結草於世

世矣 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覽卿此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卿之去矧輔弼重臣宜先國後家特遣鴻臚寺堂上官齎送卿寓宣諭卿當體朕此意自可無庸再請即日入閣贊襄吏部

敬事草 卷十八

四十七

知道

十一月十二日傳帖到閣

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何乃屢屢求去今覽此二疏情詞懇切不忍釋手先生每出温旨勉留來看

歸德票

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把卿此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之去卿第體朕此意

自可無庸再請

又發改票

覽卿此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獨念股肱重任倚仗者碩如左右手章內屢宜退休之說殊亦譙讓太過雖云萬幾裁決皆朕獨自主持而凡事虛心聽納豈不賴卿贊理此自古今大義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上親定前票

敬事草

卷十八

四十八

元孫誕生請加 聖母徽號揭帖

三臣題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誕生該禮部題奉欽依照萬曆十年 皇太子誕生例行臣等查得萬曆十年欽奉勅諭尊上 聖母徽號茲者正值 聖母六十萬壽之辰親見曾孫誕生多福齊臻百順攸聚此古今難得盛事 皇上純德格天大孝尊親神祇錫祐乃克臻此臣等竊惟尊親之典有加無已恭請仍前尊上 聖母徽號特諭禮部擇日具儀行禮容臣等備辦冊文詔書等項以備欽用其皇孫誕生詔書宜有曠蕩洪恩覃敷慶澤合候各衙門開送條件到閣臣等敬當酌上請統候 聖明裁定施行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勅旨

敬事草

卷十八

四十九

十一月二日

再進擬 諭揭帖

三臣題昨臣等仰體 皇上大孝尊親之意據
例以請蓋在 皇上有必至之情在臣等不可
無密勿之奏禮固然也今擬 聖諭一道乞發
禮部擇吉具儀以見 聖孝有加無已之義伏
乞裁議施行擬上

聖諭諭禮部皇太子第一子生正值 聖母六袞
萬壽親見曾孫隆茂 慈帟大慶宜崇加 徽
號尊稱之禮可擇日具儀來行十一月二
十三日上

敬事草 卷十八

五十一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於十一月初七日奏為控疏求
去未蒙允俞乞早賜玦以免煩瀆事奉 聖旨
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
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覽卿此
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卿之去矧輔弼重臣
宜先國後家特遣鴻臚寺堂上官齎送卿寓宣
諭卿當體朕此意自可無庸再請即日入閣贊
襄吏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堂上官李承華

敬事草 卷十八

五十一

等恭捧到臣寓所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跪聽
宣讀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紀辛苦一腔
愁苦遍身是口亦不能言 皇上尚不忍釋臣
豈臣而忍釋 皇上人臣孰不求得君而用之
豈其固留之而反不肯留大非理之所宜有也
然則臣之苦情亦可諒而知矣煌煌 聖明何
所不照未准臣一去更加之以寵光訓辭夫寵
光愈增訓辭愈溫則臣之罪戾于此愈甚臣號
天無路訴地無門報答主恩惟賴此身身站危

亡將何擔任君命及門倉卒不能言惟有惶恐
惟有感激謹具疏陳謝隆天厚地覆載難比臣
不勝涕泗悲號嗚咽之至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可即出贊襄慰朕懸
望之意禮部知道

敬事草 卷一八

五十二

辭免河州捷恩疏

三臣奏為隆恩誤被揣分難堪懇乞俯容辭免
以安臣節事昨吏部接出 聖諭勅吏部河州
大獲奇捷朕心嘉悅內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
茂著茲特加恩示酬元輔一貫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賞銀五十兩綵
段四表裡次輔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賡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各
賞銀四十兩綵段三表裡俱餘官如故都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等捧誦
綸音感激欲涕顧惟分義實難祇承竊聞國家
有一定之典賞必靳於當功臣子有自安之分
恩無容於濫據賞非其功則褻恩受非其據則
踰分褻恩非國家盛事而踰分尤臣子大戒也
河州之捷實賴 皇上威靈將士勇敢收寧疆
場功在行間臣等待罪密勿未嘗借一箸之籌
佐一臂之力而覩馬叨榮真有心口交慙魂夢
自惕者自昔閣臣不與邊賞非為虛讓上為朝

敬事草 卷一八

五十三

廷惜典章下為一身惜名節也况年来贊襄寡
效時事紛然奉職無狀惶恐待罪若更叨踰為
罪益深伏望 俯察愚誠亟收新命使臣等得
安微分而國典亦庶無假矣十一月二十五日
奉

聖旨河州狡虜謀犯官兵大獲奇捷卿等輔弼運
籌忠勲茂著加恩示酬寔係舊典宜遵成命不允
所辭吏部知道

敬事草 卷十八

五十四

元孫誕生草詔先論礦稅揭帖

謹題竊惟 皇孫誕生臣等連日奉 命草詔
如補官釋罪等項皆可查照舊例擬議進呈惟
礦稅一事乃 皇上適年之所特起舊詔所無
也天下人心日夜願望惟此第一最急臣等竊
惟殿工礦稅事本相須近奉 明諭已緩殿工
伏想 聖心必有并停礦稅之意惟以特諭行
之而不槩列于詔書則薄海內外知出自 宸
衷為非常恩典至光明至煊赫當今一大 聖
德聖政可以培社稷之原澤垂永久之令譽收
渙散之人心息窺伺之邪謀黃童白叟歡欣鼓
舞齊祝萬萬歲無疆之壽矣今詔事迫近不得
不款款切切恭陳此情望 聖明採行不勝瞻
望之至

敬事草 卷十八

五十五

回罷礦調稅 諭札揭帖

三臣題今日該文書官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以頻年天象示警朕心兢惕殊切省躬昨覽工部再疏題請鼎建殿門以完鉅典但物力難支何時就緒朕連日熟思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之時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徵

敬事草

卷一八

五六

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明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

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有次第奏請通行停免卿等擬諭來行欽此臣等不勝欣忭不勝頌仰恭惟 皇上本具堯舜至聖之資全體天地好生之德初御以來恭儉禮下取民有制仁心仁問洋溢于四海豈于久御之日而顧殖貨厲民哉惟因工役繁多取資無術所以出此不得已之下策顧君有不得已民亦有不得已上交征而失其樂生之心至于今日極矣臣等固謂 聖明在上旦晚轉移決不令百姓久困

敬事草

卷十八

五十七

也果爾一旦恭奉 特諭如重陰之際而日月忽開如亢旱之餘而甘霖忽降非常恩澤濬發宸衷於是人人曉然知 聖主原自仁慈天下徒多疑慮矣雖稅未盡撤而礦已盡停即稅未盡撤亦付之撫按徵收以一半入內供以一半解該部令棍徒游手不得漁獵于其間民間纔出一錢朝廷即獲一錢上既享利下亦甘心此亦子來之衆愛戴之情也臣等連日草詔正苦此條今奉 明諭手足踴躍 皇上令臣等擬

諭來行臣等何必再贊一詞惟有稍加潤色進呈耳伏候覽裁此事不獨工部之幸亦戶部之幸臣等敢并及之使其咸知感激恭祝萬萬歲壽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垂示永久謹具回奏以聞

十一月三十日 十二月初二日 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體悉詳慎朕心嘉悅已知道了今值 聖母徽號典禮隆重國家有事之時元輔二輔屢頒諭旨何不遵承安忍在家自逸殊非同寅協恭朝夕獻納之義還着文書房官齎送兩處傳宣即日入閣贊襄以慰佇望至意該部知道

敬事草

卷十八

五十八

擬諭

諭戶工二部朕以頻年 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責已省愆不遑寧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昂建殿門以完鉅典因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困于征輸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之費一時多乏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

敬事草

卷十八

五十九

民採徵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一半并土產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用之費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之用其各處奏帶員役止着押解催餉錢糧行文差用不許私設關津指

稱奏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奪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虧國家正課撫按官還會同該監不時訪拏治罪明顯朕仰體上天仁愛祖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可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爾部槩行各省直內外官遵行毋忽故諭十二月初二日戶工二部

再辭河州恩疏

奏為殊命難承病臣滋愧再懇 聖恩俯容辭免以違多戾事頃以河州之功荷蒙加恩臣等臣謹同二臣合疏辭免奉 聖旨河州狡虜謀犯官兵大獲奇捷卿等輔弼運籌忠勳茂著加恩示酬寔係舊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伏誦 恩綸彌增慙悚竊惟河州醜虜跳梁邊鎮克收奇捷此皆我 皇上攬威制福慶置得宜賞不濫恩罰不廢典能使臂指齊力

旗鼓效靈凡茲文武將士或徼榮名或希重賞或畏謫罰或圖贖起或逃鞭撻或避刑誅恃朝廷之無私知功令之必信蹈白刃而不懼齊勇怯以爭先故奏績也上之 聖皇制命下之將士用命實有其功臣何力之有况臣受恩最深逾分已極靡臣之軀不足以仰答高厚近緣衰老疾病心力盡枯屢疏乞歸未蒙 俞允誠懼留一日多一日之罪矧此非常恩典而可覲顏冒叨乎用是跼蹐靡寧不容已於控辭伏望

俯察悃誠收回新命俾朝廷賞勸之典既公布

于臣隣而臣罪戾之餘幸少安于頃刻不勝懇

切惶恐之至

十二月初五日 上初十日奉

聖旨卿輔弼首臣運籌帷幄成此大捷敘勞加恩

原不為過既卿懇辭特勉從所請以成卿謙讓雅

意該部知道

故事

卷十八

六十二

上詔草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天下之望治已久祈恩甚虔

今聖母早見曾孫 皇上早見元孫此最難

得之喜慶普天率土所以歡忭同情也昨奉

聖諭停止礦事取回差官處置稅事而許以停

止之期若臣若民孰不呼萬歲祝萬壽礦稅事

大 皇上既不吝一轉移其餘諸事特小小者

不吝轉移可知輒敢博採部院之所款開參酌

歷朝舊詔會同採輯進取 上裁區區一腔忠

故事

卷十八

六十二

赤惟祈推廣 聖德浸潤乎生民發揚 聖名

洋溢乎後世鞏萬年 社稷之固貽 聖皇孫

子之休在此一舉也跂望 俯允而惠行之其

中尚有未填字樣如 皇太子第一子生之下

宜有係某封某氏出數字乞 欽定批示或下

禮部擬請封號頒詔尚未有日亦空二字謹題

勅旨

十二月初一日 上初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悉忠愛詳慎已知道了恩

詔着遵御改寫行諭卿等知

辭俸乞去疏

奏為屢承恩諭恭趨難期萬不得已照例辭俸以明國典懇祈賜間以安臣分事臣以久病餘生蒙 皇上非常恩造兩遣鴻臚寺官宣諭特遣文書房官宣諭茲者 聖心天啟善政一新慶溢宮闈恩覃海宇臣既蒙千載一時之特知復覩千載一時之新政萬倍歡忻手足鼓舞昔漢文帝布詔天下山東老羸之人皆扶杖而往觀之頓頌史無死以見德化之成豈臣今日幸

敬事草

卷十八

六十四

在日月之傍而敢不忍死強出效明時一奔走乎奈國運正當泰來而臣身已遭否極 皇上愈以恩寵生全之而造物愈以錮疾纏綿之臣之命也臣於半月內屏絕思慮專心調理倍加藥餌希圖速效不虞峻劑為害尤大初六日遍體癢癢痒痛次骨急用發散又傷過多條感寒邪口噤身戰如火焦灼日輕夜重蓋因先此冬至之日曾經痰厥仆地血氣未復以致再感料度病勢痊可未期切照臣于五月二十日席藁

至八月間將及三月因恭祝 萬壽扶掖見朝隨於本月二十七日病發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又滿三月例應住俸况兩經三月尤難素養本欲勉強而今年之病比前異甚畏寒畏熱畏勞畏思補之不得治之不得年時晚暮醫術無功絕無一毫假托實有萬分慙負敢復為不揣之請望 皇上容臣照例辭俸以明典制特憐微臣四十年犬馬微勞賜之骸骨歸正首丘以全臣分誼使不至玷缺之甚天地鴻恩報酬罔極

敬事草

卷十八

六十五

臣幸見今日太平魂魄皆安死無所恨臣無任懇祈涕泣之至
十二月上

進重刊大學衍義補序揭帖

三臣題伏奉 聖諭重刊大學衍義補命臣等

撰序臣等欽遵謹具草進呈但愧學術荒疎文

辭鄙陋不足以闡揚 聖蘊增光盛舉恭候

皇上裁教臣等不任戰慄之至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撰序具悉仰體忠愛且闡揚

聖蘊增光盛舉心甚嘉悅元輔賜銀四十兩綵段

三表裏酒飯一卓二輔三輔每賜銀三十兩綵段

二表裏共酒飯一卓該衙門知道

文

卷十一

六

故事草卷十九目錄

請宥御史曹學程揭帖

乞休引年疏

再疏辨白瑜王士騏事

備陳病苦疏

人言可思疏

謝遣中官盧受捧 聖諭到寓疏

賀上 聖母徽號揭帖

病篤難瘳疏

故事草卷十九目錄

老病餘生萬無留理疏

直陳危苦至情疏

久病尸官疏

揭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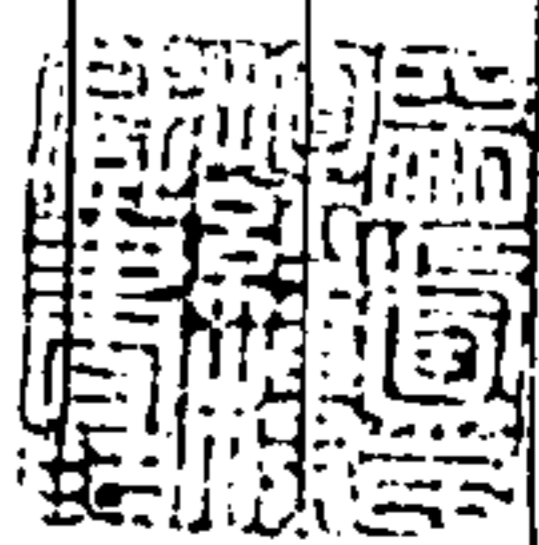
病篤情危疏

哀懇 聖慈疏

釁深病篤疏

七十一懇疏

修實政放朽臣疏



七十三懇疏

七十四懇疏

七十五懇疏

聞言增懼疏

七十七懇疏

七十八懇疏

無端污蔑萬死難甘疏

人言踵至疏

瀝血鳴冤疏

得旨回籍謝恩疏

餘忠疏

又疏草附

歸家謝悃疏

辭甘鎮加恩疏二

敬事草卷十九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宥御史曹學程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 皇上十餘年來日為海內

憂勞而尤為寧夏朝鮮播州雲貴兩廣等處用

兵憂勞天祐國家有亂輒平真乃 聖謨獨運

皇威遠揚文武將吏用命之效然其間蔓延波

及或死或黜或繫或戍或及妻孥未蒙恩澤者

不無其人茲者詔書軫念加之宥卹以昭浩蕩

敬事草卷十九

之恩尤足以還元氣召太和也昨刑部奉詔為

犯官曹學程請命臣等敢以一言贊成惟 聖

明俯納切惟學程之禁十年於茲矣聞其在獄

中悔艾已罪感戴 聖恩甘萬死而不辭每昨

舌而自痛此人人所皆知也臣等每逢秋審之

時為之凜凜惴惴即在廷文武諸臣無不為之

凜凜惴惴非臣等及在廷文武諸臣舉有私于

學程亦非學程能一一而遍懇之然而共加哀

憐豈謂學程盡無罪亦天理人情有所感發而

不能自過也御史雖七品官而立螭頭之前為天子所特盼嘗許以風聞言事而不追咎其是非其來久矣乃者一旦不免則顧惜國體者咸曰煌煌聖朝安可有殺言官之名為御史惜者又曰此等事豈臣子忍見忍聞諺云兔死狐悲物亦有情而况於人也抑不獨縉紳為然凡此都人每遇秋審之時滿街聚觀指而相語曰此曹御史也有為之下淚者不獨悲之而又有慰之者曰 聖天子在上必有矜赦之日毋過自

敬事章

卷十九

二

若故學程每每對人泣而人亦為學程泣此亦何心哉不過為冠裳體面生此一悲愴也間知學程家事者悲之愈甚學程有母年九十餘而日夜望其子之歸一訣以死至欲自來叩閤而遠不可來老又不可來尤人子之至痛也且學程羸瘠如鬼物鬚毛盡白不能久待餘命然人雖悲之莫敢為 皇上言之天威在上誰敢輕犯今幸有覃恩詔書臣等恃此無恐昧死一言竊謂學程得罪原因朝鮮意為國家自朝鮮蕩

平以來既有詔赦矣而不能及辛丑覃恩兩下詔書矣而不及今復下詔書矣數經大赦之後望 皇上姑畧其罪不惜一特恩也矧 聖主以孝治天下恭上 聖母徽號在邇垂錫類之仁念及其母子至情又宜寬宥怒霽威顏也臣等與合朝及都人共祝禱之意不為 皇上論法但為 皇上論情情有所可憐法有所可誣事有不可以例拘者惟此一大慶典望 聖主以天地至仁而原宥之萬一尚謂罪不可釋

敬事章

卷十九

三

則乞從未減坐之戍遣恩威莫非至德輕重惟求一生惟 皇上俯察群情而賜之俞允蓋學程直犯龍鱗天下莫不知 皇上尚肯見容則凡天下偶觸法網過誤獲罪者更何人之不宥豈獨解三面之網真乃流天覆之慈天下謂皇上不難克己弘物一至于此有一人而千萬人悅正此之謂從此謳歌頌祝續續相望以前怨咨一朝都泯豈非 聖明至美之事臣等不勝顙望稽顙之至

正月上
九日

乞休引年疏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 聖慈俯容休
致以全終始事臣惟萬物之理無有春而不秋
夏而不冬者自古人臣七十致仕具載典章在
朝廷為體下之仁在臣子為自諒之智明分詎
重政幾况老病難支久宜罷免如臣者乎臣稟
氣最薄與疾為生終年藥餌參半飲食自隆慶
二年偶叨一第竊祿三十九年中間供事講筵
者十有三年供事內閣者又十有三年一生閱
歷皆在日月之旁仰惕威嚴俯深憂灼但圖竭
蹶何論精神是以暗鑠明銷不可具述歷懇間
退誠自知其鞭策之不可復施也今年已七十
例該休致首揆重荷豈得久叨昨被人言樂成
齏粉 聖主在上委曲保持臣每念此不勝感
涕正以才本庸虛身又老病血氣衰耗心思昏
塞今 聖政一新四海歌頌雖手足抃舞樂觀
德化之成而病已沉綿有難復起譬如百卉方
生而靡草先死亦臣祿命之已盡耳呼天號地

欽定四庫全書

五

誰與憐恤不得不涕泣祈禱于 君父之前昨

十二月二十二日具瀝此情兼請辭俸未蒙省

發敢因引年明例准容致仕庶全臣道之終始

不至折鼎覆餗辱命殞身以為國羞正月二十

日奉

聖旨卿忠誠練達燮理功高精力有餘正堪繁鉅

何可循例引年復堅前請且朕尊上 聖母徽號

稱大禮在邇輔弼首臣尤宜率先百僚聿成盛典

便可仰遵屢旨亟出贊襄以副朕惓惓注望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五

慎毋再陳吏部知道

再疏辨白瑜王士麒事

奏為久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明早賜乾
斷全臣晚節事臣自揣至愚素無榮望伏蒙不
世恩造寄以政本非不欲勉策疲駑以報萬一
而疾疫侵凌衰年益甚自舊夏以至今春痰火
纏綿頭目眩暈腸胃秘結飲食不進又左臂麻
木不能屈伸背心發消如火焦灼逢寒畏寒逢
熱畏熱醫不能定一人藥不能主一方終日徬
徨委化待盡仰荷 聖恩見寬不加譴責屢勤
故事草 卷十九

使命促出供事計伏枕以來八閱月矣調理絕
無一效而病勢日有增加非惟不能趨閣辦事
至如極大典禮 聖母萬壽聖節冬至令節元
旦令節元孫誕生慶典須詔天下臣皆不能扶
掖赴闕少伸舞蹈之忱今恭上 聖母徽號在
邇須詔又在邇惟有中熱而兩足已廢不能發
跬步矣正月二十一日引年及期援例懇乞又
奉 旨未俞 皇上過憐臣臣亦未嘗不自憐
而天不憐臣誠有所限也且臣被人刺螫幾無

完膚言者猶以隱語相加罪戾餘生何宜復辨
既有指名得無一言白瑜之謫出自中旨其時
臣有揭帖申救必在御前即瑜未嘗有一語疑
臣而倏言謀洩至此茫然不知所謂瑜見在京
可質問也王士麒臣之門生也豈不欲厚而故
擠之乎事發於御史康丕揚丕揚嘗論臣者非
阿臣者不可謂臣意也至其為民則再三奉
上命出嚴旨而士麒亦自謂得此厚幸非臣擠
之又明甚臣無負于士麒也今萬方嗷嗷誰非
敬事草 卷十九

臣罪而獨以二事責臣亦厚矣然不罷退終不
足以少贖臣罪而慰天下之心伏乞 皇上察
臣情實危苦病實顛連早賜允歸苟全終始無
任哀泣之至 正月二十六日
上二十九日奉

聖旨朕以大禮將行趣卿早出以成盛典望之甚
殷何又續有此奏卿調理多時病且良已至於白
瑜王士麒之去各有所為昭昭在人耳目與卿何
干卿宜以國事為重勿介浮言益堅去志便遵前
旨速出贊理毋負朕始終倚毗之意吏部知道

備陳病苦疏

奏為備陳病苦真情仰懇放還事臣于正月間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 聖慈俯容致
休事隨又奏為久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
明早賜乾斷事俱奉 旨未允五年乞去章無
慮數十上矣以至愚不肖多罪戾之餘生而
皇上過眷過留委任隆重開諭至切昭雪甚明
百身萬死莫能報稱顧自見極明自量極審更
無補報之期惟去可以明志伏誦 明旨謂臣

敬事草

卷十九

九

精力有餘似謂猶愛其餘而不為國家用者臣
自戊戌以來獨直五年左右前後絕無可語風
雷霜雪一不敢避自分九死橫分持赤心以報
主恩不敢自愛也自今而言則毛骨猶聳蓋向
也精力尚存恃愚忠而妄任今也精力盡竭一
追思而輒驚任愈久而心愈碎疾愈深而膽愈
破時命乖謬動逢凶咎欲如向者之所為不可
得矣榮枯生落各惟其時人能與造化爭乎加
之家難頻仍情事迫逼魂夢紛擾涕淚淋漓鐵

石為人亦當銷墮蒲柳深秋桑榆大暮益難堪此

皇上尊上 聖母徽號正臣子快覩 天顏歡

承慶典之日違奉既久拜辭不遙心馳闕廷萬

分中熱然與其顛越班行以為百執事羞而再

辱柱下惠文之章則寧輸瀝苦情早賜罷免伏

望 皇上始終矜臣聽其歸老以釋重負生不

能效犬馬之勞死亦圖蛇雀之報

二月初二日
初五日奉

聖旨卿昨引年乞休已曾奉旨勉留大禮在邇尚

須時下即出副朕惓惓之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敬事草

卷十九

九

人言可思疏

奏為求去當亟人言可思仰望聽臣引身全臣
晚節事臣聞古人出處三讓而進如此其緩禮
也一辭而退如此其急義也乃今而知進欲緩
退欲急非惟禮義當然抑亦見幾之智也臣之
宜去勢窮理極臣之求去情迫詞危而猶未一
俞 皇上之謀愛非臣之所宜自處也昨見御
史蕭淳揭帖臣深感其相成之雅能言臣之所
欲言臣待此甚急而 皇上視此益緩舉家傍

敬事卓 卷十九

十

徨至于痛哭無所聊賴之甚矣昔申時行王錫
爵之賢人之譏刺者猶不遺餘力終無以安其
身故王家屏寧抗 皇上之威嚴而拂衣以去
不能濡忍以受騰沸之口人言之可畏甚于天
威之可畏臣無三臣之賢而集有三臣之苦有
不可不避之銛鋒無再可銷之朽骨伏懇 皇
上俯垂矜憫以允三臣之去者允臣一去早放
一刻免臣一刻之災官九遷不足為榮恩九鼎
不足為重

二月初五日
上初十日奉

聖旨卿屢疏乞歸朕再四勉留君臣大義已自分
明何為又有此奏非朕所望宜即出贊襄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敬事卓 卷十九

謝遣中官盧受捧 聖諭到寓疏

奏為謝恩事臣乞身在寓蒙欽遣文書官盧受

齋捧 聖諭諭元輔朕尊上 聖母徽稱大典

在即卿為元輔宜率百官行禮恭祝 萬壽庶

全君臣大義且卿眷委年深任勞任怨朕所鑒

知豈可執浮言引身求去卿心何安宜即出贊

襄以副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卿知欽此到臣

私寓開讀臣伏枕叩頭令臣男尚寶司司丞沈

泰鴻代臣就香案前望闕謝恩訖恭遇 皇上

敬事草 卷十九

躬舉大禮尊上 聖母徽號千載一時從來希

有臣忝首揆誠宜匍匐闕庭快瞻盛美况蒙特

遣近臣下臨宣諭凡有人心孰不思奮豈容更

有遷延但臣四體委實難支恐致失儀不敢復

出感戴天恩真萬萬倍于常情自知報答不盡

世世生生願為犬馬也所奉 聖諭臣謹什齋

尊歲以為鎮家之寶臣無任感激深切之至

初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善加調攝早出贊

襄以副朕眷望之意禮部知道

敬事草 卷十九

十三

賀上 聖母徽號揭帖

題恭惟 皇上德厚皇彝孝鍾天性所以尊養
聖母順志承歡者無所不備茲復以元孫篤生
崇加徽號躬御殿廷祇奉冊寶天日熙和神人
協慶百官萬姓靡不欣欣布聞九有彌多喜色
光天盛事動地歡聲臣猥以在告不獲隨侍班
行同伸蒿祝下情不勝踴躍抃舞之至謹具稱
賀以聞 二月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十四

病篤難瘳疏

奏為病篤難瘳終負恩眷望乞 聖慈矜憐即
賜退休事臣老病妨誤乞休乞假之章屢上而
恩諭輒下昨又蒙遣文書官特捧 聖諭促臣
即出以恭承 聖母徽號大典且憫臣任怨任
勞不宜以人言求去 聖眷殷惓天語諄切父
母愛憐不能逮此臣伏枕叩謝不覺失聲號慟
誠念受眷極深既難堅執求去而又念嬰病已
篤無以仰慰 聖心去任兩難進退維谷當即
回奏敘謝不料數日以來病不減而加甚春肝
鬱火欲發不發耳目都無見聞心思益以憤亂
撫躬悲歎不能為今生犬馬止可作來世蛇雀
矣功名富貴盡同浮雲利害毀譽都付身外惟
親墓未修尚懷耿耿得一覩丘隴即死不恨臣
以老病則宜致仕以罪戾則宜削籍以省墓則
可予告惟 皇上早賜一命此恩視留恩更大
天地不足比高厚江海不足比寬廣也臣無任
泣血哀苦披陳仰望之至 二月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一五

老病餘生萬無留理疏

奏為老病餘生萬無留理懇乞 聖慈亟賜放
還事臣于十八日又具疏請去祗候 俞音未
蒙批發臣今命如朝露氣急聲嘶敢此復瀆幸
哀憐之 皇上愛臣太過留臣太殷臣福薄運
窮擔載不起膏肓深錮適增罪尤惟 皇上賜
之休罷雨露臣者至深覆幬臣者至大也昨見
給事中王元翰論臣之疏析義至精辨理極密
字字足為臣助請行行足為上贊決臣不勝心
敬言並 卷一九 一六
感不勝忻喜智竭昏迷多言多過但其本意急
求一去仰望 皇上畧其詞而憐其意哀臣醉
生夢死之人無益有損縱囚鹿于山林放窮魚
于大壑舉家合掌頂戴不盡 二明上 二十

直陳危苦至情疏

奏為直陳危苦至情早乞 天恩賜骸歸里事
臣以病極難強自去冬固求休免恭遇元孫誕
生大典肇舉未敢數陳正月以來節假日多比
遇徽稱詔發又未敢瀆今國家慶祥駢會悉已
告成 皇上德政俱新海宇歡誦伏乞少垂睿
思放臣歸休臣哀病日篤委實難起心神恍惚
都無想念只一親墓未修寸草猶在消息盈虛
四時有自然之序人力無能如何 皇上即留
敬言並 卷一九 一七
臣而天命不留亦不能強也臣戰戰慄慄怯干
修詞似亦不必再以煩詞上瀆惟 皇上俯念
正丘首臣無任悲酸禱祈睇望之至 二明上 二十

父病尸官疏

奏為父病尸官沉痾難起懇乞 聖恩早放以
飭新政事臣奉職無狀自壬寅來無歲不引去
所上奏揭有六十六懇矣煩瀆 聖聰即臣亦
自厭之而况 至尊乎頃日連上三疏俱未蒙
發臣非不欲再效尺寸顧衰憊無比氣息奄奄
不能一日苟容 皇上靜攝深宮朝講久廢臣
等寡寥數人又卧私室曹署空虛君臣宴安脫
有叵測雖寸斬臣何益 皇上宜決奮乾綱一

故事草 卷十九

一八

肅群吏當去者去當留者留當補者補始可震
耀觀聽如臣冒忝合膺首黜不敢覬求寬典累
新政也臣罪戾當罷斥老病宜致仕惟復哀憐
其情事未伸或賜一假謹束身負鎖以請臣不
勝涕泣懇禱之至

三月初四日上

揭帖

題臣仰荷 皇上隆恩天高地厚 皇上留臣
數四而臣求去益堅豈戀主之心不若犬馬念
臣繫深力竭理極勢窮斷斷不可復留亦斷斷
不能復留泣俟 俞音以刻為歲去冬具疏辭
俸雖未蒙允發然曠職經時萬難素食入春以
來一切常俸柴薪廩餼俱不敢受閣中文書雖
尚列臣名然是相沿舊規旬月以來一切奏題
票擬俱不預聞輾轉呻吟僅存喘息形如朽木

故事草 卷十九

一九

氣同死灰 皇上縱欲留臣不過人世一枯骸
明廷一剩物豈徒無益為累滋多萬苦千悲總
欠一去非 皇上憐許誰其憐之臣之狼狽命
懸絲髮 皇上未忍迫臣以死宜早放一歸臣
生死去就於國家僅如蟻蝶也倘垂念舊物未
便捐棄亦乞省墓一假歸田 聖明曲體人情
但祈早決耳臣無任痛哭懇禱之至

三月初四日上

病篤情危疏

奏為病篤情危懇望 天恩早賜放免事臣累
疏陳懇乞求退身 聖恩至弘未蒙矜允然臣
桑榆景晚不可回光犬馬病深難以療藥未遂
投閒之請日增妨誤之憂今攀想都盡情思凄
慘但得一歸以正丘首不敢以重複多言瀆干
聖聽寥寂短章意則悲切惟 聖慈哀憐之臣
不勝戰兢涕泣之至

三月上
二日

敬事草

卷十九

二十

哀懇 聖慈疏

奏為哀懇 聖慈俯憐決去病臣早賜裁允事
臣之求去自二月十八日至今三月十二日連
上五疏一揭不蒙省發臣雖至愚豈不畏威豈
不感恩何宜懵然蠢然觸突無已竊自揆量萬
難再留骨肉並銷涕淚俱盡狼狽情狀舉朝共
知草疏乞歸六十九懇矣伸紙吮筆詞語亦窮
然胸中鬱勃而口中啣嚙不敢有言不能不言
也頃者雲南一事滿朝方奔走祈請而 皇上

敬事草

卷十九

二十一

一言立斷臣雖病憤之中不覺躍起使 皇上
英斷每事如此允臣一去亦復何難庶政立見
改觀群寮誰不悚息螻蟻微臣亦何必經歲杜
門抱向隅之泣也臣今氣如游絲忽斷忽續支
體僅具而營衛脉理無不敗絕滅燈之燄豈能
久延回頭而望生門甚難順途而入死地甚易
譬之折翼敗毳不飲不啄投之深林未必能活
而閉以密樊縻以華纓主人以為恩此鳥以為
苦必無長幸祇速死耳臣一去之外更無餘望

允臣之去即是隆千懇萬懇惟在早決臣不足
惜毋貽國羞臣無任痛哭懇祈之至
三月上
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二十二

饒深病篤疏

奏為饒深病篤虛忝恩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
以除朝籍事臣之乞骸前月內具有三疏一揭
今復拜疏計七十懇矣日夜涕泣惟冀一俞忝
居首列與任一事一職者不同尚係朝籍辱國
良多不但一身而已每草一疏心如烈火通身
內外無不焦灼豈不欲少自寧息靜聽慶分而
得罪愈深不可救解臣不勝急而 皇上視之
與等閒無異非視臣事太緩乃視國事太緩也
敬事草 卷十九

二十三

謂臣當去而牀簣顧望刻捱延是何不揣無
耻之甚安有不揣無耻之人而尚可稱百揆之
首者乎政體虧負已極真明時一恠物必不可
復留國家用人乃取實用無用宜去更何持疑
伏望 皇上俯從人心以慰天下之公俯從臣
心以慰一物之私省發罷歸縱不能報國可不
甚辱國
四月初二日
上初七日奉

聖旨今國家多事卿為元輔正宜極力擔當如何
日久不出非朕所望宜即勉強入閣贊理毋辜朕

心吏部知道

敬事草 卷十九

二十四

七十一懇疏

奏為牢疾纏身萬難再起七十一懇仰祈放歸
 田里事本月初二日臣奏為釁深病篤虛忝恩
 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以除朝籍奉 旨不俞
 垂死之人氣急聲嘶欲敘感激而詞不能達非
 負恩也臣耳聾目暗齒髮俱盡不復成人入春
 以來脾肺盡傷四肢拘攣又加一痰迷之疾已
 成牢固之症僅餘游絲未斷無醫可療遷延不
 去千負萬負臣惟今日國家誠為多事竭力擔
 敬事草 卷十九 二十五
 當臣子分也竭力必資精力而臣力不能呼吸
 適成擔誤 皇上如以國家為念必宜振奮乾
 綱大加整頓不宜留羸敗之臣虛填朝籍自昔
 首臣休致者甚多即近如申時行王錫爵王家
 屏俱蒙 聖恩允去惟趙志臯溘亡京邸使人
 悲酸臣今若不自懇 皇上何由而憐伏乞
 聖斷迅發允臣休退免令後人復以悲志臯者
 悲臣臣不勝哀涕凝盼之至
四月初七日上

修實政放朽臣疏

奏為修實政放朽臣以圖維大計事臣猥以薄劣忝竊首揆贊襄無功幹旋無術天下日就危殆罪皆在臣切思忠臣愛君死猶尸諫逐婦出門猶頓回首雖旦晚去國尚存喘息安能已于一言夫政貴行仁事在徵實若以虛詞當實惠以詔旨為戲言無論人心皇惑即宗社大計將焉賴之昨歲宮闈大慶臣在危病之中不覺喜躍恭草二詔以上中所條列仰模 皇上維新

故事

卷一九

二十六

德意不謂 御筆勾去數條未盡海內之望又豈謂今日即詔內之事尚未舉行也况詔外之事乎在閣二臣對臣洒泣揭帖之外無計可施皇上宜自念宗社生靈之重為憂勤振刷之圖何待臣下諄諄也若臣則血氣已耗形神久離新政行則臣含咲入地不行則含恨入地終無神醫靈藥起死回生以效尺寸之報七十二懇盡出血誠乞賜哀矜罷免乃新政中第一善政其餘更望次第舉行天下猶可為也臣無任痛

哭流涕叩頭哀懇之至
四日
上十

故事

卷一九

二十七

七十三懇疏

奏為病苦日劇祈天力窮七十三懇乞恩罷免以光新政事臣積病積苦困頓牀簀今已一載有加無瘳昨又瀆陳恭候 明旨將謂生還有一日不意尚蒙誤留不勝感慟蓋聞絕良久而始蘇也竊念臣之一身自頂至踵孰非 皇上覆載生成之賜寧不欲湏臾忍死靜聽處分顧臣今日命如游絲神思沉迷魂魄顛倒眼光浮動若有若無惟耳亦然但聞人聲不辨人語百節敬事草 卷十九 二十九

疼痛焦灼如烹旬日之間齒落幾盡不過一朽骨枯骸無復比于人數矣 皇上亦知臣萬難再起不過羈縻時日視同贅疣耳獨不念朝常不可重損國體不宜久辱乎臣于往年亦曾告病然何敢如今之瀆正為其時筋力猶可勉強今則不然一身猶厭其多久留徒滋罪戾不敢復冀致仕亦不敢復求予假第賜骸骨放還田里一字一血絕無虛飾伏乞乾斷俯從臣請臣苟活一日銜感一日無任顛祝涕泣之至

七十四懇疏

奏為七十四懇祈恩賜骸以明人臣分義事臣屢疏乞罷仰干 宸聰每草一疏輒增一病豈好為多事誠以尸居彌久罪戾彌深不能已於瀆請也近日恭遇 徽號禮成兩賚內閣尚及于臣且循舊例視在直二臣有加臣萬分踧踖至於節時賞賚亦復相及誠欲控辭尊賜而不敢每拜一賜魂驚汗浹無地以自容也即閣中公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總因臣控敬事草 卷十九 二十九

請不度朝籍猶在是以名不正言不順旦暮入地之人豈宜復增多戾跋前踴後狼狽已極惟有一去庶可稍贖耳今甲病滿三月者放回原籍近制病真者不必三月堂官即與題放今臣患病乃滿一年無人不知當去而無人為臣代題若謂臣猶可留則是臣之七十四懇乃七十四欺也何可傳聞于天下後世臣無他長獨此小心敬畏一念自誓決不敢欺伏乞 皇上矜憫愚誠早發乾斷賜臣骸骨使臣免顧望曠誤

之誅無任哀號流涕之至

五月初六日上

此疏時揭帖到閣歸德大發怒謂閣中公
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嫌于說
他欺罔耳面叱小价至于淚下小价言本
已投入不能取也求人之深如此

敬事草 卷一九

三十

七十五懇疏

奏為病淹經年辱國已甚懇祈 宸斷早放還
山事臣乞身之章凡七十五上矣從來求去未
有如臣疏之多自非陰陽之患難居豈忍煩瀆
至此 皇天后土實所鑒憐何期 聖慈未即
矜允頃為去年玉牒進呈河州大捷又為永思
王寫冊寫旌因臣名籍尚存欽賞銀兩表裏三
及于臣此尤不安之甚臣有罪無功既負恩矣
久病偷閒死在旦夕而猶以羈縻之蹤屢歷駢

敬事草 卷十九

三十一

蕃之賜是負恩之中又負恩也隆恩自天無福
消受恩亦是苦官如羈勒無路解脫官亦是苦
身同桎梏百病煎熬身亦是苦入夏以來心火
炎熾幾欲狂顛閉置旅舍生意都絕 皇上不
即釋放不過日樵月悴一旦溘死為異鄉游鬼
而已縱未即死而心已不能謀政身已不能造
朝經歲歷時偃卧呻吟挂名仕版為丞弼首國
事墮壞由臣閣體玷損由臣豈不仰累 聖政
為古今一罪案乎 皇上容臣如天地之容朽

物有罪不加譴呵無用不即吐棄臣豈不感但容之太過害生于恩必將大麗於法而反至於不得容何如鑿其病苦早賜便間此容更為尤大也殘喘如絲懸于 皇上伏望 皇上超拔而生全之比之蕃庶晉錫萬萬有加矣臣無任號泣待命之至

五月十九日上

敬事草 卷十九

三十二

聞言增懼疏

奏為聞言增懼請乞亟圖治幾以保大業早放罪臣以息流言事臣之求去已經七十五疏病篤至此豈能久生延生猶幸豈能復出臣身已矣如國家何頃見邸報鳳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一本為極陳國家治亂大關懇乞 聖明省覽收拾事內言恩詔既布旋復中厄道路所傳其說有二一謂前日新政原非 上意不過一時喜心旋開旋蔽三才之論誠 皇上所宜聽覽而深思者一謂臣一貫恐沈鯉朱賡逼已之位既忌其每有諫說形已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已欲壞其成賄買左右百計相傾或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或借秦指滇以激 聖怒遂致一應好事俱不得行此一語也即三才不之信必能諒臣臣聞此言寧不驚心而刺骨也臣每被人言輒請 皇上為證心實不安顧事關密勿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不得不求明於 皇上夫新政一行自朝廷以至九邊人人歡慶處處



寧妥如陽春和暢一草一木皆受君賜臣雖退
 伏草野臣身臣家臣之子孫臣之宗族親友實
 咸利賴心非倒生獨不願太平乎方今之時合
 天下士大夫群口群力以挽氣運之衰感 至
 尊之心猶恐不逮而可更離氣類增多隙端負
 而又負臣豈無鬚眉面目乎臣幸遇 皇上之
 知何待左右之助 皇上御下甚嚴非寄聽于
 左右之主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者何詞借秦
 指滇以激 聖怒者何事其有無難逃睿察

敬事草

卷十九

三十四

皇上屢命臣出二輔亦勸臣出臣自以病求去
 或留或去判然兩途何嫌于逼何忌于形而壞
 其成臣不能成宜望二輔之成成則目前可以
 稍寬身後亦免餘責臣利甚大終不成則罪終
 不可釋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臣禍甚大臣何忌
 二輔之成也流言止于智者宜三才未之信抑
 或有舌人鼓扇其間以甚臣罪亦不可知則剖
 心自明臣何容已臣自戊戌獨直屢疏乞增閣
 僚蒙簡二臣喜極欲舞蓋臣在翰林時仰止二

輔自謂不如深慶國家得人而亦幸已有所請
 益也數年以來此羨彼調心心相照即今可以
 求去正恃二輔在閣而道路之言似此掩臣素
 心離臣素交臣竊自傷其德薄不能感動人至
 此 皇天后土 九廟神靈實鑒臨臣臣若一
 毫忌二輔阻新政之心雷霆下擊臣死不恨臣
 自入春以來政事不預俸給不支書揭不收交
 游不接門外若天涯此身如夢中而猶不免于
 人之疑則無他焉總因新政未行故耳總因臣

敬事草

卷十九

三十五

身未去故耳然求去而瀆聽如臣古今所未有
 也求去而增口如臣古今又未有也臣是以仰
 天哀號而祈 皇上少加矜憐賜一俞命也舊
 年宮闈大慶禮宜頒詔其時臣未謝事恭草
 二詔偕二輔一一詳定以進此乃臣等仰窺德
 意之浩蕩如天浸漬如海乘此機運而一對揚
 之隨蒙 嘉納批寫發行內 御筆增減者甚
 多何者不出于 上意第因 皇上每事濡遲
 近於吝惜道路之口遂謂無意求治 皇上之

心不白而臣等之心益昧矣今日所祈惟 皇
 上設誠力行見諸事實使天下闕其議天之口
 而轉為頌天之謠二輔雍容于廟廊臣亦歌謳
 于耕鑿以畢一時同心體國之誼豈不至盛至
 盛偉事歟幸勿久留此而不發失天下心也臣
 之立朝最為孤立未嘗求天下士大夫之助豈
 求左右之助流言之意只為 皇上留臣而不
 放群臣彈之又不放所以日深一日臣愚不識
 皇上不放臣出于何意必宜早加 聖斷一允
 敬事草 卷十九 三六

臣去方今之時臣不但為人所棄抑病實深為
 天所棄萬萬無再留之理今七十六懇矣伏乞
 早效孤臣解臣寃業臣無任哀泣徬徨禱祈號
 呼之至 五月二十七日 上
 六月初四日 奉

聖旨官闈大慶詔草皆出卿手豈有忌二輔阻新
 政之理且朕前誰敢進言昨已有御旨說明了卿
 不必再辯一應詔條正在次第舉行豈遂中厄卿
 以疾薦求去朕已洞悉時下且宜靜攝以俟後命
 吏部知道

七十七懇疏
 奏為聞命驚惶彌增病困七十七懇仰祈天心
 開照早放還山事臣聞舟車不行全侶相詒薪
 米不續一室徧譴事固有相左而相成者昨總
 漕都御史李三才之疏 皇上何督之深而加
 之罰也臣聞之驚惶無措臣經歲杜門請告未
 允人之流言何所不有三才以聞于上特借此
 以贊新政之行今新政未行而遽加顯罰病戾
 餘生又不得去從此以後臣被言當愈多而獲
 敬事草 卷十九 三七

罪當愈甚矣此臣之所以聞命而隕越也惟臣
 之疏 皇上洞悉薦疾諭以靜俟後命臣舉家
 大小如死中更生而望就途之有日臣數日以
 來病乃少甦始知人耳是用焚香對天百叩百
 稽齋潔肅虔復為瀆請伏乞 聖慈弘開天網
 縱放羈囚使臣猶得苟延餘喘不增多戾則臣
 有辭于天下而天下信 皇上雄斷迅發前旨
 不虛矣臣無任涕泗徬徨哀祈懇禱之至 六月初六日

七十八懇疏

奏為七十八懇仰祈信前旨放病臣以全終始
事臣老疾危篤當去無疑昨蒙 皇上哀憐令
臣恭俟後命且念及前輔趙志舉引以為喻臣
不勝感泣即今時事甚多與志舉之時不同往
者 皇上不聽志舉之去終殞都下 聖心惻
然為之矜憐今豈復使臣為志舉之續伏想至
仁必所不忍臣此兩月病委愈重旦夕難支惟
恐溘先朝露以至損辱國體 聖世進退大臣
故事草 卷十九 三十八
以禮留臣不但累臣而又累及他人臣實惜之
早放還山臣得死所而朝廷寧帖伏乞 聖心
加憐無忘前旨即賜允退全臣晚節臣無任戰
兢哀懇之至 六月上 三日上

無端污蔑萬死難甘疏

奏為無端汙蔑萬死難甘懇乞 聖明亟賜罷
斥以謝人言勅下查勘以昭公道事臣賦質愚
澹本無競心不幸處非其地豈惟侮辱之不免
今大患又至矣臣乞去之急更無此比惟 皇
上久不放臣人恐死灰復燃而更相溺之不知
臣之為灰滅盡已久此冤此苦無從控訴敢請
問 皇上所以久留臣者何故祇因久留遂有
買結左右忌阻二輔之誣遂有陽為退避陰實
故事草 卷十九 三十九
彌縫之誣屢變其說愈出愈奇昨見邸報有南
京御史孫居相參臣姦貪一本臣讀之口噤色
勃不覺厥死數四諺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虎
豹遠于人群而人爭搏之利其皮也臣之皮猶
在宜擊搏者踵至臣之見攻已一歲所百計洗
索身無完膚若有姦貪何人不言而待至今日
臣亦人也豈無忿恚徒念大臣之道當以忠厚
立身休容待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故隱忍曲
受何應脫空駕虛一味誣捏雖在川海豈不騰

溢然臣終不盡言也姑就其疏而辨之凡納賄者必攬權自臣輔政未嘗參預部院一事終年累月無人至臣之門納賄何由凡植黨者資其助也數年以來人之齟齬臣者何限絕無一人出一語以助臣植黨何在麻承勳麻承蕙納賄之事今遍查承蕙並無此名昔年有麻承訓麻承恩科道以參本兵田樂且下其人于詔獄送法司矣當時未嘗及臣也今又以移誣臣耶展轉駕空昭昭明甚麻氏與居相皆山西人也名

敬事草

卷一九

四十一

拿到之日臣票下詔獄好生打問招成之日復票嚴旨着法司用心刑鞫詳供重擬今見在詔獄必不輕恕與臣何親臣何嘗庇自臣入閣以來並不曾考監生為中書今云受吳汝元之賄考中上疏旨從中格此何年何月之事既無此事何得謂臣授意同邑考官果得中式影嚮何在也進士項昂鉉考館進呈拆卷之時臣與同考李戴馮琦等查對殿試卷子筆跡不同臣即時上揭參退可謂至公該科之參乃在臣參之後發覺者非該科也昂鉉自請覆試久之不出部覆降調臣何私之世豈有受其賄而發其弊者乎孟宗文總兵廣東有無冒功臣不能知勘在御史覆在兵部潘大復之陞遷與其辨復有無與主臣不能知事在吏部其人皆在可以質對不可以賄汙臣賈應元以侍郎家居臣未嘗游揚其名彼老于仕途雖至愚人不應為臣指騙未預廷推尚爾汙汙臣若曾經推又當何似各處礦稅內官參隨司房若有臣所用跟隨之人

敬事草

卷十九

四十二

豈無姓名臣家僮數人悉皆見在沈士問不知何人既有妻在可一鞠而明矣沈子木家于湖州於臣為同姓又隔府甚遠不為臣之姻親可知也指為臣黨者不過蘇郭正域本中語耳同朝大臣何至以賄相汗其云天下章疏有關於臣者子木匿不以聞不知何人之疏何不一指其實也又言朝覲進表考滿官有送門生故吏有送夫往來交際自古有之臣素不以苞苴自汗人所共曉且交際與賄賂不同臣不能予人

故事草

卷一九

四二

奪人饋臣何為又言臣子泰鴻歸時用車數百輛臣一室斗大安所貯如許物用車如此用船當稱驛遞中可查而知也且居相臣門生之門生也嘗為外吏其朝覲行取時饋臣幾何居相不饋尚得此官臣不受賄亦可類見何乃受人指使而遽忘其身所經歷之事乎上有天理中有人心傍有鬼神古稱萋菲貝錦亦須稍依事實加以裝點說小成大何至為此夢語臣一意求去不與人分辨見臣不辨固易為侮當事年

久所任勞怨極多欲加臣罪何患無辭今稅務未罷缺官未補科道未選章奏未通儘足坐臣之罪何必更生枝節一官之為臣累乃至於此求一罷官之難乃至于此一日不去則忌臣嫉臣而魚肉臣者不休 皇上如有意憐臣則幸放臣如欲罪臣亦早正明誅以示天下幸勿久留不決為熙朝日增恠事人急則呼天呼父母臣急極矣 皇天最遠臣呼之亦當聞 皇上孔邇臣呼之猶未聞人之擊臣者既苦臣 皇

故事草

卷十九

四十三

上之容臣又苦臣臣何所歸命垂死之人一切是非毀譽皆身外物忠奸清汗無足較擇 皇上早放臣出國門使朝端早就寧息亦畢臣報國之意仍乞將居相本勅下各衙門一一查勘臣罪若真甘受斧鉞如若不真亦昭公道之不泯此係柄世者之責臣無預矣臣無任驚惶

隕絕痛哭俟命之至

六月二十五日 七月十六日 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勞贊襄籌畫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求

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勉留
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昭雪志意着差官護送
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卿宜善
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此係 聖上親手御批七月十六日下又
同日下午歸德告老本准致仕賜銀五十兩
綵段二表裏差官護送馳驛去亦出 手
批 聖上最密紅本發下人始知也

人言踵至疏

奏為人言踵至朽骨難勝懇乞 亟賜罷歸以
救危苦仍勅併勘以明顯誣事臣經年乞身
皇上以趙志臯比臣臣之時非志臯之時也志
臯不得去猶可醫藥從容以至老死臣則不然
外難慘于外感內憤劇于內傷頃刻難居安能
待久疏至八十上乃古今希絕之事 皇上何
難一放而苦臣至此人臣求做官難求去甯易
臣之去官獨難因不即去遂日增惡名大可悲

矣昨南道御史孫居相論臣姦貪臣具本略辯
今南科陳嘉訓又有疏至大抵與居相相同除
陳璘江鐸孟宗文賈應元王惟忠等事臣前疏
已具程守訓與王惟忠同一事亦不必再辯其
科道陞遷一節按舊例科道間陞京堂而無九
年考滿者近來多至九年部院議以京堂處之
此亦一時義起臣但依部院所擬耳何機械之
有臣當事任以公事來者宜與接見若指為密
謀坐畫奔走承順必絕人逃世而後可臣無私

黨誰不知之蒯遼總督蹇達會推起用乃合朝
公論當時無議何得以賄誣臣萬金之饋自川
江達郵縣經萬里長途豈無一人指證張似渠
舊為臣府推官離任已久因其與達同鄉而誣
之為通實跡安在兵部所掌乃軍機大事用兵
之時尚書田樂蕭大亨豈無商確方將綏靖疆
宇何債帥之能堪而至為分贓之說無復人理
矣考察拾遺例無盡去陳用賓戴耀之留從衆
議也若以此等為賄何事不可橫誣至于家僮

敬事草

卷十九

四六

李四蠢然一物僅供奔走何所知識而能致人
之賄益令臣媿死暮夜之金古人亦誓知于天
地未易與人分辨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臣如
貪濁必不固請山林所嗟束身修行至于白首
此言何為至于前是以自撾自責而傷厥死之
復甦也病廢之人久留長安譬之敗梗枯枝當
人門路有妨趨走宜乎指為不祥目為妖孽愈
久則愈增其恠矣臣氣息奄奄哀鳴絮聒惟
皇上俯賜矜憐拔之苦海遺歸丘隴無玷 聖

朝仍乞勅下大小九卿一一從公詳勘定議以
明公道臣無任剖肝瀝血惶悚悲號之至
六月
十七日

是時前疏未下故復有此

敬事草

卷十九

四七

瀝血鳴冤疏

奏為瀝血鳴冤懇祈 聖明早賜裁斷以昭至
公事臣忝塵揆路荏苒歲年碌碌庸庸無所軒
輊惟此清修一念盟之天地鬼神誓不敢秋毫
污玷仰累清時也乃被南京科道孫居相陳嘉
訓以賊鱓臣臣是以痛死復蘇兩次臣求間乞
罷已非一朝若得由此廢黜正愜本懷何必更
與辨論顧思立身報國惟此名節二字數十年
硜硜砥礪而以無影虛詞一筆掃盡今天下萬

敬事草

卷十九

四一八

世謂 皇上在御而容最無耻之臣久尸密勿
其于 聖德聖政關係豈眇小一息尚存實不
能含忍入地矣 九廟神靈昭鑒不爽 皇上
英明照燭纖悉百官萬民決非盡昧本心公論
具在要見語從何來事從何起賄遺過送有何
實跡必宜廣加訪勘明結案獄若臣兩疏之中
有半字涉虛情愿寸斬以謝天下輔臣榮辱原
取 聖裁斥逐誅夷悉惟上命及臣未死猶可
早正國法以申永戒倘未必真亦當一為昭雪

豈可使臣抱冤蓄憤為明時厲鬼乎况言官本
有風聞之寬臣則急望覆盆之照 皇上萬幾
雖煩不宜久稽此事也伏乞 俯垂鑒察將孫
居相陳嘉訓及臣二疏亟賜檢發明布在廷大
彰乾斷以昭法紀以白臣冤誣臣不勝束身負
鎖憂惶戰慄之至

七月十三日

敬事草

卷十九

四一九

得旨回籍謝恩疏

奏為謝恩事臣因老病不職致人累誣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求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勉留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昭雪志意着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綵六表裏卿宜善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喘息聞命悲喜並集即于私家恭設

敬事草 卷十九

五十一

香案扶掖望闕叩謝外伏念臣僅有朴忠毫無裨補心力空盡齟齬滋多 聖恩每賜以保全造物愈增其憂患是以束身竢罪瀝血懇祈疏自厭其煩煩意已擗夫碎裂猶蒙慈視特允養痾寵以絲綸溫渥之褒加以金幣焜煌之錫復遣官而將護兼給傳以安行是 皇上至恩不惟出臣于死中猶欲比臣于人數天地不足以喻覆載父母不足以喻生成臣所以涕泗橫流而不能自禁頂踵誓報而猶嫌其淺者也尚能

視息率群動以謳歌如即溘捐擔他生之銜結臣不勝感戴之至緣臣病未痊可不能詣闕謹具本奏謝以聞

七月十六日上

南京吏科陳嘉訓一本奉

聖旨元輔贊政多年平播驅倭勦勦籌畫茂著勛勞陳嘉訓這廝撥拾孫居相之唾語朋謀汗鱗大臣好生奸比可惡本當拿究處治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若再有以無影虛詞淆亂國是的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敬事草 卷十九

五十一

南京福建道御史孫居相一本奉

聖旨元輔贊政多年平播驅倭勦勦籌畫茂著勛勞孫居相這廝雖以言職論事不思存惜國體何乃誣讒大臣至此以致辭辨不休好生逞臆狂肆本當重處姑且罰俸一年再若有以無影虛詞淆亂國是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

七月十七日發

俱 御筆親批

餘忠疏

奏為竭愚慮以獻餘忠事臣以老病得請行當
遠離感念隆恩報答難盡自古人臣去國皆有
惓惓餘忠獻于君父臣雖技殫智憊無可仰裨
然微息尚存寸丹自耿追思夙昔已吐之言猶
可掇拾以備採擇何忍以區區芹曝遂置不獻
也仰惟 皇上英謀睿斷超越古今誠非群臣
敢望乃一二新政尚未慰于人心意者視天下
事以為無足關 聖衷視天下人以為無足當

敬事草

卷一九

五二

聖意乎積疑成玩積玩成弛積弛成弊今亦盡
極宜飭之時也臣請略陳梗槩惟 聖明垂納
焉 皇上深居九重所以通上下之情惟章奏
一脉耳今疏者不盡見報報者不盡及時吏部
推陞寢閣尤甚以致外庭觀望橫生猜疑臣願
皇上無復留中朝上夕報明示當否俾臣下有
所遵奉施行國事幸甚國家設部院大僚率屬
分猷不可缺一今南北九卿僅止數人甚至合
署空虛經年借代者太宰中丞關係至重尤不

宜久虛臣願 皇上補大僚之缺于廷推中選

選才望者而亟點用之國事幸甚科道為朝廷
耳目糾察官邪振起事功不可少也今缺人太
多臺中尤甚內外差用極其不敷而行取諸臣
則經年待命空積于不用之地非設官分職之
意臣願 皇上下考選之旨以濟急差以廣耳
目國事幸甚昔人謂使功不如使過為懲創深
則德慧進也今註誤諸臣一經遷謫永無陞敘
錮人于 聖世惜才之謂何臣願 皇上起諸

敬事草

卷一九

五三

廢滯慎加甄別而責之以後功國事幸甚獄罪
民命所關一有冤濫能傷天地之和今逮繫流
放之人推情議法不無可原冠蓋章縫尤足憐
憫臣願 皇上廣泣罪之仁熟審朝審及天下
伸理等疏察其矜疑而開釋之俾囹圄空虛國
事幸甚京師密邇胡虜外患切膚近年所恃區
區市賞耳今虜王病三娘子老耿耿其視而樞
庭少人戶曹無餉一有緩急以何支吾臣願
皇上念邊事之重多補樞臣并勅計臣治餉邊

臣治兵鞏國家之門戶國事幸甚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礦稅已撤而稅猶未停夫天下財力止有此數盈于稅則縮于正供無恠乎敲朴日繁而蕭條日甚凜凜乎有群起為盜之憂也臣願 皇上軫小民之窮召還中使而以理財之計一責之戶部國事幸甚王道本乎人情聖王必加體念今差滿多時而不得代白首郎署而不得遷羈旅都門而不得補謫徒邊徼而不得還困頓拂鬱人情何堪臣願 皇上體群

敬事章

卷十九

五二口

下之情咸與適毋令苑結愁憤以干和氣國事幸甚語有之多歲者厚亡聚財既多罕能善散今內帑之積充滿衍溢聞之四方非為美談播之虜中尤滋隱患虜性貪鄙能無生心臣願皇上時發內帑或餉邊或助工或備賑使天下聞散財之名而絕覬覦之心國事幸甚國家初造燕京永樂辛丑三殿成而輒災因循勿議直至正統辛巳歷四十年而始成營造之難如此今水衡無錢諸帑交匱畿輔內外無復中人家

產可供舖商之役號泣流徙誰與守國臣願停殿門之工寬展歲時俟財克力贍而後圖之國事幸甚至干經筵日講諷詠詩書穆清閑暇可以怡 聖情聞見弘多可以恢 聖智 皇上宜增補講官以資啟沃其 皇太子福王睿齡正茂尤宜及時進修瑞王今亦長成可以及時出閣玉雖精粹功在琢磨書曰念終始典于學一日學則有一日之益此尤臣切望于今者也臣荷高厚之恩子子孫孫無能為報惟 皇上采臣餘忠則紀綱復張政事復舉天意可回人心可收疆場永固宗社永安臣雖去國猶賢于留臣言止矣自今日以往殘喘苟延歌 帝力于耕鑿隆恩未報祝 聖壽于華嵩臨疏哽咽不知所云

敬事章

卷十九

五三

擬疏

奏為 聖斷至公萬世莫易臣罪非小百譴何辭敢因人言上瀆以彰 聖德以清世運事方楚事之興也其時臣被郭正域參論惶恐待罪本發閣票節奉

聖旨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于今三十餘年發覺來奏且夫主許奏其妻証見豈可憑信欽此此次輔沈鯉奉 諭擬票臣無預也及禮部行勘本發票節奉 聖旨楚藩許奏事情年遠無據雙

敬事草

擬疏一

口難憑非假甚明不必再勘便行與彼處撫按啟王安心整理國事欽此此三輔朱廢奉 諭擬票臣無預也煌煌 聖斷二臣欽奉而行之措之天下誰曰不然虞書贊虞帝曰帝德罔愆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楚事既無憑據縱使可疑不失為疑而安得據抵于法 陛下以片言定楚不絕 高皇帝一枝親王四海歡頌向令此說遂行則楚王當誅闔宮當滅頸血而殲夷者未知其數矣至于作亂

殺官又是一事不憫天下之震動不憫國法之

凌夷不憫重臣之非命而徒為亂宗憫乎哉地方之事惟地方官是責巡按吳楷非臣親故也

趙可懷被殺 上亟遣梁雲龍代臣與雲龍非親故也薛三才臣鄉人臣安得獨薦之 天子

而下有親王又下數等而後為諸宗尚書者天子最大吏出鎮專制行 天子之法者也親

王可誣乎尚書可殺乎皇損可劫乎焚殺可肆乎逆榜可張乎當亂起時按臣正在出巡布政

敬事草

擬疏二

薛三才委曲開諭諸宗似得處變之道然撫按職司風紀一聞地方凶危奏報不得不急正如民間倉猝火發或竭力救援或群呼救援總期撲滅而止若僅以身救香不叫呼設致燎原誰執其咎比奏報到日奉 旨會同部院題奏者無不經溫純之手其時都給事田大益御史楊廷筠金忠士南京給事儲純臣御史朱吾弼等皆疏請戡變而吾弼等疏有難拘常法之議鳳陽巡撫李三才揚兵上江亟赴楚難諸臣多與

臣相左或曾論列臣者謂皆徇臣之意豈情也
我說者疊疊以楚宗坐謀反為寃諸宗縱無反
意不無反形所司雖以狀聞未以反治撫臣梁
雲龍胡心得按臣吳楷行布政薛三才等多官
研審別為五等以上疏云為天下鋤克逆則有
不得不正之典章為 朝廷篤宗盟則有不能
盡行之國法是撫按司道等官原未嘗坐諸宗
以及也疏入下刑部尚書蕭大亨都御史溫純
大理寺卿鄭繼之同府部九卿科道會議題覆
疏云止坐以劫殺之條則吞舟不無漏網徑擬
以及逆之律則出桺尚未張牙又云法所不敢
赦者為 國家殄亂賊法所不敢盡者為 天
朝念宗潢是三法司府部九卿科道等官原未
嘗坐諸宗以及也臣一貫臣鯉臣賡依按而票
所拔二等一人乃從中發 聖意淵深必有定
據又命該部備細刊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軍
民知悉是 陛下原未嘗坐諸宗以及也使以
反治則預亂諸宗有一得免于戮者我今奈何

以及治諸宗為寃且必欲殺臣以謝諸宗也臣
在閣之日誓不欲傷言者之一毫去國之後尤
不敢對言者以半喙前此竊念會議諸臣皆在
朝籍刑部頒刻招擬天下共見共聞私謂一線
公論終難泯沒年來當事諸臣多半去位英賢
輩起事非親歷即有部招或未經見向有指臣
為賄為黨者臣伏在草莽絕不置辯日新一日
年盛一年過且不論根由不查歲月呼牛即牛
呼馬即馬百計陷臣臣一人何足惜將何以信
青史昭示萬萬世乎臣昔侍養在籍絕無所緣
誤蒙 簡用誓不立黨見星而入見星而出座
無清淡之賓各衙門無一往來之帖則黨臣者
何人性非好賄賄從何入稍有實跡寸斬不辭
蓋臣之貪不貪于人之黨不黨可見而臣之黨
不黨于人之救不救可見也向正域囑臣同心
覆楚臣謂遼王有不赦之條張居正死後遼太
妃訟之尚有斬棺戮尸之旨天潢之事臣下豈
可輕預苦口相勸不意正域即以臣為劾此臣

與正域相失之故也隨有妖書之事 上得東
廠奏痛天性之恩不明于天下最甚悲切有混
淆庭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誣陷大小臣工一
網打盡之諭日夜欲得主謀之人 上又恐
東宮驚駭自作諭召 東宮而泣既而諭臣曰
是舉也可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矣是時臣等亦嘗疏祈寬刑以防羅織
既而了大獄於一鑿子皦生光之身中外咸安
自謂無憾顧雷霆之下能無震驚長安巡徼譏
察其職今皆織以為臣罪臣死不服也鯉屢疏
求去臣累擬温留惟 皇上允臣歸亦允鯉歸
而臣之為禍始甚臣始終跡揭具在可覆而按
有一語短鯉者乎 皇上不將心鄙臣之為人
乎臣以至愚極陋之夫備員政府有年無一善
狀可助 聖德而私心謂弭楚亂定妖書二事
陛下雷霆之斷與雨露之恩並行不廢誰可謂
非 大聖人作為故因人言逼迫稍為闡揚又
思 祖宗設立科道原許風聞言事諸臣先與

正域同事極意羅織臣者不過一二人其餘諸
臣皆得自傳聞人言楚宗以反誅即謂反誅言
楚宗以冤禁即謂冤禁謂劫皇損是搜書即謂
是搜書謂殺巡撫無死法即謂無死法不覩法
司前後鞠審之詞不顧 皇上親自裁斷之旨
過聽有心之隱謀誤謂無心之公論言雖失當
委無成心臣始終不敢一一置辨也伏乞 聖
明裁斷臣愚不勝幸甚
疏雖成亦終不上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趙濬初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三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司農奏議

〔明〕趙世卿撰

司農奏議序



司農奏議者計贖諸大
夫所刺南渚先生奏議
也先生為大司農值時
之詘旱溢頻仍採權驛
騷民生物力蕭然凋敝

司農奏議序

有司常苦賦不辦左枝
右梧蠲賑之告章交公
車太倉入益縮而內方
有

典禮之需不時之宜索外
復有庚癸之急它事之

司農奏議 序

借移旁午紛拏蜩起麈
至可謂獨難先生朝籌
夕計挹彼注此調停於
羸縮急緩之間幾於羽
敝口瘠矣至其數爭採
權進危亾之規發城社

司農奏議序

之慝危言極論無所回
諱其為民請命為國嗇
財汲汲皇皇不啻已之
饑室之磬也

上時有所責辦請停請減
衡命閉帑累

九七

詔趣之而不發監局絡繹
謹呶之而不動而

上常為寬假慰諭

曰拮据甚苦

曰知卿苦心即或報或留

要以耳逆而意孚雖置

司農奏議序

三

而竟用頃時政一新

湛恩四溢固

聖心若決江河哉然而朝

灌之夕注之謂無益于

停畜沉涵而助其沛然

之勢亦不可矣不佞嘗

謂人臣不能家視國不

忠不精白而責難不恕

徒以筆舌與宵人爭不

告自邑而即戎不武先

生一腔忠誠無一念不

為公家計百行精潔無

司農奏議序

四

一事不可與天知足以

感動

明主信服士大夫而屈折

中貴故其言明目張膽

懇懇侃侃一出自純衷

素履真切有味與尋常

封事空言者不同卽先生自疏有云臣言甚苦臣心甚甘聽之若逆耳難收咀之則怡心有味此數語者亦足盡奏議之槩矣先生早年抗疏

司農奏議序

五

幾錮而起人以氣節重先生今爲大司農人又以經濟歸先生然而先生恂恂默默若無若虛所謂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見不求有言不得

司農奏議 序

已而言出此爲真氣節真經濟蓋以集義養氣得之未易言也奏議凡若干卷詞氣風度酷似陸宣公其才誠相伯仲若論遭際勲業宣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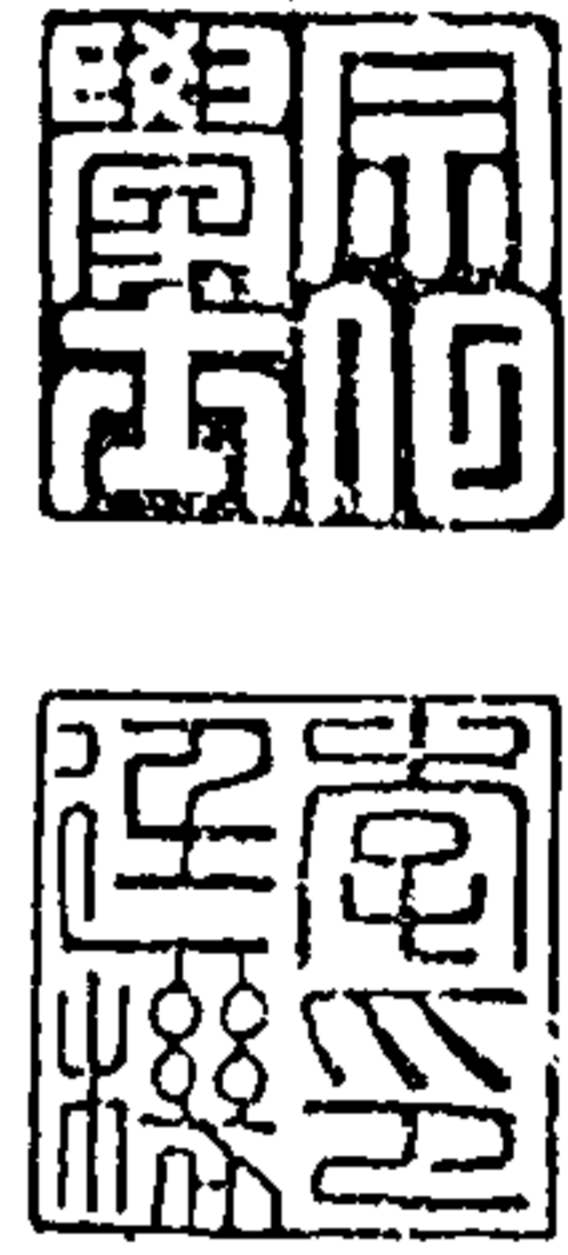
司農奏議序

六

逮矣讀是編者以余評爲何如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記注
起居

經筵

日講官晉江李廷機序



司農奏議序

七

司農奏議目錄

卷之一

上供

鋪 官錢糧疏

請減 福王婚禮疏

請減 七公主婚禮疏

辦減 七公主婚禮疏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請寬珠寶疏

司農奏議

目錄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餉價請停買辦疏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請寬季銀容催補疏

懇寬金花請裁買辦疏

懇寬金花請裁買辦疏

覆光祿寺題催錢糧疏

請停買辦銀兩疏

卷之二

經制

覆議黃冊疏

清賦役疏

條陳銀庫疏

申飭銀庫出納疏

覆寬積羨疏

釐革京倉弊政疏

修倉疏

司農奏議

目錄

二

京通二倉通融支放疏

議江西稅監查驗糧船疏

申明江南兌務疏

議截留漕糧疏

覆浙江巡鹽條議白糧疏

覆通糧廳條議漕運六款疏

協濟河工疏

河工私借邊餉疏

覆遼鎮巡按條復屯田疏

陝西鹽池開採疏

兩淮超單疏

題止兩淮浮課疏

覆嚴禁私懇竈蕩疏

題禁宣鎮奸徒阻撓鹽法疏

覆陝西總督鹽法疏

辦止魯鹽浮課疏

關稅虧減疏

申飭關稅疏

司農奏議

目錄

三

卷之三

會計

經用匱乏有餘疏

請會議國用疏

進國計書冊疏

經用匱乏有餘疏

催發章奏疏

國計艱難疏

請會議國用疏

覆四川巡撫留餉疏

計慶兵餉疏

再申設慶遼餉疏

覆湖廣撫按留贓罰疏

再請酌慶諸臣停緩疏

再請會議金祈罷免疏

卷之四

督通

催各邊民屯疏

司農奏議

目錄

四

題查已解錢糧未到疏

題飭湖廣通負疏

題飭省直借用錢糧疏

差官分催錢糧疏

催保定拖欠錢糧疏

卷之五

借請

借太僕寺銀疏

借太僕寺銀疏

辦借寺銀疏

借寺馬價工部稅銀疏

太倉歲額益虛請借內帑馬價疏

題借馬價稅銀濟邊疏

卷之六

籌邊

覆兵科申飭邊方事宜疏

題催邊餉及點撫臣疏

請帑濟邊疏

司農奏議

目錄

五

請帑濟邊疏

請帑濟邊疏

請帑濟邊疏

請帑濟邊疏

覆議雲南巡撫請餉疏

請發帑以定遼變疏

清查邊餉疏

請帑濟邊疏

請分稅濟邊疏

請帑金分稅疏

請內帑停遼稅疏

請帑餉軍疏

卷之七

恤災

覆保定巡撫議賑疏

題順天等府荒政疏

請 欽恤餘銀分賑疏

請分賑仍免推稅疏

司農奏議

目錄

六

請發救荒章奏疏

災異脩省疏

覆保定巡撫災傷疏

水災疏

請賑疏

請發帑賑濟東南災民疏

覆南京條議救荒疏

畿南被災請 賜蠲賑疏

畿南災傷題催請賑疏

災傷四起請帑停稅疏

覆北直福建督撫按題請蠲賑疏

流移滿路請發帑罷稅疏

繳 欽恤聖諭疏

繳 欽恤聖諭疏

繳 欽恤聖諭疏

繳 聖諭疏

卷之八

催補

司農奏議

目錄

七

催倉場總督疏

催左右侍郎疏

再催左右侍郎疏

催兩淮巡鹽疏

請點左右侍郎疏

卷之九

糾察

九卿請罷礦稅疏

請停蘇松河南礦稅疏

參河南礦稅千戶疏

參指揮魯登科疏

九卿請停礦稅疏

參河南稅監疏

參江西稅監疏

請罷礦稅疏

題止雲南寶井疏

請罷機易山開採疏

辯徽寧等府稅契疏

司農奏議

目錄

八

請罷礦稅疏

止山西關稅疏

匱乏請罷礦稅疏

保順雲南礦變疏

災異請罷礦稅疏

災異請罷礦稅疏

災異請罷礦稅疏

止煤稅疏

題參縣官虛報錢糧疏

冬至請停礦稅疏

繳停礦 聖諭疏

貴州變請停稅疏

請禁通番稅監疏

請罷遼稅疏

題參草場內監疏

卷之十

薦叙

覆叙天津墾田功次疏

司農奏議

目錄

九

考覈延寧管糧疏

考叙延寧糧儲疏

考叙崇文門官主事疏

卷之十一

申救

請寬被逮小臣疏

請寬屬官疏

題請寬議關臣疏

卷之十二

自陳

考察自陳疏

題解節省餘銀以濟邊需疏

卷之十三

奏辯

辯會推疏

奏辯人言疏

奏辯人言疏

卷之十四

司農奏議

目錄

十

謝辭

謝鈔錠羊酒疏

辭署銓務疏

請假省墓疏

引年乞休疏

懇恩乞假疏

辭看牲疏

請假省墓疏

考績乞休疏

衰病乞休兼催左右侍郎疏

懇恩乞假疏

懇恩乞假疏

抱病聞言乞休疏

慰留再懇乞休疏

無潛事竣乞休疏

衰病乞休疏

衰病乞休疏

司農奏議

目錄

十一

遇災乞休疏

衰病乞休疏

目錄終

司農奏議卷之一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游初梓

鋪 宮錢糧疏

題為愚臣心力已殫

明旨催責轉急敬陳前後進過之數當事情景之難

以回

聖心以恤大計事頃該

御用監把總張潤澤等題催進辦錢糧奉

聖旨前婚禮缺用那借大工錢糧應急今大工指日

報完該部自應補還濟用何至屢旨催略不加

司農奏議

卷之一

意着上緊那處照數完進不許仍前互相推託致

悞大工責有所歸欽此欽遵到部臣不勝驚惶隨

與二三同屬再四躊躇事勢蹙窮計無所出故

敢不避激聒為

皇上縷陳之該臣查得萬曆二十六年間臣部進過

大工鋪宮各庫監局錢糧共八十七萬六千三百七

十五兩零二十七八九三十年進過

冊立分封冠婚禮各錢糧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

二百四十七兩零二項共三百四十三萬六千

二百二十兩零幾盡一歲之入以償之此從古

所未有者往年 皇上婚禮用不過七萬豈今

數十倍之猶不見其足乎鋪 宮錢糧于二十

六年盡行進完一向不聞說起年來該監題催

婚禮錢糧并不聞借之一字及恭遇 冊立該監倉

卒其題呼及進辦舉 朝失色合署皇皇如此

之急彼時不聞借及鋪 宮而事完之後一旦

創言臣竊惑之鋪 宮方完責悞 婚禮幸而

告完復責鋪 宮甲止乙起循環無端前支後

吾徵求百至臣之一身無處非罪 皇上聰明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天縱試思鋪 宮錢糧進于二十六年之前而

猶謂之悞有是理乎 大婚錢糧進至二百五

十五萬之多而猶稱不足豈人情乎數已過多

者尚指為借事已久完者尚指為悞難臣如此

臣復何敢言哉况 國家舊制進辦惟在承運

庫而各監局于該庫取之未有各監局紛取于

本部亦未有事完而取猶不止者此令甲班班

可考也夫茅茨土階投珠抵璧臣方惓惓為望

連年盡括太倉京邊銀兩以抵內供臣惟恐以

金珠而悞 國計乃該監又謂臣重邊餉而悞
上供不知邊餉一事正臣所欲言而未形者該監先
得臣心而言之亦非臣敢為軒輊也

祖宗方冊四百萬之設原為濟邊

皇上屢旨亦深以邊餉為憂自今下半年九邊之餉
尚無設處儻有脫巾而起者今日該監以重邊
餉責臣臣猶可當異日

皇上以輕邊餉責臣臣安逃乎臣自知庸劣不堪大
任惟念九列虛人卿貳未補不敢求退日來臣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

部九塞之文積于几案珠商告價竄聚庭階百
官之俸糧未頒三大營之草錢未給適接銀庫
揭報實在銀八十七兩捌錢零耳加以中使凌
催 明旨切責如負債之主官司追呼催逼四
出而囊橐蕭然應接不暇六卿之曹在為榮階
至臣獨為罪府郎如 典禮單恩會天同慶臣
部拮据數年時刻焦苦集有成事乃猶屢蒙督
責是何臣部之不幸至此耶

皇上試觀六曹之設曾有曩凌迫遽如臣部者乎臣

言及此臣心欲碎伏乞

皇上留心省覽試思鋪 宮錢糧完在何年則何得
言悞 婚禮錢糧視前幾倍則借之何為目下
邊餉并該二百餘萬作何支應邊餉之外更有
何項可以進供如此思之則事勢之窮臣心之
苦自當了然洞徹臣之庸劣見惟止此乞先
賜罷斥別選賢能以克任使惟

皇上少加寬恤則臣部猶可覲附于六卿之列若其
不寬則臣雖罷去而體面盡夷臣不足惜奈何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

令六卿之體掃地也至於量入為出深圖節省
以幾隆古之風消隱憂之至則

明主之自為

社稷計者尤臣犬馬戀主一念惓惓等因萬曆三十
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請減福王婚禮錢糧疏

題為奉 旨督催錢糧懇乞寬限以便措處事恭

惟 福王婚禮錢糧臣部前已進過二十七萬

兩近日屢蒙 嚴旨切責臣部業已具疏聽候

處分外本月二十九日忽接承運庫題奉

聖旨福王婚禮吉期今已迫近戶部錢糧如何尚缺

着查該司官職名來欵此欵遵傳捧到部臣堂屬

一時不勝悚仄亟取銀庫揭報查之毫無存積

惟有通糧廳隨糧輕齎等銀尚存二萬四千八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五

百餘兩倉卒之間計畫無出合將前銀盡數給

商賁令辦進其前疏所陳邊餉金花等項缺少

之多臣等固知後日之罪更有甚于今者然亦

不暇顧矣伏望

皇上寬假 勅下庫監查照

皇上大婚及 潞王婚禮之例通融樽節以濟目前

此外臣部惟存老庫此項向奉

明旨不敢擅議若別有分毫匿不以 獻無論天日

在上抑且 斧鉞在前柰何以

皇上自有之財而冒此欺

皇上試遣科臣至庫一查則

死矣至於前項錢糧出

一家之中臣其家督而

飭既乏率作于平時調

且 天威洊至百譴自

皇上之臣子也感恩知罪尚

之則

皇上之芻狗也明罰勅法亦

司農奏議

卷之一

雷霆雨露總屬生成傾覆栽培

職名開列疏後伏惟我

皇上霽色憐焉萬曆三十一年

四日奉

聖旨福王婚禮期迫庫監奏請

作速辦進應用其餘的陸續

司官且不究毋得因循悞事

請減 七公主婚禮錢糧疏

題為嘉禮伊邇時詘難支謹查近例仰懇

聖明俯賜裁酌以便供應事頃者

七公主婚媾屆期該內承運庫御馬監太監孫順

等 御用監把總張潤澤等各題急缺金兩珠

石等件開列數目供奉

嚴綸欽承到部臣即督率司屬竭蹶殫衷力圖辦進

期以仰慰

聖懷用冀 盛典第據該庫開列金兩珠石等項約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七

估價銀一十九萬餘兩已屬不貲乃該監所開

數後倍之臣查萬曆六年

皇上婚禮用止七萬煌煌儉德載在典彙足為世則

今 公主雖貴視之

皇上不能有加而 典禮雖隆比之

至尊自當少減矧當此邊圍告急之秋適值帑儲罄

懸之日昔蓋今汰時詘舉盈想亦

聖心之所不忍也伏乞

清燕之閒俯查成規速賜裁酌

勅下臣部如數供進庶用度約而易遵錢糧間而易

就或可稍定戾於萬一手抑臣猶有請焉臣職

忝司農所謂為

皇上守財而經紀其出入者也邇年以來買辦一節

專責臣部一進之後

宮府迥隔杳不相聞有無多寡漫難究詰是徒重

臣部之困且無裨

典禮之實也合無將前項金珠等件恭候

欽定銀數容臣陸續辦進折銀發令該庫自行措辦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八

或查庫有存積照數扣留庫無存積另行奏買

該庫驗收之後分給監局刻期完造至於

御用監錢糧原與臣部無干涉更乞

聖慈查照

祖制概諭停止不獨可以明職掌而亦所以杜虛糜

也臣區區犬馬愚忱竊計

國家吉祥振振未已而

庭闈豫悅源源有加但期百禮之類仍月恒日升

而川至奚俟多儀之繁縟如幾如式而如林惟

典制之足徵卽情文之無缺寧獨昭節儉而示來茲

其所以拯時艱而培元氣者豈淺鮮哉臣愚不

勝惓惓悚仄待罪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當時大婚錢糧有先朝帑庫積餘銀奏用其後

典禮出府等項所費不貲今搜括已盡所以不足

支用卿既這等說准該庫該監奏討數內每減三

分之一辦送應用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九

辦減 七公主婚禮錢糧疏

題為奏討已蒙

欽減庫監萬難兩供謹剖析職掌披瀝苦衷懇祈

聖明責并歸一以便遵守事頃緣

七公主婚構在邇臣部詘極難支不得已聽赤叩

閣援例求減伏奉

聖旨當時大婚錢糧有先朝帑庫積餘銀奏用其後

典禮出府等項所費不貲今搜括已盡所以不足

支用卿既這等說准該庫該監奏討數內每減三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

分之一辦送應用欽此臣捧釋

明綸身心踴躍仰見 天威下霽 宸聽轉圜益深

知臣部之窮而俯恤臣心之苦矣自宜刻期恭

進安敢復有竇陳唯是職掌未明而手足無措故

敢不避斧鑕而為

皇上再哀鳴之夫 內府各監局錢糧總管於承

運一庫故 御前凡有傳討該庫卿

命而致之臣臣卽援額而納之庫然後奏

請給發各監局關領成造是乃承運之名所錄以立

從來未有該監突生枝節別立門牆踰庫徑行
奏討者此

祖宗典制不但臣宜守之該監宜守之亦

皇上所以率繇舊章握爲道揆者也邇年以來該監
越俎妄索凌轢百端臣卽茹藥含酸付之一恣
詎敢無知瑣屑輕冒

宸嚴至今而恣意奏討無復

典制矣再查二十三年 長公主婚禮用銀一十二
萬當時討自該庫斷自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一

聖裁未聞該監從旁別派一宗也成案具有存庫臣可

質今卽每減三分之一亦二十六萬有奇矣一

婚禮耳一討於庫再討於監是兩承運也一供

應耳一以給庫又一以給監是兩戶部也枝分

蔓衍長此安窮無論錢糧萬不能敷其於

祖制亦大相謬矣人臣而至於違制戾尚恐言哉恭

誦 聖諭謂先朝帑積搜括已盡矣

內庫有無臣不敢問豈以今日太倉搜括猶爲未

盡耶

皇上御極初年庫積幾滿千共兩目今寥寥僅八萬耳

而邊鎮告急迫於星火且今已題未發之餉薊

鎮等鎮共欠邊鎮銀一百二十四萬七千四百

八十餘兩環向四索遣發無從每一念及臣心

欲擢臣胆欲落尚不知駕於何稅而身於何置

也乃以一 七公主婚禮復倍 長公主而兩

之 皇上試一垂思能無惻然動念乎且

國家額課所徵於省直者止有此數而

內供繁億所需於額外者逐歲彌增以致新舊商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二

役共欠價銀四十餘萬臣每朝入暮歸諸商羅

泣聲殷於衢致臣掩面以趨苦無半詞以相答

也是豈有讐於諸商哉邊爲重則商爲輕急於

彼必緩於此勢也亦理也今將執商人而督之

曰爾辦爾寶則商人亦及而詰之曰爾償吾價

臣將何計以支而亦何面目以責之乎况此輩

詐僞百出無不以一駕十錢糧一入其手舉門

墊茶果之費不可勝紀及至

御前不過二三而虛糜因已七八矣今與其付於漏

危之手何如獻於 召見之前與其臣部購求
 之艱孰若該庫採辦之易此臣所為願折價以
 進蓋就實而去虛懼緩而求速情跡萬苦慮出
 千思非敢憚區區犬馬之勞也夫
 皇上婚禮用止七萬 長公主婚禮用至一十二萬
 臣之所求者方欲減於七萬之中而
 皇上之所定者願反加於 長公主之外自非有鍊
 石點鐵之手又安能為神運鬼輸之術哉臣言
 至此情辭俱竭肝膽畢傾伏祈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三

聖明俯垂惻隱 大賜主持查 長公主已然之規
 杜該監無端之壘容臣陸續辦價進與該庫令
 該庫轉發該監自行製造庶職掌不紊而耳目
 以寧供應克專而造辦無爽所以輝慶典而光
 聖德不淺矣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具
 題

請寬待買辦銀兩疏

題為 國用虛匱

聖念屢屢額外難供臣心甚苦澀懇

天恩暫停買辦銀兩以救然眉以裕大計事照得

國家歲進金花百萬此定額也自萬曆六年歲增

買辦銀二十萬兩計今二十五年進過銀數幾

至五百餘萬皆太倉分外之增也臣部每歲不

過以

祖宗之常額責之於省直即以省直之常供輸之於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四

府庫衍非點鐵物不天來何從別為輸運行之
 一歲猶曰權宜行之累年竟成厄漏竊念通者
 缺乏之狀屢軫 聖懷而丐免之疏不蒙

俞旨

皇上得無以往歲之供進不缺為可支乎不知

皇上年初年太倉稍有贏餘偶金花後至則先借贏餘

補之尚謂後至之金花可補太倉之借數也年

來太倉如洗一當恭進遂將補解之金花亦為

節次之用矣補者應補之外庫而乃補之

內府斯竭之所錄來也已而前隙未塞後進忽臨
事窮勢蹙遂將濟邊之軍餉那爲上供之用矣
濟邊者應輸之九邊而乃輸之 內府斯竭之
所錄甚也故在往歲猶曰區處甚艱那移非策
耳其在今日則縱欲區處將以何項處之縱欲
那移將以何物那之九邊之士懸釜待炊枵腹
請命日答告急公移手腕爲痛額內者之支調
尚難額外者之嚴催又至念每及茲 臣顏欲焦
臣心欲碎 臣之所慮難於前者萬倍 臣之所苦

司農奏議

卷一

十五

倍於前者更萬萬矣夫洩者尾閭積者懸壑外
庫之虛何如鑄山推市輦致紛紜 內府之實
何如而益以其虛求濟其實 臣所未解也既云
買辦則珠寶不宜責之外廷既買珠寶則買辦
不應收之內庫一徵其償再徵其物又 臣所未
解也 臣亦不敢贅論是非較可否 恒言有無耳
今之太倉爲有乎爲無乎每奉
明旨惻然動念知其無而責之有又 臣所未解也抑
外庫之與 內庫皆

皇上之有也譬之庶民之家主人益藏補富而出入

不經致令亞旅疆以不得飽其腹而各有怨言
雖自以爲富人必以爲貧也今日九邊之事大
類此矣 臣計 臣也儻其有餘不過爲

皇上守之况奉 屢旨何敢不爲

皇上進之惟是反裘負薪割肉克腹時勢至此可憫
可哀語曰窮則呼天病則呼父母以 臣而視

皇上固 臣之天 臣之父母也當此民窮財進之時捉
襟露肘之日不爲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一六

皇上亟哀求之將誰告乎伏乞

廓天地包荒之量垂父母煦濡之慈少霽

威嚴特存矜恤暫將前項銀兩姑行停止仍俟軍餉

少充別行湊補益緩之今日非以損上也不過
爲外府之藏而補之將來非以病民也乃以償

內府之舊一轉移間而民生

國計邊餉軍需胥有攸賴矣寧直局促愚 臣得藉
以寡過已耶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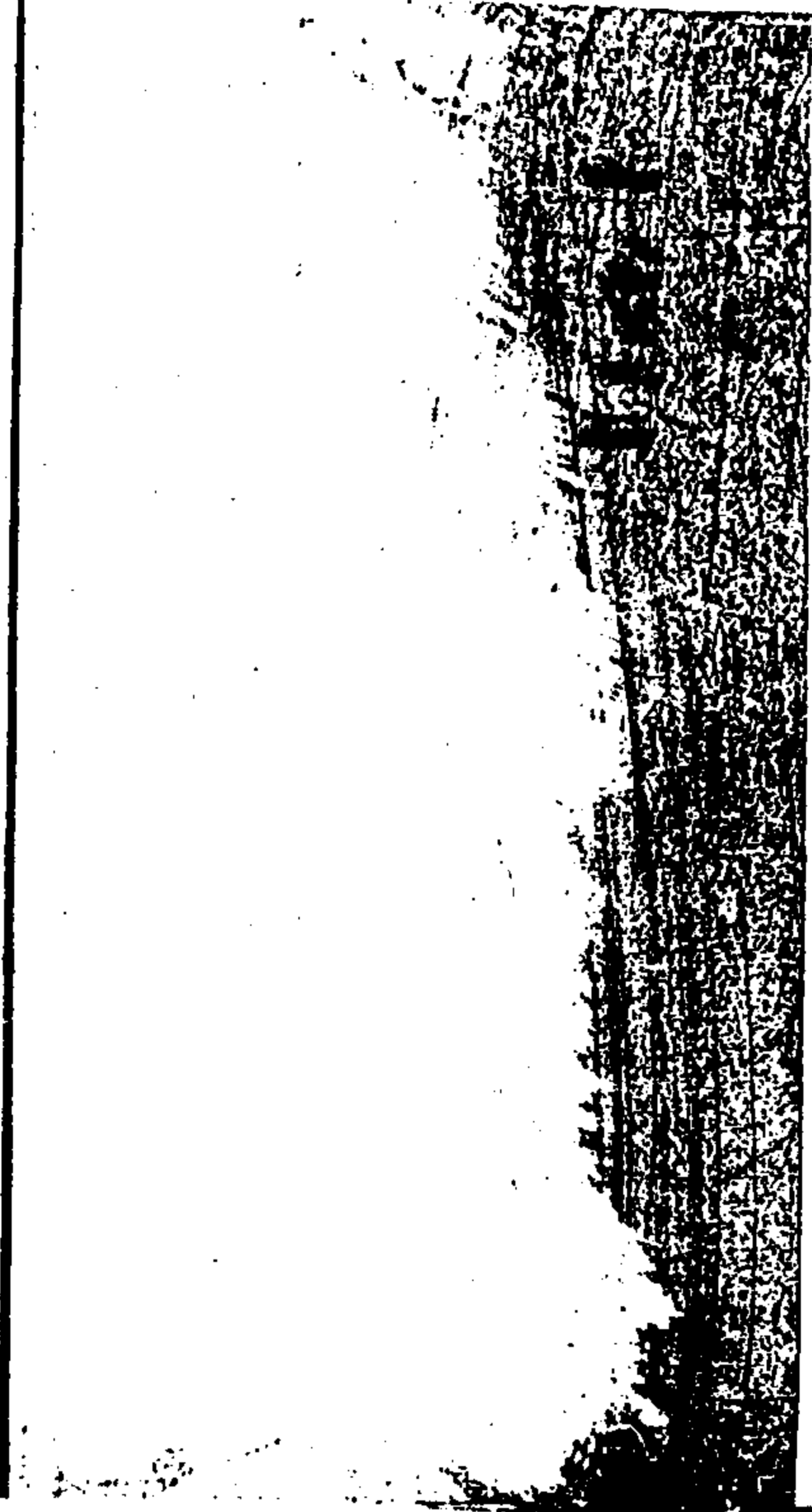
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太倉空虛邊餉告急卿部苦迫朕豈不知但各
宮進賜賞賚費用不貲每年季進銀兩內庫樽節
支用尚且缺乏何有贏餘覽奏知道了着遵旨照
數催解進用待稍有積剩自然停止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一



寬珠寶瓏

聖旨為錢糧奏辦多端太倉積儲久竭懇乞

聖旨特賜寬減以全

國計事項該御用監把總張潤澤題催陳設錢糧
奉

聖旨兩宮報完在邇陳設錢糧緊要着戶部作速完
進毋以虛語支吾臨期積誤欽此欽遵抄出到臣

竊念

兩宮告成舉朝欣企况以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八

皇上太倉之銀而為

兩宮陳設之用臣雖犬馬至愚豈不藉手自効惟是
分毫無積新舊交催臣兩疏借動庫銀未蒙
俞允今奉

嚴旨責臣支吾所有千辛萬苦之情不憚煩瑣敢為
皇上再披瀝之查得

大工錢糧該先任部臣楊俊民於二十六年進過價

銀八十七萬餘兩

典禮錢糧該先任部臣陳葉於二十七八等年進過

價銀二百五十五萬餘兩竊計當時二臣之心必且自謂心力已殫可幸無罪矣卽臣從旁觀之亦謂二臣拮据至極可仰慰

宸嚴於萬一矣初不意其留不了之局仍爲後人困苦之地也前年十月

大典舉行臣部倉卒辦進簪珥無遺比時未聞言借及至去年四月忽題借用之疏今年正月始增繳璧之數當其未完則責其悞旣完則責其償目今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十九

福王婚禮進過一十七萬尚在竭廢豈意二十六

年已完者又更端於今日乎且國家徵收錢糧曰濟邊折俸曰京糧芻餉而已原未設有金珠之費也

九重深遠繳璧之義臣愚未曉果欲足此二十七萬之數勢將九邊例餉暫停一二處不祭然後可皇上聰明天縱宵旰焦勞試思九邊何者爲不喫緊九邊錢糧何者爲可少緩須臾也臣當

簡命署事之初曾奉

明旨切責前任部臣不爲

君父分憂臣跪誦三復彷徨泣下因思

皇上身致綦隆益斯慶衍何者爲憂必

明旨中所謂

國用不足邊餉久虧之故也以故涖事以來不揣

輕微挺然以身任之於凡借

內庫借問銀清積通督見徵裁冗費緩

上供凡可以少裨

國用萬分之一少寬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

皇上萬幾之憂者終不餘力而讓賢所以然者豈

皇上之內供獨可緩而計臣之職掌獨九邊尤足遂

謂於職無愧乎蓋

皇上之遇臣不啻父之於子而臣之事

皇上不啻子之視父

內庭之供無定額亦無定時可紓徐而辦也卽稍

涉稽延猶可望

皇上於情理之中或能諒臣心之無他而力之不支

其在九邊則視臣爲路人也朝而缺餉則朝而

脫巾夕而枵腹則夕而鼓譟

宗社之安危係於斯

皇上之憂愉係於斯監臣之心止知以

內供重臣部之罪而不知臣之心正恐以九邊貽

皇上之憂揆時度勢將使臣為容身計乎抑為分憂

計乎臣即身嬰斧鑕決不敢自負初心以負

皇上矣至於別衙門傳派數萬臣部即派數十萬其

事其情其難其易似有不可同日語者伏乞

皇上大發慈悲特將前項錢糧酌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一

賜寬減并將請借庫銀一疏一併

允發容臣屢勉早完前件至於臣之聾聵該監諸臣

往來臣部及臣私寓者無不人人見之潤澤所

言毫無虛假乃臣肢體狼狽心志狂迷種種衰

頹之狀則又非監臣所能悉者容臣另疏陳乞

統候

聖明裁斷

勅下施行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具題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題為四方告災九塞告急帑虛委難支應勢迫寔

繫安危恭請

聖裁併祈酌省以濟時艱事照得萬曆二十二年各

邊餉銀共該三百七十二萬六千餘兩例宜按

時預給今已八閱月于茲矣所經題發僅得一

百八十四萬八千兩而已題未發與夫應發未

題者尚共欠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時如

此其遲欠如此其多也臣每一入署便接各鎮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二

督撫及管糧郎中催取文移大率謂虜已窺關

士多呼癸其詞危其情迫臣讀之不覺股栗而

繼之以泣耳非不搜括太倉而庫藏空虛委無

儲蓄亦知嚴催徵納而四方水旱且議蠲停所

以日積月積不足一釜之發題解領解動為數

月之淹今且何時乎秋高馬肥夷驕虜憤人人

荷戟在在登陴就使地可因糧尚當亟餽乃如

士有饑色能保他虞計寔誰司而臣不大懼亦

惟是雨粟難期點金無術空然嘔血罔濟然眉

抑獨奈之何哉伏惟我

皇上睿智聰明度越尋常意表稍加曲體別有嘉謨

此其所繫三軍命脉

九廟安危諒

皇上閔然必有處矣再照每年添進買辦銀二十萬

兩本出權宜之名未入派徵之額前此左支右

吾祇爲割肌以充腹迨今時窮勢蹙祭已露肘

于提衿蓋正惟前日之支吾致有今茲之窮蹙

必不能以今茲之窮蹙更效前日之支吾何也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三

災地如此其廣矣是

皇上之所隱也不獨則緩全賦必難缺餉如此其多

矣是

皇上之所憂也有銀卽發那借又難使其可借莫如

先足金花金花且稽安能並供買辦勢難湊處

進必愆期今若無言後將何策且臣向者屢疏

丐免會奉

明旨稍有積剩自然停止臣雖不敢妄意

大內之藏乃七八年來舟車呈貢山海獻琛儻非漏

卮計已充棟今縱不能出有餘以補不足當不

至責不足而增有餘也况此二十萬者置之千

箱萬笥之間無能加益餉及九邊七萃之衆寔

出殊恩又况歲歲而進之原分出于軍儲之

內一旦而蠲之適還得其年例之常此豈惟臣

部藉手少紓一時之急而漠南庭北帶甲枕戈

之士以時宿飽不啻投醪將使邊陲不聳

社稷無虞亦必賴之

皇上何不以彼易此哉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四

皇上明主也深居九重洞見萬里試一體察臣部儻

尚可勉支軍需或不至極困而推諉無策欲損

內供臣且爲欺爲玩斧鉞是耳不然而果言言不謬

乞亟停買辦聊蘇目前重念窮邊更賜曲處則

臣所爲含涕而陳引頸而望者也臣愚曷勝衰

懇激切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

日具題

餉匱請停買辦疏

題為年例不敷時刻難緩臣心極苦臣技已窮竇

請 聖裁以重邊計事先是大同巡撫張悌題

稱為秋防調發正般邊餉催促未至懇乞

聖明嚴勅速發以奠疆場等事該臣具覆節奉

聖旨該鎮邊餉告匱京運年例你部便上緊處發山

西河南兩省如何揔欠許多各官推諉成風本當

重處姑着行文勒限徵解再遲參來處治欽此除

臣一面湊處續發併行文急催通賦外竊照九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五

邊應發年例不獨該鎮愆期各省且應解錢糧

不獨山西河南失額目今秋已將盡而各鎮下

半年餉銀尚欠一百八十二萬餘兩在在脫巾

人人思逞假令一隅然難不慮無詞九塞從風

安所措手循臣之職竭臣之心即毛髮可損頂

踵不計何愛片紙文移不為催督顧臣部之急

急于星火而州縣之艱艱于繭絲即小民賦朴

之下繚綆之中亦不難典妻鬻子破產傾家以

佐公家之急而旁奪于無名之征游窘于登災

之歲雖欲醫瘡無肌可割臣極苦之哀之獨有

仰屋竊歎而已此非

聖主矜憐特賜裁處何以紓目前之急救塞下之危

日夜圖維似匪臣等愚慮所敢專也若但欲責

償于通賦彼嗷嗷者能安坐以待乎且查每年

添進買辦二十萬兩原為權宜未嘗加派不過

于額征軍餉之內那移通融自萬曆六年迄今

進過五百二十餘萬矣年例安得不損帑藏安

得不窮惟我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六

皇上慨賜錫停聊存涓滴以濟然眉即不然亦望少

寬一二年容臣盡力拮据仍俟九邊餉充之日

照舊辦進或亦於

內帑之藏無大損乎頃者 畿內重災

皇上不難發帑移粟以賑之又并房號煤稅而蠲之

一時都民懽呼頌祝洋溢通衢以彼達塞窮軍

荷戈擊斗出萬死一生之力為

皇上捍禦邊疆追逐醜虜此其勞苦功高視畿民之

擁衛為何如者而乃分其額內之需緩其計日

原缺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題為災年正賦益詘空帑繁費難支懇乞

聖明暫停買辦以圖專力額供事照得臣部錢糧無多途轍不過取之各省直惟正之供而地之力荒則財之源薄入之孔塞則出之路窮理有固然勢所必至臣竊見連歲災祲無如去年錄北直隸以及山東河南與大江南北方數千里內水旱異常皆

皇上之所親聞也一切應徵應解額數錢糧多議蠲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八

停皆

皇上之所矜恤也以故太倉愈絀不可支持即今上半年九邊年例取討急于星火尚欠八十餘萬而御前金花兩季共該五十餘萬此皆至要至緊毫不可缺者臣為此昏且焦勞嚴催遍括一有解到應內帑者照數進供應邊儲者隨時解發拮据徒勞罅隙無補顧于此心力殫矣計畫窮矣而加增買辦二十萬兩更不能別措手矣蓋此二十萬者原未賦之民間不過分之

額內乃今賦失其賦空嗟竭澤之漁分無可分
誰是瘡痍之肉計無所出惟是哀懇

聖慈暫行停止使臣得專事金花急圖邊餉姑俟稍
有贏餘即為照數補進則用一緩二庶幾有端
緒可營而酌盈濟虛不至釀邊庭之禍此臣區
區所為禱祀而求者也夫臣計臣也入不足則
理其從出之源而歲饑民困猶然爾絲以苛之
已非其職矣出不足則理其緩急之序而智盡
能索乃至金花年例且愆期也柰何能附益哉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二十九

用是萬不得已瀝血披誠于節用愛人之主伏
惟我

皇上酌利而重圖焉臣愚曷勝惶恐迫切等因萬曆
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具題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題為外帑積匱 上供愈艱懇 恩特信屢

首覽停買辦以紓目前困危事臣惟臣于主一體也
遇動勦則有當竭之力遇緩急則有可控之情
力可為而不肯為謂之諉情未急而強稱急謂
之欺兩者皆譏而欺尤罪之大云至于力果難
為情果至迫不知達君父一味含糊支吾以益
前譽而叢後釐是不欺之欺亦非純臣之誼也
若臣今日之情有可得而控陳者矣頃該戶科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

抄出御馬監太監孫順題為季銀積欠數多公
需待用甚迫等因奉

聖旨近來進賜宮分及各項關領成造各節器物費
用浩繁金花買辦銀兩係是正供常例積欠甚多
何以支用着戶部上緊解進毋得遲延欽此欽遵
到部臣捧讀再四惶懼殞越莫知計之所從出
也及簡歷年舊案其乞免買辦一節茶已力懇
者九而得 旨者四矣臣以為
皇上明知之而不虞其猶未盡諒也以爲

皇上曲體之而不虞其猶爲督責也然細繹屢次
明旨又非不知臣不體臣者其一曰見解到的便着
交進其餘還着嚴限催解進用其一曰稍待積
剩自然停止其一曰買辦等項不甚緊要的備
細問來聽候 裁處其一曰買辦銀兩且着仍
前處進原有 旨稍有積剩自然停止決不虛
爽夫謂之還着催解且着處進者矜而不忍之
辭也謂之自然停止決不虛爽者斷而見許之
辭也如是是臣部情形之苦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一

皇上體卹之恩不啻揭日月而布中天矣乃停止無
期督責如昨者得無曰姑仍之姑進之而姑徐
徐已之乎不知此項錢糧使果灑派于省直尚
有徵解之時然而此額外之浮數也使果一時
之索取或爲權宜之術然而此多年之殘局也
從來所那移者不過區區之太倉爾目今太倉
無竟夕之儲而九邊以年例備矣三營以支放
備矣諸商以欠價備矣譬之百派分波爭涸其
源勢未有不窮且盡者無論其他卽如正供金

花年來以扣抵之故積欠四十餘萬臣謁賸待
罪尚苦無策而猶有餘力以營無藝之征也其
將能乎大都內外貴乎相湏名實求其兩副今
急大盈之裁而傾外府之入非所以爲名也國
未獲之數而虧有常之供非所以爲實也與其
暮四朝三爲顧此失彼之拙計孰若用一緩二
爲酌盈濟虛之微權况當

元孫誕育之初四海忻瞻之日萬年增美榮華流
輝正宜節嗇財源仰答 父天母地之貺永垂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二

文子文孫之規又何屑屑此數萬金錢徒以實漏
卮而資朽貫爲哉臣不避煩聒再爲叩

請伏乞 聖旨特信屢 旨慨賜錫停以成始終

恩造之矣如以全數可惜內用不貲亦乞暫停三二
年以待日後照數補償俾臣得專力于金花而
悉心于邊計總之急邊固所以固 京師固

京師乃所以安

皇上也伏惟

聖明熟計而審處一焉臣曷勝懇切顙禱之至等因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具題

請寬季銀容催補疏

題為季銀愆期無措

明旨責成愈嚴謹陳目前窘阨情形懇

恩俯容寬限以圖補進事項該戶科抄出

內承運庫太監孫順題為季銀積欠數多

上供匱乏可虞等因奉

聖旨金花買辦銀兩係季進內庫上供急需乃積欠

至四十五萬餘兩進賜關領支費何繇而足經管

官員職守安在姑且不查處便着作速督催進用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四

外解不至責在司府內解不時責在部司如有仍

前怠緩愆期俱要指名奏治罪戶部知道欽此

臣捧誦 嚴綸驚惶無地夫責之以職守是緣

季進愆期致支費不給臣之罪也義之所無可

逃也寬之以查處是知歷年積欠非臣部就延

主上之聖明也臣之所不勝感也儻揆時度勢尚可

通融於萬一卽百補千那以圖報效臣亦何憚

不為而甘心溺職以自叢其咎乎唯是時際今

日窘困異常在該庫口銜 天憲按季以催討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三

甚易在臣等身當艱苦設法以支吾甚難姑不
遠引卽今燕秦齊梁之境盡屬蝻蝗徐淮吳楚
之墟幾爲魚鱉是小民災疲已甚臣惘乎有隱
憂焉向來所恃以催促者惟文移耳乃文移不
足復題請差官守催矣差官之後又三令而五
中矣夕惕朝乾顙髡舌敝竊謂苦心極慮當不
加此想亦天鑒之所洞燭中外之所共憐者
也該庫不見其形或察其影乃曰坐視遷延全
不用心設法督催夫當此公私匱竭之秋臣之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五

庸劣誠莫能爲計藉令該庫設臣之身而處臣
之地不知心於何用而法於何設耶臣查九邊
年例已題未發銀七十六萬六千有餘應發未
題銀一百四萬七千有餘軍士冬衣布花銀以
九萬計各衛折色銀又不下十數萬兩此二百
餘萬皆旦夕所急需者也嚴寒在卽四顧旁皇
取辦無策臣日夜拭目外解五內欲灼乃督迫
愈勤而逋欠如昨夫內供從來藉資外解非天
生也外解依期則內供自速

司農奏議 卷一

皇上試問自來金花臣部有稽遲三日者乎此不但
司官不敢怠緩而臣亦萬萬不敢容其怠緩者
也至於買辦銀兩在因太倉稍盈權宜那借但
今老庫已竭搜括無餘臣雖欲勉強將順亦安
能持空拳以支應耶伏祈

皇上俯念時勢艱窘之形垂憐臣等督催之苦

特賜矜慈少寬斧鉞容臣遵奉

新旨嚴行各該撫按與臣部相爲訂約如文到三月
不解罪在省直銀到三日不進罪在臣等其買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六

辦銀兩稍俟太倉充足之日照數補進庶責成
各有所歸彼此不致推諉卽

國計軍需所裨亦非淺鮮矣等因萬曆二十四年

九月二十六日具題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奏非不知卿苦心但金花原係正供進賜關
領等費毫不可缺若盡以時勢艱窘爲解朝廷何
以取給遲遲前旨嚴行催督文到三月不解責在
省直爾該部卽行參奏處治銀到三日不進責在
部司其買辦銀兩仍着陸續措處照數補進應用

一一三

毋得以空言支吾欽此

懇寬金花請裁買辦疏

慮為積逋有因搜括無策謹披瀝苦情以徹

聖覽事竊惟 國家列惟正之供臣子抱急公之義

野夫無知尚思曠背臣實司計蕪荷

高深乃于 上供之需漫不經意寧惟曠職抑且負

恩曾犬馬之不如矣請先言空乏之故而徐及徵輸

之難可乎臣部歲入四百萬而歲出輒至四百

一十萬居常無事已稱出浮于入而年來意外

之警不時之需因事旋加加輒數倍因加成額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一

額寔未徵臣不敢細開以噴 天聽積而算之

亦既于常入常出之外多費過二千餘萬矣假

使藏之府庫而無所屑越安得不贏饒乃今洩

之尾閘而無所停涵安得不匱詘此臣部之所

以如洗也臣之遭也至于外解有 內供有邊

餉有雜課總之發解于布政司督催于撫按而

絲毫皆出民膏臣近接各省直撫按災傷揭帖

不日千家野哭則日百里無烟不日舉自傾垣

則日隨處漂沒不日湏臾緩死則日積骸盈城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十一

諸撫按靡不望臣請恩于

皇上矣臣讀未終篇相對泣下又重之以各邊之夷虜生心防秋之士馬枵腹荷戈者如履陷阱司餉者如坐針氈蒿目嘔心莫可爲畫又靡不望臣請恩于

皇上矣時方翹首跣足亟需德音特發大盈少濟緩急而臣每積誠未至額天無門臣且無詞于外臣覲頰于司屬朝昏鬱鬱慚不欲生乃內監孫順深加督過詆之以踈庸罪之以違慢臣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三二九

至愚極陋踈庸何辭而以違慢加臣寬臣甚矣何也巧婦不能炊無米之饜善射不能張無弦之弓臣所督徵不過移文於撫按甚則

遣官坐催兩者寔易與耳卽撫按亦非能神輸鬼運不過索之民間乃據訴苦乞哀之文民命如絲室家如掃此何等時也縱使繁言滿紙僅託空談絡繹追呼亦難卒應明知無補而以故事塞責臣何敢焉臣亦非敢辭弘全僅式劉晏之名奈窮天罄地毛髮焦枯無所施鹽鐵均輸間架

之計臣之力已殫而臣之心亦苦矣所賴

聖慈軫念屢示優容誠如該庫所稱臣有死所哉及查所欠金花一十八萬皆歷年積逋若凡經臣之手者進完如額目今外解所負多係邊儲雜課而上供之金花不與焉乃若買辦所欠三十二萬此尤未派于常徵權移于軍餉近以餉缺邊危之故

皇上頒有明旨惟留十萬兩豈其萬世之封疆不得與一時之賞賚較輕犖重而不蒙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一

聖慈之一察也嗟嗟臣本踈庸亦復耄病外廷議臣爲聚斂臣愧不能內廷斥臣爲違慢臣信不敢惟是理財無策負國負民日夜憂皇情堪矜閔伏乞我

皇上聖明垂鑒特賜歸休別選才賢俾之籌畫其于今必克有濟耳更乞軫念時艱于應解金花銀兩寬期續進并昭信前旨于加增買辦銀兩仍留接濟庶幾下逋責於臣躬而上無愆於國計矣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具奏

懋寬金花請裁買辦疏
題為

明旨督責甚嚴 內供措處無策謹瀝血籲
天懇恩寬卹以急邊儲事頃該承運庫太監孫順題
為季銀節年積欠數多懇祈 嚴勅該部速行
催解那處進用以濟急需事內稱拖欠季銀共
六十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三兩八分四釐二毫
要將拖欠地方官員指名參處一節奉
聖旨這所奏季銀係御用正供時不容緩如何拖欠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十一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十一

數多該部坐視怠玩全無急公之意姑且不究便
着嚴行各省直撫按等官作速嚴限催征解進應
用其該地方經管官員違慢愆期職守何在該部
查明奏請定奪戶部知道欽此臣跪誦
嚴綸魂搖汗浹不覺身心之罔措而寢食之靡寧也
夫人臣之義莫大於急公而
皇上責之曰全無人臣之罪莫甚於怠玩而
皇上責之曰坐視是臣數載苦腸不能上孚
帝鑒而一生努力無繇仰答 主知自愧自尤頂踵

奚贖所幸 聖度優容復寬之曰姑且不究備
乎天地不以風霆廢雨露父母不以訶譏廢慈
悲臣知罪矣又知恩矣沐恩至此卽捐糜圖報
罕塞萬一苟目前稍可那移而猶仰歷

詹慮臣卽有胸無心亦何以爲情乎第念天之生財
止有此數而惟正之額猝難驟加

祖宗金花歲設百萬派之省直輸之 內廷不聞有
所謂買辦也自萬曆六年突增買辦銀二十萬
兩至今幾三十年共進過五百四十餘萬殆兼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十三

數載之金花矣此皆分外之加添非有額設之
正派不過太倉爲賄賂耳當時太倉充牣一遇
傳呼輻輳立至嗣是 典禮軍興層見迭出而
蠟書羽檄紛至沓來支撐不前也而勅及老庫
搜括無遺也而貸及罔藏露肘捉襟朝不謀夕
於是買辦不給遂割金花以充之至今而金花
亦且不敷矣眼前可醫心頭無肉九邊待哺勢
切燎眉將何索以取償耶夫鍾釜不增漏卮無
極此立盡之術也那甲就乙彼此兩困此必然

之勢也卽該庫首稱不能爲無米之炊臣技匪
化人又安所得點石之術

皇上試思區區太倉豈不涸之源而能當此尾閭之
洩哉案查省直金花若蕪松常徽四府廣東福
建江西各布政司俱係歷年起解者也乃南直
隸閩廣各解至三十四年通完無欠其三十五
年則今歲之所宜解也江西解至三十四年夏
季止所欠者秋冬兩季耳浙江湖廣二布政司
俱係見年起解者也湖廣已全完浙江解至三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十四

十五年秋季止所欠者冬季耳總計金花欠數
祇該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六十餘兩其三十七
萬則買辦之數額之所不載也臣力督司屬所
夕嚴督穎髡腕腕計此時起解俱已在途所稽
者山川脩阻跋涉艱辛縮地無從一呼難至該
地方經管官員責之以愆期誠無以自解而罪
之以違悞則尚有可原 赫赫威靈明明三尺
誰無葵忱而恐自干法紀哉至於買辦銀兩
皇上一則曰准留十萬濟邊再則曰動支三萬解邊

是邊需急於買辦 聖心已自洞然况原奉

玉音自然停止決不虛糜臣夙夜引領蚤冀宣慈

皇上明命日月信如四時豈其明許於前而顧屯膏

於後乎總之數有盈縮天之行也時有豈歎人

之遭也臣運逢其歎而欲求其豐覺已智窮而

力竭

皇上躬處其盈而猶取諸縮從何天降而神翰矧臣

羸然一軀竅然一心耳上畏天威之莫測下虞

九塞之呼庚督催稍嚴既任地方之詬怨誅求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二五

太迫復憂子遺之流離首尾倉皇進退踟躕如

隻身陷水火中四顧疾呼誰為援手恭誠難矣

苦矣不可以言悉矣所恃者一念犬馬報

主之忱三十年於此或可徵

皇上特達之知以庶幾無忝臣職無負生平耳詎謂

一旦蒙譴如此語曰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

以君父如

皇上而不憐臣體臣也則臣千辛萬苦又將誰控乎

伏乞

皇上擴天地覆載之量推父母顧復之仁大賜矜憐

稍寬斧鉞念地方拖欠原非故違將經營各官

暫從寬假容臣嚴行各該撫按將前項未完金

花限兩火速催徵刻期起解通限三月以裏到

部此後務要省直一體俱限當年通完勿得沿

襲舊規致稽 御用如再因循定違

明旨指名查叅若買辦銀兩更望

聖慈堅信 前旨稍緩一二載容臣竭力邊儲俾貌

貅百萬無慮脫巾俟邊儲稍充之日照數奏補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二六

庶九邊靖則內地亦靖外患寧則

聖心亦寧矣臣理屈辭窮不知所云伏惟

聖明裁照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具題

覆光祿寺題催錢糧疏

題為寺帑空乏可慮商役困苦足憐伏乞速為酌處以救然眉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光祿寺卿王守素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着戶部作速計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光祿寺卿題稱供應急缺乞要措處接濟并催前銀以裕正供各一節為照該司錢糧原總計一歲之人自足當一歲之出在 先朝節蓄之餘動稱貫朽何今日惟正之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十七

賦輒憂罄懸葢一疲于傳奉累增再困于貢夷聚食請裁不報通賦難完既束手于局中乃借資于計部其勢誠窘其情誠迫矣况外解誰非皇上之蓄積而寺部之畛域奚分且內供誰非

皇上之急需而臣子之隱憂共切儻有贏餘可割即捐鉅萬何辭顧今太倉如洗外解不前登丘而呼者人人枵腹幾成析骸易子之形借箸而籌者事事攢眉更無割肉醫瘡之處此度支何等景象措處何等艱難而尚有積滯之因陳足以

紓該寺之緩急耶臣非不知借濟五萬數不甚多惟臣查自舊年奉 旨措處二萬今越一歲止領五千則臣部虛竭之狀拮据之艱亦足觀矣二萬猶且難支五萬談何容易且令軍士脫巾即我

皇上八珍在前固知不樂而九邊起釁以較建夷千數為梗又當不啻也則臣部與該寺之危急必有分矣惟是舊年措處二萬業奉

明旨容臣劄行銀庫陸續接濟該寺以救然眉至寺

司農奏議

卷之一

四十八

額解到咨臣照數扣補本庫其各省直拖欠該寺銀兩尚乞 嚴旨申飭以便臣行各處催取此則臣之所可自効于該寺者抑臣猶有進焉今者內供之匱乏多緣宜索之太繁昔仁宗饑惜燒羊而海內殷富韓侯賞愆做袴而人知思榮則夫裁無藝之供急生民之困以紓寺積以裕國儲是又在

皇上一樽節間而該寺與臣部均受其福者也臣無任迫切懇禱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請停買辦銀兩疏

題為李銀逋欠數多 上供萬分缺乏速催補進以濟急需事本年月日屢接 內承運庫揭帖前事大約謂李銀積欠共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二百三十兩六錢有零催促臣部上緊進供等因到部該臣查得內有五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餘兩係各省直額設金花年來逋負如此之多此固有司怠緩之罪而亦臣部溺職之愆齊鉞尚寬責躬無地容即移文嚴督以期需次上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五十

供無煩 聖慮外至於六十七萬餘兩悉係買辦買辦週年以二十萬計然而非額派也分外之那處也創始于萬曆六年後遂沿以為例彼時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猶或有贏餘補湊而今則非其時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是以積欠如許該庫之文移絡繹如雨而宦使之車馬填委如繩臣於匡床間日為應接幾無休時竊念臣部之那移錄於省直之輸運省直之輸運錄於年歲之豐登臣今不敢言額外之誅求惟言太

原缺

倉之有無雖欲那而有不可得者外解不接

內供若流百孔千瘡分毫無積向猶那借金花而金花負矣向猶那借軍餉而軍餉空矣人無點鐵之術天嗇雨粟之期何項可以支吾何項可以湊補諺云割肉充腹夫割肉非計也然而有可以割若以方今之太倉無可以割矣今何時哉而猶督責未已也臣亦不必言太倉之有無惟言今日之災祲雖欲贏而又不可得者去年吳楚江浙之區大祲稽天今年泰晉趙魏齊魯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五十一

江閩之郊水旱米鹽層見迭出即今草根樹皮悉充餽粥稚男幼女半委溝渠普天之下何處非災四海之內何家得食撫按不勝賈生之哭有司爭寫鄭俠之圖請蠲請賑旋復請停皇上亦既耳而目之矣今何時哉而猶督責未已也蓋嘗蚤夜以思臣之所可能者供應之常云耳至於無米而炊則臣所不能為也臣之所可及者督催之牘云耳至於天行之數則臣所不能敵也夫數行公移臣豈不能倉猝而辦然而無

如州縣之控訴何矣筆楚折揚州縣豈不能頃刻而施然而無如民生之轉徙何矣折家破產民豈不欲急公上之輸將然而無如水旱之涸臻何矣夫至民無如歲何而

皇上又豈能如天何皇上既無能如天何獨得不憐百姓憐百姓獨得不寬臣部寬臣部獨得不緩買辦緩買辦所以寬百姓也壽國壽民之道也若必執不能舍歛而無休臣恐民知無路而生必且轉相為盜胡越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五十二

起於輦轂而禍患在於斯須寧獨臣部將國事有不可言者矣憶昔萬曆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該臣部具題伏奉聖旨太倉空虛邊餉告急卿部苦迫朕豈不知但各宮進賜賞費費用不貲每年季進銀兩內庫撙節支用尚且缺乏何有贏餘覽奏知道了着遵旨照數催解進用待稍有積剩自然停止欽此夫連年推採輦致紛紜即云賞費不貲諒亦不至匱缺區區買辦無論災荒之候無處得來就使輸之

內府亦不過為朽蠹之資耳臣於此時方且苦饑
皇上慨發帑金以活溝瘠乃及亟此朽蠹以窘窮曹
展轉哀號死無所避伏惟

皇上廓天地包荒之量發父母煦育之慈察臣愚萬
苦之衷體臣部萬難之勢暫將前項買辦銀兩
停止數年以竣太倉稍有贏餘照數補進俾臣
得專力于金花而悉心于邊計庶

國計民生兩受其福矣乃至臣者主計無能
內供時缺力綿任重計畫無之伏惟

司農奏議

卷之一

五十三

皇上亟賜議黜以懲臆官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題十

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宮用浩繁這拖欠金花銀兩着作速催解進用
其買辦銀既說邊餉急缺准陸續補進欽此

司農奏議卷之二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鄉著 孫濬初梓
覆議黃冊疏

題為六查將及謹陳成規佐之末議以重

皇圖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南京
戶科等衙門署管後湖事吏科給事中等官祝
世祿等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
二十八年十二月內查得三十年分該天下各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一

司府州縣重造賦役黃冊所有應行事宜已經

本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吏科給事中等官祝世

祿等奏議定冊式等五事皆係黃冊要務相應
開立前件酌議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

史嚴行各該省府州縣經管官員一體欽遵施

行等因萬曆三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具題十一
日奉

0 反文內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曰定冊式

前件臣等看得丁口上田惟冊是據存沒消長隨時而殊大率準于十年為之更造一界之章程即百年之耳目也今經營有司漫不經心視為故紙人踰百歲不除戶無一丁猶在甚至州縣自為一冊名曰實徵而解湖另為一冊殊非政體今界以後務要嚴覈丁口之存沒土田之消長收除明白登之實徵即為黃冊如敢仍前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一

虛應及實徵與黃冊互異聽撫按官嚴查參治

一曰嚴冊限

前件臣等看得黃冊解送後湖限本年十二月以裏載在

勅書駁冊限半年載在會典乃邇來有通省不解成半解者有新冊先駁冊者豈以

國家重典弁髦之若此乎至如浙江崇德崇善上虞三縣十年二十年之冊尚未解到則違慢之尤甚者相應行令各該撫按嚴行查覈將前項

駁冊刻期完解其新造黃冊務要照限解進再有違悞具參降處

一曰酌冊解

前件臣等看得負版收籍從古重之乃今各處分解合解漫無成規以致滲漏擦磨破損遺失及增補造之費以後宜合一省所屬府州縣劑量冊之多寡地之遠近務在適均食官領解府分大者一府僉一官而不為少府分小者數府共一解而不為多其各縣不得自解以滋煩瑣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

一曰清冊贖

前件臣等看得駁冊贖銀係供本湖書手庫匠工食紙張及幫貼工部修理之費歲有常支數必取給過今有二三界內全不起解或解未及半如浙江崇德等縣直隸常州等府者非乾沒于積骨則那移于他費界復一界湖費無資今界應行各該撫按嚴加查覈如有乾沒情弊即行問擬或那移別用亦應補償毋得仍前延欠

一曰選冊紙

清賦後疏

題為開闢蕭索至極有司體悉未周懇乞

聖明嚴禁飛差以廣 德意以蕪民困事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嘉惠元元允諸臣之請槩用條鞭一

切差徭悉從出辦窮簷下里追呼不聞烟火桑

麻比屋可望庶幾太平景象矣比因東西多故

南北交訐征繕轉輸誅求無藝加之水旱蟲蝗

靡有虛歲地無遺利民不聊生墊隘流亡展轉

溝壑者不可勝紀所幸撫按藩臬有司諸臣宜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五

布 德意極力撫綏用以收拾人心不至解體

方今吏治彬彬有司中固多循良然豈無一二

秦越相視休戚不關者以致賦外增賦差外飛

差魚肉生靈剝削邦本臣目擊其弊有恫于衷

久矣茲叨掌民曹日與諸司悉心採訪偶得數

款俱切民瘁所宜及時改圖與之休息臣不敢

厭憚煩瑣亦不敢據拾文辭惟就聞見最真撮

其喫緊者開列上 陳伏乞

皇上留心省覽 勅下臣部轉行撫按衙門嚴督所

原缺

司刊刻大字榜文張掛通知以廣

皇上愛民至意其諸有司敢有枯終不悛皆違

明旨者撫按廉訪得實從重查叅臣等部科有聞亦
從別議斷不優容庶吏治民生兩有裨益等因
一議庫役查得往年州縣僉派民間富戶充當前
役一切支應上司及經過衙門諸費多則千餘
金少亦數百金比及息肩而家業蕩然矣嘉靖
末年奉例裁革相沿至今乃各有司又有私僉
私用者夫條編有額設之銀支應乃官吏之責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

於民何與而重困如此此不才有司假以漁獵
之術也相應嚴革

一議斗級查得州縣預備倉廩先年僉派斗級酌
量身家責以看守似非重困顧其守支之苦有
經十數年或六七年不脫者每遇查盤重則擬
軍擬徒輕則擬杖擬贖至有一人之身而連擬
數罪纏禁終身者彼民何辜而重累如此相應
嚴革

一議富民查得條編所載一切供應上司及過往

使客俱有定額使能樽節劑量其間自可紓徐

無羨假借乃不才有司往往乾沒圖潤私囊顧
於分外巧立富民義民名色借以供應如一下
程也時常炎暑今日奏辦不用而明日不堪又
復辦矣一酒筵也偶值耽延今日備辦不用而
明日不堪又復辦矣一鋪陳也應用未久而下
次又復辦矣一器具彩掛也或遇損壞或遇風
雨而時時添補矣本一事也吏書催之則有吏
書之費皂快催之則有皂快之費里老催之則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

有里老之費百孔千瘡進齒難悉夫民亦何富
何義之有目之富則富矣目之義則義矣卒之
富者貧而義者終歸於不義股民膏血結入權
心古稱循良諒不如此相應嚴革

一議夫馬查得條編夫馬歲有定額輸銀在官而
雇役於民下利其財上藉其力兩相便也奈何
不才有司徵銀在手展轉那移一遇夫馬緊急
復于糧上重編致令奸徒包當科索所皂指稱
涸騎甚則借倩民間追呼四出拘雇脚之驢騾

以為迎送捕市販之窶子以供往來致使秉耒執耜之家不得安其常業賣酒易漿之輩無能養其妻孥騷擾侵漁民無寧宇矣相應嚴革

一議保甲查得保甲之設比閭連伍守望相資使奸人重於厠迹良善藉以安全法至善也顧其行之日久弊且叢生一切迎送勾攝打卯應差畧無虛日偶有違悞輒便拘提致使掛搭成羣逼凌萬狀比及事完而數日之家蕭然過半甚者鄉曲豪奸曾經配戍自知素行不齒竄入其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

間為有司牙爪鼓煽害人有司不察委以心腹假以事權而地方之害始有不可勝言者矣相應嚴革

一議差遣查得省祭義民等官或以選期未及在家省親或以給劑納銀優免差役皆良民也近來有司但遇差遣乏人輒便勾攝或管工或廳事或承委或達差動經歲時了無休息少不如意董楚橫加甚則破產蕩貨捐軀隕命飲恨吞聲無所控訴夫彼何罪而使至此極乎相應嚴

革

一議行戶查得京師三公九卿以及百執事一切日用米鹽悉向市廛兩平交易絕不聞有所謂行戶鋪戶也者其在直省府州縣則往往有之率皆籍名在官如取如携價值多從半給支領又且愆期而吏胥門皂需索瓜分究且并其所謂半值者焉有矣夫商旅携重貨去鄉井不避風霜跋涉之苦者為得糈也今折其價值虧其貨囊令之望望無以為生為民父母而可忍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

心若此乎有或詰之則曰答應上官無可奈何也不知當此清明之時士多羔羊之節人皆素絲之風即有往還一果一蔬亦足示悃奚必玄纒筐篚爛其盈門然終為締交乎相應嚴革
一議罰鍰查得五刑有贖益為其所犯輕微之則涉於縱重之則近於苛故議罰鍰以贖前愆使之勉強為善於將來爾乃其等差載在問刑條例非可任意為低昂者也近例春夏罰銀秋冬罰穀亦就民間之有無言之其法可謂詳

且盡矣間有一等不才有司蔑視章程巧生枝節往往於罪贖之外橫肆科罰有多至數十石者有多至數百石者名雖罰穀實則折銀陽爲貯倉陰實充橐是於國家之積儲毫無裨而百姓之身家脂膏已盡少有人心者豈應如此也相應嚴革

一議徵收查得徵收錢糧不過兩端民收民解其弊在下官收官解其弊在上卽如一徵銀也官給實徵於糧甲令其沿門取討糧甲串同保欵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

吏書任意乾沒比及官比則曰某某拖欠而戶頭鬼名互相推諉官能人人而清查之乎一徵糧也官給實徵於糧長令其隨便徵收糧長串同吏書花戶任意折乾比及起運則欠十欠百而塚戶詭名茫無歸着官能石石而較量之乎一官收也大戶收頭覲上人之眉睫淋漓斛面軒輊權衡火耗掃積盡歸私橐及至上官有聞則以下人爲解瞞心昧已掩耳偷鈴曾之影象寧不慚愧臣愚以爲弊在下者杜之無難改民

收爲官收爾已弊在上者絕之亦易戒貪汚弊
姦脩爾已然此豈易言也是在監司在撫按相
應酌行

萬曆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一

條議銀庫疏

題為庫藏 國計攸關出納錢糧當嚴敬陳申飭之宜以清弊端以肅法守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巡視太倉銀庫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孫善繼等送揭為巡視事大都欲兌發邊銀公同出入加意申飭剔蠹釐姦又據管理太倉銀庫主事余自強陪庫主事張聯奎呈議邊銀宜兌等事亦欲調適出入禁革奸弊各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銀庫錢糧最關軍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二

國重計一應事宜累經題奉

欽依頒布通行弗沿襲稍久法紀漸隳積弊成壞有不可窮詰者若不更加申飭何以力挽波流况今邊警脫巾國帑懸罄清一分之弊可裕一分之儲所幸諸臣共事悉慮調停修圮維新正惟今日安敢泄泄坐視不以披陳除條議中如同正陪汰冗役省冗費等事可徑行者容臣等商確禁革不敢繁瀆

宸聰外惟是內外解運出納之節所關鉅要非微

皇上天語叮嚀頒布中外恐無以著令甲而垂永久相應撮要列款酌議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通行各衙門一體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具題初五日奉

聖旨錢糧出納奸弊最多關係國計盈縮亦官常士節所係這所議著實行如有沿習舊弊不行釐改及點染請託的指名奏處毋得容隱寬縱欽此計開

一覈發運以杜弊孔夫解京錢糧兌發則在司府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三

領運則在解官遞流窮源法旣重焉邇來各處錢糧起解其間留心為

國者固多亦有疎忽從事以為一經領發事屬解官無復分任其責不知此正源流清濁之介也况解官多屬佐貳雜職往往鑽求差委希圖名實兩利領解到手逶迤長途機械曖昧奸盜滋生抵京交兌却每多方請托曲意討饒稍不遂求橫加蜚語非駕言法馬異同以歸怨于典裁則恣稱原發輕短以厚誣其上官如此情形極

可痛恨夫分兩準於法馬覺察存於封識近經題

請欽降法馬內外省直邊腹輕重參同絕無互異以後各所司發解俱以原降法馬準足五十兩傾錠不足之數總計以一錠補之不許滴珠及大小零星亦不得藉口太倉重壓以索添搭每一錠用紙層疊包裹開造內外鞘單同用油紙印蓋又須慎選堪委解官眼同秤兌毋令其有堂上自兌堂下不敢看問之說解到備行查驗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四

若封印鞘單缺少錠件分兩參差責在解官若封識宛然而色數未足責在所司有一於此聽巡視科道指名奏本部覆請重處

一覈出納以昭畫一夫司國計者持國平者也故賦有常額積無常數惟宜以權衡稟之于法不宜以低昂聽之于人以後解到錢糧管庫官會同巡視衙門督令庫役從公試兌但有短少當卽責令補足儻指稱原發輕少及無印封鞘單與仍復滴珠零星色數不足等項情弊查驗的

確將解官羈候行文原發所司查究弊端所歸處補明白方許掣批管庫司官不得依違請託稍從寬假如解到銀兩色數皆足解官另加優獎最賢者咨行吏部紀錄擢用一切秤兌惟取恰當而止庫役人等敢有通同賄賂高下其手者覺發從重枷號究革其解銀到庫與本部題發邊銀月日相值管庫官卽公同巡視科道督令原解官眼同領解員役覲面兌交明白其餘零類收放亦公同秤兌驗封以俟領發歲月之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五

間果有積羨從實開報不得拘於往例過求取盈又不可邀長厚之名故意積少差滿考覈在在爵者固自懸衡鑑以論賢否在本部亦不專以羨餘之多寡行殿最也

一覈邊餉以足軍需夫歲發各鎮年例動費累鉅萬此百姓之脂膏三軍之命脉也各鎮餉司皆朝廷所簡任而託重者豈其不念軍儲甘爲點染乎目今邊餉輸之外運者旣稱穀足發之內帑者又復公平如是而尚有短縮之嫌卽司儲心跡

何以自白焉以後解銀到邊各管糧司官卽照原降法馬公同解官當面秤兌明白取無短少結狀繳部如數而入亦如數而出不得假以內發短少出示榜諭故爲戒創本部有聞定從別議三尺昭然誰敢私庇

一禁屬託以防詐僞近據管庫主事余自強呈稱十月十二日該職出署有投遞假書人方杰當行東城兵馬嚴善審得方杰裘祿等謀捏假書欲騙領珠商張琰徐榮貴等在庫價銀數千兩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六

除將各犯送監審明另行究治外因見邇來請託成風走刺如雨央分之人每獲片牘不啻千金之券公然挾之以必從而恃之爲必快所願者典庫者曲而徇之出納必鮮當矣往往假書多屬達官門下備書舊役抄騰遺稿隨事潤色神奸積猾暴寫逼真在本主無因而被其誣在受者莫辨而墮其術壞縉紳之名節肆鬼蜮之行藏姦盜詐僞誠

國憲所宜首加庶要之有真屬託然後假者得有

所乘苟真者既絕則假將不禁而息矣以後一應收放錢糧但有如前情弊聽巡視科道指名奏奏仍乞

天語叮嚀內外官紳各守廉隅勿踰防簡蓋數行之剗雖難繁其生平而一字之差亦自關於人品及衷而愧寧如勿爲其餘央分員役坐贓重究詐冒者計所謀騙坐贓加等論盜統候

聖裁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七

申飭銀庫出納疏

題為申飭銀庫出納規則以勵人心以一法守事

竊惟國家財賦之源關之銀庫

累朝條制確有明規即臣愚蒞任以來仰藉

明旨申飭者不啻再三茲復言及疑于贅疣惟是弊

竇所在毛舉縷分日新月盛有臣未盡言又有

言之而未盡行者謹與備列一為陳之庫中一

切出納所以服人心而稱公允者惟法馬耳平

則易守簡則羣疑乃今銀庫所用法馬因各年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八

補鑄低昂新舊未免參差且其鑄發之者亦未

宜層累而錄較之有同一法馬而一重一輕者

有二百兩稍重而四百兩及輕者以致各邊發

餉或稱准而或稱輕三營交領不願彼而告願

此主司無所持衡人情易于規避近該管庫主

事潘文細為較准臣令司官再允亦有成式矣

此當從維新之政一改鑄以免偏倚者也至于

解納一節弊有甚焉各處起解銀兩定擬二十

大錠為一鞘每錠五十兩毋零星母搭珠母委

雜途毋行干託凡此已經條陳而奉

嚴旨者屢屢矣近除附近北直河南山東等處猶尚

遵守至于東南省府通不奉行一鞘之中大錠

無幾擾以中錠小錠猥雜零星無從稽覈中間

地方官員間有留心及此者缺錠之上印押宛

然該庫一見原銀便知准足覆加較兌不失分

毫以此足者觀之其不足之故可知矣聞茸下

流一行領解逗遛在道乾沒多端以原銀恣

行販買取其子息潤竊秘囊預請多書紛投司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十九

免私將應交正數先為取出及兌秤之時欠至

十百而責以加補瑣屑零添動至數十餘次尚

不足當所欠之一二而主者唇吻已敝渠方盛

氣侵陵槩求貸免即盡法堅持纒償其半曲加

寬減恬不為恩而一出庫門肆行污讎不以所

寬者已得其半友謂所補者盡出其私明矣半

續蜚語通衢肆流言以成錠羨彼其闕說之

際容或以鄉故舊知迫于所說為非獲已心亦

厭之且謂其求寬于法之內耳豈知其恣為偷

盜心不自安而假是以預為之計耶豈知其要
挾司僥故短明輕以求逞于法之外耶壞人名
簡便已侵漁若知流弊至此亦何樂于一字
與之臣故極口痛陳庶使賢士大夫得藉臣狂
詩之言謝塞于求者之口耳而若輩回省之日
又將前項添補銀兩捏加數目告之司府取償
於民是一領解而欺上瞞下弊且數四也豈以
惟正之供而任鼠輩屑越若此乎言之痛恨可
為寒心夫以錢貨之地弊極易叢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

韋較之下法難堅守必須仰藉

給音庶使人心一齊警惕為此具題伏乞

勅下臣部將臣較準法馬移送工部以之為准另鑄

合用法馬一副務要累十較百累百較千一求

准足毫無重輕通行邊腹明示三營永為遵守

其各省府起解銀兩遵照屢題事例每錠五十

兩每鞘二十錠每條俱用印封許開單冊不許

零星搭珠賁委正途領解儻有仍前鞘錠不如

式者仰原銀收受外仍將司府叅處如有解官

私自侵盜致與原冊原銀不對及干求請託要
挾求寬者聽巡視科道與臣部從重叅處有一
解十萬毫無短欠者移咨紀錄欽此

聖明嚴斷 天語叮嚀勅下遵行則耳目一新勸懲
有別奸弊可以少清

國儲不無永賴矣臣愚不勝藉手仰頌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具題十一

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該庫出納錢糧惟憑法馬必較定畫一毋少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五

參差方稱公允其各處領解官員務委正途有鞘

錠不如式及解官私自侵盜請託要挾者聽巡視

科道與該部從重叅處解銀十萬以上毫無短少

者移咨紀錄欽此

覆實積羨疏

題為巡閱事竣聞見頗真謹據時勢權利病直陳

一二喫緊邊務以佐安攘大計事山東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蕭淳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蕭淳閱視遼鎮事竣

條陳六事除事關兵部者聽其另行議覆外內

寬積羨一事係本部掌行相應開立前件擬議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七

上 請定奪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九

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寬積羨以裕軍需

前件臣等看今天下內寧日久外憂叵測當事

者思患預防計無先於兵餉顧兵餉一耳有兵

卽有餉而無餉卽無兵臣之所為慮額而籌嚴

檄以督文移不足繼之筮官守催者何物夫非

餉也耶臣之所為倒囊而出乞憐而與動及老

庫借之同寺萬不獲已復請之

內帑者又何物夫非餉也耶既焦思以給之復欲

其刻意以減之則於情不近方如額以發之復

望其破額以留之則於法不平此按臣所為憫

遼軍之獨苦慮積羨之難繼穆然深思而不勝

其般憂遠慮者也夫餉非異人任也曩者時和

年豐邊輸頗稱完足而餉臣沿襲成規互相伯

仲近得一二餉臣當此捉襟露肘之時毅然振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七

刷積貯充盈稽查實數一一不爽此可不謂砥

柱中流能自濯拔者乎臣安得不微恩

皇上一示激勸而實非有心膠柱遂執此程功課能

率天下而之刻薄也亦顧餉臣方畧謂何耳案

查嘉靖年間邊餉止用二百二十餘萬今漸增

至四百餘萬幾倍而兩之矣均此邊也亦均此

兵馬也昔以寡今漸以多其故豈易言哉從來

病根盤結牢不可破臣卽嚼齒言之祇成畫餅

唯是積羨一節臣愚以為必非刻削之所能致

且無庸刻削為者何也人情一鋸不獲則變色而呼有人人奪之顧肯閒然無言者乎人情一息不平則機臂而起有歲歲拂之顧肯帖然無事者乎寧夏之戈般鑿不遠長安之石覆轍猶存况遼左軍夷雜處駢悍不馴誰肯以身為賞而徼倖於不可必之積俟以為功哉臣嘗見下糧廳每月驗三大營軍馬逐衛項下俱有開除亦有新收然而新收之數率不勝其開除之數且坐票有扣臨倉有扣事故逃亡種種錯出即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四

此扣除均屬空月夫非羨之所錄來耶遂度遼事想亦若此矣全遼一切軍馬數目總隸於督撫而分籍於各道道臣挾冊而求餉臣逐名而給人各有心不可抑也衆實有口誰能塞之唯就中汰無名之虛冒核奸弁之侵漁催積年之拖逋扣見在之逃亡錄之客兵之餉額有贏餘新募之丁補有遲速無大軍興無大煩費乘除加減之間如歲之有閏勢不能無羨即不得不積竊譬之冠然冠十而人九則一為羨如裂其

九而取之則一亦粉矣儻為有力者負之而趨司冕者安得偃然坐視而已乎臣故曰積羨非刻削之所能致且無庸刻削為者此也近奉明旨謂邊餉匱乏年復一年虛糜有額之錢糧乃徒充無窮之破冑仍飭各邊一體嚴查毋徒虛文了事是邊餉之弊

聖心已有洞鑒矣即按臣自疏亦曰全遼兵馬僅止八萬而實在堪戰官軍不滿八千又日以八千不足之兵援二千有餘之地嗟嗟談兵至此尚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五

出憂臣餉之不足耶臣竊然七尺俛仰之間再拊九塞唯恐脫巾之變起於旦夕安敢計小利而忘遠憂有負按臣相成至意哉如疏中所陳自今以後查全遼兵馬錢糧額數應補者即為查補應給者即行速給出入期於公平有無從實登報不必拘往年之例而過求贏餘不可邀長厚之名而故為糜濫該部亦不必執有無多寡定為殿最誠濟時之長策揀弊之訐謨得臣心之所同然亟宜鑿鑿見之施行者也相應再

申飭轉劄該鎮永為遵守庶餉臣得從容展布
而遼左士氣自為之丕振矣伏候

聖裁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六

釐革京倉弊政疏

一題為祛陋習以清弊源以裨儲政事項臣待罪倉
場數載與各監督司官矢心相約事不敢以猥
屑不親弊不敢以勞怨弗任自謂可十清其六
七猶有一二明知其弊未盡祛除者蓋緣事在
部中臣稍知之而實未能悉之費出公役臣思
裁之而實無從補之坐是趨超以至今日特蒙
簡任濫竽茲官始得深悉弊源力為區處議有成矣
安敢復避煩瑣不為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七

皇上一陳之夫京通各倉員役甚多然官攢軍斗則
有月糧車夫抗役則有貨直其費估原自相當
也乃各役貪饕無厭於旗甲之上納也卸載入
門曬揚盤量種種有索少不如意則潛伏過回
搖實尖擡以虧損其正數遂至致運官狼狽他
鄉終年追比又於各軍之赴領也除上號散籤
給籌擺牌不計外每石扣除脚米一升此外又
勒搗錢數文夫一時一事耳脚米之外又有搗
錢此胡以說焉臣於是乎不勝憤矣重罰以懲

之矣乃此禁方嚴彼竇復出竟付之無可奈何
臣于是乎不勝疑矣豈錮弊之深一至此乎久
乃察得其故則臣且寬之且憐之矣非若輩之
真可寬真可憐也以若輩之有辭于我非得已
也臣部公署修理不知起于何年各司輒呈堂
轉行各倉取磚瓦木料沿為故事夫竹頭木屑
固曰倉中之餘而輦輸廩餼之費其誰任之然
此猶曰借用一時也至倉攢軍斗所得不過月
米數斗耳乃臣部報堂守門等官印書與皂等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八

役一切工食于是乎取之夫以堂堂

聖朝六卿之署豈難辦此而令之借潤朽株也則亦
可羞之甚矣然此猶曰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
也至倉庾非授節之所也監督非置郵之官也
脚夫非走遞之卒也乃都中大小官員衙
命而出者每每向某倉討夫若干信宿往還經年奔
走與者不勝額受者視為固然彼各官奉使
俱執有勘合即會同館所給不敷前途自是足
用一程之費辦之有餘奈何不權宜區處而槩

取給于幾倉之貧役也蓋至於星輶遞送而倉
役之困累于是乎不可言矣夫修理未已也而
又苦之以工食工食未已也而又重之以遞送
彼俱貧人窶子日求升合豈能鑪錘黠化安得
不取償于旗甲又安得不作奸于放收乎我欲
禁其利而反重其費是明教以為奸也我既重
其費而復問其奸彼將執苦累以告我我其何
辭以應夫潔流者清源正影者端表臣請是自
臣部始查得臣部每歲收貯臨清倉葦蓆昌平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九

鎮發積暨崇文門稅課司九江臨清鈔關奉

旨額設公費暨工食銀二千餘兩專備新官到任酒
席鋪陳新紅紙劄筆墨燭炭修理衙門并本科
十三司書手工食禮部鑄印局炭價之用年終
除所費外劄發太倉銀庫作正支銷此不過滄
海之一勺耳 國家豈藉為盈縮合無即留此
項抵作各役工食暨雇覓匠役之用儻有不足
臣等再為議處其一切津貼工食倩借工作與
夫出京夫役槩行停免毫不干涉然後嚴禁倉

役不許仍前肩越旗甲股削軍士有犯者必罪
不宥則我無所侵于彼彼又何所辭于我向來
奸弊不攻而自破矣所稱公平正大之體不怒
而民威于鈇鉞也者豈非甚便計哉此等事體
最為細小豈宜煩瀆 聖聽第人情沿襲已久
立法之始嫌怨必多非借 嚴旨終無以破拘
擊而一法守也矧各役工食又經奉有
明旨非臣之所敢擅議者乎坐是冒昧絮陳仰塵
睿覽伏惟 俯賜俞允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

勅下遵行再照錢穀猥煩奸徒睥睨有等無籍積棍
往往擅入倉庫無端討索少不如意輒敢掉臂
司屬之前輩旁通衢之外更爲可恨臣曾請
旨嚴禁但查經今日久玩忽又生併乞

天語叮嚀重申 前旨以後再有擅入討賞者聽各
監督司官拿送法司依律究擬儻係各官曲徇
體面濫行給賞臣訪知卽以罷軟註考移咨吏
部查照劣處庶 輦較之下法紀常肅所裨軍
國大計非淺鮮矣等因萬曆三十年八月二十一

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擬行着未遠遵守其積棍討索的該司便拿
送法司重治毋得寬縱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一

修倉疏

題為淋滂異苗倉漕傾阻謹據實

上聞併請修治以重 國儲事臣奉

命帶管倉場事務近據管理京糧廳郎中李作舟舊

太等倉監督主事王畿等及管理通糧廳郎中

周之翰大運中南等倉監督主事王起蛟等各

呈報自六月十三日以來晝夜靈雨水潦怒流

市陌成河倉庫為壑以致牆垣厥坐所衝者類

所潰者爛舊太倉壞牆及溝共二十七丈八尺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二

北新倉壞牆三十丈五尺大軍倉壞牆一十二

丈五尺又二十一一段祿米倉壞牆二十七丈海

運倉頭門冊塌四壁傾歇太倉銀庫牆鋪覆壓

內外相望通州大運中南等倉以近倉城墮堵

塞水溝漲浸各廩米俱泡爛裏河自大通橋以

至石壩通流等開外河自皇船務以至里二泗

在橋則鴈翅剝岸在岸則牽橋牽路在開則水

關開板在壩則官廳號房無處不傾無傾不甚

內平下一開衝開水口至十二四丈約深二丈

目今壽州等衛船糧數萬停泊開外不能進倉

無法可通各一節為照積貯民之大命京通

國之內儲所資給 畿輔百萬官軍計至重也乃

愁霖傾天衝波沸地以倉若此以河若彼毀屋

敗垣陳紅豈堪露積圮橋斷岸舟車安望雲連

卽今陰霾不解晴涸無期不知後來更作何狀

倉臣束手 國計寒心父老相傳百年創見卽

臣自萬曆三十五年受事倉場先後六載未觀

斯舊此皆臣等不職仰干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三

天變為軍 國憂不敢不據實

上聞昔洛水橫流帝堯切警予之懼民居蕩折盤庚

矢綏衆之言矧今巨浸遍于 京畿傷殘及于

儲侍尚得泄泄不一動念乎除臣一面行倉計

度及經呈殿糧搭坐支放外其修理事屬工部

者容臣移咨查照修理至號房廳舍等項勢在

燃眉時刻難緩查有省直解到軍餉銀兩合應

題 請暫借給發着各監督司官從實估修務

期一月之內盡數報完以免暴露耗盡之虞等

迫軍儲憂心如隕臣曷勝屏息戰慄之至等因
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四

京通二倉通融支放疏

題為酌放軍糧以裨國計事臣惟我

國家設立京通二倉所以儲軍需重根本也故必
歲入不缺斯積貯以漸充盈乃為有備而無患
往無暇論若昨歲浙江蘇松等處災傷特甚漕
糧盡行改折是京庾故無三年之蓄而從此遂
大虧今歲之入矣臣蚤夜以思講求調劑擬就
支放軍糧之中寓救弊補偏之計一曰酌新陳
先後之期出無用而有用一曰酌京通多寡之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五

數移外儲以為內儲總之通融舊例期於公私
兩便稍佐改折所縮之額而已查得倉糧每月
坐車挨陳留新例也但三十五年各歲收貯額
有濕米緣是年夏月淋潦米漕浸濕雖經曬揚
而收期逼迫勢難如法據數益五十九萬有奇
矣夫經歲已自濕蒸不二年後盡化為塵土何
欲次第挨及從何得另米抵充不又虧數月之
食乎合無及今夏三月正暑氣薰蒸之時將此
米與挨陳間放可半年而盡米雖濕潤猶鮮期

而可食孰與夫貯而爲塵土也所謂出無用以爲有用一斟酌間而可以救六十萬將敗之糧石此一便計也又查得軍士歲支京六通四例也但有四十兩月折色久停一槩本色皆取給於京倉夫通倉原以濟京倉之窮所放不過準三分之一耳今據京倉見存六百二十五萬有奇而通倉見存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則已及京倉之半矣若仍執四六分數膠柱而不變將通倉日益有餘京倉日益不足在無事之日猶可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六

設有倉卒將空國而取之通倉乎合無及今六月分京倉應支之數改坐通倉如慮各軍往返則將七月分米卽同六月分預支照例一陳一新一月而無得兩月之餉人情固已懽然赴矣况又紓京倉一月之儲乎設通倉有時而竭欲以徐淮臨德天津諸倉接濟至通猶易欲以通倉飛輓入京則難故于通不妨于減而于京實利其增所謂移外儲以爲內儲一通融間而積之三年可存五十餘萬之軍需此又一便計也

以上二者非有神運鬼輸變無成有第當此告訕之時權宜補救益憂訕之苦思亦今日之急務也伏乞

勅下臣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衛衙門預期出示明白曉諭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三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七

議江西稅監查驗糧船疏

題為糧艘包攬商貨有據等事近該江西稅監李

道題前事內稱蘄州衛旗甲孫黑兒假雇民船

挾帶私貨徑擬罪名并請搜驗給單一節該臣

兩疏覆請中間字字皆據

累朝議單又為分晰假船與漕船之別規則判然兩

便遵守旬日之外未奉

明旨該臣竊自思惟漕糧天下第一重務臣職掌所

關敢不為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八

皇上守之 國家號稱全盛然 內府外庫之銀錢

楮幣饑不可得而食也三軍命脈百萬生靈

宗社安危係此四百萬漕糧而已 累朝注念本根

歷有區畫全在議單一書優恤運軍者有則例

焉沿途盤驗者有分責焉各衙門拘提問擬有

明禁焉至于各處撫按權非不尊也鈔關分司事非

不專也不越俎而詰之人命強盜情非不重也

必移會而問之無非以事權一則易行分則易

阻耳今該監乃欲自為搜驗別給印單臣竊計

之漕船早放則行遇晚則泊以鱗集之漕艘侍

監臣一朝之視事船船而搜驗事事而盤量移

時竟日多不過能完十數船之事而已幸而完

事則候單候發又費稽延稍不如意而稽留拘

擬前發無期矣一船不行一幫不敢行前幫不

行後幫不敢越况中使左右之人惟利是視因

風縱火竭澤而漁必舉 明例六十石之土宜

奪之即衣襄行李亦難保其無他矣夫以數萬

之衆跋涉風濤暑雨祈寒經年不返正慮衆有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九

怨咨故為優卹而忍令驅虎狼喙叱之下也縱

運軍不足借而糧運愆期 京師坐困豈

國計所關及後于刀錐之未利

祖宗令甲及不如稅使之單詞乎且

皇上不允之意得無以臣之執奏為內使欺不知漕

規甚重即各衙門大小官員非漕司而干漕事

者臣亦得以自簡從事即臣部先年僨運即中

亦從裁革近議土石二壩增設把總泲縣一帶

添設司官議非不當也臣部就中調停令之帶

管誠恐添一衙門則多一留難耳區區之心豈有他哉邇來太倉本折一貯告匱臣部之權盡為中使所分每年四百萬兩之入已虧其半臣前疏悉之惟此漕糧幸藉

皇上威靈不有少軼而不意監臣之覬覦又及此也并此權奪之臣復何所措手異日三軍枵腹萬姓待哺臣執何辭以責之漕運諸臣也彼時皇上責臣之不言不巳晚乎此

國家第一大事臣不敢隱嘿以負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

皇上伏惟

聖明軫念漕糧大事與他項者萬萬不同

允發前疏容臣備行漕運諸臣嚴行搜驗一照議單

遵守監臣自假船而外不得藉口一繫干與則

漕政有裨 國計幸甚臣不勝仰願待

命之至萬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具題

申明江南兌務疏

題為申明水次舊議以便軍民以垂永久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江南監兌主事周之翰條議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國家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令七省官軍輸運

京師人衆事繁爭端易起每年漕司分幫派兌俱

要肥瘠相兼地里相近種種事例詳載議單二

百年來罔敢越軼邇因法久弊生軍民各圖自

便往往告改水次以致一衛而兌八九縣一縣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一

而派三四衛者夫以一衛兌八九縣則路不免

於寫遠以一縣派三四衛則費不免於浩繁漕

規之壞正坐於此乃若有司備此糧戶米色參

差運官故縱旗單多方刁索軍民交訐無歲無

之至于嘉湖蕪松糧數獨甲江南納戶率皆豪

右甚且親識大姓賄投門下應兌糧米顆粒不

行進倉大書告示逼軍私兌稍不如意任憑軍

官停船守候屢謁門牆經月不兌有司明知而

不敢問夫民既恃勢以凌軍軍安得不挾衆以

虐民是鼓譟之象寧獨啓自運官寔亦不肖有司畏徇強禦破壞漕規激使然耳儻不申明軍例長此安窮今監允司官目擊心憂列爲四款具揭前來相應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漕衙門每年派允遵照議單務要道里相近一縣止許一衛而一府亦止一總儻一州一縣與一衛交允不盡方許允與別衛大約縣必取其相鄰衛不出于本總如蕪松常鎮四府又當錯總輪派以消盤據之奸然總在四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二

郡之中不出近南直各總之外贈頭多索咎在軍衛米色好惡責在有司該州縣各官督率糧戶米必乾潔盡運進倉依期順派兩平交允敢有大戶仍前逼軍私允有司仍前縱容遲悞聽總漕督臣奏拿問大戶照例發遣印糧官員分別降黜其官軍多索擁衆鼓譟者亦聽拿究徑以軍法重處庶軍衛有司各知懲創而於漕政不無少裨矣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具題

議截留漕糧疏

題爲倉庫匱乏日甚省直議折無已勢將無儲緩急可畏懇乞 聖明深惟 國計嚴禁截留收折以杜隱憂事戶科抄出該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游應乾題前事內稱大倉不足僅支二年乞禁各該省直改折截留等項緣緣奉

聖旨倉庫乃國家命脉據稱僅支二年委難輕動但各處請折請留紛紛未已其中有關緊重大事勢窮蹙不得已而議及此者何以應之戶部再從長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三

計處來說欽此欽遵到部臣捧讀之不勝悚躍是何 聖明洞恤 國計若此其改折一節臣當酌量省直非重災非連災者不得議折以副 聖慮惟是截留一節臣方欲申禁而河工借支之疏下矣反覆思之利害較然臣于是有萬不能已于言者竊惟人臣共事一主共襄國事共緩急之相關也有同舟之義其職守之素定也有主佐之分身在局中自不得委難于局外時當艱窘自不能舍己以從人臣部之于工部也

皇上以為獨今日治河一節然歲年來江浙織造極借二十餘萬不請 旨不知會矣近則徑扣撫按贓罰留充別用不咨會不預聞矣陝西羊絨每歲每運皆有借助銀數萬兩矣司空之職業龜勉無虧而計曹之督儲朕躬殆盡數年以來能收半文之償否也目今五省報稅老庫告竭通折愈多束手無策即如河臣以四十萬石請亦仰體

皇上洞恤之心備履省直災傷之苦中憫臣部拮据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四

之艱不得已而斟酌舊例為之非苟焉已者然四十萬石止該折銀二十萬兩臣方訝其太多力難勉從不知部覆何據而輒加至二十七萬也果若所云則是美該漕糧五十四萬石矣夫以河臣所請若彼部臣所議若此而督臣則又歷歷指數似不欲動漕糧一粒者臣以一人之身而當百責之萃將從河臣乎則部臣已議加一十四萬矣將從部臣乎則督臣又不勝其摩切而後有言矣無米之炊巧婦不能踰頂之任

鳥獲立於然則臣於今日果何策之從而後可也歷查節年修築河渠工部皆自為經費而臣部佐之大率四分之一不知今次八十萬之請工部遂可拱手不分一錢事乎伏覩

聖諭又曰勉從工部之請如數借給若漕糧必不可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寧與別項搏節夫臣技已窮矣法安從設時勢迫極矣節安從施意將節之九邊而九邊之士為

皇上枕戈帶甲圍疆而死緩者難以節也意將節之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五

京營而京營之士為 皇上拱護 陵京扞外而衛內者難以節也搏之內供則 九閩難叫灑之田畝則百姓難堪乞從有司則倉庫久矣釐懸加盆關梁則歲額繁已頻減搜之鹽課則鹺政蠹壞徵解愆期括之契銀則稅使先驅閭閻若掃躊躇四顧莫展一籌若臣今日不言而含糊以應竊恐多一分則減一分邊餉減一分則釀一分禍機一旦事體決裂環向而索軍需此一時也臣即百口能借工

部以自贖乎伏乞 皇上洞察職掌均節調停
憐臣數年茹荼之苦憫臣目前負責之多容臣
仍照河臣原疏以四十萬石從事此外卽難應
告續紛斷不敢曲徇人情以仰孤我

皇上惓惓之德意也萬惟 聖明裁酌

勅下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六

覆浙江巡鹽條議白糧疏

題為白糧解戶苦情已蒙

聖明垂鑒卽今起運屆期謹摘沿途積弊乞

賜酌議裁革以甦重困以成

德意事浙江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方大鎮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照前項

白糧船隻節查近年題

往事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石經過欽關查有例外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七

夾帶入官驗無多餘卽時放行遵行在卷及查

白糧起運規則向係監兌部臣催解近議自二

十六年為始悉聽巡鹽御史監督已經本部覆

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

到部看得白糧利病鄉經寺臣條陳并臣部議

覆不啻詳矣今鹽臣當聞

命之初卽有茲革弊之請纒纒數百言靡匪民瘼時

艱苦心長策也除本年白糧仍聽浙直監兌部

臣照舊督催以完前局與所議造官船先起運

比批錄帶絹布并全給水脚悉聽地方院道從長計處外惟是關稅一節在當事者兢兢

國課方不勝漏征之憂而在言事者諄諄民窮多專主聚蠲之說不知白糧既屬內供自難與民載同論但以爲不必查驗徑自免稅放行者如推徵之法何若因此查驗以致需索稽遲者如體恤之情何故鹽臣疏曰關津諸稅

國課攸繫豈得稍徇下情輕議免徵曰使其果有夾帶之貨此正宜照例沒入以繩其營私欺公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八

之罪何可議免蓋言法也曰既已查無例外之貨豈宜更徵例內之船曰願借

龍袍進鮮漕糧三船之例併此白糧而免其徵蓋言情也然又斟酌情法之間而曰關津諸臣各遵皇上嚴旨略加體恤何奸弊不可除何民困不可蘇曰行文關津同心一體凡遇浙直白糧船到日查無例外夾帶則欵料等稅一切免徵更爲加意禁載奸徒欺騙曰回南私載又當例徵不得希法外之惠蓋既不廢查驗亦不致需索稽遲

斯已計畫詳妥矣第所云人情趨利漏稅宜防將以其責屬之部運府佐等官則此輩中有儼然自愛不與羣小比周者幾何人而望其嚴稽覆驗果無長物於四十石外耶必不能矣是惟在鹽臣督率道府嚴巨艦之禁重私載之罰申部運同坐之條務期設法革絕至於船到各關權司務宜體恤民情躬親驗閱查無多載諸稅俱免即時放行不得輕信探報多差巡役滋勒索以貽苦累并留難以稽限程必無負鹽臣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四十九

心之望可也儻關役生事橫征致被告發聽本部據實查奏著爲定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文各關司官并咨工部南京戶部一體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六題

覆通糧廳條議漕法六款疏

題為敬陳未議以肅漕政以裨

國儲事雲南清吏司安示呈奉本部送據通糧廳郎中張同明呈稱 國家之於漕運也始未嘗不盡制曲防久之而寔以弛也非其禁之不周則其行之不信也不再一整頓之不可也在運各員役始未嘗不尊信率蹈久之而寔以悖也非其乘疎而軼則其習寬而玩也不再一振刷之不可也試觀起掛各欠動至數千插和之習禁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五十

未衰止運旗因侵久而潛逃官總以代完而半累船未及期而拆賣以致廠造之難供比及開兌而缺船以致開兌之羈滯諸如此類種種可勝言哉所當整頓振刷此其時矣謹條愚見數款請乞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漕事廢弛非止一節而逃軍逃旗起欠掛欠之多從來未有如今之甚也者不以此時與之更始聽其漸靡流弊而莫之救勢必侵盜乘逃諸弊無所已極請人入官不破之奸情苟有不結之

局其於千倉萬箱心計不無損薄也張郎中所條議或單例所未及載或載之而法制未詳與姑息滋弊者一切整頓振刷舉而行之未必無益謹開款上塵

天覽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一選官旗

照得今歲以余登之老馬而運以張文讚之病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一

馬而運以武邦朝等之貧馬而運其他無行者又難繫指無惑乎運人多至數千追補難得一類甚或貽累于各總也今而後合無移文總漕使把總自選運官之賢而有才且有身家者承運仍聽運官自選旗甲之殷實而有耻者赴運勿拘更番之例以致濫充悞事則各總各官恐其累已也必慎選之官旗既得其人將起欠自少而比併亦易即不然而萬一旗甲累運官運官累本總亦其疎濫自致甘心賠累又何辭也

一專責成

凡軍旗之敢於在途遷延作弊者在幫官或以
染指之故甘爲同鼠之眠而上而把總又上而
總兵豈其力不足以制之而何以令之稽遲致
東阻也哉皆緣節年相沿之例各總分催各處
而不得跟押屬幫總兵秋間到灣而不會尾催
在後之所致也且議單揅和起掛等事動曰查
究本總動曰本總設處而其實本總株守信地
會未得一日跟押所屬以督查之徒責該總竟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五二

亦何益合無查照萬曆四年題例十三把總各
照本管幫船催督其所委催各處則照萬曆二
年所題防護漕糧衙門如徐宿參將山東僉書
通灣守備參將等官分地催債更不委及把總
至於總兵定照萬曆三十一年題例務要殿後
嚴催同尾幫一齊抵壩則豈有總兵在後而諸
幫不若芒刺以各總押屬而屬幫敢於抗玩也
者運事可速而諸弊亦可稍減也

一禁揅和

原缺

若干某為代納或賠或剝若干船交某領備細報部移咨漕運衙門分行各糧道把總嚴拏本犯到官除責令變產償還代賠人員外仍照例調邊衛充軍膝哨勿博長厚之名而以姑息養奸則法在不貸人知難逃自非甚無顧忌之人必不敢肆侵潛回自懼不赦之科也

一禁捏報

照得免尖非節年通行之例也自三十五年有異常之水故間准免尖為出格之事今年河道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五十四

猶三十五年以前諸年耳而告漂轉多印照更夥其故何也蓋印照可以力而懇可以弊而得至易為也以易為之事而可以微免尖補侵欠人何憚而不為乎儻此計再行而無變計恐來歲又將更多甚或求照不得而假為之沿途數千里誰赴質查弊不可勝言而尖不可勝免所損儲計不小矣合無申飭各把總勿得縱容擅漂如漂是的本總印報總漕巡漕衙門勘明馳奏方為豁慶此外鑽求印照定不准從則恩恤

不濫而儲額可以無虧也

一會查奏

巡漕舉劾所以別功罪而示勸懲也然功罪有大於完欠者哉譬諸用兵惟有勝負此外則其末節耳節年在運諸弁起欠至二三千石者有之五六千石者有之通廳不一移會巡漕何憑稽查於是多欠之官或至漏網甚或有辱薦劾者誰復注意於完糧驚心于侵欠乎每年有欠累運不結正坐於此今以後合無照萬曆六年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五

題例巡漕御史候各衛運官漕糧入倉方許具疏舉劾且臨舉劾時移取本廳完欠數目到院查明以分功罪而列奏請其起欠數多者不惟勿舉且彈及之則勸懲在喫緊而本務可易完也統乞

聖裁

協濟河工疏

題為倉庾匱乏日甚省直議折無已勢將無儲緩急可畏懇乞

聖明深惟 國計嚴禁截留改折以杜隱憂事戶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奉

聖旨錢糧大計設處為難卿部拮据苦心朕常加意體恤但漕河緊急比常不同似難深執卿還與工部會同議處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即移咨工部議處去後今准咨稱大約謂總河疏請八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五十六

十萬兩內議戶兵約奏六十萬者蓋指戶部折色漕糧與兵部馬價而言也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者蓋指截留本色漕糧而言也總以銀數計之共該四十萬兩而本部歷查分黃導淮與修堤建閘等工原係協助三分之一因斟酌往例議二十七萬又云河道錢糧原無多設往年河干無事漕庫會積至百有餘萬自年年河工繁興搜括殆盡今日益苦無策所議酌派開辦等項緩不及事難是留折漕糧其勢便其事易

等因該臣看得天下事本非一家之私議而艱難中當持兩平之公心已擁其豐而生視人之窘困者非協恭之誼也心知其難而強責人之曲從者非恕施之道也頃為倉庾匱乏日甚適河臣議留漕糧四十萬石工部突然加至二十七萬該臣據例以覆使臣部尚可勉從則

聖明何難乾斷而猶下部會同議處者真見職業之不可侵成例之不可壞欲均節調停得其當以報耳該臣連日簡查總河原疏止云或在工部

河農奏議

卷之二

五十七

或在別部約奏六十萬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共足八十萬之數並未一字言及臣部折色若干兩也昨接該部咨云臣反覆思之概不解其所謂據稱總河疏內約奏六十萬者指戶部之折色而言截留四十萬者指本色之漕糧而言夫原疏具在一覆昭然令河臣果如其說則錢糧關係重大詎不可明目張膽臚列而陳何故隱匿其端必待該部射覆而後發明哉其難解一據稱歷查分黃導淮等工原係協助三分之

一因斟酌往例議該二十七萬夫四分之一舊案可考令四分果減爲三則錢糧錙銖可惜詎肯無文移往來爭報明白何故含忍于積歲積時之久必待此番工程而後恡吝哉其難解二據稱漕庫會積至百有餘萬自年年河工繁興搜括殆盡夫該部果信以爲搜括之盡而計曹尚有贏餘可藉手乎卽目前支放布花以十萬計題發邊餉以百萬計稽欠內供金花以五十萬計此所急豈在工部下也齧指則支節俱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五十八

痛挈裘則膜領誰先安能甘心溺職而破格以徇人耶其難解三據稱今日益苦無策唯是留折漕糧其勢便其事易夫該部果安于別無長策而唯留折漕糧爲妙着手不知漕糧外而爲九邊之兌運內而爲百官之餼廩大而爲六軍之命脉此其設非爲河工計也不惟其分而惟其勢之便不惟其理而惟其事之易則盡數截留固不更爲省便耶其難解四大都人情不甚相達也我之所難未必人之所易此之有餘卽

成彼之不足徒分形而異視則一膜之外無關肯易地而設身則兩腔之情俱苦當此時此際臣部以太倉之空虛而強謂水衡之饒羨是臣昧其良心也水衡若以程工之浩大而全藉計曹爲支吾則舉朝臣子或亦爲臣扼腕而不平者且非獨於此也目前所云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以例言耳如以例是彼此共遵之程也是經常不刊之典也在人如此在已可知今四分之一臣已不憚拮据而此外之三分不聞該部一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五十九

毛之拔徒強人以越例之事于理順而于心安乎况臣部三分之一對工部而言非對別部而言也今歲之題請卽爲來歲之舊例假令來年河患未已畚鍤復興臣將供一分乎則二分無着又將責工部以二分乎則舊例無憑是使臣部代任全河之役無已時也憑一面之語而頻毀兩部歷年之盟醫眼前之瘡而忍剗他人心頭之肉則臣不待其辭之畢而彼此情形聖明當自洞然于胸中矣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容臣仍照舊例以四十萬石從事若以臣職聞見偏成心未化即乞下之九卿科道公平勘議要見舊例是否四分之一臣竭力協濟是否萬不得已統俟

聖裁以便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具題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卿部匱乏殊甚供費欠負亦多朕心常加體恤但河患至緊與漕糧事體相關工部苦于措置不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一

得不爾協濟今照四十萬石外所辦七萬卿部可勉借一半餘半着工部自處勿復再執致有妨悞

欽此

河工私借邊餉疏

題為河工侵借異常司官覈報可據懇乞

聖明嚴勅查處以補邊餉急缺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奉差守催錢糧主事林欲棟揭稱河南京邊錢糧除河工公借外其私借者尚六十餘萬見今加派民間以補之而民間弗願也夫此六十餘萬者皆京邊錢糧見徵在庫者也以見徵待解者輸之河而以加派不可必者抵之部中州邊餉之虧有繇來矣等因案呈到部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二

該臣看得臣部藉外解以餉邊三軍倚臣部以為命足則俱足虧則俱虧原不容錙銖侵奪者也從來邊餉之虧無如今歲之甚此其故以臣部歷年之正額大半那借于河工前此業已屢疏廣天聽矣今據河臣咨稱止借河南銀十八萬餘兩隨已補足誠如所云宜當年額徵可如期輻輳而至乃督催者愈嚴通欠者愈夥臣心不能無疑是以有差官守催之請今據主事所報除公借外其私借者尚有六十餘萬臣一

見之心悸手顫讀之不能終篇因查河南歲額
僅僅八十餘萬耳乃今一河之役而公借者二
十萬私借者六十萬是罄一歲之京邊而盡用
之也是總四百萬之京邊而用其一也河南如
此江北可知山東又可知卽此情狀則臣屢稱
帑藏空虛邊圍窘急抑有一言之涉于欺誑者
乎夫向來臣心所私苦者獨以積逋之窮民也
今此六十餘萬皆見徵在庫者是築築小民且
不憚征繕以急公家而卑卑有司顧敢於任意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二

那移以背

明旨視民膏不啻囊橐等公帑有如弁髦卽今九邊
督餉之移接踵而至而臣部轉催之牘計刻而
行乃無一人憐臣應臣者假令疆圉枵腹之卒
饑寒切身挺戈內索不知臣愚一人獨任其責
乎抑亦缺餉諸臣分任其咎乎臣言及斯臣心
幾碎伏乞

聖明軫念邊陲萬分緊急

嚴勅該省撫按將前項

河工私借銀兩細加查覈的係若干如果曾經

呈請不妨明白聲說速令照數補完如出有司
擅自侵那亦卽查明指實參來以憑部覆請

旨定奪併乞同 勅江北山東撫按一體查覈施行
庶省直之逋數俱明久玩之人心可振而亦不
致異日有二三之潰擾矣等因萬曆三十四年
九月十三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前據河臣奏稱借用河南銀十八萬餘兩隨已
抵足今覽卿奏除公借外尚有六十餘萬何其懸
絕如此一省京邊見徵在庫豈得重累小民一歲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三

京邊止有此數豈得盡輸河上便行與該省撫按
將私借銀兩細加查覈的係若干曾否呈請有司
官有無擅自侵那一一作速指實來說江北山東
也照此例查來免致紛紛奏擾欽此

覆遼鎮通按脩復屯田疏

題為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畧乞

勅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山東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熊廷弼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自古養兵多取給屯田我

祖宗時專以屯政實邊轉輸甚少自屯政漸壞軍餉

日增以致今日庫藏空虛內外窘急國家待邊臣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四

考滿超遷三年類叙遇有勞勩加陞賞原自不

薄何以不為朝廷出力且款貢以來每每言乘時

脩備今屯政一端已廢壞如此所脩何事這所奏

深於邊務有裨該部便詳細看議具奏通行九邊

一體脩復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屯田乃古帝王兵農合一之政我

祖宗法制媲美三五于屯政尤加詳焉至于今十不

得二三邊餉何以不艱 國儲何以不匱也頃

遼東通按熊廷弼慨然發論明邊地之可耕決

屯政之當舉誠為根本急切之務查洪武承

樂年間遼左屯糧自五十餘萬增至七十餘萬

正統八年巡撫李純題每軍餘三丁撥一丁給

田納糧成化十年巡撫滕昭棟題弓馬生疎軍

三千餘名歸屯此即兵為農之說也而熊御史

所云遼兵八萬簡十之三隨便屯種正與符矣

巡撫滕昭棟軍歸屯既省軍糧又得屯糧至十

二年馬文昇題給軍田牛價不許支行月糧止

關本色五斗折鈔五斗則增屯省餉之說也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五

熊御史所云遼左簡軍可得二萬肆千名種屯

可得一百二十萬石歲省年例銀不下二三十

萬金正與符矣二十二年余子俊題衛軍混造

冒支遺下屯糧仍令歸屯納糧則詭軍棄屯之

說也而熊御史所云冒雙糧圖脫軍正與符矣

弘治十六年巡撫張鶴題遼東屯田被人侵占

議令知州通判即中管理正德八年巡撫張貫

咨稱鎮守等官退出田二百二十八頃有零則

豪家占屯之說也而熊御史所云勢豪侵占正

與符矣稽之舊例其昭合既如彼乃熊御史巡歷山海杏山錦義廣寧三岔遼瀋開鉄等處地多沃而反荒金復海蓋地頗礪而反墾欲于軍屯則廣給薄科以鼓之民耕則弛稅置堡以便之官墾則議擢議祭以勵之得之躬閱其詳確又如此遼地堪屯瞭然在目矧今闕闕竭脂壚場枵腹二月雖無可賣之絲三年尚有可畜之艾是脩復遼屯委當照疏所議設誠而致行之者也至于軍夫除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六

夫亦同民夫日給一分共該銀六萬兩脩砌墩堡城門木植鉄斤犒賞等費約該銀四萬兩增築屯寨約該銀二萬兩總該銀一十二萬兩分作三年每年合用四萬兩厥費匪多第欲通行九邊則其費尚不止此然一勞永逸捐細就鉅自是長策內則戶兵工三部咸與有責固不得不措處以濟外外則督撫按道諸臣咸與有責亦不容不措處以困內歷查月糧鹽菜犒賞夫銀固各有司存而熊御史奏聚贖銀重包清河

六堡已有定法發贖脩築墻壕六百餘里近已報竣則內外措處尤爲同心共濟之誼伏乞勅下本部移咨薊遼總督并遼東巡撫詳議山海以東田土堪耕者若干有無侵占避脫臺堡墻壕應脩若干合用夫役若干應揀軍士若干每軍給田若干納穀若干將官應給養廉田土若干民屯另設何法應免起科幾年每年督撫按道措處錢糧若干每年請發戶兵工應管錢糧若干內外會議明妥再請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七

聖裁三年之後要見總遼一鎮屯田畝數若干納糧若干務與原疏收糧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之數相近其文武職官賢否卽以屯田多寡爲準收入巨部考成之例其九邊舊設屯田容巨部照遼東事例咨行查議一體脩舉則內之可以足食外之可以強兵上而軍國可以裕下而民困可以甦雖虞之舞于周之晝井當不過是而營平屯渙中武鄉屯涇上抑不足云矣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具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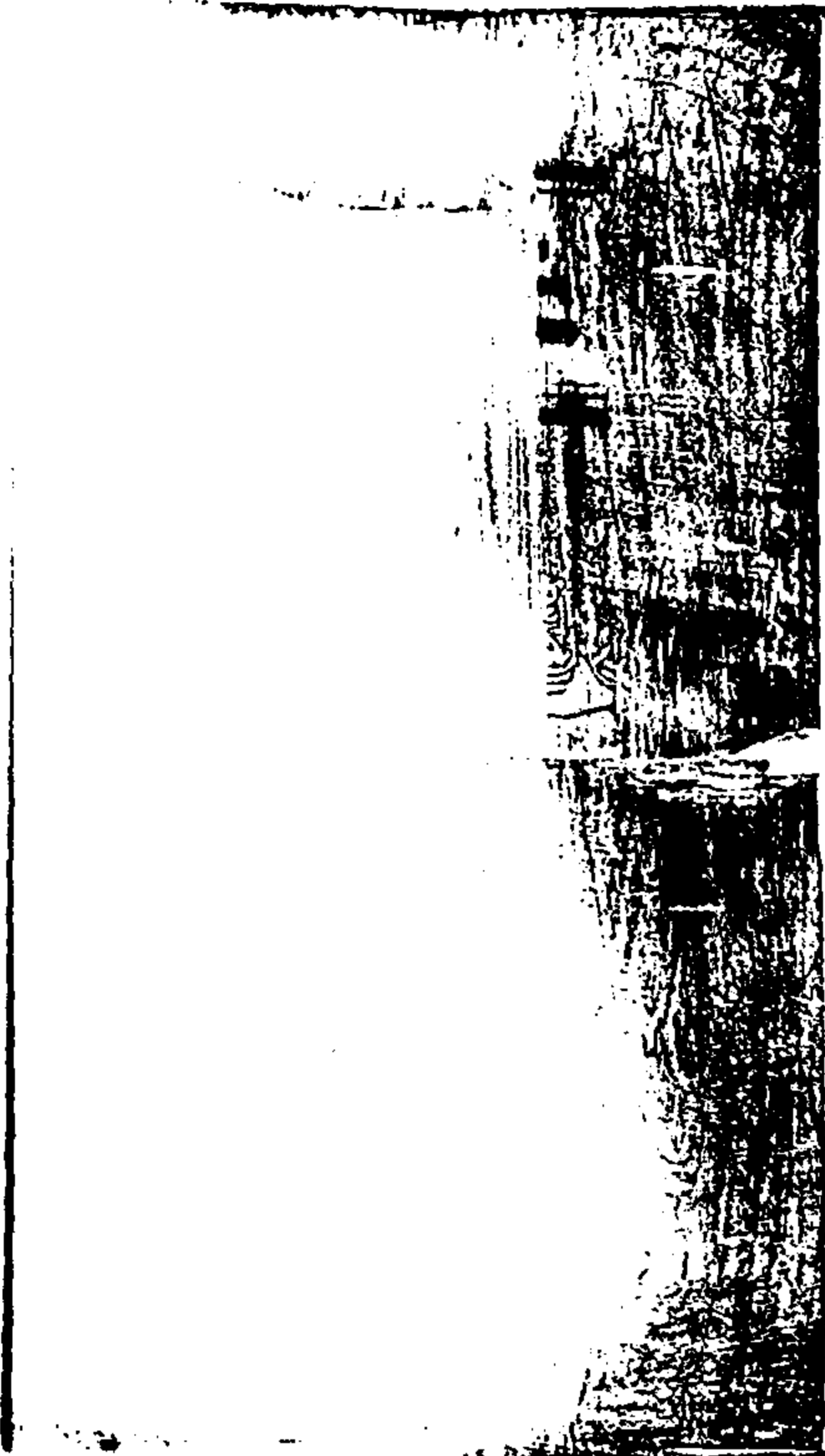
九月初八日

聖旨依議行仍着兵工二部各詳細條議來疏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八



陝西鹽池開採疏

題為西北重鎮兵戎鹽法規制犁然稅監妄意干求擾亂邊政關係重大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嚴杜釁萌以安極邊地方事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汶揭稱前事又該陝西等處巡撫賈待問等揭同前事各送剄部一向候 旨議覆日久未奉

綸音事關職掌似難默默已者內除鎮守一事係隸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六十九

兵部掌行外所稱土人劉奇供報慶陽等處池鹽見積如山俱被奸徒侵漁統軍詣彼設法變價可得萬金助工一節臣等再四察詳殊為妄誕故敢不避煩瑣為

皇上一剖析之夫二池所產鹽利全藉天時與他處煎曬不同雨暘時若則鹽料頗收旱澇不常則鹽花少結殆非人力智計可以經度者歷查在牒先年撈採多不及數管鹽各官歲被參罰及至萬曆二十一年督臣葉夢熊目擊其累會同

撫臣題

請酌減本部議覆大池原辦鹽二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於內酌減五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小池原辦鹽二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於內酌減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二池歲共實徵課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兩四錢八分分解延綏寧夏固原三鎮抵充主兵年例無論池鹽生與不生課額之足與不足本部每歲俱作完數扣除京運其減去鹽石計該課銀七千六百二十四

詞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一

兩零俱於太倉銀內照數補發經制已定豈容擅更且總之者督臣分之者撫臣稽之者按臣鹽臣至於躬親撈採則有鹽法兵備以及管鹽府州佐貳等官上下綜核彼此隄防正數尚不能完安有積鹽堆之如山致容奸棍侵漁其間耶乃今稅監監梁永誤聽死犯劉有源家人劉奇所誑陽借助工之名陰肆漁獵之計榮惑聖聽以便已私大抵亡命之徒賭眉睫不睹大體計一時不計遠圖追風逐影虎視蠅營彼固不知

節年邊課採辦之難及指積鹽以割餉邊之額

萬一餉奪兵饑御廩

宵旰雖磔劉奇等之肉亦何以謝邊人謝天下乎夫

此大小鹽池

皇上之池也所爭之鹽

皇上之鹽也督撫諸臣不過悉心綜理守此池中之

物移餉三邊俾枵腹之卒不至呼庚癸殍沙塲

耳儻令群小出入其間則豺狼穿窟為王人蠹

賊其如

詞農奏議

卷之二

三十一

皇上財用何三邊軍餉何且開礦者擾民生抽稅者

奪民生至於侵奪鹽利干預鹽政是直盜

皇上之財敗壞 朝廷之法

國家安用此盜臣為哉臣本愚庸承乏邦計犬馬

猶知戀主臣獨何心敢不先

君父之憂急公家之務念此最爾二池邊儲所係儻

被奸徒侵欠一分即缺軍餉一分延寧各鎮防

秋禦虜無歲無兵餉足則挾纊餉虧則脫巾理

勢然也

皇上自視一萬之進獻孰與二萬三千二百餘兩之

邊儲奸輩之簧鼓孰與

祖宗二百餘年不刊之定例試一省覽則端倪立見

利害較然矣伏望

皇上深惟事理洞燭奸欺

勅令督撫等官嚴督管鹽道府照舊殫心採辦以實

邊餉仍將劉奇等誑誕不實事情從公究擬以

正欺罔庶大明在上魍魎不至公行

聖斷昭赫紀綱不至盡替邊圉幸甚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一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汗悚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兩淮超單疏

題為鹽法極敝商困難支懇乞

天恩急敕倒懸收人心以圖永利事據總按直隸監

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中司徵數

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後相

增寧遠違沒等引雖暫行暫止禁已不堪至二

十七年驀以變賣存積為名差太監曹保每歲

增行八萬引俱紊法亂政越單超掣而正課大

墜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鹽今堆鹽已盡借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三

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美邇來抵當引鹽鬻家變

產久不堪而必開然散去淮雖有鹽將誰中誰

支百萬邊備其誰出誰辦九邊軍士其誰肯枵

腹被堅執執乎勢必請借 內帑重煩

聖慮竊謂無名存積當蚤復

恩旨亟行停罷朕倒懸可救邊儲無虧等因到部察

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一百

八十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寧夏為劉學增

兵添引八萬遼東為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

有奇又爲防倭缺餉添引三萬本部爲助

大工查徵違沒舊鹽一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俱係額外隨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馬從聘先後具題有妨正課俱經本部覆准停止今惟標兵鹽一項遼鎮兵馬未撤劬餉猶供近該巡撫又題新募家丁糧餉無措仍請開復原鹽本部見行查議到日另覆所據太監魯保歲行存積鹽八萬引係鴻臚寺主簿田應璧額外妄奏越行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大壞今御史蔣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四

以化具題前因誠爲遠慮遂巡良久未奉

綸音乃臣職掌所關似難默默故敢不避煩瑣爲

皇上再剖晰之竊惟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有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共二百萬有奇而兩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定

國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故先年爲劉時爲倭虜爲大工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儲非徒惠商實以裕國奈何自田應璧獻利一

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璧原奏止

沒官積鹽

皇上遣太監魯保會同巡鹽御史查明變價解進變此鹽也聖度冲冲初無意必及至偏搜淮南淮北各處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則應璧虛誑昭然難掩其時部鹽諸臣屢疏請停審知

祖宗二百餘年餉邊良法不宜令狐鼠輩蠱而壞之也不謂應璧恐原奏不實懼伏欺罔之誅乃計誘內使以賦租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二十五

引假作沒官積鹽明是暮四朝三豈能無中生有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于正課之舊當此中外匱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豈竅一么麼也惟是歲鹽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墜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減而恭進之追徵又時不容遲內臣以實內帑結

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儲維國勢而不能已也于是一切爲苟且之計始借徵淮鹽矣繼借徵空引矣淮北則借至三百餘單

淮南則借至七百餘萬矣上年秋課借徵銀三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國家富有四海猶嗟不足此商也其資本幾何而借至三十萬兩之多非有鬼運神輸能不學家變產凡人情有利則竭蹶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况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于已借徵之銀且束于不可逃之法耳長此不變彼何肯剗肉賠腴而受敲朴箠楚之苦哉時勢至極恐利不能廢法不能束闕然散去准鹽誰中誰支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六

百萬邊儲費之誰乎且此所進 內帑數萬者

皇上之財也彼歲辦百萬餉邊者獨非

皇上之財乎 聖主而侈瓊林大盈以為富已為非

策况以數萬而失百萬以小利而失大利何不

一熟計而審處之也伏乞

皇上深惟准鹽之係于九邊者非小正引之壅于浮

課者已極亟將鹽臣原疏 俯賜俞允印

勅太監曾保將已經召中引課裁數追繳押解回京

仍

勅巡鹽御史將節年借徵過壅滯正引殫心綜理護法疏通不然諸商窘極無聊勢必瓦解星散九塞荷戈之士倚命者強半在此准課商既揭擔而去軍必有枵腹而呼者小則脫巾大則揭竿即欲以今所進數萬者亟遣而分餉之其有及乎臣愚不揣煩瑣冒瀆 宸嚴無任隕越待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七

題止兩淮浮課疏

題為淮課干係邊儲浮引大妨正額懇乞

聖明俯賜詳察以重軍國大計事昨該戶部抄出

經理兩淮鹽務太監魯保題為

請明存積始末不為浮課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兩淮存積鹽尚有未行六十萬引原係

特奉勅旨稅課並不壅鹽因商還着內外遵奉會

同徵收解進應用完日奏請定奪如有抗阻或亂

不遵的准爾指名參送處治內官魯保着照舊協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八

恭盡心任事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莊誦

明旨不勝驚異夫今日兩淮之引果不至萬分之壅

兩淮之商果不至萬分之困臣何苦不將順而

顧好為爭執乎向者齷臣

請停之奏已極悉壅困之狀臣覆疏亦詳言之矣俱

未奉有俞旨臣謂淮商之苦

聖明已有洞見特不欲明正原奏之罪塞言利之途

耳頃該齷臣

請停新增之邊引并議存積之浮課業蒙

聖鑑下之臣部臣已咨行遼東撫臣俟有回議一併

覆停不謂保復有此噴奏也臣

請再以存積原停之故及鹽商壅困之苦為

皇上陳之兩淮額鹽七十萬五千餘引內七分為常

股用供各邊主兵之餉此歲歲召中無增無減

者也三分為存積不常開中邊方無事則停之

以養商灶之力有警則開之以濟軍需之急蓋

商人利于得支見鹽即快于輸納此

祖宗裕邊之微權也嗣因邊方多故二引並開鹽法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七十九

遂壅是以隆慶二年有龐尚鵬之

請停萬曆二年有王孫玉之

請停誠慮壅滯之病于商即病于

國也夫始之議停原為裕商以裕

國即如災荒議蠲者然假令今年以災蠲而明年

又議補徵之此為蠲乎不蠲乎則存積之停于

往年者必不可補開于今日也明甚存積不可

補開于今日則此九十餘萬之引其為無名浮

課也明甚保何明為欺也即就保所云應補而

言亦必准之有舊停而無新增則可今何如也
西因守劉之變而寧夏增四十萬矣東因朝鮮
之援而遼東增三十五萬矣內有回祿之灾而
大工協助增十七萬矣先後計增九十餘萬此不巳
多于往年之停數乎保何捨此不言也則其心
可知矣且兩淮行鹽之地不加廣也食鹽之人
不加多也一旦而歲增八萬令之行于何所乎
假藉

皇上之威靈粉飾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

大工之名目商不敢不中掣不敢不先浮引行八萬
正引卽壅八萬矣四年行三十二萬正引卽壅
三十二萬矣是以正課始借于准鹽繼借于空
引輸銀一歲之前借引一歲之後商人豈甚惡
公若此正課臣所謂法令牽制欲免脫而未
能額貸輸將持雞肋而未素耳長此不變法必有
不可行之時商必有不可羈之日水鳥觀鹽之
態也彼挾重貨何難改業則內商之鹽無所售
而六十萬之餘鹽銀無從出矣內商不售于鹽

則邊商之引無所付而四十萬之輸輓不可望
矣邇年災沴相仍民生凋瘵惟正之供徵輸不
時臣日檄各省直而報解者寥寥近日解發年
例除荷

聖慈借罔寺百萬之外賴兩淮春課銀兩稍濟九邊
渴求今重困而益壅之竊恐准課有損脫巾之
變立見臣忝列六卿豈可愛

君憂國在一官者之後

皇上何獨信保而不一 留聽于臣言也伏望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一

皇上深惟永圖念准鹽邊計攸資必不可壅之使壞

准商 國課攸賴必不可困之使離

祖宗二百年輸邊足用之良法必不可徇朦朧之

請敗壞于一朝而不可收拾鑒臣愚衷憫臣過計收

回

成命撤還內臣悉將前項浮引槩准停罷邊計幸甚

臣愚幸甚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九月三十日具題

覆嚴禁私墾竈蕩疏

題爲私墾蕩田大違 祖制懇乞

聖明嚴行禁止并乞查究貪官以息爭端以克

國課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喬應甲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兩淮巡鹽御史喬應甲題稱兩淮竈戶蕩

地出草煎鹽後被富豪侵越開懇爲田不肖官

因而置簿給帖升租入已豪右田連阡陌窮竈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二

蕩漸消磨乞要嚴行申飭各場草蕩末不許豪

民擅開其已墾成熟之田丈勘明白具奏

請奪見今運使王道正考察去任仍乞

勅諭吏部速推素有才望者到任管事各一節爲照

竈蕩出草煎鹽民不得而占猶民田產粟出賦

竈亦不得而侵也且竈戶計丁授畝辦課供邊

毫不容少詎謂運司不肖官屬聽從豪右賄賂

營求致將蕩地開田升租入已蕩地日蹙鹽課

日虧有繇然矣殊可痛恨欲將作備之官查核

原缺

題禁宣鎮奸徒阻撓鹽法疏

題為神棍倚勢作姦阻撓鹽法懇乞

聖明特加嚴禁以甦商困以裕邊儲事竊惟

國家設卒伍以衛九邊慮士馬之弗騰飽也於是
設立鹽引招商報中令各商輸芻豆於邊倉而
後掣引去鹽商獲其利軍食其粟稱兩便焉然
鹽有定額商有定名未有鑽刺罔法而敢干以
私者凡在九邊皆有明禁而宣鎮之姦徒則共
蠅集矣其在往時猶稍戢歛而今日之巨姦則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四

盆鵬張矢該鎮准蘆鹽引共計二十一萬五千
有奇年年分派實納商人照倉上納糧固易辦
商亦樂趨此定例也亦常經也不虞年來有等
無籍棍徒每遇派引之時多方鑽刺百計營求
倚豪貴直向太山捧片牘不啻

明旨明機商利陰劫儲司近日餉司頗任怨勞力圖
禁戢而若輩希圖故轍妄肆雌黃或道路流言
或厝 倘不至釐其毒遂其姦不已者以彼
么麼 奴肆豈諸司之盡皆委靡而臣部之

無可柰何哉所繇中外宦紳輕為居間或不加
而悞陷其餌或已知而業受其欺所獲者僅毫
芒而所損者已尋丈所壞者邊儲

國計而所利者牙僧刀錐業已附之翼而藉之憑
矣又安得無令此輩擇人而食哉臣以為國有
三尺必不可亂法以徇其情士有襟裾必不可
踰閑以沒於利以臣之愚恃有

皇上之威靈在一朝而芟夷此非難也第塞其實之
難耳譬之叢鳥神則憑之神托叢以寄靈叢藉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五

神以為崇神去而叢枯矣然神雖去而人猶疑
叢之有靈也若莫盡去其叢令神之無所託則
叢之不有崇於何施故臣以為今日宣鎮之弊
書商其崇也官紳其叢也尺牘不施姦謀自息
即如今歲之呂承聘者名不籍官何故而干與
鹽引身非舊役何故而自號書商况商以書名
是明以請托為事而書以商囑是明以貨賄為
媒彼鹽政向地而可以私字私人相干者乎此
一姦也恭一運去年張承公之故智更張其惡而

計浚其私妄呈妄揭播弄聚訟迄無已時除劄
行該鎮一面嚴提究處外再乞

天語叮嚀痛加懲革

勅下臣部毋論何等勢豪何等神棍但有求書囑托
擾亂邊商蠹壞鹽法者即便擒拿依律究擬敢
有仍前橫加流謗中傷官司者在內許嚴衛衙
門在外聽撫按衙門一併訪拿奏施行則鹽
政肅而邊儲其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三年
七月初八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六

覆陝西總督鹽法疏

題為邊鹽壅滯不行邊餉匱乏可慮懇請

勅部及時釐正以保封疆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戶科抄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
三畏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國家邊餉全賴鹽引疏通近來壅滯已極以致
邊商苦累逃亡軍需何賴且鹽斤原有定額如何
增至數倍弊源何在這本甚有關係該部便看議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七

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邊
儲國之重計也然而大半倚鹽課矣鹽課又大
半倚兩淮矣邊商輸粟中引所以實塞下內商
輸粟餘鹽所以充餽餉邊中海支邊商引名搭
單所以行引也兩淮每年兩掣淮南共八單淮
北共四單每引鹽重五百七十斤所以行鹽也
邊商引行內商鹽行故人樂趨事塞下之粟常
滿餘鹽之課及期而邊軍腹乃果然矣後因

三殿告災寧夏遼東告警一切苟且之法行開建新

增防倭工本違沿等引以故正單漸次減縮改
為八月一掣然每年淮南尚不失六單准比尚
不失三單自曾保奏行存積八萬而歲掣之單
減挨單之法廢浮課之增不過一十二萬而額
課之減漸至四五十萬鹽法之大壞極敝職此
故也行鹽之地如常食鹽之口有數歲加八萬
侵尋十年形見勢詘豈惟臣部數數言之即曾
保亦自言其不便疏在

御前非難覆覈固不待今日邊商死徙邊臣交牘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十八

後思極也載查鹽法重止五百七十斤多即私
鹽違則擬遣今重至三千餘斤是一引而兼五
引之鹽矣况又不用官引專行私票致令奸商
大賈窟穴其中毫無忌憚釋今不圖不獨禍移
之邊且將終移之 國有不可盡言者夫飛輓
資邊商轉運資內商營業各殊要使兩利今邊
商逃者繁者合詞乞命極于三邊而宣大又見
告矣伏乞 聖明獨鑒大一振刷停撤浮引刻
除私鹽獨存正課行令彼中巡鹽御史嚴懲大

包之奸申明抵禦之法如兩淮每年定兩掣兩
掣定十二單即巡鹽偶缺宜令撫臣督責該道
暫一代攝期于不愆其時不省其數非有邊引
抵驗不准支掣仍根究壞事豪右罔利奸商盡
法奏提毋相隱貸山東長蘆兩浙河東亦宜依
照先年題定斤數核年順掣毋許撓越一切弊
實盡行祛絕以挽極弊臣部向虞餉匱屢屢露
肘之憂近駭商逃盜增橫臂之慮方欲博詢弊
源詳稽舊籍另行酌議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八九

請今據督撫諸臣會題前來相應一併議覆恭候
命下容臣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咨各
該巡撫轉行各該鹽法道併飭各運司一體遵
行仍咨三邊總督及延綏巡撫知會等因萬曆
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具題

辨止魯監浮課疏

題為鹽課疏滯有期 明旨酌罷未一懇乞

聖慈俯賜詳察以杜奸欺以重軍 國事頃臣請假

嬰疾候 旨杜門忽接戶科抄出經理兩淮鹽

務太監魯保題為 請明存積鹽課等事奉

聖旨是這所奏逾額鹽斤着照前旨上緊追徵割沒

銀兩解部濟邊應用內原奏三十五年未完存積

鹽課銀五萬六千兩即係已徵在官之數着魯保

上緊徵解應用其存積鹽課准自三十六年以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

停止每年正引外餘鹽銀仍着嚴限徵收解進內

帑濟工如有阻撓的指名參奏重治不饒該部院

知道欽此臣伏在床第捧誦

嚴綸不勝懍駭益自存積引行正單壅滯

國課商貨岌岌交困十年于茲矣

皇上深惟 國計俯念時艱惠逾額以濟邊罷存積

之浮課從此邊餉漸充商路漸起如天之頌豈

有量焉但方停存積復徵餘鹽而且假魯保以

徵解參奏之柄一時 明旨寬猛互異臣計臣

也義難緘默敢不以餘鹽一節為

皇上折陳之 祖制設立鹽法正引徵粟以輸塞下

餘鹽徵銀以充餉邊是分毫皆屬額需而餘鹽

即為正課非正課外另有所謂餘鹽也浮課增

則正課縮浮課減斯正課疏非存積既止勢可

取盈于額外也案查兩淮鹽課每年額計七十

餘萬寔當 國家歲賦之一邇來關解愆期通

拖至百有餘萬而運司空引之借徵商人資本

之停壓其寔虧額更不止此其故益可思矣今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一

既停止存積八萬引則每年可疏正鹽八萬引

所徵餘鹽銀五萬六千兩寬之十年之後尚難

敷其舊額而歲復徵解 內帑則歲再割邊餉

之正額借徵停壓寧有期乎陽蠲其名陰徵其

實年復一年迄無底止是存積之罷徒空文耳

且魯保數年之內巧借濟工別生枝節如所陳

乞逾額鹽斤滄消買補種種名色無非誑惑

聖聰剝蝕正課計所虧額已為得不償失今且垂涎

正課而干預運司矣則假附虎之翼踵指鹿之

奸舉七十餘萬之額課漸歸掌握何鹽不可借
獻舉運司諸官稍有狃狃何事不可為阻撓而
鹽法攪亂無寧日矣所尤駭異者粉飾以疏通
正引之名而默嘗以增添餘鹽之利朦朧上
請闕得 俞旨

皇上益禾賸加察遂誤為保所中而信之深耳臣愚
竊謂侵解餘鹽其利小而干預運司之權其害
大攙割正課其害猶小而欺罔

君父之聽其罪甚大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三

皇上自度為何如主而曲徇宵人牟利之詞甘受其

欺罔若此哉伏乞 垂念軍國大計收回

成命亟撤內臣將前項餘鹽銀兩槩行停免無已則

請 勅下巡鹽御史會同該監查議餘鹽銀兩

果否即係正額每年徵解果否有礙正課如果

臣言不謬然後 奮乾綱之斷 沛解兩之仁

明正欺罔之奸永塞牟利之竇其于

國計邊儲裨益非細渺也目今水旱頻仍歲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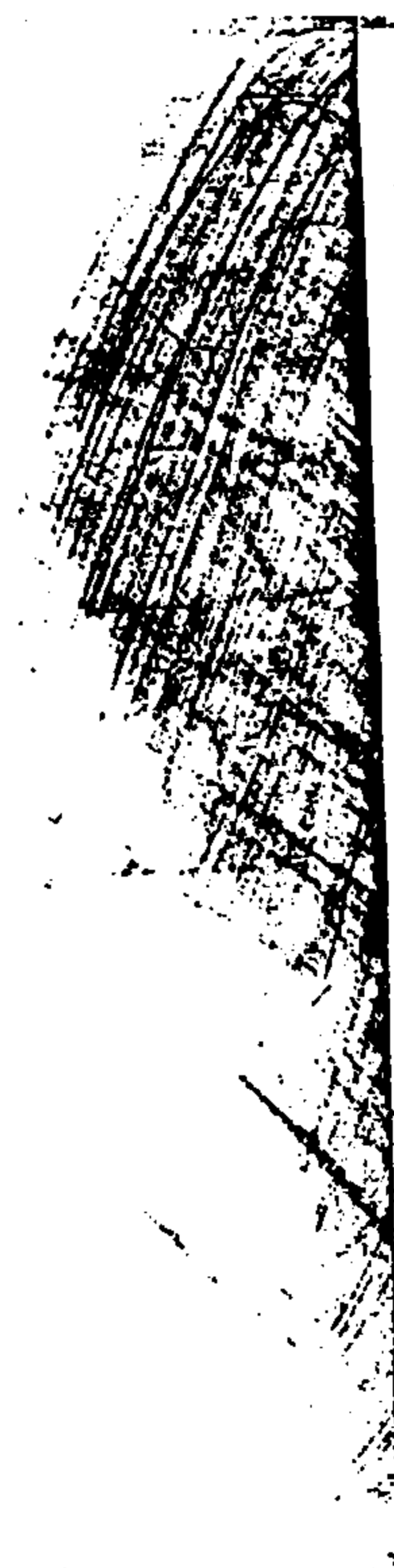
至無端浮課邊腹益虧掉臂脫巾勢在眉睫從

古未有敗壞蹶蹙若是尚可支持安受其燼而
晏然無虞者臣言及此血欲嘔髮欲指矣惟我
皇上試財察焉臣愚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三



關稅虧減疏

題為直陳商賈不行之實正稅虧減之繇懇乞

聖明酌盈虛損益之機以懷永圖事照得周官九職

六曰商賈阜通貨財孟子以行旅出途列之王

政 國家置立鈔關做古譏市征商之法下不

病商上藉裕 國內供賞資外濟邊疆法至善

也萬曆二十五年間東征缺餉各關增稅有差

尚有賴馬及臣蒞事以來備查崇文門河西務

臨清九江潞野揚州北新淮安等鈔關會計錄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四

載原額每年本折約共該銀三十三萬五千五

百餘兩又于萬曆二十五年攤增銀八萬二千

兩此定例也及查二十七年各關徵解本折銀

約共三十四萬五百四十九兩零二十八兩各

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

兩零二十九兩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二十六

萬二千八百兩三錢零以原額約之歲縮一歲

幾減三分之一臣竊不勝驚訝隨查各關監督

預呈文案在河西務關則稱稅使征歛以致商

少如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三十餘

家矣在臨清關則稱據商人吳珠施裕泣訴往

年夥商三十八人皆為沿途稅使盤驗抽罰貨

本盡折獨存兩人矣又稱臨清向來段店三十

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

四十五家襍貨店六十五座今閉門四十一家

遠左布商絕無一至矣在淮安關則稱南河一

帶刺來貨物多為儀真徐州稅監差人挾捉各

商畏縮不來矣其他各關告窮告急之文無日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五

不至處處皆同瑣屑煩辭不敢一一陳

瀆大都人情熙熙攘攘兢利而來各商不惜霜風跋

涉之勞不憚湖海波濤之險以兢尺寸之利乃

以稅使辛整視為畏途舍其重利不通往來是

豈甘心無乃稅使之害尤有甚於跋涉風濤者

則苛政猛于虎之說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多

之于此必損之于彼

皇上得無以連年稅使之供進有餘乎不知其積

削者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各關之不足豈臣

一人之私哉上虧錢鈔之供下缺九邊之餉皆此之爲也卽此一項則各項錢糧種種通欠皆可例推是用若輩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病民抑且病國
皇上之富以天下爲富而今乃使行旅蕭條課程虛匱有無何以相濟泉貨何以流通豈盛明之世所宜有者臣愚不敢喋喋上塵天聽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六

皇上聰明夙啓度越群臣試思四方商賈何故舍重

利而不行各關額課何故至今日而不足則此

足彼虛害多利少

國用虛乏之原稅使當罷之急自洞悉于

聖衷而無疑矣當此匱詘至極而祛弊源還正額莫

此爲急伏惟

聖明留意裁焉臣愚幸甚

國計幸甚等因萬曆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

申飭關稅疏

題爲關稅日虧歲額日減懇乞

聖明嚴行申飭以重推政事竊惟 國家做古議察

之法設爲關市之征用以通泉貨阜商民利藉

其餘仰禪于 國計所從來久矣顧疆域各別

課額懸殊在臣按之以責各關在各關執之以

應臣其有溢于額者此諸執事之能也于臣部

得焉而臣不敢以概求恐難乎其爲商也其有

虧于額者此奉職之無狀也于商賈得焉而臣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七

不得以不問恐難乎其爲 國也是必分日定

則如數拮据卽萬一不敷而通融三年之內酌

盈濟虛衷多益寡然後便民便

國臣部尚有賴焉不意大壞極敝至今日而虧損

爲益甚者查得原設河西務等鈔關七處徵收

船料商稅歲額三十萬二千七百餘兩此定額

也數年以前金未聞有所謂虧欠者豈惟不至

虧欠間且報有羨饒自萬曆三十年至三十二

年此三年間九江額虧四千兩矣揚州額虧一

萬二百九十兩矣北新頓虧一萬八千八十兩
矣濟聖虧一萬九千三百兩河西務虧四萬三
千八百兩淮安虧六萬七千九百兩甚則臨清
一關竟虧至十四萬八千四百兩矣總計三年
共虧原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九百有奇一見
之不覺驚咤駭愕拊心長嘆均一關也昔何以
獨號有餘今何以動稱不足其作備于前者或
出於一時之偶然而未可爲常其倖于後者
遂守爲前人之成例而永不可復尤而效之以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八

至無歲不然無處不然臣卽不敢遽以不肖之
心逆揣各關而日侵日削莫知所底今臣將何
所資其緩急之用乎夫當稅璫剗心吮血之時
小民剝膚見髓之日臣方求寬卹之不暇而後
璫瑣馬商有無計多寡以下與費豎爭尺寸之
利此義之所不敢出亦口之所不忍言也顧弊
有所繇滋害有所繇起

皇上或遂不及知各關卽知之而無如之何者臣寔
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蓋自徐淮稔惡凶魄雖禡

而清源煽虐喪心未厭錄臨清以至河西務上
下七八百里間駕言驗單公行攘奪商賈既無
飛渡之術姦宄遂生漏網之謀于是有搭附于
馬船者有藏匿于漕船者有寄載于官船者上
之搜括愈嚴而愈密下之規避愈巧而愈多其
虧損額數蓋職此之故矣爲今之計將袖手以
坐觀則虧欠所不償者其時窮將盡縮以三尺
則彈壓所不及者其法窮將聚事于委曲則周
旋所不到者其情窮臣愚以爲欲足額數宜清

司農奏議

卷之二

九十九

弊端欲清弊端宜自大家勢豪始何也馬船以
進貢名漕船以運糧至事屬公家禁煙齒馬此皆
俟 天語之叮嚀非臣可得而徑行者唯是官
船者乃籍紳所乘傳而往來者也爲人臣子值
此三空四盡之秋不能勵清白以事

王分猷念以體公乃數通匪姦其爲戎首問其乘曰
官船也問其載曰官物也及細詢其所錄來非
親識之庇護則貨賄之請託也甚至纒登仕籍
濫用舟車棍澆道途莫別真贗此近在都門

人之地人所共見共聞者藉曰盡出于官橐抑
念圖書數卷琴鶴自隨夫豈異人任得無汗顏
面而慙衾影乎哉臣職司 國計際此時迫勢
窮安得重避煥怨緘嘿不言自貽困苦伏乞

明旨申嚴此後一應商賈貨物俱許差委各官如例
搜查其有附載影射如前所云馬船漕船官船
等項及臨清無單而徑至河西務通灣崇文門
者悉從漏報例論其有勢家大豪仍前怙勢肆
行無忌者容臣體訪得出以白簡從事至于奉

詞農奏議

卷之二

一百

差各官亦須精白乃心共相砥礪儻或推諉支
吾不及額數者回部之日一體參罰庶覺察嚴
而賈豎無所肆其姦責成重而闕吏不得藉之
口其裨補于推政匪淺歟矣臣愚不勝激切恭
候 聖明裁定

初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具題二
十五日奉

聖旨關稅乃國用所需歲額日虧何以敷用今後有
以商貨附載馬船漕船官船者着管關官如例搜

查不許容縱其臨清無單而徑至河西務通灣崇
文門者悉從漏報論官員行李尤宜崇尚簡素豈
得恃勢玩法自隳名簡其奉淫闕吏亦不得因而
藉口致損額數該部查出俱一體參奏至于各處
棍徒倚名稅監多設關津公行劫奪致賈豎巧生
規避此又姦所由起還着各處稅監嚴行禁治如
有違犯的會同各該有司拏究以清弊源欽此

詞農奏議

卷之二

一百

司農奏議卷之三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梓

經用匱乏有繇疏

題為詳陳經用匱乏之繇屢次供應之苦懇乞

聖明留覽以懷永圖事臣以劣庸猥蒙

簡任蒞事以來遭時之窮屢

旨切責供應不前臣之罪臣猶知之况

皇上乎抑臣為守藏之吏耳帑藏之有無

皇上之有無也有者臣不能掩之為無無者臣不能

強之為有邇來匱乏之狀有可得而陳者如總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以出入之六數計之每歲入四百萬出猶浮之

此定額也元年寧夏之事費銀數百餘萬時日

稍遠姑且勿論且以近事言之兩次征倭用過

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用過一百二十

二萬七千餘兩此匱乏之所繇一也鋪

宮錢糧于萬曆二十六年進過八十七萬六千三百

七十五兩零 冊立分封冠婚錢糧于二十七

八九三十年進過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二百四

十七兩零此匱乏之所繇二也本部歲額金花

百萬派之省直原無分外贏餘至萬曆六年新

增員辦銀二十萬兩相沿二十五年共分外進

過五百餘萬兩買辦不足借之金花金花不足

借之銀庫銀庫竭矣計無復之此匱乏之所繇

三也蓋緣

皇上初年毫無濫費積有存餘以故先事諸臣得藉

手供應庶免罪責及臣之身庫藏如洗本月十

六日銀庫揭報止存八十餘金往者猶云那處

甚艱今則雖欲那處亦無復可那者臣即髮膚

盡捐何補于用然此匱乏之狀

司農奏議

卷之三

皇上所明知所屢言者何用臣喋喋而佔佔為惟是

皇上天地父母下體羣臣臣之此時萬窘萬急萬難

萬苦危在旦夕不以此情特告

皇上更無可告訴者矣謹將數年出入大數具疏上

塵 膚覽不敢冀望 批發惟祈

皇上留之座前時為披覽試思連年軍興珠寶用過

若干原無正項金花買辦增過若干原係分外

鋪 宮錢糧完在何年 典禮錢糧視前幾倍

目下邊餉作何支持則臣部之苦時事之艱覽

不畢簡必且為臣惻然動念者至於各省直經
管各官催解金花近年者俱已全完間有一二
拖欠非其達年積負則其見在催徵臣若果行
恭處則各官已完錢糧心必不服若為求寬則
又恐各官假是怠玩不肯用心伏惟

皇上少停鈇鉞之誅酌慶寬嚴之際臣之庸愚多病
一面具疏乞休但 國計虛乏至此臣部陵夷
至此臣之惓惓實非私計可斥可去者愚臣之
身也當存當重者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

皇上之部也伏念內庫外庫皆為

皇上之財君足民足以立太平之本則在

皇上轉移之間致天下無疆之福臣犬馬一念不勝

兢懼尤不勝願望等因萬曆三十年七月十八

日具題

請會議國用疏

題為帑藏匱極萬分可虞懇垂

睿美集衆思以計 宗社長久事邇年以來經費浩
煩前後當事諸臣借彼那此支應一時至今窮
態盡露計無復之今年春非荷

皇上允借寺銀百萬幾不可支目前九邊之餉三大
營軍馬草料布花之資又見迫矣臣自受事以
來催科之檄達之省直者急如星火督責之旨
得之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

皇上者嚴如雷霆然而外之所入者常少內之所出

者常多隨到隨發畧無存積日據太倉揭報實

在不滿數十金而邊鎮未發銀兩拖至百萬昨

者薊鎮各軍飛帖糾衆變已將成幸而解散儻

尤而效之倖可常微乎矧今四海洶洶舉

朝臣工咸懷意外之慮萬一一方有事如曩者東

西之警發數十萬之師需數百萬之餉臣將何

以應之欲急征求恐難生黔首欲緩徵發恐變

在脫巾當此平寧無事之時業已中不濟外外

原缺

進國計書冊疏

題為 國用日增

國賦日減直陳出入大數以備

睿覽以圖長計事臣至庸愚誤蒙

簡拔蒞事以來適遭帑藏空虛屢疏哀懇仰荷

特恩借問藏緩內供責通賦臣卽摩頂至踵罔報涓

涖日夜籌思同一計部耳昔何以隨取而隨足

今何以愈索而愈窮因率二三司屬將太倉出

入額內額外之數細美詳稽始悉其故大約太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六

倉歲入僅僅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餘兩內

除原派各省直徑解邊鎮銀八十四萬餘兩外

實入者只三百七十萬零耳使盡數入完原不

足以當內供邊發俸糧各項四百五十餘萬之

用一遇災沴流行省直通欠則所入愈不足以

給所出及考近年所出較額外不啻數十倍是

果操何術而能應哉良繇

皇上御極之初百事撙節以故太倉積有贏餘節因

近年費用浩繁當事那移支應庫積盡搜括省

直矣按括盡借改漕折矣漕折盡開納事例
事例盡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旁借同寺矣
然當日猶可搜可改可開可借至臣之身則無
可搜無可改無可開無可借者曾不得接應而
行焉所可冀者惟全徵三百七十萬之額數或
得稍濟然眉豈知額數之中三年間又復改捐
二十餘萬有奇通欠一百九十九萬有奇催督
之數星馳輪轉之車祝繫上供外發東補西供
見年邊餉日今尚缺八十五萬計畫無之憂煎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七

欲死年復一年國非其國是以不避瑣屑謹將
三年出入額內額外之數報其款項并開簡明
揭帖上座

御覽庶見臣部萬分艱難非敢一毫欺緩且臣鹿鼠
之微技已窮燕雀之虛室可慮安敢泄泄貽禍
將來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勅下九卿科道從長計議共濟時艱不惟臣得藉手
以報

皇上於萬一而國家根本亦可引至於靈長矣等因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八

經用匱乏有餘疏

題為 國用匱乏有餘

聖明轉移甚易故陳盈虛之故以備

採擇以保治安事竊照太倉如洗九邊待哺該臣屢

疏具題茶蒙

聖心期鑒但那移非可繼之術講求無善後之方臣

蒿目嘔心撫今追昔均此一天下也昔何以足

今何以窮揆厥所錄有自來矣此其安危關

宗社其旋轉在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九

聖明臣若隱忍不言聽其禍亂自至是臣溺職之罪

小誤 國之罪大不但為

皇上之罪人竊恐天下後世將共唾罵之益

國家錢糧徵收有額曰稅糧曰馬草曰農桑曰鹽

鈔者為正課各運司者為鹽課各鈔關者為關

課稅契贖緩香商魚茶屯折富戶等項為雜課

內除徑解邊鎮外大約二百七十餘萬兩此外

則開納博省軍興搜括等銀為非時額外之課

大約五六十萬不等合此數項方足四百餘萬

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權宜開採之

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

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山

東之香商等稅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福建之屯

折等銀三萬四千八百餘兩南直隸徽寧等府

之稅契銀六萬兩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二萬

六千七百餘兩改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

其間雜課不敷誅求無藝百姓不得不以應徵

之錢糧暫免並楚有司不得不以見完之正稅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十

量為那移為上官者亦諒其愛民萬不得已之

衷而曲為彌縫以致三年之間者直拖欠一百

九十九萬有奇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山東運司

每年分割去銀一萬五千餘兩兩淮運司別立

超單八萬引而臣部之鹽課壅矣原額關課三

十三萬五千餘兩二十五年新增銀八萬二千

兩今則行旅蕭條商賈裹足止解完二十六萬

二千餘兩而臣部之關課奪矣高淮開納中書

李敬開授揮使而臣部事例之課分矣關中軍

興樽省等銀每年七萬餘兩盡抵礦稅各省援請而臣部額外之課虛矣他如南直隸蘇州等十八府州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價軍餉造船等項借過本部銀三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兩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價借過本部銀三十三萬八千五百餘兩陝西全窳協濟自十三年起至三十年止共用銀一十四萬二千五百餘兩四川議留陝西濟邊銀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俱于太倉補發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十一

過銀一十五萬兩雲南自十二年起至三十年止每年題留提舉司解京課銀共五十七萬兩而臣部之逋課又如此其多矣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在在握以中官天下錢糧止此額數而處處自為那抵當此之際欲開利孔則無可復開欲急催征則勢難再急譬如縛手而求持紮足而求走也抑已難矣而年來征嗜之費用過銀一百餘萬兩兩次征倭之費用過銀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

銀一百二十一萬七千餘兩鋪

宮

典禮之費用過銀三百六十萬餘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銀五百餘萬兩入者如彼出者如此即全盛之世所不能堪而况今日乎老庫將窮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阻九塞之兵動言鼓謀徐穎一帶近有揭竿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一二

皇上聰明絕世事事周知試察臣茲所條有一字欺妄否臣部職守既奪既分臣尚別可措手否夫煩歛與惟正其需孰急此盈則彼虛其數甚明皇上誠穆然深思毅然立斷遠者臣不敢望第猶行十年前之政事而臣部得循十年前之職守臣所以待天下入者猶夫故也即所以備皇上出者猶夫故也內釋匱乏之憂外彌叵測之變是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不則腹剝侵漁民害已極支撐展轉臣計已窮臣之要領固不足言而

皇上之金甌大寶臣亦不知其所終也興言及此肝腸俱裂涕淚如傾臣不能復言矣伏望

皇上垂神省覽臣不勝哀籲祝願懇切之至等因謹
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十三

催發章奏疏

題爲章疏未發甚多 國計所關甚重懇乞

聖斷速霽 明綸以便遵行事竊照計曹乃命脉所關而尚書爲喉舌之秩臣之庸愚謬領斯役其所守者 朝廷之官而所言者 國家之事也乃自正月迄今一切章疏未蒙 簡發因詳臣之所言非上而 天潢之贍養則下而九塞之軍需也非考成奏罰之常規則鹽筴漕輓之新例也在臣不過督率司屬按舊章而請耳若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十四

明旨一日不下則臣部何以奉揚天下諸司何以遵守况夫人情久則生玩玩則生疑必有謂臣部之于 聖心多未當者遂致因循廢閣之虞必有謂臣部法守之不足愚者將啓乾沒舞文之弊必有謂臣部之承宣不下究者必致聚闕脫巾之憂姑且無事達引卽如一郡一邑而守令坐嘯則郡邑之政荒一省而監司虛懸則一省之事廢豈以 國家極重之務而半載停閣茫無主裁內外之常賦坐視愆期期會之簿書無

從稟命承委候

旨者不敢 陛辭而前懸釜待炊者無能果腹即事
即清平無事之時已不免有叢勝之患矧茲
天變人愁民窮財盡之會而可泄泄若此耶譬之水
然安流千里無可虞也一節不通則壅溢上生
譬之身然飲食居處無可虞也一脉不流則疾
病立見嘗觀天下之變未有不起于廢弛而醞
釀于平時者臣之所憂在漸積之後醞釀之所
必成而

詞農奏議

卷之三

十五

皇上之所不憂在耳目之前思慮之所未及比至有
事然後張皇起而圖之其有及乎臣庸臣也舉
事不當祇當罪臣罷臣以懲不職其於應發章
疏似未可因人而槩棄之也妨廢日久萬不自
安謹將前後諸疏開列硃語以備

睿覽伏乞 軫念命脉不可不聯喉舌不可不通
國計民生不可不重或將原疏逐一簡發或將今
疏總賜 批行俾臣得以抱病之身完此塵積
之贖上答 鴻恩下安黎庶豈惟臣愚一人私

幸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臣不勝激切叩關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具題

卷之三

十六

原缺

之身寧足贖乎方今天下時事孔棘其當萬日而慮悉心而圖者微獨臣部爲然而臣部爲甚臣部倉庾匱細其值燃眉無厝束手無策者微獨今日爲然而今日爲甚臣不敢復說連年經費已過千萬有奇爲臣部匱乏之繇亦不敢歷述九邊餉銀尚欠百萬之多爲目前徵發之急姑舉內外大小臣民所共難者爲

皇上熟計而備陳之蓋天生蒸民有室有家原自有生人之樂也但年來既竭力以供惟正之賦又

傾產以厭貂璫之求鴻鴈在野碩鼠于郊以致富者立貧貧者立斃矣犖犖牙遺所餘幾何此非百姓之獨難爲今日之百姓故難耳夫百姓其小者也張官置吏使司牧之原自有撫字之責也但年來既催科以足逋負之額又搜括以抵採權之征國令如焚民窮似洗以致鞭笞日聞桁楊載道矣子民謂何耳此荼毒此非有司之獨難爲今日之有司故難耳夫有司其小者也鈔關運司各有司存原派有額定之數也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十八

但年來此困于重征之日橫彼壅于浮課之日增舉足有礙跬步難前以致行旅蕭條成數頓減矣原以利民反以害民此非關司之獨難爲今日之關司故難耳夫關司其小者也省直督撫提綱挈領原設以彈壓一方也但年來此以懸缺而空署彼以候代而杜門職業旁分事權無統以致後先交諉上下相蒙矣豈曰無人廢弛至此此非省直之獨難爲今日之省直故難耳夫省直其小者也國家歲入四百萬以待

軍國之需此內外大小臣民原與臣共為措尾者也今在在稱艱處處受病謂臣不知其顛末是自淪于蕘替也謂知而遂聽其短長是坐待其危亡也但時勢兩迫緩急俱非急之不勝其急緩之難以緊緩則是內外大小臣民猶各以其難為難臣又舉內外大小臣民之所難以為難此非計部之獨難亦以為今日之計部故難耳嗟嗟以臣部之難一至于此使其有憐而念之者臣或藉手不至于狼狽之甚也然臣常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一九

叩 獨而力請庶幾

皇上之憐臣乎乃買辦切責如故珠寶切責如故典禮鋪宮切責如故甚則承運庫有催矣御用監有索矣銀作局有討矣前後窘迫有如債主是大聲疾呼而

皇上不聞也臣又嘗告急于省直庶幾同舟之憐臣乎乃見徵拖欠自若帶徵拖欠自若正課雜課拖欠自若甚則借支于 袍段矣協濟于半菽矣截留于河工矣朝夕翹仰有如望梅是大聲

疾呼而同舟不聞也萬不得已為之額地呼天庶幾彼蒼之憐臣乎乃今日以災傷議蠲明日以災傷議免後日以災傷議賑甚則漂沒我畿輔矣震驚我 陵寢矣擊毀我 郊壇矣近聞畿南雹山東蝗河南水秦晉旱又次第見告矣災沴有一分之增錢穀必有一分之減是大聲疾呼而彼蒼不聞也夫國勢人心既渙散而難恃天災民害又溱洳而交攻臣生不辰適際其會則一手一足之力安能荷此重擔而無顛躓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十

乎臣聞人臣之立朝也外度之人內度之已中度之時然後可以匡主庇民而濟國家于艱危之中今 聖明在上試相今時勢審今人情察臣精力才品能保天意尚可回乎人心終不變乎三軍必不敢脫巾四方必不敢揚竿九夷必不敢稱戈內犯乎臣固知其不能也萬一有事能必 內帑慨發乎常供盡捐乎罔裁復可借老庫復可開凋殘遺黎復可脫剝乎臣又知其不能也不能則負 國知其不能而強塞賢路

辦負已負 國者罪負已者蓋有臣如此將焉
用之蓋水火之苦惟蹈水火者知之而救焚拯
溺猶未喻也饑寒之苦惟惟饑寒者知之而飽
食暖衣終不解也臣既極知國計萬不可支力
綿萬不可任使不披瀝哀懇于 君父之前更
有誰肯體亮者所願 明主獨觀萬化之原俯
鑒一腔之血特黜腐濫別選賢能用佐下風以
抒匡濟庶下可以振積玩之人心而上可以回
方蹶之天意不至大壞極敝以貽無窮之憂乎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十一

抑臣猶得說焉去歲商牟肆虐民幾為魚于時
人心惴惴無不謂禍至之無日嗣荷賑金發粟
臣等委曲從事幸而延至今日矣邇者淫潦彌
月水患類仍諸臣累上脩省之疏俱未

報可施行

皇上豈不謂如不得已吾自有已試之方略耶不知
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再希累災之民如再
植之木其根必傷安有玩災樂禍而可長保無
事者萬一禍變起於倉卒然後駭而圖之其將

能乎臣應技已窮愧謀

國之智淺燕堂為慮徒報

主之心長儻蒙 宵旰勇圖咨嗟深念毅然拯濟時

艱為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臣雖跼伏草莽其

亦荷有餘榮矣感時憂

國灑泣控陳伏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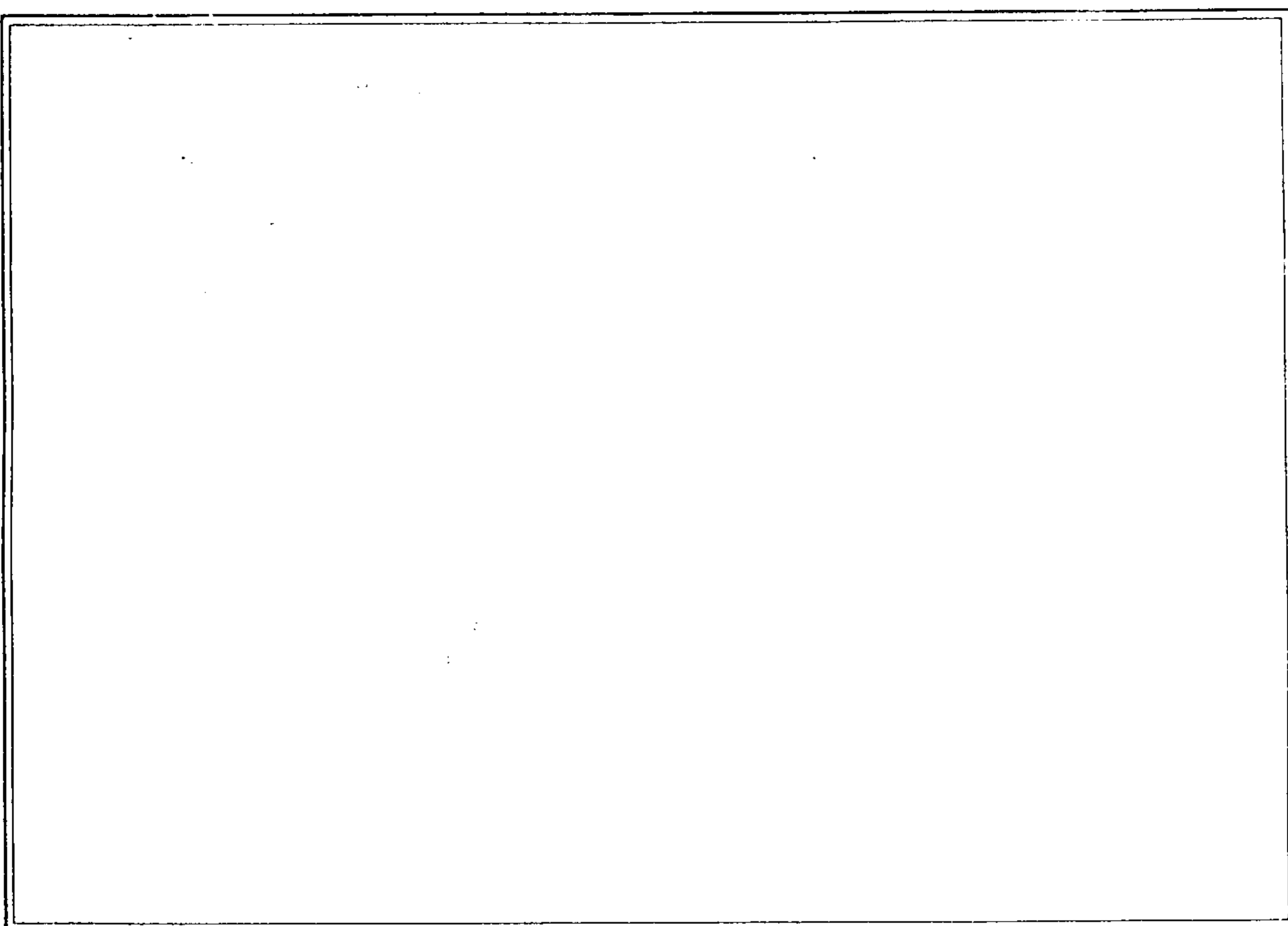
聖慈矜原俞允臣無任祝禱顛望之至等因萬曆三

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具奏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十二



原缺

請開例疏爵入金而入無幾也屢懇罷權以裕財源而利權可得一乎持一疏清伍以惜邊儲而行間可得問乎嚴毅提騎之食聊杜漏卮節蓄金穀之餘姑爲累黍惟是并賦常徵遞年失額者請旨傳檄不厭再三而又民艱是恤每移書撫按藩司就中調停此誠臣之不能一意撫字也顧亦安得諱言催科乎蓋觀漢臣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言利頗折秋毫夫當時擊胡通夷塞河穿渠與夫昆明相梁禱祠之役自非三人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十四

曷克治辦臣才智不逮三人遠甚假令臣生是時惟有束手如三人者臣之所不能也然所稱治辦也者則置均輸更錢幣相引株送筭及車船緡錢通告于天下獄吏分遣于郡中共生財別出常額之外臣乃今不過責成于賦中而蒐括于通數耳假令三人生今時心計必異如臣者或又幸才智之不及三人也蓋盜臣臣所不能而聚歛實愧不能獨不幸遭時困詘迹乃類之類之而不能少佐國家之急抑且奈何伏

乞我

皇上軫念時艱必非愚臣所堪計畫

特下九卿科道酌議裕

國訏謨使臣奉而行之庶幾免蘇曠寡愆尤此同

朝之所知亦同朝之所隱也伏惟

慨發施行臣愚不勝惶恐等因萬曆三十五年閏六

月初九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十五

覆四川巡撫留餉疏

題為三邊待哺至亟川餉萬難議留懇祈

聖明嚴諭該省照舊徵解以濟急需事頃接四川巡

撫喬璧星揭稱為公私困詘已極採辦重役難

支懇祈

聖明俯賜減派寬解限並議應用錢糧及專道督理

以濟大工事內除別款係隸別部者俱聽議

覆外唯是留用錢糧一款內稱兩院贓罰鹽課

并鹽茶契稅事例等銀每年湊足十萬四百餘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六

兩解赴陝西濟邊除三十五年分已解五萬兩

外其未解五萬餘兩并以後年分俱全留用一

節臣愚讀未終篇不覺憮然駭喟然嘆也此何

等時尚恐言留豈臣部困乏至是蜀中獨未之

聞耶夫今天下喫緊要務無如

大工邊餉兩端稱極重矣顧重均則權緩急急均則

權利害採木尚可歲月以需而邊餉顧可歲月

以待乎採木不得工師不過越嶺而求索餉不

得軍士顧肯束手而斃乎前項十萬四百餘兩

乃關西四鎮所為枵腹燃眉日夜以須者也去歲各該督撫諸臣節次差人移咨守催臣即飛檄嚴督令該布政司作速起解不啻數四矣方且懸盼未已孰意又從而留之乎此固促之彼固遲之萬一兩相耽延致三秦甲士釀變脫巾咎將誰職况謂之曰協濟則必彼此交助而後稱協今一遇不敷輒欲割額餉以填別壑而當此太倉如洗九塞告急之時曾聞有那他項之半鏹以佐顆粒否有侵無恤有究無償為計部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七

者若之何獨肩其苦耶去歲撫臣以用兵議留臣亦堅執不允今即云採辦之費倍於用兵獨不思呼庚之患甚於擇木乎雖先年曾以松藩虜警及征播議留乃本部應辦之餉耳未嘗取彼以與此也况採木之役自有專司而乃那甲就乙則此十萬之缺問誰抵補此固臣之所未解也夫宸居鼎建川岳效靈即一鎰一銖皆皇上之財也臣雖至愚無知柰何自分畛域不為一臂之助顧權衡於利害之間斟酌於緩急之際

勢不容以默默胎禍故敢不避激聒而喋喋如此伏乞

皇上軫西陲關係最重念蜀餉輓輸無幾

嚴諭該省撫按將採本經費別作區處其未解陝西

三十五年分五萬餘兩即督布政司作速差官

星夜解赴該鎮交割以後年分俱照舊規徵完

按期起解不許別項那借致悞軍需庶

大工與邊餉兩俱無妨而計曹與水衡各守其職矣

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四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八

日奉

聖旨是邊餉緊急該省應解銀兩照舊征解欽此

一第... 冊... 4 反文內

計處兵餉疏

題為遼左關係天下安危計處兵餉萬不容緩事
山東等清吏司案呈該兵部題前事先該本司
接得邸報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稱建酋併圖開
原兩關薊遼總督王象乾題稱東虜燒大成兀
魯孩子老沙王燒餉阿拜台吉等各擁衆犯槍
遼東等因到部看得遼鎮危急已甚兵餉委宜
設處第各邊兵餉全賴年例年例誠如原額則
臣部可以有濟于九邊亦可有辭于天下惟年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二十九

例以內有逋負臣督之而未應有侵妨臣爭之
而未得則有設處于年例外矣夫年例以內
國之經也臣之職也臣固不能一刻忘年例以外
君之恩也非臣之職也臣尤不能不為今日望蓋今
日之勢各邊皆不靖而遼尤危今日之餉各邊
皆不敷而遼尤急神形無攝標本並洽下脩臣
職上說 君恩此其盡頭一看矣為此將逋負
侵妨設處三項詳開塵 覽伏乞

聖明曲體亟行 勅下臣部令逋負者速解侵妨者

歸還設處者同心共濟則遼與各邊庶幾猶可
為也夫臣方久病待放似宜靜緘而且為是多
言以微 天聽誠為繁瑣但臣一日之仔肩未
釋則一日之憂惶莫已故不度進止而播拾如
此惟

皇上留意裁察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具
題

一逋負額設惟正之貢 國家命脉所關外解少
一分之入即年例虧一分之出其在水旱軍興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一

議緩議帶者猶可曲原至于那借延捱推托虛
報者何可槩寬也乃邇來積玩成惰轉相效尤
查得福建屯折銀兩存留未補者十萬二千六
百八十餘兩積年拖欠四萬七千八百六兩有
餘兩淮運司欠課一百七萬四千三百有餘長
蘆運司則又欠課一十二萬八千八百餘兩山
東運司欠課九萬四千五百兩有餘廣東提舉
則又欠課三萬四百七十餘兩華亭青浦二縣
虛報布折等銀奉

旨嚴催尚欠八萬三千一百一十兩有奇省直應解
京邊稅糧等銀見徵雖完舊欠二百一十四萬
六百三十餘兩撫按贓罰亦抵正項欠至十萬
一千九百有奇京衛屯糧孰非額設欠至一萬
六百九十餘兩以上共欠三百八十一萬五千
餘兩所謂逋負也平時類催視爲泛常今日危
急豈容襲故合候

明旨分別查叅庶得速完伏乞

聖裁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十一

一侵妨設官分職原有專任程功計效各有責成
非但爲臣子明職掌實所以爲 朝廷飭紀綱
也爲人臣者求無虧于局之內而已豈宜遂侵
于局之外乎自礦稅繁興以來礦稅不足割正
賦而不恤礦稅求足妨正賦而不顧明侵暗害
爭之不得如江西一省自鹽課歸藩監至今虧
十萬餘兩自商稅歸藩監至今虧三萬九千餘
兩而撫按缺官又虧贓罰銀一萬二千兩三山
東一省自魚鹽商稅留解稅監至今虧五萬五

千四百餘兩自泰山香稅奏解稅監至今虧一
十六萬餘兩而巡按缺官又虧一萬六千兩矣
南直隸課稅歸監則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七
十餘兩之虧協濟河工則有一十五萬二千五
百八十餘兩之留蘇松織造又有三十餘萬之
借河南一省協濟河工留銀一萬八千八百八
十餘兩未已也而又有移粟救荒一萬二千七
百七十餘兩之留河工緊急借用九千九百三
十兩未已也而又有巡撫贓罰二萬五千兩之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十一

虧未幾而創建

福王府第題留雜課銀兩三萬九千四百兩有餘
浙江續借京邊銀二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餘
兩爲織造袍段也陝西共扣兵餉二十萬兩爲
協助平叛也福建兩缺巡按虧贓罰銀一萬二
千兩三缺巡撫虧贓罰銀九千一十八兩其肅
虧巡按贓罰一千二百兩山西虧巡鹽贓罰二
千七百兩猶曰省大者虧多省小者虧少也湖
廣缺督撫虧贓罰八百兩缺巡撫虧贓罰八千

五百兩缺巡按虧賊罰五千三百一十餘兩廣西一省缺巡按一官虧賊罰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兩有奇是何大省所虧猶少小省所虧又多也至于各處鈔關皆軍需也皆額課也自稅監四出商賈稀少處處虧額年年告匱臨清鈔關六年之內虧額二十萬九百二十八兩河西務關五年之內虧額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兩許墅鈔關三年之內虧額二萬二千五百五十兩北新鈔關虧額并題留賑濟共欠三萬五千五百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十三

四十兩有奇揚州鈔關虧額并題留賑濟共欠二萬三千八十兩有奇淮安鈔關虧額並題留造船共欠九萬五千三十兩有奇以上共欠二百零九萬三百兩有零所謂侵妨也挹彼注茲尚患竭澤橫截旁留豈能盈科使非應開除者開除應補還者補還應疏通者疏通則江河雖大能當尾閘之洩乎伏乞

聖裁

一設處 朝廷之財孰不可以供 朝廷之用墜

而私之不免形見勢誦之虞融而通之乃見酌盈濟虛之益倘窮不思變於官守得矣其如國是何故必權宜設處乃足 國安邊之道也查得南京戶部存積銀兩據報部文冊及開除新收蓋六十一萬有餘矣向因征倭借用二十萬兩今當 國計匱乏再借二十萬兩未為過也兩淮庫貯賑濟銀兩及稻價挑河共報二十五萬有餘矣年來並未支用分釐今當 國計匱乏取用一十五萬不為多也准蘆鹽引徵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十四

帶鹽銀每年六萬五千餘兩為征寧夏設也今寧夏既平撥歸本部不亦宜乎開納事例後奪于工部者雖不可豫定其數原為濟邊計也今邊方缺用歸還本部誰曰不宜前者征倭煩費曾查取兩廣布政司存積銀十五萬兩又查取各處稅契銀兩缺官柴馬節省公費裁減工食其數不貲俱有實濟今當匱乏可不再一查取乎各處稅課三十三年奉

旨一 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

邊之用三十四年奉

上旨一半解送該部助工濟邊今助工者已收四年矣濟邊者不當輪收四年乎以上諸項錢糧所謂設處也有例可查有冊可據或量時暫行或俟後還補惟期各捐成心共襄時務則窮乏之病庶幾其有瘳乎伏乞

聖裁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十五

再申設處邊餉疏

題為京邊匱極設處計窮謹循職掌再申前請以濟艱危事頃臣因邊餉久缺遼左更危榮于六月十七日具題為遼左關係天下安危計處兵餉萬不容緩事內開通負侵妨設處三款分請定奪又於是月二十四日具題為秋防愈迫遼危愈甚懇乞 聖明早定處餉之策以央猶豫以保封疆事內除通負臣部亟催侵妨候旨另議專請設處一款迄今未蒙 報可仰窺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十六

聖意夫豈忘情邊疆無亦以臣部為遼左發端今三十萬之處分榮有

明旨可無事于此乎然而臣之所請非專為遼左一處而言也九邊十四鎮計舊年缺餉尚該四十五萬二千四百有奇而今年上半年缺餉尚該一百一十五萬九千三百有奇疆臣各有疏揭甚于追呼是不容不處者也臣職在司農有所不足安敢逃責顧從前之積匱沿遺于今而襟肘愈露斯今之艱苦百倍于昔而補苴更難且

無論礦稅之侵妨卽工部節年織造而奪臣部者共計七十九萬二千七百餘兩以河工而借臣部者共計二十一萬三千八百餘兩以府第而借臣部者共計四萬九千八百餘兩其奪也初不與聞其借也一往不復臣部能堪此耶又如逋負積至二百一十一萬八千六百餘兩儻催之而卽得豈不可以解臣部之窮而其逋最甚無如南直浙江江西等處催之愈急而應之常緩動借去年水災爲言臣部能堪此耶以一

罄懸之太倉而供尾閭之九塞額外者旣不能妄希于人額內者又不能固守於已一有緩急則群起而指之曰誤國誤邊然則今日之戶曹可謂亘古及今無復有難焉者矣

皇上卽不憐臣聽臣亦甘心爲國受辜獨以邊需何事而欲僥倖于旦夕以希燕慕之安其能幾乎是又不得不處者也臣與司屬悉心籌度計畫無之惟有設處一策可以紓三軍枵腹之阨可以寬五位剝膚之憂可以解孤臣倒懸之

急計無有便於此者謹將南戶兵工銀兩已奉明旨取用與別項可無搜括者刪去不開外列爲四條再干 睿覽伏乞 允行以通一時之權仍乞將逋負侵妨二款另 賜處分以復萬世之經度 聖斷蚤決一日則邊餉發發一日而內外懸望之情亦可早釋一日則臣之懇請寧有已時耶雖冒瀆獲譴所勿辭矣

一據兩淮運司三十六年報部開庫貯銀實在二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九兩零稻價銀三千

四百五十八兩零挑河銀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四兩零共二十五萬五千八百餘兩原係積餘備用今邊需無措凡別衙門蓄積但可通融者俱蒙

皇上分派酌取如該司前項銀兩雖係歷年所積實則鹽務所餘旣備用爲名自當乘時濟急相應銜官取解三分之一餘仍留貯亦足備不時之需矣

一征寧夏開淮蘆鹽引至三十一年改就引帶鹽

淮南每引帶鹽十斤徵銀五分淮北每引帶鹽二十斤徵銀一錢長蘆每引帶鹽十斤徵銀四分共徵銀六萬五千餘兩查得前銀特因等數作逆一時權宜非虜警增戍之兵非額定應派之餉事平即當停止見今兩淮巡鹽御史具疏請裁濟邊方在候

旨而各鎮羽書旁午索餉甚殷相應掣回前課酌量支給如前課不掣即於該鎮年例銀內如數扣留所有征時增兵原非經制仍聽彼中督撫設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三十九

法清查務復舊額益非損其所固有亦綜核邊實之一端也

一開納事例

祖宗為戶部濟邊而設工部原無此例後因

大工暫准開行事已仍當還歸本部今工役稍有次第而該部歷年又減數以招來之赴納去此趨彼臣部終不能與之較多寡何也工部止以發商故銀不必足色而數不必滿秤况與商人相兌則雖貨物雜投亦無不售者例之所便者多

則人之所趨者夥即欲敲而之戶部其道無繇矣揭查會計臣部先年可得三四十萬今則不滿十萬去年僅止四萬餘矣雖均為公事而邊需與工料緩急不倫蓋版築之繁興可以紓徐而理而芻糧之孔亟難以時日而延然則今日工部之事例似宜歸還本部暫充濟邊稍俟數年之後再議均分或亦公平正大之體而盈虛消息之宜然者乎

一三十三年十二月奉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十

旨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并土產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解進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之用欽此又三十四年三月內奉

旨江西湖口等處船稅着稅監照舊徵收遵奉前諭一半解送該部助工濟邊一半解進內庫應用欽此查得助工應屬工部濟邊應屬戶部兩奉明諭皆有該部之文可釋思也乃向來止解該部臣部未與較爭則以

宸居爲重而人臣急公之義不必太分彼此爾今工部已收四年而臣部未沾毫末若必待營繕工完而後與臣部悠悠歲月將何爲期不虛負

皇上軫念士卒之隆恩乎請自三十七年爲始亦照前數俱解戶部用濟邊需是亦臣等推廣

德意風示九邊使之感恩圖報効力封疆而非臣等自爲寬舒之地也 以上四條凡涉地方者地方諸臣必以爲不便涉

大工者工部諸臣必以爲不便臣敢謂其無後言哉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十一

顧均之 王臣也亦均之 王事也時值康平則各營職茶而不必軼於局之外運遭搶攘則共効勤勩而不必泥於局之內蓋大家之藩籬可割而同室之往救宜先如運司餘銀借用之物也寧夏鹽課應停之征也

門殿鼎新詎敢謂緩而

皇上年來徵求四出惟 大工是圖茶已厚爲之所該部極力懇求諒必得請笑庸論及繩墨之外乎况工織隸在起部而節年之邊餉暗借不貲

原缺

覆湖廣撫按題留贖罰疏

題為懇留贖罰銀兩以濟 大工事湖廣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該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張問
達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黃紀賢巡按湖廣監
察御史史彌各會同咨揭前事大約謂先該工
部題為 殿門肇建內派湖廣採買楠杉大木
約該價銀四百二十萬兩比照

兩宮題留各項錢糧併留院道贖罰銀兩又因本部
以遼左危急分列拖運咨催前銀三院會同條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十三

議要自三十六年起至四十五年止撫治按三
院及司道贖罰一併

請留以充採木支用等因會題前來案查先該湖廣
撫治二院各咨揭議留贖罰以助採木一節俱
該本部念係濟邊正額先後咨催去訖今該前
因若復再以空文往返徒滋煩擾呈乞酌議案
呈到部為照職內職外均之 王臣採木濟邊
均之 王事以 王臣而供 王事又何分畛
域哉第事理有輕重時勢有緩急主計者安得

不於重且急者而圖之乎肆今 殿門肇舉儲
材正殷當事者急桑土之計董作者懷靡及之
憂臣豈有胸無心者寧不念及藉今天地之財
挹之彼足以注之此盈之東未必詘之西則臣
子在位亦豈不同心共濟而較計於不必然之
域乎惟以財有限而用難虧則臣不敢為額外
之求亦不敢為額內之損臣部惟據其額以求
之撫按撫按亦惟據其額以完之臣部甲不得
侵乙不得干也邇查陝西撫按贖罰向係抵作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十四

甘肅年例三十五年間巡按偶缺贖罰不足該
院咨請開銷千二百兩臣部旋發太倉補足年
例觀此額缺則補成例已自昭然推而槩之各
省直各撫按之贖緩分釐皆係九邊額供虧一
分即虧一分之軍需也今楚中三院司道獨非
額內之供而日倚以濟邊者乎何該部念及於
大工而竟繫留及於此項耶何三院惟以採木之艱
難而頓忘却夫邊需之匱耶且水旱災侵既責
臣部以獨停工作甫興又留贖罰以接濟膏已

喝而再股之脂已盡而再削之爲今日之計部者不亦難耶况數年之前部帑雖虧尚未必無隔宿之儲當今羣醜騷動之日遼左岌危之秋庫如懸罄帑無宿儲叩

關設處而不得請補侵妨而未能無已而勉爲拖漣之催是亦得銖得兩卽得億得萬之意也臣心良苦勢亦孔棘矣彼楚中諸臣知爲地方之計而已知完採辦之局而已不知賴麟之首未有喙息遼陽之地未有安堵關係於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二五

神京之安危當何如者萬一糧餉不繼軍士呼庚此時將責之工部乎將責之湖省乎臣言至此臣心幾裂必不能捐目前之急需以佐水衡之營繕矣伏乞

聖明軫念九邊非臣一家之事軍儲非可旦夕之缺嚴諭當事諸臣協恭和衷各循職守將三十六年以前按院司道未完贓罰悉照數完解三十六年以後三院司道應解贓罰仍照舊解進庶類設之年例不至於虧削而

國計邊需亦永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二六

再請酌處諸臣停緩疏

題為國步日就艱危謹論更須商確謹補牘再

請以候 聖裁以圖至計事臣待罪民曹凡生民之

休戚邊餉之盈虧與夫時事之緩急總集于臣

臣自受事以來夙夜祗慎冀以無曠厥職仰副

聖懷乃邇年災稔頻仍邊餉匱乏臣已焦勞拮据無

所措手矣不意時事帖危至今年更甚者各省

之苦旱苦澇已逾八九諸臣之議緩議停不啻

再三第揆以今日之邊儲酌以今日之時勢似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十七

必待

皇上之明斷輔臣之酌處者臣試總覈起運之額熟

數被災之鄉而徐及諸臣條議之畧為

皇上陳之夫天下歲入之數四百餘萬止矣而九邊

軍餉則已四百萬有奇一切 上供匪頒諸煩

費不與焉是四百萬有奇者分毫皆軍士命脉

所關 國家神氣所係也惟是徵解不減于常

供後得計入之數以當出之孔又使災變僅見

于一方尚得借此之盈以補彼之歛乃今河南

則旱澇矣山東畿南則旱蝗矣福建江西皆洪

濤矣山陝蜀黔皆旱魃矣閩閩之蕭條萬里老

幼之轉徙盈途宜一時當事諸臣仰體

聖天子愛惜元元至意連章累牘望 闕請恩也今

查科臣李瑾一本為

聖心疑忽日甚 國勢孤危可憂謹援引成憲敷陳

末議懇乞 省覽急圖任賢保民實政事內條

議災傷謂正供卽難盡蠲當酌災之輕重為徵

之緩急內有獨急查核之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十八

古若為授污吏以利權等語又科臣馬從龍一本為

災民望拯甚急荒政中飭宜先懇乞

聖明亟沛德音以惠遺黎事內有催科一款議將應

徵起運俟麥蚕有秋酌量豐歉徐徐議徵又山

西撫按魏養蒙劉光復一本為全晉空匱已極

災民待哺無策仰乞 天恩俯假便宜救全遺

黎事內緩舊逋一款大意謂舊逋委難並徵各

官給錄限有分數願寬其罰以俟年豐帶徵又

直隸巡按畢懋康一本為畿南荒旱異常饑民

流亡可慮懇乞 聖明軫念破格蠲恤以安畿輔以弭鮮孽事內寬起解之限一款議將起運錢糧責其或京或邊於中又分緩急次第容各官朝 覲後移限來春三月或夏五月取次完解又江西道御史喬允升一本為四方災變頻仍 聖心軫恤宜亟敬陳末議以備採擇懇乞勅下大小臣工講求拯救之方與生財之道以保子遺以永萬世治安事議將各省災傷起運正項勅下戶部再於別項支撥應付直待來年春麥熟後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四十九

催理撥還又山西道御史馬嘉會一本為災民窮極必變 主心軫念宜急懇乞

聖明亟省召災之源蚤圖憂恤之計以弭亂階事議將畿南被災所在秋糧方徵未納者權宜停徵俟來夏麥蚕有秋再行補徵解納此數臣者立論雖殊大都不出停徵緩徵兩者其描寫艱苦之情狀如上鄭俠之圖其條列拯救之機宜似借留候之著臣叨廁民曹職專安輯覩此哀鳴景象寧忍恣然故臣披復數四躍然欲甦萬一

諸臣言之而 聖天子慨然為罷稅為捐帑為停一切無名之奉濟此災民甚幸儻諸臣言之而郡邑有司得有所援引以恣其停緩則此四百萬之常賦保無縮額乎向者

明詔之切責甚嚴部撫按之督催甚急猶不能得郡邑有司之侈力而况誨以借口其為縮額必矣夫既縮于常賦之中而欲令司農無減于常餉之內是使臣能點鐵成金則可而臣不能也竊意水旱蝗蝻水電之遭省有遺郡郡有遺邑邑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五十一

有遺鄉况正賦出于素封者什九出于閭左者二三即寬之閭左竊恐未必利貧民而寬之素封祇以令之忘公上之急耳臣言及此極知府怨招尤無所逃罪但計吏且入國門使皆猥稱近䟽而倖逋逋課之懲臣將何詞詰責而又將何術塞諸邊庚癸之呼哉是用條上諸䟽披瀝苦情伏乞

皇上將諸臣請停請緩者下其議宰輔詳審酌處以俟 宸斷恭候

命下之日臣部遵奉施行是疏也業已進呈

御覽未奉 批行事關軍儲萬難輒已故敢補牘再

申前 請惟我

皇上留意省發臣愚不勝恐死祈望之至等因萬曆

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五十一

再請會議并祈罷免疏

題為歲賦縮額漸多邊餉愈增無措再懇

聖明允臣前 請會議以救卹危事先是臣因九邊

催餉咨揭交至如雨歲入多至積逋計無復之

曾屢具疏特懇

皇上勅下廷臣會議便計用濟燃眉已而閣臣樞臣

暗邊事之危急憫臣部之困窮亦各以疏揭代

臣叩 請伏蒙

聖慈准借部寺稅銀馬價共四十萬兩臣捧誦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五十二

綸音煩覺甦息其在戊卒感深挾纊又可知矣第各

邊所需不下二百餘萬而此四十萬者出自

皇上則為大旱之甘霖散至九邊猶然波臣之斗水

也除請 內帑恭聽

皇上處分外念此救焚拯溺之時必須補天浴日之

手而顧可責之寸籌莫展二豎交侵之病臣乎

臣掌計吏也方今諸省藩司各膺毛土之寄抱

冊而來鱗集 闕下均之所為分計之臣也事

屬同舟豈異人任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天下之計吏商天下之貲財各出

所見縷折條分當必有心計妙美如唐之劉晏

其人者庶幾破臣之壘贖而救時之耗絀乎夫

臣請會議欲議於額之外也近閱大計歲額自

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積欠一百六十萬有奇

較在歲尤甚此其盡繇水旱蟲蝗益緣臣以叢

垢之身徒擁虛器臣視計部若苦劫外吏視臣

若贅疣非不移文而愈催愈緩漠不相關當此

之時惟有伏枕長嘆束身待斃而已是臣一日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五十三

不去則太倉一日不得盈太倉一日不盈則邊

事一日不可保母乃

皇上以臣為嘗而以九邊為戲耶異日者即酒臣之

血以潤多士之吭其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與言

及此涕泗交零惟我

皇上留神省察亟允會議亟罷臣歸以救阡危於萬

一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初九日具題

司農奏議卷之四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梓

催各邊民屯疏

題為民屯積逋邊餉日匱乞

賜申飭叅罰考成舊規以足經用事貴州等清吏司

案呈照得九邊毛客年例兵餉俱有各省府州

縣民運及各衛屯糧供給民屯一分之足即京

運一分之省也舊例

御覽冊內開經管職名以嚴考成年終有叅罰之疏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一

以示懲勸立法至詳萬曆二十五年間各鎮拖

欠數多又該本部題奉

欽依准行各餉司會同撫按查叅未完通行去後至

今祇事虛文逋負益多絕未見叅罰一人以致

有司愈加玩愒及今各鎮告匱之文無日不投

中間或有上半年不足而預借下半年今年不

足而預借明年即各處民壯工食原議歸農以

為濟邊之用今有十年不解二分者積弊如此

餉額安得不虧呈乞照例題

請申飭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

國家之制一鎮之軍馬自有一鎮之民屯後來間發京帑原為一時權宜之計以濟然眉柰相沿日久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為應發之物其視民屯拖逋漫不經心則曰特有京帑之可補耳往在全盛之時尚難虛內以事外况當茲匱乏而尾閭洩之無過非策乎且每年督撫會繳

御覽文冊奏稱民屯未完者聽其另疏恭罰矣而未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一一

見其疏也管糧郎中有專任責成會同奉司之例矣而未見其會也時艱若此縱不能多方搜刮別出他籌豈于應解錢糧見行事例亦不能着實舉行其于國計軍儲將安裨也切照清理錢糧之數責之餉司為專一方恭劾之權責之撫臣方重相應題 請申飭恭候

命下本部通行各處撫臣及管糧郎中等官將本鎮額餉係各省府州縣衛所應解濟邊民屯等項錢糧無論本折悉行查出完欠數目行會各省

布政司都司及北直隸順天等府備開經管職名限每年六月內隨進

御覽文冊後依照本部見行事例撫臣及郎中等官將拖欠等處官員各具奏奏前來容臣部分別年分銀數多寡覆

請酌量處分母以姑息之故托為空言毋以彼此之間各相推諉日今太倉如洗朝不及夕

國家隱憂莫此為甚凡為臣子謹切公家兵食相須原非二事臣等自今題 請之後不得不計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三一

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儻拖逋仍前奏疏不至異日邊儲有悞又得據事考成疆場之臣似難他諉其責及今不言臣等之罪及今不行諸臣之罪統惟

聖明軫念

天語叮嚀則軍國之大計有裨臣等之永憂可釋矣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聖旨從來邊餉倚辦民屯後迺以京運接濟如何任其拖欠不行恭罰職任安在着各巡撫及管糧郎

中照見行事例着實行爾部還分別覆擬處治不許徇私姑息互相容隱推諉欽此

題查已解錢糧未到疏

題為清核錢糧以裕國計事臣惟國家所以取諸民者自田賦之入以至山海魚鹽關攤之徵無以滲漏財之孔更無可開矣乃今邊餉匱急內供稽延日夜焦勞束手無策計惟清查已徵之逋已解之侵庶可接濟萬一於此耳以故蒞任以來日與司屬將直省一切歲額已完未完令諸司分核之而臣復總核之經今三月稍得端倪中間有撫按已報差官起解而杳無音耗者

有官解投納退出改換而竟無下落者有投文到部全未交納而私自逃回者有擅將錢糧沿途轉販而久不投文者或被積欺哄騙遂致經年不完或告頂改別項希圖延挨躲閃種種耗蠹難以枚舉及今不一查刷流弊將無已時蓋臣部數年以前倉庫稍充卽有積逋奸侵之弊猶可從容而責轉輸乃今那借一空視此銖銖尺寸之需不啻饑渴而望飲食故寬政一也如其在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損雖在上益則

在下今業已輸之官矣其在員役則此非私家之索也欠在保歇則此非奸宄之資也安得借口於小民拖欠之說而幾倖於

詔蠲免之條萬一脫巾鼓變

聖怒震加臣安所措其手足乎除一面通行各該衙門上緊督催限完報一面榜示解官解役通限一月以裏全完免其問罪以後惟是積弊日久振刷為艱匪

明旨申嚴臣縱移咨移文奚啻故紙相應題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六

請恭候

命下本部咨行各該撫按衙門轉行所屬掌印官查照後開錢糧將已經報解未到者嚴督官解兼程進納仍查緣何在途延緩至於退換及告改別項與糧自逃回等項通提正身押送赴部比納毋容轉脫支吾中間或有事故即拘的親家屬監比代完定限文到一日以裏具錄回報如經承員役仍前玩愒指名題參聽本部請

旨重究其在京候納未完者容嚴督各司立限查

比或行監究保識朋騙的有實跡者許解役告發追賠一以完之遲速為法之重輕期於盡漸夙弊以紓 國家之急再照前項弊端罪不獨在外串同擦匿吏書為之臣部堂屬與有責也前項議處責不獨在臣懲往察來有司任之撫按司道與有責也自今伊始人文錢糧到部經承司官徇情寬假致滋拖延者容臣酌量重輕據實參處更乞 天語叮嚀各撫按諸臣內外協恭共佐緩急以後起解錢糧先將委官職名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七

所解數目起程日期具揭報部以憑查考其批遲仍酌地里遠近的限到部與回銷期日如赴部違限一月以上送問依律究擬銷批違限兩月之外提監家屬比銷庶覺察嚴而奸侵可杜逋欠完而旦夕可恃臣愚不勝惓惓統俟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旨旨各處已徵起解錢糧多為奸徒耗費侵欺虧損

國計卿既立法清核具見精明詳密可嘉俱依擬
着實行還與各撫按不時移文通知已未完欠數
目互相覺察嚴加比銷官吏有串同擦匿徇情寬
假的應察奏指名來應究治的都着盡法處治
不許容縱姑息虛文塞責了事欽此

題飭湖廣逋負疏

題爲 國計空虛可虞有司逋負可駭懇乞

聖旨嚴飭綜核以濟急需以剔積蠹事頃臣因時勢
艱難公私匱竭不得已條具 國蹙民愁一疏
仰達 宸聰雖未奉有 俞旨然其間吏治民
隱臣益體之念之而實不敢苛求以難乎其爲
下也顧臣職司儲計豈能躬親乎胼胝所持以
分猷共念者惟是省直一二之藩臬在藩臬職
司表帥豈能足遍乎閭閻所持以竭力從事者

惟是州縣循良之有司在有司提封一方其錢
穀之出入倉庫之實虛先後之完欠皆其所經
畫而職掌焉誠此以實求彼以實應中外情形
如臂指之相使呼吸之相通斯爲戮力同心而
可佐 國家緩急之用然未有上下相蒙前後
交誼如今日楚中有司積逋狼籍以至此極也
先是臣初入籍曾待罪楚省節推于時見其煙
火桑麻比屋可望未嘗不豔嘆其土壤膏腴甲
于寓內稱大國焉及至臣叨計部備查逋欠之

數顧獨楚省最多每一行催輒稱不足忽疑全楚幅頓如故今昔豐嗇頓懸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然無奈不悉其顛末何也近接該省巡按御史吳楷揭帖據該布政司詳稱長沙府屬長善二縣久缺正官係縣丞代署每縣積欠錢糧自二十一年起至今止各幾十萬又瀏陽縣欠二十一萬五千湘鄉縣欠十六萬七千湘潭縣欠八萬一千寧鄉縣欠三萬九千益陽縣欠四萬四千安化縣欠七千三百攸縣欠四萬三千臣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一見之驚悸駭愕不覺其股栗舌吐下也竊惟國家建邦置邑卽壤地褊小然分民分土各有司存有民則有租任土則作貢此從來不易之制也茲長善等縣其額設錢糧幾何而節年積逋各至鉅萬不知此鉅萬者果無名之征藝乎抑公家之成賦乎果災沴之虧損乎抑玩愒之稽延乎果窮民之逃累乎抑猾吏之乾沒乎果先後接管俱懵然不知乎抑明知之而姑聽之乎夫使其果係無名之征也則可自非然者纖毫

錙銖之微皆上供之需邊餉之數胡槩視為細故也果係災沴之虧也則可自非然者山澤土田之廣諒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胡槩置為烏有也果係窮民之逃累也則可自非然者積姦巨猾之輩高下在心輕重在手胡其任為侵冒也果係懵然不知也則可自非然者新舊交代之際空文相授故套相襲胡其受其欺罔也根株盤結牢不可破及覆思維萬不可解此其故不難知矣蓋見任者僥倖于三年之考成不難

司農奏議

卷之四

飭文案以蒙上代庖者摸稜于五日之京兆不憚稍委曲以庇前關其無為者展布局于才力既欲振刷而不能諂巧善宦者精神奪于窺矚又能振刷而不欲其最下者朘削脂膏充潤囊橐且陰為鼠之穴狐之窟知而不復問矣夫不長于催科而獨長于彌縫是樸散之小材也其名曰巧不忍于姦宄而獨忍于良善是谿壑之濫觴也其名曰污不敢于負僚友而敢于負君父是冠履之倒置也其名曰舛古稱天地生財有

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不在奉公體國之官而在
蠹國削民之官不在力田貢賦之民而在侵公
肥已之民且也前者作備後者效尤事事肘掣
種種影射卽上司甚稱精明多避嫌怨以寬假
及至部檄一催反橫口詆誣蓄不肖之心以逆
之竟不思當此中外逼討帑藏空竭之秋縱不
能多方搜括別出他籌乃于額內成數因循虧
欠一至于此則是 朝廷張官置吏不能得其
半臂之用徒爲奸藪盜魁以自利耳是故卽一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二

長沙郡縣而天下之爲長沙者可知也儻不大
加創懲一湔夙弊則推諉欺隱將無底止臣卽
蒿目焦思日夜拮据亦何益于殿最哉今聞彼
中撫按藩臬稽核催徵各自淬礪第積玩日久
匪藉

天語之叮嚀難必人心之震懾懇乞

明旨申嚴本部各行該省撫按務將先今經手員役
指名題察容臣覆

請重加罰治庶蔽風一清而弛擔者不倖脫于旣往

姦竇永杜而當局者戒觀望于將來其于

國計邊儲亦大有裨補矣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具題初七

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國家正供錢糧止有此數長沙一
府如何積欠至于鉅萬京邊常費從何處給本處
經管員役奸生欺玩着該撫按便指名奏來仍清
查的數嚴徵解部毋得仍前姑息諉托不完你部
還通行各省直俾各警省催督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三

題飭省直借用錢糧疏

題為倉庫額課愈虧有司那借滋甚懇祈

聖明嚴行申飭以明職掌以濟時艱事竊惟人臣比肩而事一主合而視之皆為公家之事分而屬之各有職守之常如其職雖踵頂捐糜罔敢自愛非其職雖纖毫錙銖罔敢或侵是故明乎此者可為事上小心可為同寅協恭而彼此不至于相病矣不謂今日諸臣其陵夷决裂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蓋臣部每歲四百萬之入以供四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四

百萬之出此定數也萬曆三十二年管庫主事余自強差滿考覈收過太倉銀四百二十二萬三千京糧銀三十五萬九千其放過總數如之頃該庫主事張聯奎差滿候考據呈收過太倉銀三百二十五萬七千京糧銀二十九萬二千其放過總數亦如之相去僅僅一年而成數頓減百萬臣初見之徬徨咨嗟何日割日削一至于此及細究其繇則以今歲匪第災沴虧折之不敷省直逋欠之不前而各處那抵借留其侵

越有不可言者在也先是臣于萬曆三十一年曾兩題飭借用錢糧恭奉

明旨以後地方有事即照額派本項內自行區處不許輕題留改臣遵奉行文各省直撫按司府衙門亦不啻三令而五申矣奈臣于省直勢逃而情踈撫按于地方耳濡而目染踈逃者鞭長不及濡染者一呼即諾以故歷年以來臣部錢糧有題留者有咨留者有暫借者有永逋者甚則有不題留不咨留而徑借用者有司奉承恐後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五

莫敢抗違至詢其故不曰偶值艱難則曰適當緊急夫以已值其難誰值其易已處其急誰處其緩豈其在地方之事獨萬不獲已而臣部內供 三宮外餉九邊竟為末節細故耶查自三十年以前內外已借用過一百五十八萬八千有奇其近年所借支截留不與焉歲額幾何分裂乃爾效尤襲舛永無止期竊思

國家有一事之舉即有一事之需有如不分職掌恣意那移就一已之功貽他人之咎迨至勢窮

時迫彼此爭執徒以垂僚誼而動

睿謀是豈純臣之義盛世之風哉歲且更始見今應

進金花應發邊餉尚欠百萬有奇臣懼滿職難

這是以不容已于喋喋有言也伏乞

皇上垂念臣部艱苦再賜

天語叮嚀容臣轉行各省直撫按司府衙門但係京

邊錢糧隨徵隨解不得久停倉庫以致那抵仍

飭自二十四年為始地方有事自照額項區

處不得擅自借留其有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六

明旨私自那解者許臣等查出參處嚴職守可明侵

借可杜而于

國計邊儲亦永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

二月初三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卿部積貯空虛支吾不給朕所鑒念各地方節

動有急務自宜查照額項多方區處豈得彌借留

以虧國家根本之計自今各省直京邊錢糧俱要

隨徵隨解不許久停倉庫以致借抵有司不奉明

旨私自那解的聽該部來處治欽此

差官分催錢糧疏

題為九邊告急萬不能支懇

恩暫借老庫銀兩以救目前危困事頃該本部題前

事奉

聖旨邊餉告急老庫空虛平日收納督催職守何在

內帑匱乏供用尚且不敷將何給發老庫銀准暫

借十萬兩作速解發俟外解充盈照數償補朕念

民窮財盡之時猝難催辦着于買辦銀兩准留十

萬兩接濟急用以昭朝廷愛民恤軍德意其河工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七

擅借銀兩并各項拖欠正租你部便查處來說欽

此欽遵隨該戶科抄出到部臣竊惟

皇上首責臣部平日收納督催詞嚴義正何說之辭

至以庫藏空虛上履 睿慮既允借老庫銀十

萬兩用弭然眉近患復 准留買辦銀十萬兩

用銷竭澤隱憂且令臣部查處擅借銀兩及各

項拖欠正租臣等莊誦 綸音倍切懼忤除河

工擅借銀遵奉 明旨移咨河道督撫諸臣嚴

催解補外連日細查省直拖欠自二十九年至

三十二年約二百萬有奇卽三十三年未完已至百萬加以近日 典禮河工虧減又不下百萬夫臣部歲入歲出僅此四百萬耳茲就一歲而言入有百萬之歛出有百萬之增合計歲額共虧二百萬金則邊餉之告匱而太倉之一空又何待于臣詞之畢乎以此情形向來告急省直者唯是藉尺檄以相通乃咨文日煩聽睹日厭此固能往彼亦能來如今日報云災沴當蠲矣其真正被災與否誰得而稽也如明日報云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八

徵完貯庫矣其真正在庫與否安可盡憑也內外懸隔既如是之遠前後因循又率以爲常臣卽泣血嘔心何益于餉今幸奉 旨查處臣反覆思維無他伎倆唯有差官守催庶此欠彼完得于目擊而按季逐月據實郵聞意者可佐臣部緩急于萬分一乎再照臣之所苦難者徵獨京運一節蓋從來餉邊之數有京運有民運有屯運三者相參並用原無輕重低昂特民屯去邊稍近故節其推輓之勞就便轉輸不入京帑

非別京帑爲起運而民屯爲存留也乃近來各鎮全靠太倉一切民屯視爲駢拇臣查節年拖欠之數至有一百六十七萬之多此一絲一毫孰非成賦奈何漫無責成安坐而待哺于京運一遇給發稍遲輒辭讓崛起歸咎部臣豈

祖宗設此名目祇應故事而不必問其有無耶夫往時京運無缺猶可言也今值窘迫棄若弁髦萬一荷戈之士枵腹不甘臣恐債事之責內外任之不獨臣部爲然矣日玩月愒相習成風此重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九

彼輕了不介意 明旨所云平日收納督催職守何在然則內外督撫諸臣或亦竦愧於斯言乎既經查明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容臣酌差諸練司官分投前去以三十一三十二兩年爲徵完之數三十三年爲見徵之數勒令盡數催解其三十年以前錢糧照例帶徵二分目今

覲在卽各州縣正官必令完及九分以上者方准入覲如未完分數指名題參無少姑息其奉差司官止

許坐守省城不得分升騷擾枉道回家仍俟催
完回部之日嚴加考覈以憑查察此責成于省
直之京運者然也至于民屯二運并乞

天語叮嚀各該撫按將累年拖欠設法查催共襄

國計勿得仍前拖延專倚京帑以貽異日疆圉之
憂嗟乎此一役也富民窮財盡之時為搜括催
科之舉其招嫌啓怨不卜可知第倉庫之實虛
係三軍之飢飽係

九廟之安危臣念及此卽七尺在所不顧何況于官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二一

一官且視爲輕何恤夫怨蓋勢窮不兩重擇害
莫如輕臣固籌之熟矣不者規避征求之迹獵
取敦大之聲臣雖至愚亦知自愛其如

國家成敗之數何哉時迫矣萬惟

聖明蚤計而施行焉今將應差司官開列于後伏乞
皇上嚴加責成以重事權以期實效臣等無任惶悚
祈望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具題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各省直京邊錢糧拖欠至二三百萬爾部安

得不空依擬差官分投前去勒令盡數催解共三
十年以前錢糧照例帶徵二分各州縣正官必令
完及九分以上方准入覲其各邊民屯二運原係
成賦撫按官亦宜設法查催共襄國計毋得仍前
拖延專倚京運以貽疆圉之憂其餘依擬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二一

催保定拖欠錢糧疏

題為安民裕邊局難兩視懇乞

聖明亟 勅當事諸臣捐成心以濟艱危速催解以保封疆事臣部民部也職司民命則凡小民之休戚靡不關心焉謂災黎困頓而不謂之請命臣之所不忍也臣部計部也職司

國計則凡軍國之度支靡不殫慮焉謂饑軍窮迫而不謂之措處亦臣之所不敢也蓋軍與民並重計民與計軍勢無低昂故去歲畿南災臣印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二十三

多方條議求所以賑濟之邊餉窘急臣即具疏催請求所以共濟之四顧躊躇百方補苴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臣之心良亦苦矣近接保定巡撫王國疏揭為畿輔災荒最甚畿民困苦堪憐等事中間反覆辯論似猶不盡諒臣者夫臣一衰朽垂斃之身何性可任惟是老耄有日病卧經年謂之健忘實不敢辭顧猶彷彿令甲所載凡各省直重大災傷止免存留其餘京邊一應起運錢糧不得一槩停免是

聖宗二百年來從未有停止之例即臣三十二五兩

年及去歲為內地重災拯救宜急敬陳一二末議亦不過議存留發倉廩勸施濟廣平糶請金請粟等事原未曾有一語請停各地方官亦從未有一處截解者往事不遠可按而稽且見任順天巡撫劉四科舊任保定巡撫孫璋皆一一可問也二臣保釐拊循明達體國豈其無愛百姓無亦惟是明例昭然臣子不敢擅專而九邊數百萬荷戈之衆其饑寒迫切情景淒涼不盡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二十三

在窮民下故不得不兩念並籌委曲以應耳撫臣謂河南山東亦多拖欠臣未特疏催請查得河南自三十七年正月起至三十八年三月止陸續解過共銀六十三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有零而兌發陝西各鎮者不在其中山東自三十七年正月起至三十八年三月止陸續解過共銀一百五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兩有零兩省源源而來未嘗不解不納臣以何名苛求之如不分停否不分解納聚而入之嚴請中則

此中二三有司固得借口他人以藏其拙而彼之急公好義者又何苦以勤分罪也無論臣筆難下人情不甘萬一諸臣執有理之詞以詰臣臣將何詞以對乎撫臣心切民隱停征是矣河南山東去歲之災不減畿輔不知兩省每年額解保定巡撫項下軍餉共銀七萬一千九百有奇亦曾移文彼中暫行停免否然此猶以他人供已而言也至於井陘兵餉歲該五萬餘兩向係撫屬自徵自解屈指撫臣蒞任已數閱歲不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二十四

知此項錢糧亦停止否此項如億不知井軍能坐以待斃否如云未停也然則井軍軍耳十三鎮之軍亦軍耳豈井軍之生死可念而別軍之性命獨不可念乎撫臣又謂入春以來天未雨粟雨金是矣但臣所催請者非今年新額也係歷年未欠傷時之拖欠并上年傷中之已徵在官者耳豈以青黃不接之景可原而舊逋已徵之數竟可含糊不問乎撫臣又謂停徵一示逃亡復業是矣但連歲傷不止畿輔江閩三

司農奏議 卷四

楚山陝兩河蜀黔浙直無處不亦無災不重如必各自為計各自為停則此四百萬之邊儲臣能點鐵以應乎試令平心以思撫屬六府果盡赤地千里郡無遺邑邑無遺鄉否正賦之欠果盡出自閩左貧民否河間順德大名徵有解納不滿十之二三者數果盡止此否真保入覲之官毫無解到者果真百姓如洗而彼中上下一切供應盡屬烏有否無論已徵在府奉文停解之語俱係隨朝吏典親自供吐亦無論比徵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二十五

昭彰之迹萬耳萬目勢難盡掩卽以時日而論去歲十月十五日撫臣入院十一月中旬前後纔下停徵之檄彼時錢糧果在民乎抑在官乎蓋江北開徵大都不出三秋其去停徵之日已數月矣畿南士民素號親上樂供焉有開徵數月而錢糧尚未完者一時有司體國奉公雅稱表表如云咨部查取職名重加參處母乃相持太急而承任事者之心乎如此其何以勸將來激憤竊也蓋撫臣身在局外祇以恤民為先而

一一一

臣身在局中，益以軍民為念，假令易地而處，則臣雖不能為撫臣所為，而撫臣必將為臣所為。不然者，其又何術之操，以應十四鎮之逼索乎？蓋臣之所處於今日者，極難耳。庫無甲乙之儲，而人有庚癸之呼應，之稍遲，則名為誤國，催之稍急，則見為殃民。欲處於不誤不殃之間，則又無計以施常使國課有餘而無不足，然則臣之遭際可謂至難至難者矣。臣與撫臣曾有一日之雅道，義相勗比，其來也私竊幸曰：庶扶我乎。

司農奏議

卷之四

二十六

不虞一旦齟齬如此，他又何望焉？臣前所謂呼人而人不應者，此其明徵也。已臣才誠拙，委不能於京民兩運之外，別為轉輸。臣計誠疎，委不能於寰宇遍災之時，盡行停免。臣量誠褊，委不敢於已徵在官之銀，再為寬假。臣擔承最怯，委不敢於未奉

明旨之事，委婉而狗伏望

皇上軫念邊疆再

勅撫臣軍民共體，速督保定等五府掌印官恪遵

司農奏議卷之五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藩初梓

借太僕寺銀疏

題為邊餉告急時刻難支懇乞

聖明允借寺銀以救然眉事，竊惟人情一日不食則饑，再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此理固然，無足異者。今九邊枵腹待食已數月矣，向惟敢怒今且敢言，寧直敢言抑且敢為此舉。朝之大小臣工無不知者，知而不言，念非職掌耳。乃臣奮劣承乏，代庖日擊，時艱如負芒刺，仰天叫號，無

司農奏議

卷之五

一

計以微聽聞鎮日躊躇，又無方以資點化，時勢至此，驟亂將萌。固臣部之責實，舉朝之憂也。展轉圖維，心膽幾裂。與其坐而待變，以匍匐于將來，孰若異以行權，以通融于今日？查得太僕寺馬價銀兩尚寬，寬餘往年曾借為軍興邊餉之用。當此掘井臨渴之時，再為同舟共濟之望，其在同心諒無難者，伏乞

皇上主持大計，軫念艱危

勅下該寺暫借庫銀一百萬兩，分給九邊以救饑餒。稍俟臣部充足之日，照數補還。夫以憂時為國

臣子宜然而拯溺救焚達觀應爾慶有事之日
自難執無事之常藉公家之財選以佐公家之
急畧撤藩籬無分畛域此臣區區望諸臣之私
臆也跡涉發棠言之悚息伏惟我

皇上少垂察焉臣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等因萬曆
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見你部拮据甚苦今九邊待哺既急帑乏
更無可處准于太僕寺馬價內權宜暫借一百萬
分救饑餒候充足照數補還你部仍多方催征

司農奏議

卷之五

二

節省接濟將來欽此



借太僕寺銀票

題為邊餉甚迫邊情甚危懇乞

聖慈暫借周燕以濟然眉事臣智短才疎實邊無策
迨今秋季尚少上半年額餉一百四十餘萬軍
皆下臺狂言囑索各督撫餉司催檄如雨候役
如林而見貯庫銀不滿數千積日累月未能有
以應也故昨者一懇會議再懇 發帑皆未蒙
聖恩批答臣誠不敢妄測 宸衷顧時已如斯計無
所出蓋人情窮餓之極雖父不能保其子今士

司農奏議

卷之五

三

有饑色矣而能保其無他乎一卒脫巾萬夫嚮
應一方作難九塞沸騰臣卽拍糜無所足惜謂
陛下疆圉何 社稷何臣今非不蒐括而所在如洗
一杯之水其不能救車薪之火甚明也臣亦非
不督催而既阻且脩涸轍之呼其不能待西江
之汲又明也况淋漓異災人心洶懼 都中如
此塞外可知而畿內江南地為沼矣民其魚矣
方且議蠲議賑又孰從而蒐括之而督催之也
亂形易起於凶年苛政難行於饑歲今策之

惟有仰懇

聖慈重念邊計 特諭於太僕寺馬價內暫借數十

萬兩聽臣分給各邊稍解倒懸之急益總之皆

皇上之財而制用惟時宜先重鉅總之皆

皇上之用而於時有濟正可通融即同寺守藏諸臣

知臣心急時務亦自不得緩封疆而分畛域矣

獨臣寔司國計素鮮規恢數數乞憐愧罪無地

然而審時度勢又難束手自安雖其苟且權宜

之下策儻亦有救焚拯溺之苦心焉伏惟

詞農奏議

卷之五

四

聖明垂鑒速賜施行三軍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

三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具題

辦借寺銀疏

題為國事本屬同舟借餉誠非得已懇祈

聖鑒亟賜諭行以重邊計事臣於前月為邊餉甚迫

邊情甚危 請借同藏以濟然眉奉

聖旨邊餉緊急爾部既無從措處准暫借太僕寺銀

三十萬兩分給各邊軍國事重該寺不得自分彼

此有悞邊計欽此隨經移咨兵部轉行太僕寺支

領發邊該太僕寺署寺事少卿李思孝題為寺

帑萬分空乏邊餉勢難借支懇乞

詞農奏議

卷之五

五

聖明俯賜停止以重馬政以保治安事等因中間頗

諒臣萬不得已之請知臣無從措處之真而懇

免借支亦自守藏職掌正候

旨間又該兵部尚書蕭大亨題為計部那借不貴同

庫積蓄無幾懇乞

聖明亟賜裁酌以重馬政以禪安機事等因意謂

明旨雖頒寺爭未決兩請

聖裁以定與否亦既洞知塞卒脫巾餉臣迫蹙之狀

者矣然部寺所知臣之無處臣之迫蹙而所以

無處所以追覺者似尚未為深悉至謂臣部近
年所借不下九百六十餘萬若盡責之臣身臣
不得不為明折蓋臣部先年所積豈不稱饒無
何四方軍興屢次 典禮重之以歷年奏
進之買辦 宮工河道 袍緞羊絨之協濟此誰
非借出之邊餉也何得不匱迨後內貯既空外
解不繼各省直復有暗借有明留有災傷之逋
負有稅監之侵分此誰非額入之邊餉也何得
不匱臣憶萬曆三十年三月內臣以總督承乏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六

署部後時二十九年年例缺至二百餘萬臣不
自揣即於視事三日之後疏請 內帑未發又
三日乃請問金途蒙 允發百萬是缺餉在未
任之前而請借了任前之局非臣身上事也嗣
是三十二年四月內臣以九邊告急請借

內帑特蒙

聖諭太僕寺馬價原係軍國之需事同一體量借三
分之一計數五十一萬餘兩三十二年九月內
臣以年例不敷請停買辦隨奉內閣傳諭買辦

銀兩俟有積餘盡數停免還倉或動老庫或動
馬價作速給發續奉

旨定數借支馬價三十萬此則臣始肩之兩出
特恩數亦止此其他西征呼東討倭南平播北擊虜
類年所借或在臣山居之日或在臣總督之時
臣不得而知也而乃盡舉以為今日之公案乎
且責及借餉司計者誠顯被其名問及虧餉司
兵者亦陰耗其實何也臣查九邊年例在
世宗皇帝中年數纔二百四十餘萬迄今加至四百

司農奏議

卷之五

七

一十餘萬竊計各邊土馬歲歲加添各鎮芻糧
歲歲增益不聞有省一錢減一朱者此其間虛
伍實籍耗費不貲臣可得而盡覈乎所重在邊
疆臣寧嘔血刺心設法供應敢問其他要之臣
才定拙臣智寔踈東借西那信非理財長策顧
遭時困詘不得不然敢遂以權為經耶
請節請裁愧微誠之難格議蒐議括值所在之皆空
水旱類仍偏借逋逃之口查催罔應虛騰聚歛
之聲計惟同室相關或有纓冠至誼即

聖慈軫念亦且明諭軍國事重不得自分彼此今奉
旨以來旬有七日久矣而未免執爭恐聞呼癸立見
窮邊之發難也臣自失職何惜捐軀惟是騷動
疆圉震驚 社稷亦未必不為兵部太僕諸臣
憂耳伏惟

聖明特鑒微臣之苦心更軫戍卒之饑色 諭遵

前旨速發聽臣差官領解則九塞寔嘉賴之豈惟計

臣臣愚不勝惶恐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十

二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八

借寺馬價工部稅銀疏

題為邊烽告警之餉可虞督撫交章危形已極懇
祈 聖明速賜允行破格接濟以鼓軍心以弭
虜患事邇來臣緣餉輸久缺夷孽潛張補贖嘔
心竭力上 請一時情形舉世皆以為危也

聖衷且以為安乎頃接薊遼總督蹇達揭帖則稱本
月十二日狡夷擁眾突犯喜峰烽火驚傳拐腹
赴敵不得已而以太僕寺馬價請矣又接順天
巡撫劉四科揭帖則稱薊鎮虜患一報於李家

司農奏議

卷之五

九

谷又報於石門路主客兵馬分守信地而糶糴
無資一貧如洗不得已而以借給別項請矣又
接遼東巡撫趙揖揭帖則稱夷虜狡謀叵測兵
馬糊口無資衆軍日逐擁門邏跪告討亦不得
已而以量登 內帑請矣旬日之間警報沓至
大都外惕於既侈之戎心而思以固吾圍內怵
於將離之衆志而亟以庇其生其情迫故其辭
危其勢窮故其望切夫豈不知 內貯之惟艱
間藏之無幾而競為此不情之索也蓋念虜騎

進退覘我虛實而我軍強弱實錄饑飽及今給
之猶為飽士及今不發恐將飽敵此三臣所為
目擊心寒憂深思遠不避 斧鉞急於一請以
希不得之彼則得之此者也今以環薊遼昌保
四鎮三十萬衆未支折色各三四個月不等而
已題未發之銀幾八十萬兩其在宣大延寧等
鎮者稱是臣撫膺太息寸腸欲割問外解則三
令五申已無遺力問太倉則隨到隨發又無贏
餘 內帑出自 聖裁非臣所敢擅議計惟有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一

問寺馬價差可轉移耳至於各省稅銀原奉

聖諭一半解送工部以助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
之用頻年以來積積頗多雖不至如

聖諭之有餘或不至如臣部之不足疆場利害較之
宸居勢不獨緩則厚下安宅方之興作理自宜先亦
當稍為那借以濟同舟者也伏祈

聖明念腹心之殫竭軫替臂之顛危速沛
綸音亟行措處權將太僕寺馬價暫借五十萬兩工
部稅銀暫借二十萬兩共湊七十萬兩容臣詳

酌給發薊遼昌平及山陝等鎮以濟目前燎眉
之急則士馬飽騰而勇氣自倍軍聲克振而虜
伺潛消矣至於 慨渙王居恢宏士志捐十年
之朽蠹壯萬里之金湯發一念之回機炳千古
之偉烈此則

明主自為 社稷計而臣愚所惓惓拭目不皇啓處
者也伏惟

聖明裁察臣無任悲懇祈祝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
年五月二十二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一



太倉歲額益虛請借內帑馬價疏

題為太倉歲額益虛遼左瀕危可慮懇祈

聖明亟發 內帑并借同金以救然眉以保治安事

據管理太倉銀庫署員外郎事主事翟師雍陛

任交代造冊到部本年自正月十三日起至十

一月十一日止共收銀二百六十三萬有零臣

于病榻中拭目一觀不覺驚惶失措有是哉

國計之貧窶一至此是可不為寒心哉查得太倉

歲額共四百五十一萬八千零此定賦也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二

朝廷大典禮于是乎行百官餼廩于是乎給邊鎮軍

餉于是乎需輸將原有定派飛輓亦有定程既

不得遽延于歲月又豈得逋欠于錙銖乃今一

歲所入輒虧一百九十餘萬

皇上試以為此百九十萬者可減乎不可減乎夫

內府之宣索如舊也俸薪之仰給如舊也邊軍之

待哺如舊也不惟仍舊數且日增每歲多增至

百有餘萬乃額外之浮溢如彼額內之縮竭如

此臣即欲東那西湊左枝右梧而點缺之術未

工無糴之炊罕濟警則貧家壁立銀不盈藏粟

無登補乃王者徒以蕭然繁費責之紀綱即令

劉晏紆籌計然畫策安所猝辦此臣心所極苦

而深為 國計危也矧爾者遼警又見告矣據

兵部接得彼處鎮撫塘報奴酋賄結西虜搶開

遼地方兇謀甚著薊門已發精兵六百往援惟

三月無糧殊為可慮夫開原遼左係

京師肩背此豈酋奴所可窺足乃往者厲兵秣馬

已肆其鴟張今之結黨要盟益咨其麋跳既已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三

蠢動之有形豈可剪滅之無策今之遼左葢岌

岌矣顧師行糧從相倚為命薊兵既已無糧開

遼豈云騰飽以枵腹之餓夫而責以控弦之勇

銳寧直呼癸且慮脫巾乃駭而圖之其將有及

乎此又臣心所極苦而更為

國計危也臣今計無復之矣東南大浸稽天西北

旱蝗遍地災疹疹行民力凋敝呼天而天不應

且註籍經年抱病卧榻部檄之飛趣不啻再三

有司之抗違祇同罔兩呼人而人不應夫當

國事極搶攘之時而處此極兩難之會勞心則心已瘁殫力則力已疲萬目以憂惟勤仰屋萬不得已則有哀鳴于君父之前耳夫

皇上以天下為家財賦原共為盈虛經費亦共為緩急太倉如洗何必擁大盈之藏邊警時聞寧不念金甌之榮况嗇之祇為朽蠹沛之即為

深仁臣請

皇上速發內帑數百萬以備典禮以給邊餉濟時事之孔艱紓窮曹之窘迫此臣所萬懇萬叩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四

力請十

皇上亦欲必得于

皇上者蓋髮膚可棄枯骨無門惟望

皇上憐臣怨臣解此一急難耳至于太僕馬價尚多贏餘更望允借數十萬容臣部陸續補還總之誼在同舟義先共濟彼此城府可捐公事助勦是急諒罔臣亦有同心矣夫臣去國之臣也何為冒昧請捐請借上觸

天嚴但念此來窮天慘地化工之脈已窮嗚呼

物力之產已窮兵事河工濫費之實已窮借老

庫借水衡借留都那移之計已窮且也出騫地血物怪人妖仁愛之意已窮

皇上承天疑眷正在此時散財聚民亦在此時豈其徒居積是封而錮鑄不開貨泉不注慳然有入而無出也當不其然臣今窮矣束手無可極策矣

皇上如以嚴督臣中外交口而叢責于臣誠何敢辭罪顧此亦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五

皇上易為見德之時也惟願自為社稷計

早宣濊澤以裕國儲以培國運則臣愚幸甚

國家幸甚臣無任真切哀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

題借馬價稅銀濟邊疏

題為開遼邊警甚危兵餉萬分窘竭謹據實急迫

上請以靖封疆事臣部前月二十八日具題

太倉歲額益虛遼左瀕危可慮哀懇

聖明亟發 內帑併借同金一疏方日夕恭候

命下適接邸報見兵部一本據薊遼總督王象乾遼

東巡撫李柄各塘報王小斯譯稱奴兒哈赤會

宰賽煖兔各西夷頭目要搶開原地方賄結勾

誘穢穢梟舉邊事孔岌若此豈臣等怡堂玩突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一

時耶顧伐謀撫勦責在樞臣歲例軍需責在臣

部目今薊遼已三月無糧而臣部歲額復虧一

百九十餘萬若茲解運不前將何接濟樞臣謂

左藏罄懸不足供度支半歲之用可為得其實

而又謂衆口嗷嗷恐其擁主將而呼庚癸可為

得其情臣今內窮于窶空外迫于飛促支離床

第智殫慮窮將力請於 內帑則不能將任首

山之呼則不敢抑將何以為計哉除今太倉見

貯錢糧容作速差官陸續解發查得太僕馬價

工部稅銀尚多餘積伏乞

勅下部寺分借五十萬兩以給然眉豈不知罔藏無

幾 鼎兵煩興然營繕之皇緩何如烽燧之倉

皇駭駟之雲騰何如士卒之枵餒包桑衣柳在

聖明自有廟謨急難持危在臣子誼當共濟儻於此

時猶分彼此竊恐悍卒內訌狡酋外伺異日者

卽正臣以誤 國之罪則臣今日固已言之矣

時勢困蹙動繫安危萬乞

皇上超然達覽閱儲侍之空匱而周濟之軫邊軍之

司農奏議

卷之五

十七

寒苦而生全之念疆場之多虞而輯定之

速允臣請以便遵行則禔庶

宗社當無既矣臣愚無任激切懇禱候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

司農奏議卷之六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濤初梓
請帑充例疏

題為請發年例餉銀以濟急需以安重鎮事戶科

抄出該順天巡撫劉四科題前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准遼東巡撫趙楫揭為邊餉

匱詘至極羣情枵瘠可虞乞賜嚴催速發以慰

軍心以保孤鎮事又准陝西三邊總督李汝咨

為軍餉缺乏至極乞討年例京運以濟時艱事

又准寧夏巡撫黃嘉善甘肅巡撫徐三畏各咨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一

為預取年例的數以便清查事又據延寧管糧

郎中秦尚明薊州管糧郎中胥從化密雲管糧

郎中殷盤各呈為催發年例銀兩以安軍心事

大約俱謂邊塞荒歉軍伍嗷嗷日每擁門支吾

無策而當年上半年年例乞即解發以解倒懸

各等因到部該臣三復毛髮踈然夫國無三年

之積日急人情一日不食則饑數年帑藏匱極

邊餉又稽以致荷戈之夫呼庚于外告急之使

旁午于庭讀其倉卒脫巾之語寧止寒心據其

經時枵腹之情真可流涕在若輩計日授食原

非情論理遣之人彼諸臣無米為炊實慮智竭

力窮之會往者西寧遼左噴有煩言通則薊北

灤東屢形飛帖夫亂形不可嘗試極做難以久

支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尤而効之又何極也雖

臣心切切據例疏題而外解寥寥庫實罄竭尚

無以應各官束裝之待其何以答九邊懸釜之

思目今上半年已題未解與未題應題者約共

一百五十萬四千餘兩蓋緣歷年孔隙多端至

臣身而畢露苟且塞責至今日而轉窮日來寢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一

不安席食不下咽每與閭閻署司屬蹙額而言即

自頂至踵可以盡捐而糜飯塗羹安裨實用伏

念

皇上天地之量父母之慈在歲中州告急慨發金錢

茲者琉璃修橋大捐

內帑况邊境洵危事不減災民之變疆場保障實

倍于利濟之功儻蒙借發

內帑百萬用濟然眉容臣部稍足陸續補還以活

此百萬之衆以弭此旦夕之憂則

皇上之功德無量而

宗社之久長有託矣若太倉之內尚有銚銖而非

常之恩矣生希微無論昧理抑且欺天即

皇上寬臣赦臣而天地鬼神亦必陰而殛之以惕夫

天下萬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臣病日深臣罪

日積猶以一日未去之身為九塞請命此其設

心良極苦矣惟

皇上鑒察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

覆兵科申飭邊防事宜疏

題為西寧大變可駭乞 嚴失事之罰并亟先事

之防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

兵科都給事中田大益題前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朝廷不惜數百萬之貲歲給九邊

克餉士馬邊臣能潔已奉公清革弊源撫恤軍卒

稽核收放何至處處缺餉人人思亂禍機可慮不

獨西寧省戶兵二部詳究欺冒護隱之習亟圖振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

影射以消彙等具奏來行不許徇私疑畏沿習故

套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國初九塞之餉取給民屯正統景泰始有請發成

弘以來歲有新增視之

國初寢失初意嘉靖年間虜患告急請討轉煩四

十五年擬定經制視之弘正中者不啻倍蓰萬

曆六年刻定會計錄視之嘉靖中所定者又有

增焉至今三十一年在宣大山西以虜王款塞

不至溢額在薊密等鎮以十九年閱臣重定經

制增損大略相同惟遼東一鎮陝西四鎮視會計所載又數倍之通計一歲所出共三百九十四萬一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而民屯鹽茶引且不與焉太倉一歲所入盡以償之臣等每一披閱不勝寒心乃荷戈禦侮動苦無兵索餉呼庚又苦口衆得無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乎荷蒙

皇上納科臣之請責令臣等亟圖振刷誠轉虛爲實之一會也臣等再四詢查竊念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五

祖宗之立法無一事不備

屢朝之申飭無一事不嚴近接科臣姚文蔚揭稱先年部臣劉體乾諸所條議可謂詳且盡矣臣部更難別出他籌預當今所患非法之不立惠法之不行也目今邊臣極一時之選其潔已奉公籌邊計

國必先臣等但恐積習所在未免相安樽省過多媿于立異或避理財言利之事爲非美名或以錢糧參罰之疏等于故事或以當事整刷之念

差奪于調停或以將領使貪之權少寬其文網當此尾閘多洩趨若江河卮漏可虞已成懸磬務須大破常格庶可少濟時艱臣等惓惓不過思以方冊之成規復

祖宗之故事耳實未敢分毫求多於此外也除事隸兵部者聽其徑覆外謹將本部屢題及見行事例具款申飭聽候

聖裁大厦之支難責一木同室之鬪義在纓冠是茲所望于邊臣者再照古者徙富民以實塞下卽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六

世宗朝每於虜患地方發金賑恤重安邊民良有深意則加意撫綏藏富九塞以紓目前邊帑之憂者尤今日之急務也

一定經制照得九邊原有經制若今日之經制明日可增則不經不制矣或者地方有警偶行增討原講事寧卽止乃事寧而猶然援請未止也或者請於逃故額內通融不知士馬逃故應稽扣還官充抵年例原非可以輕自那移縱云暫抵而今年此項既請通融來歲別項又請通融

勢將何以繼也請及今閱視之年速允兵部之請

欽定九邊閱視按臣將九塞經制擬為定例其項應革其項應存總計實在若干之數自後歲以為常不得分外請增其各鎮自額設營堡及督撫標兵而外一切公差各官自有應供防護不得別收軍丁寄名領餉庶兵有定額餉有常支一催民屯照得

國家養兵之法原靠民屯近來各邊姑息民屯以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七

為可緩而侈望京運以為可常此

內帑之所以日虛也該臣屢疏條議凡係民運錢糧比照解京錢糧責令巡撫會同餉臣一體察罰軍衛屯田附近有司者聽有司徵解不近有司者聽該道封櫃發衛徵解毋落奸弁之手兩奉

明旨未見遵行相應再行申飭附入考成其各邊有能開墾地畝上納子粒若干者即以今見行開納事例取邊郎實收到部與之應得職銜至於

鹽商開中鹽引務遵

祖制上納本色毋得緊狗折色之便致損邊儲亦漢臣移粟實邊之策也

一稽虛冒照得兵貴精不貴多

國家養兵惟其用也若其以有用之金錢養無用之驕子出公家之積貯實債帥之私囊可容無問乎一營之中自將領以至中軍千把總各占役不等下及書記隊長皆占人軍數人士馬逃亡那移時日止報一二以塞虛文甚有無人而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八

冒糧寄名而存籍者如薊門南兵獨糜厚餉今則人不必皆義烏技不必閑彈射矣各處家丁原稱精銳今則僅雅斲役盡員雙糧矣合無行令邊臣于收驗之際嚴加查覈仍行各營置立花名格眼文冊每軍一名下虛十二格填某月支糧或某月逃故至某月頂補逐填格內一切收糧必驗准之日為始毋得借名收造在先幫支糧餉其單糧補單雙糧補單不許稱汰二補一以滋弊竇每年邊郎春首先將各營應支錢

糧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應支銀若干至年終將支過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已支過銀若干該營將領有能下應支銀內十分爲率節省三分者移咨兵部破格擢用二分者移咨紀錄溢額者從重叅究近例邊部復命一疏其薦劾之辭不必沿用四六虛語止開某營某官節省沙汰扣還實數及破冒實跡庶便責成以明職掌至于秋青採草每軍一名自有定規薪水養廉每官一員自有額設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九

其他供應有司驛遞之事原與將領無干山人遊客星相雜流奉有

明旨屢行禁革倘指此科歛各軍分外採辦及隱瞞逃故者則

國家之三尺在矣相應嚴禁

一親收放照得倉庾收放各軍之命脉係焉京倉近在

輦轂監督司官晨夕臨之猶有奸弊况邊倉于分司寫遠千百里之外而委之一二胥役之手乎

合無通行各邊郎中等官凡遇收放其鎮倉及附近倉口務要親自收放無即中處則責之兵道寫遠百里以外者則責之管糧通判毋得憑信倉官恣其出入其管糧通判咨臣移咨吏部聽其擇選科甲有才望者爲之准其優遷行取夫邊郎邊道俱慎重其選豈以府佐而獨以邊方爲劣者乎至于召買料草有等奸商領銀在手不行上納候兵馬到境臨時折乾虛應尤屬可恨目今閱視之年應聽閱臣從重查覈有仍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一

前弊則管糧通判應以不及論處

一查雜課照得科臣揭稱隆慶四年題覆疏內除裁冗費一節咨臣次第疏請其復鹽屯清邊費各一節已列上款外其通錢法清贖稅核班銀等項俱皆見行事例而實效罔臻誠若科臣所言者如錢法一節自二十六年行搭放之法頗覺疏通朕黃銅之在南工協濟者歷歲未完近日召買蕪湖者尚未就緒以致動苦無錢則督催之法當嚴也各省鼓鑄屢奉

明旨 通行或酌地方之便于存留公費量准
輸納以示招徠法行自上下必有應者則各撫
按之酌議當容也惟正之人自稅糧而外如商
稅罰贖事例稅契弓兵曆日富戶納班等銀皆
四百萬內之額所當嚴禁借支私費責令解濟
京邊仍聽巡按御史稽查茶處者也陝西向有
開中茶引或以濟糧草或以拯荒民或以抵衛
官之俸後因礙於茶法准題不行惟遇年荒有
整頓一舉之當此匱乏之秋所當轉行茶臣量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一

議以暫濟然眉者也此上諸款合候
命下峇行各省撫按諸臣修舉奉行統候
聖裁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題催邊餉及點用撫臣疏

題為秋防調發正般邊餉催促未至懇乞

聖明嚴勅速發以奠疆場事山西等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途據大同巡撫張悌揭前事等因到部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國家惟足食所以足兵邊塞
必有備乃能無患况今虜情叵測戎馬在郊守
禦防嚴徵調日劇以此嗷嗷待哺之卒何以責
其登先用命乎則京民運餉誠有不容少緩者
除本鎮上半年京運年例已題未發者湊置起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二

解下半年未經題發者陸續題發外其山西常
賦不入太倉專供邊餉乃至拖欠二十六萬有
奇河南京賦多缺積逋不完乃邊餉又欠九萬
六千有奇此皆有司推諉成風徵輸無術之所
致也合候

明旨容臣移文巡撫衙門暨各該布政司勒限徵解
如再遲延定行參奏再照各省錢糧畫地分民
雖屬封疆之吏提綱挈領是資督撫之臣今山
西撫臣候代已久河南撫臣懸缺者將三年矣

文移之往來誰司其要催徵之遲速誰總其成
職業攸分成托越俎而自諉事權無統必至廢
閣而難行備查河南一省自正月解納之後日
今見徵帶徵錢糧尚欠一百餘萬臣部督催殆
無虛月乃當事者視爲故紙繁若罔聞分毫之
賦不輸咫尺之書莫報真所謂言之諄諄聽之
藐藐者也至於山西則一鎮逋欠若此之多其
在他鎮又可知矣總之綜覈無人廢弛日甚伏
望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三

皇上鑒邊事之多虞念儲侍之當急將兩省巡撫

早賜點用令其星馳赴任斯總理得人征輸有藉邊
塞多宿飽之兵而

國家有富強之政矣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鎮邊餉告匱京運年例你部便上緊慶發山
西河南兩省如何拖欠許多各官推諉成風本當
重慶姑着行文勒限徵解再遲來慶治點補各
巡撫官朕知道了

請帑濟邊疏

題爲邊餉匱極邊題貼危勢委難支慮有別患懇

乞

天恩破格議發以救目前危急事臣待罪倉場暫署
部印詳查各邊餉務並閱各鎮請餉疏揭乃知
每年年例四百萬兩之入原供四百萬兩之出
遇有饑荒旋即措處奏補近因時酋倡亂費過
一百餘萬倭奴狂逞賈幾六百餘萬兼之征剿
播酋解發金川湖雲貴等處截用又下一百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四

餘萬而

大婚典禮珠寶之費連年庚進買辦之費不與焉以
故太倉匱竭至今日極矣止有老庫尚存六十
五萬餘兩此六十五萬者乃

國家命脉所繫斷乎無再動之理今查山東陝西
山西貴州四司應發本年上半年年例除已發
外尚欠一百八十萬六千五百餘兩舊規俱在
四月以前題發目今四月將臨庫藏如洗兼之
各邊災疫荒歉斗米三錢度口給糧全仰京邊

即今所欠月餉有多至三四月者有將撫臣別項錢糧借給者有將本色米石美給支吾者三軍嗷嗷朝不謀夕如此景象如此蕭條臣等聞之食不下咽是尚可以泄泄不少動念乎代庖愚臣束手無策不得不以千難萬苦之情仰干天聽伏乞

皇上軫念時艱大發惻隱權將

內帑積餘借發百萬容臣等差官分齎各邊以濟燃眉以消意外疾有省直解到錢糧陸續補完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五

內庫此臣一得亦其窮苦至極無門控訴不得不于

皇上哀懇之也夫以

皇上之財而為

皇上救億萬生靈之命以億萬生靈之拱護而衍宗社億萬年之鴻圖誠上下一雨利之術也不然一隅脫巾九塞鼎沸則彼之難為有名而我之預防為失策倉皇決裂天可誰何比時執以罪臣責臣晚矣事理必然苗雨難猶豫伏乞我

皇上省察焉臣愚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

奉

聖旨據稱各邊缺餉數多軍士荷戈枵腹情迫勢窮殊為可憫朕思太僕寺馬價原係軍國之需事同一體不得已量借三分之一作速給發以濟目前你部裡還嚴行各省官催督未完錢糧星火解進接續發去仍將時下買辦等項不甚緊要的備細開來聽候裁處勿得意諉無策致誤軍機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六

請帑濟邊疏

題爲首鎮久缺餉銀士卒束手待斃懇乞

聖慈特發 內帑救災恤命以固門庭疆圉事貴州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理密雲糧
餉戶部貴州清吏司即中殷盤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密雲管糧郎中殷盤題稱首鎮缺餉部庫
空虛士卒嗷嗷無從措給乞要速發 內帑以
救危迫一節爲照九塞拱護 神京至爲喫緊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七

三軍仰藉糧餉最稱亟需在居常無事尚當破
格優卹以作投石超距之氣况邇來烽燧屢驚
乃以額設之年例常至給發之不特其含怒蓄
怨不脫巾發大難之端者亦倖耳究其所以匱
缺之故則以臣部每歲止有四百萬之入以供
四百萬之出奈年來一耗于軍興再糜于
典禮甚至別衙門之截用常供外之侵那不可以億
萬計故倉庫罄竭莫極此時誠有如科臣所云
太倉匱乏之狀尤甚上年徵獨餉臣殷盤一人

之私憂而已也他不具論即今三十三年已題
者尚多未發三十四年應發者尚未敢題將欲
殺爲措處則三軍望之若渴料欲曲爲那移則
太倉所蓄如掃是臣之所慮窘于前者百倍臣
之所苦倍于前者更萬萬矣據殷郎中不請于
太倉而請于

內帑不具呈本部而冒瀆 宸聽此非妄有所希
覲正知臣部之空虛諒臣心之艱苦勢窮力絕
控訴無門故不得已叩 闕而懇懇之也值今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十八

元孫誕降

皇上爲衍有道之長特罷礦調稅與民休息且
恩詔四十餘款普天共霑

皇仁唯是九塞軍兵依然枵腹待命豈

沿蕩之世獨有此偏枯乎哉相應覆請伏乞

皇上軫念時艱速賜給發容臣酌量各邊欠缺金官
介資用救燃眉庶萬象以而思奮九邊危而復
安千載金甌益隆隆承固勿替矣抑臣猶有所
請焉軍士荷戈以捍虜臣部持籌以餉軍無非

爲此疆圉計耳軍士急不得不求于臣臣部急
不得不求于

皇上審時度勢是帑金者蚤暮在所必發也但蚤發
一日則當厄之患其德深遲發一日則過時之
予其戴淺今餉臣預請于二年之前而

皇上慨許于二年之後是絲毫錙銖皆出

特賜挾纊之感不卜可知第嗷嗷饑渴之秋非百萬

罔克有濟誠大沛 仁慈畧無恡惜俾中外臣

民仰見數年採權之舉原爲公家額餉之需則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一九

聖澤益廣

聖德益光又何遽大業不與堯舜媿而今名不與天

壤並哉臣無任願仰祝禱之至等因萬曆三十

四年正月十七日具題

損百萬即少軍前一歲十餘萬人之食而太倉之為百萬者能幾緩一日即弛士卒一日荷戈赴敵之心而士卒之為一日者又能幾時平歲稔猶費調停矧邊壤有喘狡謀匪如燕之邦畿內外流移未復自春徂夏陽九彌驕萬一烽燧乍傳士無鬪志此時而問戰士戰士曰枵腹不戰以問制府此時而問制府制府曰金錢不給以問司農臣其何說之辭臣固知

皇上之必有以處此然臣嘗聞之拒盜不至戶援溺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二

不至濡臣願

皇上以預道圖之勿令至戶而至濡也蓋觀古之英主以不積為富即善積者亦必以善用為通

皇上十餘年來加意 內帑亦已充斥贏餘使一無所用之則將作營辦不以需賑貸賞資不以問區區阿堵積此何為使誠有所用之則內外之交困已極金既之取墜已生失令不圖後復何待願

皇上渙然捐發百萬通紓邊軍因急則一朝雨澤九

塞雷雖薇芑皆用命之儔奈土奠不拔之固唐臣陸贄所謂散小儲以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寶茲其時矣再照臣與邊臣休戚安危之一氣相為吸噓然非臣與邊臣之私休戚實

皇上之休戚也

皇上英明神略自有遠圖何待臣之喋喋第念家督出錢穀以付子弟使之餽養牧園以備強禦茲食不以時傭客怨矣亦將請諸家督出其羨藏以繼之乎抑坐而待困者乎臣之愚衷實類於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二

此然益足以明臣之技窮而無策甚矣伏祈

聖明裁察早賜斷行臣不勝惓惓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初九日具題

請帑濟邊疏

題為羽書旁午軍士呼庚懇乞

聖明俯俞邊臣之請以拯萬分阨危事煩接蒞遠總督蹇達順天巡撫劉四科揭帖為虜衆近邊窺伺軍餉萬分難缺乞請

皇上沛發內帑數十萬以濟銀虞內稱虜衆數萬或往遼東講賞或犯山海迤西大都諸夷包藏禍心思欲一逞此番情形逼真矣因憶臣向來為錢糧侵那百口力諍正慮有今日之變不意邊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三

陞一旦孔棘如此夫臣茶治餉邊餉有缺自當向臣索取乃舍臣而乞請內帑者其意何居蓋倉庫之虛實有無非臣一人可私匿固中外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聽覩者也省直之通欠那借非臣一人之私憂亦中外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驚咤者也臣部原仰給于省直省直既外解不敷則臣之計窮邊鎮原仰給于臣部臣部既京運無奏則邊臣之計窮彼明知臣部之無而強責臣部之有其心必有所不忍已

知臣部之無而坐待軍士之斃其勢又有所不能此所以只得哀懇望救于

皇上蓋情出萬苦無聊亦可憐矣臣憶今春

皇上曾簡發餉臣殷盤舊疏下部議覆此

皇上特出之德意大小臣工久已翹首跂足以戴之者儻乘此危迫之秋仰望之際一旦

慨發帑金數十萬解貯薊密昌保各庫聽管糧即中刻期給散鼓舞軍心有事則充容兵之需無事仍扣年例之數此以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四

皇上之帑藏實

皇上之邊圍壯

皇上之威靈惟在

明主自為社稷計耳臣等勝願懇祝禱之至然臣猶有所懼而不自寧焉臣聞長安士紳輿論皆曰今天下名為治平無事其實有不測之憂者蓋章疏之未通也權稅之未罷也郎署之未遷也臺諫之未補也軍伍之未實也臣愚以為此數者固足以基禍然其機轉移尚易以我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卷之六 二十三

皇上聰明神聖可朝振刷而夕奏功耳唯夫金錢米穀天非頃刻所能生地非斯須所能產銖積寸累航海梯山然後輦致之於疆場疆場一日偶虧則偏袒操戈而內向斯其所關係為何如者目今小有警急便已倉皇假令潢池揭竿烽燧四起其將何以應之乃以此景象猶今日告竭明日告折彼處暫留數十萬此處暫借數十萬臣卽有喙三尺難叩九關甚則臣之寸心或見憐於君父而君父之嚴旨反不能得之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五

於有司天下事其不可為類如此不知皇上萬年之金甌果何所恃以善其後乎嗟嗟國家東蕩西除甚足快意何物河伯作崇竭三省之物力糜兩部之金錢尚無完局是外偏於強虜而肩背之患既以不支內苦於驚濤而腹心之疾又復時作卽令點南山之石以爲金錢寧能實此無底之漏卮哉興言及此是我通國君臣方如幕上之燕則奈何晏然不一究心也等因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具題

請帑濟邊疏

題爲邊烽四起軍餉萬難懇乞

聖明軫念軍國大計急救疆場因危事臣於本月初十日具疏乞請內帑俟候經旬未覩俞旨頃科臣又急切言之矣天聽日高概置不信豈以邊報尚未確耶軍儲尚可支耶雖一處小有警而各鎮尚安枕無憂耶乃臣于昨二十八日侵晨進部接得督撫諸臣及管糧郎中書揭有云虜犯山海援兵四集者有云各軍環呼至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六

不能行者有云十月十一月無可放之糧者甚則報稱本月二十六日中協太平路大舉賊在百里外者臣一見之驚汗交流仰天長嘆果爾則禍變在旦夕間矣蓋國家所以扞虜者惟恃有軍軍士所以破敵者惟恃有餉今日餉之虛實有無臣不必再述皇上所明知也以太倉則虛矣以老庫則竭矣借無可借那無可那日夜所望者止有省直之接濟乃有司之逋負如故也河工之截留如故也全

絨抹木 袍段之侵襲如故也夫臣年來腐唇
敝舌以力爭者正慮有今日之變但臣屢言之
而疆場偶幸少安故省直習聽之而恬然不以
為意迨至今日羽檄交馳中外震恐姑無論外
解不至玩愒如常者之無可柰何即令我

皇上赫然震怒雷迅風行能使省直朝呼夕應鬼運
神輸頃刻飽窮軍之腹乎此必不得之數也能
使軍士枵腹荷戈甘心無諱拚死與強虜抗衡
乎此又不得之數也夫九邊者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七

皇上之藩籬也三軍者

皇上之爪牙也當此中外騷動之際呼吸安危之時
儻

皇上宴然不一拯救是自撤其藩籬自剪其爪牙唯
有以國予敵耳以

皇上天縱聰明豈其至此臣不揣煩瀆伏乞
聖明嘿想沉思 宗社生靈之大計萬不可戲豫輕

忽一旦 概發帑金百萬或五十萬俾臣酌量
緊急衝邊刻期解發庶 仁聲四聞軍氣百倍

大張捷伐之威而陰奪狡虜之魄其在此舉乎
如以 內帑積貯累年難以一去不返亦乞
俯俞科臣之請權宜姑貸限臣部年月補還無損于
原數萬分之一而足以收人心鼓戰士安

國家

皇上或亦熟計而有慨于中矣時危事亟軍機所關
懇惟

聖明垂鑒而俞允焉等因萬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
九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八

覆議雲南巡撫請餉疏

題為阿賊逆天太甚威宜大申帑藏皆空勢難獨濟懇乞

聖明俯念邊方重鎮 賜發兵餉以保攻取萬全事
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用賓揭稱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雲南巡撫都御史陳用賓揭稱武定賊裔阿克勾聯夷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二十九

黨造逆叛亂攻陷一府并及三州三縣取次劫掠急若水火具陳先後合擊四路進剿惟是一萬之師日費幾至千金暫借商稅搜刮庫藏然尚不足一月之食萬目無策乞要於南京動發五萬兩廣動發五萬接濟軍前各一節除聽工部自覆外為照 國家大事在戎固不得已而用三軍命脈在餉宜及先時而圖故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未有枵腹之衆能收全勝之功者今滇省鳳酋聚衆倡亂虔劉我赤子竊據我城池

首發不軌之謀宜與問罪之師據撫臣陳用賓揭稱承平日久省藏空虛進兵雖分四路糧餉不敷支給乞請於留儲兩粵各得五萬接濟軍前諒非得已但查南京戶部時亦置乏酌量動支其兩廣五萬相應准從顧臣等思之千里餽糧師不宿飽今滇省僻在西南距南都兩廣萬里而遙卽餉銀及時而發猶恐緩不如期萬一稍稽軍將何恃合無責令撫臣一應處發兵餉俱聽便宜從事或勸借或捐俸務以大義激勵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十

人心使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富者効其財大增敵愾之氣期收萬全之功斯亦酌時通變之權也俱應覆 請恭候 命下移咨南京戶部及兩廣督撫衙門文到之日卽便動發庫銀南京三萬兩兩廣五萬兩選差廉幹官員解赴軍前應用不許遲緩如滇師一鼓平賊卽當完璧而返儻或動支仍俟事寧之日照數償還一應動支本省錢糧俱聽便宜區處此外或勸借或捐俸多方湊發協助接濟等因萬曆三十六

請發帑以定遼變疏

題為遼左甚危震躬可懼懇祈 聖明亟發帑金以定傾疑以固 皇圖事臣竊惟九邊形勢遼居其首而各鎮人情遼居其悍以軍夷錯處狡獪不倫殺之固易以媚虐之尤易以讐非第西北一帶視為動靜實 宗廟社稷倚為安危關匪細也目今高淮激變衆慮洶洶疑畏相持思投有比夫豈不顧念其井里而忍失身于犬羊哉蓋貪生怖死物有恒情而去危就安理所必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十二

至彼其荼毒已極朝夕不謀惟生是圖他於何恤 皇上試觀揭帖所開剝削千端累難枚舉一衛已至六千餘兩則全遼安止數萬是准所進

御前者僅僅二萬而所充私囊者已倍蓰無算矣嗟嗟萬姓脂膏輸之間閭輦之塞下本欲飽貔貅之腹反以飫豺虎之噬令三軍虛受其名而羣小陰吮其實此苦此情誰控誰訴安得不瞋目腐心憤然語難耶臣讀揭至所稱與虜對敵死

原缺

於報効被虎咎斃何處陳寃情迫時酸堪爲墮
淚而志切報効忠義凜如是九塞人心未嘗一
念敢忘 皇上也

皇上亦何忍頓忘九塞哉凡人當危急時最易見德
而機在交持處尤宜蚤剴况建酋潛蓄異謀明
違貢典納叛招亡已張其網乃鯨吞鷲搏復作
之歐人心一去則全遼隨之遼鎮一危將列鎮
隨之

皇上英明天縱尚不惕然猛省亟爲收拾恐以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三

祖宗艱難百戰萬載金甌輕付之一擲乎夫

皇上數年以來梯山航海珍異雲屯四夷風聞靡不
戟指是豈一絨一鏑之微可固而守亦豈一手
一足之力可捍而持所恃者人心耳此時人心
離合之機已在呼吸而猶然屯澤不思渙居第
恐內有掉臂之輿情外有垂涎之虜志一旦鏑
鳴盡屬瓦解卽

上擁無經之賞抱不脫之肩將安之乎事理至明
禍機甚通都門內外人人知之在在言之

皇上靜攝深宮獨不見此亦大可寒心矣往者中州
遇災

皇上不難發三十萬金差官往賑至今頌祝之聲與
河嵩俱永然彼時庫貯尚未竭也今日

皇上自度太倉如洗之態視昔何如遼左欲渙之情
視中州何如各邊駝駝之勢視遼左又何如其
急於投珠抵璧當無俟臣辭之畢者矣伏祈
皇上灼安危之大較挈理亂之初關速發帑金數十
萬容臣分道齎投以留將離未離之人心則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四

德音甫渙九塞歡騰衆志一寧士氣百倍建酋聞風
而膽慄全遼濡澤而涕零

皇上高拱穆清恬然東顧計無有便於此者此之不
爲而徒謂人言爲不足信過此則天下事更何
所措其手足乎臣陽九已迫報

至無期而一息尚存 君恩難負故敢不避斧鑕再
爲披陳萬祈

聖明熟思早計臣不勝隕越徬徨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

清查邊餉疏

題為邊餉遞增有據帑藏甚竭難支謹開節年清
數再塵 睿覽并乞 初下酌議以明職掌以
釐重計事 臣頃類造 一圖計三冊恭進

福前夫豈敢謂數幅之楮能於累巨萬金錢之給發
盡無掛漏一日之笑能於八十年疆場之耗費
盡見根源不過援引舊規蒼撮大畧庶幾我

皇上動色漏卮之獎軫念補牢之謀 勅令會議時
條分縷析臣猶得與廷臣邊臣共見而共圖之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十五

耳乃自春徂秋屢請不報科臣韓光祜為

國深慮將臣冊所造邊餉數目反覆參詳一再駁
難直能扶臣所唱不出之苦心而寔欲假臣以
拓不去之綿力臣雖憤憤敢無說而處於此科
臣謂自隆慶五年至今不能悉究請於近五年
內查其所以加增之故得非致疑於前冊中近
五年內多增銀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兩之說
耶蓋此數乃比照前十年遞增之成數而姑從
五年中折半言之以見其多耳非謂至臣經手

年分又有增也乃其加增之故則不在此五年

內者蓋九邊事體不同歷年支給亦異有京運
原有定額間以事故求增不免沿為成例者有
京運初無定額惟視當年民屯各項完欠以為
贏縮者有京運已定而遇閏請補及年終不敷
而預題接濟者當其題增有幕府原疏可稽及
至給發有儲司移文可據查自萬曆二十一年
起至三十年止共發過京運銀三千七百五十
七萬八千七百一十一兩有零內前五十年止發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十六

銀一千八百一萬二十一兩有零其後五年之
內除山西宣府大同三鎮原無請增外在遼東
一鎮則共增銀一十二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有
零在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則共增銀一百
五萬九千九百五十七兩有零在薊州密雲永平昌
平易州井陘六鎮則共多發過銀三十六萬八
千二百八十九兩有零總計此五年中共發過
京運一千九百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九兩
較前五年不為加增一百五十五萬八千六百

六十八兩有零乎臣承乏繕篆正在三十年春
毋論補前人未了之窟大費騰那而沿前事已
成之額寔難裁減除各鎮新以事故求增一舉
臣未敢應及劄附近六鎮遵照先年經制事例
本鎮逐年所入民運等項銀兩免行報部扣抵
年例其有節省贏餘留充三年一閏之用其有
拖欠災減俱各設催處補所許赴部請討故自
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止共發過京運一千九
百四十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兩有零較之前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十七

項後五年增定之數雖但見其減而合十年以
總計又借五年以分其節謂之增發八十五萬
餘兩詞雖踴而實非謬矣大都 神京肩督之
寄劇虜鋒鏑之交向惟宣大兩鎮最重最急而
庚戌入犯屬夷生心近郊之備漸嚴防胡之費
益侈我 皇上御極初年注侍郎覈定經制已
為牢不可破之局迨及近年警西牧則洮河濟
師創內變則朔方添戎策東征則遼左增揆虞
外侮則薊丘加壘處處戰鬪皆 累朝來所素

不限備之事而種種需索皆臣部中所原未設
有之物蓄積何以不竭那借何以不頻譬之朝
斤夕斧鄧林亦空源枯委洩枯槁無濟四面支
撐之苦盡責於臣部歷年積習之害獨中於臣
身然臣方駭其增之非常而鎮臣有謂其索於
格內者蓋各鎮題增時有久近事有聽沮而臣
之冊則總據近日九邊實增之大數而統言之
也臣方懼其出之難繼而鎮臣有謂其額入及
虧者蓋各鎮合民屯京運為額節年民屯有施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十八

欠有災減未必一一及格而臣之冊又止據本
部發出京運之大數而單言之也至於空老庫
空閒裁舉叢而問之于臣臣寔司計寧容他談
然臣自履任之初即查老庫存積止有六十餘
萬兩而太倉則無錙銖之儲矣以前年分應給
各邊例餉欠至一百八十萬六千五百兩有零
索補甚急矣即使挾劉晏之才當劉晏之寄泉
貨勿泄於旁侵舉動毋拘於格制內外相貫誅
賞自錄持籌此際未免傍皇而况臣之庸劣乎

當是時請內帑而不得商及老庫念老庫之無幾借及同藏計則拙而寔為無所後之耳燃眉稍紓露肘如故先之一朝饒溢僅以填數年遺下之漏孔而後之悉索敵賦不足當逐年應出之額數又况典禮軍興層見叠出用皆非常帑無宿設臣姑無暇枚舉其最彰灼共觀者如買辦一節始自萬曆六年奉

旨每年加進銀二十萬兩迨今三十五年約進六百

五十餘萬矣而當臣七年之中尚蒙

計慶奏議

卷之六

三十九

寬恩不責全數二十九年以前典禮之費多至數百餘萬少亦不下數十萬而臣所值典禮三次所費僅共六十餘萬夫以前任之進多而若見有餘以臣任之進少而苦稱不足則謂竭藏者將在臣乎抑不專在臣乎向使臣能進美以徵寵或應索以逃死則年來蓄積之竭與那借之類將僅僅止此數乎抑不止此數乎至若水荒旱災靡歲不有蠲免停徵接踵來告省直之借留者常多稅璫之分割者不少左提右措

鼯鼠之小技益殫前贖後顧老馬之舊識亦迷矣據科臣前疏所議申定經制著為令甲以接濟之實用易年例之虛聲差戶兵二部大臣同科道官數員核軍馬之實數于先委本處巡按金差查盛御史別借留之宿蠹於後此誠經邊急務清餉達猷而臣部及兵部所當合辭上請以遵悉心共濟之 明旨者也其中屯政之荒榛若何清查民運之拖逋若何催督歲久徵解例有參罰何以畫一而使無虞於軍財附錄雜項

計慶奏議

卷之六

四十

例有抵發何以綜覈而便有益於醫瘡此須嚴為稽查急行振刷盡破其因循惰窳之習而稍塞其影射逗漏之孔縱未能一分之賜得瘡于窮簷而庶幾令毫釐之積有補于立藏臣誠竊竊竊想望不勝禱祀而求者也謹將前進兵餉冊內摘出萬曆元年起至三十五年止細查清數別為一冊再呈 御前伏乞 聖明垂念邊圉之急儲峙之重將臣前後疏冊一併勅下九卿科道公同酌議仍 勅各邊督撫按臣會

同該鎮管糧郎中將歷年加增錢糧及民屯原額實數與見今兵馬若干該用若干逐一查覈明白酌定經制請憑 上裁永為遵守抑臣尤有請馬騁千里之途者不得策蹇蹄新百尺之構者不得參腐在臣世卿衰病侵尋精銷智索即如前冊所報給發餉數取之案架殘佚之中成之匡牀委頓之上鈎較總撒幾于謬誤此亦侏儒一節足徵短醜而寧堪以久玷安優之崇班後與損益之新政枯木朽株不惟人所共厭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一

尸居餘氣縱令自奮何為惟我

皇上速賜罷斥以懲溺職另簡材賢以責後效

國計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題

請帑濟邊疏

題為夫情事臣聞邸報見兵部題覆利邊總督王

象乾塘報奉

聖旨是蒞鎮近已失事各官罪責奚辭據報各屬又合謀窺邊情形叵測該鎮密邇京師利害不小休部便行文督撫官嚴督將領悉心防禦毋致疎虞如有仍前怠玩的都拿來重處其糧餉匱乏更難遲緩着該部多方計處來說欽此夫懲邊警而慮及於 京師飭戎行而計先於糧餉我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二

皇上之睿算如此寧憂醜虜哉第查蒞永等鎮年例雖有欠數亦不甚多然而調遣四出土馬雲屯一切行廉驛郵之費有出於例餉之外者則非臣部額有之需亦非一時并辦之物將欲部之老庫而老庫之貯存無多將欲借之京糧而京糧之支給殆盡展轉踴躍萬難措手查得本月初九日該臣疏請 亟發帑金以救危急以保治安等事此疏尚在 御前未蒙

旨發備臣別有一方能作餘計一兩何若

皇上以難從之事實

皇上以必厭之聽哉冠在門庭急須捍禦與成薄城之禍寧身脫巾之虞誠有不可以易視者士卒決命於塞垣所求不過滿腹

朝廷決勝於千里所損不過錙銖臣為

皇上遍搜肘後之奇深較目前之便惟有發帑一節可以咄嗟而辦敢乞 慨賜俞音暫代二三十萬惟復別有處分容臣再查京通二庫現在續到銀兩零星拮拾儘數湊發用以鼓丕振之士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三

氣而折方張之虜謀譬之隙隅燎發則提壺執爵必供撲沃又如督御饑啼則迴盤授餒有逾宴犒何者其勢誠急而其情亦易入也至於嚴行省直督促積通補填空穴臣病德餘生一日未歸草土卽一日不敢忘所有事矣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題

請分稅濟邊疏

題為仰遵分稅舊 旨急濟備虜新供以重軍機以紓 聖慮事比因河流中入犯之虜剽丘簡出勦之師遂擬例餉而外更借軍需半年該臣于前一月月中再奉

明旨一則曰多方計處來說一則曰多方設處給發臣于此知塞垣要害帑藏空虛皆在我

皇上睿照中矣先是臣亦再疏乞 恩禁帑夫豈不知自外請內者易迂捐內助外者難希而計處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四

設處于久無可處之日其方不多堪以救急臣又記得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恭接御札停礦分稅曾有一半進 內庫一半助大工有餘分戶部抵餉之 旨日星昭然海寓共睹第以 門工方在鼎建疆事未聞震驚臣雖竭蹶招拾不敢越局以求今薊鎮之所需急矣若待彼有贏餘則相梁雲構孰為役竣之辰而不予此際取分則甘泉燧驚恐有剝床之患 皇上試思出師薄伐益固吾圉前以討殺掠吏民之

罪後以杜窺伺 陵京之心較之 殿門壯麗
謂為重威者功用相百也至于暴精荷戈齒水
赴敵饑寒迫于體膚勝敗決于肩膊較之經營
非不日能了藻飾待他時可為者事勢又相百
也度今歲律方新各稅解鑲皆至與其充斥篋
笥已不如近而發之為 宸居崇隆之觀但令
焜耀 闕庭尚不如遠而斥之為 王靈赫濯
之用伏乞

皇上俯賜斟酌或將 進庫之半暫給臣部或將助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五

工之半准與均分其於申明 詔旨為大信加
惠卒伍為大恩而所繇一創狡虜永奠疆場則
尤計策之大者非臣敢妄意 禁帑而以區區
口舌自貶持籌之罪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具題

請帑行分稅疏

題為鎮臣索餉情形甚急廷臣請帑計慮已窮懇
乞 聖明俯從捐助以決安攘大機事本月初
八日該臣以仰遵分稅舊

旨急濟備房新供具疏冒塵 天聽大約求如萬曆
三十三年停礦分稅 御札中語准將獻歲前
後解到稅銀或擬 內庫之半暫借臣部以需
特恩或留助 大工之半均分臣部以成大信臣得
酌量給發緊急邊鎮如薊密永昌等處既振其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六

枵腹裂膚之困無虞於脫巾且預為蒐卒簡乘
之資可令其出塞事等救焚情切望歲經今旬
日未 賜允行而科道官刺臣以經理不效廢
弛誤 國者連牘而上矣薊鎮之送揭與本兵
之移咨責臣以舊欠未發缺費須補及議多方
處置星夜接濟者又繼晷而來矣臣查上年該
鎮應發年例除薊鎮銀一萬七千兩現劄臨德
倉取抵其實不過欠永平銀五萬兩較之他鎮
所欠固亡幾也即歷年經制京運而外取諸民

運倉儲節省贏羨以補閏月漕糧水脚保定左營餉銀等項其在暇豫之日亦亡不足也而今值狡虜跳梁設防議勅之會所用軍需決不能無溢于額外所求補給自不當膠執于額中但言者刺臣廢弛而欲為臣別致一點金之術或未能即在事者責臣接濟而欲從臣部別搜一伏藏之處又不得惟有乞靈 捐帑稍紓目前然輿情咸望

皇上斥金嶰巖盡撤稅使遂與海內以小康徐計公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七

家之永利而臣等仍為此請者蓋救患有標本圖事有權經正欲我

皇上藉詰戎之便宜成出否之令德於蓄積無毫毛之損而於疆圉有磐石之固也掃穴勒山在此一舉投醪挾纊惟此一朝儻更濡忍不決坐令軍實卑虛亡論志金繪者得肆內侮且恐呼庚癸者漸生外心即近來初九日之事訛言震隣狂奔塞路

皇上雖高拱重城之內周廬星列干撤雲從而終不

得謂之安又况于擁篲篲積慮朽事迫而費者不足以成名人恫而予予未必其見德者而得謂之善守富乎臣病憊餘息憂思莫解首丘私情尚臚別牘惟祈我

皇上申明分稅一

旨簡發請帑各疏速

賜允行無忽軍機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十

六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八

請內帑停遼稅疏

題爲孤鎮窘危異常群虜窺逞特其懇乞

聖明急發帑金以振士氣急停遼稅以收人心事該
臣接得遼東巡撫李炳揭爲邊聲四震邊餉一
空懇乞

聖明借發帑金以救危急事續接得薊遼總督王象
乾遼東巡撫李炳巡按御史熊廷弼各揭稱據
東寧等道謝存仁馬拯閻鳴泰石九奏等具呈
爲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乞

司農奏議

卷之六

四十九

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塞人心事前後諸揭不下萬
言其言遼餉則謂京民二運欠數十萬軍士忍
饑無奈矣又謂東虜燒大成等欲犯遼東虎墩
兔愁等欲犯廣寧兀魯孩子欲犯寧前黃台吉
合朶顏欲犯錦義土蠻罕拱兔欲犯山海插漢
兒哈刺哈欲來報讐而開原城外宰酋降講賞
未帖遼瀋以東奴酋窺伺叵測矣懇乞

皇上俯念衝邊借發帑金二十萬以濟燃眉俟各省
解到遼餉聽臣部照數扣還此遼餉之難支邊

原缺

發帑金曷望哉况此金貯 內不過朽穢之積
此金予民實為性命之濟此何可恡而不發也
今日之遼稅糧草之折已窮士馬之逃亡莫
挽非亟停稅務曷望哉况此稅括之邊陲則為
皮骨之枯捐之 朝廷不過毫毛之拔耳此何
可仍而不止也且以高淮之橫肆也不難以一
天語收煩之以薊鎮之危急也不難以二十萬金接
濟之

皇上亦既深知東鄙之難而憐惜之矣乃連日諸臣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五十一

之疏尚未 允下臣部徑准發帑罷稅豈猶繫
戀于阿堵疑慮于孤注而利忍于一隅也乎然
我不能以餉供軍又欲以軍供稅我不能竭腹
心以保有臂又欲割有臂以壓腹心我正欲以
軍禦虜又歐軍逃虜我正責邊臣以養軍又責
邊臣以剝軍此必不可行之勢必不容昧之理
必不可緩之幾也以

皇上之聖明而肯以此小利博彼大患哉譬之家然
置僮僕以供內外之役也而乃短其食又令其

供吾食不則鞭撻隨之彼僮僕者有不甘逋逃
經溝瀆者乎有善治家者出必且免其供而予
之食然後其身安而役不惰今遼之勢胡以異
此伏乞

皇上慨然擴克體卹薊鎮之心并發二十萬金之藏
以救既危之人命擴克收止橫監之心并停三
萬金之稅以收既散之人心即既捐于內又捐
于外似為怕情所難然亦必急行一馬續行一
馬庶可解倒懸耳不則天下亦豈有長聚不散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五十二

之內帑寧死不救之邊軍哉今臣之身已久
病臣部之餉已久乏其于遼之軍士誠不能為
計更莫若亟罪臣亟斥臣以為邊臣之願恭願
罷者先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題未
下後各衙門俱有疏上於兵部疏內奉

旨准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濟急又於該部疏內
奉

旨遼稅准留克該鎮餉用

請帑餉軍疏

惠為民饑少濟軍餉宜籌伏乞 聖明推廣

德意以救阡危以寧疆圉事日者

皇上念及畿輔諸省直連遭旱蝗 慨發帑銀十七

萬兩又發倉粟三十萬石以賑濟之臣等仰體

鴻慈卽酌量分發擇官委解業于四月二十九日具

奏此一賑也可以甦厄瀛可以起溝瘠凡我饑

民咸有生氣矣惟是待哺之戍卒不減於望賑

之災黎也應給之芻糗更急於議賑之銀米也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五十三

臣計各鎮軍餉在在逋欠處處枵腹母論脫巾

鼓譟毋論醜虜跳梁卽同一赤子而異視之均

一危急而兩計之豈仁覆之度而久安之圖乎

搜括殆盡控借無門災地之灌輸旣難與於日

前而塞垣之逼索又難應於刻下

皇上試為臣部尋一活路更何術之操而能令九邊

無別情也連篇累牘千言萬語惟有 請發

內帑一着而已臣想

皇上數年之採樵而聚者錦衣玉食無需于此

聖子神孫無藉于此豈山阜之積終令等之瓦礫哉

且積蓄以備緩急耳顧今日之孔亟孰與軍儲

而軍儲之早計孰與發帑是以臣雖僭所念此

不瞑一息尚存無憚煩瑣伏乞

皇上深維遠計慨發帑銀百萬容臣部酌量緩急

官賞投則內外歡呼軍民安堵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五十四

司農奏議卷之七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濬初梓

覆保定巡撫議賑疏

題為三報異常水災懇乞

天恩亟賜破格賑救以安

畿甸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

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孫瑋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看得截留

漕粟暫借津糧事宜係雲南司掌行該本司付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准回稱歲漕四百萬石轉輸

京師三軍仰給屢經本部題

准以後漕粟不得輕 請賑濟况今南船抵灣者十

不及一善之靈雨傾駭腐糧幾二十萬尚難湊

補天津歲派漕粟六萬石俱係年收年放僅足

支給天津河間等營軍士並無餘剩等因呈堂

回付前來及查先據保定府冊報本府并所屬

州縣實在倉糧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一十餘石

庫銀五萬五千九百八十餘兩銅錢五萬一千

五百八十有奇河開府冊報本府并所屬州縣

實在倉糧六萬七千六百四十餘石庫銀六萬

一千五百餘兩銅錢五萬六千六百九十七文

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為照畿南靈雨為災河漲

水溢以致稼穡之地俱假舟航廬舍之場從為

蘆荻棲身無地餬口何資溝壑堪憐萑苻可慮

撫臣蒿目棘心連疏奏報請發憐憫意良苦矣

但漕粟四百萬石三軍實繫命焉往時留賑中

州發糶 畿輔猶恃倉庾稍稍充裕今昔頓殊

司農奏議

卷之七

盈誦大異且近奉

特旨并本部議留漕糧十六萬石以作淮陽二府穀

種及河工支用京儲軍餉方匱竭是憂安能復

借郡縣資賑卹乎至天津倉糧六萬石又係時

收時放僅供天津各營軍士既無積剩似難那

移惟是撫按贖罰雖亦濟邊之需

大工之助無敢輕議而當此萬難設處之時權宜留

賑稍覺可從再照各府州縣本地災侵合當於

本處倉庫通融區畫况積 原為救荒庫剩正

堪那處 畿南六府均係撫屬之邦保河地當窪下荒歉無時今查所積尚有倉糧一十八萬五千二百餘石庫銀一十一萬七千四百餘兩銅錢十萬八千二百餘文在真順廣大每多逢年更當數倍與其截漕那餉孰若先支本處倉庫繼移鄰府積聚之爲便也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等咨行撫按屯田衙門將先後報到災傷速爲查勘明實所屬六府預備社義等倉積穀并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

庫貯堪動銀錢備行刷出通融給散凡有災去處分別災傷輕重極次貧丁先儘本地倉庫廣行救濟或煮粥或放賑俱聽便宜行事本倉庫不足則取給於各府再不足方留撫按贖罰濟用有司均宜悉心體

國通利恤鄰如有奏越鄰封并虛名塞責民無實惠者撫按各官指名參 以憑本部覆

請重處事完仍將查刷過各倉庫銀錢糧石數目并賑救過極次貧丁事宜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具題九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畿南災侵異常朕心憫惻便行與撫按屯田衙門作速查勘明實開報以憑賑濟你部裏既說漕糧必不可動着於所屬六府預備社義等倉積穀并庫貯堪動銀錢盡行刷出分別給散本倉庫不足取給鄰府再不足方留贖罰銀兩濟用有司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

均宜悉心體國稱朕愛養元元之意勿得自分彼此致取罪謫欽此

題順天等府荒政疏

題為內地重蓄拯救宜急敬陳一二末議以佐蒞政以保子遺事臣辦事署中屢接順天等處巡撫劉四科等送到各府災傷文揭覽不終續淚輒交頤以為古來災變有矣何至如今日之危四方水旱多矣何至如三輔之慘也漢臣有言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 畿輔何地內切

宸居外邇邊徼有如民窮盜起猝難撲滅惡之適為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

夷虜驅而貽蕭牆患且非所以觀天下也即不然而聽其轉徙四方必且為道殣必且為溝瀆祖宗數百年來培養調何而一旦捐之豈可不為傷心哉臣竊謂修救雖無奇策而泄泄坐視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此襲迹前人條議數事恭請聖明裁斷如果一得可採 勅下臣部轉咨撫按次第修舉不獨厚下實亦安宅也伏惟

聖慈垂聽亟賜施行 畿輔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具題

一曰減徭賦蓋財生於地力因于民維今數郡地變滄桑而民空皮骨矣責以全徵祇迫之苑徒所有京邊起運軍

國重需誠萬萬不容已其他存留諸項雖按事為科因人投食亦自難免而當損之時一蠶用享獨無浮可節冗可汰一時可暫紓者乎至遠年積逋即今督之必不能輸何如蠲之聊以見德是在各撫按率屬嚴查被災分數核實具申酌議某項應裁裁之俟年豐而後復額某項應停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六

停之俟民裕而後補徵某項帶徵應罷罷之寧不足乎

國而毋寧不堪其民時或已徵在官支解如故或尚未輸官而已入里胥之手即抵本名見徵正供毋令寅緣乾沒以茲用一緩二姑示不得已之心僅亦恤患扶傷所為寬一分之政也

一曰發倉廩蓋凡府州縣各有預備倉義倉社倉本以儲穀待賑

詔旨部割不啻屢申而各處給錄冊取亦多至盈額

顧虛實未可知耳宜行各該撫按嚴檄有司查
驗實數分別貧民計口賑給有差然賑給止據
在冊之下丁而人丁漏報往往十九一人得穀
九人向隅不勝萃矣即在冊下丁亦未必孑然
無父母兄弟妻子受穀苦少聚食苦多猶然殍
矣計惟有責粥一法事若煩瑣惠實普施是在
良有司酌時地之宜務均調之實擇人而使峻
法以行且不難躬親督視焉嘗見一下令開倉
而猾里奸胥視爲可居之奇貨雖設場施粥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七

遲遺侵冒不稱當厄之壺殮救死謂何虛應乃
爾卽 京師餓殍歲費

國儲餒者未必貧貧者未必餓可痛恨矣精求其
法而力除其蠹此于災民不無補焉

一曰勸施濟益燕趙古稱多慷慨節俠之士今其
民雖困詘乎而豪門士族富商大賈擁素封負
高貴者亦在在有之合行撫按以及有司多方
諭意以禮勸分其銀錢粟麥多寡無論或捐輸
于官或資給其里或減息以貸或輕價以糶又

或隨便村集立廠煮糜別作一方擅施里甲謀
實登報有司差等奏

聞計所捐助最多者准照開納事例選授應得職銜
或特建牌坊用旌不朽次之榮以冠帶又次之
扁其門復其身將使富而好行其德者競勸于
市義之風貧而幸有所依者全活于敦仁之俗
矣但必出自民願毋得強以官司此則以地方
救地方其于資予更當霑溉更實也
一曰廣平糶益民所重惟食耳前奉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八

明旨撥運通糧十萬抵給軍匠月糧誠慮

京師米貴藉以平價甚

盛恩也顧五方聚居衆稱億軍匠而外周暨實難
目今斗米價已一錢則冬春可知在外郡抑又
可知 聞者江南河南重災請

古通糶遇有客商糶買雜糧運赴災地各從民便不
許禁約攔阻違者撫按官參治今宜申諭遵行
懸示商民聽其有貧願糶者特給執照隨便告
糶運就災地發糶關津不得推稅官司不得侵

擾其糴穀交折亦不得閉遏把持又或于府州縣量留各院贓罰吏承貼班缺官柴馬一切商稅等銀暫免解京分委廉能佐領敦實富民于附近豐收地方糴買雜糧前來定價出糶而以所糶之銀仍補前項應解京邊額數則境內之穀多而價自平民間之食足而心自定耳

一曰酌開納蓋

國家歲開例納凡以佐軍國而濟時艱况輸粟為名原無擇于本折要在主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九

計者酌時盈縮而通融調劑之往年山東河南饑饉題將本部見行開納事例出榜曉諭被災各府州縣有願納者自本年冬起至來年秋止俱許于本州縣上納不拘米穀雜糧照事例銀數依時估折願納銀者亦即本處交收取倉庫實收給領劄付類報部院查考前項銀穀但備發賑不作別支于時不無裨補以今災地正可依行省其往返之費而樂輸者自多賴有接濟之資而賑施者不匱矣

一曰興工作蓋力役惟民使安坐而糜餼廩教之情矣時日良多使終歲而仰公家惠不繼矣計

今

邦畿千里城垣廨舍堤壩橋梁所在皆傾所在宜葺勞且必用民力而被災諸民除老穉病廢外其他少壯精強所堪任畚鍤司版築肩木石者固自多也當田工未起之時正待哺方殷之日調宜隨地營修鳩民力作無論土著流移一切募之稱事而受餐因工以寓助一以資繕治一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十一

以省賑施一以習勤勞一以示安插四善具矣乃若工費聽撫按有司曲計而預圖之或奏請勸支或便宜行事此在昔范仲淹之于浙西蘇軾之于杭州率用此法而今可倣行者也

一曰嚴禁諭蓋振廩受餐鳩工通糴鄉城市集民多類聚而群居矣聚則紛群則亂或挾以必哀之情或傲以烏合之衆敢于誣凌公然搶奪暗事穿窬明行劫掠勢所必至蔓乃難圖夫

國家所惜帑民耳豈其亂民是庇宜令有司嚴諭

于先重繩于後必無以姑息參奸宄也其它僨
有賢爭寧爲諭解毋輕受理省刑息訟儻幾幸
于市不驚塵野無吠犬受賜多矣乃若趨藥耗
財飲賭廢事平時尤當厲禁災地何堪濫觴謂
宜力罷酒酷漏革場肆卽不能如漢法罰金以
時賜酺而去泰去甚或亦塞之乎涓涓焉且試
觀

京師酒壚鱗次優伎肩摩所在糟丘終朝舞榭對
茲饑饉何忍何安奈何不能一挽江河風示草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十一

莽哉竊又以爲欲禁侈民先自四民之首始

一曰課守令蓋聞無治法有治人遙度而預圖自
不若審時以制變如越中旱荒諸州禁增米價
矣趙清獻獨增之而商旅湊集民賴生全兩浙
大饑范文正乃縱民競渡繁興土木日役千人
意在發有餘濟不足也而民無流凶所活數萬
錄斯以觀法何常乎親民親事通變善調惟賢
守令是望且晉饑秦汎之舟曾糴齊歸之玉以
今率土王土蔡人吾人何分彼此彼如流而歸

我自宜視以同仁或安插有方或極救得法以
視恤災本境者尤循良異等也顧鸞鳳與鷹鷂
異性珉珠與璠璣殊品不鼓則不興不厲則不
勸宜行各該撫按特于賑困招流加意體察專
立舉刺之科不在尋常之格果實心實政全活
良多則隨時奏

聞超權示異其或有空文塞責而漫不經心者有虛
糜廩餼而民無實惠者有徒抱憂時之慮而展
布不前者有及存不肖之心而因緣爲利者與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十二

夫隣府州縣分畛于土流弛墮于胡越或逐之
出疆或立視其死者一體查察重處廢幾吏議
嚴而人心奮從前荒政實見施行災民其有處
乎統候

聖裁

請 欽恤餘銀分賑饑民疏

題為欽奉 聖諭事臣前奉

聖諭領出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分給都下災民及
煤窰窮戶等項業已散過二萬七千九百八十
五兩八錢尚剩七萬二千一十四兩二錢其本
另題外伏思

聖諭內有舊例該舉行的着題來行此

皇上無已之恩正臣等將順之日也因念今歲水患
不獨都城縣都城以及郊圻千里如洗而順永

保河之間更為慘惡目今秋盡冬來猶然道路

成河行者以筏則不惟秋成已置抑且春種難
期至于房屋坍塌人畜死傷較之都民窳戶不
啻什百傷哉此民何獨不居

輦轂之前乘在濡沫之外哉每接順保撫臣劉四科
等報災文揭或懇發

內帑或議留漕糧發帑出自

聖恩臣不敢請京儲匱調已甚臣不敢言惟是
欽賞剩銀七萬二千一十餘兩已出之同金原為

郵無方之

德意正可曾施合無分發順保兩巡撫地方各三萬
兩聽彼撫按隨宜救助或即以銀分給貧民或
另行委官糶穀散賑尚餘一萬二千餘兩暫留
來春別項存恤皆

皇上浩蕩之至仁也往者河南荐饑

皇上特捐三十萬金

遣官往賑今茲各府災更重于中州郡復切于內地
聖諭所謂舊例該行者宜無越此不然股肱之臣不

甚異于

闕下之民而溝壑之遺顧獨格于唾餘之賜也

皇上于斯亦必有大不忍者存矣伏惟

聖明垂察如果臣言可採

勅下臣部各行撫按衙門遵照施行三輔幸甚等因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具題

原缺

子女相携知難兼養投而棄之水中者呼號相
抱匍匐難前塞耳恐行不遑掉顛死生之際豈
獲已乎方方皆水無可逃生處處皆貧何從丐
食草根榆葉盡從漂泊之餘棄背殘骸尚在覆
垣之下此近日之景象也其幸存百一之民止
賴販負相周少紓雀鼠之息彼一人所負能給
幾朝一車所載能濟幾人而津會之處一步一
闌在在索錢有如負債以致移民移粟困于畏
途交易往來憚于荆棘弱者就斃強者生心其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十六

就斃者

皇上之赤子也臣則何忍其生心者 國家之隱憂
也臣則何安通聞都門咫尺卽有禦人而奪其
馬匹衣服者矣臣職掌民曹民之危苦臣職之
溺也非不議蠲而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非不議
賑而一杯之水安救車薪只此販負一節尤民
命所係第一關頭用是不避煩言略爲模寫然
臣所陳止民隱耳至于拯而救之則在

皇上伏乞

推念都城者以及畿甸推恤空戶者以

及圻民將前 欽發賑饑僕寺所餘銀兩允臣
前疏分給順保二撫臣令之多方救濟販負相
周嚴論道途姑免征權則

聖政一新甦回萬命太平根本實在于茲凡此
破格殊恩 如天大德自有

宸斷臣不敢與亦未敢輕言也統惟
聖明斟酌

勅下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六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六

請發救荒章奏疏

題為饑民日聚日危荒政愈遲愈急懇乞

聖慈軫念速發諸疏以救顛連以遏亂萌事照得今

歲雨水之災百年希有目前饑荒之景逐日有

加所賴者

皇上之德音所據者撫按之 奏報臺省之條議而

所奉揚者臣部之覆 請耳乃人人候

旨疏疏 留中臣等極知

皇上聖智仁慈 恩錄獨斷但一切啼饑號寒之聲

裸體菜色之狀有難以時刻緩者臣謹不避瑣
瀆再為陳之夫 都門亦災地也各郡饑民所以紛
然投集者無非謂天不我愛地不我養父母妻
子不我保聚惟是倚

皇上為天地為父母耳有如

皇上更不之卹彼竄竄者復可望焉目今景物蕭條
市價翔踴米無可糴食無可丐試觀鬻桑之餓
滿途而風雪之寒侵骨何怪乎五城每日報到
死者之多也此誰非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一八

皇上之赤子也可念也又何怪乎 京城內外劫馬

殺人而推埋胫篋無虛日也此誰非

皇上之良民也可慮也繇今以至麥秋尚須半載以

此情景度之勢豈能待一夫狐鳴擾鋤嚮應私

掠不已漸及公家 天象明示警於燕分

祖陵不虛變於前日此誰非

皇上之隱憂也可畏也臣竊見邇來告變諸疏隨時

蒙 答夫然後樞臣得以措手兵機可以無遲

乃今畿民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死呼吸

異形亂萌已見其情其急何減兵機况

京畿何地陸步即為

宸居指顧即為

陵寢臣以為目前之事更無切于此者寢食靡寧仰

天額訴乞我

皇上特念根本重地萬分不可動搖溝壑餘生一刻

不可坐視

亟簡臣部併臺省撫按諸疏盡

賜批發應議覆者議覆應徑行者徑行或分賑於諸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十九、二十

州而蟻聚之饑民自散或厚施於

輦轂而蠶漏之物價自平片言

渙發即屬深仁當厄施發尤易見德其今日不即死

徙之民皆他日感 恩圖報

皇上出賦稅捍疆圉之民也所關治亂安危匪渺小

矣惟

皇上急圖之臣愚不勝懇禱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十

月十三日具題

災異脩省疏

奏為怪徵異變層見叠形謹涕泣額陳恪脩職恭

懇祈 聖明猛加省圖直拔禍本以救目前危

亂事臣昨接太常寺少卿桂有根揭稱

天壇雷火擊毀望杆旬日間三奏 明旨一則云省

躬思咎一則云旦夕靡寧一則云關係朕躬朕

知道了又以各修職責之諸臣除臣崇率屬痛

加修省外徐而思思而懼不覺其涕之無從也

夫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二十一

皇上一聞災稔即誓修省此不可不謂敬天之誠而

臣又何有過求哉亦以頻年省修之誓耳聞已

熟而軌轍如故上天災異之示有加無已而莫

知其終臣是以思而懼懼而不知其涕之無從

也嘗稽從古天災史不絕書然不過日食星孛

旱乾水溢而止耳此但可謂之災而不可謂之

異惟大 山陵寢廟命脉發源水大風雷次第

見告至 郊壇望杆之毀而變也極矣而者謂

其希觀罕聞始共驚之曰異臣愚以為此猶未

甚異也夫天下有非常之禍必先有非常之徵
天下有非常之徵必先有非常之感則祿權之
害所謂 國家之禍本為域中第一可驚可異
者是已請得而畢其說焉蓋聖非堯舜安能每
事盡善則一政之弗協一令之不順或亦人主
之常而未可盡非也第未聞有家與為警人與
為怨舉會天率土共懼荼毒而漠然不為置念
者

皇上試清夜平心以思之異耶不異耶天聽至高安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二

能群情畢達則一時之執拗一人之齟齬或亦
人主之常而未可盡非也第未聞有數年苦諫
通國力爭舉大小臣工共虞危亾而恬然獨利
其菑者

皇上試清夜平心以思之異耶不異耶刻印銷印安
能拘小信之硜硜則一言之寒盟一諾之反汗
或亦人主之常而未可盡非也第未聞有形諸
務綸布諸中外舉皇天后土共聞此言而惟遠
就以姑待明日者

皇上試清夜平心以思之異耶不異耶一日萬幾安
能親庶務之瑣瑣則一念之倦勤一事之委煩
或亦人主之常而未可盡非也第未聞有此因
之激章疏繫不下缺官繫不補滯獄繫不釋
朝講 郊廟繫不親諸凡幾務繫從廢格而惟堅持
以求勝其多口者

皇上試清夜平心以思之異耶不異耶之數者當其
始之嘗試也未嘗不自駭其異及其久而積玩
也不覺遂習以為常迨至今日無不可試竟無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三

不可玩無不可玩竟無不可為常惟夫舉天地
古今所共驚共駭而視為故常乃其所為非常
大可異者也異以招異則怪徵異變又何必訝
其層見而疊形哉且是異也不于山川陵谷而
于 園丘之望杆天之意若曰卿日之僻遠隱
幽或以為無徵而不信是咫尺者庶幾耳而日
之矣况杆以望名國郊畿內外所共瞻望也連
年稅政日聞而高高在上者顧默不能啓災不
能懼禁已大失下土萬民之望其又何愛焉而

不一折毀其標之也吁以此思異異可知矣異
非謹告仁愛之虛稱直關理亂安危之大故惜
也先後進憂危之詞者其幸而多言不中得保
祿位以至于今其亦不幸不一小驗重稔禍敗
以貽之後則爲目前之計尚可徒事脩省之縟
儀祭告之靡文已耶謂宜申明

難行之事皆
舊旨首議罷停急脫民于湯火之中然後將數十闕
政旦夕設誠而舉行焉夫此所舉行者非甚高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二四

皇上萬曆初年所已試之良法也萬曆之初即
皇上之常

皇上能復當年之常法而無可驚可異以駭域中將
見上天亦復協氣之常應而無可驚可異以駭
闕下矣如此而後禍本拔如此而後亂萌銷如此
而後萬靈嬉國祚永不然者徒事虛文罔裨實
政則赫赫明威其爲所侮玩也屢矣豈其再三
謹告不厭煩數而終無如

皇上何哉臣民部也司民言民故感激異變恭修職

恭輒以生民利病泣請烏時迫矣伏惟
聖明猛省而急圖之臣無任悚慄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具奏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二五



題保定巡撫災傷疏

題為畿民苦困未蕪復罹水蝗異災懇乞

速賜勘救以拯予遺以安重地事福建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劑

等關兼理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絲瑋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近畿根本之地連年荒歉今又災傷可慮之甚

戶部上緊看議來說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近

該保定巡撫孫瑋揭為重地復罹異常電蝗水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二十六

災人心洶洶事勢可虞亟應奏報事內開祁州

靜海等一十四州縣各罹重大災傷及續報交

河滄州等三十二州縣衛所俱經據揭併勘去

訖案呈到部為照

畿輔之于

輦轂誼切股肱勢聯車輔故呼吸共其休戚痲瘡

尤切撫摩其體重也自客歲霍露示災人情洶

懼仰賴

皇仁噓植自冬徂春救死扶傷甫還喘息乃不意天

未悔禍而滄災叠稜有如保定巡撫所揭報者

也雨雹則猛于推擊洪流則埒彼懷襄室廬鱗

櫛一歸魚鱉之鄉禾黍高低盡飽螟蝗之腹千

家哭野萬井銷煙騰報至一月連章罹災幾四

十餘處臣等俯痛蒸黎仰籌租入有傍徨躑躅

而不敢自寧者隨以 畿輔重地水蝗異災候

旨經旬卽行轉勘乃茲恭捧 綸音特垂憫卹令臣

部上緊看議來說此卽如傷之視其咨之嘆何

以加諸臣民部也民隱未徹猶當 上聞况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二十七

德意勤拳而不思為仰承計乎大約救荒之策不越

蠲賑兩端蠲則如疏開起存錢糧酌量蠲緩此

係重災所當破格優恤者也賑則如疏開議留

贖罰等銀預糴待賑此卽稍災亦當設誠致行

者也然一郡之中災有多寡一邑之內災有重

輕今歲去歲不無異同水潦蝗蝻不無差別此

非體勘的實而後拯濟從之烏能使人無隱情

而民沾實惠也既經奉有

特旨合無容臣部轉行各巡按御史令其速為勘報

原缺

水災疏

題為異常水患傷稼損漕直達

宸聰亟圖修救事竊見閏六月以來淫淋彌月黯黯連朝至二十四日暴雨建瓴積潦罷市而本月初五初六傾注加甚晝夜不休毀屋頽垣傷人漂畜官廨滙為大澤馳道渺若洪河目擊心憂正思塵聽復接鎮江等十三衛所運官李自新等報稱洪水驟發漂流糧船二十三隻損米幾有萬石淹死運軍除不知名外計陸越等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二十九

十六名口而傳聞近河一帶田廬盡行衝沒芫芑禾黍未及登場悉為烏有其男婦人口幸而未溺者巢棲露處號泣相聞猶且莫必其命父老皆稱百年以來未嘗見此災也夫天之降災此時亦大慘矣使運船尚在江淮或可趨避而業已鱗集壩下衝突何支且備經險遠幸及起剝升斗皆度廩中物矣而固委之陽侯也使淋漓直其春夏猶望秋禾今一歲之計盡在秋矣辛苦之粒計日可登盤飧而忽奪之八口嗷嗷

何以卒歲又安所供賦稅哉撫景傷時可悲可懼查得萬曆三十二年雨水為災

皇上閔然深念免房租蠲煤稅慨發周金十萬分賑災民至今閭閻交口頌德今茲水患數倍前時不知

陛下宜何如隱惻何如賑施以至用人修政一切改茲庶幾轉災為祥者於此必有處矣惟是稼政漕儲關臣職掌寔奉職無狀致茲重災流毒軍民贖罪無地為此除率屬省憂免圖救過外不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三十一

敢不據實上聞伏惟

聖明軫念施行臣愚不勝惓切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具題

請賑疏

題為三輔周瘵已蘓東南倒懸尤切懇祈

聖明推恩並濟以固環衛事頃者霍淋為虐都城內外民居昏墊臣俯惕人情陪危之狀仰體

皇上警余之衷具疏請賑隨奉

聖旨是這賑濟銀兩着太僕寺照數給發卿與五城御史查勘的實先儘京城及裏八府災荒之處俱劑量輕重一體賑救欽此

仁綸一渙次第炳如臣即委本部司官會同五城御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十一

史共給過都門災民計銀二萬九千九十餘兩近復糶粥平糶漸次舉行當此嚴寒歡聲雷動是都人無居而有居無食而有食皆

皇上再造恩也其剩銀七萬九百餘兩容臣斟酌重輕分給八府不止

輦穀咸荷更生舉郊圻均霑化日矣然臣竊有請

馬夫燕趙

皇上之几席也所為內向環衛者近而齊梁則襟帶要區遠而江北尤

陵園重地此其緩急不在畿輔下也乃今歲自山東河南以及南直隸之淮鳳徐揚則水旱交乘水蝗並作波漾數千餘里陸沉幾萬餘家烟火不聯道殣相望載在各撫臣章奏者真不啻實誼之流涕鄭俠之繪圖矣然而非直此也頻年河患縱橫獨此三地受害為最烈而數載興工修築獨此三地出力為最艱荷畚負薪之衆筋肉皆糜衝寒冒役之夫骨骸交枕萬苦千辛言之勝斷此又他省之所無而畿民之所未見者也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二

以茲予遺復罹大沴何馮夷之太酷而造物者之不仁哉參贊化育道在

皇上則左右斯民思亦在

皇上臣猶憶往者中州災甚

皇上特發二十萬金遣官往賑至今湛恩汪濊直與

萬黃金永興言及此想

聖心曷能無戚戚焉此第數十年前事耳况目今

天德益懋 景福彌隆 大聖人舉動必有迥倍往

時者乎伏祈 聖慈穆然深思超然遠覽推一

視之仁為大賚之舉渙頒大號慨發賑金不拘多寡令臣分給三處撫臣多方賑濟俾溝中之瘠一時俱起則畿近及達胥被 堯仁之陲地而自東自南共祝 舜壽之齊天矣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三

請發帑賑濟東南災民疏

題為東南災害異常 聖世方規可踵比例懇

恩遣官發賑以昭 九重德意以救億萬生靈事

惟國家無事則以四海奉一人有事則以一人

勤四海奉之而小共大共何國蔑有而莫繁于

吳楚江浙之民勤之而已饑已溺何時可忘而

莫急于死生存亡之會乃今東南之災何其烈

也江西水旱游臻則以患延數郡告矣湖廣淫

霖肆虐則以麥禾俱無告矣至于三吳兩浙之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十四

患百年未有饑饉流下之慘異地皆然蓋 臣每

睹撫按交章士民奔訴言之酸鼻見者寒心即

議蠲議減議停議折終是引江水以活涸魚而

饑者溺者徙者死者何異奉漏卮而沃焦釜故

臣竊計之與其就民間之物力以調停于民間

機尚緩而有待不若援 聖主之舊恩以還求

于 聖主慈更速而易周則 臣以為賑濟宜先

而 內帑宜發也且斯民非他今之賣妻鬻子

嗷嗷待哺之民即向之殫力輸財啣啣服義之

民也

皇上百世賴之而不一旦援之恐乎億萬收之而不

涓滴極之恐乎居常則享其樂而遇變則不分

其憂恐乎東南財賦甲天下征之則獨厚于他

省東南災沴亦甲天下而賑之則獨薄于他省

恐乎 臣猶及見二十二年中州大災該 臣條議

科臣楊東明繪圖疏請蒙我

皇上捐金二十餘萬

特遣光祿寺丞鍾化民往賑以至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十五

聖母皇妃親王共出數萬佐之而中州之災卒不為

害豈非一時美談千秋偉烈哉夫

皇上之心堯舜之心也堯舜之心不以彼此異視而

皇上之世唐虞之世也唐虞之世豈以今昔殊恩故

即其軫卹中州而其軫卹東南可知即其留神

一省而其留神四省又可知 臣願

皇上慨發帑金數十萬端 遣廷臣分賑各處以明

哲后之隆恩以續熙朝之盛舉以全兆庶之生

命以綿萬禩之洪休計無善于此者昔人有言

曰活及千人子孫必封夫活及千人如此而活
及億兆者何如昔唐太宗撥蝗吞之曰汝食民
之穀寧食吾之肺腸夫肺腸猶所不卹而帑藏
又當何如總之 浩蕩之恩歸于大造發棠之
請敢憚煩惟 臣目擊時艱將迎

聖意蓋有不容已于哀鳴者惟我

皇上一垂察焉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六

覆南京條議救災疏

題爲畿輔墊溺已極據實勘報懇乞

聖恩大賜蠲賑以消隱憂以固根本事四川清吏司
按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理糧儲提督軍務
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孔教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本年
六月內該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周孔教題報
應天徽寧池太安廣七府州異常水災緣繇到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七

部就經遵例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勘被
災分數去後緣按臣物故今撫臣勸明條議前
來查得先年題 准災免事例凡遇各處夏秋
災傷取勘是實除三分以下不免外全災者免
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
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
一分俱于存留糧內除豁不許將起運之數一
槩混免其衛所屯糧災重者每石折銀三錢輕
者折銀三錢伍分通融作數抵放月糧又查屬

曆十五年三月內該刑科左給事中張棟題本部議覆被災八分以上者漕糧不分正改兌每石折銀五錢被災七分以下者仍照議單事例正兌每石折銀七錢改兌六錢俱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在卷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民者國之根本財者民之生機根本撥則國病生機廢則民病二者相因勢難偏廢臣至愚陋筦樞錢穀 陛下加意卹災一應起存錢糧議蠲議折則以問臣上而 祭祀之供外而軍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十八

國之需下而廩祿之餼稍有缺乏則以問臣一
身耳情逼於倒懸之宜解而算窮于無米之難
炊伎餽都盡計盡無之蓋臣初覆江右之災再
覆浙西蘇松之災今又覆應議六郡之災民其
魚矣假令買生而在其痛哭當何如者古稱水
患祇曰懷山襄陵而今六郡成沼祇曰蛇龍居
之而今蛟蛇拔山祇曰九年之蓄水不為災而
今民如懸罄帑無半鎰興言及此能不惜心用
是仰體

皇上如傷之祝其於西郡三輔之地不敢不倍加喚
响亦不敢不極力調停獨不可則議減減不可
則議折折之不足又覆議緩臣之情可謂苦矣
臣之計可謂窮矣蓋今年之民生既窘明年之
物力必疲今年之獨折既多明年之度支必匱
此臣之私憂過計不得不凜凜于此也

皇上為天之子一念好生可以回天儻蒙
煥發德音少捐 內帑割十年之朽蠹極百萬之生

靈將歡聲動地和氣薰天從目前論莫溝壑于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三十九

祗席大彰博濟之恩從後來論培樂利為輪將
坐收好義之報此豈非回天之力而天且為
皇上用哉臣衰朽已極痰火交攻萬不能為
皇上再効犬馬唯是極溺救饑不敢坐視謹再覆覆
而少効其款款如此除事關禮兵工三部及南
京各衙門者容臣移咨聽其徑自議覆外所據
各項錢糧相應照例開列擬議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轉行應天撫按一體遵照施行等因萬曆
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十一月初四日

奉

聖旨應天等府根本重地災沴異常朕深憫念遠邇恤事宜俱依議行今內外帑藏俱苦匱乏賑濟不敷着于前旨給賑浙西鹽課稅銀二項內各撥一半分給應天等六府以昭朕加惠窮民彼此均徧至意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十

原缺

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不亦可哀也哉此二臣目擊而傷心焉所以交章迭奏涕泣而陳雖鄭俠之圖不是過而賈誼之哭不足言矣夫畿南六府為

京師保障是咽喉之樞而腹心之關也此地而受病則何處不病猶人斷其咽喉而傷其腹心尚有生理也乎故善治病者當于喫緊愛病處亟治之耳往查三十二年北直大水蒙

聖恩慨發同金十萬兩自賑都民而外餘及保定撫屬三萬兩以賑濟又

屬三萬兩以賑濟又

允按臣之請發德通二倉米四萬石以平糶三十五年北直又大水復蒙

五年北直又大水復蒙

聖恩發同金十萬兩自賑都民而外餘及保定撫屬三萬五千兩以賑濟又

三萬五千兩以賑濟又

允撫臣之請發德通兩倉米各五萬石以平糶一時昏墊之民咸登衽席喁喁焉各得生活以至

今日為 蠶輔之衛者皆

今日為 蠶輔之衛者皆

皇上所留也今旱魃之虐更毒于商牟水電之災尤

憐于巨浸蝗蝻之害反酷於蛟龍室虛蕭條不咸于曩時之坍塌死亡枕藉大倍於往日之漂沉昔蒙

聖恩發金發粟獲全遺孑之餘今敢不仰體

聖慈請金請粟以解倒懸之厄哉仰祈

皇上俯查往例 亟賜允行毋紆徐從容以重災民

之困可也蓋方病而藥之則病或可起迨於淪

胥死亡而後求三年之艾雖盧扁復起不可得

已至於按臣所議將保河二府落地稅銀免解

南農奏議 卷之七 四十三

一年留為賑濟并議罷關市河橋之稅

請發內帑之金此尤切中膏肓對症之藥石也更祈

聖明留意 大沛綸音俾咽喉腹心之病渙然以釋

漸而至肩背肘腋之間不遽然俱有起色乎胥

天下而頌

聖天子之大有為者斷在此舉矣臣雖病臣也去臣

也蓋亦有餘榮焉外若蠲免停徵帶徵寬起解

之限雖曰例可援而事易濟不過調濟之餘事

耳臣部當候勅覆之日按照災傷分數酌議上

請斯亦關治本之良藥哉臣無任激切不勝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十四

畿南災傷題催請賑疏

題為畿南災民愈劇荒政愈遲懇祈

聖慈簡發原疏以保遺黎以固邦本事照得

國家根本獨在 神京 明主湛恩每先首善人

者畿南六府曠災亦云極矣臣于十月二十五

日具題請賑誠見饑民之旦夕莫必未敢旁觀

皇仁之浩蕩無涯豈虞中格乃旬日以來候

旨未下豈其忍視饑荒之困憊而莫之省憂抑亦故

為歲月之遷延而漠不關念耶夫此被災之民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十五

皆我

皇上赤子也皆密邇 輦轂而望澤之最先者也又

皆切近共安危而極為翼戴者也痾瘵固自乃

身痛癢豈容異視且近日相傳以來是何景也

彌粟已空矣炊烟已斷矣甚至咽糠粃而糠粃

不充又甚至剥榆柳而榆柳亦盡于是揭家乞

食日哀叫于沿門連背流移頻號咷于道路老

弱盡為滯瘠少壯半若死灰况邇者身無寸縷

寒及裂膚死亡枕藉曷可勝數憶茲情景不覺

涕洟之橫集矣

皇上寧不測然動念耶夫四方水旱且欲微破格之恩三輔顛連豈肯斬如天之覆下危而姑置之則非情下急而故緩之則拂望

皇上誠念此嗷嗷待濟之民是何苦楚是何促迫早一日則生全者千萬遲一日則死亡者千萬誠慨然早沛 德音以救此千萬之命鴻慈也盡千萬民共祝齊天之壽崇禱也且明詔下則人心安畿甸安則天下之需次待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十六

恩者亦安杜患于蕭牆塞霧于嚙聚上計也抑何恠而不為此雖荒政一節臣部尚有未議地方官亦有便宜然 煥號未申豈敢擅議伏祈軫念根本重地 函簡臣部併按臣諸疏盡賜批發容臣等遵照施行則片語即為深仁帖危尤易見德所謂本固邦寧仗茲一舉惟皇上亟圖之臣愚無任懇禱惶悚待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

題為災傷四起請帑停稅疏

題為省直災傷四起地方蠲恤久稽懇乞聖明軫念慨然發 帑停稅以拯才遺以固邦本事蓋天生民而立之君民戴君而托之重故言君者曰盡人物贊化育又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誠謂好風好雨則與民相安一遇災傷流行則為之多方賑恤以贊其所不及而相其所不容已耳在昔堯湯水旱側身修行補之藁饑者姑不具論即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十七

國朝嘉靖七年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處重災肅皇帝不聿 特諭起存錢糧盡行蠲免乎迨我皇上愛民念殷往見一省一直或春災或夏浸率不難各捐數十萬而分恤之故能保有金甌至于今日矧今旱潦風雹蝗蝻等災幾遍天下春播秋收兩無一熟而反泄泄然不一動念耶案查薊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按李光輝長蘆巡鹽畢懋康各捐稱保河真順廣大六府揚州縣令春迄夏天道亢暘二麥枯稿五月後漸得甘霖

民計竭力佈種乃禾苗正當暢茂忽爾蝗蝻四起水雹大作茂盛者僅存枝幹秀實者不遺顆粒一時災出異常萬姓命懸呼吸望嗣望恤急于星火等因又據江西巡撫衛承芳揭稱南昌瑞州袁州饒州南康撫州廣信等府屬州縣自春徂夏雷雨異常二麥初黃已遭腐爛五月二十一日不等蛟水突發浪湧滔天溺死人民無算正額錢糧難辨相應亟行勘恤等因又據福建巡撫陳子貞揭稱建寧邵武延平福州等府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八

屬州縣于本年五月二十三等日各被重大水災田地盡為砂礫之場人民半葬江魚之腹卽有倖存無田可耕無粟可食乞留本省商稅五萬兩鹽運司本年未解課銀一萬一千三百餘兩撫按本年賦額六千兩以抹災民等因又據山東巡撫黃克纘揭稱濟青登萊等府屬州縣風旱傷殘夏麥蝗蝻食盡秋禾間有少蝻之處則又苦潦苦水雹小民嗷嗷待哺訖言四處貢賦無出徑將災重十七州縣漕糧改折以廣

司農奏議 卷七

德意等因又據山西撫按巡鹽魏養蒙劉光復陳于庭揭稱太原潞安等府屬州縣去年三冬無雪今年春夏二季無雨夏田未收秋禾稍長微苗不幸天降惡雹將所種田苗瓜菜樹葉等項盡行打毀無存饑民携老扶幼千百成羣或託名赴食潛投房中或嘯聚山澤橫肆搶掠或三五合夥邀截道路乞留本省四萬兩稅銀以起溝中之瘠并條議救荒八款如發京運緩膏通免積穀停清勾留糧銀准援納獎好義嚴舉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四九

効等因又據宣大撫按連標霍鵬吳亮揭稱五月以來至于七月旱魃為虐禾稼就稿間有吐秀者又多不實乃至八月復被霜雹叠降病禾遺穗一掃殆盡饑民析骸以爨而姦盜弄戈可虞况黠虜窺伺易變募軍犷悍難馴恐寇盜之事不在西羌而在北虜等因又據四川撫按喬壁星朱萬春揭稱成都保寧順慶敘州重慶馬湖夔州嘉眉邛雅瀘瀘等府州縣夏秋以來環山皆烈四野俱焦一切牛畜俱以無水渴死人

二八一

民拋鄉離井分散此離舉目皆失澤之鴻滿眼
盡溝渠之鬼懇發 內帑盡停蜀稅將本年見
徵一半爲今冬賑救之需仍將來歲全稅採木
四萬兩并留本處濟此青黃等因又據河南撫
按沈季文曾用升揭稱懷衛彰河汝州以及開
南之間千里如焚四望皆赤所在禾苗枯槁井
里蕭條人心惶惶挈妻携子就食他方若非破
格極恤其不爲溝中瘠潢池梗者幾希并議緩
征改折等因又據鄖陽巡撫黃紀賢揭稱撫屬

奏議

卷之七

五十一

湖廣鄖陽荊州二府州縣河南南陽府屬州縣
陝西漢中西安府州縣自春至夏旱魃爲災迨
至于秋炎氣愈熾終歲之田禾盡稿百姓之俯
仰何資目擊時艱殊切隱憂等因又據陝西巡
撫于若瀛揭稱全陝春夏既苦霖雨百穀鮮收
夏秋又苦大旱三農失望兼以火光落地山崩
川竭乞急拯救等因又據貴州巡按張爾基報
稱滇中烈風大作走石揚沙白氣亘天經時不
散稍穀不登百姓嗷嗷等因中間情詞雖各不

不停之停稅監卽留地方無所事事是不可不
亟撤以安人心者也又况山西稅監張忠亦曾
因災具奏自願撤回此何等時而可吝弗予耶
天所弗予而君予之民卽憾天而不憾
君且共額天以長焉君若天爲政之缺失而示罰
于民君又不保全吾民以答天譴竊恐天意
人心從此兩絕而國脉從之非臣子所忍言
也之兩者臣部屢請而屢不得諸臣交
請而亦不得今又何苦以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二

皇上所不樂聞者自甘激聒之罪但救荒急務計無
復之不得不補牘以進伏乞

皇上簡發地方諸臣報災各疏更望

大發慈悲廣捐內帑停必不可徵之稅務撤必不

可留之內璫其稅銀之已徵未解者

准留各地方以爲賑救之需庶災民之倒懸少蘇而

國運之靈長可保矣臣病臣亦鄙臣也無益于

國而有訾于時留之一日則滋一日之譏彈寬之

一分則存一分之生息

皇上何苦不以憐臣體臣而令四十年狗馬之役卒
以供言臣之唇吻乎爲此跋踏不避
斧鉞伏惟

皇上并賜裁察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十三

覆北直福建督撫按題請蠲賑疏

題為旱蝗特甚水雹異常百穀無成民生益蹙懇

乞 速賜查勘破格蠲賑以安子遺以固根本

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李光輝題前事奉

聖旨今歲各處奏報水旱災傷人民困苦朕深為憫

惻畿輔重地又復如此益軫朕懷着該部通行看

議作何蠲賑分別來說不得遲緩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卷查本年九月內先該順天巡按李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十四

光輝時因保定撫臣未任代為奏報保河二府

屬州縣衛所各被重大旱災乞行查勘酌量蠲

賑等因題揭到部本年十月內又該薊遼總督

王象乾時以保定撫臣未任真定按臣未差因

題為畿輔重地蝗旱異常等事代為奏報真順

廣大四府屬州縣地方遭罹旱災并蝗蝻水雹

相繼為害乞行查勘的確將應徵稅糧蠲免破

格賑恤并乞將李家道口河稅及各州縣落魁

稅銀 特加豁免等因題咨到部本年八月內

先該福建巡按陳子貞揭為重大水災人民流

散等事奏報建寧邵武延平福州四府建安甌

寧等十五縣各被重大水災人民涂溺田廬衝

毀議將該省本年商稅銀五萬兩監課一萬一

千三百一十二兩撫按贖罰六千兩乞晉本省

以救災民乞行查勘并將舊逋新徵破格蠲恤

等因題揭到部俱經先後移咨都察院轉行順

天真定福建各巡按御史勘報去後續該順天

巡按李光輝揭為報災 俞旨久羈蠲賑勢難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十五

延緩等事題催保河二府災傷原疏因查三十

二年水災發帑金十萬賑濟事例議請發帑金

數萬兩并議將保河二府落地稅銀免解一年

留為賑濟其錢糧蠲免停緩等項乞

勅議處等因又該長蘆巡鹽畢懋康揭為畿南荒旱

異常饑民流亡可慮等事因行部至真定順德

等處見赤地千里流離載道撫按並缺報災踰

期乃極狀真順廣大四府疊罹旱蝗蝻之災

欲寬起解之限發賑濟之金罷關市河橋之稅

并乞部覆破格蠲賑等因各疏摺到部送司內
除督撫按臣所議稅糧等銀蠲折停緩等項悉
聽按臣勘奏回日酌量分數議覆外今據李舉
二御史所議賑恤事宜比照三十二年發金
發粟事例擬議上 請未蒙

俞音旋復催疏亦未奉有 簡發今遵前

旨通行看議相應分別具題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堯
湯之世未嘗無水旱之災而堯湯之民未嘗罹
水旱之苦則以拯救有方而痲瘵自切故大君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十六

不患歲時之不登而患行仁之無術耳恭惟
皇上覽諸臣之奏報擊各處之災傷惻然有槩于中
而 渙汗特頒曰深為憫惻曰益軫朕懷蓋灼
見四方之艱難而洞燭畿南之困苦矣曰該部
通行看議曰不得遲緩蓋深念惠澤之當先而
尤慮後時之無及矣大哉 王言臣等敢不奉
揚而自其遲緩哉謹按天下之旱災非一而畿
南六府為甚天下之水災非一而閩中四府為
甚或苦於赤地之如焚或苦於望洋之無際或

苦於蠹賊之厚集或苦於水雹之交加斯時也
策策小民居無為家養無為食展轉流亡枕籍
溝壑所不卽奄然以逝而猶或凄然以生者特
未盡之子遺耳嗟乎此遺軀命且不能保寧復
別有生理而勉供此無藝之征求哉况稅之毒
不早而焚不水而溺其苦最久而民望稅之撤
甚于拯溺甚于救焚其情更殷誠于此時而停
之則 仁政所敷久旱之甘霖也 仁恩所暨
重陰之霽日也寬一分可以得千萬分之濟蘓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十七

一邑可以活千萬人之生其于平時固切銜恩
至於今日尤易見德也且畿南關係重地閩省
僻居海陬萬一遲留禍且叵測此諸臣膏肓之
劑而臣愚肝膈之談

皇上誠不得以氣數諉之而空言慰之矣伏乞

聖慈俯念災黎朝不謀夕亟將督臣所議免李家道
口河稅并真順廣大四府各州縣落地稅與撫
臣所議留該省本年商稅五萬兩按臣所議留
保河二府落地稅免解一年及饒臣所議罷關

市河橋之稅發 內帑之金數事一一

勅下施行以地方自有之膏脂還而為地方普濟之

盛舉則不必借問金而發倉粟行見起死回生

而溝瘠者衽席流離者安堵矣至于省直稅糧

等銀蠲折停緩等項臣部自有災傷定例當俟

按臣勘回之日酌量分數另行議覆請旨

聖裁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八

流移滿路請發帑罷稅疏

題為災民流移滿路 國勢机捏可虞懇乞

聖明亟發 帑金以解近憂并罷稅務以蕪久困事

竊惟天災流行何代蔑有然未有連年遍地如

今日域中之甚者水不已而旱旱不已而蝗蝗

不已而雹普天率土層見迭出近且旱魃肆虐

亢陽彌驕自冬及春自春徂夏沛然絕望囂然

喪生二麥之苞生盡枯百穀之嘉種未播即撫

臣奉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五九

命虔禱而累年不憚之天心豈區區臣工所能感格

以故祈禳雖久雨意未萌山川纔一興雲風霾

旋即蔽日遠之吳楚江浙閩越之墟不及具論

近而秦晉趙魏齊魯環此數省幾及萬里四望

盡赤寸草不芽蓋處處方方皆河伯掉臂之地

祝融行在之所矣窮民向何乞化流亾於何逃

生近聞之轍環者販負者同口一詞皆謂數省

之民扶老携幼盡望京畿就食夫京畿何地咫尺

即近 宸居今歲何年饑饉不減外境即區

區大倉金錢各庾漕粟所積幾何而能堪此數
省窮民枵腹而望聚族而謀哉相安無事不能
當其補助也洵洵有心不能當其睥睨也今邊
聲烽起饑卒狼奔萬一數萬流離內迫於饑寒
外促於觀望揭潢池之竿樹奸民之幟則腹心
肘腋之地危急漂搖之秋能當此震驚而無患
哉臣愚以爲此時宜莫如以賑之道散之賑
之不必在京師也散之不必用刑驅也但今太
倉老庫無可那處伏惟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一

皇上亟沛堯仁大開周賚發內帑數十萬分給山西
河南山東北直隸四省撫臣令之設法招徠多
方賑濟務俾民沾實惠勿令吏恣侵漁庶幾來
者去聚者還或可什一二相全乎但

皇上一聞請帑之名便輒逆耳不欲聽不知此積非
理中之物額內之財乃數年來剷山空海剝髓
吸膏奪天地民物之精英而強以貯之撲滿者
也既以傷殘天人之生以釀成今日之數則又
烏得不亟散天人之積以解救今日之厄况今

日國計百無措手而各省直正額又毫不可
蠲臣前疏所謂遺郡遺邑遺鄉之處各邑各郡
素封之民尚欲其舊運新征勉副

國家燃眉之急乃

皇上爲民天地爲人父母顧恐坐擁大盈之藏目擊
流離之慘而不爲之一關痛癢一念死生則又
何以倡急公之民而收終事之效哉以救窮民
倒懸之命者鼓富民好義之心以數十萬朽蠹
之子者來數百萬惟正之供則散之非所以爲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二

損而予之正所以爲催

皇上何憚而不爲此試虛心以研則內帑之必不可
復愜也不俟臣辭之畢矣雖然以帑濟民其財
有限以民濟民其利無窮今日審時度勢宜無
如盡罷稅務一節蓋天行之災已遍天下稅政
之害又逾十年

皇上試想十數年來稅使之額派進矣方物進矣孝
順進矣而各地方之關稅契錙庫藏鹽筭拖欠
贖緩如舊足額否十數年來

大內之黃白積矣珠玉積矣異產積矣而各倉庾之芻粟漕糧邊需內供如舊足額否在內入者不能細覈其數在外損者猶可盡遯其原則

皇上十數年來與遠近百姓中外臣工較量錙銖爭執短長者其中得失孰多惟是億萬蒼赤起無窮恣容囹圄繫臣結無窮冤抑千秋萬古損無窮令名

皇天后土貽無窮譴怒

皇上試將前後反覆合觀則又何惜而不慨然罷此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一

以與災民更始哉亟發

內帑於四省以消腹心之變盡罷稅務於天下以安四方之心前

聖諭所謂自有停止之日者今以為晚過此恐無及矣不然以多藏厚亡之理加以饑寒切身之時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急不擇音挺而走險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皇上下大孝光天至德繩祖恐令

聖母萬壽無疆之日日升川至之年見此悖入悖出

之景哉臣愚病卧經年危在旦夕所有耿耿雖死不瞑故敢忘其顛迷而哀鳴如此惟我

皇上察其意而矜原之

慨賜施行病臣不勝大幸其於

社稷生民兩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

二十四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三

繳 欽恤聖諭疏

題為欽奉

聖諭事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

田義等於文華門傳奉

聖諭戶工二部天雨連綿京城冊壞房屋數多壓傷
人民甚衆朕聞心甚惻然便着太僕寺給發銀十
萬兩交與該部并該科及五城御史會同查勘分
明每房一間欽賞銀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及醫藥
津途之費務先儘貧難下戶仍不許官吏侵冒必

司農奏議

卷之七

本十四

令沾受實惠有舊例該舉行的着題來行欽此所
有札內事理容臣即便會同工部及科道諸臣
欽遵施行外原奉

聖諭一道相應進繳為此謹具題
知

繳 欽恤聖諭疏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

監田義等于 文華門傳奉

聖諭諭戶部朕思雨水連綿京師米價日貴便着于
通州倉糧暫借十萬石運赴京倉支放該月折色
米糧候新糧到日即與補還其五城房號銀兩除
舊例免徵外再着免徵一箇月以昭朝廷權宜救
災德意欽此臣謹恭捧到部開讀遵行外竊伏私
念

司農奏議

卷之七

本十五

皇上真天縱仁主也念民居之蕩折則慨發罔銀資
給修理念民食之惟艱則移粟通倉免徵房號
一時浩蕩之恩頓使被菑窮民既棲託之有地
復含哺之可資惟呼舞祝何啻更生然此則釜
爨而上者也釜爨而下非火不炊非煤不火孰
非得失生苑之關此猶京畿而內者也畿京而
外曾天王土率土王民孰無思見德化之念
皇上試繇小民朝夕之謀備想其饗殮之計又試以
目前內地之景遐想夫四方之情所為推恩布

德出民于水火而置之衽席者當不俟移日次第施行而臣亦立見太平之世共為都俞之慶也幸甚幸甚再照

聖諭內借運通糧支放該月折色及查放糧舊例每年止四月十月放及折色其餘月分原自本色今四月已過十月尚運除十萬通糧臣即遵

旨運赴京師至于放期或仍照舊例容臣催價上案放給惟復

聖明更有裁酌 勅下施行所有原奉

詞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六

聖諭合理 進繳謹題請

旨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六

日奉

聖旨知道了着照舊例仍催上緊放給欽此

繳 欽恤聖諭疏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二十五日該文書房官金忠於 文華門傳奉

聖諭諭戶部朕憫西山被災窳戶著比京城下戶壹體給賞卽于見發太僕寺銀十萬兩內通融分與還著該部科及順天府官會同給散務令各沾實惠水占窳口免徵課銀三箇月欽此臣盥手開讀不勝感泣夫以旬日之間臣部三接

御札無非軫念

詞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七

輦轂小民無食無居為之計安計飽故此一窳戶也

在昔則徵之在今則賑之蠲之仰見

皇上愛養元元至意未嘗頃刻少釋於懷特無以觸之若隱於無爾假令繇 輦轂以及郊圻縣郊圻以及四國所欲者與聚所惡者勿施將見在在更生人人頌 德臣等亦且優游清署承流宣化之不暇又何用喋喋而佔佔為也臣無任翹首激切祈望之至 所有札內事理容臣卽便會同科府諸臣欽遵施行外原奉

聖諭一道相應

進繳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八

司農奏議 卷七

奏繳 聖諭疏

奏為欽奉 聖諭事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

日辰時該司禮監太監成敬等于 會極門傳

奉 聖諭諭戶部今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

四川各處災傷人民窮饑朕深懷惻念恭承

聖母慈諭發銀十萬兩賑濟朕將御前積餘及新到

浙直稅銀共五萬兩又諭令中官等各出費剩

不等一併給發爾部着酌量各處災傷輕重分

派多寡選差廉慎官賫解各處會同該撫按官

司農奏議

卷之七

六十九

商議賑濟務使分散得法實惠及民以稱

聖母與朕憫恤元元至意其 畿輔災民及各處流

來饑民爾部還發京倉及附近倉米三十萬石

一體給賑各省撫按等官仍多方計畫便宜措

置共拯民窮所有罪贖銀兩盡行買穀濟荒不

得那移他用四川福建水旱特甚也准留三十

八年春夏二季稅銀給賑朝廷于小民體念周

至為百姓的都當安分守已挨度凶年如有乘

機搶奪聚眾非為便是亂民法所不宥着各地

二九一

方官禁緝懲治毋致蔓延故諭欽此欽遵臣在
僅卧床褥未及詣 闕叩領謹揣差本部司務
孫克恕恭捧到寓設立香案扶病拜領訖除將
賑濟銀米酌量災傷重輕另本具題賞發災傷
省直移文撫按官遵照分別賑濟及戢暴安民
等事悉為着實舉行外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理合隨本 進繳謹具題
知等因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具奏

司農奏議

卷之七

七十

司農奏議卷之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梓
催倉場總督疏

題為總儲重任又擬非宜載懇

聖明速賜簡擢以重邦計事臣惟國家於地鄉之外
特設總督倉場者凡以嚴財賦之司隆綜核之
柄也故奉有

明初委以專官其所統馭者數千里而遙其所管轄
者百執事而上至云稽查出納則一應漕糧邊
餉關係尤為匪輕而其需於專理之臣固不可

司農奏議

卷之八

且暮缺者也自臣叨轉以來懸缺不補已踰數
月該臣披瀝丹誠上干

天聽伏蒙

聖慈特命刑部左侍郎謝杰署掌厥事臣恭誦
綸音仰見

皇上官人之慎歷試之仁矣寧敢更有瀆擾哉但人
臣之受事必實居其官而後能究其展布

朝廷之用人必實界是秩而後得資其謀猷凡在百
僚類皆若此况倉場上司 國家之咽喉下綰
生民之命脉近日以來淫雨連綿倉敷半為頽

一五二〇〇年 廣東日報 〇 反之川

損人情玩揭簿書多屬廢弛兼之漕運之艱難
重以邊儲之匱乏所賴以稽察而調劑之者惟
是

皇上赫赫半通之綸也而臣以謬叨 殊擢前勅已
繼杰以未奉 成命新綸未頒臣恐為杰者將
坐囑畫諾則荼膺委任安辭溺職之譏如別弊
搜奸則未奉 明綸又速侵官之謗將羣情之
觀望難免而事體之掣肘為多臣每念及未嘗
不為 國計民生增惕慮也伏乞

司農奏議

卷之八

二

皇上俯採輿望 特簡一人

賜之專勅俾之即真管理庶乎官事不極寧懷越沮
之虞庶績其熙可媿崇墉之矣矣等因萬曆二
十年六月十八日具題

催左右侍郎疏

題為綿力獨任日久難支冒懇

聖恩亟點左右侍郎以圖共濟事臣才至庸拙體役
衰羸不意誤承

特達之知猥領計曹之重業踰一歲所矣每自循省
職荼無毫髮備而罪釁乃丘山積益內顧無兼
人之力外顧無共事之員譬如單車子騎雖復
堅肥豈遂能引萬鍾而致千里况其摧殘蹇劣
寸步不前者耶臣於是不得不仰控

司農奏議

卷之八

三

望慈申左右侍郎之

請矣夫論

國政則臣部最繁論臣品則臣愚最下

望鑒炯然孰能逃遁而顧以最繁之務責最下之愚
不念為參佐夾持其間臣即蹶矣

國竟何利焉且

祖宗部設侍郎良有深意非徒贊襄政理使得共濟
其美而為賢抑亦耳目尚書使不得獨逞其臆
而為不肖若如今之部堂僅具一官不但使臣

今日苦獨任之艱猶恐

國家異日受專任之獎此實區區犬馬愚忱或亦我

呈上所必動念者也若夫致身之義盡瘁之忠臣雖固陋盟之素矢豈敢憚勞思逸希便弛擔以幸

優眷干 嚴譴哉伏惟

聖明矜允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初二日具題奉

司農奏議

卷之八

四

聖旨國計匱乏甚費區區知卿苦心左右侍郎翁若部再推舉堪任的二員并前推馮來者欽此

再催左右侍郎疏

題為國計艱難愈甚孤臣仗

聖明亟簡左右侍郎以圖長策

雖孟賁烏獲不能自踰其

之走屨羊勝之途雖王良

而輔車既備則千里無絕

功而藉資者易為力也土

昔在唐虞百僚師師庶

所屬以千百計卽下至

司農奏議

卷之八

或有缺豈非事關軍國

一足所能勝者而倍貳

乃今日則大有可異焉

年于茲矣向來疏請左

之計但屢動額懇未嘗

缺尚未久而一員未備

二十七年陳藻陞後陪

冢去後隨闕其右屈

補此從古設官以來

見之將以為寓內乏才與然伏處林巖陸沉金馬不為不衆且夥矣將以為選擇當慎與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亦既耳而目之矣將以為臣當專委獨任與然臣之壯年猶不如人今已老耄計畫無復之矣夫事如可已

祖宗必不特設此官既設此官今日必不可久虛其位顧猶之用人也早一日不謂之濫恩遲一日不謂之鄭重與其事迫而責之倉皇失措以致徒勞而罔功孰若及時而簡之暇豫從容得以

司農奏議

卷之八

六

同心而共濟臣無轍遠引即目今三伏溽暑九垓為爐每一持籌汗流浹背此臣之職業宜然何敢妄自規避所念軍民交責內外叢憂盤錯紛如翫解難處臣于此時不對天以書空則仰屋以私歎已耳欲其長慮卻顧左提右挈以無貽債事之失也其將誰諉而誰望之哉時已孔棘萬難再遷伏乞

聖明留念

國大計將前後會推諸臣

速熟二

員泣任管事庶謀斷相資緩急有賴異日無為

負鼎諸人所笑則濁職之愆與誤

國之罪其亦少道于萬一矣臣無任激切願仰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八

七



催兩淮巡鹽疏

題為鹺臣久缺餉課愈虧懇乞

聖明速賜點用以疏鹽法以裕邊儲事據鳳陽巡撫李三才咨稱兩淮鹽課頃該巡按舊御史帶樞而又改差備運停止鹽事單馬皮票俱未印發引鹽不能赴掣額課從何徵解等因臣讀之不勝駭愕以彼鹽課急需方且冀望其解部而鹽法之壅滯廢閣一至此也不大可為邊事寒心哉益九邊歲餉強半鹽課則商人之所輸諸官

司農奏議

卷之八

八

乃士卒之所以為命商窘于輸即士饑于伍夫豈細故臣查得兩淮鹽課歲計六十萬自二十四年以後額銀並未解到此一淮課也何向也完而今也通惟曩時巡鹽御史歷不乏人以故耳目周悉綜覈詳明官吏有所稟成文移不至停閣請而即應令而即行朝督夕程通如流水而今者缺鹺臣久矣頃按臣黃御史兼攝彼其事務繁沓勢已難周猶曰暫理有人而按臣改差則又併兼攝者而無矣單馬皮票未經印發

運官無憑奉行商人不敢擅制袖手坐因無可

奈何接掣引鹽遂爾中窺事勢若此准之鹽法

弊且不止于壅而幾至于寢矣就使

亟點鹺臣無程蒞任猶之救焚拯溺已屬後時若或

稍緩則廢弛壅閼未有底止臣不知

國計邊儲將安所倚賴也方今虜酋物故邊憂可

虞稀藏虛空士伍枵腹臣即蒿目焦心不能額

外措辦而其使額內鹽課愈通愈虧釀莫測之

巨變乎臣于前月會兩有巡鹽御史之請未蒙

司農奏議

卷之八

九

批發茲敢再噴

天聽雖知言近越俎而勢迫情危不能自己伏乞我

皇上念鹽法之通塞邊計攸關而邊計之盈虛

宗社攸繫亟

勅部院題差巡鹽御史一員即

賜點用刻期赴任則綜理有托而壅塞通積通可完

而兵餉裕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具題

請點左右侍郎疏

題為 國計愈詘病軀難支懇乞

聖恩亟點左右侍郎以襄重務事我

皇上統天御宇三十六載於茲雖災沴間出而斥埃

無警謂宜藏富在民不則紅朽在官而今且鯁

鯁焉有襟肘皆露之時無心肉堪剗之處非特

臣苦之舉 朝之人能頌言之而

皇上亦且洞鑿之也此其登耗之故不必錄臣而臣

寔司大計寧敢逃死惟是部務繁劇即使兩侍

司農奏議

卷之八

十

郎左提右挈猶為拮据不遑即使臣才力足支

猶須參綜有寄而况責衰庸之一身有時事之

百難者乎蓋臣部兩侍郎之缺遠者十年近者

亦七年矣連章請補而

天聽愈高得無謂臣之才之力尚堪一割而此十年

七年中無兩侍郎臣之部務亦得以勉強支撐

而不至廢墜耶不知 國計之艱至今年而彌

甚臣身之憊至今日而更深仰屋浩歎而無與

為儔操牘張皇而誰為商確此臣所為兢兢也

昔魏何昌之論曰先王建官授任必置副貳謂

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方今泉貨

內滯膏澤上屯征權之人事事厄于旁役京邊

之供處處奪於那用編民無非常之徵調而巴

蒿目于追呼荷戟鮮旁午之馳驅而巴枵腹於

旦夕自古未有困弊若此而能晏然亡他慮者

是事之必可知也而如臣頽暮之年篔水隙光

又自有不可知者

皇上縱不恤衰臣一身之隱而又何忍不一念及

司農奏議

卷之八

十一

國家安攘大計耶今廷臣屢叩

九閭僉謂察察一補則庶績咸熙而臣竊謂漏卮之

實本難驟得于一朝禁絲之理更難專倚于一

手察察之補請自臣部兩侍郎始臣之力竭矣

情亟矣即其詞亦窮無所之矣幸

陛下裁察等因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具題

司農奏議卷之九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九卿請罷礦稅疏

奏為敬陳四海情景之苦仰望之殷以仰贊

聖心仁愛萬一事益自礦稅二務 聖恩罷免旋復

遲疑以致所在紛然各該撫按諸臣具疏上

請不啻許矣伏蒙 明旨一則曰朕心仁愛一則曰

自有停止之日又以用心撫理巡察責之諸臣

臣等益知 皇上之心未嘗頃刻忘情於四海

司農奏議

臣民也惟是民罹礦稅有如湯火 皇上既已

出之湯火之中旋又納之湯火之內一時人情

大覺洶湧若蒙 皇恩允播 前旨重申網解

湯寬民霑周沃則 明旨之所謂仁愛者無過

於此舉矣脂膏已盡開里蕭然及委可虞揭竿

在即則 明旨之所謂自有停止之日者無過

於此日矣夫撫理者惟在安民巡察者莫先祛

蠹若民無寧宇其何以安市有重徵其何絲法

則

明旨之責諸臣以撫理巡察者亦無過於此矣臣等

細觀諸臣之疏有謂人情使之感役使之怨則

其怨必深者有謂臣無顏以見百姓百姓亦何

心以信臣者有謂地方之民猶說草野愚民自

幻聞

天子口中無戲言者有謂人心比舊愈加驚皇無不

曰恐厥終無了期者有謂迷遠邊方從來愚昧

未識

三殿於某期落成者有謂三鎮庫藏俱因礦稅撥括

司農奏議

已盡兵食勢必仰給 內帑悖出者其描寫民

情之急備悉田野之言思之可為寒心讀之令

人泣下矧徐州有頑民之聚江南有群小之倡

漢中有圍燒公署之事廣東有處處激亂之疏

關中有致死縣官之慘一時清平世界致此地

覆天翻此誠千古之所希聞人心之所共駭者

也而

皇上冥然深宮獨若未嘗聞者豈其聞之而姑以為

無傷乎夫天下之禍福造於

皇上之一心以為無傷則其傷立見以為有傷則其傷立消此理固然不爽毫髮臣等愚昧安敢據拾煩言以瀆

天聽惟就諸臣疏中得之地方聞見最真最確者臚列以請期以仰贊

聖心以全仁愛於萬一耳實非好為喋喋自取厭惡也至於停止之日在今行之為已遲在後行之恐無及統惟我

皇上留神省覽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

初下臣等遵照 初諭宣布 恩德則以

聖躬之安而奠四海之安亦將以四海之富而為國家之富其於

聖德 聖政所補非淺鮮矣等因萬曆三十年二月二十日具奏

請停抽松河南礦稅疏

題為東南反側可虞中原民安隱至懇乞

聖明急罷榷林以收人心以遏亂略事自礦稅再行以來臣益數數言之而縶未奉

俞旨也今已無可措辭矣數日前忽接應天巡撫曹時聘暨河南礦稅太監胡演疏揭觀之杞憂愈甚妾恤轉深終不忍特位固寵束手坐觀釀成大變而負

皇上特達之知請再申一言以竦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

宸斷可乎夫藉松財賦之藪 京師百萬咸取給焉

中州水陸之衝萬方職貢咸假道焉此而安則

天下安此而危則天下危所稱最喫緊最要會者也其不容一夫作難於其間也明甚乃藉松

則以機戶管文等槍掠報矣中州則以毛兵李舉等倡亂報矣夫管文等何如人也不過一瑣

瑣備徒耳千百成羣闐然喧聚指稱推稅匿帖揚言至有替天行道可恨可殺等語賴周知府

面許請停剝稅監出示報罷方為解散而怒氣

猶勃勃未已也則稅之為也故從此實停則可有如不然勢且復聚論之不信勸之不從臣不知其何方以處之也李舉等又何如人也不過一碌碌成卒耳數千糾聚盤據一隅恣意要挾數日不解至有先取東京救度生民等語賴地方官多方勸諭胡太監平氣息威方爾寂然而虎視猶耽耽未已也則礦之為也故從此罷礦則可有如因仍行且復逞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臣不知其何術以待之也據撫臣曹時聘之疏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

自謂首惡已擒地方稱靜而

皇上于胡濱之疏亦 勅以嚴究首惡脇從罔治似可無虞矣第首惡云者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之謂也脇從云者智盡能索無奈而勉從之之謂也今人人思脫湯火誰為首惡在在圖解倒懸誰為脇從所謂雖或殺之必且繼之者也
皇上將盡人而法之乎則勢必有所不能抑盡人而寬之乎則法又有所不可益至於力窮於施而法窮於馭則

皇上約束整齊之具亦太顛倒錯亂不可收拾矣併數年以來

皇上以礦稅之故赫怒諸臣曾逮及方面矣逮及守令矣逮及士民矣幽囚囹圄三木囊頭泣夜雨而號西風困繯綫而斃垂楚即雷霆之摧折不憐於此也泰山之覆不烈於此也固宜鞠躬屏氣瀕首帖耳任吾糜爛魚肉而莫敢誰何可也乃今日圍燒某官明日戕殺某役清源之爐猶然而湖湘之流已赤安民之骨未灰而東嘉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

之屬已碎機戶之謀正急而毛兵之焰復張撫按告變之章接踵道路而 廟堂安戢之

旨遍揭閭閻如此則
皇上之法今與四海之奉行大較居然可觀也豈其民之敢于無上若此乎勢窮理極為有所以迫之馬耳語曰鹿死不擇音民之于上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今之礦稅無乃鹿視其民而使之不暇擇乎故當此之時不一改茲易彼而猶以法制禁令從事是滯而益之以薪也醉而

強之以酒也。庭夫獻于命旦夕而更投之以毒藥也。此必不可幾之伴也。蓋亦撤回中使明罷礦稅。拔本塞源。嘉與天下更始。將膏肓之病一朝頓除。而水火之民一夕衽席。離者合。變者定。不費區處。不煩告諭。不崇朝而措天下于泰山。四維之安。回視治而愈。莽解而愈。糾者相去不天淵哉。不然。狙敵彘詭。日復一日。挑釁召禍。長此安窮。豈惟共會又豈惟中州。益無之而非是矣。此外更有臣之所不敢言。與所不忍言者在。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

也伏惟

皇上念重地不可屑越。改圖不容再緩。

省覽臣疏

慨賜施行。收已去之人心。安未靖之土宇。勿謂臣言為瀆。使之不幸而中也。職掌所關。時不容已。臣愚無任激切。悚息之至。等因。萬曆二十年五月初一日具題。

恭河南礦稅千戶疏

題為奸豎詭謀欺

君稅使飾詞蠹國懇乞

聖明亟行正法。併收前命。以保治安。事戶。取出督理河南礦稅御用監左少監胡濱。題為目擊時。謹。獻現貯無礙銀兩。以資裕藏。以報國恩。事奉

聖旨原奏千戶李承恩。聽信審理正徐燁。稱言河南布政司絕王庫內收貯約銀百萬餘兩。有首倉內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

官胡濱會同樵按等官查勘具奏。何乃延遲至今。尚未查明。准着李承恩及徐燁前去彼處。聽令內外官員遵奉前旨。查理明白。奏請定奪。不許朦朧欺隱。還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為照。國家當多事之秋。苟有可以佐一籌裨國用者。此臣子之所矧矢心共濟者也。使李承恩徐燁所言果的。然可據。臣敢不仰遵明旨。用助時艱。乃其事有大謬。不然者。庸可聽其恣說。妄之。禍辭肆端。摩之。陰計。笑感。

宸極動搖人心乎謹據理據實為

皇上剖陳之凡宗室祿米之制

親王中廢其支屬存者照依名位派徵而本位節

行停止若故絕無支屬者一槩蠲除赫赫成規

炳如星日安有藩屏之寄已孤于維城采衛之

封尚煩于貢賦者此其變亂

祖制歟

君之罪一河南一省宗室稱繁臣昔叨巡撫居官數

月一應錢穀靡不預聞于時宗祿不給眾口紛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九

紘臣行該布政司委曲調停僅給一二季而該

司已無措矣果有積貯若此之多則該司亦何

困于露肘而諸宗亦難免于垂涎矣豈其絕王

之庫宗人不獲聞其畧而府吏獨得悉其詳乎

抑豈臣在任之日固罔積于纖毫而去任之後

遂驟盈于百萬乎此其淆亂 國是欺

君之罪二 皇朝誕膺 天眷永綏多福螽斯麟趾

綿延百世而省庫以絕王名之何以傳天下而

昭來世 揆以本支之義理所未安律以忠愛

之心情亦何恐此其輕屑天潢欺

君之罪三有此三罪已不容誅又况罷閑官吏潛任

京師 明禁森嚴不啻三令五申矣而悍與承

恩公然結聚朋比作奸視 國憲為弁髦觀

天闈為利寶臣誠不忍 朝廷法紀陵夷至此極也

至於稅使胡濱執有該司手本則是原奏已虛

但據實陳 奏仰祈

雷霆一震魍魎滅跡庶不負

天語內外一體之義奈何支詞蔓語引類呼朋招要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

二監前來共事夫胡濱之權不減于二監二監

之智不加于胡濱胡濱不能責該司以所無二

豎獨能贊胡濱以所有乎此其情惟圖表裏為

奸同惡相濟不迫脇乎司府則剝削于閭閻鼠

竊狗偷欲徒盈于谿壑狼貪虎噬志寧恤夫

國家暴斂橫征筆楚之威必逞積怨深怒萑苻之

警何疑機戶毛兵已成我首揭竿斬木馴致亂

階則濱之釀患豈

國之罪又不在二監下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洞燭邪佞將胡濱掣取回京李承恩
徐燁俱送法司從重究擬明正典刑則奸宄杜
而法紀益明隱憂消而治安永保矣臣不勝激
切屏營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初二日具
題

恭指揮魯登科疏

題為鹽商極累聚喧有因奸弁代奏情理當察懇
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俾大計以安人心事竊照邇來
國家之事在九塞則屢驚庚癸虞指臂之難調在
河流則勢比襄陵切咽喉之可慮臣等憂心徒
切束手無方使有秋毫可益國計何敢少愛
髮膚自後于他人惟是揆之人情事理及一時
諸臣前後諸疏有參差不然者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臣於四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有虎賁左衛
指揮魯登科奏為再懇 聖明睿鑒前懇疏圖
速下

綸音安陵寢疏運津發建治平省煩群議事奉

聖旨這奏內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願捐已資鹽
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具見忠義准着原奏指
揮魯登科前去彼處聽從欽差內官魯保會同撫
按巡鹽御史等官照數查收完日奏請定奪不必
差官以滋擾費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竊仰見

皇上注念

祖陵留心運道而又委撫按以公其耳目靳差官以
免其煩擾其慎重有如此所以日來雖心切有
疑而未敢陳也無何而御史蔣以化為鹽法極
敵商困難支等事之疏至矣又無何而內使魯
保為豪商聚衆獲

旨妄造謠言等事之疏又至矣臣一一詳之未有前
後不一情理顯明如此事者安忍復自緘默以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三

蹈於欺夫按臣發疏之日尚不知有登科之疏
下也謂新增之後復有遠沒存積之起致有超
單鹽法之蠶于茲極矣世豈有敵朴之下不能
取常盈于正課而囊橐之潤反能輸資助于河
工者此其可疑一河工之事河臣之責也前督
臣飲恨而終新代者以身請

命儻果有此項錢糧正河臣所欣與而不可得者近
在淮上豈不欲順成忠義轉奏

朝廷而魯登科何人遠在京邸何從先聞而知之此

其可疑二人臣趨事赴公孰不欲自陳其惓余
元後等既不惜五十萬之藏豈憚于數千里之
遠已能輸之已不能奏之致令利出于已奏出
于他人又非其鄉里親近之故也是豈人情乎
此其可疑三內使魯保

皇上所委任之人也疏中聚喧既真則各商之困累
必至其困累既至則助工之誣妄可知世未有
一面輸資一面鼓譟者一方之間兩事豈容僉
立也此其可疑四臣又見近來言利諸臣自礦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四

稅以來至于無山不鑿無市不征計窮事竭于
是漫天說謊平地生波創為從來未有之名捏
為本人自出之語不論事之有無若何不計後
之究竟若何止謂

明旨一下部科執之不得撫按爭之不得勢必行之
有司又勢必徵之百姓一人不足則攤之眾人
本項無名則科之別項其所取之利與所奏之
事絕不相干不過辛螯冠裳股吮膏血以一分
之利致于上九分之利歸於已百分之害毒于

民無疆之害貽於 國揚揚得意自以為能抵

而先虎而翼者比比也是以田應璽之虐焰猶

熾而魯登科復為益薪余元俊之工貨未輸而

賴廣懋已先告變按臣曰不足此曰有餘中使

曰聚喧此曰効順事之矛盾可疑無如此者且

明旨謂不必差官矣魯登科之前去非差官乎有則

不必往也無則不應往也登科此行將以

明旨為據以抗拒為辭取盈于五十萬以求信其言

彼各商非土著農民皆四方貿利而來者萬一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五

掉臂去之于離政邊儲所傷不既多哉伏乞特

需

明旨魯登科免使前去

勅下撫按及巡鹽諸臣從實查明如其有也是余元

俊等之効忠也聽河工諸臣查收支用彼登科

無與焉如其無也則登科說謊之罪可容無問

乎更祈

天心仁愛軫念商民俯從按臣之請舉前浮課一併

報罷則鼓變之人心可以復寧九塞之軍儲庶

乎有賴矣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六

九卿請停礦稅疏

奏為民變踵至萬分可慮

聖政改圖時刻難緩事竊惟 國家之事治亂兩端
世之治也尚憂盛危明以防其亂未有既至於
亂而恬不為之所者蓋亂之形易見即常人能
辨之亂之機當圖即世主能知之

皇上英明出世 睿斷天成四海情隱洞悉無餘將
謂今之天下為亂乎為非亂乎清源楚澤之變
覆轍之在前者言之寒心近如關中之慘徐淮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七

之攘遠左之激滇廣之釁諸臣疏之已詳未幾
而蘓州之機戶以變告矣未幾而中土之毛兵
以變告矣未幾而兩淮之豪商以變告矣蘓松
四郡民無常產止逐刀錐而奪其子母之利以
致糊口無資捐竿有自玄妙觀之約帖昭昭以
稅為據而內使疏中稱與稅事無干出掩耳盜
鈴之智飾割肉充腹之謀以東南財賦之區而
張數呂以壞繭絲竊慮所得不如所失者之多
也中州毛兵習性輕悍原非良民

國家常示羈縻每藉調遣譬之養虎者不以全物

與之恐其裂之之怒也而明以礦砂之利誘之
成貪工食之故激之成變即內使疏中已言起
事之由始於停礦復行之日虎兇出柙利器示
人萬一嘯聚山谷為梗中原狼子野心何所不
至異日者將何方以驅之也兩淮鹽商身家俱

重安肯甘蹈法網公為亂端緣連年軍實增及
錙銖以致見行之卑引壅矣而田應璧又創之
以超單每歲之徵納課矣而魯登科又捏之以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八

資助見在者既已推隨聞風者又復螿心進不
能逐什一於奇贏退不能免追呼于閭里脂膏
盡剝門戶凋殘無論捐竿鼓變如近事可虞即
使散商業而歸四方 國計將安出也
皇上得無以隨即解散為幸歟不知所以解散者由
撫按多方勸諭示
皇上不忍加派之仁傳
皇上不日停止之意故百姓姑聽而姑解之也今礦
稅之害日甚於加派而停罷之

昔久等於虛文再有他變人又誰肯信撫按之言即
撫按亦何以再辭於百姓况其所執者已頒之
明旨而其所不足信者乃撫按之空談乎人人懷憤
在在皆然乃欲於解散之後執一二孱弱無能
之人號爲首惡而寘之法以了目前故事其於
國體民情所傷不既多哉夫

國家之法凡文武各官偶因公事激變地方俱從
三尺而內使激變數數卒未聞責及一人者即
撫按有言監司府縣有言百姓有言科道有言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十九

臣等九卿有言一切置而不理豈

祖宗之法專爲文武各官而設乎抑亦內使之賢人
人曾史個個周孔有非臣等所敢望下風者乎
且其時勢人情糾棘愈甚今日告變明即踵之
此處方散彼處效之如在鼎沸若治絲芥萌芽
滿地必將圖蔓之難身臂不調尤慮噬臍之及
以茲景象近在几筵而坐視冥然將必至如何
而後可履

皇上之慮耶臣等義關休戚念切安危萬語千言不

避介鎖則其情誠苦而其心良非獲已者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毋以人言爲不足惜毋以民情爲不
足畏毋以禍變爲不足憂 特賜施行以信
前旨以昭

仁恩轉亂爲治在此一機天地神人鑒茲一舉矣等
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十六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

奏河南稅監疏

題為申明職掌以崇

國體事臣惟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事關所

司則不得不嚴核其虛實詳辯其始終非敢事

煩聒也凡以敦守官之義而防禍亂之萌也臣

待罪司農前見稅使胡濱輕比奸頑妄相援引

關臣職掌故備陳頗未仰干

天聽以為濱者聞之亦或醒然感悟幡然易慮也不

謂戶科抄出濱疏披拾蕪詞肆行詆毀駕為有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一

據之說以逞必勝之謀且譏臣之才疎摘伏術

巧先發臣亦不暇旁引喋喋相較但據事理之

昭著者敢為我

皇上一剖析之伏讀 大明會典宗祿一款凡

親王郡王薨及將軍等卒祿米即行任支夫任支

即停止矣此其不刊之制懸于成憲者也今濱

以為臣停止之言不足信則會典亦不足信乎

臣又據撫按揭帖准布政司呈稱 周府宗祿

數多正項祿糧往往不足自

皇祖朝每緣撫按題奏有發太倉銀兩者有扣留正

額銀兩者有議留原納銀兩者有那借充軍銀

兩至三十餘萬者各頂補支難以悉數嗣是

徽府于嘉靖三十五年 汝府于三十八年

伊府于四十三年相繼廢絕所遺祿糧改撥抵補

稍可支吾至于 汝府祿糧又自萬曆十六年

改撥 潞府歲用祿銀併官校俸糧俱係本司

撥給秋毫未派小民此其守土之官列之疏揭

者也今濱以為 周府自有祿糧何得以三府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一

絕糧抵補則臣言不足據撫按之言亦不足據

乎臣昔撫河南雖僅七月于時大荒人至相食

內帑發賑冠蓋相望如濱之言積有五十餘萬則

何不取之以資糶賑之饑民而顧留之以深蒿

目之隱患耶該省災沴頻仍自萬曆十八年迄

今十餘年間太倉正供拖欠共八十餘萬如濱

之言該司所貯若是之饒也則何不那存留以

克起解而乃虧起解以備存留耶詢之司牧既

有載藉之足憑揆之人情豈容身盾之太甚而

濱再三瀆奏必更原奏同事者蓋以原奏既明肆其黃鼓矣一旦憑傳翼之威得不剝膏脂以實虛言乎濱既顯恣其朋比矣一旦遂同眠之計得不變黑白以庇同惡乎當此民窮財盡之秋豈容打草驚蛇之計非惟中州一隅所關是天下安危之機也臣計臣也而叨附六卿輔至尊以佐佑邦國者也凡事關錢穀臣自不容緘默故魯登科之駕空也臣駁之矣機戶毛兵之兆亂也臣極言之矣良以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三

國計民生關係匪細亦觀一言悟主不吝生乎此臣之心亦臣之分也苟亦隨風逐影希旨取容如濱之所為則聚斂之臣穿窬之盜耳國家將何賴焉且濱自受命以來始而恭守令矣未幾而恭司道矣又未幾而恭撫按矣今乃漸而及臣矣浸淫之極必使苟有陳說不復問有無苟有夤緣不復問是非小臣為地方則露章而奏大臣明職守則反唇而譏舉朝不敢嬰其鋒一人莫敢忤其意而天

下從此多故矣萬一事出意外變起不虞又將以戡定責撫按守御責司道殺戮責守令而國患之罪責之臣乎責之濱乎此臣之上憂陵於下憂曠廢而怵焉痛心者也伏望聖明大奮霆威嚴行戒諭俾胡濱虛心任事毋得剛愎自用庶幾乎紀綱以振而堂簾之體彌尊詭妄以懲而磐石之宗彌固豈臣一人之私幸是

宗社無疆之休也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初一日具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四

題

參江西稅監疏

奏為稅使肆虐辱及 爵宗

祖制王章關係匪細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以快人心以全 國體事語曰物極

則反惡貫易盈今天下稅璫之惡極且盈矣戕

皇上之赤子而屬厭其貪毒

皇上之百官而熾張其焰壞

皇上仁愛之心悖不許疊累之 旨而莫敢誰何其

罪日輕其膽愈肆且有悍然擅刑 爵宗如江

詞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五

西之潘相者矣 天潢一派

祖制昭然即有不幸自惟罪譴輕則啓 王重則請

旨地方之官從未有以私忿刑之者今謀托宗達果

否有罪臣等猝不及聞

皇上念篤本支誼隆一體試觀往牒所載曾有不奉

明旨而敢擅加一刑擅擬一罪者乎矧自被執之始

迄於重傷之時中間鐵木交加已非時刻彼當

庭不跪相亦有目詎不之覩愈稟愈囑相亦有

耳詎不之聞必至折脇露踝越宿方釋寧有如

此之慘如此之久而相猶借言不知者乎及其

罪無所逃別生機械乃揚弭伏於遺書水解之

時陰鴟張於發疏中傷之內捏之搶稅以厚其

誣嫁之縣官以洩其忿世豈有被獲被刑之人

而尚可以搶稅者又豈有相去數百里之縣官

而預知省城倉卒之變者不惟節已抑且誣人

不惟脫當下之辜抑且洩夙昔之恨相之兇惡

變幻罪於是乎不勝誅矣夫以么麼閹豎下及

士庶中及有司上及 爵宗無不人人被其荼

詞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六

毒此其漸不可長也

祖制可違則何法不可違

皇上之懿親可蔑則何人不可蔑此其惡不可縱也

以貂璫而辱 帝胃之貴臣以貨財而輕

祖宗之遺胤此其義不可訓也相彼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藪爾匹夫猶能衛其手足庶民之家一子

通籍於朝猶舉族而賀之以為亢宗保大光啓

其閭柰何堂堂 天朝 聖明在宥而委

爵宗于內使之手又反蔽其罪焉何以昭史冊而

傳來襖耶大閑既踰太阿輕授網紀陵夷名分
倒置投鼠者無忌噐之熾出押者恣噬人之惡
肅端隱慮剝膚深憂臣等區區犬馬之私殆未
敢以深言矣且非獨於此也試觀今之天下自
一人一地而不被稅使之魚肉者乎有一人
一地而不思食若輩之肉而寢處其皮者乎此輩
假

皇上之威靈以肆其包然恬不知恤乃

皇上又寬之假之以明滋其然然而不為之恤厥創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七

之極轉為怨恨怨恨之極轉為作祝作祝之極
轉為離叛一旦而至于戎馬生潢池動踈蓋乖
形肝膽異嚮尾不掉左足不應步舉天下百千
萬億執言與我為難斯時也諸稅監之肉其足
食乎則我亦何辭於百千萬億之百姓以自解
乎臣言甚苦臣心甚其聽之若逆耳難收咀之
則怡心有味伏乞

皇上留心省覽大奮乾剛亟將潘相撤取來京查照
所犯從重究處其他狠毒如高淮梁永李鳳陳

增楊榮一併速賜撤回以靖地方然後盡議礦

稅而罷之與民更始庶可上答

祖宗在天之靈下謝臣民不平之憤而腹心之疾土
崩瓦解之危或能幹旋拯救於萬一乎等因萬
曆三十年六月初九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八

請罷礦稅疏

題為奸豎奏 責日煩小民苦逼已甚懇乞

聖明速回 成命以維 國本以弭亂萌事臣伏見

礦稅紛紛以來斧鑿遍於山谷搜求及於錙銖

剝髓剝瘡已成四盡三空之勢傷心瞋目將有

一呼百應之虞所賴者

祖宗之深仁累朝培植

皇上之神聖且暮更移故苟安于目前耳此即休息

以挽回之猶恐變生於不測也乃數月之間暮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二十九

登科以兩淮鹽商捐銀妄奏而得

旨令會同撫按查收仍令之前去蒞事矣徐燁李承

恩以河南絕王庫銀妄奏而得

旨令會同撫按查收又促之前去蒞事矣今邢隆袁

順時以徵寧稅契妄奏且請土民委用又得

旨吳良輔准令委用矣臣一讀之不勝駭異夫自開

採既行之後天下曾有一處遺於網羅者乎曾

有一毫遺於權算者乎馴至今日礦無可採矣

稅無可征矣為登科承恩之徒者欲以藉

威靈而吞噬於是假進奉而惑

宸聰不日淮商供獻則曰藩府絕資不日積貯數十

年則曰遺契數百萬駕虛捏空為宇宙必無之

事憑城依社為天下難攻之援

皇上不察而誤委任之窟虎豹於麋場巢豺狼於春

圃彼挾其尺一之詔縱其無厭之心飛翼凌人

磨牙擇食不指虛為實則以虐濟貪高門獲東

觀之誅豐室罹妖叛之罪生者感於窮野死者

號於荒原淮豫徵寧之民自此騷然不得寧矣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

夫天下駟僮之鬼非乏也其作奸犯惡而數通

逃者郡國在在有之也直以規避無路耳事涉

言利不復問是非何憚而不借資哉效尤彌多

踵行彌巧脂膏盡竭剝削日深彼民之懷忿而

不恐發也夫亦恃有

皇上停止之明詔在今不惟途轍弗更而又甚之增

於無可增之處則雖有更始之論不敢信矣搜

於無可搜之時則雖有息肩之日不能待矣天

下事可不為之寒心哉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

影方今徐沛滇南變生鼓譟毛兵機戶戈弄潢池斯其為形影也亦大矣天下之勢如馬方駭而又鼓之如絲方絕而又振之雖國家恭膺天眷誕受多福全盛之金甌萬萬無虞然夫人之情寧有尺寸無以自容而猶安於畏法度者乎寧有頃刻莫能自支而猶憚於犯大難者乎此不待中智者而可知也以

皇上之英明豈其

高皇帝開關百戰之天下而忍壞於奸人之手三十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一

年培養固結之人民而恐渙於措免之謀直以深居 穆清所觀者山輪海貢而未擊夫流離頓尾之形所聞者頌謏稱揚而未聆夫額地呼天之狀所據者豐亨豫大而未悉夫民財聚散之機不知夫勢有必至理有固然逮其及而後圖之則雖斬諸豎之首以謝天下亦何益於安危之數哉臣言及此臣心欲碎臣涕潸潸下矣伏願

皇上念創業之維艱軫民生之不易亟收

成命仍將科諸人從重議罪則以儆奸頑大威也

以拯塗炭大恩也以保美業大榮也是在

皇上之一反掌間耳臣義叨股肱事關職掌理難緘

默辭過慙愚不勝屏營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一

題止雲南寶井疏

題為採井未資 國用狡緬已踞疆場蠻莫被浸
永騰難保全滇將不可支懇乞

聖明亟罷遠夷開採一意講求戰守之策以保南服
以免後艱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
撫雲南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 揚稱前事
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雲南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陳 揚稱緬酋擁衆直犯蠻
莫勢逼三宣永騰全滇可虞乞要停罷開採寶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三

井以保藩籬撤回採買員役以絕亂媒各一節
為照雲南越在西南一隅與緬接壤先年緬酋
納我通逃擾我邊圉其狡為啓疆之心蓋非一
日矣向來烽火不驚邊氛寧謐豈真力能制其
死命繇內治克修我無可乘之隙已爾頃稅使
楊榮信獻寶井之說交通緬夷夫阿瓦果輸誠
納款執玉獻琛為哉其心不過曰我固不却彼
之來彼豈能拒我之往是以結連木邦直犯蠻
莫踞躡三宣遂抵騰越如履無人之墟夫夷酋

豺狼之性不可狎而擾之陽為順命陰圖薦食

先自徹其藩籬勢必延之堂與其逆形畢露不
待察其情而後見矣儻一拒絕必謂兵凶逞乎

原陸地遂成戰場夫撫臣責在禦夷也稅使志
在通夷也其失機之罪將委之於誰耶且

皇上之開寶井者為雲南之內地而言也非欲求之
雲南之外也榮輕信狡謀擅開邊釁惟知結

皇上之歡不思釀西南無窮之禍惟知阿
皇上之意不思貽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四

君父莫大之憂即使得寶如山不過土苴况寶尚未
必隙先我開使堂堂

天朝以求寶之故下通於不賓之遠夷以百戰奄有
之疆土輕試於無益之寶井其不貽矢緬酋損

辱國體者鮮矣伏望

皇上察利害倚伏之機審地寶輕重之勢亟下

嚴旨切責楊榮勿通夷服以啓邊釁勿納戎侮以墮
國威勿徇小利以忽遠圖其一切寶井採買諸役

悉

賜罷免仍講求戰守之策期復蠻莫之地庶隱憂
可消滇土可保矣等因萬曆二十年七月初五
日具題

九卿機易山開採疏

奏為奸徒鑿空言利結募外夷懇乞

聖明亟賜報罷以杜亂萌事頃者福建土商張疑等
申同羽林左衛百戶閻應隆具奏海澄縣界外
機易山土產金銀欲自備船隻人工資本前往
貿易淘取歲進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此疏一
上臣等以為

聖明洞燭當不啻若觀火及臺省諸臣言之縷縷臣
等以為

聖明採納當不啻若轉圜然旬月之間
成命尚未見收奸徒尚未蒙譴臣等待
命日久反覆籌思竊計張疑等之所以敢為是說者
其端不過有五曰蓄兵也專利也弛海禁也勾
倭也為道逃藪也凡此皆奸人變詐倖難窮詰
而東南半壁天下安危利害實係于此臣等敢
避煩瑣而不為

皇上一陳之乎蓋良民自愛而重險誰肯出沒于
波濤洶湧之中必兇徒逸囚罷吏黠僧無行義

之尤者若輩置之里閭編之保伍猶慮為變豈可令其揚帆海徼與諸夷人因緣射利外交內訶非陰示我之虛實則潛輸我之利器樹兵將來為國大害一不可也吳楚幅幘之內非荒徼海外比也其間稅使煽虐民且起而甘心乃以堂堂

天朝與波斯小醜競駟輪刀錐之利干溟渤無際之區無論非體萬一獲狎之性不可向邇狼子野心稱亂四出是我招之而彼應之辱國損威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七

不可也說者以為呂宋瓜哇諸國基置海上歲收番商港泊之饒流寓貧人寔生睥睨而憚於海禁故托為媒利之說以巧取

明旨而憑陵有之從此連艘往來糾眾出沒誰敢詰問二百餘年之海禁一日而弛言之寒心三不可也倭自金山一遁待時觀釁何嘗須臾忘我哉此輩一中其餌相與反戈內嚮如嘉靖間汪直徐海輩勾引諸酋所至剽掠為患浙直閩廣幾不可支此非已事之明鑒乎四不可也間者

稅監輩出四方亡命劇跡參隨俄國逆料

聖心仁愛而礦稅之不可以久也片紙一傳自知慮身無所故先為是舉者毋亦預營免窟以為避逃嘯聚之鄉異日憑山環海掠邑攻城門庭致寇腹心遺災即籍縣官數十萬之丁壯徵少者數十萬之金錢以從事于此有未易以撲滅者五不可也夫揆之事情之利害其不可類如此奈何任其熒惑隨言而隨信之以貽無窮之隱憂哉且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八

陛下日月之明靡奸不燭曩者王官林章以營伍請則嘗遣緹騎逮之矣近者魯登科以捐資請則又下之理矣張巖問應隆之議說其罪不減諸人而其心尤不可測乃獨優容不即重懲而令揚揚捧檄以出也

聖明在宥海內安堵者垂三十年開採以來中國之民膏已盡地利已窮又別起事端於邊境之外遼左則稅使侵權害及馬市滇南則寶井肇啓慮深緬酋明王有道守在四夷稅乘懷撫尚懼

不來乃以賸脂吮髓之術加之椎髻結胸之輩
儻四方羣起鼎沸絲絲縶蔓已逞噬臍無及是
覬萬無一有之利而釀萬有一無之憂臣等雖
愚萬萬知其不可矣

陛下深維

宗社至計毋信奸謀毋寶遠物將查勘機易山金銀
成命亟賜收回仍將閩應隆張焜等

勅下法司從重究擬其餘一切言利事干邊境及軍
需要機者悉行報罷庶亂萌可杜外患可消其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三十九

於萬世治理之基深有裨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十月初三日具題

辯徵寧等府稅契疏

題為稅契額供邊餉奸徒捏數太多懇乞

聖明收回

成命以安民生以裨國計事前者奸棍袁順時等

捏奏徵寧二府稅契銀六萬兩臣部與撫按諸

臣屢疏請停未蒙

俞允然而補牘猶勤而轉圜有待也未幾而王遇

桂等十四府稅契銀二十萬之奏下矣臣等屬

且執奏但撫按之勘詳未到不敢擅為臆說以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一

續宸聰乃今刑隆催疏再奉

嚴旨臣部當即奉行移咨去訖而江南江北撫按諸

臣之疏累累至矣蓋稅契原因民間貿易田產

而設也一歲之貿易稍多則稅亦多一歲之貿

易偶少則稅亦少安能強為定額往年東征缺

餉臣部立法稽查歷年所解多至數萬少僅數

千而止何至一旦而頓增二十餘萬也稅契

明例取利甚微而錢糧催收稅尾難掩豈前此皆

屬烏有而今日始為創征此不過細人奸弁鑽

稅之外苦於無名不論有無巧立名色得

旨之後或以遠年田產指為隱匿或以睚眦小嫌肆株連暗取者倍于明征恐嚇者多于輸納用以強足此二十萬之數耳其攫取而潤私囊者又不知其幾十萬矣蕪松之間賦原繁重江北一帶災沴頻仍所存只此民力耳而目前漕運白糧金花折色袍段織造種種課程皆其辦給茲且重之以數十萬之稅彼區區才遺其何以堪之急則竄伏而偷一夕之安甚則揭竿而爭

詔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一

一旦之命又甚則猖狂嘯聚以號召亡命之徒為睥睨之計彼清源之焚殺江右之咆哮滇南之火攻荆楚之水蕩機戶變于吳會奸宄倡於徐淮此皆近日已事有足徵者

皇上卽高枕禁垣萬無一慮獨不為天下之蒼生鋒鏑慮乎且非獨於此也稅契錢糧原充邊餉四百餘萬之入以待四百餘萬之出者今分取為內供矣山東之香商等稅每年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福建之屯折等銀每年三萬四千八百餘

兩陝西之軍興煩費銀每年七萬五百餘兩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每年二萬六千七百餘兩山東之鹽課每年一萬五千兩俱太倉額銀也盡歸內使又如魯保分本部鹽課之權高淮李敬分本部開納之權當此之際坐損數十萬之入視止出尚不能支而內供買辦又責于四百餘萬之外既分其入而更督其出也其將能乎上虧邊計下竭民膏臣愚以為王遇桂等之罪不容誅也臣荷

詔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二

皇上高厚之恩喋喋煩言罪如山積臣豈不知惟是百姓者

皇上之百姓也太倉者

皇上之太倉也九邊者

皇上之九邊也而內外諸臣又皆

皇上之臣子也奸人掉三寸之舌不難戕

皇上之百姓傾

皇上之太倉動搖

皇上之九邊至今臣等束手聽命莫展一籌願言及

此亦可哀矣尚敢泄泄然為榮身保家之計而不為

皇上一極陳之乎伏乞

聖明軫念根本重計收回

成命查照節年原數征解還之太倉其新數有無仍

聽撫按查覈具實奏奪則

國計民生均有厚幸臣即罷歸田里有餘榮矣等

因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三

請罷礦稅疏

題為

聖鑒最聽臣忠未効敬剖尊

主庇民一念斬轉

天心以隆

國祚事臣頃以左右侍郎員缺日久不避煩瀆上

控

宸嚴方懼獲罪乃荷

溫綸下逮諒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四

國用之匱乏憐臣愚之苦心臣感激涕零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竊復自計

國用匱乏有繇

聖明轉移甚易臣前疏喋喋計徹

重瞳矣獨臣之苦心有前疏所未詳者則以礦稅一

事不但奪臣部之業使無可措手而禍生靈悞

君父毋一念及臣心直碎苦何足言今若料量

聖志已定决無可回寧隱忠誠幸安榮祿此大不敬

之臣

祖宗社稷所不容也矧

皇上明諭知臣臣可默默碌碌無清獻於知己之

主乎夫閭閻推膏剝髓之酷狀海內土崩瓦解之危

形群臣言者舌敝唇焦無庸臣贅至於近日風

雷示變

陵寢震驚嘯聚成群所在見告脩省之文既舉

汪濊之澤宜新而

淵默難窺軌轍如故意者

皇上自信必不信天下之能亂也臣實願天下之長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五

治無亂何敢故為不祥以竄

聖聽試請出於治亂之外而為

皇上壽之蓋開太阿之柄不可假人豈有中涓銜

命任其縱橫歷七八年而不收天下止知有稅使而

不知有

皇上彼誠盜

皇上之大權

皇上獨不為大權惜耶

萬乘至尊俯較錙銖匹夫焚惑輒進淫巧簾堂之外

快而紀綱蕩盡矣彼誠葵

皇上之大體

皇上獨不為大體惜耶不察不畜古有明戒包礪已

稅是何聲稱財富皆有盡今名獨無窮

皇上有堯舜之美而不能將順無桓靈之詩而曲為

逢迎彼誠壞

皇上之大名

皇上獨不為大名惜耶伏惟

皇上曠然回心煥然更始亟收前事毋徂敝規則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六

大權獨運

大體常尊

大名永保而民生可遂

國用可足臣苦心為

國所見憐於

皇上者亦不虛矣臣極知喋口可以浮沉多言抵增

厭惡但忝備大臣復蒙

渥眷休戚之誼迫於餘裏故直吐愚忱冀報

聖恩萬一臣情深詞拙伏惟

聖慈矜原採納臣無任悚息願望之至萬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七

止山西關稅疏

題為晉省稅額已定邊關阻截可虞懇乞

聖明特允撫按諸臣之請以保疆圉事照得推採一節停止之日屢奉 明綸臣等願望之心許在公疏惟是事有無關於稅額之損益而實係於邊鎮之安危者臣愚以為罷之甚易亦甚便也敢不為

皇上指陳之則近日山西撫臣白希繡按臣汪以時所奏石嶺關之稅是已夫所稱山西全省稅銀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十八

四萬五千二百兩為定額者亦一時撫按諸臣仰體

皇上不忍加派之心不得已而定之百姓賴有

皇上不日停止之言亦暫相安而以為定耳使其不足於定額之中而別為搜括臣等尚謂錢貨為輕邊疆為重乃今山西每歲之稅無愆期無爽數也

皇上試一按稽之曾有一次之短欠否則石嶺關之稅復何為乎定額之外忽起事端羣小猖狂鼓

煽稅使既於正額之內陰肆侵漁又於正額之外明開騙局計其所得毫於正課無干不過以小民之膏脂填群奸之私橐而已况三關之外與腹裏不同古號雲中沙碛苦寒一無所出軍民仰給憑此一線之通疏稱所收者皆小麥燒酒羊毛茄蒜等物商賈往來原無厚利而群小攫奪動稱至尊此等瑣屑豈不貽羞

朝廷虧損盛矣乎且邊鄙軍民寧知事出羣小將云稅額定矣胡為又增間寧莊誦不日停止之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四九

旨矣胡以及甚咽喉阻塞米鹽不通行旅蕭疎閭閻待斃國家之禍患臣知不遠矣目今虜王挾賞邊關震搖萬一外有翁侯之奸內激涇原之變饑寒怨讟之衆一呼而起譬之群獸露爪而奔不知我

皇上其何方以收也臣愚以為此一舉也以利言在群小不在

皇上以害言在

皇上不在群小以事言在一關不在三鎮以流禍必

至之勢而言在三鎮不止一關

皇上聰明天縱遇事了然則亦何故代群小受名而

釀宗社無窮之禍也伏乞 特賜乾斷

勅下稅使堅守前議毋改初心將石嶺關之稅速行

停止其棍徒張大用等仍乞

勅下撫按究擬示懲則三關軍民有利賴焉實我

皇上無疆之福也儻利果在

皇上而不致害於邊疆臣計臣也何苦不將順其間

以為足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

國便民之計而故為不必然之慮以取厭惡於

宸嚴哉臣之苦心

皇上鑒之事之安危

皇上裁之臣不勝仰顙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

匱乏請罷礦稅疏

題為公私交困時勢難支仰祈

聖明熟察匱乏之繇亟塞弊源以裨 國計事臣待

罪計曹有無盈縮惟臣是操日與二三司屬竭

蹙持籌乃愈計愈窮日甚一日臣心良苦

皇上能憐之臣力已詘天下能諒之而臣部匱乏之

繇則惟臣能言之爾嘗聞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臣部太倉所積歲之所入即歲所出故來歲復

入之交相灌輸何至不足自權採興而海內之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一

財一入不出積而壅之是源自上窒也安得不

匱且生財止有此數臣部歲入正稅三百萬雜

課一百萬此定額也權採所征豈盡神運撫按

明以雜課抵之有司又暗以正稅償之以致

內庫積之于無用外庫欲用而不得是

皇上明為富益實自損也安得不匱臣部專司錢穀

天下有司徵解有期逋負有責三尺廩廩亦惟

皇上威靈是藉然法止降罰已爾自權採之使虎賁

鳴張單詞榮惑 天怒過加罪者逮者逐且死

者累累踵接上有所偏重斯下爭趨之臣部之
權于是乎分而臣之法窮矣安得不匱然權採
之役

皇上第云權宜爾而今且為常矣初止一隅爾而今
且基置矣始也有礦則採有貨則權而今不必
其有且包礦包稅矣物力幾向彼實則此虛安
得不匱猶未也

皇上遣一中使而羶附者不啻百也中使之取諸民
者什而群小之侵漁者不啻千也其獻之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二

皇上才百而諸所自攘又不啻萬也雖曰朕民實則
剝已又安得不匱茲五匱者始繇

皇上一念之偏遂成極重莫反之勢在 內帑求其

日增在臣部且見日減臣等時值其窮而不為

皇上言之恐邊疆緩急之用束手無資

宗社安危之機所關非小彼時即百臣之身奚足

贖乎伏讀

高皇帝寶訓有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
家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

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大哉
聖謨固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勿失者今乃明奪天

下之利而陰釀

社稷之害毋乃非計之得耶

皇上神明天縱鉅細不遺豈其時勢阨危至此不蒙

鑒察故臣不避鐵鉞備陳原委伏乞

清慈之開少賜省覽翻然改圖亟除聚斂之人

大布公平之政如是而

國用不敷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三

國儲不裕

寰宇不安然後討臣溺職之罪臣愚即死無所恨

矣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具題

保順雲南礦變疏

題為礦境傷殘已極亂民窮蹙當原仰懇

聖慈深念繫端 亟賜寬處以安畿輔以保遐荒事

臣惟民雖至愚必不好倡為亂民雖至賤亦各

重愛其生乃若相率為讎駢首就燬亦惟是窮

獸之攫有激而然所望我 后明明照茲豐蔭

皇仁蕩蕩解此倒懸而或不察其情重繩以法彼且

天無可額地無所之豈盡肯俛首畢命則亦徒

而走險不能顧矣臣謹按巡撫保定右副都御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四

史孫璋揭帖為窮民驚擾有因肘腋動搖可慮

懇乞 聖明霽 天威 賜勘問等事又巡撫

雲南右都御史陳用賓揭帖為場民被激成變

謹具實奏 請以憑處分事兩地並關要害兩

事並切安危真有聞之動色念之疚心者蓋在

保順一帶災沴相仍蓋藏原寡自開採以來閭

閭不啻若掃而礦監王忠復不能仰體安靜

屢旨濫用匪人縱行淫虐小民促急甚矣因百十成

聚比例乞憐願照浮圖峪一體包礦計少緩須

吏死耳非敢狡焉稱亂者當時一加曉諭許以轉稟議包隨各解散不呼而來一令而去此其情狀可知也乃王忠膝臙劾奏致觸

天威重譴州官逮繫纍纍人情洵懼當復何如萬一變亂成具群囂再起撫諭不信於前

明威震讐於後豈可不為寒心哉至於雲南礦監楊榮保姦納叛誣許淫刑立斃無辜屢激屢變一變而在騰衝營矣再變而在阿迷州矣又再變而在白鹽井賓川州矣又再變而幾動省城矣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五

乃若場民張文繡張國臣虛稱委官節次詐害入思竊處其皮已非一日迨於拿後潛逃聲勢益熾來場封祠虐拷非刑硃頭鄧迪一等寔不能堪遂至圍燒官舍文繡國臣一時就燬不盡其辜而迪一等亦自甘心煨燼焉此其為變尤足駭聞怨每起於傷心情莫急於殞命彼豈不知貪生怖死無人心者乎業已無生之樂生不如死且等死耳受害而死又何如死而除害也悲哉此情可想見矣夫易州內近 陵京外連

邊徼誠所稱肘腋重地宜寬恤不宜激擾而漢南萬里孤懸漢夷雜處易變動不易繩束兩撫臣目擊多虞身肩重寄疏 請前來計慮良遠臣愚備員民部共茲安危亦安能素越視之用是不避瑣瀆仰懇 聖明軫念兩事寔關邦本人心非小將王心奏內事情行今彼處撫按勘鞫 持賜優容見其斧鉞至於橫嶺浮圖地同法異委屬非便或卽照例議包少蘇民力三輔要地庶幾不至動搖其滇南變民情堪矜宥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六

明示泣罪之仁自臻解繩之理若開採歸之存司類解屬之礦盜 前旨已明更乞 申諭安靜無擾邊民無開夷家將使遞通均霑公私兩便寔宗社無疆之福也其他利害所關容臣殫思再為皇上縷折之臣不勝激切祈禱之至等因 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具題

災異請罷礦稅疏

題為 陵園示變非常

聖治改圖宜急敬陳修弭第一實政以答

天譴以妥 先靈事臣接得邸報 天壽山守備內

官監太監李浚奏稱本月二十三日夜時

長靈雷火大作燒燬明樓臣不勝神悸朕慄以為從

來天變未有若此重者及讀

聖旨頻年災異示儆朕心惕然靡寧今長陵明樓復

為雷火燒燬天威孔赫驚動聖靈實朕不德所致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七

哀痛悚慄誓修實政以副仁愛之意宜先行奉慰

禮着禮部擇日具儀來工部便路看工程作速修

理欽此臣又不勝舉手加額以為

皇天后土寔欣此言從此轉災為祥而

天心仁愛不虛 聖祖精英可慰誠 宗社生靈之

福也為此除臣滌躬率屬引咎增修以佐

聖政萬一外竊有感時觸事結臆痛心知其必至召

災願言亟反者敢苦口為

皇上陳之蓋 國家異常之變必有異常之感邇來

日食地震天鼓星孛以至旱乾水溢變矣異矣
然猶古今所特有乃

天壽山何地山川之所效靈

列聖之所儲社億萬年 聖子神孫之所受釐而

長陵尤 神鼎未奠之主 諸陵發祿之源

王氣鍾焉明神護焉雷于何施火于何熾而令明

樓燬燼也此可不謂變之變異之異者

皇上得不深思其故乎夫 天之所愛者民而

祖宗英爽所憑藉以為安者亦惟此民以今日之民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八

方木方肉而臨之以 帝盛格之以

聖靈是宜惻然隱赫然怒耳蓋自礦稅繁興狼虎四

出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向猶睥睨

國家之法嘗試威福而今法無足畏也向猶依托

採權之名巧剝脂膏而今名不必借也向猶止

侮官笞吏破人產傾人貲折楊桎梏殘人肢體

而今且開弓挾刃公然行劫于途殺人而奪之

貨殞命積骸動至數十百姓深恨而不敢言長

吏明知而不敢問撫按疏 請而不得報民益

無所恃而彼益助之威矣嗟嗟民疾痛則呼天
天視聽則惟民此情此景有不上于震怒者乎
皇上勿謂天遠而庶女叫天雷擊具公臺損矣勿謂
民輕而梁冀擅殺雷震寤陵寢屋矣今虎冠之
徒殺人如戲而叩心額

帝寧止一庶女也

祖宗艱難勞瘁躬造此丕基授之

陛下又輕刑薄賦培養此生靈貽之

陛下乃令此輩毒螫之度劉之使人人貼危在在稱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五十九

亂而二百餘年無缺之金甌漸見瓦解

文皇帝在天之靈安乎臣竊謂長陵此災非獨天

怒亦文皇帝意也或者謂日食地震天鼓星

孛與夫水旱之所不能做而特相此明樓以重

惕之也又或者謂羣小之虐嬖寔如此雷火火

能燬樓嬖能危國燬矣必且更新危矣而安得

冥然無事也仁愛哉此意乎

皇上誠欲誓修實政副益仁愛計惟有

陛下明詔停採罷權倖選監使嘉與百姓更始其殺

人奪人渠魁大猾悉置于理以平海內傷心之

怨庶幾拯民生以徼天眷輯衆志以寧

先靈誠今日修弭第一義也其他典廢拔淹釋彙振

困種種大政次第舉行則驚遠懼邇之威安知

不為徵瑞迎祥之藉不然者而但認認責躬虛

語耳勤勤奉慰縟儀耳竊恐皇天

聖祖所為非常譴告當不在此且今日猶幸有此譴

而不務悔禍將使冥鑒者以為不足譴也臣有

不忍言者矣朴忠所激萬死是甘伏惟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

聖明詳啓施行

山陵幸甚天下幸甚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

七日具題

災異請罷礦稅疏

題為 天怒人愁 陵震松蝕謹直陳失政并引
咎刻責以勵交脩以弭異變事臣嘗讀易至于
震卦其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夫恐
懼者畏心也脩省者改圖也繇畏思改當必有
不俟終日者而豈止申命之虛文耶六二之爻
曰震來厲億喪貝夫厲者患害也貝者貨利也
因害散利當必有惕于其大者而豈惜聚斂之
未計耶臣謂今之時事與震之象爻適相合焉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一

頃者 皇陵雷火陵松蝕食可不謂震來乎致
警 宸衷屢頒 明諭一則曰天威孔赫哀痛
悚慄可不謂恐懼乎二則曰五內如灼心神恍
惚可不謂厲乎然所為皆脩實政者至今未見
舉行而所為少俟次第者未知舉以何日臣竊
謂茲時宜亟于脩省而實政莫先于喪貝也自
礦稅四出慘毒萬端戕生命于三疊盡脂膏于
一網剝肉竭髓十室九墟誠莫必旦夕之生不
少緩須臾之死望脫水火而無主料叫閭閻以

奚從為知窮愁徹骨而無

皇天后土之悲呼者乎為知憔悴剝膚而無

祖功宗德之謳慕者乎所繇 玄穹為之震怒

九廟為之飲泣焉有漸積變不虛生故曰人主之情

上通于 天怒氣偏則激為雷霆法令枉則多

蟲螟試觀兩者獨警于

祖陵而迭災見告于今日豈非精氣相感而幽明共

憤耶以此思震震可知矣不寧惟是即今盛夏

屆期涼燠失序雷電頻仍靈雨流連旬日晦冥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二

天光慘淡既忒陽明之令稀瞻開霽之形此曷
故焉夫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史所記也君今不
收則多靈雨占所示也今果能皇建其極乎自
有停止之

今果能信如四時乎以此思震震又可知矣我

皇上神智仁孝超軼今往誠不難灼利害之勢坐致

變災為祥之徵亦不難一轉移之力立臻易危

為安之理迺近日以來徒增惕 聖慮違豫

聖躬固云憂矣孔子曰憂所以為昌也然又不曰勿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乎今但聞憂危願治之高
未覩畏天敬祖之政則何益焉此臣莊誦
屢論而拊膺痛心恨不身代因仰體

聖慮而分憂共戚不能已于躬責也蓋今所最失者
黷貨之政臣所專職者主計之司迺目覩無藝
之征日侵惟正之賦竭舌殫唇而莫必挽回于
上焦心窘計而莫効伎倆于時陳力罔忠格
君鮮術斯無一長而有兩負矣卽鞠躬盡瘁率屬交
做亦奚裨脩省之實而克副休戚之誼乎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三

皇上當今之時尚不亟解倒懸以回

天怒誠不能一日自己臣值此而不亟回

聖意以除弊政臣亦何能一日已于

皇上爰痛自刻責更進藥言臣聞古君人者其慘怛
于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國有寒者冬不披
裘歲登民豐乃始懸鐘鼓陳千戚君臣上下同
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若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
量其積使民不得事本業以供上求力乏積匱
君臣俱困斯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所願我

痛深自切也從一時之深畏而反悔平日之怠
玩恬愉則改圖自猛也于是亟回時政之貪戾
以收人心先罷臣愚之曠尸以謝天下極弊既
革百廢繼興將德日精明

體逾疆固迓

天休而歆

祖庇端不越此卽易所禰震來虩虩恐致福者也臣

不任延頸拭目伏乞

聖明採納速賜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四

五日具題

災異請罷礦稅疏

題為生民糜爛已極

天心示警特嚴謹循職掌率屬申懇亟行切要實政

以光 聖治以信

聖言事竊惟 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革

百弊政不如去其尤况乎異常災變於以轉異

為祥尤關盛衰理亂之機毫不可苟頃者

首陵異變孽火燒撲妖蟲蝕樹近且陰雨連綿

諸陵之神道橋梁衝潰漂淪又見告矣向奉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五

諭劄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為言顧切要之實政原非

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嘉師隅泣而不得沾

聖天子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為之梗哉則今日實

政之當修更孰有切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列其

凡臣聞古者聖帝見珠璧而投明主以金玉為

賤誠見夫瓊瑤在御原無救于饑寒精蓋盈箱

初何關于身命心堅無愆法作于涼用能世培

未基人傳令譽即伯國之主尚能卻照乘之珍

鄙白珩之寶何况巍巍聽明天縱之 主乃至

以貨聞哉歛蒼生之怨氣割高世之榮名竊為

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

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散與聚相因利小而散之

速則得害尚輕利大而散之遲則得害愈重故

聚歛而苗害叢生大學致詳于末簡好利而不

奪不履軻氏垂戒於首章蓋多取所以招尤慢

藏原能誨盜小之垂棘屈產不救假道之危大

之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禩一

轍是以禍本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古者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六

國家無事則講柔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

君臣殿陛以譚經論道為常經薄海黔黎以耕

田鑿井為本業安有斷空四海之山樵及三家

之市驚蛟龍之窟窟剖螺蚌之生胎操戈挾矢

如嚴大敵毀屋踰城如捕亾子經十數年而不

休者是何法紀成何世界是以治道之切要論

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璫漁獵翼

虎魚然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姦子女而淫汗掩

口素封垂罄已十室而九空白路塞途且十人

而九死以致恨曲愁歌人與爲怒火焚水葬家
與爲警此而不已後將何及是以人情之切要
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國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權採一興生民之骨肉既
多斃于羣虎之爪牙生民之脂膏又盡潤于羣
奸之囊橐邦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數年來催
拖欠而拖欠繼稽關稅而關稅微取契銀而契
銀分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求贖
銀而贖銀銷外府一空司農若埽仰屋而嘆莫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七

知持籌是以惟正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
王人出令信比四時

皇上三年以前嘗曰

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夫政虐而後停止善政則
曷用停止爲矣停止而後稱仁愛未停止則曷
稱仁愛爲矣不安於心而姑徐俟於後日以繼
日更待何日日或可待而民安能須

玉音且爲反汗 天子而有戲言赫赫

皇綸豈應如此是以先後 聖諭之切要論則礦稅

宜先罷也前 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囚宜
釋之 命識微之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
必補也何也天下之監司方面皆心欲庇民者
也

皇上方任貂璫以漁民而肯使庇民者濟濟布列乎
是庶官之不補也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又曰礦
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也緹騎詔獄強半
爲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

皇上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權採之意肯遂釋此輩乎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十八

是逮繫之不釋也亦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夫
皇上之取礦稅爲帑藏之竭耳臣等素無桑孔之策
而令

皇上以礦稅賤民生致使銓部不得補其官法司不
得恤其獄九列曠官自臣部始臣罪滋大臣懼
滋深是以政體相因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
也

皇上果以蠢蠢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我
死生自我唯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臣等以爲

皇上之所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由注意者也姑不敢近陳莫大之憂遠作不然之慮即

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年所為供七襄九就之衣者非民耶所為備八珍九鼎之膳者非民耶所為供 乾清 坤寧離宮別館一切土木之役者非民耶修三加之儀則民備冠服譜

大婚之禮則民備筐篚上 慈闈之聖壽則民備甘旨謁 天壽之諸陵則民備羈勒 介弟之分封 諸王之出閣則民備轎軒齋裹黃流為梗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六九

漕艘愆期則民備疏鑿牽輓西征呼拜東儀倭奴南滅播酋北禦強虜則民荷干戈而供芻粟以致身亾寧武首喪九邊血浸鴨綠之江而肉填夜郎之窟哀哉斯民

皇上試一靜思之自服食之微以至

官闕自慶吊之類以至征誅自周慮之近以至海隅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間何嘗有畧刺不用之民力是民亦何負於

國者乃民方懽呼以供

皇上之欲而

皇上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趨以釋

皇上之憂而

皇上不少去其憂民方買勇以壯

皇上之威而

皇上不少霽其威民方竭屨以赴

皇上之難而

皇上不少恤其難竊意

皇上靈臺即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悉夫夫民心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

即 天意也 祖德即民瘼也故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傾民之家室

天且以雷火而燬 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吸民之脂膏

天且以妖蟲而蝕 祖陵之松柏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轉民於溝壑

天且以靈雨而決 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

未有不念祖宗者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者

故兆不在他而獨及于

皇上最所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晨牝未入而昭陵

之墓栢先摧泥馬初南而輦洛之枋題預墮

祖宗陵墓之災祥其關於國家興亡者若此今之孽

火妖蟲淫潦沆漭恐不止唐陵之摧栢宋廟之

朽題已也故臣以爲欲回

天意當先收民心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與民更

始而示天下以修省之實蓋修省之要躬行不

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心決無勞再計今日之事

誠當皇皇汲汲如拯焚拯溺而不可須臾緩者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一

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况

皇上誓發於口而天地祖宗寔式臨之

祖其可屢誣天其可屢誑耶臣等民部也職在民

則言民觸目激衷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

輸犬馬之忠伏望

皇上俯鑒羣情速賜採納施行臣等曷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具題

止煤稅疏

題爲留民日蹙德意宜推懇恩亟停煤稅以

惠困窮以固根本事該臣接出

聖諭念霖淋衝毀之多憐覆壓傷殘之苦

特捐十萬同歲用爲一時欽資所爲哀氛振困意

甚殷德甚盛也臣等懼捧

綸音急宣中外大惠尚未頒行而諸凡疾首蹙額之

民已爲欣欣喜色之告矣臣以此知小民饑渴

之餘果自易爲食飲又以此窺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二

皇上浩蕩之意亦自次第施行除採推一事盈廷累

牘伏候恩旨外所有新增煤稅利甚微而害

至迫事若細而望最殷者敢據實爲留民代陳

之益自宵人妄獻煤窰而一城大闕

皇上之所知也迨監豎巧爲弛擔而兩縣包徵有司

之不得已也鬻煤者恨以稅而利分用煤者苦

以稅而價踰年來積怨日望除苛矧今靈雨橫

流洞口瀦爲深壑斷橋積水煤馱動阻決旬旣

惟鑿之同施又販易之難進利于何出稅不少

覽且煤自稀而稅自重稅愈重而煤愈稀逐日
價騰較前三倍嗟嗟窮民已有不舉火不再食
者矣夫淋瀝以來市塵久罷出無餬口之計入
絳容膝之安而後塵釜斷烟傷心慘目此何啻
敗屋之飄搖喪家之零落也臣思

皇上所與共安危者惟此畿民更切而明分其利陰
害其生事莫急于饗殮民何能堪此景時正值
其蓄青 國何能堪此民竊為

輦轂危之伏乞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三

皇上亟渙 綸音特罷煤稅使煤戶見利而趨不難

冒險以售庶幾多至則價平價平而民以不餒
此在

皇上為錙銖之損在小民寔起瘠之期在

皇上為壺漿之仁在小民誠當厄之感也即昨者甫

頒 御札喜動 都城誠使煤稅一停

京畿內外所為同聲祝頌

天子萬年不知當何如者蓋小民得

皇上一金不若自省其勞筋竭髓之一金

皇上以金予民不若以饑食渴飲之利予民所沾被
更多所歡呼鼓舞更甚也且如此煤旦旦而征
之歲入不過千金今以蓄患股憂至捐十萬雖
出外府總屬 天儲得失相提孰多孰寡則何
如弛山谷之利寬饑羸之民以人和召天和而
風雨不害以民富為 君富而上下皆康豈不
曠然大公之朝熙然太平之世哉臣夫馬私衷
願

皇上為投珠抵璧之大德不止願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四

皇上為解衣推食之小慈亦惟是昨者捐助一念擴

而克之何煤利千金之不可割而礦稅百靈之
不可除用是敢為

聖主推仁恩不獨為菑民乞生命也伏惟

皇上鑒納施行 臣愚幸甚

畿輔幸甚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題察縣官虛報錢糧疏

題為縣令通同欺罔錢糧侵冒異常懇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戢神姦以懲積玩事竊惟主計者興善政百不如革弊政。革弊者杜外侵百不如剔內蠹一益弊有所自叢蠹有所繇始彼其彌縫深堅飾姦詭于不可見不可知之中而其計巧根株連絡逃文罔于無所加無所及之地而其法窮卒之日侵月削積歲積時則剝國殃民恒必繇之臣于今日有重感焉臣向因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五

上供久延邊儲大困不得已專查催省直歷年拖欠以足項額額文移往來惟憑一紙其往也臣部下之撫按撫按下之司府司府下之州縣緩急有無相為首尾法如是足矣其來也州縣報之司府司府報之撫按撫按報之臣部徵發期會案候輸納臣之技止矣孰知法令難齊人心不一其所謂完者未足信其所為報者未足憑如松江府之華亭青浦二縣者乎頃該湖省長汝府縣積逋數至鉅萬臣以為異聞奇事隨具疏

題察矣不意驚喘未定復接得直隸巡撫周孔

教巡按馬從聘各揭帖據華亭縣知縣熊劬化揭開自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令更四易署若碁置虛報布折等銀計九萬三千六百三十兩餘又據青浦縣知縣金玉節揭開自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虛報京庫錢糧計三萬三千有奇臣展讀未終頂髮上指念旬日之間縣官狼狽情狀愈出愈奇不覺其汗浹沾背視前日之驚咤駭愕更有加焉此非未減積逋而過懲虛報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六

也蓋逋負之數雖多玩揭之罪難掩儻得振刷之令尚有竣完之期唯是虛報者飾無為有張少為多外藉以獵聲稱上藉以追祭罰耳濡目染者嫵于體面而不敢問望風逃聽者限于簡查而不及聞然其所與知者左右一二之私人先後共事之密友而已如報云已經徵完貯庫矣臣部即指貯庫者為見在之實數而不慮其所貯者乃烏有也如報云已經差人起解矣臣部即指起解者為旦夕之急需而不慮其所解

者乃燕想也在彼之所經營如捕風如逐影驅
騁于筆楮之間而有餘在此之所企仰如畫餅
如望梅玩弄于掌股之上而不覺故該撫按所
謂以軍國之實需為紙上之空言誠亦有激乎
其言之矣然臣反覆揭內所稱大有可異者四
焉其曰豐年有不熟之區圖凶歲多難滿之分
數每遇考成必藉虛報夫豐凶天行之數也未
必歲歲皆然借曰災傷豈其更無幹濟之方惟
有虛報之一着乎且云必藉虛報又若為定規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七

為成法而必不敢以更易者不知此等機關果
孰傳而孰受之耶其可異一其曰虛報者用以
救急于目前徐且補輸于後日夫緩急人所時
有也未必人人皆然借曰窘急豈其別無權宜
之策必待虛報而後可乎且云用以救急又若
為奇計為良圖而恬不以為怪者獨不念臣部
之困苦將孰拯而孰救之耶其可異二其曰上
未嘗不察其虛而心不欲以無已之求并督而
苛繩其下夫不知其虛猶可言也既知其虛報

而浸無短長豈此中數十年之上官皆土木偶
人乎不然堂堂方面不一綜覈何耳目同于輩
轅耶其可異三其曰下未嘗不實其實而勢不
能以有限之日竭澤過取于民夫一無所取猶
可言也既已有所取而整過亦民豈此中數十
年之徵求皆塵飯土羹乎不然豈不在官又非
起運是果何處之着落耶其可異四總之等
國賦為弁髦視民膏為奇貨祖朝三暮四之故智
蹈掩耳偷鈴之邪謀作備于前既以其身為谿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八

壑襲件于後又以其前為支吾拙者安于故常
用以遂苞苴之私計巧者工為覆蓋託以博長
厚之虛聲夫民所視效者惟官今躬為欺誕而
不恤彼姦頑黠猾者其又何誅焉官所執持者
惟法今首于禁網而不顧彼乾沒侵漁者其又
何憚焉表裏為姦先後成黨所利者不才之有
司執法之積役而所害者貽累于臣部受蔽于
國家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大姦極詐之事
令嚴說誑語戒勿欺此豈其素不聞問也者游耽

干欺 君誣民為天地間一大蠹哉臣向陳

國計艱難有司怠玩言雖諄切猶為意想之譚錄

今而論則臣語之實虛臣心之甘苦不得其辭

之畢而 明主自洞然于胸中矣蹤跡既經敗

露法憲自難姑容然其發覺者皆錄于撫按協

力殫精為民為 國華青赤心白意任怨任勞

之所致也伏乞 聖明威斷

初下本部將華亭知縣熊劔化青浦知縣金玉節移

咨吏部紀錄以為實心任事者之勸仍咨行該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七十九

撫按將通同虛報官員衙門經承人役嚴查明

自指名題參容臣覆

請重加究治庶風蠹頓掃漏網者尚伏其辜積弊未

除效尤者陰褫其魄其裨補于吏治

國儲豈淺鮮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具題十九

日奉

聖旨錢糧既經虛報上司無憑稽督所司又難催徵

終何着落雖非侵漁前後相蒙獎當何極熊劔化

等准與紀錄其經承員役着嚴行查來處治不該
仍前推諉姑息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

冬至請停礦稅疏

題為一陽來復解澤當流懇乞

聖明蠲除無藝之征以甦民生以永萬年

皇脉事臣聞氣有必至理有固然在天地因之為剝復之機在萬物乘之為消長之候方其剝而消也一氣之歛為朔風為嚴霜為堅冰舉向日之欣欣向榮者墮獲摧折而無餘雖欲留之而不可得也及其復而長也一氣之舒為化日為和風為甘雨舉向日之寂寂枯稿者胚胎醞釀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一

莫過雖欲闕之而不可得也故易曰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臣以為是復之幾微獨天道寔君德也人君為天地民物之主凡宇宙之災祥休咎榮悴慘舒盡握其手是必栽培傾覆扶陽抑陰俾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然後可還宇宙太和之盛未有普天率土獨純陰用事而能克當天心者也若

皇上歷年之政可得而臚陳矣嘗憶萬曆之初渾渥雍熙此泰和之景象也于其時為春十年之後

長養滋培此亨通之嘉會也于其時為夏自丙申丁酉以來採推繁興天下顛恐其天時嚴肅之秋乎迨至於今豺豸益肆吞噬尸休流毒之慶不寒而栗以致陰陽乖舛所在見告如楚之電梁之水秦晉之旱齊魯之蝗粵池之震畿內之潦天壇武庫之鬱攸他如龍江星墜於兵臺揚州聲震于晴日氛氣突入于紫微此何等景象也蓋天地不交已閉塞而成冬矣夫天雖不以人之惡寒而輟其冬然大寒之後必有陽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二

春豈以人主代天子民顧任其銷鑠剝落而不為之長育生息可乎况

皇上聰明神聖陽明也剛健中正陽德也旋乾轉坤既操燮理陰陽之權亂極思治又值陽春生脚之會則一旦耀光明於幽宮虛溫暖于寒谷非難事也乃年來徒肆墮獲摧折之威無復胚胎醞釀之矣彼閭閻蒼赤翹首跂足以待明日明日復然捨地呼天以需來歲來歲復然則海內之電者水者旱者蝗者潦者將來不知竟

作何狀而怨望日深災青日甚陰邪日崇所謂
天地生物之心母乃幾乎息耶臣愚以為天之
所怒或倉惶而難挽天之所順可嘿體而潛回
陽明來復猶須于七日之久

聖明轉悟只決於一念之微試觀今域中彫零鬱結
陰凝之象也貂璫象陰之尤也群小助陰之類
也日月一照妖孽潛踪雷霆一擊魍魎破
膽撤荼毒之慘嗚維新之運捐煩去苛與民休
息則怨恫化為鼓舞咭易為懽呼而太和元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三

氣後盈宇宙間昔先正所稱冬至于半天心
無改者又豈岐天道主德而二之哉是役也臣
臆者連篇累牘言之已詳何敢復贅取厭

宸聰顧臣民部也此局不結則窮民必不安生民不
安生則臣臆終無稅駕所矣適因陽復之期故
以憲天之說進伏乞

聖慈俯鑒愚誠而采納馬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

徵停礦 聖諭疏

題為傳奉

聖諭事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蒙

召臣等至文華門該司禮監太監陳矩等傳奉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責已省愆不遑
寧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鼎建殿門以完鉅典因
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河工城工
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
窮財盡困于徵輸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四

之費一時多乏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
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
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恐加派小民採徵天地
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
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
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
比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
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
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并上產解進內庫以濟進

賜供應之用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
有餘以濟邊京之用其各處奏帶員役止着押解
催餉錢糧行文差用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容
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奪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
虧國家正課撫按官還同該監不時訪拿治罪明
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敬畏脩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工
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可措辦便奏請通行停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五

免爾部察行各省直內外官遵行毋忽故諭欽此

恭捧到部臣等謹欽遵

聖諭除將各項應行事宜通行遵照外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理合隨本

進繳謹具題

知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

貴州變請停稅疏

題為稅監釀禍可虞 國體陵夷可惜懇乞

聖明深思永慮拔本塞源以安天下人心事臣聞禍
機不可弇試嘗試者必無善後之圖亂萌不可
先開先開者必有響應之勢是惟聰明睿哲之
主沉機物先為能彌患于將萌保邦于未亂即
不然而患至後圖如所謂亡羊補牢者其計亦
未為晚然未有明被其害而玩災樂禍猶蹈其
覆轍者也則今日推稅一節有不終日而當議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六

蓋傳矣臣不敢據拾陳言上引六代興亡之鑒
下控四海痛楚之情以讀 天聽惟就目前時
勢所為難行者請借前箸而熟數焉蓋自有
礦稅以來舉朝臣子無不私憂過計謂禍至之
無日而

皇上獨毅然不信也其所以不信者何也以地方小
有激變旋即撲滅而私憂過計之言不應也頃
者天開 宸聰罷礦調稅中外臣民方徵福

祖宗社稷之靈苟完此局相安無事乃未幾而滇南

見告矣向之私憂過計者適不幸而中矣夫諸臣之說果盡誕謾不足信也則可今既已明效大驗試細想年來連篇累牘所指陳者寧獨為滇南一隅之事哉北滇南于域中兩直諸省則其腹心肘腋而滇南特一足趾耳比楊榮于諸瑞榮李鳳等則其虎豹豺狼而楊榮特一腐鼠耳乃茲彈丸小醜且敢矯命雄行皇上能保通都大邑再無奸宄頑民之生心乎狐豚腐鼠且以稔惡殺身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今七

皇上能保窮兇大憝終得保全首領以生還乎藉令諸瑞膽落滇南稍斂虐跡而左右辟小

皇上又能保其安靜不擾與民扞休息乎凡此皆事理之必然可以逆揣者也萬一臣言復不幸而中于時

皇上雖英明絕世將何以處之欲盡人而繩以三尺之條則法有所不必行欲盡人而寬以三面之網則恩有所不必貸欲復處治一二首惡以塗愚民之耳目則生者何幸死者何幸而

國家之紀綱法度愈掃地而無餘其究也至于戎馬生潢池動諭之不信解之不從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然後誓告天地翻然悔改曰今以後不禪與民更始亦晚矣嗟嗟何物金玉塞不可以為衣饑不可以為食乃問關萬里殺人以求就皇上所目睹者不過梯山航海之盛彼焦頭爛額展轉于煨燼之中者目必不得而睹也就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今八

皇上所耳聞者不過豐亨豫大之說彼屠戮割割呼號于刀劍之下者耳必不得而聞也雖此輩罪狀滿貫死輕鴻毛而投鼠忌器履霜望冰之謂何清夜三思則此時盡數捐停當不俟夫在辭之畢矣顧停等耳早央一日則海內早息有一日而恩威出自朝廷

皇上之利與名兩得焉少延一日則海內尚塗炭一日而太阿倒持他人皇上之利與名兩失焉得則波及于臣其身家軀命皆君上之賜也不則惟天所授而覆巢之下固無全卵不知國步將安所稅駕哉此亦非

臣之臆說也凡人情窮則必變物理盛則必衰且

皇上獨不聞賈者之于市乎朝而摩肩以入日中掉臂以去何者前無所求則退無所戀也今海內之為日中亦久矣又獨不聞醉者之于酒乎祇貪一爵之餘瀝反併百斗而傾瀉何者內無所受則外有所溢也今時勢之沉酣已極矣

皇上過聽臣計何不及今人心之久憤亂形之未成慨然停罷一朝而除數年久痼之病片念而拯

司農奏議

卷之九

八十九

四海垂斃之民仍 勅各地方撫按官多遣人役護送中官出境務使生還

帝里永脫畏途庶幾稅盡撤則中官安中官安則地方安地方安則

皇上亦安享有道之長而與天無極此固今日轉禍為福一大機括也臣感時憂

國不厭瑣陳伏惟

聖明矜原俞允亟賜施行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等

因萬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具題

請禁通番稅監疏

題為海防破壞已極八閩隱憂可虞懇乞

聖明嚴禁稅使杜絕通番并飭沿海將士加意防範以保無虞事臣聞善治國者先思患於無事善補患者恒預防於未然故曲突徙薪智士憂之而未雨徹祭達人所為備侮予也今閩省坐臨海口洋商出沒無時奸宄易叢孽紛起向來備禦周嚴海邦頗稱寧謐近接撫臣徐學聚揚為請鑄璫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九一

旨阻稅羨紀開業利盡山海地方深切隱憂懇乞

聖明亟行撤回以蘇民困以遏亂萌事該臣看得稅監緩解稅銀事宜先經奉有仍着布政司催類總解稅監分解及奉各處稅課都着類總解稅監之旨

聖斷昭然在該省撫按司監諸臣自能仰體

聖象奉行弗違臣愚無庸攬外惟是土產方物原誠貢本地所產之毛獻臣子芹曝之悃非欲以本地所無乞諸鄰國而進之也乃稅監高竊不

思私自下海禁例森嚴乃差使通於八閩瓜牙
布滿諸洋日本有販暹羅有販呂宋和蘭有販
太泥占坡有販艤艘相接鱗甲交沓咸曰何採
上用方物也而夷邦異產怪誕不經果屬之何方乎
歐思劉二等住石馬鎮林宗文劉中左所陳三
槐潘翰潘秀李誥牛燁等分布海口遍番往來
兜截商貨惟曰爲權

國課使然也而吮骨吸髓剝削無遺曾輸之何課
乎更復勾引紅毛等番許其通市遂致侵入南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九十一

灣等處殺戮商漁無美海上爲之騷然萬民爲
之震恐使非官兵死力堵截閩幾爲家所蹂躪
地矣豈復爲

皇上寧土之閩哉及今不亟申嚴海禁杜絕
日事至决裂生民塗炭斯時雖欲正開釁之罪
恐家一身不能贖萬姓之怨矣家不足惜也其
如萬載之金甌何防微杜漸正在今日伏望

聖明嚴申 諭旨行令該省撫按禁絕稅監差人不
許通番與販以遏亂萌有犯寘以重法換置人

彼無令漏網仍 飭沿海將士用心偵探加意
隨備遇有窺越情形即便擒拏盤詰倘有覺察
疎虞株連罪坐無赦倘引軍犯林世卿本部另
文行各衙門訪拏正法統候

聖明裁定

初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九十二

請罷遼稅疏

題為夷酋外囂已著遼人內訌可慮懇乞

聖明亟撤權稅以收人心以固根本事我

國家奠鼎燕都遼陽實為左臂而孤懸天末逼虜

鄰倭內壯維城之固外杜牧馬之萌巋然稱重

鎮矣頃閱邸報建酋并吞海西勾連北虜不脩

貢享者歷二年所逆謀潜伏禍在剝膚在禮部

以違貢踰期請矣在兵部以東夷漸熾兵餉宜

增請矣在撫鎮諸臣以賜議處保孤危請矣職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九十三

禮言禮職兵言兵職封疆言封疆媿媿數千百

言總之皆云亂形也致亂有因彌亂有本臣民

曹也職民言民雖抱沉疴實懷隱慮及此一息

未填溝壑敢以遼民后我警我之情去就安危

之故為我

皇上瀝血陳馬遼陽出山海關歷廣寧以抵開元鎮

稱巖塞地實荒蕪人跡蕭疎商旅斷絕稅安從

出哉自設稅監以來突征二萬令遼之軍民箕

歛包賊心髓既剗皮骨日削髮之橫肆魚然百

般漁獵在此苦於驅迫則以虜為狡窟而驅就

之在虜利其生息又以民為奇貨而潛招之數

年以來遼漸虛而虜漸實孰為為之則監為戎

首而稅為厲階也惟是桑土尚在綱繆歲時未

見災稔恨無隙之可乘耳今建酋生齒實繁有

徒而遼民生心儻復據臂則其此結彼援一犄

一角其勢不至耀其軍士不但已也夫追其禍

本既以征權為厲階則解其倒懸宜以停撤為

良劑何也罹水火者不忍終朝負眾庶者不安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九十四

窮人 然也今遼民之苦稅極矣移之

為戍甲守陴之民迫之饑寒則成斬木

之衆順逆禍福惟所轉移事理甚明無可

易言即如滇夷餘孽小亦齋耳僻處遐荒遠在

萬里一經騷動 宵中焦勞不難捐帑積以佐

軍興矧茲肘腋之間豈及如此又何有於二萬

刀錐之入不亟行罷弁以收既潰之民心而寢

厝火之大患也嗟嗟儿邊皆無稅遼獨有稅九

邊之民皆安枕遼之民獨向隅寒苦既均安危

頓異然則今日之事凡稅皆宜撤而遼尤宜先
又為至急散財得民聚民守土挽土崩瓦解之
勢消承突鴟張之謀一舉而數利集奈何斤斤
此糞土而釀禍為臣庸臣亦愚臣也觸事直陳
畧無避忌執臣之迹則其說也煩諒臣之衷則
其蓄也苦儻寬其目前之猥瑣而留為異日之
取徵臣之區區猶恨詞說之未詳而獻納之有
闕也伏惟我

皇上霽色憐察而賜之施行疆圉幸甚

詞農奏議

卷之九

九十五

社稷幸甚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
題

題茶草場內監疏

題為貪肆內官橫行吞噬伏乞

聖明乾斷以正法紀以蘇商困事廣西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據本部監督主事車從衡揭稱往日
天師一場止有掌場一人貼場一人事體無擾
商役勉供自今歲入秋以來陡添貼場二人其
係奉 旨與否固不可知而中有內官楊奎者
聽信名下李官等輩置有入場後無端需索屢
經本場商人脚夫等稟稱見面等銀動稱半萬

詞農奏議

卷之九

九十六

一有不遂橫肆敲扑卽今諸商所置草束茶逾
強半例當收受而多方攔阻不容堆垛及職屢
行催促掌場苦為勸諭匪惟罔悛愈張虐隣近
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率領虎黨手執鐵器將場
內商人脚夫通行打散仍欲放火烧場使已辦
之物盡歸烏有而蔓延之禍遺累官攢若不極
為議處不惟商人之魚肉不堪誠恐將來之鴟
張愈甚法紀盡廢噬臍難圖所當明加茶處以
警將來者也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

得 國家之買辦必倚藉於商人而商役之編
僉必近取諸 輦轂自瀕年以來百役繁興重
之以土木因之以饑饉追呼幾徧於閭閻哭聲
時聞於道路 皇上試問今日之都城曾有家
及中人而猶得安枕者乎曾有一應商役而不
至破家者乎顛連困苦無處棲身即臣勉諭司
屬加意撫摩或僅應一年或留半載而其人與
家已銷亡矣如此情形豈堪聞見且查

祖制每場原止掌場一人後又益以貼場已為贅疣

司農奏議

卷之九

乙十二

原缺

司農奏議卷之十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倬著 孫濟初撰

覆叙天津墾田功次疏

題為甄別海濱屯田效勞文武官員以昭懲勸以
資兵餉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
出總督劉達兵部右侍郎蹇達巡撫保定右副
都御史孫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應龍各題
同前事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卷查萬曆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二十九年十一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題為
海濱屯田試有成效等事議令天津左右兩營
軍士六千人春秋免赴防薊合水陸兩營兵士
四千人將葛沽白塘等處荒地開墾五十九頃
收穫稻糧萬石有奇新開地土本年姑免起科
許為世業該本部覆議墾荒力穡事宜節經諸
臣建白向無成效今以營衛軍兵併力耕種獲
有稻糧深於 國計有裨合咨行保定巡撫督
責道府等官照依題議着實舉行其間工作物

力悉聽便宜區畫事竣既別勤惰破格勸懲三
十一年七月內又該保定撫按官孫璋等題報
萬曆三十年天津水陸右三營軍士耕種墾熟
地一百六十四頃三十畝共收穫稻糧五萬九
千四百五十餘石左管官軍協助右營濟築堤
渠各四千一百六十五丈本部覆議將在事賢
勞文武官員移咨吏兵二部俱與紀錄運判裴
應坤等下年考覈另擬陞級副總兵陳燮仍略
加優異千總陳思元量授實職俱經題奉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二

欽依在卷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保定督撫按官
蹇達等會同題稱三十一年分陸營新墾地三
頃三十畝并上年墾成地一百七十六頃八十
畝內水陸右三營軍兵二千二百一十五名種
田一百六十五頃三十二畝收稻糧三萬八千
二百七十六石一斗三升召募官民佃種一十
三頃一十五畝上納水稻一千四十石中軍林
起龍千總陳思元蔡隆道佃種一頃六十二畝
收稻穀三百九十一石二斗盡數入倉以上稻

穀雜糧共三萬九千七百七石三斗三升除
留種料并犒賞軍兵外實在入版三萬五千三
百三十石二斗八升以抵軍兵本色行糧之用
要將効勞文武官員分別推擢復職紀錄各一
節為照 國家捍禦封疆足兵先于足食屢見
議餉者不請發內帑則加派地糧病

國病民莫此為甚苟能以彼之屯食彼之毛屯守
相資兵農並用豈非完策先年天津環海荒地
斥鹵不堪蓄畬屢經建白諸臣有欲召募民佃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三

廣行開墾有欲巨商大賈捐資濬築蓋無任事
之人徒使議臣空言皆成畫餅今該先後撫臣
汪應蛟孫璋首倡墾闢曲示勸懲道協等官張
佐治陳燮等勞瘁不辭悉心經理督責三營將
吏分畝開耕通年以來荒徼棄地頓成沃土今
三十一年止撥三管官兵二千三百餘人將新
舊墾成熟地悉行播種收穫稻糧三萬九千七
百有奇儘足軍兵一年本色行糧之費當此屬
藩告急後舉可虞之時而能屯練相兼戈未迭

舉已成之業保而不失實文武同心任事之所致也除天津兵備道參政以佐治近報病故都司常鶴已經按臣論劾不叙外其勞績顯著如水兵營千總武生陳思元蔡隆道右營中軍所鎮撫趙宗德千總千戶鄒光祖喇嘛克勤獲收咸最均應紀錄內陳思元上年議授實職尚未題授蔡隆道捐貲種稻義懋功高且與陳思元兩列屯功薦剡與巡撫所擬不係世職薦二次之例相符應准照議題授實職提調屯田協守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四

天津副總兵陳燮身去士卒不辭畚鍤之勞足遍郊墟立致舊倉之盛三年儲糗千里膏腴去年叙加優異兵部尚未議覆然當

國家財匱之時乃能自東作以供軍餉厥功似難輕泯合應仍加優異以示風勸專管屯務運判裴應坤親省耕飲三年之艱苦備嘗督墾荒蕪四野之草萊盡闢本官先係通判降授乃今因銜日久績懋勞深應復原銜天津管倉員外郎張五典身任軍儲之寄慮先兵食之圖布恩信

於三營軍多挾績足易糧於全鎮士免呼庚計其賢良委應持叙及查 令甲惟大閱邊功糧官得與地方官同叙海防開荒屯種查無同叙之例難以槩及既經督撫按官會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二部將副總兵陳燮千總等官陳思元蔡隆道趙宗德鄒光祖均與紀錄陳燮仍加優異陳思元蔡隆道各量授實職運判裴應坤准復原銜仍管屯務本部仍咨行總督撫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五

按衙門將三年所獲在倉稻穀雜糧抵放各管行糧之外餘剩者准作月糧支用其原派民地糧餉漸次酌量減徵榜示在事官軍以後儘力開墾及時耕治有功之日定行一體優叙撫臣先將減徵并散給軍士糧餉數目造冊報部以後逐年將新墾地畝賦科徵納稅糧馬草的數一併開載以憑登入計典備考統候

聖明裁定

初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具題

八日奉

聖旨是陳燮仍加優異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六

考覈延寧管糧疏

題為欽奉

明旨考覈差滿官員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總理延寧二鎮糧儲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
秦尚明呈前事等因到部臣等會同吏部署部
事左侍郎楊 看得

國家四百餘萬之入大半靡費于疆場其中繼臺
升斗之施豈盡實沾于軍士大抵隸名尺籍則
有影射股削之虞委寄倉胥則有壯雀侵漁之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七

費其所從來已非一日臣等寒心

國計每期內外以撐持藉手 明綸不啻再三之
申飭前者郎中王愛樽省數多荷蒙 優叙臣
等方慶風示之有人矣今郎中秦尚明三年任
滿數亦相當據呈開稱本庫支剩及四川應解
與京運未到先支過三十三年春季餉銀共一
十七萬四千餘兩夫本年之所應解者即在庫
實存之數今年之所借放者又去年支剩之銀
縱本官不以爲功然支剩一分即可抵抵一分

其于京運所裨良非淺也至于查刷倉庫侵欺虛冒本折糧料六萬三千有奇草二十萬六千有奇皆緣本官在任以來力任勞怨必使倉場之陳者支絕而後給之以新虛者弊清而後准之以實此其立法精嚴姦宄無遁不惟一處可行即在九邊可式使非銷銖愛惜節漸以成多向能委積充盈餘前而抵後哉相應先准復職仍聽臣等將本官所報節剩錢糧移文該鎮從實查覈申報前來如果得實節餘遼東郎中王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八

愛事例分年扣抵京運另行酌議具題優處為此具題合候

明旨勅下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准復職

考叙延寧糧儲節

題為欽奉

明旨考覈差滿官員事陝西清吏司案呈案查本年八月內總理延寧糧儲本部陝西清吏司郎中秦尚明任滿回部例應呈請考覈等因到部該本部備查歷年以來屢該輔臣陳于隘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岳等條議本部覆奉 欽依事例看得本官節剩錢糧與遼東管糧郎中王愛數頗相當但陝鎮路遠行查稍稽時日遂會同吏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九

部一面具題先准復職一面移文該鎮將本官所報節剩錢糧從公查核如果得實另行酌議具題優處去後今據接管郎中孫敦化回稱與秦即中原報數目鑿鑿不爽夫本折至二十四萬餘為數亦不少矣均是此鎮其額例不加多也其幅幘不加廣也昔何以置之烏有之鄉動稱不足今何以增至鉅萬之衆突稱有餘彼囊橐之私潤者勿論已即有皎皎自好者則道旁之物誰肯銖積寸累金注而惜之乎而茲且繼

毫之必擢也彼狐鼠之公行者勿論已即有凜凜自持者則儼解之家誰肯張膽明目孤注以博之乎而茲且豪猾之必問也是于其一塵之不染可以徵律已之操于其三尺之必嚴可以徵奉法之謹于其積少以成多可以徵幹濟之材于其任勞而任怨可以徵擔當之勇當此倉庫金竭之時即竹頭木屑臣尚欲蓄之以佐國家之急乃有苦心殫力如此臣者儻各邊向風砥礪共濟時艱則臣之所以藉手者豈其微哉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十

據其贏餘之數應與遼東管糧即中一體超陞第本官自安職分之常堅辭不次之擢臣違奉明例既不敢隱蔽不舉以沒厥幹之功曲體堂屬又不敢固執成規以拂勞諷之矣相應覆

請合無

勅下吏部聽其酌量優叙以示崇獎而本部不得與焉庶既可以存歷年激勸之典又可以遂一人遜讓之情此風勵九邊餉臣一大機括也伏惟聖明裁奪俯賜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十一

考叙崇文門官主事疏

題為考覈司屬官員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途據本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官箴呈稱本職於
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內奉本部劄付該本部
題奉 欽依差往崇文門監收一應商稅等因
奉此遵於本月初三日到任接管起至三十三
年十二月初二日止監收過商稅銀錢共計七
萬八千二百四十三兩九錢有零俱已解發隨
卽登填稽考文簿并青冊按季送部查考訖呈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十一

蒙本部題差主事張京元於本年十二月初三
日到門更替隨將關防一顆及原行文卷交付
本官收掌外本職回部例應考覈等因到部送
司卷查萬曆三十一年十月內該本部題奉

欽依崇文門稅課分司以三十二年為始照依各鈔
關事例題差一年滿日方許回部考覈以明殿
最等因在卷及查本官收過錢糧俱已盡數完
解今據前因相應考覈案呈到部為照人臣值
國家艱難空匱之秋不期于議論之多而期于稽

當之勇不期于有擔當之名而期于有幹濟之
寔居平明言善議自以為莫及及當機遇事惟
怯不前則其所稱許者猶說鈴也遇事慷慨明
作自以為敢任及美計見效尺寸同裨則其所
圖維者猶畫餅也有如勞怨不辭寬猛中窾便
國宜民兩受其利是所稱廉幹之能臣也臣何
敢不亟以聞乎查得臣部內外諸差有煩有簡
有易有難就其簡易而避其煩難此常情也然
他差雖號煩難不過簿書之紛紜應酬之潤擾

司農奏議

卷之十

一三

而已稍一振刷猶可寔力惟崇文門監收一差
密通日月之下輻輳宦紳之交事事請託人人
影射欲專事操切則法有所不必行欲槩從周
旋則恩有所不能貸報溢于額者人以溢額議
之報虧于額者人以虧額議之毀譽捷于影響
黑白憑其愛憎以故每值此差之缺百計營脫
視若苦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主事官箴者
履任無幾適委是差彼卽安然承之絕無難色
且舊例止于三月近始改為一年此一年間從

容展布委曲調停既不激而不隨又不吐而不茹

今甲所難假者雖強禦不狃帑藏可少補者雖纖餘必借如嚴包攬之瓜分則禁戢懸諸木榜慮封允之厄漏則守視責諸解官循環宜勘封卷置副簿以銷前件而搭天橋者絕回頭宜點定也註完單以塞添補而穿尾洞者杜官吏難司下籌舊所云箱袋狀錢銀食錢更不復巧立名目羨餘併作正解需所稱夫銀役銀鴉官銀毫不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十四

敢妄有開銷以至冗役之漸汰也供具之類或也諸不敷枚舉總之極力撙省以爲

國課計耳細查今歲錢糧較之往年果有浮溢夫此此須皆出筆墨紙削之餘曷足爲本官多弟其繁已奉公身不歸于既羨殫力體

國勞不憚于拮据則本官之行誼才猷可槩見于此矣當此物力匱乏之秋信內外勤渠大小節省俱如本官之留心則纖毫涓埃之積又何遠不爲泰山滄海之助哉據其廉幹之賢本宜破

格優處但私窺本官之雅操似非區區以一節見長者相應照例考覈恭候

命下准其復職容臣通行內外各差使知恪共于奉職循法之間自明揚于大庭廣衆之上庶庶頑立懦惰厥者將鼓之前激濁揚清砥礪者益振其後而臣亦獲藉手以報

皇上於萬一矣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准復職

司農奏議

卷之十

十五



司農奏議卷之十一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孫濟初梓

寬被逮小臣疏

奏為小臣狂悖可原中使羅織難信懇乞

聖明平怒霽威以安積苦小民事臣惟自礦稅再行

以來諸臣連章累牘力爭而不能得者

皇上一旦渙發 綸音慨然停處夫停即停耳獨于

稅務姑分之而姑徐徐云者無亦灼見稅之結

怨有甚于礦故委曲權宜其間明解四海以三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一

一

面之綱而陰開群璫以一線之路乎當此時使

內外同心將順庶幾宵小不至分外生事而天

下亦被其福矣頃接邸報見陝西稅監梁永一

本為有司抗 旨狂悖孤臣萬苦莫伸等事隨

奉 嚴旨咸陽知縣宋時際併有名奸惡都着

撫按拿解咸陽知縣蒲朝薦降級調用臣驚悸

之餘不覺痛恨益恨二臣周章躁妄不諳事機

以致 皇仁堯而復闕小民安而復危也則惡

得無罪夫二臣之罪臣猶恨之而况

皇上

皇上之赫然震怒宜也及近接撫臣顧其志題案礦

監一揭大都謂趙欽倚信匪人流毒全陝人情

怨憤勢將甘心于欽用是多方調御衛之出境

而去此其說于永疏全不相蒙而其事寔可互

相證據者臣因揣知時際朝薦雖至愚昧必不

敢猖狂以抗 旨或因調停獲罪而梁永偶未

深察耳蓋永之播惡稔奸什伯于欽而胡奉趙

安正其腹心撥置之首夙昔暴橫吞噬于地方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一

二

者即趙欽出境民且甘心今聞分稅之

詔彼謂 聖心果然厭惡此輩其飲恨思報當不遺

餘力矣時際小臣恐釀亂激變于係匪小姑將

胡奉趙安暫行監禁此或有之然原其意監禁

兩人所以稍殺百姓之怒稍殺百姓之怒正以

冀安稅監之身者也假令當日不為曲處一聽

民之所為則衆怒一發兩監當無所容而群兇

必為齏粉矣今永不深德保全之苦心而反曲

飾狂悖之顯過先發制人大張虐酷嗜亦狡矣

哉此其時勢必爾不卜可知要以當族撫按之
公勘不當聽一面之單辭臣未敢多為置喙唯
是區區深念者 恩詔覃敷溥海懽騰中外臣
民方引領以觀德化之成不意甫就成茲旋復
故轍使陽春變為霜雪明鏡翳于塵埃不無為
盛德美政之少點也則可惜秦民強悍密邇虜酋中
外臣工方蒿日以圖安攘之策儻或驚畏之過
疑而走險使胡越起于輦下兇夷為之接軫不
無煩安戢撲滅之 睿思也則可休乳民艱難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一

三

初脫湯火其間瘡痍未起喘息未定者不知當
何如以畫善後之方乃今口誦 德音身嬰寔
禍使祝頌易為怨謔謳歌仍為咨嗟是匹夫匹
婦籲地呼天將無已時也則可憫况

皇上旦夕間崇奉 慈闈惇舉大禮正宜聚四海之
順獻萬年之觴而忽令向隅致干天和又豈所
以光 吉典而暢 皇情哉竊聞雨露雷霆皆
大造生成之惠刻印銷印自聖人無我之公伏
乞 勅下部院行該省撫按從公查勘宋時際

等抗違狂悖果否情真不許回護明白奏
聞如果情罪的確再行繫逮未為遲也更乞
嚴諭梁永務曲體 明旨檢靖地方毋得偏聽奸黨
激變良民庶道路喧傳不替 寬仁之頌遐方
觀聽重仰 日月之明其于 宗社生靈亦未
有攸虞矣職掌所關義不容嘿臣愚不勝悚慄
企望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具
奏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一

四

請寬屬官疏

奏為小臣因事瀆陳詞涉過激心實可原懇乞

聖明特賜曲貸以作敢言事項者臣部主事田一井

偶因兌解邊銀與管庫主事潘文等面相爭執

臣愚不能調劑遂致一井捩拾數事再續

宸嚴伏蒙 聖明洞悉終始并容臣照舊供職矣臣

感激 恩私誓當報稱容即開籍報名

廷謝外言念一井者一介書生纔通仕籍遇事侃

侃常懷論列之思感時悠悠不勝憤嫉之念志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一

五

欲廓清乎宇宙言多依附乎聖賢據所指陳委

多狂慙弟秉心制行雅非齷齪者流而趨事急

公頗負慷慨之氣養之足以有用抑之難以自

新况鍼頑矧愚于臣為益友在錢穀之羣吏正

欲藉以寢奸張膽明目于 國為直臣在

聖明之四聰自不妨于兼聽此其才實可惜而其心

亦可原者也伏乞

皇上少霽 天威姑從寬貸俾之恪共舊職磨勵將

來庶山澤之茹納益弘而葑菲之遭逢不偶矣

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具題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一

六

司農奏議卷之十二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考察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公察典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為遵舊例

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內開兩京官員六年一次

考察四品以上例該自陳等因奉

聖旨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欽此移咨到部臣

叨列九卿例應自陳伏念臣繇隆慶五年進士

司郡理歷即署濫竽寺院以階今官

司農奏議

卷之十二

一

兩朝恩遇頂踵莫酬顧智短術疎無當世用庸庸碌

碌浮沉至今而後畀以千絲萬縷之計事更值

三空四盡之艱時上之 御用缺供每慚將順

下之民生敝極重愧滋培內之諸邦則壤之賦

有積逋而無全輸外之九邊享士之需有愆期

而無宿飽頰支老庫立見空虛屢借罔金徒為

苟且曾不能據一得效一奇用佐 公家少紓

肝食不才不職孰有如臣今日者乎况蒲柳之質望

秋先零而風燭之年既耄且病文移雜選錢穀

混淆繞一躬親便成委頓而頭目眩眩心氣怔

忡筋骨加急而不柔精神銷鑠而待盡益憂時

憂病迸竭于一腔而謀

國謀生空嗟于兩廢在諸廷臣中最宜首加罷斥

用戒素餐別選賢能使膺重寄則

國家黜幽之公正庸臣保終之地而田野偷生之

日皆

朝廷優老之恩也臣愚曷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具奏二

十八日奉

司農奏議

卷之十二

一

聖旨卿職司邦計端誠周慎宜益率屬綜理以副倚

在在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題解節省餘銀以濟邊需疏

題為查解節省公用餘銀以濟邊需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批部中每年收昌平鎮義積臨清倉積羣等項銀兩解部給散官吏筆墨炭價寫本書役工食及脩理公署等項查自三十年起至今止除用費外實樽節銀若干解過太倉若干即今見存若干應否酌量仍解太倉作正文籍逐一查明具揭報部以憑具題等因到司奉此查得本部自三十年三月蒞任起至三十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三

三

七年九月止陸續解過太倉銀庫節省銀四萬七千兩萬曆錢三百三十萬八千六百一十文外見今在庫銀二千二百二十一兩有零合無于內動支一千五百兩仍解太倉濟邊餘者存部支用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為照前項銀兩係本部堂屬公費之需每年大約起解一千此舊例也臣自蒙 恩 擢八載於茲時值中外多艱物力匱詘邊疆 待哺之卒伍帑庾無隔宿之金錢握筭持籌 章無策凡可以少佐軍

國樽省毫釐者無不殫心極慮終不餘力而讓賢

矣總今數年解過如許而目前應解者尚有一千五百餘兩此皆拘曲之儒較量錙銖不諳大體遂使涓滴細流盡歸滄海斯亦時勢不得不然非敢矯情以要

聖明之知也但前解送太倉數目未經具題今臣病在膏肓萬無起色誠恐一旦溘然中間不無別生情弊事關錢糧終難草草為此不避煩瑣謹將前後解過數目開列上 聞以備查考乃臣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三

四

鼯鼠之技止此矣旦夕就木不復能再事

皇上矣伏惟 天恩俯賜垂察

勅下施行並假病臣一息之餘望丘壘而老焉骸骨妻孥覆露多矣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解過節省銀兩具見苦心知道了欽此

司農奏議卷之十三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梓

辨會推疏

奏為會推孟浪竊鉄招疑懇乞 聖明電察并

賜議處以昭大公事本月二十一日接見邸報該工

科給事中胡忻題為會推之典漸輕僥倖之竇

漸起等事大要謂河南巡撫懸缺日久迺奔競

者流寅緣若驚馳竿牘於公卿之門投筐篚於

浸要之路聞諸道路紛紛有謂河南巡撫營謀

者衆長安貴遊業有為之地者等因臣愚讀之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三

三過毛髮竦然未曉所謂竊意當此清明之時

人人淬勵事事公平安宜有此或出一時流言

之誤未可知耳不兩日吏部傳單會推前缺臣

因久病註籍尚未開門雖部中之事務日每躬

親而朝參之舊規實為久曠故於會推之日親

書一員封送吏部則山東布政沈季文也外加

一書與左侍郎楊時喬云病甚不能趨 朝所

有借擬奉覽其可否唯命非所敢必矣教焉乃

時喬回臣一帖亦未言及季文不應推也今聞

胡忻疏論季文不當與推或者即前所指

奔競其人乎審是則臣似不可無一言以明心

跡臣山東人也季文山東左布政也無論臣之

生平季文知之即季文數年以來一政一事臣

亦頗得其梗概焉東省備倭一事加餉幾五十

萬季文陸續汰去二十四萬謂不可大造於東

人乎他如議收頭議欵解議徵納議臨德倉糧

種種所行在人口耳即如臣部年例邊餉每一

欵解動至數十餘批而遼陽民運每年一十三

萬有零毫無欠缺此臣日與司屬言之稱不絕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三

口者也假令天下藩臬有司皆如季文急公家

之務臣等又何憂邊餉乎先是撫臣黃克纘河

臣李化龍各遺臣書無不極言季文之賢急宜

推用臣未言及其省其缺也而東省士紳稱季

文者更出一口豈其盡為季文地乎蓋人各有

心亦各有口愛之者欲加諸膝惡之者欲墜諸

淵衆擎易於飄羽流言易以欺人所從來矣臣

觀季文之為人才極高而擔承甚力識極敏而

嫺怨不辭蓋有

觀事報竣以後人言已嘖嘖乎不免矣臣極知之極
惜之用是不避指摘月昧一推竊附以人事君
之義以冀一時同心或諒臣之無他並諒及於
季文也而不虞其不爾也在昔山西一缺臣不
嘗推及連標乎乃標不嘗論臣者乎臣當舉筆
之時止知標其才其望堪任巡撫而疇昔一事
之齟齬業已忘之矣彼祁奚之舉午舉孤獨非
人類乎臣雖不肖極豔斯譚其舉標也為其賢
也其舉季文也為其有益於桑梓也獨奈何其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三

三

以嫌為解也臣之心跡如此不敢不以實

聞若曰筐篚曰浸要則有舉

朝之臣在科臣賢者或亦不忍以此加硜硜之
人矣伏乞

聖明垂察並

賜議處以為推舉不公之戒臣即屏逐跼伏無遺恨

矣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具奏八

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忠誠為國推舉非私不必因人言致辭所奏

朕知道了吏部知道欽此

司農奏議

卷之十三

四

奏辯人言疏

奏爲人言踵至內省驚慚懇乞

聖明亟賜罷歸以平公憤事臣以老病杜門乞休疏凡十餘未蒙 矜允昨於二十九日方拜疏再陳恭聽 俞旨乃科臣王元翰道臣史學遷之論列復及矣科臣語意渾涵不深搜索臣讀三過媿不欲生中間事之有無臣不暇辨然亦無庸辨也乃至臺臣極論醜詆淋漓數百餘言皆夢想不到之事置而不辨則含冤茹苦曾參若

司農奏議

卷之三十三

五

果殺人辨而未白則啓口招災市虎又將三至爲不得已畧陳梗槩惟

陛下垂察焉臣待罪倉場終始五年株守閒局未與

公朝一事比及叨轉今職適遇楚事紛紜奉

旨會議臣不自揣謬出一單據事直陳各據所見此

單原呈 御覽爲日非遙其中有無別腸

皇上知之士紳知之天地鬼神鑒之而詎意其留爲

今日之禍胎也中間事體臣不敢言卽臺臣疏

中茶已自露其微矣當此清明極辨之朝豈無

慷慨持平之論迨至波恬浪靜之日自有剖肝露膽之時留之異日以疾公評奚必臣言之吻

嗽也惟是士人操行廉耻爲先

國家勸懲風節是重彼旣曰臣爲大姦臣卽自視爲大姦人亦視臣爲大姦矣夫以寡廉鮮耻之人突蒙千古不解之詬尚可班禹稷之儔而雍容於郎署之上乎伏乞

皇上卽賜罷歸以爲大臣無風節者之戒仍將臺臣所論事情 勅下部院從公勘擬如果得實其

司農奏議

卷之三十三

六

受斧鑕卽粉身碎骨勿辭也臣愚無任激切惶悚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具奏

奏辯人言疏

奏為病臣辱 國辱身懇乞

聖慈罷譴以伸直氣事臣見邸報中有南科臣劉時俊一疏薄許臣以不貪而厚責臣以不去披繹再四悚媿殊深蓋臣求去而苦不得且無解於人言時方指貪而後謂清知必資乎談柄臣於床褥間宛轉跼踖不能即安而科臣彭惟成之疏果出矣思致秀於琳瑯體裁藻於月露臣衰耗無能識亦不能置喙惟是有盜國肥家等

司農奏議

卷之三

七

語則臣安敢緘嘿無言夫盜惡名也身為典守而自甘攘竊天下之大僂也冒惡名而干重譴朕公帑而潤私囊此在中庸以下或益為之而乃舉以加之硜硜之人嘻亦過矣臣世卿固非能盜國者備在六卿夷于盜竊則辱國數十年斤斤自守豈末路而一旦隕墜焉則辱身皆以臣不得去之為招也昔曾參未嘗殺人而人言三至參毋不免于投杼今臣之行不及曾參而憎臣者又不止三臣恐

皇上之為臣投杼也秦鏡高懸妍媸畢獻恢恢天網
踴距奚逃伏乞

皇上先削臣名或令暫回間里或令待罪 國門
勅下九卿科道及撫按等官將臣在籍見存之產具
與夫在京久束之行裝逐一簡查明的中間果
有半銖黍米出自帑庾則請治臣以監守自盜
之律不必計其滿貫否也如或未然亦乞
皇上亟撤樊籠捐此鐵羽勿令天下謂臣老詩無耻
至屢時俊以去就動之而猶濡滯不自引裁也

司農奏議

卷之三

八

寧獨上辱

君父抑且下辱友朋矣臣言及此臣息幾絕即雖
皇上高拱穆清獨不為

國家計長久而尚畜此一盜臣乎等因萬曆二十
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具奏

司農奏議卷之十四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

恭謝鈔錠羊酒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吏部以臣

歷正二品俸三年考滿題奉

聖旨着復職欽此伏蒙

皇上欽遣

御前答應牌子郭朝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頒賜臣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寓卽望

闕叩頭祇領訖除赴鴻臚寺報名次日早

廷謝外臣仰荷

鴻私不勝榮幸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具奏

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辭署銓務疏

奏為銓務關係至重病庸兼攝尤難再懇

天恩辭免署篆以圖率職事臣以戶部計

國無術日就窘困類負指使心口自責

斧鉞宜先乃復蒙

恩俾署銓務頃值大計竣事具疏控辭

皇上德意溫諄獎借非分臣拊膺感涕敢後驅馳但

臣本無才而今則才與力俱窮素多病而今則

病以年益甚卽於臣部勉強撐持時復逗漏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上供不給百一下征久盡錙銖臣無職無為至愚至

拙故至於此此豈復有兼人之能抱出位之想

者乎矧彼銓叙流品藻鑑人材為何等事恐大

智尚或不周全力猶未遽舉而顧以昏弱如臣

者欲分其挈瓶之守而責以越俎之代雖路人

知其不可矣夫犬馬可効臣敢憚勞髮膚可捐

臣敢惜命惟是錢穀最冗拮据最難臣經營本

業宵旦未遑奔走他曹事務何及卽今吏部之

事因臣而廢弛者不知幾何而臣部積積如陵

臣之職守日以薄墜若不明決陳

請則臣失職之愆與誤 國之罪可勝誅乎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原非規避容臣仍舊專理本部其吏

部印務或即

命侍郎周應賓署掌臣愚苟免顧此失彼之愆而得

一意從事錢糧少舒 宵旰臣狗馬之願畢矣

臣無任悚仄懇願之至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二

十六日具奏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德望素著精力有餘銓部暫勞兼署勿辭吏

司農奏議

卷之六

三

部知道欽此

請假省墓疏

奏為衰病日深家山久曠懇 恩垂念微勞

特賜暫假少伸子情事臣聞徇國忘家者臣子致身

之大義而求忠於孝者聖王御世之微權故貞

臣不先私而後公明主必設身以體下然後疾

痛痾瘻上下相關元首腹心聯為一體者也伏

覩 大明會典京官六年許假省墓蓋

國家勦類之宏摹所以恤臣下之私而教之孝者

意深遠矣臣於丁酉蒙 召起家條忽十年未

司農奏議

卷之西

四

遑旦夕自顧軀殼豈出空桑寧獨無根本之思

丘壘之望哉緣在倉場會計旁午宜值糟糠見

棄再四陳情未荷 矜允嗣承人之濫陟地鄉

適際空虛號稱艱苦於時在

君父尚勤宵旰在臣子敢憚拮据乃不意微有天幸

苟延至今雖帑藏未至克盈而經營少有次第

犬馬微勞固無足念然以

皇上帷蓋之仁推之或亦臣弛擔息肩之期報本反

始之會矣臣年六十有九體力衰頹眩暈時作

西山之景知復何時目今朔風鼓烈旅鴈哀鳴
殘喘羈身動成慘切每於午夜追思劬勞同極
膝下之懼既長已矣而半畝荒墟十年草莽狐
狸之所窟穴童牧之所樵蘇行道之人猶或吞
嗟而臣爲血胤曾不能執汛掃於阡陌灑麥飯
於春秋有如溢焉不諱將何顏以相見於地下
耶昔王哀致痛於蓼莪徐庶索亂於方寸彼者
遭時不幸故志願長違今臣立太平之朝事
至仁之主烏烏微私當無不獲此臣所以且陳胸臆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五

不敢復爲繁詞伏望

皇上俯加哀矜暫准給假以廣

聖明之孝治以伸人子之微情儻憑藉 寵靈不遂

凋隕而自今以往苟活一日尚圖竭力畢命報

皇上於一日也臣區區血誠無任迫切願禱之至等

因萬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具奏

引年乞休疏

奏爲老疾交侵身危職曠謹遵引年成例懇

賜放歸以息餘生以全晚節事臣山東濟南府歷城

縣人繇隆慶五年進士歷官郡理即署以至今

職中間 優容愚懇且起之廢棄之餘游權清

華併恕其瘵曠之罪所受

仁聖恩私真天比高地比厚雖捐軀靡酬恐奉身求

退取惟是蒲柳之質蚤已凋殘大馬之年于茲

七十矣血氣精神潛消潛鏹時或顧影而自傷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六

持行視聽日憊日昏人且旁觀而私歎昨予以

往尚可支持新歲而來愈難驅策卽使處之散

局亦自玷彼清班况喉舌何官錢殺何事今日

又何時也拮据萬狀無救艱難勞悴百身徒滋

頽廢縱

陛下篤帷蓋之誼每賜寬容而臣愚當免鑰之司實

悲喘汗况造化俟人以老老而不佚止足之謂

何 國家爲事置官官不任事安用虛糜餼康

爲也伏讀 大明令一款凡內外大小官員年

七十者聽令致仕欽此臣今行年正與例合懇乞 聖慈特准休致一則遵

祖宗典制見 聖朝有優老之盛儀一則讓師濟才

賢俾庸愚無充位之顯罰懸車已晚安能更俟

河清竭履罔功惟有自圖丘首此于人情士節

又自有私幸焉其或就畝餘生尚延一息日從

太平父老祝

皇上如岡如阜之禧則雖蕭然一壑榮於九列多矣

臣愚不勝惶恐待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七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具奏初十

日奉

聖旨卿猷望隆重正切倚毗且精力未衰豈得引年

求去宜卽出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懇 恩乞假疏

奏為耄齡久衰新病增劇懇

恩賜假以便調理事本月初十日接到吏部咨文該

臣奏為老病交侵身危職曠等事伏奉

聖旨卿猷望隆重正切倚毗且精力未衰豈得引年

求去宜卽出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見

之感媿交并跼踖靡措擬卽報名 廷謝緣臣

年餘衰邁疾病纏綿已非朝夕忽於是日簡閱

移時偶失節畱事煩食少重冒風寒始僅侵及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八

股臂動履惟艱繼則近入肺腸嗽嘔不止僵卧

床第晝夜呻吟醫藥雜投迄無寸效竊念七旬

殘喘喘嚔之迫已深二豎牽纏膏肓之祟難脫

所據部中事務業已叮嚀司官照常辦理卽雖

片紙隻字不許時刻稽留顧臣身一日離局則

臣心一日懷憂病因憂而轉熾局因病而久虛

縱

陛下憐臣念臣不卽譴責而臣職謂何瘵曠乃爾此

所為狼顧靡寧身與官而俱廢者也為此伏乞

大恩暫容給假庶幾靜調數日蚤俸痊安即當

廷謝進部以副

聖懷臣愚曷勝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具奏二十

二日奉

聖旨卿偶感暫准給假數日即出供職該部知道欽

此

司農奏議

卷之六

辭者牲醴

題為溺職乞休未奉

欽遣驚惶無措懇

遣以光大禮事原

自揣愆尤連疏求

御覽矣方杜門靜俟

明旨令臣驗牲夫當此

聖德重新之會臣敢不

嚴命願念 禋祀鉅典

司農奏議

卷之六

爰著民力之會存而明德馨香用來

玄穹之昭格是必粹白無瑕之士而後可備周旋其

非疎庸不職之臣獲濫與於肅將也明矣乃今

臣何如哉揀荒無策徒軫百姓之倒懸是不忠

於民也不忠於民則不信於神矣足國無奇莫

舒 九重之肝食是不格於君也不格於君其

能通於天乎以茲席藁待罪之軀儼然膺備贖

咸有之寄竊恐疵垢交叢已自即於疾蠡而昏

蒙靡足亦奚辨於蕃滋神將吐之戾彌重矣是

用不避煩聒冒昧控辭伏乞

聖明鑒臣愚拙憐臣衰朽將臣原疏慨賜批發容令

退休無使久誤 國計仍別遣大臣一員以襄

看牲大典庶乎牲牲豐潔可致

上帝之居歆而臣亦得伏處岷岩竊效華封之餘祝

矣等因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詞奏奏議

卷之十四

十一

請假省墓疏

奏為君恩罔極子職難虧懇乞

聖明准假省墓以光孝治事臣聞臣之事君也必先

公而後私君之體臣也當推心以置腹既念其

艱難困苦之狀又憫其室家父子之情故大小

臣工莫不沐浴其膏澤而激勸其孝思乃若臣

者特蒙 主知諺叨民部歷總督以及今秩條

忽十有二年矣經營於上下出入拮据于損益

盈虛逢歲時之不常值水旱之互至何有何無

詞奏奏議

卷之十四

十二

黽勉求之前挈後曳心力竭矣雖幸

大地之舍垢可僥逭於譴訶亦緣左右之喪朋卒未

免於旁午謂宜慎終而如始安敢就逸以辭勞

惟是數年以來澤水為災齊魯更甚聞臣父母

之墳墓多被冲淹馬鬣封而欲頽松楸拱而將

落牛羊豨豸屢斃鼠患陵行道之人過之猶為酸

鼻鬻毛之子聞之能不傷心夫傭夫販子苟屬

為人尚得止父母之丘墓舉霜露之蒸嘗矧臣

身為正卿勳積寸壤獲給休惕之禮闕焉如遺

躑躅啁噍之思耿耿若夢自非身出於空桑豈
遽情忘乎風木此臣所以恍惚寢食號泣昊天
而不得不為

皇上亟哀鳴之也查得 會典開載一款京官六年

有准假省墓之例臣今在京已逾一紀矣前於

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會以此情兩經奏

請遂巡歲月未奉 俞音深知再三之墳觸冒

天威亦望 錫類之弘頻開惻隱或寬之一年或假

數月俾臣得從容料理以庶幾無遺憾於將來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十三

儻胼胝土木之餘尚存喘息則從事執掌之會

敢愛髮膚益我後 君仁不遺親此亦

朝廷礪世磨鈍之要術也伏惟

皇上少垂察焉臣愚不勝感激祈懇之至等因萬曆

三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考績乞休疏

奏為籌 國無功循例當懇懇祈

聖明亟賜罷免以礪臣工事臣以樗材遭逢

盛世誤叨 簡注待罪啟曹先是二品三年考滿荷

蒙

聖恩准令復職至今感激圖報未遑延至前月二十

二日又歷過俸三十六箇月例應再考矣夫三

載報政踰時有罰王之制也臣詎敢違積愆累

尤聽之清議臣之分也臣詎敢匿顧臣之自考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十四

甚明安忍塗人耳目而臣之罪狀甚著曷可再

辱品題謹自列其不職之尤者為

皇上陳之夫臣計部也所司者海內錢穀之數也督

催則以足額為功而不及者罪積貯則以豐裕

為功而不繼者罪今也帑藏罄懸倉庾壘耻

內供不備每厯 宵旰之焦勞外輸不時常貽

雷霆之譴責九邊待哺既無量沙煮石之能閭左剝

膚復乏拯溺救焚之策拮据十有二載經營百

無一裨種種捉露之形俱為罪案而處處撐持

之計盡是瑕庇卽令斥有餘辜尚敢侈言考績
哉且近緣親慕傾頽以致憂思成疾神情消耗
景已逼於桑榆痰喘交侵慮復驚於風燭奄奄
殘息尚不知其所終可容再縮地鄉之綬耶况
以恕已之心恕人則額無可縮而以責人之心
責已則戾無所逃目今郡邑長吏挾冊報滿而
來者稍不及格卽不准理夫以郡邑而視臣則
何如哉內外重輕相去遠矣低昂緩急豈不較
然嚴以繩人而寬以律已此心固不容欺於外

司農奏議

卷之四

十五

吏則苛責其長於大僚則曲覆其短恐亦非
聖主所以提衡宇內而風勵人羣之至意也伏祈
皇上俯鑒愚忱亟 賜罷免庶黜幽之典允協而知
止之義無虧矣臣不勝惶懼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懇 恩乞假疏

奏為隆恩難負重任難勝懇乞

聖明暫寬病軀以青後效亟採愚悃以紓近憂事臣

昨以看牲報竣并疏乞骸伏蒙

聖旨卿扶掖看牲足見恭慎今國計空虛邊餉緊急

朕甚軫念卿宜卽出悉心計議處置以濟急需毋

得引疾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讀於床簣間始

而驚繼而泣曰我

皇上之注意帑計洞悉困窮如此我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一八

皇上之推腹計臣不棄衰劣如此卽臣鼯鼠之技已

殫老馬之識久闇然一日視息尚當盡瘁此身

仰酬 知遇而臣寔病憊極矣體久疴削日益

昏眊心旣怔忡足加踵痛雖戀此餘生猶醫藥

是寄而勉焉就列則旦暮難期且臣聞之事君

者責難不懈謂恭虔共爾位謂慎昨者

方澤之役不過跛躄一往而欲以委頓饋替之身強

蒞曹務虛寒責成是不恭不慎之大者也豈惟

臣力不能殊非臣心所敢然今

國計邊餉然眉急矣臣終不遑待全愈而出而計

議處置亦似不必待臣出而決蓋臣部錢糧原

係備用京儲乃年來大半輸之邊鎮而錢糧支

給全賴省直額解乃年來大半縮于虧侵外發

日增內蓄立盡旁那不繼別湊無方度今日時

勢非舉朝鼓同舟之誼則臣雖欲悉心計議更

誰爲其議之人非 當宁有破格之施則臣雖

欲悉心處置終不得善處之策凡臣所爲條折

年來 國計登耗之故曾具三冊久在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一九

御前伏乞 雷神簡發 勅下九卿科道公共看詳

各出所見或補苴目前餉于何措或區畫經久

計于何從容臣再加調理旬日勉出赴部矢竭

餘誠以贊末議儻或未能尚圖別

請庶軍 國有資而

隆恩可稱塞於萬一矣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

三日具奏

懇 恩乞假疏

奏為 聖心垂注彌切病軀強起未能仰懇

天恩暫容調理以圖竭力事 臣緣殘年久病屢疏乞

休未蒙 慈允呻吟床褥正擬再陳忽接浙江

巡撫甘士价一本遵例類報地方異常水災事

奉

聖旨雷畿方報水災該省復有此奏東南民困深切

朕懷該部便看議來說趙世卿司計勞苦當此多

事之日也着卽出經畫料理毋得推辭欽此 臣恭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二十一

繹 溫綸五內騰躍夫君臣相遇自古難之非

相遇之難而相知之難也今以老憊如臣而

皇上憐之曰司計勞苦其知臣也深矣然而非所敢

當也以庸拙如臣而

皇上勉之曰經畫料理其望臣也切矣然而非所敢

諉也心既愧於不敢當而職復迫於無可諉值

此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日

聖主方惕然修省於深宮臣乃忍嗒然偃蹇於卧榻

心非木石能自安乎隨離跂座側循墻而走冀

得勉扶一出以圖仰懇

聖懷俯塞鯨噴而孰知心血虛矣助力頽矣跬步方

旋顛躓如醉目眊股慄滯泗交橫因念臣之所

以報 王者此身此心耳心以神運一息尚存

猶能自強身以形用百骸已潰誰能再榮卽假

之調理尚虞痊可無期儻急於一出不亦立就

危地哉其一切水災賑救事宜逐日督率司屬

就榻料理恭候 宸斷不敢時刻稽遲有滯

德意伏祈 聖恩暫賜寬假容臣再加調理俟稍能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二十一

成步卽趨叩 闕廷捐此髮膚以報

知遇亦豈有愛焉如或稍有推辭是為負恩是為欺

已則臣萬萬不敢形之念者也至於臣近題吳

越漂溺甚酷拯救時刻難稽一疏內比照南京

賑濟事宜動支倉糧庫銀以賑蘇浙等處目今

救災急務莫先於斯東南士民懸望如炙懇希

聖明留意速

賜簡發東南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具奏

抱病聞言乞休疏

奏為抱病愈深聞言增愧懇祈

天恩俯賜生還以全末路事臣竊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立身之義知足不辱臣以就木殘年嬰此沉痾宿茶杜門數月百務俱廢精力已銷惟欠一死乃登疏乞休未蒙 矜允頃見羣英彙進深有慶于拔茅連茹之一爻而侃論盈朝大有當于君明臣直之一語時復自訟老病如臣非劣如臣奄奄陽羨向後有幾而 繫繫積習從前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二二二

莫贖僮獲一言而去上願也未幾而科臣張國儒有虧節之隱刺矣又未幾而科臣胡嘉棟有侵職之明糾矣一議及廷推李廷機黃汝良沈季文而謂臣力排衆議彼時人物見在目前臣所疏陳猶存邸報况黃汝良臣實未嘗與聞乎有無諂附天日可鑒臣不辯也一議及久雷原丕揚而謂臣情私桑梓顧久任原議發自撫臣李三才即科臣疏中自言之將謂三才亦桑梓乎有無曲庇天日可鑒無庸臣辯也惟念

朝宇非聚訟之門而聞罪有引決之義百年行景

尚需論定于蓋棺而四海觀聞詎可強塗于一口人生能幾何即為雲為泥總歸物化人苦不自知縱呼牛呼馬皆足反觀顧臣病深矣無暇呆較是非而臣志決矣只宜直任理數天下無極而不返之理則七載地卿豈常任之所天下無窮而不變之數則望八朽質豈不滅之丹臣所祈憐于

皇上者一去之外別無餘說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二二三

皇上所加惠乎微臣者一麾之去綽有餘榮及今不去則四維墮地徒令寡廉鮮耻之夫覩顏九列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哉伏乞 皇上憫臣之痛苦果真念臣之廉耻為重大闡弘慈愷然允放則從此餘生俱屬再造亦不至以有玷之身屢煩 天聽矣臣無任哀懇迫切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具奏

慰留再懇乞休疏

奏為病勢萬分危急部事頃刻難支再懇

天恩矜賜罷歸以全骸軀事日者臣以痼疾難痊職

司久曠十懇 聖明憐賜放免以延殘喘以重

國計事奉

聖旨卿清慎勤勞國計空虛方資籌畫着即出供職

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時方昏瞶偃卧匡牀家

僮傳報接有 慈綸臣乃強起披衣盥沐踰請

不覺涕泗交集惶恐欲死矣念臣狗馬之年當

司農奏論

卷之十四

二十四

此桑榆之日自春徂秋無日不病亦無日不藥

近復遍身毒發濃血淋漓左股痠痺痰涎壅塞

非不延醫而左七右劑雜試無功亦自強調而

匙飯勺漿屢投輒出驚魂靡定迷留半榻之間

殘息無依寤寐首丘之側自分此生於人世事

已矣部事之寢閣多矣人言又復踵至矣

皇上奈何憐臣留臣而不一賜珥也情苦詞窮敷申

未悉伏惟 天恩少寬冒瀆之誅大霽涵濡之

澤 特賜罷免以全餘生臣之感

恩即死不敢忘也為此不避 斧鑕再瀕

宸嚴無任戰悚隕越之至 因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初十日具奏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兼漕事竣乞休疏

奏為蒙詎病臣萬難驅策叩

天亟行斥免以全一家微命以終曠代 殊恩事臣

以前月十七日具疏乞骸又於條上邊餉疏內

再行陳乞候 命至今未蒙 批發然昨猶以

兼領漕計猝難弛擔而今從舟從輓盡數過橋

報酒報收依期就廩臣始可以計日告竣補牘

再請矣邇來精銷骨立氣息奄奄醫人皆謂脉

理細微臣亦自覺生理道盡每遇痰作鎮日昏

司農奏議

卷之古

二十六

迷蓋已不知死之為苦生之為樂而又何計去

之為是留之為非但餘喘未終游魂乍復三五

孩稚遶榻悲啼聲猶入耳痛輒推心將驅之前

發柩有兒女戀父之情將聽其在旁恐貽婦子

與尸之累是臣一日不得去乃臣一家不得生

也臣事

皇上不為不久

皇上遇臣不為不深雖奉職無狀大負

恩私而疊辱 溫綸頗憐勞苦何忍使殘軀千里漂

泊原隰之間弱息數人流離枳棘之會乎且臣

材甚薄臣跡元孤樸衷難諒於英流媚骨見猜

於高論值茲病憊湔滌無能塗髮婦以丹鉛奈

自難施面目捱老人之漏刻是為全無肺肝展

轉圖維愈增苦楚總之千言萬語看脚止求一

歸卽

皇上全始全終到頭不免一斥伏乞 天恩憐臣孤

免至情察臣狗馬真病 慨論內閣亟擬斥還

則上伸公議下慰私情凡異日幄蓋之恩毫無

司農奏議

卷之古

二十七

敢異而他年環草之報雖死不忘矣臣無任激

切骨干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十

三日奉

聖旨目前經費匱乏卿為計臣急須經理何得屢疏

求去着卽出供職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衰病乞休疏

奏為病勢愈沉喘息將畢泣懇

天恩允賜生還事自臣憂病纏連一生九死捨地呼

天乞休累牘

皇上視為厭聞外廷視為套語臣亦幾於舌橋頰禿

情詞俱窮矣然臣危急之衷不得不瀝血陳之

君父之前臣備位司農非以足 國裕民為職者乎

乃自蒞事以來精神雖耗毫髮靡增內之老庫

空別署空外之閭閻空邊徼空誰司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三十八

國計而至此極以官守論即顯斥臣尚有餘辜當

去者一人之精神盛衰有候而臣以顛毛種種

氣虛瘵瘵近日之內沉篤愈甚不絕如綫語恍

惚而若讒事健忘而若謎夫當精神稍彊之時

支持已無寸効而復責料理于與死為隣顛倒

錯亂之日萬萬不能當去者二君臣之義休戚

相關與其死而惜之何若生而憐之如侍郎楊

時喬楊道賓一以久病而死一以猝病而死此

二臣亦嘗屢疏告去

皇上儻早聽其去縱不能續短使長亦得生還鄉井

而卒至於游魂旅邸扶襯道途諒於

覆載之仁亦所不忍臣今日病勢倍苦二臣

皇上不放臣去則 輦轂之下續二臣而三矣當去

者三竊計

皇上不肯即放臣豈以臣猶戀戀于此乎幻形泡影

叨冒踰涯朝菌餘生消受有幾祗緣臣雖不肖

叨備九列掛冠之舉義難忍然必俟

皇上俞允便可一辭而退此臣硜硜微衷而不虛顛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三十九

陪至今流而為頑鈍寡耻之儔

盛明之朝豈無節士而使之進退維谷不死不休鍾

鳴漏盡貽笑人世

皇上亦任樂有此臣也且臣部左侍郎李汝華總督

倉場侍郎孫瑋二臣新奉

明綸就道在郎臣之釋肩應有日矣惟

皇上一面慨允臣去再 勅臣部一面敦促前來在

臣得遂首丘之願而部事亦無耽閣之虞此臣

不憚瀝泣哀懇

天聽生雷殘喘死得瞑目者情迫詞舛伏惟
垂察等因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具奏

衰病乞休疏

奏為懇 恩少開生路以廣

皇仁事臣索居儻邸削乞經年往年游應乾楊時喬
楊道賓之相繼而逝也不能無懼心近見詹沂
之蒙 恩而歸也不能無羨心其懼也狹兔之
情恐至為三臣之續其羨也填笕之比亦冀無
終日之淹頽類叩

宸聰頽首有日而局促病榻

賜玦無期則臣之憂也滋甚轉輸不繼憂在邊防濡

滯莫裁憂在臣紀而卧榻從政則其憂又在公
評矣若夫臣之景逼崦嵫而疾攖狗馬又其區
區無足道者伏乞

皇上自為邊防計為臣紀計更以其餘而為臣之廉

隅計立

賜罷休俾遂首丘則臣世世銘鏤豈敢一日而忘

君父之大恩乎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具

奏

奏為春王布令 聖德同天懇

恩放免以廣生生事竊惟四時之序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至冬極而復春也披拂發榮茲其時矣人
君之尊如天其發號施政亦御天乘時以出者
故尊聖宣鬱協其候也汰愚屏憊罔其機也推
恩敷德鼓其仁也渙居滌穢疏其和也恭值萬
曆三十八年春正月矣我

皇上體天運化注念民生至春彌切乃若臣愚亦秉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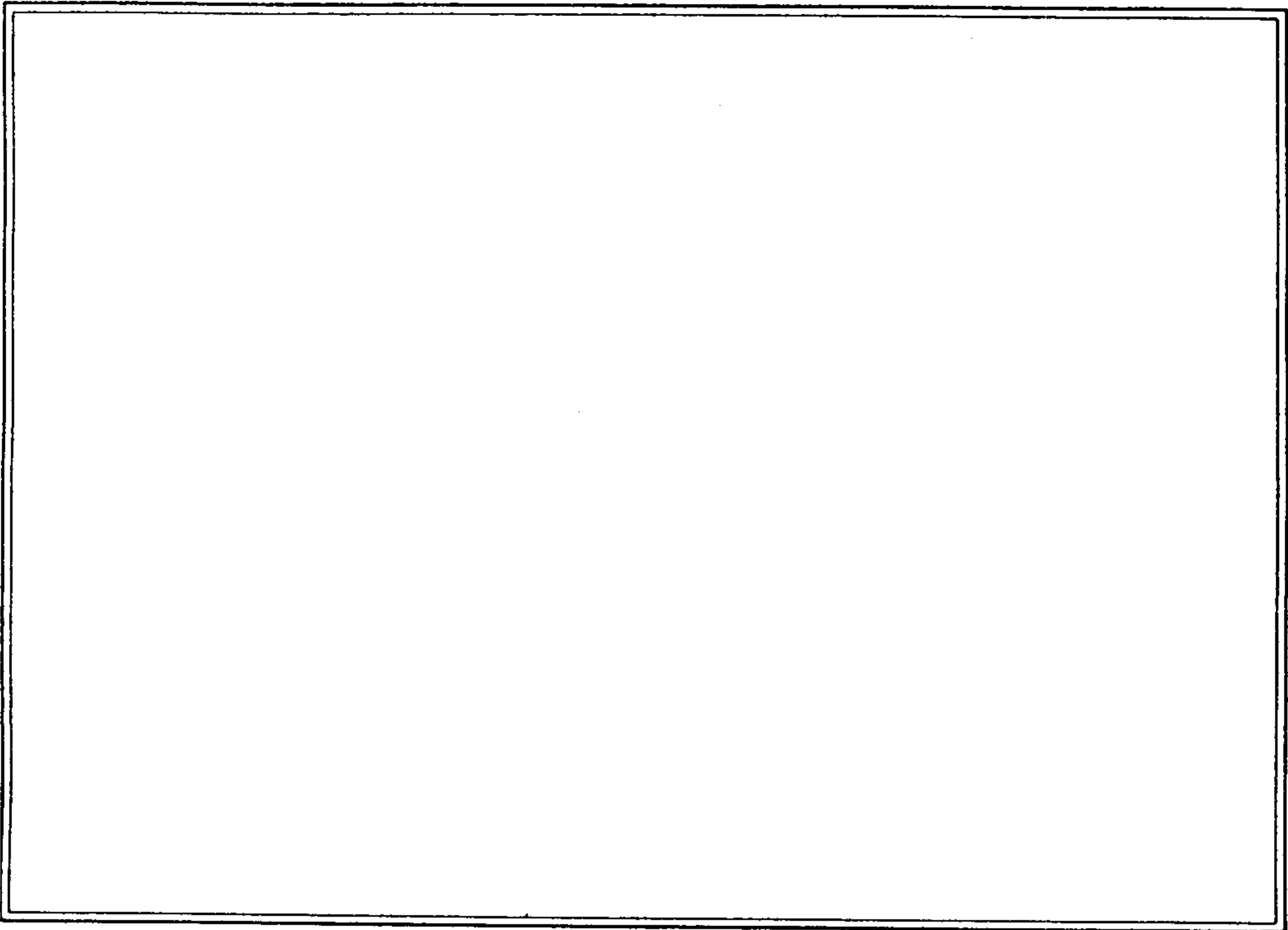
生於大塊間者輾卧斗室盡屬痿痺之精神致
負山靈殊鮮支吾之伎倆逢茲春日夙疾頓增
萬苦千辛只欠一去故驚網羅而為蛛隱大義
固所難逃即煎參朮而乞香居制命有難直達
止有泣額 洪慈早傳 罷旨以度犬馬餘生
而順時綏澤大沛瓊林迅撤消使並以瞻天下
之生則薄海內外孰不鼓舞於堯天舜日之內
乎

明斷即是春暉放生洵同雨露臣無任屏息俟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具奏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三十三

原缺



皇上鑒茲一腔之真誠 乘此蒼穹之赫怒首斥臣
歸以答嚴譴卽雖瘞骨九原亦庶乎其瞑目矣
等因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具奏

司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三三五

衰病乞休疏

奏為萬苦熏心額

天矜察事臣以老病削乞三年不謂

天高未蒙省察自臣之出也此番已十四年矣中間

遭值順逆悲愉不一而足總之骨肉關情理難

自慈故敢不避煩瑣再為

皇上縷陳之查得

令甲在京大小官員有六年省墓之例有妻喪歸

葬之例有送幼子還鄉之例歷來臣工皆蒙體

詞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三十六

悉非自今日始也臣出一十四年於例合應兩

次省墓昔年待罪倉場與今兩次考滿俱荷

馳恩贈及祖父乃臣羈跡京華曾無片楮以達泉壤

是尚可以為子乎六十年糟糠之妻在殯十年

骸骨已朽至今未得憑棺一視是尚可以為夫

乎子女七人呱呱族邸倏忽一紀未見先臣之

丘壠雖則鼠輩實亦大造所生成者奈何令其

飄零如此是尚可以為父乎生人大倫祖宗父

母夫妻兒女強居其半乃臣一髮抹煞絕不聞

情致令鄉人謂臣戀戀五斗不為彛倫也有臣

若此於

國何裨則亦覲然人世禽鹿而強行者耳比者登

中痰疾牙關緊急筋脉拘攣舉家徬徨號呼發

屋知交聞之無不酸鼻則又無計可施為臣叫

嗷

九閻矣伏乞

皇上察臣極苦之衷查臣所引之例倘非虛舛於諸

例中假臣一條容即解任前去料理以少盡骨

詞農奏議

卷之十四

三十七

肉之情不則永削臣籍勒令退休以為三年杜

門曠職者之戒則臣舉家存歿無不感激

洪恩世世啣結無窮時矣臣愚不勝激切額天祈懇

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一日具奏初

三日奉

聖旨卿司計日久備極苦心朕方倚任老成何屢疏

求去着違旨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跋

先大父熱血冰心葵法

天子海內皆相推許匪小子所

敢贊至若一生籌

國手口俱瘁尤在司農奏

議一書先是計曹法君子

司農奏議跋

奉為著蔡付之黎東而九

我先先生後華表其前勒

在民部先大父心事在幾

不朽第年未

國家多事量沙畫餅動輒

稱艱每讀先大父一字若

燭照至今杪忽不爽益愈

瑣珣之激之者在外履恒

滿先君子曰一走民部中

帙而奉焉仍足以給其

求無何而有淮之役嘗私

謂初曰爾大父幾十年為

司農奏議跋

國為民不欺人知其為奏議

不遇若目愴心迫而露

於章疏非斤斤浮楮墨

博觀覽也藏于公業不可

輦而致法家而四方有心

世務者索之若無以應盡

梓諸惟時董材鳩工克良
克善駿之乎告從事矣忽
及灰而東入粵遂束果嗟
乎先大父畢世籌畫

聖天子亮之誥為紳欽之而為
之子孫孫者不能壽其言

司中及奏議類

而公諸天下此先君子之
所不瞑而亦不肖初之日
夜皇之者也近以蔭庇濫
竽大梁幸際

國主仁賢藩政不擾敢復
日循無以告先君子乃

理前編重煩剗剗誰謂大
父之靈藉茲永久抑聊以
見先大父立朝一時都弗
諫行之聽光景云爾書成
灑涕謹誌於後

告

司中及奏議類

崇禎甲戌孟夏吉旦
周藩左史元孫灑初薰沐叩
首謹識



前明國脉繫表自神宗始觀司
農諸奏其極心慮患可謂老成
使其言用詎難中興惜不心好
宜慰之即以留中商之也江陵
嘗國不協恭至此清畢規見司
農節概不為司農惜甚為明惜
耳
後學韓燁跋

海防幾部
奏奏奏
疏疏疏
計撫

〔明〕汪應蛟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九
毫米寬二七八毫米

防海撫畿奏疏序



中丞汪公奉

璽書治天津時蓋朝鮮東結於倭

赤白之羽旁午至

天子深惟天津為

京師員官鎖鑰之寄非重臣莫

奏疏序

可界者特自觀察使趙拜公已

又用臺臣言專責成遂命公并

治保定四履之地西際太行東

漸於海南達河衛北距

神京所統馭者綦以寥廓而外

則奉倭虜之備內則奉曠稅之

後中則奉彫剋之民公以一身

左右其間簡將吏調兵食卹災

疲治姦宄訐謨石畫諄復剴至

為

明主忠言之章凡數十上天下士

大夫談之者無不悚意厲志大

奏疏序

公之言無何

上遂召公入貳大司空而公尋以

予告歸里矣公之屬真定尹鄭君

三俊奉公周旋以公之言關天

下大計雖金鑽之藏懸諸日月

人或未得盡觀其全乃錄其副

而授之梓謂史元公年家子也
俾一言以發其意史元受而卒
業蓋三復而咨咨歎也其通達
國體類賈太傅其深謀遠慮類
趙營平其疏暢明白洞曉事變
使人誦之累欬而不能已似蘇

奏疏序

三

眉山兄弟嘗試取而方之條陳
三輔災異則長沙積貯之疏也
議處海防諸事宜則先零金城
之畧也議重稅議爭權議課魚
葦則庶豐青苗保甲之劄子也
蓋其為識也長故其言要眇而

不為膚論其為慮也審故其指
惻切深摯而有餘思令諸君子
而生今之世感時觸事昌言於
朝知其無能出於公之外者矣
然公一編之中所三致意者毋
大於罷中使以安畿甸媿媿言

奏疏序

四

之至批折忌諱不少避令其言
得行元元可帖席卧庶幾三輔
之地無宿憂公之所以為
國為民者迺大愉快而顧猶未
盡售也雖其它條便宜筴利害
無不朝上夕報可者公之心能

遂已哉然自公言之而繼公者
又踵公言之至今

主 上每有詔令未嘗不念畿民之

重困者則知公之言所為動旒
齟者深

天 子誠有味乎公之言意每飯無

奏疏序

五

忘公在鉅鹿時也昔文帝前鄰
賈生自以為為不及後將軍上奏
事皇帝至屈辭議以傳之其言
雖信用然未有陰受其言而亟
嚮用之如

今 上之所以待公者公之遇可謂

千載一時矣彼眉山兄弟徒煩
口舌爭而究無益於事又何論

哉今

主 上方思自田間召公公將益殫

厥心以報

上 其言之著於廊廟者自

奏疏序

六

朝廷以訖溥海內外溥哉仁人之
利實共沾被之豈惟畿南諸郡
而已元不佞竊與鄭君日夜為
蒼生望之
萬曆甲辰秋孟吉日

賜 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直

居汪編纂章奏年家鄉晚生江

寧願起元頓首拜書



奏疏序

七

大司徒汪公奏議序

越自遼左發難滋蔓至今急
兵急餉迄無寧日一二當事
者率仰屋竊嘆計無復之冀
其有從

國家起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奏疏序

八

畢力助勦者不少槩見迺今
伏讀大司徒汪公奏議而後
知老成謀國計出萬全其所
論列壹稟胸畫非沾沾喜事
以言為嘗者可得而彷彿云
公生平誦法紫陽尤以德言

功三者爲砥策自束髮登

朝敝歷中外者垂五十餘年所
至建白樹立不遺餘力卓絕
一時當公再起南大司徒也
于時建曾蠢蠢欲騁魏璫包
藏禍心亦已微見其端矣中

奏疏序

九

外所毗倚公者政復不淺已
尋北轉海內知與不知喁喁
然想聞風采有手額驩呼再
相司馬之頌亡幾何時而講
學禁厲一時宿願相繼擯落
公乃喟然曰吾生平所學惟

是誠意正心家法今捍網觸
禁若此廷獻之謂何不歸胡
侍一腔忠愛托之

陸辭一疏彼其銷萌杜隙若預
計逆璫後來煽禍焉者識者
至今有李文靖真聖人之慨

奏疏序

十

今其疏具在鑿中可按也公
自筮仕以迄宦歲所披瀝亡
慮數什伯牘率多散軼不載
今所板行者董董五十有七
牘耳余悉得而竟讀之海防
二撫畿三十有一計部二十

有四纒纒數十餘萬言類皆
挈領提要深切著明余嘗謂
人臣非建言之難惟言而中
窾之難言而中欸非難言中
欸而大有造於

宗廟社稷者為難如我公諸牘

奏疏序

十一

條分駟析不翅列眉指掌其
圖方畧策防禦則不下趙充
國馬援撫流亡陳災異則不
下劉向長孺拮据儲糧酌佐
羸虛則又不下蕭何寇恂于
中議調發籌便宜程功能課

殿最纍纍不盡欲言大都如
秦越人視病見垣一方如應
丁解牛肯綮立中此其精白
一念類無弗克當

上

心藉令公以司徒久於其位俾
得盡竟所學則其再撫中外

奏疏序

十二

爛然勲業不居然與富歐韓
范輩爭烈乎哉乃當事未幾
卒以觸禁毅然引身而退其
於

宗廟社稷亦終奚賴余甚惜焉
顧余生稍後猶幸得附通籍

共驥王路于我公所出事所
陳列罔不目擊而心儀之蓋
公文章理學焜煜兩間而於
求志達道則并心一路烏在
聞其語未見其人也方今

大

王明聖宵旰爲理然而創虜扼

奏疏序

十三

倭南北交傲才焉遺種未靖
戎心挺走驕兵莫遏亂畧奔
脊多故民力中乾殊可蒿目
顧安得憂國奉公如我司徒
公者作九京而綏撫之以爲
愉快邪語曰計不失本末者

乃可以應猝言不淆一二三者
乃可以當幾公於疏牘不爲
危言激論務本胸畫攄爲深
切著明之語則其應猝當幾
計出萬全有濟于

國不問可知然則不爲危激者

奏疏序

十四

乃其深於危激者乎嗟乎華
言浮也質言要也甘言疾也
至言藥也美痰之滋毒不若
藥石之生我殆其是歟公所
撰述甚富彞語中詮尤其表
表者余中丞第業已爲作皇

甫乃公之子孝庶元兆任子
元泰復手公奏議問序於余
余即不文又何可無言夫今
天下惟無蘇文忠則已矣今
天下而有蘇文忠也則討公
奏議一再試之宜無讓陸宣

奏疏序

五

公而竟令宣公得以擅媿於
前則又在後公者之責余甚
媿之矣

請進士資治尹正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年家眷晚生畢懋良

頓首拜撰

海防奏疏目錄

新安汪應蛟

倭氛未滅防禦宜周疏

酌議海防未盡事宜疏

撫畿奏疏目錄

畿輔民窮已甚權政宜寬疏

災異疏

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疏

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疏

重地荐罹重災疏

撫畿疏

目錄

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疏

仰體 聖明恤災德意亟 請發倉賑糶疏

畿南災困已極懇乞 天恩改折馬價疏

海防軍務方殷重地兵食俱匱疏

東征水兵會集天津及時計餉補借疏

兩監爭權姦徒醜釁疏

畿南荒疫相尋死亡無算自陳奉職無狀疏

議裁冗設通酌濟以少蘇 畿南驛因疏

荒疫未已早蝗繼虐疏

地震疏

畿輔兩歲叠罹災荒疏

仰體 聖明恤災德意疏

畿輔叠荒民命瀕危懇乞 簡發報災疏

遵 旨會議魚葦課稅疏

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懇乞 再賜興發疏

畿甸旱災頻仍自効奉職無狀疏

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疏

申飭見行切要事例疏

撫畿疏

目錄

畿南災困已極乞 賜暫蠲秋季馬匹疏

海濱屯田試有成效疏

畿輔根本當培疏

仰遵 明旨敬陳加派之礦壘征之稅疏

地震疏

天澤渙宜萬方歡戴懇乞信 成命疏

災異疏

津海屯田舉行有緒乞留任事將官疏

倭氛未滅防禦宜周疏

為倭氛未滅防禦宜周敬議瀕海經制事宜懇

乞

聖明亟賜

睿斷以固萬年金甌事臣惟

國家今日北患虜東患倭然虜所志在利我貨財

倭所志在窺我疆土虜黠而欲易厥倭狡而謀

叵測緩急不可同日語矣頃東師三路進攻頓

兵堅城頗遭挫衄此兩奕相持之局未見有破

海防疏

卷一

竹必勝之勢也我南北精銳業盡調東征行者

苦鋒鏑居者苦運輸此外實內虛之局寧必無

乘間抵隙之謀也臣近循行海上查據各道開

報防禦兵馬數目到臣竊見各鎮撫臣增兵設

將已稍有次第蓋深為同心共濟幸然畫疆各

保一區而全海之控制或經營弗及扼險聊備

不虞而罅縫之補葺或草創未周此臣所蚤夜

籌度寢食不敢自寧者也議者謂倭方垂涎朝

鮮未必遽分兵內嚮然

帝王禦夷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即

國初創業全盛威靈萬里倭雖有小犯不啻狗鼠

乃衛所之分列勳侯之坐鎮若皇皇不能一日

安者矧今大寇在門猶可恃其不來乎議者又

謂增兵則增餉恐民窮難復加歛然

京師為天下根本以燕齊捍全海則難以天下衛

京師則易即如嘉靖間倭犯直浙猶殫費六省錢

糧數百萬以協濟之未嘗顧惜矧

京師門戶所關非浙直一隅比乎議者又謂倭不

海防疏

卷一

二

得朝鮮必不敢揚帆飛渡然朝鮮之援剿止可

禦之於陸茫茫大海舟楫任其往來即

國初犯山東嘉靖間犯浙直何必假道朝鮮矧兵

行詭道塗有所不由乎故取朝鮮以漸窺

上國藉兼併之強乘遼左之虛此倭之穩着也駕風

帆以徑侵內地乘腹心之虛牽制東征之旅此

倭之險着也彼不得於穩着必出於險着况借

險着尤可以成其穩着乎剝膚與震鄰孰急捍

外與衛內孰先備之而倭不來雖稍費民膏猶

流布於民間未嘗有漂損亡耗之患不備之而
倭來則塗炭我生靈蹂躪我城邑民命既不可
保而

國費益不可支此又臣所再三籌度以為寧多備

多費必不容已者也近據福建撫臣報稱關酋

已死內變將作似可為

中國稱慶然海外傳聞虛實難必清酋狡悍惡焰

方張况我師未嘗得志倭將益肆猖狂即關酋

果死猶恐罷兵無日信虛聲而忽實禍毋論封

海防疏

卷一

三

疆之臣所不敢即

廊廟運籌樞筦陳策亦不宜扭眉睫之幸而弛牖

戶之防也臣謹按沿海形勢博採羣謀酌以愚

慮或要害當重或防守當增或應援宜密或轉

運宜慎或糧餉當設處或將士當振飭謹會同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 整飭薊

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巡撫保定等處

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尹 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贊理

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兼海防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 分列條款具議上

請蓋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謬付以艱鉅之任臣敢不愛其

死以仰報

海防疏

卷

四

特達之知即人或謂臣為迂為怯臣弗敢恤期於預

保疆陲安

社稷而已伏乞我

皇上履泰思否居安思危念島夷之狡橫未易制伏

我兵之積弱未易振揚亟

勅下該部逐款覆加酌議恭請

聖明裁斷速賜施行寧未雨而徹土毋亡羊而補牢

庶海甸有金湯之固東師有輔車之倚狡夷寢

其跳梁黎庶安於衽席而

祖宗萬年金甌之業可永保無虞矣為此具本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鴨綠宜宿重兵以備非常蓋鴨綠當遼鮮之

界於

中國為吭於朝鮮為背又餉道所必由也我師方

與倭列營相拒然閑山既失水兵扼塞惟在

珍島倘倭以萬眾併力於水越珍島而西乘

海防疏

卷

五

南風直趨鴨綠以東結建州諸夷則倭虜交

搆而遼左危或反據平壤趨開城則我軍腹

背受敵而王京危今旅順雖設有總兵所統

水陸官兵不過五千又距鴨綠九百里而遙

倘眾寡不侔遠近懸絕則安危之勢已決於

呼吸間矣及查鴨綠近地若寬奠副總兵所

統兵馬止二千五百鎮江遊擊所統不過八

百勢力單薄恐難倚恃該道叅議張登雲曾

議增兵防守第以錢糧難措欲俟有緊急於

南兵南將中摘發今事勢視前稍急而西
東調者將盡過矣臣

請於鴨綠增設水陸兵各三千各統以遊擊一員分

駐於娘娘城王鬍子嘴等處總屬旅順總兵

統轄而旅順原設陸兵二千名當汛期亦移

駐黃骨島與娘娘城相為接應遇有警息則

隨地堵截倘倭勢重大則總兵周于德當親

督舟師東嚮殺賊寬奠副總兵把截要路使

不得與虜通或賊趨平壤則督水陸二兵悉

海防疏

卷一

六

從陸追躡其後蓋一舉而絕倭虜之交壯遼

左之勢備王京之援此目前第一喫緊務也

伏乞

聖裁

一 山海宜設水兵以應遼左夫

國家設關山海陸則備虜水則備倭循名責實二

者蓋並重焉永樂間流倭入寇殺掠官民樂

亭撫寧諸縣曾被之矣萬曆二十年倭始

難議者謂天津山海登萊宜各設水寨以

鼎足所造福蒼唬等船一百五十餘隻原為

三處並用非獨為天津也嗣以主封罷兵而

前議遂寢至萬曆二十五年十月內該順天

撫臣題議於薊密永三道各設海防專兵共

九千餘名分信畫守儘稱有備然臣聞南方

禦倭拒之於登陸不若徵之於海上蓋倭船

蓬桅拖滯振舵駕風不如我便捷兩舟相望

火器齊發不如我迅利若一縱登岸跳跟縱

橫人自為戰我兵什不當伍臣

海防疏

卷一

七

請於山海關添設水兵三千統以遊擊一員嚴加訓

練倘倭犯旅順則可以東移接應即或飄洋

越入又可以尾擊其後計兵三千當用沙船

一百隻或常以三分之二駐守而用其一往

來運餉尤為一舉兩得蓋薊鎮邊城距海不

遠春秋二防主客兵馬十餘萬虜急則防邊

倭急則防海不妨通融調用惟當關無一葦

之障將延賊入門而後與之圖於計已晚故

陸兵可少省而水兵必不容已也乞行該

鎮撫臣酌議設置庶內海增一屏蔽而天津登萊之防不致疎缺伏乞

聖裁

一萊海宜增水兵以防流突查得旅順至萊州循島嶼而行必由登之沙門島而入故議者謂登設水兵則萊可稍緩顧臣親問土人自萊之三山島開洋用西南風一日可徑達旅順舊年九月內天津發蒼船一隻虎船二隻初試海道其蒼船經由登州而虎船則徑從

海防疏

卷一

三山先至旅順已灼有明驗況登州三面臨海水兵雖多分哨則少勢不能兼顧萊州臣近與該道副使于仕廉再三面議除先設水兵五百外仍當增設二千合用沙虎船隻兩行浙直地方買造併選募健兵駕練其沙船亦可用三分之一更番海運庶幾兵餉兩濟及查該道地方原設陸兵似稍有餘容臣會同山東撫臣就中裒益不必更議增餉其將領則有見任都司不必添設夫登旅既有水

察以扼門戶而山海萊州復各設水兵議者或謂懸軍無用然重門擊柝易象垂訓援旅救絕兵家所忌今二處設兵既可出援登旅萬一朝鮮不支登旅之兵當分半東援而二處之兵又可為登旅分守蓋臣身在海防當家視國事既不敢苟安燕雀而忽噬臍之隱憂尤不敢株守門庭而忘異域之策應伏乞

聖裁

海防疏

卷一

九

一成山宜增戰卒以控孤懸照得成山衛逼臨東海正與朝鮮漢江臨津東西相對約海而不過千餘里詢之各島遼人多有駕遼船往朝鮮竊掠者今年六月間有登州運船自義州回值北風飄洋一晝夜遂抵成山故倭不來則已或來而畏風濤循海北行猶以旬日計若其冒險張帆乘東風驟至不過一二日程耳成山城垣頗固城內軍餘不過二三百家倘賊至築穴其中以蠶食近地恐遠近靈

驚撲滅非易先該前撫臣萬 牌行該道

會同該鎮酌議去後臣近至登州與總兵李

承勛面議謂增兵設將恐錢糧難處第以文

登營守備王家將統領該營軍兵併

題留京邊班軍共三千餘名遇汛移守成山然班

軍多猾惰未易振飭戰守難恃應再募兵一

千名責其合營教練而守備權輕應量加都

司職銜管守備事庶駕馭得以展布臣復查

前兵千名不必增募該鎮標下北營水陸軍

海防疏 卷一 十一

兵共五千七百七十餘名除水兵一千五百

臣已督行該道分船駕練外尚有陸兵四千

二百六十餘名於內可摘發土兵一千入文

登營合練遇汛期仍將該營原設軍兵八百

七十餘名留一把總照舊防守文登而守備

王家將統領土兵千名併京邊軍二千一百

餘名移駐成山遇警相機堵截仍策應靖海

及大嵩衛所地方則兵餉不必加增而孤城

自可保障合候覆議將王家將量加都司職

銜管事其 孫土兵及製造器械等務容臣

等備行該道遵照施行至於大嵩以西若熬

鹽膠州等衛所俱屬萊州南海山東撫臣業

分撥標下鋒兵隨地 守臣無容贅矣伏乞

聖裁

一安東宜置重將以護運道臣惟

國初置安東衛額設官軍三千員名為其逼近淮

甸宜慎扼守以安內地也比

燕京定鼎歲漕數百萬以淮徐為咽喉則其地益

海防疏 卷一 十一

重而扼守宜益加密乃該衛見在官軍不過

五百餘名山東撫臣復益以土兵七百創設

守備統領在安常無事亦稱有備矣然臣竊

慮河漕關

國家命脈當與

兩都並重自有倭警以來臣日夜思惟准青二郡

之交衛所空虛兵力甚薄萬一有中行說教

倭以擣批之計則中原不無震動頃臣巡汎

膠州親問安東守備乃該衛距宿遷河濱止

三百里而近臣益凜凜寒心誠恐咽喉一梗
雖頭目四肢壯健無救於軀命也查得安東
衛隸隸山東然設置在淮安贛榆地方去衛
數里有菽水口淮安撫臣亦先設有水兵三
百蓋地當要害兩鎮皆知其當重第謂倭勢
尚緩不欲多兵費餉耳臣竊以為安東宜增
土兵一千三百菽水口宜增水兵二千二百
各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各以守備管領而選
設副總兵一員為之統轄南自東海所北抵

海防疏

卷一

十一

膠州海界中間濤洛兩城等管悉屬總理本
官兼聽淮安山東撫按及河漕軍門與臣節
制南北與登州狼山總兵顏頤同事首尾互
應則准青海上屹然增一重鎮而漕運可保
萬全矣臣奉

勅書當策應淮揚故淮海增兵臣敢併議及之伏乞
聖裁

一保鎮宜練南技以資防援夫

中國之與倭戰形各有顛逆技各有長短善兵者

常隱吾所短而用吾所長又避彼所長而襲
其所短倭皆步兵也其跳躍輕捷我兵不能
及又鳥銃發百步而百中利刃三尺所過無
不披靡此其所長也今北方禦虜之兵獨快
鎗與弓矢短刀三器然快鎗之命中不如鳥
銃弓矢之傷人不如鳥銃是遠戰已短於倭
矣比交臂接戰乃欲以朽鈍短刀而當三尺
利刃勢必不格所恃者獨馬上馳逐易於進
退百子滅虜等砲利於遠擊然兵刃既接竟

海防疏

卷一

十三

莫之能勝也昔總兵戚繼光禦倭閩浙視賊
技長短而制器以應之視賊形飄忽而制陣
以待之故遠戰則以鳥銃火箭佛狼機之類
當彼鳥銃近戰則以鎗筭銳牌之類當彼長
刃又視倭善誘伏吾亦與之為誘伏猝而逼
之鳥銃無所施其巧火以先之長刃無所用
其利故能殲倭數萬為當世名將乃其法至
今在也故禦倭者必日南兵今臣於天津
步兵盡以此法教戰矣劄鎮新設專兵亦盡

用此法矣山東步兵大半用此法矣保鎮兵馬當專備天津防援臣前為易州兵備亦常以前法練紫馬兩關軍士第各營未及盡行合無容臣會同保定撫臣備行易井二道將紫馬龍馬等關挑選精銳共六千名真保二營共四千名在各關者坐委二參將在二營者分委二遊擊各募選南教師置器訓練不出一年可得南兵一萬既可備津海之援尤可省募兵養兵之費伏乞

海防疏

卷一

十四

聖裁

一水兵宜兼陸戰以便追襲夫兵無定形惟將所用陸兵未必習水水兵未有不習陸者第訓練有方器械預備則可以隨機適用即如倭奴駕帆內犯未嘗不與我戰於海上比登岸則持刀銃橫行陸寇水寇未嘗分兩為一也今我之陸兵既不宜於風濤而水兵又不習於陸戰儻倭至舍舟登陸水兵將袖手旁視曰此陸寇非我所能及乎今天津水兵臣

已督行將官嘗於岸上教習南技矣合無容臣通行沿海道將凡已設未設水兵除操舵鼓柁演習銃砲外仍預備鎗鎗鏡牌等器併預編行伍責令於近岸兼習賊至先以水技邀截於海洋儻賊舍舟登陸則豎留舵旋等役守船餘兵各循隊伍以陸技追襲賊後與陸兵相為夾擊此亦變寡為衆定機制勝之一策也萬一倭形前後隱伏或以數舟嘗我而大艘在後則須探哨分明接應間整或分兵襲陸或留兵備後此又在將官相機調度不可以膠柱而鼓伏乞

海防疏

卷一

十五

聖裁

一運艘宜給兵器以防戰鬪夫東師一日未得結局則海運一日未得息肩運數之多寡臣不能兼理風濤之漂損臣不敢預必若防護轉運使居常守法前進有警隄備無虞實臣責也自古用兵必以絕敵糧道為上計我東征建議常欲以此施之於倭安知倭不以此

施之於我故自登州以北用兵護運似不容
已第查登旅二營原設水兵共止萬人而山
東歲運二十餘萬約用船二百五十隻當用
水手三四千人天津永平歲運二十餘萬約
用船五百隻當用水手七八千人是運卒之
數反多於水兵之數而管運各官亦係衛所
職官及名色把總所不如水兵者第未有旌
旗金鼓之節與銃砲禦賊之具耳合無容臣
通行沿海各道凡運船出海各設處色布旌

海防疏

卷一

十六

號併量給銃砲刀鎗等器仍慎選管運官必
以精強頗識水戰者充之沿途守風駐泊青
令登岸演習器械儻遇有警息則各奮長技
與防護官兵併力追截是運艘皆為戰艦運
卒皆為戰兵以揚威海上則足以壯聲援之
勢萬一朝鮮更需水兵亦足以長驅珍島效
一臂之助矣伏乞

聖裁

一錢糧宜議處派以甦偏累夫增兵非難議餉

為難故當事者患貧甚於患寡不欲以未然
之防而賈厲民之謗也然事勢危急有不容
不預圖者若前所議鴨綠山海及安東衛增
設水陸官兵勢不得不議增餉然遼東殘破
彈丸之區順承近畿腹心之地必不能加賦
而保河六郡節議兵餉每畝加至二釐山東
且加至四釐昨見報淮揚亦畝加一釐矣通
計水陸增兵萬二千餘當費餉十八九萬
內帑之空虛不能外發地方之疲困難復重徵則

海防疏

卷一

十七

計將安出也臣近查長蘆運司家戶部
題議暫加濟邊引十萬以一年為止臣與該司運
使何繼高商確再四謂歲加十萬必不能支
儻減存五萬或可勉行二三年以引價餘沒
計之歲可得四萬五千儻可充山海水兵之
餉不足則聽該撫臣於陸兵內通融調撥可
乎安東水陸兵專為防護河漕而設河漕軍
門所轄六七省而水兵取足於本地漁鹽陸
兵亦取足上著視南兵月餉稍減儻於河漕

所轄地方酌量攤派每畝不過絲毫或無致稱累乎惟鴨綠增兵當與東師一體給餉酌盈濟虛在司計大臣必有石畫不然或東師與賊據險相持不妨摘留水兵一枝以為後勁此亦兵家長慮却顧之算當俟兵部酌議而非臣所敢擅定者也伏乞

聖裁

一練兵宜明賞罰以示鼓舞夫卒不服習以將予敵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自古記之故練兵

海防疏

卷一

六

必求其可戰戰必求其可勝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斯可以所向無敵臣近巡閱沿海兵馬見士氣頗覺奮揚而器械尚未盡備行陣雖多嚴整而擊刺尚未盡精其可以待戰之兵僅十之三四則申號令嚴訓練固目前當急務已第營伍難於創始將吏狃於因循不有榮賞以誘之於前則精神不奮不有褻辱以驅之於後則心志不肅查得遼鎮事例每歲終通覈各營兵馬有無補足器械有無

完備行伍有無精練將領以此為舉刺中軍千把等官以此為獎革近年薊保兩鎮亦照例通行此實鼓舞將吏振飭邊疆之大機也合無容臣等通行沿海各道凡器械未備者刻期置造齊備通將水陸各兵督行各將領嚴加訓練務俾耳目習於旗鼓手足習於攻擊膽氣習於鋒刃志念習於法紀每春秋二汛容臣巡行閱試歲終查照遼薊前例會同各鎮分別舉劾中軍千把總以下獎革有差如是而將領不殫心訓練士卒不精強堪戰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海防疏

卷一

九

一將材宜預選取以需急用古稱三軍之命懸於一將得其人則兵勇而謀固非其人則兵弱而謀疎勝負安危所關非淺眇也自舊年十月以來凡防海及東征諸將臣得而物色之其慷慨立功沉幾多筭者未嘗無人而庸悍無謀者亦自不少臣嘗致書部科及督臣

宜遠訪水陸堪戰之將致之幕下以備緩急
更置之用蓋匠石之室百器兼存醫師之籠
百藥先備然後可以成大廈之功起垂死之
疾若居常無備用之將臨敵而後求之近者
既未必宜遠者又難猝至臨渴掘井勢將無
及此臣所太懼也合無乞

勅該部博訪閩浙見任及廢閑將領有身經戰陣謀
勇已試者速行咨取分發督撫衙門以待不
時易置然跣踵之材或負遺俗之累必無以

海防疏

卷一

二十

二卵弃干城無以尺朽弃合抱譬之烏菟毒
藥有時而暫借以攻沉痾其功效反勝於參
苓也臣標下有聽用廢將有部咨材官等項
議者謂冗員耗餉臣亦厭其雜濫方選試而
去留之乃復敢爲此議者蓋庸懦虛談之人
不可有而沉鬱待用之士不可無清汰之與
延攬固竝行而不悖也伏乞

聖裁

一信地宜定責成以圖共濟蓋自先年海禁一

嚴山東與遼左若別世然山海與旅順著異
域然聲勢之不相聯屬非一日矣今海防創
設始議登旅設兩水寨以鎖鑰海口此天津

外戶

神京藩衛所責任於道將者至重也但恐地方人
情狃故常而忽新圖第謂寇不登岸則吾寧
已思而海中闖入若不切已者又謂寇所至
必掠財物而登旅海濱荒瘠寇未必來者夫
持一不切已之心則凡舟楫器械之設將視

海防疏

卷一

二十一

爲贅疣持一未必來之心則九會哨互援之
務將視爲戲具萬一鯨波驟至何以禦之臣
又查得永樂正統間多用侯伯鎮守登州且
久任各二十餘年蓋守門戶以衛內地自
祖宗創制然矣倭志在搶掠則宜趨閩浙以飽其欲
何必朝鮮蓋今日啟疆之倭非昔日掠財之
倭明矣合無乞

勅兵部申嚴約束通行臣等遵照備行沿海道將務
各整頓水兵控截要害萬一哨備不嚴致賊

乘間而入如從登州信地循南岸內犯則罪
坐登萊道將而臣與山東撫臣均任其責從
旅順信地循北岸內犯則罪坐旅順山海道
將而臣與順天撫臣均任其責又或從旅順
飄洋從中路直抵天津則本地水陸官兵隨
地堵截真保兵馬刻日東嚮策應不效則罪
坐天津道將而臣與保定撫臣亦均任其責
至於聯絡聲勢互相救援尤不宜自分彼此
推諉誤事如有觀望坐視致失應援者容臣

海防疏

卷一

三

等臨時查覈一體坐罪如此則軍政嚴明人
心震疊外固海防內保

畿甸若泰山四維之矣夫倭方爭利朝鮮臣邊憂
其內犯若近於杞人之愚然倭謀狡橫勢有
必至慮不得不遠說不得不詳如或臣才劣
望輕必令不行渙散難於聯合要害難於控
守臣當先自劾求罷必不敢貪位苟容以誤
邊海大計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海防疏

酌議海防未盡事宜疏

為酌議海防未盡事宜汰虛糜定經久以永固神畿牖戶事臣惟蓄兵耗財固有國之通患銷鋒撤備非盛世之所宜頃自倭奴敗遁東藩底寧議者或謂沿海兵防可以漸悉罷臣亦念畿民重困欲庶幾休息無為然夷性叵測清酋尚在近有閩人及被擄北兵從日本附商船回者傳聞倭兵雖散各島倭將猶聚山城既濟戒初似不容已况今權稅繁興自天津至臨清徐州一帶人心疏絕訛言時起商賈湊集之區即奸徒睥睨之所臣為此凜凜寒心不獨外虞倭且內虞盜也狂眉睫之安而廢綢繆遠慮臣竊以為不可惟是兵不期多期於精練餉不期多期於濟用俾民間無苦征求水陸常存警備倭動則可以應海上猝然之患倭不動亦足以銷中原反側之釁此臣所夙夜圖維冀效愚忠於萬一者也先是為海防方議裁併兵食宜加調節既條議六款仰荷

海防疏

卷二

聖明允行矣今東師漸撤臣當移鎮中山除一應

過錢糧見今造冊另

奏外所有津海應議未盡事宜復逐一參酌謹會

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

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 關列

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查議恭候

睿斷裁定行下臣等遵照施行臣愚不勝幸甚為此

海防疏

卷二

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裁標營丁健臣前議減存天津兵馬除裁

革騎營外暫選留家丁力士八百名合用馬

六百匹行令中軍官管理為倭情去來未定

且一時精銳難於盡棄也今照真定標下原

有馬兵一營精簡而實練之亦自足用則此

八百人者其數固可裁第其人不無可惜臣

以為宜將見在家丁選留三百名及原騎的
三百匹併入真定標營合伍操練而本營舊
兵有稍弱不堪及續有事故即以前項家丁
照數漸補不出半年家丁之實用猶在而標
營之溢數自銷其力士四百名原兼習南兵
器技亦選留三百名容臣分發標下民兵各
營而舊兵有逃亡事故亦照前例以漸填補
其餘剩馬匹應查照兵部原議兌發剩鎮及
細查騎營創設以來原兌太僕寺馬一千五

海防疏

卷

三

十七匹買過馬羸一千三百九十五匹頭向
因營伍初設未行追椿朋買之法及臣於去
冬十一月內東巡回鎮始議定營規至今年
二月遂議撤散矣除經理朝鮮撫臣帶去馬
羸六百八十四匹頭後先倒死馬羸二百一
十八匹頭又變賣老病兒騾馬六十七匹近
兌過薊保兩鎮馬九百零七匹見今追過椿
朋買補六十四匹實在馬羸六百四十四匹頭
除家丁留騎三百匹天津左右兩營一百五

十匹頭仍剩一百九十四匹頭除標下雜流傳
報用馬羸四十四匹頭實剩馬一百五十四匹容
臣移會順天撫臣刻期兌發以後家丁力士
月餉及裁去馬匹草料不必編派共歲減銀
二萬二千餘兩度間久困亦獲少甦其天
津左右兩營馬羸一百五十四匹頭應照先年
舊規及河間三營事例於餉司支給草料伏
乞

聖裁

一議併水陸將領照得葛沽原設陸兵三千統
以參將一員海口見設水兵二千五百統以
遊擊一員水陸兼備固足以資戰守第兩將
同居海上兩相須而不相下臨事未必相救
如左右手不若合水陸令一官兼統而分以
裨校其調度為甚便也查得萬曆二十二年
初設葛沽營統以總兵及都督等官各防汛
官兵俱聽節制事權重斯人心一號令專斯
戒備嚴始未常不慮畫周遠而後稍頽玩也

且天津距保定四百餘里而保定總兵節年
移駐天津頗稱不便今宜於葛沽營仍設副
總兵一員比照前鎮三路事例加以協守職
銜裁去水營遊擊併令本官統之一切水陸
機宜及天津海防兩營悉聽節制而本官仍
聽保定總兵節制庶可臂指相使以近收萬
全之策况官有減無增廩餉通融自足假虛
名以費實用計無便於此者及照臣標下中
軍柯鷹場舊以副總兵管該營參將事選募
訓練皆其創始相應以本官加協守銜管事
而見任參將韓望東即改臣標下中軍一轉
移間而職任各當其裁去水兵遊擊顧鳳翔
聽兵部查劄勞資別行陞用再照水陸兩營
宜各以二千五百為一師共合成五千之數
其陸營見在兵三千應裁去五百容臣於真
定民兵營內酌行汰補歲減餉約六千餘兩
庶官無曠員兵無剩伍伏乞

聖裁

一議併軍儲同知照得天津原設有清軍同知
一員自海防開鎮前撫臣題議增設軍儲同
知一員維時百度草創一切出納錢糧稽覈
兵馬非一手一足之力因事設官勢固宜然
今海防既分併矣官兵月餉盡屬餉司收支
製器造船等務盡停止矣清軍同知原有管
理海運一事今亦報罷矣所有增設軍儲同
知一員相應裁省舊管錢糧文卷及逐月稽
餉事宜悉併歸清軍同知管理原領軍儲關

海防疏

卷二

六

防另行繳

進但清軍同知設居海濱向未專責以海防職任
相應比照閩浙及青登萊各府同知加以海
防二字仍照例

請給河間府海防清軍同知關防一顆庶文移之上
下錢穀之出入各有印信可據而吏胥不得
為姦及照見任軍儲同知劉道自二十六年
二月內到任適值清軍同知員缺凡兵馬器
械及造船運餉等項交責於本官一身夙夜

勤勞幾於鞠躬盡瘁若復令赴部候調恐非所以酬勞勤而彰激勸查得保定府有管紫荆關通判見今員缺若將本官就近調補以同知管通判事在關塞實賴勤在本官亦得以展雄抱合無

勅下吏部將前項裁併同知及專責海防頒給印信事體覆加查議上

請一面將本官調補紫荆關原官管通判事則於缺冗職勸勞臣一舉而兼得矣伏乞

海防疏

卷二

七

聖裁

一議處戰船修理天津蒼唬等船原自二十七年創造久置河干幾成弃物臣前任天津遠遼親勘各船尚堪修葺於是議請官銀修完固曾發二十隻應援朝鮮倘賴衝鋒艦之用今見在水管蒼船五十七隻唬船五十八隻中有稍堅固者猶可支四五年稍壞者或可支二三年然春秋兩汛隨時修理不得不仰給公家而

內帑外庫盡稱訕乏安能為無米之炊臣查得水營初創原募南兵與近海土民兼用除汛期齊赴水操出海輪哨外至撤汛之日略做浙直事例南兵常川守船其土兵暫放下班生理止給月餉之半計土兵約千名每歲下班五月約省餉二千五百兩行餉司另項收貯俟汛期預估各船大中小修葺匠買料修理完整前銀儻有餘剩仍收貯聽湊下年折造支用不許別項動支儻二四年後各船拆造

海防疏

卷二

八

數多工料不足或請發部銀或設法措處候臨時另酌具

奏定奪蓋禦倭利在水戰即朝鮮馬步數萬竟以水兵收功可為明鑒自天津東連登旅茫茫巨海與倭共之臣願

國家無忘戰艦之利庶幾它日無貽噬臍之憂至於水陸兩營節年修理旗幟器械及操賞併修公署等費容臣於陸營稍定下班之餉通融取給不必別行議派伏乞

聖裁

一議處行糧料草照得水陸二營以今議兵數會計月餉歲該銀七萬一千餘兩悉當於所屬州縣照地均派臣不敢復持兵三之說以微不可幾之

恩澤矣乃行餉尚有當議者查得天津左右二營額

餉甚薄而邊海遞防甚苦其行餉除本色外

照近議每名月支銀一錢三分歲該銀四千

六百八十餘兩水陸二營汛期出海哨探及

海防疏

卷二

二

九

分布信地舊例有本折行餉以今議兵數計

之該銀七千六百餘兩即臣自真定移駐天

津隨帶標兵亦有行糧料草自萬曆二十年

以來俱於部發銀內支給今太倉訛乏已甚

臣敢不協心體

國以共圖錙銖之濟卷查二十六年十一月內該

臣先任海防題為倭氛未滅防禦宜周等事

時因中路失利竊議於山海鴨綠江等處增

兵萬餘又慮餉無所出欲於長蘆監運司暫

加引五萬約以三年停止後幸倭奴敗遁兵

餉不增而戶部經據臣議劄行該司加引如

數各商尚逃避未肯盡應命也近蒙

恩詔諸因東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所司除豁前項

加引自當盡豁無疑矣第前項折色行餉無

從措辦商與民同食土之毛宜同濟

國之急合無仍行該司每歲量加引一萬六千計

引價餘沒共銀一萬四千四百兩大補足

一年行餉之用而太倉可無捐發之費於

海防疏

卷二

十

國少裨於商亦不甚病以上行月二餉每月各營

造冊赴兵備道查明掛號送餉司支給每季

終餉司一報戶部一會兵備道報臣查考

乞

聖裁

一議定汛期巡駐夫防虜重秋防倭重春所

來矣春未嘗無虜患而秋高馬肥尤其

之時秋未嘗無倭患而風和浪靜正其

之候臣所轄紫荊側馬等關與宣大接壤

西塞跳梁虜清未定臣當以秋月巡閱關隘操練兵馬勢不容已若天津去真定六百餘里儻春汛不一巡行無論島氛鯨浪倏忽靡常竊恐振厲漸弛人情漸玩水陸蜂屯之衆將至於屬情而不可用矣臣

請比照浙省撫臣事例遇春月汛期量帶標兵數百名前來天津駐劄較閱水陸兵馬督發出海俟汛畢回鎮其秋汛之期臣既以防邊為重責令天津兵備道會同將官操練督發儻有

海防疏

卷二

十一

警息則星夜馳報相機調度庶門戶之鎖鑰常嚴海外之鯨鯢自戢卽草澤奸徒亦有所震懾而不敢肆至於嚴會哨之規肅傳烽之法容臣查照節奉

欽依事理會同山東撫臣每歲申飭沿海各道遵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議做邊關巡閱今居庸山海紫馬等關歲遣御史一員巡察三歲一閱視九臺壻之繕修

軍馬之訓練器械之堅完錢糧之出納悉聽查核文武大小諸臣舉刺有差蓋飭戎機以振怠玩鞏藩籬以衛

京師如此其嚴也天津距

都城二百里而近要害與各關同第以海防久廢三衛官軍向移為薊鎮邊守無兵無將故不入巡閱數中今三衛官軍既改為海防左右營矣益以水陸營兵五千衆共萬餘且統以協守副將屹然為海上雄鎮矣夫天下之事

海防疏

卷二

十一

草創恒慮其疎積久又慮其玩臣今雖殫力經營寧敢必其無疎又寧必後日之無玩防海防邊事同一體相應比照紫馬等關凡津鎮水陸兵馬船隻器械烽墩及錢糧等務悉聽巡關御史巡歷稽察仍增入

勅書以垂永制遇三歲

特遣閱視亦與各關一體嚴閱分別敘論庶憲度益明人心益肅將吏奉法惟謹而海上干城自固矣及照近例各鎮有年終甄別而天津水

陸二營向屬海防專管未經通行今既併入保鎮其將領及中軍千把等官應照例分別舉刺獎戒庶於政體畫一伏乞

聖裁

一議發軍火器械夫器械不利不可以戰前海

防辦臣萬 熟達兵機題

請部銀製造堅利器械種種具備蓋推鋒陷陣所必用也然器有不嫌久貯者若大小鐵砲刀槍之類是也有利在速用者若火箭弓矢之類

海防疏

卷二

十三

是也查得後先製完器械除隨帶東征及發各兵船領用出海外見在盈甲三百副應給家丁披戴及砲銃等項可久貯者另造礮庫收貯待用至於大小火箭見在八萬六千餘枝計費工價三千餘兩大小弓見在二千六百餘張大小箭一千二百餘把計工價二千餘兩火箭藉硝磺以迅發久之則滯澀而不可行弓矢合膠筋以成質久之則濡爛而難解藏之二三年後皆損壞不可復用矣余竊

雖暫寧而東虜鴟張播首豕突四方兵革未息臣不敢以有用之物遂棄之無用之地也今無將火箭量留二萬枝以備不虞仍剩六萬六千餘枝併前項弓箭聽兵部酌定分發於遼東四川用兵之地以濟急用廢工料不為虛費再照火器為

中國長技焰硝為火器所資然皆出於北直山東地方臣收買見在焰硝二十餘萬斤計價一千餘兩相應委官煉成光淨亦分解遼蜀兩

海防疏

卷二

十四

鎮以為砲銃火攻之具夫臣既虞倭虞盜寧敢忘備忘戰第以其不可久貯者速發之以濟目前臣當漸補之以需後用若焰硝出自土產尤可以隨取而隨足也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已伏乞

聖裁

一議處効勞官員自海防開鎮亟於蒐羅豪傑南北之材官騎士苟抱一能一藝者靡不雲

從響應冀乘機會以樹尺寸矧召兵買馬造舟繕器一時並舉所藉文武諸臣及隨事分委各官宣力効勞有不容泯沒者除見任將領有司近經督臣題敘臣不敢贅而分委名色等官各司竹頭木屑等務臣得以獎賞遣去者又不敢瑣瀆惟是二三聽用將官除管造弓箭原任都司張效祖已經推用外如管造盛甲原任參將方時輝管造火箭原任遊擊吳夢豹管造銃砲原任都司吳應禎管買

海防疏

卷二

十五

弓箭等料原任都司黃文煥及專造銃砲所鎮撫朱家臣等皆拮据殫二載之勤戰守諸六韜之畧今海防百務裁省俱應散回各衛合無容臣查開各官勞勩備咨兵部各酌量材力及時推用庶逸足無伏櫪之嘆且可以激勸將來又查得標下募兵坐營王芬志在立功氣雄敵愾今海氛少息宜亟用之蜀中彼亦慷慨願往合無將本官量加都司職銜咨送四川督撫軍前聽用原募力士有願

考懇臣仍巡檢造火器火筒委官二員量器匠作數名取隨本官星夜馳去併各給與數合應付儻彼中增兵設將卽可以就近推補再照有司効勞惟軍儲同知劉道爲最次則靜海知縣戴大槐蓋一時修造戰艦運艘三百餘隻辦料稽工晝夜風雨不避雖臣子職分當然而勞苦似不容掩除劉道已經題敘外其知縣戴大槐併一二効勞佐領容臣另咨吏部紀錄庶文武咸奮任事之心而緩攘

海防疏

卷二

十六

其永賴矣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畿輔民窮已甚權政空寬疏

為

畿輔民窮已甚權政空寬懇乞

聖明亟賜裁酌以保腹心重地事本年三月初九日

准戶部咨該錦衣衛上後所百戶劉思忠題為

比例徵收稅銀選

獻名馬助

大工充

御廐殫竭愚忠仰報

撫畿疏

卷一

國恩事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蘆溝橋等處往來旱路貨物及各馬稅

課有禪國用就著通灣督店御馬監右監丞張燁

不妨店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

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進不許擾害地

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錦衣衛中所

百戶柳勝秋等奏為遵復

舊制敬陳理財以助

大工以裕

國計事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密雲縣地方貨物稅課有禪國用就著

開礦御馬監太監王忠不妨礦務帶管督率原奏

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

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本

月三十日又准本部咨該錦衣衛中所百戶柳

勝秋題為懇恩查閱原奏并乞

明旨以便遵守以禪

國計事等因奉

撫畿疏

卷一

聖旨這所奏稅課都遵照勅諭開載徵收不許重疊

因累商民還着內官王忠張燁會同該撫按官設

定疆界具奏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節經備咨到

臣俱案行易州井陘大名等道會議具報去後

臣竊惟

國家定鼎燕京保河真大等郡襟帶其前蓋三代

所稱王畿千里漢所稱關內三輔地也斯民也

陛下所賴以執干戈衛

社稷之民也譬之人身各藩省為肢體畿郡為腹心

病在肢體而不死者什之七八病在腹心而不死者什之二三况肢體與腹心俱病而腹心又病日益篤此良藥之所不能療良醫之所望而却走者也臣荷

陛下殊恩官以巡撫

京畿為名寧敢避斧鉞之誅不一效其愚款蓋頃歲畿郡之民困極矣自春旱秋潦不常麥禾不登貧者不能餬口富者苦無以供賦而畿民困自

撫畿疏

卷一

三

大工肇興水陸輓運木石徵匠編夫相絡繹於道而畿民困自倭警震鄰天津等處增設水陸官兵歲加餉十六七萬而畿民困自海運創行各郡縣搜倉廩括舟車以供轉饋而畿民困自東征調發保鎮軍馬萬餘行者冒鋒鏑居者泣此離而畿民困自東征遠調川浙等兵十萬所過芻糧屑越驛路騷擾而畿民困自東征分買戰馬運贏千百馳驅數千里交送異域而畿民困然猶曰天災流行非人所為軍

曰大役義不容已也自礦務一興各地方編夫區區派爐頭強之以買砂重之以群小挾索而畿民愈困自通津設榷百貨騰貴日用飲食之需艱難倍於往日而畿民愈困嗟乎民幸而生於畿郡依

日月之光近雨露之潤亦望

聖天子照臨膏澤於我獨厚焉爾今何不幸而困於兵戈力役又困於額外征求其愁苦無聊顧在海內先也若乃柳勝秋劉思忠所奏更有可異

撫畿疏

卷一

四

者柳勝秋稱其順廣大順永保河等府關隘集鎮商賈極多夫所謂關隘者在水則通灣津德等處馬堂張燁已主之矣在陸則紫荆倒馬等關所出入不過米鹽鷄豚等物小民肩挑背負所值無幾先年題

唯歲委官收稅不過數百金以為將官廩給公費之用簿卷可查所謂六萬金者不知安出也劉思忠稱蘆溝橋為真保紫荆等處與販要衝宜大有名馬土產裘布等物夫宣大臣不敢知若蘆

溝橋則故監王朝曾分設司房驗抽旋以重疊
罷之矣今復借蘆溝爲名而波及於眞保諸郡
不知所謂七萬金者又將安出也且此一

畿輔地也柳勝秋以八郡而議稅六萬劉思忠益
以宣大而議稅七萬仰荷

聖明洞照不許重疊困累責令王忠等會定疆界
於此仰窺

陛下慮微閭閻未嘗不勤恤商民疾苦官雖分而爲
兩稅止共收其一臣若可將順

撫畿疏

卷

五

德意相安於無言矣然復敢哀鳴不已者竊以爲

畿輔之內地產幾何物力幾何在河間一郡已有

天津店稅矣在紫馬三關眞保順三郡已有林

礦中使二部司錦衣各一矣自萬曆二十四年

秋諸臣銜

命交錯境內三載于今矣

陛下家視四海此遼滕之赤子愁苦不忍見矣

陛下身視萬姓此刻心之疾痛呻吟不忍聞矣詩曰

民亦勞止迄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今日

之謂也卽前此礦稅人猶延頸望罷柰何其復

益之且眞保順廣等府非有舟車湊集巨商鬻

販如天津通灣稱大市鎮也各州縣小民分地

爲集約期爲市日中交易而退其貨不過米粟

花布日用器具其人不遠立著鄉野之民米粟

花布皆產自本地非轉易他方也

陛下憫念元元不忍以

國用加派

恩澤至渥乃不忍於頃畝之田土而忍於斗尺之粟

撫畿疏

卷

六

布豈

聖心未之思乎原奏官欲借公營私不憚虛張厚利

以徼

命旨則不憚多方賸削以實其奏以尺布斗粟之交

易而欲取數千數萬之奇贏乃參隨各項人役

又從而漁獵其中不盡奪其貲而有之勢必不

壓而况搜索徧於困廩誅求及於哇蔬名曰權

征實同禦劫有司兢兢救過不敢一言詰問此

等景象

陛下安得知乎人情一日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粟米貴而人有不得食者布縷貴而人有不得衣者饑寒切於肌膚慈父不能有其子君安得以有其民燕趙間風俗慷慨悍戾其人輕生敢死一錢相爭輒殺人抵罪弗顧即近懾陛下威靈不敢有邪心然綏我則后虐我則讎古訓不爽萬一有斬竿揭木之雄竊發於遐方鳥窮獸駭之衆鳥合而響應

陛下其誰與守邦乎此臣所為流涕太息而不容已
撫綏疏 卷一 七

於言者也伏乞

聖明軫念畿郡之地為天下根本畿郡之民為

國家腹心瘡痍已甚撫綏宜亟

需然

勅下戶部將柳勝秋劉思忠所奏槩

賜停止俟

國用少充併前此礦稅以漸議罷如近日

聖諭所云則倭虜寧於外民心固於內

畿甸磐石之安

宗社無疆之福實在於此臣之所大願也中外臣工與億萬生靈所驩呼而祝頌也如或以成命難於反汗第嘗試而暫為之則乞

勅令王忠張燁各以原駐地方就近分理毋致東西牽掣度省一官則少一官之費疆界既定乃責令該監隨地量徵不必取盈原奏虛數度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各州縣查覈集場若干約可稅若干併紫馬各關舊收稅若干今可增若干容臣會選廉能佐領按季徵解該監其恭隨

撫綏疏 卷一 八
等役一切革去弗用既免科索之煩更杜侵剋之弊於

明旨所謂不許擾害不許重疊困累者庶幾奉行無失此又臣仰體

德意酌為權宜之術以俟

聖裁然可暫而不可常總不如捐之以利細民為便

且礦稅二役之興自畿郡始將來議罷以甦災

困亦當自畿郡始伏惟

聖明垂察臣聞天下之亂常生於極治天下之危

伏於至安昔漢唐中葉夷狄衰弱備亂削平海

內若晏然無事祇以賦歛苛急小民愁怨草澤

不軌之徒遂乘機橫發而國勢不可復支故

明主不以外寧為喜而常以內潰為憂願

陛下穆然深思奮然獨斷亟圖所以收拾人心奠安

宗社毋令倭虜生於較下卒致

主憂臣辱臣愚不任激切祈懇戰慄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 未下

撫畿疏

卷一

九

災異疏

為災異事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據

廣平府永年縣申據本縣趙王固村保長劉折

桂地方馮思義呈稱本月初二日未時本村東

南天落一星聲如砲響墜地化為石如碗大破

碎不全等因又據南園子村居民許展在園內

澆麥見一星落地化作石破碎不全等因各呈

報到縣申報到臣竊照庶民惟星庶民失叙謫

見於天星為之災今星不麗天晝隕為石者二

撫畿疏

卷一

十

體小而碎此小民不附其上披離渙散之象變

不虛生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除痛自修省及

通行道府州縣營路將領各撫愛軍民共圖消

弭外臣復愚

京畿作三垣志衛

皇上為萬象之宗今旱災已甚權採竝行間閭愁怨

勢將瓦解况是日干支庚辰庚之為言更也邑

名永年尤見

天心仁愛若日

皇上欲卜年卜世永永無極宜亟更政易令以聯屬

人心毋令下民離散而金甌有破缺也伏乞

聖明深思克謹

天戒永延

國祚臣愚不勝祈禱之至為此具本謹具題

知

撫議疏

卷一

十一

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疏

為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懇乞

天恩俯賜破格蠲恤以蘇民困事據河間府申據滄州河間等十八州縣申稱查勘得各地方去歲三冬無雪今春入夏不雨二麥枯槁無收秋禾多有未佈間有低窪之地雖見青苗未否成效高者四野赤地秋成無望景象蕭條民物憔悴在故城交河興濟青縣慶雲五縣各稱災傷十

撫議疏

卷一

十一

分東光南皮寧津靜海四縣各稱災傷九分以
上滄州景州獻縣阜城任丘鹽山肅寧七州縣
各稱災傷九分河間縣災傷八分以上吳橋縣
災傷四分申乞轉達等因各到府該本府看得
所屬地方素稱瘠薄久罹災傷自去冬無雪春
夏少雨麥苗盡枯秋禾難佈雖近得微雨尙未
霑足况民鮮蓋藏之積一時米價騰貴皇皇如
不聊生若非破格蠲恤災民必致流離等因又
據真定府申據趙州栢鄉無極武強并陘棗強

臨城安平八州縣各申稱災傷十分定州元氏
饒陽靈壽平山寧晉獲鹿贊皇曲陽行唐隆平
南宮十二州縣各申稱災傷九分冀州阜平武
邑高邑樂城五州縣各災傷八分新樂晉州衡
水淡州真定藁城六州縣各災傷五六七分不
等各到府該本府看得所屬州縣自春徂夏風
霾日作亢旱異常非但二麥盡枯抑且諸禾未
佈穀價騰貴人心洶洶且在凶荒又無通販
轉糴之處顧瞻閭井困苦至極若不急為拯救

撫畿疏

卷一

十三

恐被災小民流移他鄉轉死溝壑
畿輔之民與四方異萬萬不宐有此也相應申請
具

題候委官覆勘照例蠲恤庶民因少蘇而地方免
生他虞等因又據順德府申據沙河等九縣申
稱各地方去秋亢旱五穀薄收二麥鮮佈今春
至夏狂風大作俱各旱死四野焦土一望平沙
在唐山內丘二縣各災傷九分以上沙河平鄉
廣宗三縣各災傷九分邢臺鉅鹿南和任縣四

縣各災傷七分各申到府除委官覆勘外看得
各縣災傷重大例應蠲免存留稅糧近日雖微
雨稍降尚未霑足秋成未卜各縣有地人戶尚
得借用倉穀無地貧民饑餒何訴若不及時賑
濟恐餓殍盈野流移滿道乞速具

題蠲賑等因又據廣平府申據永年邯鄲成安肥
鄉廣平曲周雞澤威縣清河九縣申稱各地方
三冬無雪一春缺雨夏麥皆枯秋苗未種俱各
災傷九分乞為轉達蠲賑等因各報到府看得

撫畿疏

卷一

十四

府屬各縣地方去冬無雪春夏不雨二麥盡槁
四野赤地被災極重若不速為救濟誠恐待哺
窮民不無死徙請乞亟賜賑恤俾災民得霑活
命之恩等因又據大名府申據內黃長垣東明
清豐濬縣五縣各申稱災傷十分開州元城南
樂大名魏縣五州縣各申稱災傷九分滑縣申
稱災傷八分乞為轉申等因到府看得所屬地
方三春亢旱二麥枯槁秋種無期人心皇皇閭
閻告匱目擊時艱誠可憫惻合無俯從先行發

倉賑貸以蘇燃眉之急各被災分數照例
其起運錢糧暫行緩徵俟雨澤霑足布種有成
另行徵收起解等因又據保定府唐縣申稱本
縣親詣查勘得各該莊村自上年九月至今止
九箇月餘並無雨澤高岡之地原無佈種低窪
之處間有麥苗盡皆枯槁風霾括掃一片沙
積秋禾亦無佈種民多逃徙越食合無俯念民
瘼題

請蠲賑以救時艱等因各申詳到臣據此除批行各
道作速委官嚴勘外卷查先准戶部咨為水旱
災傷懇乞

天慈特
恩蠲恤以安地方事內開省直災傷夏災在五月秋
災在七月巡撫先行奏報巡按一面查勘的實
具奏造冊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
畿輔地方自去年九月至今四月雨雪愆期亢陽
為沴麥田得種者僅什之二三種而獲收者

僅什之一二况風霾時作沙磧飛揚土脈焦枯
秋禾未佈米價日以騰踊人心日益憂惶窮民
剥榆皮雜糠粃而食扶老攜幼望煙村而丐問
樂土而趨臣奉

命叨撫一方愧精誠不足格天罪孽遂至于和一民
饑臣實饑之一民死徒臣實死徒之自閏四月
初旬素衣蔬食竭誠禱禱至今未輟又牌行各
道府一百速動倉穀酌量貸賑以救殘喘州縣
掌印官一百循行各鄉查勘窮苦情狀及災荒

分數具報仰荷
皇上軫念元元
厘周宣雲漢之憂
效成湯六事之禱

靈貺霑被自天津以北保以東稍稱得雨然於
夏麥已無及救乃膏澤或近被而遠遺或此霑
而彼靳若河間之獻縣交以故城慶雲鹽山寧
津等處保定之唐完慶都定之趙州栢鄉井
涇饒陽武強棗強臨城行唐等處或全未得

或雨止一二寸土脈焦枯如故也秋禾未佈如故也倉穀賑貸有限貧民待哺無窮扶老攜幼轉徙就食如故也及是時而雨澤四霈猶可種晚豆蕎麥以望顆粒之收過此時不雨或微雨不可以種則秋成竟當絕望弱者必淪為溝瘠強者必化為寇攘

畿輔根本之地臣未知稅駕所矣除一切救荒事宜若分賑若煮粥若勸借若轉糶容臣與各道府相酌時勢緩急以次議行所有本年夏稅錢

撫畿疏

卷一

七

糧不分起存似應併議蠲免見徵諸項銀兩勢可少緩者宜暫停徵以安人心伏乞

勅下戶部照例轉行各巡按御史覆勘明實具

奏仰微

聖慈破格蠲恤間有被災州縣衛所申報未到者竝聽按臣一體查勘酌議庶災民戴孔邇之

恩而重地無枉陞之虞矣等因奉

聖旨 未下

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疏

為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懇乞

聖慈軫重地信

明旨以蘇商民以銷隱憂事項蒙

皇上兩允柳勝秋劉思忠之奏令太監王忠右監丞

張燁於蘆溝橋密雲地方及真保等府各抽取

商稅又屢蒙

嚴旨令兩監會同撫按官設定疆界且不許重疊困

撫畿疏

卷二

七

累商民臣愚仰窺

皇上足國裕民至意竝行不悖業移會順天撫臣及

南北按臣斟酌地之遠近稅之多寡與兩監當

面會議亦既有成言矣會監丞張燁頗稱不平

別行奏

請太監王忠亦復遵

旨具奏兩蒙

聖斷分屬已定臣等遂不敢贅辭以干再三之瀆業

已恪奉

明旨通行所屬遵守卽張燁先派保員五府額稅屢
准催解亦備行道府各措處一季解
進去後惟是

畿輔地方止有八府柳勝秋等所奏後先兩日一
稱八府可得稅六萬一稱益以宣大可得稅七
萬所指地方固重疊之地方也所計稅數亦重
疊之稅數也

皇上聖明天縱無微弗燭無遠弗照邦畿千里近在
几席民間物力幾何商賈奇贏幾何諒無逃

大日之鑒臨者雖近奉

嚴旨各要稅課務及原奏額數臣等猶竊意

皇上子惠商民未必兼七萬六萬而爲額也然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中使銜

命速於風偃在張燁所轄蘆溝橋及南四府必取盈

七萬王忠所轄保定及順永二府亦欲取盈六

萬且河間一府既屬馬堂以藁爾七郡彈丸之

地而責收十三萬歲供之稅臣雖撒行道府彈

心處置而郡邑有司無不相顧失色謂稅額至

十二萬乃各省直所未有雖頭會箕歛恐終不
能及數况正數之外益以火耗脚價等費非得
十四五萬不能完解

皇上試一察之以爲能取足否乎將取之於關隘除
蘆溝橋爲陸路要衝百貨輻輳外其餘紫馬龍
固等關出入無幾且紫馬等關貨物入

京師者必經蘆溝既稅於此又稅於彼臣恐商賈
之裹足而不至也將取之於市集除各郡縣稍
當衝要處猶有市廛可征然已先設稅課司或

州縣隨便徵解以供濟邊及地方官吏折俸等

用其餘僻邑荒村所貿易止於斗粟尺布若因

而稅之與奪彼衣食何異臣恐小民之蹙額而

不安也夫商賈不至則百物訕乏稅將安出小

民不安則怨咨憤激何所弗至其勢寧止稅無

所出而已

皇上試再察之此十三萬之數其果能取足否乎自

古斬竿揭裳黃巾綠林之變皆起於賦歛苛急

民窮思亂發在遠方者猶可撲滅發在近地

撫議疏 卷三

者易於動搖

皇上漢居

官闕環以都城自都城而外所與同休戚共安危者

惟此

畿甸窮困之道黎也况早饑荐至流亡載道復重
以無藝之征逼以傷心之怨不為盜賊則有死
徒耳

皇上又試察之無論不能常足即目前其能取足否

乎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 于

撫畿疏

卷二

四

議照柳勝秋先一日奏稅六萬而不知劉思
忠之躡其後劉思忠後一日奏稅七萬而不知

柳勝秋之據其前是二人者祇以未嘗約會之

故各逞無端培剋之謀誤蒙

皇上兼允竝行遂致稅額重徵疊取使柳勝秋六萬

之奏先三日奉

旨劉思忠必不復言使劉思忠七萬之奏先三日奉

旨柳勝秋必當卷舌此事理甚明無待智者而後辨

也今臣等不敢遽望

聖明收回

成命亦不敢過徵

厚澤乞免原奏之半第願於兩奏之數從其多者而

酌行焉大約以七萬為額均派於七府及關隘

等處如各州縣可共稅若干臣撫屬保真五府

可分稅若干各處橋關可共稅若干臣撫屬紫

馬等關可分稅若干地衝則稅隨而多地僻則

稅隨而少容臣等會行兩監設法徵取各照分

地坐委佐領等官監收按季解送該監庶商民

撫畿疏

卷二

五

以免竭澤之怨地方可苟且夕之安而

國用亦暫藉涓埃之補伏乞

聖明裁定

勅諭王忠張燁與臣等協心調劑施行實

畿甸生靈不幸中之幸而

皇上不許重疊之

明旨亦照然信於天下臣等不勝大願再照監丞張

燁催解五府夏稅向以疆界未定旱魃為災各

州縣槩未徵收臣近屢行催督除保定一府已

設處轉解外其真順四府各稱恒山以南旱災更甚倉庫餘蓄賑貸將空無可措處且派稅視保定為後計數不過九牛一毛併乞

聖明俯從寬緩定以分疆

旨下之日起徵此又災民所引領而望籲天而祝者也夫上陳堯舜仁義之論願

皇上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者臣子恭敬之大固臣

等所素蓄也下計多寡有無之數願

皇上少收其利不以利貽害者一時將順之權非臣

等所得已也

皇上儻從臣言臣敢不受其死以勉綏黎庶力戢封

疆萬一不從直至人心離怨彙亂萌動而後治

臣等不職之罪亦何濟於事矣臣愚干冒

天威曷勝戰慄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畿輔地方八府及蘆溝橋等處稅課原奏官民

柳勝秋等先奏一年稅銀六萬兩劉思忠等後奏

益以宣大一年稅銀七萬兩已有屢旨分定疆界

著內官王忠張燁會同南北撫按等官徵收解進

遵本說河間一府既屬內官馬堂今只七府及蘆

溝橋等處共稅銀十三萬兩徵收不足原額欲要

減其數便著王忠張燁會同南北撫按等官上

詳議明白奏請定奪勿虧國課亦不許因累商

議工限與他該部院知道欽此

撫畿疏

卷三

七

重地存懼重災疏

為重地存懼重災景象辨忍聞見懇乞

聖慈波格蠲賑以亟救生靈亟固根本事據河間府

申據景州申據里老劉濟民等告稱黏蟲毀傷

禾稼該本州親詣四鄉勘得本年春耕而旱魃

作祟致愆播種之期當秋歛而疴妨為災遂絕

收成之望早禾穎粒既墜猶留葉而存其穗晚

苗節莖俱嫩直蝕心而至於根豆食仍先其花

禾盡而繼以草捕掄則升斗俄盈掘陷則坎坑

撫畿疏 卷二 八

立滿父老泣陳於道左謂從前未見之災男婦

疾視於隴端嘆此後安逃其命除酌量緩徵外

乞轉申蠲賑等因又據獻縣申據在坊等里民

王孟夏等告稱蟲災重大高二等里民齊春等

告稱水患異常該本縣親詣勘得滹沱河水泛

漲將城西北高二等里地方圍堤等村晚禾

盡行淹沒無收城東城南在坊等里地方單橋

等村俱被黏蟲將穀黍稷豆田苗食淨小民絕

食即今八九月間已難糊口况歷冬徂春月日

尚遇若不破格賑蠲民不為盜則有死徒將來

時勢大有可憂乞為題請蠲賑停徵等因又據

交河縣申據里老楊一箱等告稱異常蟲災該

本縣親詣勘得去年亢旱二麥無收今春缺雨

五穀未播至五月十七日方得落雨黎庶努力

借種以供耘田禾稼未穗今六月內陡遭天降

蟲賊密如蜂蟻其形似蚕冬曰黏蟲將禾草不

分高下俱被食盡僅遺枝幹濯濯家家仰天叫

苦人人聲言逃竄似此異常災沴觸目傷心實

撫畿疏 卷二 九

切痼痲蠲租議賑速希博濟等因又據滄州申

據孝一等里民人告稱窪地槩被水淹高田被

螟蟲食盡該本州親詣各鄉村踏勘除低下之

地禾稼浸傷外其高阜穀黍等田葉穗俱被蟲

食計災約八九分秋糧無從催辦本州預備倉

穀已於夏災日盡數借放將來無可救濟乞速

賜轉申等因又據青縣申據本縣民宋天爵等

告稱紫蝗徧食禾稼該本縣親詣勘得本年夏

麥顆粒無收貧苦已極幸五月終得雨民方播

種禾稼稍長不意六月中旬紫蝗叢生遍野禾稼盡被食死以致秋成無望本縣居民十逃八九止剩老幼不能逃移採食草根日不聊生異常巨災干係重大申乞委官履行踏勘等因又據阜城縣申據王過莊等地方民人彭良卿等告稱蟲災異常該本縣親詣四境勘得黏蟲無一地不有田禾無苗不殘不惟錢糧難完百姓將何度日乞速請蠲賑等因又據慶雲縣申據里老鄉民劉景榮等告稱蝗蝻災傷該本縣親詣勘得向因久旱土脉乾透雖得微雨二次總未霑足佈種之粒多未出土間有微芽亦被蝗蝻盡食無苗可指焉望有秋米價貴騰朝夕何賴既非營運之處又乏稱貸之家民今房屋樹木拆折賣盡菜根草葉挑採稱缺其逃移趨食者已十之六七錢糧作何措辦老稚作何充饑乞速賜蠲賑等因又據東光縣申據里老尹大經等告稱蟲傷禾苗該本縣勘得各鄉村五月十七日始得小雨播種晚苗六月十三等日

撫畿疏

卷二

十一

大雨低窪者水深尺餘苗盡蕪爛高阜者悉生黏蟲遍野食空父母妻子相向而哭東西南北各任所之非速蠲賑寧免離散等因又據鹽山縣申據里老李愚等告稱風雨蟲災毀傷禾稼該本縣親詣勘得高地穀田糜黍被紫蝗食毀大半其窪下禾田又被風雨損傷百姓嗷嗷聲聞遍野十屋九空何能存活今市中米價日高民有菜色農者荷鋤墮淚士者寫景痛心等因又據故城縣申據里老馬自檢等告稱蟲災該本縣親詣勘得坊市鄉等八里黍稷穀田俱被黏蟲食盡一粒未收錢糧憑何出納小民何以糊口等因又據靜海縣申據阜民等里民人朱沂等告稱水患蟲災該本縣親詣勘得獨流等處皆河東西地也今則盈盈皆水雙塘等處皆縣南縣北地也今則在在是蟲民間穀田豆田非苦於蟲食則困於水患所存菊秫不及十分之一觸目痛心痾瘵轉切議將蠲賑則錢糧何從抵解將急徵則貧民何從措辦乞賜速勘

撫畿疏

卷二

十一

蠲賑等因又據吳橋縣申據里老王朝相等告稱蟲災該本縣親詣勘得各鄉穀田俱被黏蟲食葉已盡根枝僅存三農失望枵腹何堪乞申請蠲賑等因又據任丘縣申據在坊等社屯老人張煥等告稱河水大發滄沒秋禾該本縣親詣勘得河水泛漲勢成巨浸隨責令各村夫役築堤備禦保障秋禾不期水勢泛濫又兼暴風屢作堤防衝決將成熟秋禾一槩滄沒四野號泣民情洶洶苦楚萬狀等因又據南皮縣申據坊市等里民崔四維等告稱蟲災異常該本縣親詣勘得近城周圍二十里許穀被蟲食甚毒晚種者穗尚未出而食已殆盡早種者亦食去其穗而僅存其楷且往時食止於穀今穀盡而及糜黍且漸傷豆田諸稼矣其二十里外蟲覺頗少然晚苗食盡而早成有穗者食去花葉多批少實與近城災不相遠等因又據興濟縣申據范橋等社民王言等告稱水患蟲災該本縣親詣勘得委因得雨大遲田多晚播卑下者注

撫畿疏

卷二

十二

水無異池沼不分穀豆盡屬滄沒高田如菊秫亦水至半身稍高地雖未被水穀黍間舉是毛身黑蟲華實根葉蠶食盡絕甚至有并草葉而食之者年不順成民失所天乞速蠲救等因又據河間縣申據儒林等里民人告稱蟲災本縣親詣勘得城東儒林一里屯地方生有蟲災食傷禾稼約有八分年豐屯地方食傷禾稼約有六分其餘城西城北尊福一等二十五里約有三分通共成災約有五分其被災貧民乞賜緩徵或酌量賑恤等因又據寧津縣申據里老劉守金等告稱蟲災本縣親詣勘得地方田苗西北二鄉雖有騰蟲所傷楷桿長成止穀粒批細少熟惟東南鄉固四等里俱係黑窪地土夏麥既未得收今種晚苗又被騰蟲食盡乞賜履勘等因又據河間瀋陽中屯大同中屯彭城天津等衛各牒稱勘得各衛屯佈種黍穀菊豆等禾委被黏蟲飛蝗食殘災至九分其應徵屯米似應照例折徵各緣由申牒到府據此為照府屬

撫畿疏

卷二

十三

地方素稱凋瘵年來水旱頻仍兼以東征賦役加增小民困苦已甚又值去冬無雪今春缺雨夏麥枯槁民心惶惶皆起流離棄鄉之念幸六月間大雨霑足佈種晚苗正值茂盛微望有秋不意陡遭蟲災食盡僅存楷莖顆粒無收據其所報被災十之八九除行委州縣掌印正官覆勘明實造冊另詳外擬合先報又據真定府申據深州申據開福等社民孫宗禹等告稱今歲亢旱不用二麥無收六月內普降大雨方得佈

撫畿疏

卷二

十四

種晚禾將未成效今被黏蟲盡行喫毀秋成無望錢糧從何辦納等情告州隨親詣各鄉勘得各佈種秋禾委被黏蟲食毀計災地三千四百餘頃申乞委官踏勘蠲恤等因又據武強縣申據災民董思改等佃種莊田王廷付等各告稱蟲災傷禾該本縣親詣勘得四野地上雨澤愆期二伏後幸得微雨佈種晚穀蕎麥黑豆今俱被黏蟲食盡總計莊田地一百八十餘頃民地一千八百七十餘頃均被災傷八分即今秋成

室如懸磬不惟賦稅難徵抑且糴食不繼若不及時拯救誠恐百姓逃竄等因又據隆平縣申據南吳疇等村居民郭守倉等告稱水患蟲災該本縣親詣勘得南吳疇等一十八村鄰滄陽河本年七月初旬因大雨河漲西岸河堤衝決五處水勢奔騰一漫橫流南自任縣穆家口北至寧晉耿家莊南北約長三十餘里東西濶數里村疇俱在水中行往俱用船渡又貓兒寨等村今歲春夏因旱無麥至五月終方得雨佈種

撫畿疏

卷二

十五

不意秀未成實忽生螟螣赤頭黑身有花身者形如蠶類布滿龍弘充斥道路一望田苗食盡止仔根節傷心酸鼻不忍見聞除本縣督令設法撲打出示安慰外申乞委官查勘等因又據衡水縣申據馬老店等村居民呼大利等告稱河水滄沒田禾該本縣親詣勘得馬老店等一十八村上通平山下通天津民人呼大利等所告災傷五百餘家連遭水患滄沒無收今已八年委為民害乞將被災地方坐落畝數推恩蠲

免等因又據武邑縣申據縣民王九高等告稱蝗蝻蟲災食毀禾稼該本縣親詣勘得四鄉地方去歲三秋無雨二麥未種今五月方得雨澤晚禾佈成苗稼稍茂陡生粘蟲徧野蝗蝻滿地致將晚種田苗食毀不堪委係重大災傷等因又據安平縣申稱本年六月二十九等日天降大雨如注平地水深約四五尺坍塌城垣官民房屋監倉城樓等項甚多城內窪下水深丈餘護城外堤被滹沱河水衝薄四面行船又死西

撫畿疏

卷二

十六

口等村田苗滄傷被災地四千三百餘頃等因又據饒陽縣申稱本縣晚種秋禾被滹沱河水泛漲窪田盡行滄潦又淫雨如注官民房舍倒塌太半城垣塚口俱已傾圮高阜之田蟲蝻疊生食毀苗稼形如枯槁被災地四千五十餘頃等因又據晉州申稱本州滹沱河自六月十三日大水泛漲衝決舊堤又兼暴雨大作倒塌倉廩一十五間民房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塌去徵糧地七十餘頃滄沒徵糧地九百八十餘頃

廠地一十餘頃前項應徵錢糧申乞停免等因各申報到府據此看得深州武強隆平衡水武邑安平饒陽晉州八州縣各申報水患異常蟲蝻疊至秋苗滄毀殆盡農民失望均屬可憫已經本府行委各官覆勘合先申報等因又據保定府安州申據在城等社屯里老劉安然等告稱異常水患衝滄田廬該本州親行踏勘一出城門汪洋無際泛舟無處河落委果房屋倒塌田禾滄沒殆盡緣本州滹沱河下流淫雨泛漲

撫畿疏

卷二

十七

須臾成海雖西南地勢高然有輕重而無遺災百姓惶惶哭聲徧野計間閭有不死則徒耳申乞破格蠲停或大賜賑濟等因又據新安縣申本年六月三十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肆日已時方止滹沱四晝夜九河齊漲萬頃奔流孤城獨當其衝四境爲壑初四初五二日水勢灌城卑職令城外居民盡行入城隨撥牌甲人夫效囊沙之策以土築護幸保孤城倉獄無恙至初六日據五社里老并鄉民馬朝貢等告稱

沒田禾倒塌房屋卑職乘舟徧閱四鄉卑下者全莊漂沒稍高者大半圯傾野無尺土地無遺禾呼號之聲振天悲哀之情泣鬼懇乞下賑民之檄起餓莩於溝中上蠲租之疏圖流離于

闕下庶可更生不致逃竄等因又據東鹿縣申據在城等社民王守基等告稱水患蟲蝻災傷該本縣親詣勘得春夏亢旱禾苗未佈五月終得雨佈種晚苗方成七月初一等日霖雨不止滹沱河水泛溢橫流平地水深數尺窪下田苗盡行

撫畿疏

卷三

六

淹沒高阜之地晚苗幸存不意天降蟲蝻將禾稼業已食盡若不急請蠲賑難免餓莩流離等因又據順德府廣宗縣申據鄉民何邦業等告稱蟲蝻食毀禾稼該本縣親詣勘得城東北一帶長相等村城南馮家寨等村城東南原保寨等村城西南霍家寨等村俱蟲蝻生發禾苗殘毀久災之民重遭此患驚惶無措合無俯將本年起運錢糧酌議蠲停等因又據廣平府廣平縣申據王封等社民張自禮等告稱蝗災該本

縣親詣勘得冬春連旱二麥枯槁至閏四月終方得微雨畧可佈種秋禾出土不意三伏無雨禾復枯槁即今靳堤等十餘村又有飛來蝗蝻食穀黍葉穗將盡大約秋收止可二三分乞申賜蠲停等因又據邯鄲縣申據災民楊光等告稱旱蝗為災該本縣親詣四鄉勘得田禾委皆枯槁蝗蝻盡地徧生涕泣盈野嗷聲滿道少壯欲流他鄉老稚將轉溝壑雖有六千餘地難保萬姓逃亡住土無人錢糧何辦哺養無謀拯援

撫畿疏

卷三

九

當策合無將解京錢糧暫行停緩存留錢糧盡行蠲免再動預備食穀多行賑濟等因又據清河縣申據各鄉村民人張自安等告稱異常蟲災該本縣親詣勘得各地方秋禾有被黏蟲食毀禾葉尚存皆穗者其粒亦批有喫盡葉穗而止存楷者一粒無存段段災傷皆然見者無不駭異處處哭聲載道聞者盡為酸心及詢問鄉民何不早行撲打皆稱自來經過蟲災未有甚於今日者晝夜撲打愈撲愈盛秋禾俱已食

盡復將新種麥芽食毀小民不敢再種看得本
縣自春徂夏二麥無收今又遭此蟲災小民袖
手待斃愁苦萬狀情實可憫等因又據寧山衛
管西屯指揮僉事李先申本屯軍人張金等告
稱金等領種屯田俱坐落獲嘉等縣地方連遭
凶荒軍民饑饉甲職公同掌印千戶薛宗文等
親詣軍屯處所勘得本屯連傷久旱日吼烈風
秋禾未及二寸委俱旱死老幼悲啼聲聞遠近
播種之勞空施錢糧衣食何辦懇乞委官踏勘

撫畿疏

卷二

二十

等因各到臣該臣看得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然旱於夏未必潦於秋既遭旱潦未必

復遭蟲螟蓋

天心仁愛斯民雖會逢厄運未嘗不為予遺存一綫
之命也畿南保河六郡自去冬至夏五月不雨
千里赤地二麥無收臣既仰瀆

宸聽幸蒙

天恩允議蠲恤矣乃今據各府州縣申報旱不足繼
之以潦旱潦不足又繼以蟲螟何天之降割已

甚不復遺仁愛於畿民也頃東師撤還過天津
將盡臣以七月二十八日移鎮西行所過河間
府青獻交河及真定府饒陽安平等縣若青獻
之苦蟲野無半穗安平之苦水城無完陣景象
蕭條黎民憔悴皆臣所痛心流涕而青獻蟲災
異常又百年父老所未見從古載籍所未聞者
臣敢不避煩瑣為

皇上陳之蓋青獻交河諸縣得雨獨後五月中始播
秋穀至六月二十前後有飛蛾從西北蔽天而

撫畿疏

卷二

廿一

來一著禾便生多子如粟粒大蟲從子出形似
蠶而頭微紅身斑黑晝夜食苗葉不止越六七
日便長寸餘或二寸遂老入土中化為紅殼如
小繭狀又一二日殼中有飛蛾出復著禾生子
如前自六月既望至七月終僅四十餘日而此
蟲凡四易子孫矣始食葉葉盡食穗粟與糜黍
食盡漸食豆惟蕎麥未食然民間種粟者十之
五糜黍十三豆十二蕎麥不過二十之一且霜
隕稍蚤猶不熟也凡蟲食過粟梗馬羸皆弗食

其蕃育怪幻不可以常理曉臣所過逐一親勘
地方小民無不扶老携幼向臣號泣臣亦涕泗
交頤至食不下咽然臣所見止青獻交河等縣
爾聞阜城景州等處亦復如是又聞廣平府屬
苦蝗與青獻等縣不殊保定府屬深束等縣亦
苦蝗易州道見行州縣各捕蝗易穀蓋總計六
郡惟真保附城數縣稍獲半收其餘無不災之
地而蟲災更甚嗷嗷下民殆不知稅駕所矣昔
成周之盛周召分陝嘉禾獻瑞臣今撫治畿南

撫畿疏

卷二

廿三

而蟲螟大作百穀彫耗各將誰委臣敢以所過
地方災禾數種謹隨疏上

進用彰臣不職之罪以俟

聖明罷斥併望

皇上特垂

清覽庶知稼穡卒瘁之苦以無靳

蠲發補助之仁查得萬曆十六年江南旱災二十一

年河...山東水災皆蒙

皇上軫念...

內帑數十萬金以廣賑濟民獲更生今畿內
無麥秋復無禾視嚮者江南河南之災不啻
之目前米價騰踊每斗已值貳錢至秋冬必大
饑因固非各州縣借剩倉穀數百石之所能濟
亦非各郡例蠲存留數千金之所能裨益也伏
乞
皇上念畿郡生靈為
國家根本值饑饉之荐臻不可使之流亡當四方
之多難尤不可使之搖動

撫畿疏

卷二

廿三

勅下戶部查照勘災事例速行各巡按御史將已報

未報各州縣衛所蟲潦災傷亟為查勘分別被

災應蠲分數具奏仰希

天地浩蕩之恩將起運存留錢糧

大賜蠲免至秋盡冬初容臣查酌時勢緩急另議賑

救事宜上

請庶喘息餘黎無胥淪於溝瘠根本重地可永固於

苞桑矣臣愚無任控籲祈懇之至計

進

災粟壹束

災黍壹束

災糜壹束

災豆壹束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

撫畿疏

卷三

二

三四

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疏

為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懇乞

聖慈軫重地信

明旨以蘇商民以銷隱憂事本年八月初二日准戶

部咨該臣會同按臣徐 干 題前事等

因奉

聖旨畿輔地方八府及蘆溝橋等處稅課原奏官民

柳勝秋等先奏一年稅銀六萬兩劉思忠等後奏

撫畿疏

卷三

一

益以宜大一年稅銀七萬兩已有屢旨分定疆界

着內官王忠張燁會同南北撫按等官徵收解進

這本說河間一府既屬內官馬堂今只七府及蘆

溝橋等處共稅銀十三萬兩徵收不足原額欲要

裁減其數便着王忠張燁會同南北撫按等官上

緊酌議明白奏請定奪勿虧國課亦不許因累商

民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欽此又該順天巡撫都

御史李 揭同前事各到部查得奏內事情奉

有

明旨相應定限移文知會合咨前去煩為遵照

明旨內事理即便會同各巡按御史及內臣王忠張

燁酌議明白定限八月內回奏施行等因准此

隨經案行易州井陘等道會同密雲等道從長

酌議停妥會呈兩鎮撫按以憑會

題及移會督理橫嶺礦務太監王忠督理通灣租

課左少監張燁酌議去後續准二監手本同稱

徵收稅銀事在本監若裁減稅額惟在撫按會

議題

撫畿疏

卷三

請以便遵守並無抗執等因又經節行各道准議去

後今據井陘大名二道兵備參政鄭一麟韓學

信會呈先准永薊昌霸密五道關稱願亦二府

三十三州縣內除宛大二縣免派外止筭三十

一州縣共派稅一萬六千二百兩而山海等關

三屯等營路及河西務琉璃河等處俱在其內

中間盈縮處俟覆奏

命下之日聽各道條分縷析呈詳各院定奪等因又

准易州道關稱保定關集甚少即紫馬兩關一

年所得商稅僅足供各衙門一年操賞公費等

項支用今南北各道俱已會議呈詳本道不敢

越俎妄議惟道屬二十州縣應徵稅銀相應酌

派一萬兩各關橋四五處俱在其內其紫馬兩

關仍聽該府照舊委官徵收除每季應扣操賞

公費等銀外其餘不拘多寡悉聽該監解

進以抵充原議之數等因各到道今該兩道會議

得商賈與販貨物必由關津隘口通衢大道往

來貿易若偏僻地方山城小邑市集買賣僅止

撫畿疏

卷三

米麥豆粟蔬菜瓜果而已肩挑背負縱抽稅能

有幾何真順四府所轄州縣雖多而關隘橋口

如李家道口董家廟等僅止四五處地方簡僻

商賈稀少兼之今歲饑饉荐臻百姓救死不贍

正賦議蠲寧忍加稅該兩道秉公酌議真定府

屬三十二州縣并董家廟等口在內每年可得

稅銀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兩順廣大三府屬二

十九州縣并李家道口等處在內每年可得稅

銀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兩至於蘆溝橋稅銀先

該少監張燁自議可得萬餘兩近該監巡歷適
過真定本道面會酌議每年可得稅銀一萬四
千兩居庸等關每年可得稅銀三千兩總計南
北七府并蘆溝橋等處共足稅銀七萬兩中間
哀多益寡截長補短各道已曲盡心力無非仰
體

皇上不虧課不困民之德意而在商民之剝肉補瘡
疾首蹙額亦不暇顧矣伏乞會同順天撫按兩
院速賜題

撫畿疏

卷三

四

請施行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
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李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涂 于 議照權
政之行屢奉

明旨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二則曰不許重徵疊取
困累商民臣等仰承

德意遂敢以稅額重疊為畿民

請命伏蒙

皇上俯賜

俞綸容臣等會同兩監酌議奏

奉此

天地雨露之仁三輔生靈幸近被之臣等曷勝感激
顧兩監奉

命主權而不敢議裁恐干嬰鱗之罪南北各道畫疆
分理而不便聚議久虛築舍之謀臣等復催促
再三隨據各道各關所轄地方定認稅額在順
永二府則未密等五道共認一萬六千二百兩
而山海等關及各營路橋口俱在其內在保定

撫畿疏

卷三

五

一府則易州道獨認一萬兩而馬水方順橋等
處俱在其內在真順等四府則井大二道共認
二萬六千八百兩李家道口董家廟等處俱在
其內而倒馬龍固等關仍聽該監另收各道既
虛心酌定臣等不能為之增損至於蘆溝橋稅
一萬四千兩居庸等關稅共三千兩則據井陘
道與該監面定臣等尤不敢為之盈縮通計七
府地方并蘆溝橋及居庸等關共稅七萬兩以
柳勝秋所奏八府六萬計之則地方少河間一

府而稅已增一萬以劉思忠并宣大七萬計之則稅額已滿全數而宣大尚不在數中臣等方會疏具

題聞復見即報該太監王忠以地方漸被侵漁其奏伏蒙

皇上垂允順天等府地方稅課都着張燁帶管徵收銀每歲務足原奏十三萬額數臣等又不勝惶懼竊惟兩奏之重疊十三萬之不可取盈臣等前疏既詳言之

撫畿疏

卷三

六

皇上亦既洞察之矣乃兩監紛紛瀆擾今日議疆界明日侵地方此其故不難知也七郡之內止有此關市止有此商民此盈則彼虧彼益則此損其爭競者為不能十三萬而爭也其推避者為不能十三萬而避也向使六萬七萬可隨地各足則兩監當相安無言何苦而屢塵天聽即張燁近疏欲獨任七萬言某府可加若干某關隘可加若干亦以額數不足故已派而復加派已多而復求多是重疊之外又一重疊也且

柳勝秋原奏八府六萬臣等今議即置蘆溝勿論而七府州縣關隘已共五萬六千較之原奏數已過矣就中多方措處有不敢瑣陳者雖

皇上近有免抽肩挑背負米粟之旨而窮鄉原無輿販或不能不繫抽矣

皇上屢有不忍加派小民之

旨而僻邑原無牙僧或不能不陰派矣故七府州縣關隘之五萬六千臣等心力已竭確乎不能復加毫末矣據王忠所奏似若喋喋於蘆溝者然

撫畿疏

卷三

七

蘆溝距

崇文門止二十餘里門稅既已過重橋稅何可復苛東西南北之商皆

皇上赤子東西南北之貨皆

京師日用儻令商賈絕跡不獨叢怨抑且用誦故蘆溝之一萬四千臣等亦不敢謂其可加也伏乞

皇上察原奏之重疊

軫商民之窮因

審兩監之爭瀆總因課額難盈

監臣等之朴忠不敢飾詞欺罔前議州縣關隘及蘆

溝共稅額七萬請自

聖明裁奪

勅下戶部轉行張燁遵照會同臣等委官徵收隨季

解

進庶寬一分民受一分之

賜有司得以展措人情不致驚惶商民幸甚根本重

地幸甚臣等復惟

撫畿疏

卷三

八

畿輔今歲災傷重大既仰荷

聖慈深加憫惻錢糧量從緩徵賑救責成着實

皇仁如天畿內黃童白叟無不翹首嚙呼共祝

聖壽無疆矣第臣等前疏既以七萬為

請故今議不敢一毫虧欠儻蒙

皇上垂憫將各州縣被災八九分以上者應派稅數

姑適免一年俟來秋豐熟仍照今議取盈此又

聖主恤災特恩而非臣等所敢擅議者也萬一不蒙

俞免臣等當竭力別處或與道府諸臣共捐俸完解

併乞

聖明裁察臣等不勝祈懇切之至等因奉

聖旨朝廷稅課原為裕國通商德意豈忍重疊徵收

累及小民畿輔所屬八府并蘆溝橋等處原奏官

民柳勝秋等先奏一年稅銀六萬兩劉思忠等後

奏益以官大一年稅銀七萬兩其河間一府已屬

馬堂朕覽先後二奏銀數總謂八府地方原非兩

說故有酌議奏請之旨這奏內既稱會同內官張

燁及各該經管官員酌議明白各照所轄地方定

撫畿疏

卷三

九

認稅額每年共銀七萬兩隨季如數解進不許短

少都依擬行其肩挑背負糧食柴薪遵照前旨不

許稅課以恤窮民該部院知道欽此

仰體 聖明恤災德意 請發倉賑

聖明恤災德意 為仰體

請發倉賑以救民命以安重地事臣聞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不足而饑寒切於肌

膚弱者俛首待盡則多捐瘠之憂此

明主所深憫也強者攘臂求活則有潢池之漸尤

明主所深慮也况畿郡近依

輦轂畿民為

撫畿疏

卷三

十

國腹心一弗加意而令有可憫可慮其關係

國家命脈寧獨一方一隅比哉本年九月內准戶

部咨該臣題為重地存難重災景象弗忍聞見

懇乞

聖慈破格蠲賑以亟救生靈亟固根本事奉

聖旨畿輔根本重地蟲澇災傷殊為可憫戶部便議

處來說欽此隨該本部覆議照例行巡按御史查

勘十分災傷州縣衛所委果顆粒無收將起運

京邊折銀查可稍緩者量為緩徵

官勦子粒及

內庫本色俱屬緊要照舊徵解不許一槩停緩災

非重大州縣無得輒將起運緩徵先將預備倉

糧大賑撥充八三各倉設處救荒事宜具奏

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這畿輔重地蟲澇災傷朕心憫惻起運京邊折

銀量為緩徵官勦子粒及內庫本色照舊徵解其

餘救荒事宜俱依擬着實奉行且礦稅遣官原為

撫畿疏

卷三

十一

裕國愛民德意所奏知道了欽此欽遵備咨到臣

臣隨即通行各道府遵照除災傷分數及應蠲

應抵銀數聽按臣勘實具

奏外一面行令災重八九分以上州縣起運錢糧

酌量緩徵仍行各掌印官親詣各鄉督同鄉約

人等查審各極貧災民若干戶次貧若干戶每

戶男婦幼小各若干口不分軍民流寓一體查

審預造冊報臣一面多發告示令貧民各安守

鄉井以待賑救不得輕自流徙自取死亡之患

臣隨於十月十五日親巡歷災重武強阜城交河獻縣河間等處所過地方滿目盡蕭條之狀荒村鮮炊爨之烟自八九月間已有塞戶夷竈散之四方者矣比聞臣撫恤告諭亦有扶杖携幼復歸而待哺者矣老弱遮道號泣徹天臣涕泗交頤誠不忍聞見初擬分鄉煮粥已復查倉穀甚少待食無窮且煮粥必用細米而貧民不厭糟糠得升合之粟稍礪爲末併菜根草子爲炊則一日可度二日一人可活二人乃撫各州

撫畿疏

卷三

十三

縣原審極次貧丁酌量倉穀多寡計口給賑或穀不足則繼之以銀或縣倉不足則取給於府臣所到地方親爲酌定所不及到者行各道周巡議報庶幾今冬祁寒之候可無轉死溝壑之民矣然倉廩多空米粟已竭來春拯救束手無策有不容不哀鳴於

二次題
父之前者卷查萬曆十四年旱災前撫臣賈

蒙發臨德二倉米一十七萬七千石併

准留撫按贖罰銀七千四百兩爲散賑煮粥之用而內帑捐發賑銀五萬兩尚不在數內萬曆二十年水災前撫臣劉 二次題
請蒙發德州倉米十萬石爲散賑與平糶之用蓋皇上加意畿輔

憫恤困窮匪自今日爲然而一時災民老有終幼有養迄今歌咏

聖德者未已然十四年之旱止真順廣大四府而保河不與焉二十年之水止河間一府而保真五

撫畿疏

卷三

十三

府不與焉乃今夏苦旱秋苦蟲澇合六府然矣據勘被災州縣雖止五十六處而米價騰踊災重處每斗二錢無災處亦及一錢矣今所賑多無地貧民稍有地而不得收者何限冬月尚可自給至來春與極貧民同一懸磬矣自夏秋以來鼠竊狗偷所在成群至白晝公然行劫中產之家臥不帖席如此景象尤可寒心若非仰藉聖慈破格廣賑將恐有意外之虞上厯宵旰非獨捐瘠之可憫已也臣

請查照萬曆十四年及二十年事例更加推廣於天津倉發米十萬石德州倉二十萬石臨清倉亦十萬石容臣查處船車般運酌量地方緩急定數分發內以三分之一散賑以二分平糶賑者專惠無地之民而不責其償糶者兼濟稍有地之家而少寬其價如米一石時值銀一兩則上收六錢悉如二十年例事完各府將糶過米價解還戶部如此則災黎有更生之望重地無枵隍之憂伏乞

撫畿疏

卷

三

十四

勅下戶部覆議上

請亟賜施行

畿輔幸甚然臣猶有說焉畿郡之翼衛

京師視各省為重災荒之不蠲起運與各省不殊然各省有本色改折之例如凶年米一石可值價一兩二錢而改折止六七錢以萬石計之實寬價五六千金以二十萬石計之則寬十餘萬金其為蠲也大矣畿郡近山者磽近海者鹵起運故無米粟一遇災荒無從寬處是地近

日月之光而

雨露之施更靳於藩省也今河間之阜交青獻慶東等邑倉庫既已殫竭催徵必難取盈保定之新安安州真定之安平饒陽盧舍蕩析幾空城垣坍塌大半皆危急凋殘之極非培養數年不能復也臣

請比照十四年例將臣衙門及兩按臣贓罰

允留一年或借充糶本或修理城池或暫抵通額此

又

撫畿疏

卷

三

十五

聖明莫大之恩而往歲已行之

德政也至於省刑訟以紓民力節耗費以資救濟嚴保甲以弭寇盜臣當與文武諸臣多方戮力共圖救寧事完之日容臣通行查覈各有司實心勤恤民無流亡者與虛文塞責澤不下究者分別舉刺有差庶親民之吏各鼓舞從事根本之地雖災而不害矣乞併

勅該部覆議施行等因奉

聖旨災民因急戶部便看來說欽此該戶部覆議隨

查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 題爲重地
荐罹重災景象弗忍聞見懇乞

聖慈破格蠲賑以亟救生靈亟固根本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卷查萬曆

二十一年八等月內該河南等處巡撫都御史

張 等題報河南山東江北地方異常水澇

災傷荷蒙

欽賜賑銀五萬三百兩留發帑金漕折等銀共五十

九萬五千九百八十餘兩動支臨清等倉米豆

撫畿疏 卷三 十六

一十三萬四千二百石賑濟留漕米二十五萬

石平糶分發三處被災地方在卷今該前因通

查到部看得

王者以四海爲家而

畿輔實根本重地乃今水澇旱蝗並時疊見災沴

異常小民愁苦亡聊幸免爲溝中瘠者諒百不

一二耳

皇上惻然憫念詎後於中州江浙哉據該撫按爲民

乞發賑貸總十萬石而散之百萬生靈則入一

斗耳使升斗足以活人臣固知堯舜所不靳已
至

請平糶二十萬石庶幾助賑之所不及遍然而民資

粒食官藉糶資斯又不費之惠多多益辦者方

茲商賈之稅密如羅網有如道路梗塞資斧多

虞則裹足而不敢前尤非四方翼戴

神京之象也伏望

皇上俯俞所請如數賑發覃惠郊圻在居者行者咸

曰

撫畿疏 卷三 十七

上實生我非徒浚我以生也正今日收拾人心之實

政固不敢以倉庫之消耗爲辭也若夫賑糶之

方稽覈之令使民需實惠官匪虛糜委當嚴加

申飭俾益方政賦贖照例留抵八分以上災重

地方京邊要緊錢糧餘贖仍解其出糶米價每

石減時價十分之三內撫臣多請倉糧十萬石

倘實賑糶不敷俟播種時另行酌議恭候

命下容臣等移咨保定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

行順天真定各巡按御史嚴行道府督率各該

州縣掌印廉明正官仰體

德意多方設賑不妨移民而移粟與之以期要在便

民毋使官無使衙蠹侵欺市棍混冒及通同扣

剋營私其平日罷穢不任者亟奏易之賑畢嚴

加廉訪總之密通

輦轍道路有口務要從公舉劾毋得虛應故事至於

平糶亦當加意的量各處災民道里均一分發

多委各郡州縣精幹之官勞來督率民自一斗

而上皆得糶買以石斗為率毋盡歸利於駟槍

撫畿疏

卷三

六

官自一錢而上皆得稱收足色數而止毋令受

勒於吏胥先將開糶之虛與價次將收貯之庫

與數陸續具題報部以待傾解不許擅挪畢日

將經手官員一體舉劾本部仍劄天津倉德州

倉臨清倉管糧衙門知會各發米十萬石其舟

車馱載搬運腳價該撫按會同計處或照州縣

災民多寡各分俵若干聽自得設法運回八分

以上災重者為急七分以下災稍輕者次之通

要先儘郡邑倉穀不足方行補給不得一槩隱

龐要使官糧粒粒不虛枵腹人人得飽未盡事
宜悉聽便宜舉行先出大字榜文曉諭各處軍
民人等上彰

朝廷曠蕩之恩下慰百姓流離之苦仍將抵過錢糧

賑糶過姓名數目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

因奉

聖旨依議着實行欽此

撫畿疏

卷三

六

原缺

畿南災困已極懇乞 天恩改折馬價疏

為

畿南災困已極懇乞

天恩改折馬價一年以充厠藏以濟民艱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准兵部咨為借用馬匹事內開二十八年分應派徵馬匹於保定真定順德河間大名廣平等府原額馬內普派本色五分北直隸擠乳馬五十匹各府州縣仍將馬價三十兩全給馬戶買身高四尺驕馬八歲以

撫畿疏

卷三

三五

下者起俵解部其折色馬價原係本色今改折色者徵銀三十兩原係折色者徵銀二十四兩依限完解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隨行各道府遵照去後臣復深惟地方時勢之困急備詢大馬俵解之艱難併檢節年改免之舊案有不容不酌議以

請者惟

聖主幸慈察焉蓋

畿南六郡自去夏以亢旱無麥去秋以蟲澇無禾

饑饉沔臻餬口無策流移載道號泣徹天臣前請賑

請賑糶二疏雖詳言之未足以盡寫其情狀也入冬

以來饑寒交迫臣雖亟檄各屬散賑與煮粥並

行而有司才力不齊荒村救恤難徧尚有僵屍

道旁妻子離散或至烹病子而食者臣心如割

臣罪無逃仰荷

聖明允發臨德津倉米三十萬以給賑糶民始有更

生望乃二冬無雪入春無雨臣復行各屬亟脩

撫錢疏

卷三

三六

省祈禱而甘霖未應麥秋未卜此臣所為長慮

却願寢食不寧者也通計六郡災雖有重輕而

民間往來鬻販米價無不騰踊至此時大都懸

磬矣一州縣之中平日能自給衣食號稱中人

產者寧有幾家然無不坐僉大馬差者一馬三

十金價非寡也乃馬商之捐勒芻豆之飼養俵

解之盤費使用每馬常多費十餘金或二三十

金而駁回更買與倒損賠償猶不在此數展轉

攀累闔境騷然內之家無擔石外之芻豆騰貴

勢必鬻產稱貸以完公務而猶懼鬻貸之無門

也貧者既不免於溝壑富者又不保其田廬家

嘆人愁呼天額地臣安敢愆然坐視而不為一

計畫耶查萬曆十四年真順等四府災傷前

撫臣賈 按臣孫 等會

題乞將本折馬匠及種馬草料銀破格暫免二年

該部覆奉

欽依准暫停一年俟次年以後帶徵萬曆二十一年

河大二府災傷前撫臣劉 按臣陳 等

撫錢疏

卷三

三七

會

題乞將六府本色馬匹盡改折色一年該部覆奉

欽依查各州縣災重者盡改折色稍輕者量派本色

二分無災者二分五釐各遵行在卷今海內常

賦多逋

內帑告訕至屢

嚴旨督責再三臣何敢輕議免若本色改解折色乃

公私兩利似不妨暫行於一時者蓋本色所以

備征戰折色所以裕庫藏馬有餘多派折色馬

不足多派本色爲軍興計則先事之備不容已也歲豐徵本色不爲虐取歲歉雖折色猶難取辦爲民瘼計則倒懸之急所當寬也方今藉

聖主威靈虜無大饜倭亦報遁播酋鴟張窮谷無所用騎見在備用馬一萬一千餘匹亦足待不時之需而厠庫數十年積蓄業空於兵餉之借支若每馬折色以三十金入發之各邊十五六金即可得上駟十二三金可得中駟是馬價僅用折色之半而羨餘已得數萬金之積卽爲厠庫

撫畿疏

卷三

三九

計亦不失酌盈濟虛之宜而况窮簷赤子藉此以苟緩須臾也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涂于印馬御史趙議照保河六郡之饑乃向來所未有非若二十一年水災僅被於濱河之數州縣而已備用馬本折二項俱非易辦第本色俵解尤難不若折色可省陪累况於民爲不費之惠於帑藏有什伍之贏於軍興無分毫之損目前救荒之策自蠲賑而外宜無便於此伏乞

下兵部再加查議除擠乳馬照常買解外將保河真順廣大六府所屬州縣坐派二十八年本色馬匹五分盡改折色徵解庶災民少得喘息而重地可保無虞矣然臣等猶有議焉前者題

議賑糶併留撫按紙贖該戶部覆議災八分以上州縣准暫緩徵且許以紙贖抵解緊急京邊錢糧矣茲馬價之徵亦宜比例寬恤如河間之阜城交河獻縣景州東光慶雲滄州故城鹽山吳橋保定之安州真定之武強武邑安平棗強饒陽

撫畿疏

卷三

三九

廣平之邯鄲廣平肥鄉清河威縣等二十一處俱災八分以上似宜不分原額本折俱以二十四兩折解仍暫停春季俟秋月及來年帶徵解完其餘州縣不得援例則災重地方或更徵獨厚之

恩乎臣撫屬寄養寺馬吐易州雄縣等十州縣前者二十五年水災曾

題將各馬兌發保營以當賑恤矣今新安災十分雄縣靜海青縣災俱九分草料艱苦民無鬻男

女以飼馬者儻各鎮有應兌馬匹宜於新雄靜
青四處多為兌發以省草料則寄養地方亦均
被無私之

澤乎乞併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等不勝祈懇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兵部覆行據太僕寺呈稱查

得保定等六府該本色馬四千八百餘匹盡從

改折則馬額愈少而山東河南應派地方亦將

撫畿疏

卷

三

四

援以為例馬額將愈虧矣節年兌馬將安取給

雖虜無大釁倭已報遁窮谷播首無所用騎顧

今時礦稅煩興民不堪命無論草竊即巨盜亦

且時發犯人過計

畿輔重地可無二萬之馬况其中又有不時倒損

與不堪調兌者乎夫法雖一定總在治人馬價

三十兩儘足充買馬之費有司官果能如數給

與解戶不必盡充馬價自十八九兩以至二十

三四兩因馬大小定為價值馬商何出措勒餘

銀盡給解戶為飼養與路費之資解戶何至賠

累若不分本折暫停春季候秋月及來年帶徵

竊恐來年兩運並平一時民力既不能卒辦馬

價益苦于無蓄帶徵之苦年復一年雖有近逸

難免後累所據改折改期似有難行至若新安

雄縣靜海青縣四地既係重災草料未免艱難

應如撫臣所議俟兌馬之期先于四處兌發庶

馬政不廢而民困可蘇矣等因到部送司案呈

到部為照國本於民民災不恤民疲而何以為

撫畿疏

卷

三

四

國兵資於馬馬政不修馬盡而何以治兵據撫

按所奏目擊畿民之災不啻饑溺之由已欲盡

改折色而尤加意於災重之輕折其為

皇上撫摩災民之真心痛心刺骨即謂停一馬政而

災民可得存活據使等所呈屢陳領思之耗減

不啻痲瘋之切身欲解其毒而尤不欲其輕

折其為

皇上憂時詰戎之實意謂嚴懲正即力持一馬政而

兵需安得廢墜善各有職而情難兼遂災民

可恤有礙於軍國之需馬政當修復妨於災瘡
之眾卽以撫按僕寺易位亦有難于兼濟者臣
部治兵所重在馬欲盡從僕寺之呈而毫無改
折獨不念災瘡之元元爲可恤乎不然焚林竭
澤後將無馬欲盡從撫按之奏而通爲改折獨
不念時事之多艱爲可虞乎不然罔廢廐空臣
部用馬寺臣必資爲口實臣部亦甚難處矣查
六府本色之馬數幾五千恐難盡改合無將被
災八分以上阜城等二十一州縣春季大馬盡
從改折而三十兩之數亦不可減災傷旣重卽
改折亦難遽完以二十兩見徵春解以十兩秋
間帶徵其餘六府各州縣於五分本色之中姑
改折二分每馬徵銀三十兩同三分本色馬一
併俵納秋間本折仍照原派又寄養被災據云
新安雒縣靜海青縣四處其實被災之處尚多
容該寺于兌馬之時多取四縣而復及其餘庶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係畿直之地而又
撫按蚤爲奏懇故爲此不得已之處其餘各省

撫畿疏

卷三

四

不得紛紛援以爲例馬旣折矣倘有事用馬憑
何取給查往時有召買之例但議價太廉馬販
不來民馬不至故召買爲難但得少寬價值卽
二十兩上下可買如俵解之馬在災民可免于
俵解之苦在僕寺亦不至虧耗之甚矣合無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撫畿疏

卷三

四

海防軍務方殷重地兵食俱匱疏

為海防軍務方殷重地兵食俱匱懇乞

聖明早賜區處以圖制禦長策事查萬曆二十五

年十二月內准戶部咨該前海防撫臣萬

題本部議覆各營議增糧銀通共二十六萬三

千四百兩除兵部出辦三分外本部該出七分

每歲定銀十八萬四千三百八十兩應於山東

保鎮薊鎮各府屬地畝內酌量派徵順末二府

軍多民少量派銀一萬兩東等六府共派銀

撫畿疏 卷四

九萬四千兩保定等六府共派銀八萬三百八

十兩各照數徵解運送天津餉司收貯專備防

海兵餉支用若遇閏月照數加徵如有延緩違

玩致誤軍需者聽海防巡撫徑自叅處等因題

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內又准兵部

咨開劄付太僕寺於常盈庫貯馬價銀內動支

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兩兌給委官光祿寺署丞

萬禮辭送天津巡撫衙門交收專備二十六年

上半年餉銀支用嗣後再計月餉將逃故軍兵

已扣存應扣支各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明支給其馬匹料草銀九千七

百二十兩徑咨戶部查給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本年六月內又准戶部咨開案查前項

新增馬匹草料行糧議出額外初議原照新兵

月餉事例戶七兵三出辦節准兵部咨稱厠庫

已竭一切新增馬匹料草俱要本部全出應於

畿南各府屬解京折銀內照數扣留轉解供應

撫畿疏 卷四

除咨保定巡撫轉行所屬各府州縣扣留二十

六年分解京折銀解發天津餉司收貯備用外

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七年

三月內又准兵部咨開劄付太僕寺於常盈庫

借動銀內支發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兩兌給委

官鴻臚寺序班王希良解至天津巡撫衙門交

收專備兵三月餉支用完日通將先次發過銀

兩一併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備咨前來節經案行天津兵備

道會行天津餉司將兵部二次解發兵三銀并

山東薊鎮保定等六府各徵解戶七銀及真定

府解扣留京庫銀兩查照秤收按月支給天津

海防標下各營及登旅等營官兵領用該臣接

管又經節次行催將收支過數目冊報去後今

據天津道兵備叅議張汝蘊呈稱蒙臣憲牌仰

道卽查原派山東薊保三鎮戶七月餉銀各若

干已解到若干未解若干兵三發銀若干各營

撫叢疏

卷四

三

官兵支過銀若干餘剩見在銀若干俱要清查

明確造冊送院以憑覆覈

奏繳施行蒙此查得原

題萬曆二十六年兵餉銀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兩

戶七原派三鎮銀一十八萬四千三百八十兩

山東省派銀九萬四千兩已解到銀六萬兩未

解銀三萬四千兩順未二府派銀一萬兩已解

到銀七千五百九十八兩五錢六分一毫四絲

三忽未解銀二千四百一兩四錢三分九釐八

毫五絲七忽保河真順廣大六府派銀八萬三

百八十兩俱已解完戶部又出兵三草料扣留

真定府京庫銀九千七百二十兩已經解完兵

部二次解發兵三銀六萬九千三百兩共解到

銀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八兩五錢六分一

毫四絲三忽未解銀三萬六千四百一兩四錢

三分九釐八毫五絲七忽陸續支給天津海防

標下家丁力士并左騎營官兵月餉馬匹草料

及天津登州旅順水陸各營提督總兵標下官

撫叢疏

卷四

四

兵廩餉等項各起止不等通共已支過銀二十

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三兩二分九毫二絲餘剩

見在銀二百三十五兩五錢三分九釐二毫二

絲三忽及照各營領用前銀按月備造冊領先

赴軍儲同知查覈明實送道覆查方准掛號赴

餉司支給並無重冒情弊并將收支過各項數

目官兵花名備造文冊呈報到臣又據該道呈

稱天津等營陸續解還扣除逃故主客官兵月

餉安家草料及節剩等銀共一千八百六十六

兩三錢六分五釐五絲三忽一微一纖內除呈
 蒙前海防撫院詳允議給海防軍儲同知各色
 人役自萬曆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起至三十
 七年十一月終止工食等項用過銀四百八十
 五兩七錢八分九釐又除海防撫院書吏門皂
 等役自二十七年正月起到至三月裁併日止各
 工食銀并中軍官支至移鎮日止廩給等銀共
 七百八十五兩二錢五分七釐四毫九絲四忽
 原未派徵亦於前項銀內動用外餘剩見在銀

撫畿疏

卷四

五

五百九十五兩三錢一分八釐五毫五絲九忽
 一微二纖海防清軍同知收貯聽候修理天津
 蒼唬等船及補修器械等項應用開報前來該
 臣覆查得戶兵二部共派解兵餉草料銀二十
 六萬三千四百兩內已解到銀二十二萬六千
 九百九十八兩五錢六分一毫四絲三忽支給
 各營官兵廩餉馬廩草料有支至二十六年十
 二月終者有支至二十七年三月終裁併止者
 有支至撤散日止者共用過銀二十二萬六千

七百六十三兩二分九毫二絲支剩見在銀二
 百三十五兩五錢三分九釐二毫二絲三忽山
 東省未解銀三萬四千兩順永二府未解銀二
 千四百一兩四錢三分九釐八毫五絲七忽案
 照先據登州水兵營呈領二十七年正二三月
 分旅順水陸二營各領二十七年三月分月餉
 臣因海防裁併本年兵餉未派移咨山東巡撫
 衙門於該省未解兵餉銀三萬四千兩內就彼
 支給登州旅順水陸三營官兵各照天津支數

撫畿疏

卷四

六

共該銀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兩六錢二分八
 釐五毫通共支過銀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
 九兩六錢四分九釐四毫二絲實該剩銀二萬
 八百六十兩三錢五分五毫八絲以三鎮派徵
 數目多寡計笑分剩山東省該分剩銀一萬六
 百三十四兩九錢七分三釐五毫八絲查有該
 省未解銀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兩三錢七分
 一釐五毫除照該省分剩銀數扣留免解外仍
 該補解天津餉司銀七千五百八十八兩三錢

九分七釐九毫二絲順末二府該分剩銀一千
一百三十一兩三錢八分七釐查有二府未解
銀二千四百一兩四錢三分九釐八毫五絲七
忽除照二府分剩銀數扣留免解外仍該補解
天津餉司銀一千二百七十兩五分二釐八毫
五絲七忽保河等六府該分剩銀九千九十三
兩九錢九分各府前銀俱已解完支用訖查有
餉司支剩見在銀二百三十五兩五錢三分九
釐二毫二絲三忽并山東順末二府應補解

撫畿疏

卷四

七

司銀八千八百五十八兩四錢五分七毫七絲
七忽以湊足六府分剩之數仍於餉司收貯抵
充二十八年分各應解兵餉之用除移咨山東
順天各巡撫衙門照數扣解并行天津兵備道
會行餉司查照施行及備造青冊咨送戶兵二
部查考其扣除逃故主客官兵月餉安家及節
剩等銀見在五百九十五兩三錢一分八釐五
毫五絲九忽一微一纖仍行海防清軍同知收
貯以為修理戰船補修器械等項應用外為此

今將造完前項派解餉銀用剩各數具官兵花
名文冊合行具奏謹具奏

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疏

卷四

八

東征水兵會集天津及時計餉補借疏

為東征水兵會集天津及時計餉補借以免匱乏事案照先准兵部咨該前海防撫臣萬

會題本部覆議內開劄付太僕寺於常盈庫貯借動銀內兌發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五兩差官解送天津巡撫衙門交收專備補還及應支待給之需以後請發銀兩必將前次所發銀數逐查已給見在數目官兵姓名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酌量題給等因題奉

撫畿疏

卷四

九

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覆督行運司動支未解鹽課餘沒銀五萬兩差官解送天津餉司收貯抵補借支及備給續至官兵糧餉聽該道稽覈實數按月逐日支發剩餘銀兩貯庫作正支銷仍將支放過花名月分銀數造冊分送薊遼總督遼東巡撫備倭管糧衙門以杜冒濫重支之弊事完通將前後支放過細數造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備咨前來該前撫臣案行天津

道會行天津餉司并軍備同知查照補還續支該臣接管復催造報去後先據該道呈稱兵部解發銀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五兩戶部兌發長蘆運司鹽課餘沒銀五萬兩外滴珠銀五百兩共銀七萬七千四十五兩除補還吳淞龍江福建浙江等營借支過本鎮兵餉并造器買馬等銀五萬九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七分一釐外尙餘銀一萬七千三百九十八兩一錢二分九釐緣由冊報到臣該臣巡撫海防已將吳淞龍

撫畿疏

卷四

十

江等營借用補還銀數官兵花名備造文冊於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具奏及咨送戶兵二部訖所有續到東征官兵借支銀兩又經行催造報去後今據天津道兵備叅議張汝蘊呈稱節蒙臣憲牌仰道卽查續到客兵某營借過某等月租餉銀若干安家銀若干共銀若干內戶七兵三各該銀若干已補若干未補若干其借支未補銀兩應否於咨部餘剩銀內開銷逐一清查的確造冊送院以憑覆覈

奏繳施行蒙此查得東征客兵俱由天津出海陸
續借支銀兩除前次吳淞等營用過之數已經
造報不開外龍江福建二營官兵接支借過廩
餉銀二萬九千八百九兩七錢七分三釐三毫
八絲續到沙兵廣東等營借過租餉銀八萬五
千三百一十三兩四錢七分一釐又沙兵營借
過安家銀一萬六百二十五兩製造器械銀二
百五十六兩二錢經理朝鮮撫院隨帶東征南
北官兵借過廩餉銀六千三十二兩三錢以上

撫畿疏

卷四

十一

共借過銀一十三萬二千三十六兩七錢四分
四釐三毫八絲內除動用先次部發餘剩銀一
萬七千三百九十八兩一錢二分九釐并吳淞
浙江二營扣回事故銀五十三兩一錢五分又
除沙兵營製造器械用銀二百五十六兩二錢
已於兵部原發造器銀內開銷外實借過天津
餉司軍餉并軍儲同知收貯安家製器買馬等
銀及清軍同知收貯運船等銀一十一萬四千
三百二十九兩一錢六分五釐三毫八絲內安

家銀一萬六百二十五兩應兵部獨出租餉銀
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兩二錢六分五釐三毫八
絲戶七該出租餉銀七萬二千五百九十二兩
九錢八分五釐七毫六絲六忽未蒙解補續蒙
本院憲牌查有保河二府原題留二十五兩
年京庫專備經過官兵本折行糧餘剩銀五萬
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一錢六分二釐三毫二絲
四忽三微七纖已行二府解補又動戶部操賞
支剩銀一千八百七十一兩五錢八分七釐五

撫畿疏

卷四

十二

毫俱補還餉司并軍儲清軍同知借過之數外
尚有借過兵部買馬餘剩銀一萬五千一百七
十二兩二錢三分五釐九毫四絲一忽六微三
纖仍應戶部照數補還兵三該出租餉銀三萬
一千一百一十一兩二錢七分九釐六毫一絲
四忽又兵部獨出沙兵營水兵安家銀一萬六
百二十五兩二項共銀四萬一千七百三十六
兩二錢七分九釐六毫一絲四忽案照先蒙本
院案驗內開客兵陸續借過安家租餉銀兩已

經咨部准於各項餘剩銀內開銷今客兵借用
兵部原發安家剩銀一萬二千三十九兩八錢
五釐一毫買馬剩銀一千三百兩六錢九分四
釐五絲八忽三微七纖募造沙院船剩銀一萬
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七錢二釐五毫製器剩銀
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七分七釐九毫五絲五忽
六微三纖俱應照數開銷及照各營借支前項
租餉安家等銀按月備造冊領先赴軍儲同知
查覈明白實送道履歷方准掛號支給並無重冒

撫畿疏

卷四

十三

并將借用補還錢糧數目官兵花名造冊呈報
到臣該臣覆查得龍江福建沙兵廣東等營并
經理朝鮮撫臣隨帶東征官兵共借支租餉安
家等銀一十三萬二千三十六兩七錢四分四
釐三毫八絲除動用上次奏剩部發并扣回事
故銀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一兩二錢七分九釐
沙兵營製器銀二百五十六兩二錢於兵部製
器銀內開銷外實借過銀一十一萬四千三百
二十九兩二錢六分五釐三毫八絲戶七該銀

七萬二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八分五釐七毫
六絲六忽除行保河二府取用二十五兩兩
原題留京庫餘剩銀五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
一錢六分二釐三毫二絲四忽三微七纖又動
戶部操賞剩銀一千八百七十一兩五錢八分
七釐五毫補還借過之數外又借用兵部買馬
剩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二兩二錢三分五釐
九毫四絲一忽六微三纖仍聽戶部徑自補還
兵三該銀并獨出安家銀共四萬一千七百二

撫畿疏

卷四

十四

十六兩二錢七分九釐六毫一絲四忽該臣先
已咨部准於各項餘剩銀內動用今借過兵部
前項安家買馬造船製器銀兩應准照數開銷
除查覈明白備造青冊咨送戶兵二部查考外
為此今將造完東征客兵租餉安家用借過各
項銀兩數目官兵花名文冊合行具本謹具奏
聞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兩監爭權姦徒釀釁疏

為兩監爭權姦徒釀釁懇乞

聖明嚴諭各遵疆界以免重困以安地方事據潯縣

申據通灣左少監張燁差委李家道口收稅書

役張光先等稟稱本監欽奉

明旨已正疆界商民安堵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被茂

法何綱錢桂虎棍任光祖糾合巡攔張嘉猷侯

國寧等并小脚百餘人各執弓箭兵器堵塞官

橋隔河橫扯鐵繩阻攔客船不容往來比先等

撫畿疏

卷四

十五

向看就被群兇隔河一齊開弓放箭射傷書役

李中成左臂并土民康金及打傷船戶郭文科

地方邢世好等各向前救護先等方得全生拾

獲箭三十三枝似此逆天黨眾一方殘害三尺

難容乞堆轉申等因又准山東礦稅太監陳增

下協理稅務李家道口委官錢桂手本內稱本

口過稅准貴縣嚴諭奉張監所委書役暨旗徵

稅本職莫敢誰何四月二十八日懸隔舊關幾

去七里另設一橋以徵本監原奏額租歲供店

用豈期張監委役以虎狼之勢統領壯丁四百

餘人各帶強弓硬弩飛箭滿河鐵繩兩斷中傷

者已數是以畏避遠逃各守信地柰緣干戈載

道惡棍滿途勢難跬步乞賜民壯援救出離李

口保全首領歸叩本監計處等情到縣隨行本

縣奉委道口監稅典史姜鏞查理去後今據回

稱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有鹽船四十餘隻在張

監廣和店納稅陳監普寧店聞知恐廣和店受

稅放關管寧店離橋約有半里許新立椿木扯

撫畿疏

卷四

十六

攬鎖于河兩邊阻滯鹽船不許過關有廣和店

書役季中成見伊阻滯不容船過領續選巡攔

孫森拏鐵錘打鎖放船間管寧店委官何綱等

不忿及領巡攔侯國寧史揚善張嘉猷各張弓

箭不意侯國寧將季中成射中一箭等情具呈

到縣據此看得兩店員役均屬中貴差委紛爭

無已勢必不兩立本縣難以禁治將來禍變恐

不止于放箭已者合無申乞速為具題

請定疆界專屬某監庶商民不致重累而後日之變

可預與矣等因申報到臣案照先准提督山東
礦稅大監陳增手本為疆界

睿斷甫定撫臣

請乞未已謹催

進夏季稅銀兼陳隨地起徵額數仰體

聖心免滋紛議以一法守以裨

國計事准戶部山東清吏司手本該督理通灣租

課稅務左少監張燁題前事節奉

聖旨李家道口等處不許陳增越占欽此隨該本監

撫畿疏

卷四

七

題稱容臣將李家道口各行舖店原投認狀并
錢桂等一併送燁管理徵收等因奉

聖旨是著遵屢旨奉行如再聽信撥置爭兢竄擾一

體治罪不饒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移會前來已

經案行該道府查照外又准戶部咨該臣等題

為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懇乞

聖慈軫重地信

請旨以蘇商民以銷隱憂事內議順永保真順廣大

七府所屬州縣并蘆溝橋居庸等關稅額七萬
李家道口董家廟等處俱在地方稅內等因節
奉

聖旨各照所轄地方定認稅額每年共銀七萬兩隨
季如數解進不許短少都依議行其肩挑背負糧
食柴薪遵照前旨不許稅課以恤窮民該部院知
道欽此又准戶部咨為恭

進灣店年例租銀申明疆界以垂永久事該督理

通灣租課稅務左少監張燁題前事等因節奉

撫畿疏

卷四

六

聖旨各處分定疆界屢有明旨如有聽信投充姦徒
不遵勅旨妄行占越重徵疊收的著會同各該撫

按衙門嚴加驅逐具實奏該部院知道欽此又

准戶部咨為隔省撥徵船商罹苦遵

旨繪圖分界以免煩言以裕

國稅事該江西徵稅內官李道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這稅課屢有旨隔省地方不許重徵疊收湖廣

欽差內官陳奉如何重徵於江西小池口姑且免

究今後各處如有聽信撥置違犯的一併重治不

饒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俱備咨前來已經案行
各道移會各監遵照疆界管理徵收去後今據
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于 議
照李家道口為北直隸大名府所屬地方東北
水路距山東館陶縣界四百餘里東南陸路距
曹濮二州界亦二三百里若風馬牛之不相及
也往直隸權政未行山東稅監陳增越境抽徵
姦民錢桂遂獻房為店插身營利地方有司固
無敢抗阻者比少監張燁奉

撫畿疏

卷四

十九

旨管徵北直隸七府租稅畫地分疆各照撫按所轄
綸音屢布昭若日星故張燁執疆界以

請蒙

旨云不許陳增越占則李道口之當還直隸

皇上既有成命矣陳增知疆界宜守自具疏云將舖
店及錢桂送燁併管則李道口之不當越占陳
增亦既恪遵矣乃錢桂等久抗

嚴旨公行攘奪張燁已差書役張光先等會同濟縣
典史徵收而錢桂復率何綱等另設鐵鎖瀾河

遇截地隔半里稅分兩監商旅往來苦遭荼毒
挑負小販盡肆誅求

皇上軫念商民曰不許重疊而姦徒敢故違之
皇上親定封疆曰不許越占而姦徒敢明犯之至於
聚眾相敵弓矢亂發李中成射傷左臂見獲箭
三十三枝權徵之市遂為戰鬥之場如此景象
豈

輦轂之下所宜有也臣等請乞

皇上再煥德音嚴諭陳增遵照

撫畿疏

卷四

二十

屢旨各守分疆不得仍行越占原設分店及錢桂悉
照陳增前疏併歸張燁管理各店稅行稅滌去
煩苛稍從寬恤仍照臣等題奉

明旨總歸大名道額稅數內庶近甸無重徵之擾商
民免剝膚之災爭釁潛消地方寧謐其聚眾拒
毆及亂射傷人各犯容臣等會同張燁查究發
落施行臣等瑣瀆

天威無任祈懇戰栗之至等因奉

聖旨 未下

畿南荒疫相尋死亡無筭自陳奉職無狀疏
為

畿南荒疫相尋死亡無筭自陳奉職無狀懇乞
聖明亟加軫恤以保子遺以培國

國脉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國家之大命在民

民安則國與安民危則國與危民流徙則國耗

民死亡則國虛故周禮重民數之獻受漢詔問

民間之疾苦凡以命脉所關不容以秦越相視

也臣至不才誤蒙

撫畿疏 卷四

皇上簡任俾撫治

畿南自受

命以來朝夕兢兢有利於民者務亟圖之有害於民

者務亟去之亦既殫竭心力矣乃智術踈短精

誠淺薄治效未臻而災沴踵至自去春數月不

雨二麥無收入秋淫澇為祟螟螣徧野臣不得

已敢以災禾進

覽復敢以賑糶干

澤幸蒙

聖恩浩蕩蠲賑並施臣得以先後親行災重州邑散
粟煮粥隨宜調度其待哺於粥者日不下數十
萬人然簞豆不能充腹嚴冬無以蔽體其老弱
之轉於溝壑者已不可勝計仰藉

聖主寵靈今夏二麥稍登謂庶幾菜色可甦矣不虞

瘟疫之氣潛萌於初春而益熾於盛夏始發於

河間而流播於各郡臣嘗施藥以救而病者比

屋簷不能盡為之起臣嘗竭誠以禱而死者相

枕神不能盡使之生臣既通行郡縣令各查疫

撫畿疏 卷四

死者以報又每日於投文人役逐處詢問有千

家之邑而病者七八百家有百家之村而病者

五六十家其病而死有十之五六十之三四者

間有一家數口俱病而無與為炊亦有一家俱

斃而無與為葬者即河間武強饒陽景

千餘片而力能自葬者不啻武強饒陽景

州等處各死者萬餘中人家始猶伐木為棺

既而木盡俱用席以葬以六郡州縣通計之病

者奚啻百萬餘家死者奚啻十餘萬人哀哀寡

婦呱呱孤兒慟哭徧於郊原骨肉侵於狼犬此皆

祖宗二百餘年生息之遺黎

皇上二十餘年愛養之赤子一旦遭罹厄運狼狽至此行道爲之慘傷整夫爲之流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食不下咽而寢不帖席者也夫變不虛生孽實由人以

聖主在宥而三輔千里之內有此非常之災撫循謂何曠瘼奚道臣因復爲文致告於北嶽之神願

撫畿疏

卷四

廿三

以身爲禱勿通行各道府有司協心脩省共圖消弭外臣謹席藁待罪仰俟

聖明俯賜罷免以爲撫臣不職干和之戒然臣竊有請焉天爲萬民之主民不得其生則呼天

皇上爲萬民之天民不得於天則額

皇上今民之痛苦極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何可復死所賴以休養而安全之特在

聖心一轉移間也日曠政之興自真保始固有募夫分砂不擾及官民者亦有僉夫僉爐併油餉

米盡取給地方者有鑿地得砂稍分與夫役者

亦有車水鑿石經年不見砂而虛用人夫至餓病爲盜以死者有砂者今已漸微無砂者雖鑿無益聞礦監亦明知之而不敢遽違

簡書地無可採不得不假索於窮民民無可索不得不歸罪於官吏蓋開塞數邑之人不損於死者幾希矣

皇上儻念近畿開採獨久愴然

下投璧抵珠之詔固至幸也不然則亟令無砂虛洞

撫畿疏

卷四

廿四

與有砂利微者先行停止而後以次報罷可乎畿內八郡稅額除河間一郡先屬天津稅盡外其七郡定稅七萬臣等會題奉有

俞旨臣未敢遽言罷也第言利宵人有奏復銀魚

因而議魚船一隻網一張應稅若干者又議沿海葦課欲丈勘侵欺者近復有奏各地方課可增稅數萬者凶年荒歲海濱之民全賴捕魚刈葦度日其事至細其利至微而欲騷擾以奪之食於心寧忍况前奉

明旨凡肩挑背負糧食柴薪俱免稅今捕魚刈葦之人視肩挑背負何如乎鹽課發於天津業每引取稅二分行鹽地方又每引抽收不等以足七萬稅額今鹽法已苦壅滯矣饑疫之後戶口益復凋耗食鹽者益少官既增稅商復增價非箝楚其民而追逼之勢必難完蓋稅監但知將順為忠而姦徒插身營利之計與窮民追償鹽價之苦未及致詳爾况前奉

撫畿疏

卷四

二五

萬擾害可勝言乎又屢奉

明旨不許重徵疊收困累商民今額稅七萬外又增此項重疊不已多乎夫民惟邦本而近畿捍衛之民於根本尤切民窮可念而凶年死亡之民於軫念尤先孟軻氏有言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皇上深居九重閭闔萬里儻蒙

覽省臣言而念及顛連死亡之狀臣知

皇上必愴然改容必且徹鐘鼓之音減

清閒之燕前所謂無砂之礦洞魚葦之新課行鹽之增課必一切停罷無俟臣言之畢如此則殘敝遺黎猶可須臾無死腹心重地庶免机隍之憂臣雖退居田野猶有餘榮若或置臣言如鴻毛視民命如草芥曠將盡而勞役不休稅已盈而按括無已竊恐流亡益衆

畿甸將虛本實先撥四方動搖此時當重塵

皇上宵旰臣雖欲求為太平草莽之臣不可得矣臣

言有限臣淚滿紙伏惟

撫畿疏

卷四

二六

聖主少垂哀察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 未下

議裁冗設通酌濟以少蘇 畿南驛因疏

為議裁冗設通酌濟以少蘇

畿南驛因事據井陘道兵備參政鄭一麟呈稱竊

照真定府所屬若定州真定等八州縣各設有

遞運所大使一員并吏書人夫等役置有車兩

羸牛等器物每所一年工料各數千金不等內

除定州趙州新樂真定欒城栢鄉六州縣各遞

運所俱係畿右極衝無容別議外其獲鹿縣鹿

泉所井陘縣井陘所俱各僻居一隅所通之道

撫畿疏

卷五

止山西一省及大同等邊關往來使客較諸各

所應付僅可十分之一而二所每年額設衙門

員役并一切公費不下四千九百餘兩合無將

二處遞運大使官俱從裁革其羸頭牛夫并各

役人等亦減去三分之二量留一分歸併鎮寧

陘山二驛管理則衙門雖革應付不缺員役既

裁錢糧自省等因呈詳到臣隨經批行該道即

查裁革二所歸併二驛應各存夫羸若干所裁

各計錢糧若干速議詳確具報去後今據該道

呈據真定府呈稱查得獲鹿井陘與山西栢井

驛地里相接行據栢井驛申稱本驛額募馬戶

五十五名每名正馬一匹幫羸一頭每年工料

共銀二千九百九十二兩額募夫八十六名每

年工食共銀六百一十九兩二錢每夫月走六

差外每季又有雇夫銀七十八兩三錢七分五

釐俱屬本驛驛丞管理等因申府看得獲鹿井

陘二所委應裁併今議獲鹿縣應裁鹿泉遞運

所夫使一員本折俸糧銀一十九兩六錢八分

撫畿疏

卷五

原額防夫四名存二名銀一十四兩四錢裁二

名銀一十四兩四錢原額夫六十六名存夫二

十二名銀二百三十兩一錢二分裁夫四十四

名銀四百六十兩二錢四分原額羸六十二頭

存羸二十二頭銀六百四兩二錢六分八毫查

該所每羸一頭准夫三名共准夫六十六名裁

羸四十頭銀一千九十八兩六錢五分六釐井

陘縣應裁遞運所大使一員本折俸糧銀一十

九兩六錢八分原額防夫四名存二名銀一十

四府四錢裁二名銀一十四兩四錢原額夫一百五十四名存夫五十名銀五百五十五兩裁夫一百四名銀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四錢原額羸三十頭存羸十頭銀二百七十四兩六錢六分四釐查該所每羸一頭准夫三名共准夫三十三名裁羸二十頭銀五百四十九兩三錢二分八釐以上二所存留夫羸工料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八錢四分四釐八毫裁革官俸夫羸工料銀三千三百三十兩七錢八分四釐內量留

撫畿疏

卷五

三

銀一千九十五兩七錢八分四釐分發獲鹿井陘二縣作乾夫銀貯庫聽候補差每夫每月計走十差外方用乾夫銀雇夫應用該縣官不時親查如差稀少見存夫內周而復始不許擅動乾夫銀兩每季終將差簿送府查考前項存留夫羸俱歸併鎮寧陘山二驛驛丞管理實餘銀二千二百三十五兩及照本府所屬恒山伏城永定西樂關城鄆城槐水七驛路當南北九省之衝先據各驛告稱近來新添礦稅差使浩繁

草料騰貴供應支持不前馬夫大半逃竄若不亟為酌處勢必難行合無將前裁革二所夫羸工料餘銀加給恒山等七驛走遞驛馬四百四十七匹每匹銀五兩共銀二千二百三十五兩庶裁冗添繁兩得其益而供應無悞等因呈道看得該府所議裁革獲鹿井陘二縣遞運所大使二員存留夫羸工料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歸併鎮寧陘山二驛驛丞管理裁去夫羸工料并官俸銀共三千三百三十兩零內量留銀

撫畿疏

卷五

四

一千九十五兩零發獲鹿井二縣作添備雇夫支用每夫每月走過十差方准動支每季終將差簿送府稽查毋許別項動用實餘銀二千二百三十五兩據稱恒山等七驛路當衝繁疲困已極加以礦稅交馳差役倍常各夫告苦委屬可憐各走遞馬每匹量加銀五兩於裁餘銀兩支給以濟目前似屬妥當合無呈請具題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于議照真定府屬獲鹿井陘二縣地方西

通山西一省與太原府樂平縣接壤冠蓋之往來本稀輪蹄之供應自少故樂平縣止設栢井一驛而獲井二縣則驛所並設不獨官吏爲冗員且每處馬羸夫役較之栢井各多銀一千五百餘金尤爲冗食則濫費之當裁未有甚於二所者也真定府恒山等七驛爲輔有極衝先年每馬工料銀百兩後裁去二十兩止八十兩遞因征調頻數礦稅繁興應付多於往時狐鼠竊其折索而浙直協濟馬銀又愆期不至遂致馬

撫畿疏

卷五

五

五

夫迺窳無肯承當則疲役之當甦未有急於此時者也今據道府議將鹿泉井陘二遞運所裁革量留夫役七十六名羸三十二頭共工料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八錢四分四釐八毫歸併鎮寧陘山二驛驛丞管理裁去大使二員夫役一百五十二名羸六十頭共裁折俸工料銀三千三百三十兩七錢八分四釐內量留銀一千九十五兩七錢八分四釐分發獲鹿井陘二縣貯庫以爲添備雇夫應用責令該府按季稽查

其銀二千二百三十五兩議於恒山等七驛走遞馬內每匹加給工料銀五兩臣等復再三查酌鎮寧陘山二驛與栢井驛東西相聯地里遠近相等第二驛附近固關每歲臣等有巡閱之行亦間用之運取軍器而鎮寧驛又爲該道駐劄之地故二所雖議裁併而議留工料雇夫銀數視栢井少寬庶幾經久可行其恒山七驛每馬加工料五兩聊以濟目前燃眉之急俟權採停止疲憊漸甦前項加給工料仍另議裁減

撫畿疏

卷五

六

六

以紓民力蓋一衷益間而樽節與愛養兼得計無便於此者既經該道府議呈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獲鹿井陘二縣遞運所俱行裁革存留夫羸歸併鎮寧陘山二驛驛丞管理應裁銀兩除量留一千九十五兩七錢八分四釐分發獲鹿井陘二縣貯庫作添備雇夫支用聽該府按季稽查餘剩銀二千二百三十五兩加給恒山等七驛走遞馬

匹應用其井陘所見任大使范汝奇給文赴部
改選鹿泉所大使何宗禮近報病故員缺免行
銓補二所衙宇改為公署條記容臣等另行
奏繳至於真定等六通運所應夫雖近亦稱累然
節年工料全支非若南馬久通不許援例告擾
外保河順廣等府各驛亦係極衝均之疲憊不
支零臣等隨地調劑不敢一一瑣瀆總期於損
益適宜俾窮役無至逃竄而已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五

五

七

荒疫未已旱蝗繼虐疏

為荒疫未已旱蝗繼虐天變民離禍亂將起懇

乞

聖明亟賜改圖以保萬年

宗社事項

畿輔大荒後重以大疫臣撫屬保河六郡病者不

啻百萬餘家死者不啻十餘萬人臣痛心疾首

寢食不寧於六月十二日具疏奏

聞乞

撫畿疏

卷五

十七

罷無砂之礦併止魚葦行鹽之課竊意

皇上軫念萬姓痾瘵切身不崇朝而寬權停採之

詔下矣今待

月餘

恩綸未霑臣與地方吏民相對揮涕莫知所措然上

天之降災非止疫癘一端下民之痛苦又非止

目前死亡已也自五月亢陽不雨迨六月二十

以後稍得微潤旋復焦枯至今七月中鏤石流

金黍稷菽粟之類多萎死無復生意矣自六月

炎氣薰蒸起順廣延及真保漸生蝗蝻日益甚

育至今七月中彌天蔽野根節心葉之食將盡

盡無復完稼矣臣於本月十六日親詣郊外循

視目覩甚真小民哭聲載道有司涕淚霑襟

及今甘雨遂降蝗蟲捕絕而大勢已不可救藥

總之秋成十無一二矣夫國之所恃以為命者

惟此萬民民之所恃以為生者惟此五穀去夏

之旱赤地千里秋復益以蟲澇今春之疫死喪

萬戶夏復益以旱蝗謂天仁愛斯民乎此戴髮

撫畿疏

卷五

十八

而含齒者何疾威之已甚也謂天仁愛

國家乎此供賦以事上者何降割之不遺也逃者

未歸居者又復思逃病者未起存者又將盡病

死者未葬生者慮不免死去歲有倉穀可糶今

郡邑困廩如洗矣去歲有賑糶可

請今臨德等倉亦虛矣轉盼冬春風雪交作饑寒逼

於肌膚慈父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弱者

荷擔而去鄉井強者奮臂而扞刑章或夜嘯而

為鼠竊之寇或大呼而稱狗吠之雄皆勢所必

至急之不足以膏斧鉞寬之遂至望屋橫行
本一搖四方震動臣恐天下之亂從此起也除
應報秋災俟各州縣申報將完容臣照例具

奏請勘另議蠲賑外臣惟帝王愛養元元求所以
益之先去所以損之求所以利之先去所以害
之若蠲之於額內而徵之於額外賑之以所本
無而奪之以所本有利之益之者什一害之損
之者百千欲其無饑寒以免於死與盜不可得
也真保開礦四年於茲矣近據易州貧民數十

撫畿疏

卷五

十九

人赴臣告訴不但鑿無砂之洞虛勞工力抑且
散無砂之土強民包煎彼其枵腹枯腸以供維
鑿之役鬻產賣兒以充煎採之費歷時已久爲
困已深臣前疏乞

皇上先罷無砂之洞以今災沴頻仍非舉真保礦務
而盡罷之於災民何能救乎

畿輔七郡稅額七萬民已不堪命矣近稅監復奏
行鹽增課仰荷

明特允部疏行運司徵收歲定二萬六千兩較之

稅監所奏似少免騷擾然州縣前者額稅或取
諸鹽商或取諸牙行已無獲遺漏今益以此項
實出重叠况前者額稅非盡權之市集猶多那
借官帑稅監之督催急於星火有司之奉行嚴
於

給紳將來剝膚椎髓不知作何狀耳臣前疏乞
皇上先罷行鹽之增課以今災沴頻仍非舉真保等
府額稅而盡罷之於災民何能救乎魚葦二課
原奏以查復銀魚廠舊額爲辭近聞稅監親臨

撫畿疏

卷五

二十

寶坻縣查勘四十餘日僅清出葦地四頃有奇
歲得稅四兩有奇寶坻如此他縣可知乃原奏
姦徒分布於靜海滄州等處威陵下吏逼認報
課而新安任丘等縣距海濱四五百里各有正
項錢糧原無舊額可復亦一槩蒐索徧地驚惶
矣臣前疏

皇上亟罷魚葦之新課以今災沴頻仍卽旦夕撤回
稅使而重寘原奏姦徒於法臣猶恐災民之不
得速安也臣聞之太公六韜曰人主好聚斂則

民多疫死又堪與家言地脈損傷則人多夭死
今民間皆謂開礦既久故地氣泄而死亡衆夫
以權採數萬金之利而易百萬生靈之命臣知
聖心必爲不忍又聞之五行傳曰人主持亢陽之節
暴虐於下其應爲旱又曰人主賦歛無已其應
爲蟲成湯桑林之禱自以身爲犧唐太宗撥蝗
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夫其身之弗恤肺腸之
弗有又何有於權採數萬金而不捐之以甦民
困也臣嘗觀自古天人之際有德而災異至者

撫畿疏

卷五

二十一

天所以益其鑒無德而災異至者天所以警其
迷災至而脩德盡人可以回天災至而不悟棄
人卽以絕天漢之季賦歛無度左藏充盈天應
以三輔大旱人相噉食漢不悟而黃巾之亂遂
熾唐之季征歛愈急政權芴落天應以關東水
旱百姓流殍唐不悟而巢芝之亂遂興今言利
宵人日索礦無已又索稅無已所以殃民者極
矣災變之來旣降以瘟疫又降以旱蝗若與人
交相爲厲此天所以動

皇上而歸其聰也其亟倣輪臺之悔轉危亂爲治安
惟今日其終信言利誤國之計致天下於危解
亦惟今日伏願

皇上思天人之際幾甚可思念治亂之關間不容髮
俯察臣言先將畿內礦稅併近議行鹽魚葦新稅一
切

詔罷與民休息而後

大發內帑寬議蠲租以收瘵癘饑饉之衆庶幾腹心
旣固邪氣不入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臣故

撫畿疏

卷五

二十一

願

皇上先布德畿郡而漸及天下是亂萌之所以蚤杜
也普天莫非王民遐方水火更急仍乞將各省
礦稅一切並罷庶幾四肢無恙榮衛愈固詩曰
柔遠寧邇以定我王臣猶願

皇上廣推恩海隅而益定王國是亂釁之所以全銷
也

皇上無謂東倭遠遁楊酋授首間閭小民何能爲自
古強莫如秦富莫如隋然威能併六國而不能

制草澤斬竿之夫力能混區宇而不能勝么麼
蜂起之盜萬灶離心同舟皆敵豈必夷狄能危
人國乎

皇上又無謂撫按彈壓司道經營猝有叫譟易與耳
撫按所以能使民者惟藉

聖主德澤

朝廷紀綱今民膏魚肉於異政德澤不足以聯其心
太阿倒持於姦徒紀綱不足以肅其志一朝掉
臂撫按束手豈能為

撫畿疏

卷五

五

皇上復保封疆乎臣至不肖誤蒙

皇上任使嘗私心自盟為臣子當事

君如父憂

國如家值此民生極困國勢岌危不敢不瀝涕痛
哭披肝瀝膽以陳於

聖主之前萬一

天啟宸衷翻然

俞允實四海蒼生之幸

九廟神靈之幸臣謹

國心盡便當乞骸骨歸耕田塲名譽爵祿非臣愚
所敢覬也臣等具

天威曷任戰慄隕越特
仰之至等因奉

聖旨 未下

撫畿疏

卷五

二四

地震疏

為地震事據天津道兵備叅議張汝蘊呈據靜海縣申據本縣陰陽生齊東等稟稱本年六月初六日未時地震有聲自西北起向東南止等因到縣申報到道具呈到臣又據真定府栢鄉高邑二縣各申稱本年七月初七日酉時自西北地震起向東南有聲隱隱如雷擬合申報等因到臣臣惟地道主靜今茲震動有聲殊為變異况臣撫屬地方去秋蟲澇為災今春夏瘟疫盛行死傷人眾三伏亢旱如焚蝗蝻徧地生發粟黍糜豆非枯乾粃殼則殘食殆盡一時人心憂惶而復有此地震之異誠恐變不虛生事有可虞皆臣與守土各官奉職無狀所致也除痛自脩省并行撫屬大小官員一體警惕共事消弭外為此具本謹具題

撫畿疏

卷五

二五

畿輔兩歲疊罹災荒疏

為

畿輔兩歲疊罹災荒懇乞

聖慈大破常格亟

賜蠲賑以救民命以安重地事據保定府易州申據東隅等社里長周官等告稱自五月亢旱至今田禾盡枯該本州親詣各鄉村勘得境內地土山岡沙壅十居其七從五月以來亢旱已極田苗俱稿至六月二十二日得雨未及霑足者尚

撫畿疏

卷五

二六

多詎意旱魃為災烈日如焚方長者不能滋息已秀者不得結實間有一二薄收類皆秕穰稅糧無從辦納籲告之聲徹天泣訴之民遮道若不蚤請蠲賑則久困災黎必致流散四方等因又據新城縣申據坊市等社民張應春等告稱見今久旱五穀枯槁該本縣親詣四境勘得上年春旱秋澇而高阜處所尚有微穫本年自五月中旬亢旱田苗不能滋長至六月二十七日方雨諸禾僅能秀穗以後又復亢陽苗稼立槁

不能成實災傷九分等因又據滿城縣申據在城等社民趙卿等言稱旱蝗災傷該本縣親詣四野勘得本縣多係山岡地土自六月以來三伏亢旱至七月十八日方雨五穀已多虛稅不實又兼蝗蝻災傷每畝雖得子粒數升不足償耕種之費隆冬與來春將何餬口錢糧從何辦納計災約有八分等因又據慶都縣申據六宿等村民崔九叙等告稱旱蝗災傷該本縣親詣各鄉村勘得自夏亢陽五十餘日未得雨澤禾

撫畿疏

卷五

二七

苗枯槁至六月二十四日得雨田禾僅存三四至秋復遭蝗蝻生發穀粟豆田盡行喫毀顆粒無遺秋無所收冬無所望男婦遮道泣訴皆欲逃竄若不亟為安撫壯者散之四方老者填之溝壑錢糧無所出辦人心搖動難收申乞查勘蠲賑等因又據蠡縣申稱本縣親詣四鄉踏勘自五月二十二日起至六月二十二日驕陽用專雨澤不施禾稼盡仆百姓皇皇一十三日雨始大通而已枯已槁之後安能實堅實好大約

秀而不實粒過多每畝收成僅止一二斗今秋穫之候已有流離之狀若不蚤為議處將來餓莩散亡難免亟為申請蠲恤等因又據高陽縣申據在城等社民李邦柱等告稱旱蝗災傷該本縣徧歷被災鄉村勘得飛蝗盈野蟲蝻滿地食殘五穀顆粒無存老幼窮民徧地撲打號泣之聲朝暮不絕衣食何所取給糧差何所辦納間有一二鄉村未有蝗蝻然先被旱災所穫幾何若不從長計議出格蠲免竊恐民之迫於

撫畿疏

卷五

二八

饑寒者難保其不為盜至於畏法之民亦不免鬻妻賣子流離趨食矣乞速委官踏勘蠲免等因又據定興縣申據二十二社里長王春等告稱自夏至今亢旱田禾枯槁該本縣親詣四境勘得五月亢旱至六月二十二日方雨枯苗復蘇又復不雨縣東南西一帶禾雖成穗十無一粒因旱久方雨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間闕荒涼景象更甚於去冬今春百姓哀訴苦狀真有如坐針氈月乞賜委官查勘亟行蠲賑等因又

據新安縣申據三臺社民趙良成等告稱蝗蝻
徧地滋生穀黍葉穗食之如洗該本縣親詣勘
得三臺等十餘村計二十里盡被蝗蝻將成熟
穀黍豆田徧地食殘枯死去年異常水患民命
未甦今被蝗蝻食毀蒼赤待斃兩歲災異頻仍
國稅民生將何所賴目擊時艱痛哭流涕申乞速
勘議蠲等因又據安州祁州深澤東鹿安肅容
城等州縣各申稱旱蟲災傷大約與新城慶都
等縣相同等因又據真定府無極縣申據在城
等社民郝珠等告稱三伏不雨復生蝗蝻該本
縣親詣城西北西南一帶鄉村勘得徧地皆蝗
穀黍花豆食毀殆盡徘徊四顧僅見根莖所在
蕭條老穉號泣誠有不忍見聞者夫民終歲勤
動惟冀有秋今遭此歲旱復罹蝗災若不亟加
拯救恐流離逃竄所必至也申乞委官覆勘等
因又據平山縣申據義羊等社民劉廷銀等告
稱蟲旱災傷該本縣親詣被災孟嶺等四十四
莊勘得自五月以來旱魃爲災蟲蝻肆害就

撫畿疏

卷五

二十九

者有秋無實被食者去葉存枝徧野蕪萊滿前
號泣雲霓之望徒切已無救於枯苗捕捉之賞
雖懸終難絕其種類天行若此民命謂何等因
又據寧津縣申據鄉民李珏等告稱禾稼旱枯
飛蝗徧野該本縣親詣鋪頭新莊等五十餘村
勘得蝗蝻徧地行如流水食苗如風聲田中
一過老禾並無遺葉嫩苗形如刀割百姓痛哭
哀聲不止等因又據隆平縣申據崇仁等社民
孫洪等告稱蝗蝻將穀黍等禾盡行喫毀該本
縣親詣勘得各鄉村種成田苗有秋可望不意
忽生蝗蝻徧野大小相續飛跳交雜無一方無
之將穀黍等田盡皆喫毀小民啼泣叫號不忍
見聞又時久不雨民益無望申乞委官查勘等
因又據冀州申據順民等村民張問愛等告稱
旱蝗災傷在風刮損該本州親詣勘得三伏亢
陽苗稼枯槁近雖霽雨早禾枯而不能復實晚
禾遲而不能發生枯者復被風摧嫩者又爲蝗
食城東西南三面五十七村俱旱災約五六分

撫畿疏

卷五

三十

城西北土路口等十九村旱災之外又遭蝗蝻
遍地田苗穗葉盡食災至九分申乞查勘蠲賑
以安災民等因又據衡水縣申據閻縣災民柳
茂春等告稱田苗皆枯蝗蝻食毀加以暴雨狂
風折傷太甚該本縣親詣四境勘得周通等六
十五鄉村田苗枯槁蝗蝻遍地兼之風雨折毀
絕無完粒百姓嗷嗷難以聊生携妻抱子俱欲
散之東土趁熟等因又據臨城縣申據鄉民符
自通等告稱蝗蝻發生晝夜趕撲此城彼來苗

撫畿疏

卷五

三十一

禾喫盡工費成空糧食既無民命何賴是上蒼
磨折生靈非人力可除天禍該本縣親詣通縣
六十三莊村徧勘見諸孽蠶屯聚跳飛無處無
之莫能頓遣况今夏二麥被冰雹打傷百姓遭
瘟疫纏累又蟲患叢生禾黍悉噬據詞滿紙哀
情觸目盈途號泣等因又據晉州申據侯城等
莊民李金等告稱種成穀田盡被蟲蝻喫毀該
本州親詣勘得被災莊村早田吐穗者青葉喫
盡絕無生意晚禾始生者根莖俱無曠然平地

老幼哭泣田間觀景誠可憫惻申乞速賜查勘
等因又據獲鹿縣申據胡家等莊村民杜化秋
等告稱田苗方秀亢旱枯焦又被蝗蝻蜂起該
本縣親詣勘得城南符家莊等村城北胡家等
莊委果三伏不雨禾稼已就枯槁又加蝗蝻生
發秋成無望小民號泣情實可憫申乞委官查
勘等因又據元氏縣申據東正等村民侯恩等
告稱蝗蝻徧地將穀花田苗盡行喫毀該本縣
親詣各鄉勘得蟲蝻先後相繼殘傷禾稼早田

撫畿疏

卷五

三十一

僅有一二晚田喫毀無存申乞查勘蠲賑等因
又據真定縣申據北牛等社民劉邦進等告稱
秋禾方茂豈期三伏無雨又值蝗蝻徧野長成
苗稼不惟枯槁無粒抑且殘毀殆盡極苦災傷
度日無聊錢糧何賴等情告縣除路勘明實另
報外合先申報等因又據靈壽縣申據白石等
社民高順府等告稱禾苗俱已成效三伏微雨
未得霑足今蝗蝻徧野禾稼損傷該本縣親詣
查勘委被蟲傷又兼亢旱合當申報等因又據

據城縣申據在城等社民夏宗希等告稱蟲旱
 災傷該本縣親詣各鄉村勘得宜安等三社秋
 田被旱蝗所傷盡皆枯槁在城等十三社井南
 孟等九役十四廠地方秋禾子粒十得一二成
 熟災傷八分等因又據樂城縣申據夏良等村
 民劉雲霞等告稱蝗蝻食殘禾稼該本縣親詣
 被災鄉村勘得自五月以來少雨秋禾亢旱又
 加蝗蝻叢生食殘田苗百姓號泣目不忍觀除
 設法督捕外委屬凶荒小民難以仰生等因又
 據行唐縣申據張茂等社民劉佃等告稱三伏
 亢陽禾苗盡枯該本縣親詣各社勘得天久曠
 旱百穀焦枯粒實盡脫槁茅如焚即今雨雖濡
 足秕殼豈能復實死草終難復蘇西成絕望百
 姓嗷嗷擬合申報等因又據曲陽縣申據在城
 等二十五社民李迎禱等告稱三伏不雨田苗
 盡枯比上年旱災更甚民命難保該本縣親詣
 各鄉勘得滿地皆枯槁之形遍野悉愁苦之收
 委無虛偽相應申報等因又據武強縣申據南

撫畿疏 卷五 三三

北召實等莊村民劉世卿等告稱三伏亢旱禾
 稼漸枯見今蝗蝻遍野食殘秋成失望該本縣
 親詣勘得去歲十分重災今夏五六月亢旱至
 六月二十二日雨始霑足不意蝗蝻復生食傷
 田禾雖經超令災民挑壕撲打四野蟲蝻日甚
 一日莫知所終似此疊災相應申請蠲恤等因
 又據新河縣申據在城等社里老傅玄等告稱
 田禾早枯又被蟲蝻食毀該本縣徧閱勘得自
 六月二十四日亢旱至今不雨苗盡枯槁兼以
 西南蝗蟲徧野田禾盡行食毀小民將何救生
 雖近得雨澤苗已久枯難以復興等因又據深
 州申據災民李仲學等告稱田苗先早枯傷又
 生蝗蝻食毀秋成無望錢糧從何辦納該本州
 親詣大馬營等三十餘莊村勘得穀黍等田盡
 行食毀秋收絕望除督率災民晝夜捕打外緣
 係災傷申乞踏勘等因又據定州衛申稱軍屯
 地土先因亢旱田苗枯槁少有下地又被蝗蝻
 盡皆食毀以致軍餘無望貧苦不堪等因又據

撫畿疏 卷五 三四

南宮高邑栢鄉暨皇井陘趙州武邑饒陽秦州
等州縣各申稱天時亢陽田苗旱傷兼以蝗蝻
食踐稅糧者多結實者少被災重經申乞查勘
等因又據順德府邢臺縣申稱本縣親詣勘得
被災田苗甚多村先出飛蝗復生小蝻食踐田
苗不意七月二十一日大風至二十二日止二
十三日大霧至二十五日止動不如其傷於苗
嗣經風霽後穀穗不秀而上報窮民有餓殍子
百姓皇皇難支歲月昨年之災言之飽食之人
一旦當饑尚可支持至於今年之饑損之人
復當連日無食鮮不仆矣申乞速勘等因又據
沙河縣申稱南中舖等村民婦思讓等告稱穀
豆等田俱已旱枯十之六七復被蝗蝻食毀計
災七分等因又據平鄉縣申稱自五月以來天
久不雨禾苗漸萎至六月二十三日雨方霑足
然秀而不實者十有四五後加蝗蝻被災高阜
鎮等二十五村地二千三百九十餘頃備食禾
稼本縣督令撲打亦難盡絕等因又據任

撫畿疏 卷五 三六

稱本縣地方自五月亢旱不雨禾稼旱傷西吳
等村小蝻生發愈打愈盛食毀田禾計災約有
七分等因又據廣宗縣申據鄉民何邦業等告
稱旱蟲災傷該本縣勘得城東西南三面鄉村
旱蝻為災田苗食毀早禾秀而不實晚苗未卜
成效目擊時艱情實痾瘵乞將本年錢糧量賜
蠲停等因又據南和鉅鹿內丘等縣各申稱旱
蝗災傷與任縣廣宗等縣相同等因又據廣平
府永年縣申據北王大由等村民劉汝相等告
稱旱蝗水災該本縣親詣勘得北王等村入夏
旱魃為災蠶雨不施將槁之苗加以蝗蝻食盡
蕩然一空未傷之處又皆含秀不吐蕎麥復為
乾枯大由等六村被漳河水衝決堤口泛濫橫
流勢若滔天土壤盡為水鄉房屋悉為漂沒携
子鬻妻逃徙異方控籲哀鳴嗷嗷待哺視之者
無不悲酸等因又據邯鄲縣申據郝村等社民
岳化等告稱異常旱災該本縣親詣勘得入夏
三伏亢旱百草盡屬枯槁滿目赤地萬姓嗷嗷

撫畿疏 卷五 三六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1 版 又小

入秋猶然不雨晚田亦且無望小民饑餓流移
赴食他方目覩心惻拯救無術乞將起運錢糧
亟請停緩以俟豐年帶徵存留銀兩如數蠲免
以蘇燃眉等因又據雞澤縣申據焦佐陳家莊
等村民張志强等告稱蟲旱水災該本縣親詣
四野勘得焦佐等五十一村入夏至今雨澤愆
期田禾枯槁又且徧生蝗蝻陳家莊等一十二
村六月二十九日漳水泛溢决堤滄沒田苗二
千八百餘頃房屋衝塌殆盡水旱蟲災疊生一

撫畿疏

卷五

三七

年之計通無所望百姓愁苦之形目不忍見悲
泣之聲耳不忍聞應納之糧從何處辦借貸之
穀將何抵補男女各思逃竄災傷九分等因又
據曲周縣申據鄉民張大經等告稱旱蝗水災
該本縣親詣勘得西鄉王家莊等村旱魃為虐
未得霑雨穀穗枯瘠多秕少粒六月二十二日
微雨未足旋繼以亢陽俱已焦槁南北東鄉兩
次漳水橫發泛濫地中蘇胡等數百村田俱為
壑東鄉新屯等村遠者不被水害復生蝗蝻徧

地所嚙之禾止餘枯莖被災地一萬頃有奇約
災九分申請議蠲議賑等因又據成安縣申據
道西堡等村民袁進忠等告稱旱蝗水災該本
縣親詣勘得臨河辛寨等村盡被漳水滄沒陸
地旱極枯槁無縣同然七月二十一日又值風
雨異常園林果棗四野黍穀盡被摔落其道東
堡等村蝗蝻滿地五穀盡空百姓號哭災傷的
有九分乞賜蠲賑等因又據威縣廣平二縣各
申稱旱蝗水災與雞澤成安相同等因又據河

撫畿疏

卷五

三八

間府任丘縣申稱親詣本縣地方勘得天時亢
旱處處成災雖近經甘澍俱屬後時穀黍等田
卒成虛穗已失有秋之望大務等十二村蝗蝻
流行蠶食禾稼陳王等六七村亢旱尤甚一望
成槁等因又據阜城縣申稱親詣四境勘得天
旱雨未及時菊穀多秕秋收止有四分本縣當
大稔之後復值此災饑荒百姓實為不堪目下
猶可少延日時恐將來逃移有所不免申乞查
勘等因又據大名府濬縣申據清源等里民李

虎翼等告稱旱蝗風災該本縣親詣四鄉勘得自五月二十日雨後旱至六月二十三日方雨又旱至七月十八日方雨其間皆屬炎暑之時而又乾涸禾之被旱傷十去其二三矣又值蝗蝻作災十去其三四矣乃於七月十八日大風且雨晝夜穀黍結成未熟盡被蹂躪子粒遺棄滿地境內無不皆然災傷十有七八不惟目下餬口無資將來

國賦安出申乞查勘蠲賑等因又據滑縣申稱本

撫畿疏

卷五

三九

縣親詣各鄉勘得入夏亢陽諸禾將槁至六月二十二日方雨以後又復亢旱早穀微有收成七月二十一日狂風陡起至二十二日止將穀黍晚田盡行刮毀每穗有存三五粒者亦有盡粹無存者至於各色果木盡被粹落糧差從何辦納申乞查勘等因各申報到臣除批行各道作速委官查勘外該臣看得

國家之有

畿輔猶人身之有腹心腹心虛耗則百病交作此

非獨民生休戚而

國脉安危實係之矣

畿南去歲夏苦旱秋苦蟲澇壯者散之四方老穉

轉乎溝壑臣仰體

聖明軫恤德意先行郡縣發倉穀散賑煮粥隨宜並

舉又仰荷

天恩俯從臣

請於臨德天津三倉發賑糶米三十萬石分給救濟

然後溝瘠稍起人心稍定豈期五月以後驕陽

撫畿疏

卷五

四

為崇至六月二十二日微雨未徧又復亢旱苗方長而旋槁穗方秀而旋枯至七月十七日雨始霑足然枯槁不能復救而暴風益以摧殘糜黍全無穀粟鮮實旱災已不可支矣重以蝗蝻徧生蠶食苗穗所過壟畝赤地無遺真保順廣四郡到處皆然而廣平之永年曲周成安雞澤等縣又苦漳水泛濫臣躬歷近郊廣詢僻邑田野蕭條之狀老幼悲號之聲視去秋尤甚惟河間大名二處災稍輕間有收穫四五分五六分

者亦僅可延至來春若真保順廣各屬目前已
流移困頓朝不謀夕此其勢誠急其情誠可哀
也臣嚮者流涕具

奏謂迺者未歸居者又復思迺病者未起存者又
將盡病死者未葬生者慮不免死良非虛語夫
人情而至於慮不免死則將何所不至哉查歲
報盜息民安疏萬曆二十五六年六郡盜賊
歲約一千五百有奇二十七年則三千有奇蓋
民窮盜熾已有明驗矧今旱蝗相踵饑饉洊至
即秋成未畢而依山聚澤胥篋探囊之徒或行
劫於暮夜或禦貨於通衢所在成群牒報如蠅
是安可不為寒心各營路官軍

國家所藉以翼衛

神京震服姦宄今月餉不能時給矣即時給而米
價騰貴不足以餬口人呼庚癸馬多損傷猝有
意外之變胡以備之

皇上視畿民如赤子赤子之濱於死亡
聖心所弗忍也

撫畿疏

卷五

四一

皇上視畿郡如几席几席之近於顛危尤

聖心所弗寧也伏乞

勅下戶部查照勘災事例速行各巡按御史將各州
縣衛所旱蝗水澇災傷逐一查勘分別具

奏破常格以廣蠲賑拯災黎以杜亂萌斯

畿輔無疆之福也然枵腹待哺於今已急臨炊索

米於計為晚臣敢遂酌議以

請惟

聖明幸憐察焉蓋去歲民間尚有私蓄可以相贖郡

撫畿疏

卷五

四二

縣尚有倉穀可以興發計散賑煮粥用過倉穀

米豆將二十萬其借給應還者亦不下二十萬

而臨德等倉賑糶三十萬石不與焉今賑煮者

已銷借給者未還公私懸磬非可以土飯塗羹

救也臣

請今冬於臨德等倉亟發米十五萬石分給災重州

縣以為煮粥之用庶幾冬春之交可少免捐瘠

之患臣復惟有司催徵正在此時小民銀錢無

措勢必以粟易錢復以錢易銀既苦於市價之

賤又苦於秤壓折耗之多是已困而益困也與其賤糶於市販祇騰價以利商孰若徑輸於官府可平糶以利民業已通行所屬令錢糧權收本色不拘粟穀菽豆各照市價量增以俟來春平糶外惟是起運錢糧有今冬必不容緩者查得去歲所請平糶米二十萬該糶價銀十三萬五千餘兩已收庫候解者十萬一百餘兩餘在秋成追完見今正造冊

奏繳合無通查緊急錢糧如進

撫畿疏

卷五

四三

官子粒厨料臺柴果品芝麻等項准借前銀抵解俟來春三月內糶過前項本色即照數解還戶部是以三十萬平糶之米濟二輔兩歲之饑不費之惠無踰於此若有司能實心愛民絕意耗羨將秋冬錢糧多收本色者實穀在倉即與實銀在庫同朝

覲查參許其據實開報俟三四月間盡數糶價完解一轉移間於正賦無損於民生大有裨益也國家蠲賦例不及起運惟存糧少獲蠲減又須如

數處補民之被惠幾何然各省有改折漕糧例本色貴而易以折色其為蠲也大矣北直故疏釅除各衛屯糧外更無本色可折歲無豐歉一律取盈此可無調酌以通其變乎往歲遇災常議留撫按贖銀以抵京邊緊急錢糧臣去歲援例以

請亦蒙

俯賜允留矣臣敢再乞

天恩將臣衙門及南北按臣紙贖仍

撫畿疏

卷五

四四

准留一年查各州縣災八分以上有京邊錢糧不能完者酌量抵解庶災民少獲寬恤之實惠不徒延頸於蠲賦之虛文也蠲之所不及則有緩徵去歲部覆災十分以上三顆粒無收始量為停緩今

請俯寬前例果被災八分以上地畝無多畝朴不前者亦槩從少緩庶煮粥以存其生者不致催科以速其去也凡臣所議惟乞賑米十五萬石留撫按紙贖一年其收本色而暫借糶價廣緩徵

而安集流移皆委曲調停無敢虛濫臣非敢謂
杯勺之水足以盡救疊災重困之民也誠念部
帑正值空虛太倉亦鮮紅腐不得已數米而舉
俟至來春時勢緩急若何容臣再酌議題

請儻蒙

皇上深垂憫惻仍照往歲賑恤河南

德意出

內帑數十萬金以恤畿民此則

天地浩蕩之仁特出於常格之外臣與地方吏所

掛號

卷五

四五

翹首而望者也乞併

勅該部覆議上

請施行等因奉

聖旨

未下

仰體 聖明恤災德意疏

為仰體

聖明恤災德意疏

請發倉賑糶以救民命以安重地事查萬曆二十

七年十二月內准戶部咨該臣并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徐 各題本部覆議發賑米十萬石

平糶米二十萬石賑贖照例留抵八分以上災

重地方京邊要緊錢糧餘贖仍解其出糶米價

每石減時價十分之三內撫臣多請倉糧十萬

撫畿疏

卷六

一

石備實賑糶不敷俟播種時另行酌議恭候

命下移咨保定巡撫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順天

真定各巡按御史嚴行道府督率各該州縣掌

印廉明正官仰體

德意多方設賑不妨移民而移粟與之以期要在便

民毋使官無使衙蠹侵欺市棍混冒及通同扣

剋營私其平日罷穢不任者亟奏易之賑畢嚴

加廉訪總之密邇

輦轍道路有口務要從公舉劾毋得虛應故事至於

平糶亦當加意酌量各處災民道里均一分發
 多委各郡州縣精幹之官勞來督率民自一斗
 而上皆得糶買以石斗為率毋盡歸利於駟儉
 官自一錢而上皆得秤收足色數而止毋令受
 勒於吏胥畢日將經手官員一體舉劾本部仍
 劄天津倉德州倉臨清倉管糧衙門知會各發
 米十萬石其舟車馱載般運腳價該撫按會同
 計處或照州縣災民多寡各分俵若干聽自設
 法運回八分以上災重者為急七分以下災稍

撫叢疏

卷六

二

輕者次之通要先儘郡邑倉穀不足方行補給
 不得一槩朦朧要使官糧粒粒不虛枵腹人人
 得飽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舉行先出大字榜文
 曉諭各處軍民人等上彰
 朝廷曠蕩之恩下慰百姓流離之苦仍將抵過錢糧
 賑糶過姓名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

聖旨依議着實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即案行易
 州等四道轉行保定等六府嚴督所屬州縣

印官一面親詣各鄉村逐戶查審分別極次貧
 民正丁餘丁婦女幼小等第名口并見在倉穀
 米豆數目開報以憑發賑及通行各郡邑先動
 預備倉穀於在城內外鎮店處所廣設粥廠處
 給柴薪將本地饑餓無聊及外境流移經過之
 人盡收在官煮粥救濟一面將臨德天津三倉
 賑糶米石該臣酌量災傷重輕分定數目多寡
 行各道府令各該州縣設處車船腳價盤費每
 府坐委府佐官一員每州縣委佐貳或首領官

撫叢疏

卷六

三

一員責令齋文赴各倉刻期般運及刊布賑糶
 救荒條約於各郡邑鎮店煮粥處所張掛曉諭
 行令各有司加意着實遵行賑必計口投米糶
 必分鄉零賣務要粒粒盡入窮民之腹仍專委
 保定真定等府同知通判等官蔡鳳梧張蘊等
 親詣各州縣徧歷四境巡察但有奉行無法饑
 民不得實惠者隨時覺舉揭報以憑叅處去後
 續據真定府屬武強武邑衡水三縣保定府屬
 深澤縣各申稱食粥貧民數多將有限倉穀俱

已用盡分領賑米不敷接濟乞要再發賑糶米各數百石等因各申詳到臣該臣屢奉月巡歷地方目覩災重武強等縣食粥貧民各至萬口以外漢澤災雖稍輕而流民聚食者數千倉廩全虛各分鄉賑糶煮粥救濟委不敷用於平糶米內除發各府州縣外剩米一千六百石改糶為賑分發武強縣米四百石武邑縣米五百石衡水縣米四百石漢澤縣米三百石刻期撥運接濟煮粥以救燃眉已經移咨戶部將前米准令免價隨准戶部咨開巡撫衙門體念倉廩詘乏不欲復為再請目擊災民困急不忍坐以待斃於剩下平糶米內改賑一千六百石分發四縣撥回煮粥給賑通融救濟因時佐艱撥於荒政有神相應依擬等因備咨到臣已經轉次案行各道府遵照事完通將動過倉穀米豆并原領賑米賑濟過極次貧丁貧生煮粥救濟過本地貧民并收養資還流民男婦幼小各姓名及平糶米糶借過銀數

撫畿疏 卷六

煮粥買柴用過庫銀兩院贖抵補過京邊要緊錢糧各項數目冊報去後又據寧津縣申稱煮粥不敷於平糶米內奏動一百五十四石五斗三升九合米價無從處補真定府推官賈之鳳申稱蒙臣牌委親詣武強縣查疫死人戶貧無為葬停暴者酌量賑恤動用平糶米一百石聽候議處等因各報到臣已行各道府將前煮粥奏用并賑恤疫死人戶用過平糶米石准改糶為賑免價外今據井陘大名二道兵備叅政鄭一麟韓學信天津道兵備叅議張汝蘊帶管易州兵備道保定府知府汪治各呈送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六府所屬州縣衛動過倉穀米豆賑米并銀買輸助米穀賑救過極次貧民丁口貧生姓名平糶併借出已未完米銀煮粥買柴用過銀錢各數目造冊及稱河間府屬災重州縣贖抵補京邊要緊錢糧巡撫衙門尚少贖銀三百九兩五錢六分三釐零巡按衙門二十七年分贖銀已經解部交納獲批

撫畿疏 卷六

呈詳按院准取保河兩府二十八年分贓贖銀
奏補待抵完之日另報等因各呈報到臣該臣
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 何 覆查

得保定等六府米穀多寡不齊賑煮先後各異
有先儘倉穀而繼以賑米者亦有用盡賑米復
補以倉穀者有賑米不足改動平糶者亦有平
糶既盡而猶剩賑米者總計各府併所屬州縣
先動預備社義等倉穀米豆菊并臣與州縣各
官捐銀買米及鄉官義民輸助米穀通共一十

撫畿疏

卷六

六

九萬九千八百六十九石六斗零捐銀二百八
十四兩一錢七分五釐內賑濟過極次貧軍民
男婦幼小五十九萬二千五百九十一名口用
穀豆九萬五千五百六十六石一斗二升二合
銀二百八十二兩八錢一分五釐賑濟過極次
貧生員六千三百一十四名用穀五千七十三
石八升四合煮粥廠各處起止月日不齊每日
人數不等通籌救濟過本地并收養流民男婦
一千六百四十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三名口用

撫畿疏

卷六

七

穀米豆菊八萬九千七百九十九石一斗七升
五合零資還食粥流民并續賑復業貧民及老
幼殘廢瘟疫等項軍民男婦一十萬三千六百
五十五名口用穀米豆九千四百三十一石一
斗一升九合零銀一兩三錢六分原領臨德等
倉賑米一十萬石平糶改賑米一千六百石併
續改賑米二百五十四石五斗三升九合又銀
買并穀碾設處及義民輸助米一千二百九十
二石三斗三升八合用過米九萬九千八百八
十二石二斗八升一合義民輸助銀五十六兩
六錢七分八釐內賑濟過極次貧軍民男婦幼
小八十二萬九千一百二十八名口用米八萬
三千七百三石一斗九升九合銀五十六兩六
錢七分八釐賑濟過極次貧生員二千五百二
十一名用米八百八十四石八升四合煮粥廠
各處起止月日不齊每日人數不等通籌救濟
過本地并收養流民男婦二百六十六萬四千
二百五十四名口用米九千二百四十二石二

斗七升二合零資還食粥流民并續賑復業及	老幼殘廢瘟疫等項軍民男婦一十一萬八百	九十五名口用米五千九十三石七斗二升六	合補還原借府州縣倉穀米還米九百五十九	石實剩賑米三千二百六十四石五斗九升六	合見在各縣收貯爲今冬備賑之用原領平糶	米二十萬石內除咨部改糶爲賑米一千六百	石免價又寧津縣煮粥不敷武強縣賑濟瘟疫	貧民奏用米二百五十四石五斗三升九合亦	應改糶爲賑免價外實糶米一十九萬八千一	百四十五石四斗六升一合各糶價不等共銀	一十三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兩三錢二分四毫	九絲內糶過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石	三斗三升五合八勺該銀一十萬二千八百四	十五兩六錢五分二釐九毫八絲二忽已收在	庫借出糶米四萬八千九百九十石一斗二升	五合二勺該銀三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兩六錢	六分七釐五毫八忽見今追還煮粥買柴動用
--------------------	--------------------	--------------------	--------------------	--------------------	--------------------	--------------------	--------------------	--------------------	--------------------	--------------------	--------------------	--------------------	--------------------	--------------------	--------------------	--------------------	--------------------

撫畿疏

卷六

六

八

府州縣庫銀一千三百一十七兩二分六釐四	毫三絲錢一萬一千三百二文草一千九百三	十五束逐項查覈明白除備造青冊咨部查考	及放賑有司各官賢能與不肖者另疏分別舉	刺其原	奏留臣等撫按衙門二十七年贖抵補災重州	縣起運京邊錢糧臣衙門贖銀抵補將完真定	按臣贖銀抵補已完順天按臣贖銀已經解部	待二十八年贖銀奏抵完日另行造冊咨部外	爲此今將造完保定等六府所屬州縣衛動支	過在倉米穀豆菽并捐輸銀米穀豆及部發臨	德等倉賑米併賑救過軍民貧生平糶借出已	未完米銀煮粥買柴用過在庫銀錢各項數目	文冊合行具本謹具奏	聞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
--------------------	--------------------	--------------------	--------------------	-----	--------------------	--------------------	--------------------	--------------------	--------------------	--------------------	--------------------	--------------------	-----------	------	----------

撫畿疏

卷六

六

九

畿輔疊荒民命瀕危懇乞 簡發報災疏

為

畿輔疊荒民命瀕危懇乞

聖明簡發報災原疏亟

賜蠲賑事臣奉職無狀致干天和去歲夏秋俱災流

亡過半仰荷

皇仁賑糶煮粥並行而民之死者猶不可救逝者猶

未盡歸乃今秋旱蝗相繼收成益薄斗米百錢

公私交訕民命之顛危人情之洵懼未有甚於

撫畿疏

卷六

十一

斯時者也臣據各州縣報到災傷憂心如擣業

於八月二十日拜疏以

聞併陳未議一

請發臨德等倉米十五萬石為冬春煮粥之用一錢

糧權收本色以備平糶而暫借米價抵解進

官子粒等項一乞留臣與巡按衙門紙贖以抵京

邊緊急錢糧一乞廣緩徵俾窮民無致逃竄蓋

今歲之荒視去歲無異今歲倉廩空虛視去歲

尤難而臣所議皆委曲調停既為民生計又

國賦計無敢一毫虛濫乃待

命至今月餘猶未聞

明旨下部臣惶懼滋甚竊念去年八月內臣題報秋

災奉

聖旨畿輔根本重地蟲湧災傷殊為可憫戶部便議

處來說欽此十一月內臣題

請發倉賑糶奉

聖旨災民困急戶部便看來說欽此臣莊誦

綸音仰見我

撫畿疏

卷六

十一

皇上軫念畿民疾苦不啻慈父之愛子而畿民翹首

騷呼亦真如赤子更生於父母之懷也夫去歲

既以災傷

憫惻之今歲豈忍忘焉去歲曾

發米三十萬石全活之今歲豈有靳焉臣知

皇上愛民之切終始無間惟是臣積誠未至忠不足

以孚

聖心言不足以達民隱以致前疏未蒙

發然民之枵腹待哺者不能一日緩也冬春之交

轉徙溝壑者不容立視其死也臣實有罪萬姓

無辜伏乞

皇上再施惻隱之仁益弘

雨露之澤查臣原疏

勅下戶部覆議或令該部據臣原揭查議上

請庶子遺得緩須臾之命重地可免意外之虞臣下

情無任戰慄控額之至等因奉

聖旨 未下

撫畿疏

表

六

七

導 旨會議魚葦課稅疏

為導

旨會議魚葦課稅懇乞

聖慈察原奏杜牽擾以信

明旨以安

畿甸事卷查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內准戶部咨該

真保薊永開礦兼管魚葦課稅太監王虎題為

魚葦課稅查勘有序敬陳久便長策事內稱寶

坻縣葦地無論

撫畿疏

卷

七

宮監等衙門勳戚勢豪每葦柴十束俱二八抽分

濱海魚船魚網各照大小每季徵銀五兩一兩

三二錢不等及稱天津衛靜海縣葦地船網已

經查過取有印信文冊其滄州新安雄縣等數

處尚未回報併稱土民首報開墾荒地一槩查

徵其原奏四萬之數亦可取盈等因節奉

聖旨這所奏寶坻縣等處葦地船網已行查完的依

擬徵收稅課銀兩解進應用其未完的及開墾拋

荒地土州縣數多爾還會同撫按屯田御史等官

上緊查勘具奏不許侵越各處稅課疆界重疊徵收其原奏官夏榮作威生事戒諭不悛本當重治姑着回衛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備咨行臣會同巡按屯田各御史上緊會勘酌議停妥限九月內回奏等因本年十二月內又准戶部咨該太監王虎題為遵奉
 明旨敷陳利弊懇乞
 聖明乾斷以裕

撫畿疏 卷七 二
 國課事內稱順天等府各州縣開墾水田極多併

各開耕荒地亦多及成熟地止納穀三升備賑並無解支何項衙門議要按畝起科歸併徵解及稱各州縣有七十二衛屯地向因重差苦累拋荒姦民侵占承種議要登革仍歸各軍除納屯糧外優免雜差併徵差銀解進又稱天津長蘆沿海一帶葦場晾網地土俱被鹽商堆聚鹽包鹹薄地土寸葦不生且設立灘竈就近葦草刈割煎燒殆盡復將大草編織為席盛置鹽灘而以葦草做繩縛之沿海葦地盡被偷割

堆聚每包徵銀半分盛鹽席包草繩每包徵銀一分灘竈每月徵銀二錢俱於鹽商名下追解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官屯民地開墾荒熟水田徵糧查復并鹽商侵占葦地堆聚刈割葦草等項徵稅情由俱依擬會同撫按屯田巡鹽等官查勘明確奏請定奪毋虧國課亦不許因累地方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備咨行臣遵照勘議定限次年二月回奏等因各到臣節經案行天津易州等道

撫畿疏 卷七 三

各查勘酌議會詳去後近據天津道兵備參議張汝蘊帶管易州道保定府知府汪治會同井陘等道兵備參政鄭一麟等議呈照得畿南六郡連遭荒歉百姓日不聊生荷蒙朝廷蠲賑平糶多方救濟猶不免於溝壑豈宜額外橫征以重困之據該監題議魚葦等稅除天津靜海附近寶坻縣地方沿海葦地各有官監部衛等衙門管理外其腹裡州縣如保河之新安安州任丘雄縣等處間有產葦處所皆

徵糧民地原非海濱沮洳荒地可比魚網船隻
皆派徵落地稅銀亦非先年銀魚廠舊額且落
地商稅無物不徵乃復加以魚葦稅課俾一物
二稅災民其何能支至於開墾荒熟水田納穀
者貯以備賑徵糧者自有正額勢難箕歛獵取
京衛屯地碁布州縣民間典種完糧所從來久
不宜輕議以開競奪之端鹽商中鹽已納引價
餘沒堆梁繩席尤難另稅以滋商竈之苦今該
監所差參隨等役徧布州縣肆行騷擾男婦震

撫畿疏

卷七

四

驚非惟民命難堪抑且有背

明旨合無呈乞亟賜題

請以安民心以紓民困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安

何

屯田御史趙

巡鹽御史吳

議照

畿輔地方幅員不過千里物力止有此數往蒙

聖恩允臣等會奏以順求真保等七府屬張燁共定

稅七萬兩以河間一府屬馬堂仍舊入天津稅

額一切魚鹽凌雜可稅之物何者不在其中近

兩監復奏增鹽課二萬六千兩則

畿內八郡之稅已不啻十餘萬金此南北各省所
未有也而奸弁夏榮者復借查復銀魚廠之名
謂魚葦課歲可得四萬兩誤蒙

皇上過聽准行王虎督理蓋海濱漁樵之民間風股
慄棄業遠竄者十家而七八矣然夏榮原奏亦
止言寶坻有南北二魚廠有葦地五千頃而已
未嘗徧及於內地也又未嘗摻及於各郡之魚
鮮葦席別置稅也

撫畿疏

卷七

五

皇上明見萬里

德音煥發亦止云寶坻地方先年設立銀魚廠歲
進銀魚及葦課銀兩以供祀享

御用着查照舊例以奏未嘗令例外摻括以必盈四
萬之數也乃該監逢迎以爲忠謂非四萬不足
以副

皇上之命參隨等役乘機而播弄謂非多方漁獵不
足以滿取盈之數今日出一計明日增一議由
寶坻而株連於各郡由魚葦而蔓引於土地商

竈不知其去原奏愈遠而事體愈不可行也蓋
海濱葦地多屬

官監部衛及勳爵管理臣等不能盡知若保河內
地如新安雄縣任丘吳橋等處間有蹄涔之澤
皆經丈量定賦寸鱗尺草莫非惟正之供其去
海或三四百里五六百里而一槩牽擾何為州
縣落地商稅已盡錙銖而另坐船網及鬻魚鬻
葦席者多或百兩少或六七十兩今且延及真
定之三十二州縣卽井陘獲鹿僻居山谷去海

撫畿疏

卷七

六

千餘里亦一槩牽擾何為民間砂礮窪地耕種
難而收穫薄有司為設法招墾歲納穀三升備
賑然一遇水旱輒復棄去今欲畝徵銀三分民
有釋耒耜走耳近河地有水可溉民或引為稻
田然水耕水播視是田勤苦百倍而僅穫一石
之入今除糧差外畝加稅三分情農何幸而良
農何辜軍屯與民地犬牙相錯彼此典種誠有
之然屯糧衛差供辦無異矧先年業用典價胡
能一旦奪之自設有屯田御史以來立法申禁

不知幾人卽臣待罪郊圻數載凡民種軍地者
或責其津貼軍絕者或令雇軍不知費幾番心
思若欲盡奪以還之軍勢必不行且免軍差而
徵差銀以解衛所徭役誰與出辦其說尤窒礙
難通且夫官屯民地普天所共有也其於原奏
銀魚廠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而泛漫牽擾不已
又何為鹽商中鹽已納引餘竈戶煎鹽已輸季
課乃鹽包堆塚以為侵地而稅繩席前草以為
偷竊而稅窮搜苛索猥瑣尤甚言利至此不亦

撫畿疏

卷七

七

輕

朝廷而羞千載之史冊耶若乃參隨等役百十為群
分布州縣邀索商貨以及窩井菜畦果樹之類
無不嚇取銀錢又題奏所未及該監所不知者
其為民生困累可勝道哉臣等嘗恭誦
皇上屢旨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今查葦丈地計畝
增稅若干其於加派何如一則曰不許重疊徵
收今馬張二監各有額稅復每處坐百數十金
其於重疊何如一則曰不許侵越疆界今以海

濱魚廠之稅而濫觴於

邦畿千里之內其為侵越何如此非所以奉

詔令而一觀聽也三輔比歲浮饑流草載道重以疫

癘之災戶口耗損盜賊嘯聚所在縱橫仰荷

聖明軫念予蠲予賑兩歲中發賑糶米四十萬石間

閭方驩呼共祝

聖壽曰賴我

聖天子得起死而肉骨也夫其救死之不贍常賦之

不能供矧加以徵稅而益以重疊非所以體

撫畿疏

卷七

八

聖心而廣

恩澤也臣等嘗致書王虎會議大要謂稅課難增民

窮當恤虎答書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第所處

之地不同非取盈四萬將惴惴難免罪戾耳不

知

皇上以六合為帑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

皇上以

京畿為堂寢視億萬災黎奚啻痲痺之切身數十

萬之米可捐何有於四萬金乎十餘萬之稅已

苦不支忍益以四萬金乎兩奉

明旨惓惓令臣等勘議明確蓋誠知海濱彈丸魚廠

必不能取四萬之稅又知各州縣坐派魚廠及

荒地屯鹽之擾非原奏所有且重疊困累無已

故欲臣等斟酌可否以俟

聖裁也稅監所司者稅惟言多不敢言寡臣等叨職

地方祇承

德意謹具陳利害會疏上

請伏乞

撫畿疏

卷七

九

皇上燭奸弁之原奏本出燈張

審稅監之廣按尤屬滋蔓

憫災黎之不可重困

念額稅之不可復增霈然下

恩綸撤回該監其魚章等項仍舊盡歸馬堂張燁額

稅數內則海墾稍止愁怨之聲萬姓稍解倒懸

之苦是臣等所大願也如或以銀魚廠先年曾

有建設今姑暫復以濟

御用則乞如

前旨備查舊例或照稅監前議及原奏地方止於寶
坻天津近海等處已經查過者每葦地一畝量
加稅一二分每船網量起稅數錢酌定多寡數
目令有司隨季徵解該監轉行解

進俟

大工完日停止其餘不近海州縣雖有零星魚葦不
係銀魚廠原轄者悉行罷免至於坐地葦席魚
蝦之稅自在馬張二監稅內其開墾荒地水田
仍舊納穀備賑及辦本等糧差軍民屯地仍舊

撫畿疏

卷七

十

佃種安業商竈席草聽其採取供課俱不許別
行騷擾則無藉姦徒不得假查地查稅之名以
鼓益熱益深之禍各郡縣吏民獲偷旦夕之安
則旦夕之幸也臣等遭逢

聖主比肩而為役

畿內私心顧

天惟歧望

皇上漸罷權採以覆露元元今恪遵會議第以魚葦

一稅為

謂又不得已而持兩端仰候

裁定人將謂臣等不能以堯舜事

君至同論事於月攘臣等無所逃罪惟

聖明超然遠覽曠然

寬恤有出於臣等願望之外使天下稱

大聖作為非愚臣所能窺測不勝幸甚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 未下

撫畿疏

卷七

十一

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懇乞再賜興發疏
為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懇乞

天恩再

賜興發以安根本重地事本年二月內准戶部咨題
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 催請勘災原疏
併覆臣去歲題報秋災疏揭伏蒙

皇上軫念元元

允發臨清倉米十萬石聽臣等徧行賑恤

恩澤至渥一時間閭待哺之眾莫不喜色相告曰

撫畿疏

卷七

十一

聖天子實生我然無奈旱荒日甚流殍日多升斗之
水不足以潤涸轍壺箠之給不足以充枵腹也
先是臣於去歲十月內竊見饑饉已形預行各
州縣查審貧民災極重者定以十二月初次重
者於十二月中稍輕者於今年正月各設廠煮
粥以濟至二月內復通行廣收且慮米不可繼
定以每日散穀豆四合聽其并糠粃和菜根而
食然通計各郡每日領穀豆者止一十八萬四
千餘人其遺於粥廠之外者不可以數計也臣

又於去歲八月內竊見倉廩已匱預行各州縣
權收本色俟今春平糶除大名府無災收過九
萬餘石其保河等五郡共一十五萬石有奇而
真保順廣四郡復借動庫銀收買米穀約九萬
餘石今俱次第發糶然惟中戶有餘者可得之
其貧而無錢不得糶者不可以數計也臨清賑
米陸運者已至今方計口授食惟保定水運稍
遲約五月初方到卽人給一斗亦止給百萬人
耳其遺於賑米之外者不可以數計也况去秋

撫畿疏

卷七

十三

無雨種麥甚少三春亢旱根苗盡枯今芒種屆
期而秋禾尚未耕播臣近日單車親行郊野經
歷州邑但見黃埃滿目啼號載道得賑者僅緩
旬月之死而莫保其終未賑者欲延旦夕之生
而不能少待事勢至此雖欲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不可得已除奏報夏災容臣通查輕重分
數另疏上

聞外卷查去年臣題報秋災議

請賑米十五萬石併留臣衙門及南北按臣應解贖

罰一年而戶部題覆止准米十萬石蓋以秋災雖重猶庶幾二麥之豐登也今麥復失望矣而保真之饑為甚臣

請於天津截留漕米六萬石容臣分發於保真所屬五十二州縣再行普賑則二郡之溝瘠或可復起乎廣順之饑永邗為甚而大名所屬元魏等邑與廣郡為鄰見收貯本色雜糧三萬二千餘石臣於三月終先行令暫貯勿糶以備永邗等處緩急今勢已急矣臣已行廣順二郡酌量所

撫畿疏

卷七

十四

屬應賑應借若干即就近於元魏等處運取其應解錢糧即於廣大二府去歲平糶米價內暫借起解事完容臣查覈賑者咨部請銷借者仍追原價則二郡之菜色或可少甦乎然臣特就目前區畫耳倘十日之內而雨有麥者猶少獲升合過十日而未必雨則麥無遺穗矣五月以內而雨有地者猶可播晚穀過五月而未必雨則野無餘糧矣危急存亡之勢將非臣所敢知而救焚拯溺之計尤不容不再

實也伏乞

皇上憫念堂皇赤子實繫

國家腹心

初下戶部速照臣議題覆上

請

賜施行則

雨露垂始終之潤子遺蒙

再邀之仁所關於近甸安危非淺鮮矣臣無任願

天祚懇之至等因奉

撫畿疏

卷七

十五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覆稱除元魏等縣見貯本色雜糧賑借廣順二郡以廣大二府平糶米價借抵廣順起解錢糧俱應准從外其截留漕糧一節隨行准雲南司付稱漕糧京儲正額太庾積貯無幾惟天津倉見貯種米粟米可湊四萬發賑等因回付前來看得漕米時值旱乾積運不前枵腹災黎安能久待着動天津倉種米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一石四斗二升二合再湊粟米六千四百二十八石五斗七升八合共發

四萬石不足之數地方官另為設處則搬運刻
期可到貧民滌金可炊仍俟尾幫經過之日照
數截留補還該倉深屬便宜呈乞裁酌議覆案
呈到部為照畿南地方乃

神京之肘腋根本之重地三年以來非澇則蝗非蠶
風則酷日災沴異常相仍叠見去秋歷今亢陽
為害夏麥已枯秋禾未播幸免溝瘠者百中一
二耳視往昔災荒殆又甚焉設方賑濟其如倉
廩匱竭何雖正月內已蒙

撫畿疏

卷七

十六

皇恩發臨清十萬之糧碩前之賑濟尚未遍及而今
之啼畿日又益甚撫臣單車徧歷目擊野殍不
得已復疏為民

請命乞留漕米六萬石賑保真二郡災黎以元魏等
縣見貯本色雜糧賑借廣順二郡以廣大二府
平糶米價借抵廣順起解錢糧通融緩急酌宜
濟艱具見苦心實政均應依擬為當惟是漕糧
係關京儲正額原非備賑太庾積貯無多似難
擅動但

畿輔災祲頻年小民困苦殊甚所當從權酌處既
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劄行天津倉將見貯粳米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一石四斗二升二合粟米六千四百二十
八石五斗七升八合聽保真撫按官委官領回
分發保真一府州縣分別極貧次貧徧行普賑
如有不敷地方官各自設處仍俟漕糧粟米尾
幫經過之日照數截留補還該倉元魏等縣見

撫畿疏

卷七

十七

貯本色雜糧三萬二千餘石分給廣順二府酌
量永邳等縣災傷重輕隨宜賑借一應搬運舟
車脚價各該州縣自行處備廣順應解錢糧准
於廣大二府去歲平糶米價銀內暫借起解俟
二十九三十兩年秋成追還務使官糧粒粒不
虛枵腹人人得濟其未盡事宜可禱荒政者悉
聽便宜舉行一面嚴加廉訪有實心賑救視民
如傷與剋減營私息玩官員從實舉劾毋避嫌
怨畢日將動支倉米賑借抵還并平糶米價抵

解錢糧等數目逐一查明造冊送部查考統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移文各該衙門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畿輔災旱相仍民困已極這與發事件俱依擬

行未盡的着該撫按便宜設法處置仍飭各

小官員俱要協心共救毋分彼此怠玩貪肆

時効來重處欽此

撫畿疏

卷七

六

畿甸旱災頻仍自効奉職無狀疏

為

畿甸旱災頻仍自効奉職無狀懇乞

聖明亟順人心迺

天和以保安

宗社事臣惟

京畿天下根本本安則天下安本危則天下危然

安危之機實在民生休戚未有饑饉薦臻流亡

無算民命懸於旦夕而猶可幸根本之無危者

撫畿疏

卷七

疏

也自萬曆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七年五月大

旱無麥是秋復蟲澇無禾二十八年春民死於

饑疫者不下數十萬人至夏秋復大旱無禾節

經臣具題按臣勘報仰蒙

陛下軫恤子獨子賑俾臣等得以殫心救濟

畿南赤子猶幸有子遺者夫孰非

陛下再造之恩乎然游災已歷三載賑貸非止一端

公私之蓋藏盡竭閭閻之枵腹日多煮粥所救

止於老弱借貸所給不過斗升無產者既輕去

其土有地者亦無處鬻錢臣近日盡屏騎從以
單車巡行州邑竊見樹皮剝盡黃塵滿目沿途
遮擁而泣訴者皆菜色之衆其拆屋棄地而逃
携妻子荷筐釜而適樂郊者十家而二三矣近
據有司揭報有身充礦夫不能度日遂殺其病
子而食者矣始猶望麥以延未死今麥已絕望
也所望獨在秋禾今小滿過期而猶未雨芒種
當候而禾黍未耕播也寧獨貧民不免於死徒
卽有百畝之地中產之家皆向臣泣訴懼天蓄

撫畿疏

卷七

七

之不測死亡之無日臣亦相對揮涕恐天未悔
禍併臣未知死所也臣齋素零禱已四十餘日
昨以初五日親詣
北嶽廟竭誠致禱謂神實司水德願以身爲請庶
幾下救萬姓之命上慰
聖天子雲漢之憂頃之有白雲一縷從太行山起至
午刻黑霧四覆雨將驟至忽有怪風自西北來
橫衝直掃砂石俱飛雲盡散乃止臣乃仰天痛
哭曰是何妖孽而敢姦

上帝之膏澤臣與萬姓誠不知死所也臣奉

陛下任使叨撫六郡將三年於茲自惟薄德不足以

孚神明微誠不足以彌災禳恒曷恒風惟臣有

咎臣敢不自劾以俟

斧鉞之誅願復自念微臣於

國家一狗馬役耳職業之弗脩不惟

陛下可顯斥臣造物者亦不難陰殛臣何足爲有

輕重哉惟是嗷嗷萬姓

天實生之豈其忍終絕之

撫畿疏

卷七

七

陛下實君之豈無所以挽救之三

陛下父

天母地動則爲陽靜則爲陰與天流通一氣

動天爲陟降意念所至

邦畿千里之內而頻年

聖慮至

密禱宮中而其澍未應若是此其故不可不繹思也

况旱久河竭自清河故城以北皆運道淺艱非

得雨莫濟此

京師命脉所關尤不可不深懼也夫

天無心以民為心

天無視聽以民為視聽凡人情之所懼忻鼓舞冀得

如願者即

天之所悅也凡人情之所咨嗟愁歎弗獲如願者即

天之所弗悅也

陛下數年以來獨疑獨斷而不聽大臣謀議者凡幾

事政府部院臺省諸臣章百十上而不蒙

省納凡幾事蓋可俛指數已

撫畿疏

卷七

陛下為

天元子

皇長子則

天之元孫也年已二十而

三禮未舉古今有是事乎天性室家之願未諧喜

氣未洽而欲感天地陰陽之和難矣開礦起自

真保權稅始於灣津本為不忍加派而取諸山

澤關市自然之利今腹削橫行者天流毒視漢

唐季佐藏瓊林之積歛怨不啻涇矣臺省為

朝廷耳目久苦乏人考選諸臣至二三年而不蒙用

忠諫何由上

聞况十數年來直亮端方之士有因事謫罷者有無

故斥逐者總計以百十數其人多素負忠義可

為國幹而使之禁廢以老視漢唐季黨錮之幽

憤又何異乎言官忘身徇

國至有嬰

龍鱗坐犴獄者中外無不痛惜若無罪紳衿徒以權

採忤使者意至逮繫數十人拘之桎梏孝婦含

撫畿疏

卷七

寃三年不雨今寧止一孝婦也臣愚竊願

陛下

亟從禮官請擇日舉行

冊婚大禮以答

天地神人之望

亟從戶部請悉罷天下礦稅以絕寰宇愁怨之聲

亟從銓部請

簡任考選臺省併起用廢錮諸臣以紓忠良鬱塞之

氣

亟從刑官請盡釋

詔獄諸人以雪園土戴盆之寃則太和溢於

上下協氣流於兩間

靈雨速應百嘉豐遂遺黎起於溝壑河伯助其漕

輓

京畿安而天下舉安臣雖罷歸田野有餘榮矣蓋

古者遇旱或詔求直言或令公卿群臣極言得

失况今天變民離日甚一日

國家安危繫命於旬日之一雨而氣機旋轉總握

撫畿疏

卷七

二四

於

聖主之一心若或視臣言為迂遠徒以遣告彌文付

之祝史竊恐方蹶方雷之天未必可徵幸而垂

死爭命之民何事不可為至此時而後以不職

治臣臣即死何濟於

國事哉臣披瀝血誠冒干

天聽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等因奉

聖旨未下

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疏

為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懇乞

天恩亟

賜破格蠲賑以救子遺以安重地事據保定府府稱

奉臣憲牌仰府即行各該州縣掌印署印審覈

歷所管地方查勘要見該州縣額地若干頃畝

去秋今春曾種有二麥約若干頃畝目今約可

收幾分計被災傷幾分併查秋禾曾否佈種四

撫畿疏

卷七

二五

境流移多寡逐一從實臚報以憑具

題等因奉此備行各屬查報去後續據易州安州

定興安肅新城滿城唐縣慶都容城東鹿澤水

等十一州縣各申稱自去秋不雨三冬鮮雪歷

今春夏霖澤未降風狸日作二麥全無被災十

分至於秋禾俱因久旱土乾毫無佈種但見菜

色滿室號聲震天幸賴設廠散穀請米施賑是

以四境之民尚戀故土流移弗多第恐自此以

後請米既盡倉穀難繼彼饑餓迫身之眾

保無流亡相應亟請蠲賑又據邢州清苑高邑
完縣深澤新安蠡縣雄縣博野等九州縣各申
稱查勘得去秋今春夏雨澤未降鄰城傷村恩
圃種有二麥不過一分亦早枯穉被災九分
以上秋禾全未佈種四境流離一聞放賑各來
復業賑米不足又復失望逃散等因到府看得
府屬州縣連歲災荒閭閻困苦屢經兩院軫念
時題

請發倉賑濟民賴存活所冀今歲收穫以延殘喘以
撫畿疏 卷七 二六
完逋負乃春夏不雨千里如焚二麥既已枯稿
秋禾全未佈種民心皇皇莫必其命况今亢旱
日甚民生日感檣皮草根剝殆盡雖有賑米
可緩須臾之死而家無擔石安給俯仰之資倘
過此不雨流離殍殮勢所必至將有鄭家之圖
不能繪雲漢之詩不為誣矣合無亟賜題

請分別蠲賑以救時艱等因又據河間府申據滄州
南皮肅寧東光獻縣故城寧津興濟慶雲青縣
交河等十一州縣申稱各鄉村去秋今春種麥

約十之一二奈冬月無雪自春至今亢陽不雨
狂風日作麥苗盡枯雖有澆灌者多則畝餘少
則幾分亦皆空稅各被災傷十分佈種秋禾有
出土者業已就槁未出土者竟枯爛不生小民
悲號弗忍聞見幸蒙屢檄救濟煮粥散賑復出
倉穀借貸撫恤備至然流移所不能免又據景
州河間吳橋靜海任丘阜城鹽山等七州縣申
稱去歲秋無雨冬無雪及今春夏不雨計種麥
者不足十分之二見今早枯大約可收一分被
災九分之上秋禾僅佈十分之三而出土者又
僅一二其餘俱未播種恐四境流移就食者從
此日衆等因到府據此為照府屬地方連年屢
罹災傷去冬無雪今春少雨已蒙兩院多方賑
救予遺稍安不意入夏以來天道亢旱風霾時
作麥苗盡皆枯槁秋禾尚未佈種况頻遭饑饉
民鮮儲蓄見今糧價騰貴百姓日不聊生若不
破格蠲賑災民流離視昔尤甚合無早賜具
題等因又據真定府申據冀州深州真定曲陽無

撫畿疏

卷七

三七

極新河寧晉臨城衡水南宮阜平等十一州縣
各申稱去秋今春種過二麥不及十分之一秋
冬雨雪全無自春至夏亢旱風飄苗盡枯槁災
重十分其秋禾全然未佈四境流移甚多又據
定州趙州晉州武強高邑欒城行唐栢鄉藁城
獲鹿靈壽安平隆平平山新樂井陘元氏武邑
棗強贊皇饒陽二十一州縣申稱去秋今春所
種二麥有十之一二者有十之二三者三冬無
雪今春夏未雨窪下之田及有井澆灌者僅收

撫畿疏

卷七

二六

一分被災九分以上秋禾俱未佈種四境流移
亦多各申到府據此看得府屬三十二城連遭
亢旱兼以蝗蝻民不聊生賴蠲賑而僅免死徙
而不圖今歲之被災尤甚也自春徂夏五月於
茲雨澤未霑風霾時作千里之赤地蕭條可虞
僅成之春麥枯槁殆盡間或藉人為灌漑可約
二麥之收入然而地之有麥者特千百中之一
槩以無麥之地積畝而筭其不災者亦絲毫耳
而何益於成熟之數哉計一府災傷誠十分重

大雖設粥散穀以濟民饑而樹皮草根皆為民
食然秋禾未佈農望將虛枵腹而待盡者慈父
不能有其子荷擔而挈釜者良民亦輕去其鄉
誠有如州縣之所慮也者相應申請具

題照例蠲恤等因又據順德府申據沙河鉅鹿二
縣申稱去秋今春已種二麥春夏以來雨澤愆
期盡屬枯槁已長者莖長不過三四寸穗頭不
過十餘粒率皆空秕無實各被災十分秋禾未
佈村落之民十室九空即今塗門塞戶逃走者

撫畿疏

卷七

二六

十有三二伏乞軫念民艱廣借積儲急救燃眉
又據邢臺平鄉廣宗唐山南和任縣內丘七縣
申稱去秋今春大約種有二麥十之三四春夏
未雨麥苗枯槁間有園地并用水澆灌者目今
約收一分被災九分以上秋禾俱未播種民心
驚惶皆思逃移幸蒙煮粥賑借以故流離未甚
各申到府據此看得所屬地方自冬及春雨雪
俱無入夏以來亢陽益甚二麥收穫無幾秋禾
佈種實難雖煮粥放賑稍能收拾人心而糧少

人多何益窮黎餓殍合無俯從題

請破格蠲恤暫將本年起運稅糧酌其緩者停徵庶

流移可杜而邦本可保等因又據廣平府申據

邯鄲永年曲周雞澤成安肥鄉廣平威縣清河

等九縣各申稱去秋今春種麥約有一二分三

冬無雪入春至夏無雨風霾日作二麥早枯邯

鄲縣災傷十分其永年曲周等八縣間有鄰河

水灌麥田可望微收災俱九分秋禾全未佈種

流移赴食甚多等因到府據此看得府屬九縣

撫畿疏

卷七

三十一

連歲荒歉景象已不堪觀孰意今歲猶有甚於

往年者自春入夏霖雨不施禱而弗效據各縣

申報災傷二麥俱係旱枯間有水灌及河灘之

處收能有幾今五月將半秋禾未播黎民有先

因賑而留今復因荒而逃者不計其數且倉庫

皆空拯救無術即移民移粟豈能徧濟懇將各

縣本年錢糧停徵或再請借附近倉糧極力救

濟庶災民可活萬一等因各申詳到臣除批行

各道速委官查勘外該臣看得天災流行古今

代有然未有旱而蟲湧疫而復旱又旱至一年

不雨者即湯有七年之旱未聞存值於商毫之

郊也周宜有雲漢之憂未聞其歷三四年之久

也今以

畿輔數郡為

皇上臨御首治之地

日月所先照

雨露所先潤乃自二十六年秋旱以來災祲叠見不

一而足至於今則亢旱已逾十月赤地奚啻千

撫畿疏

卷七

三十一

里天之降割何亟其仁愛

陛下而欲以災異警悟之者抑何深也臣於前月業

以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上

請該戶部題覆仰荷

聖慈俞允發天津倉米四萬石以賑保真二郡於大

名所屬動支本色三萬餘石聽永邯等縣運取

賑借准於平糶米價內開銷追還又蒙

德音渙發未盡事件著撫按官便宜設法處置臣敢

不祇承

德意夙夜拮据以圖濟遺黎於萬一顧前月題請之時猶望甘雨旋降麥可薄收今麥已絕望矣前月民情之急猶止保真順廣四郡今河間亢旱無麥與四郡同告矣樹皮草根既已食盡子女田廬無處可鬻向止無產者逃去今有地三四十畝者且逃矣向止老羸餓死今精壯束手待斃矣向為盜止於暮夜今白晝搶掠公行矣况夏至已臨雨澤猶未霑秋禾猶未播景象更異於前日人情莫必其死生非仰賴

撫畿疏

卷七

三三

陛下本精誠以格

穹蒼霈

膏施以代雨澤竊恐閭閻窮迫之衆將盡化為寇

攘而

畿甸杌隉之形可立見於旦夕也除臣奉職無狀

久已席藁仰俟

斧鉞外所據保河等五府各申稱夏災重大相應遵

例奏

報然救荒無奇大要惟蠲與賑二端往時蠲止存

留而不及起運以今時勢似不容不大破拘繫矣賑從便宜既奉有

明旨臣若可以無言但地方物力已耗饑民待食無窮倘徼

陛下寵靈以六月初旬雨澤霑足猶可設法強支若過六月初旬而未必雨雖竭臣之力併竭倉庫官民之力何能有濟尚須仰雇

聖慮查照先年賑恤河南故事

大發內帑內庾之藏普救萬死一生之衆臣不敢不

撫畿疏

卷七

三三

預言以為將來地也伏乞

勅下戶部查覆將各郡災傷照例轉行各巡按御史

覆勘具

奏破格議蠲至於廣收賑賑緩催徵勸輸借或暫留

紙贖事例平糶米價等項以接濟倉庫之所不

足俱容臣相度時勢一面咨部商確一面便宜

從事庶腹心赤子不盡淪於死徙寇盜而

輦轂近地可免意外之虞矣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

畿南災困已極乞 賜暫蠲秋季馬匹疏
為

畿南災困已極仰體

聖明德意乞

賜暫蠲秋季馬匹以少甦子遺事竊照春秋兩季俵
解本折馬匹一以備邊營之兌領一以裕同庫
之貯藏事關

軍國大計固無敢輕議蠲也第馬價之徵輸在民
力之豐耗在歲使歲值中款猶當竭力以效惟

撫養疏

卷八

九

正之供儻間值大款而非疊荒之極即緩徵亦
足以示寬恤何敢遽議蠲哉臣撫屬

畿南六郡而保河具順廣五郡前歲苦旱蝗去歲
苦蝗今歲復苦旱間聞空虛流殍載道其顛連
困苦與搶劫橫行之狀臣已節次奏

聞矣仰蒙

皇上軫恤一

發賑未已而至於再再

發賑未已而至於三臣嚴督有司晝夜循行郊野家

原缺

乳人哺然後溝瘠稍起然流徙於四方者猶未盡歸盜賊之嘯聚於山澤者猶未盡解散也自去冬來催徵不前有司者尚多敲朴以冀充朝覲參罰臣檄行道府令分別錢糧緩急戶口貧富急者先而緩者後富者先而貧者後顧積荒凋耗不獨貧民枵腹雖富室亦多懸磬歷春夏至今其能勉竭鎔銖以供公賦者能有幾哉在項起運存留錢糧見行各道府勘災酌議聽按臣奏報另

撫畿疏

卷八

十

請破格蠲恤外惟是備用本折馬匹俵解有期遲悞有罰而公私值交匱之秋庫藏無半銀之蓄有不得不先為請

命者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 何

督理印馬屯田御史牛 議照馬政之虛實

關乎

國之富強而民生之困窮尤繫

國之命脉今守內幸

聖主威靈四夷賓服戎馬不試見在岡馬一萬五千

餘匹岡庫積貯將以漸充盈且本折俱稱備用其視京邊錢糧因事而制費計軍而受餉者似猶可少緩也况災荒已極徵解實難雖目前禾稼被野日來霖雨為祟尚未卜所終而滹易漳溢諸水大發已有蕩沒田廬衝浸城郭者矣去歲春月臣與前按也諸臣會議本色馬改折色今併折色無可措辦往歲撫按諸臣曾議蠲馬價而部允停徵今之荒非往歲比若暫停於一時併追於他日猶恐羸弱積病之夫而兼弊

撫畿疏

卷八

十一

擔石之任祗益速其踣頓耳臣等仰懇

聖慈俯察三歲登荒實係不常有之厄

垂憫三輔餘黎暫

施不常被之恩

勅下兵部查議將保河真順廣五府本年秋季本折

馬匹

特賜蠲免既厚賑以救其死復薄徵以恤其生則

嗚萬姓益感

如天之仁祝

齊天之壽而根本重地亦可保寧謐矣再照保定之
易州定興涑水新安新城容城雄縣河間之靜
海任丘青縣皆無俵解大馬而有寄養寺馬計
畝均出草料視俵解尤重而荒年草料尤艱合
無查將京營及各鎮應兌馬匹先儘前項州縣
給發其解到寺馬應寄養者仍免其兌領庶災
黎均受一分之賜無復有向隅之嗟乞併
勅兵部覆議上

請恭候

撫畿疏

卷八

三

聖明裁奪施行臣等無任祈禱待

命之至等因奉

旨兵部知道欽此

海濱屯田試有成效疏

為海濱屯田試有成效酌議留軍併墾召民兼
種以資兵餉以末固重地事萬曆二十六年正
月內准戶部咨為東省防倭方亟講求集民關
田之方以足財計以贍軍興事內開江北畿南
可墾地殊多不獨山東為然合行各該撫按官
督行各司道查有荒蕪田地悉令開墾仍查績
用成否分別殿最則實政尤修富饒可待等因

題奉

撫畿疏

卷八

三

聖旨依議行欽此欽遵備咨通行在卷臣於是年八

月內荷蒙

聖恩叨任天津登萊等處海防巡撫九月內即躬巡
海上竊見天津葛沽一帶人煙稀濶荒草彌蔓
問之土民咸謂此地從來斥鹵不堪耕種間有
近河滋潤稍藝菽豆者每畝收不過一二斗臣
竊以為此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
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為稻田
而一時文武將吏無肯應命者至二十七年秋

臣復牌行長蘆運判裴應坤靜海知縣戴大標親詣各地方查勘土脈始以臣言爲必可行臣卽行天津道坐委裴應坤專督其事令會同協守副總兵陳燮相度疆理會魚葦稅使搜索荒田軍民驚擾各官復迭巡束手不敢舉事者一載臣竊以爲奉

旨墾地與私田不同裕餉供兵乃

軍國大計復檄該道斷在必行至今春始買牛制器開渠築堤一時僉舉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地

撫畿疏

卷八

十四

共五千餘畝內水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或種菊豆或旱稻菊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餘立稿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據副總兵陳燮稟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菊豆可四五千石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夫天津當河海咽喉爲

神京牖戶自倭警震鄰關府設鎮置將增兵而其

地益重今鯨波雖息內備未忘矧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徹桑之日見在水陸兩營官兵尙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

內帑俱派民間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則無以給兵臣嘗蚤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得足食長策今幸而田可成矣然召募之兵非有室家婦子之助計一夫耕種不過四五畝卽畝收三石不過六萬石而可墾荒地連封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

撫畿疏

卷八

五

爲之築堤以防水滂每千頃可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此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卽以充近鎮之年例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湖上溢則取以灌溉於運河無妨白塘以下多竈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地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成給種與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萬世之利哉惟是地

廣則墾治之難田多則耕種之難必招徠斂于家而後能任數千頃之地必郡聚數萬人而後能供數十萬畝之耕且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即如地方十里為田五百四十頃二面濱河三面鑿渠與河水通深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堤以防水澇高厚各七尺又中間溝塗之制條分縷析大約用夫六十萬人而後可以成功無論北人慵惰憚於力作即有南方善耕之人誰能集眾裹糧百十為群越數千里以從難成之

撫綏疏

卷八

十七

役其富商大賈衣輕策肥操奇贏坐收三倍又誰肯捐數萬金之貲以勞形畝畝此闢地生財之說雖屢歷

廟議而未睹成績也臣今為計惟有用軍墾田以召民軍能墾而不能盡種民能種而不必自墾軍有月糧而無雇值之費民無勞役而享可耕之田然後趨之若流水應之如赴聲策無便於此者然非見在水陸兩營之兵所能獨成也彼以四千之衆勤力於二萬畝之耕又三農之餘

無廢其坐作擊刺之業其操畚耜而從事於溝築所就能幾何哉臣惟天津三衛官軍本為防海而設後以海上無事虜騎憑陵遂調赴薊鎮防守至萬曆二十年來倭急則議留倭緩則議調旋留旋調展轉無常臣不得已而有春秋遞防邊海之議蓋防邊者一時之權宜防海者實祖宗之額制也今海波固稱暫寧薊門亦幸當閑暇臣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計左右兩營軍共六千併水陸兩營之兵總得萬人除人

撫綏疏

卷八

十七

各耕種外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近地殷實居民及南人有貲本者聽其分領承種少或五十畝多不過一二頃悉令倣照南方取水種稻本年開耕姑免起科以償其牛種器具之費次年每畝定收稻米五斗以後未為世業其軍兵除自種五畝每畝定收稻米一石五斗其有父兄子弟願領種餘田者聽各營中軍總哨及天津三衛官舍有率其子弟僮僕願領種者聽總之多不許過二頃數年之後荒

地漸開各軍兵且屯且練民間可省養兵之費
重地永資保障之安倘邊境狼烽長淨兩營官
軍常留屯可也萬一虜虜可虞復調而春秋遞
防可也蓋薊保兩鎮原屬一體薊有警保鎮兵
馬當不待調召往援矧津門與通灣咫尺可朝
發夕至其在津亦何以異於在薊哉至於米粟
漸多可充近鎮之年例民居漸廣可實海邑之
版圖併一切署置調度事宜容臣次第區畫具
奏非可以一端盡也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

撫畿疏

卷八

六

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萬 叅酌相同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題覆上

請恭候

聖明裁奪施行其於地方兵食大計似不無小補矣
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覆議為照墾荒地力穡足
食良謀且練且屯邊防上策天津環海荒地南

自靜海東至直沽等處望無際墾熟則成膏
腴棄置則屬荒蕪緣邊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南人有耕作之力而無其地邇年以來節經諸
臣建白先該天津巡撫萬 議欲募人捐貲
內濬溝渠外築塘堰都水司主事沈朝煥請聽
民開墾建開蓄洩許為世業俱經依議覆

准向無成效蓋緣天津一片砂磧鹹水橫溢非損數
萬金則堰關未能建築鹹水何以堵截非用數
萬人則荒蕪未易開墾斥鹵不堪蓄畝逐末商

撫畿疏

卷八

九

賈詎肯輕萬金以成難成之業土著遊民未肯
出餘力以治難治之田今撫臣汪 以閩浙

瀕海治地之法督行道府副協等官買牛制器
開渠築堤墾熟葛沽白塘二處堪耕地五千餘

畝收穫水稻菽豆萬石有奇不用巨商大賈坐
收厥績淡得勞民勸相之義但墾熟者止五千

餘畝其未墾荒地尚有七千餘頃委當推類益
廣地利據議即以營衛軍兵併力耕治無警則

營衛荒分壤定則有警則因時操練聽調赴

援募民力作不煩勞費而佃可耕之田畫畝起
科不事苛征而享殷阜之利非惟津餉六萬可
免加派將來近鎮年例不無稍省國計邊防兩
有裨益相應依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保定巡撫都御史督行道府等官照
依題議事理着實舉行其間工作物力條分縷
析悉聽便宜區畫事竣甄別勤惰具奏破格懲
勸仍類造地糧總冊報部每歲終天津道將墾

撫畿疏

卷八

二十

過地畝收納糧米及抵充津餉各數目造冊送
部備查伏候

聖明裁定臣等併咨薊遼總督及都察院轉行順天
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奉

聖旨依議着實舉行欽此該兵部覆議為照開墾屯
田原以裕

國供兵誠為末利而議留天津三衛班軍用以及
時屯種尤屬可行惟是事屬邊疆遽難允撤先
該本部查照保定撫臣汪 題內事理轉行

薊鎮督撫詳議的確去後今據督撫等官為
等咨回內稱薊門咫尺

陵京諸虜環窺一隙不可弛防議量留春班軍一千
名餘俱照舊赴邊修守蓋天津急在儲胥不得
不議盡留以資力作薊門重在保障不得不靳
予以備疎虞各有攸當也但以邊關之防守論
則秋高最屬緊急而春防次之以內地之屯種
論則春作亟宜播種而秋成次之查得春防班
軍每年定以二月終到邊六月初撤放此正寒

撫畿疏

卷八

廿

上橐弓卧鼓之時而田間淡耕熟耨之際也臣
等權衡緩急就中斟酌合將春班官軍盡數留
彼屯種為便乘一時之閑暇供三春之耕作省
三月之往返裕一歲之蓄餘田此於積貯大有
所益而轉輸便易於實塞未嘗不利焉抑亦彼
此兩全之策也至於秋防及以後兩防俱應照
薊鎮督撫所議毋得援以為例既經各該督撫
題咨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合候

下將今春赴邊班軍三千名暫留天津與原設水
陸官軍四千名協力屯種其秋防及以後兩防
俱照舊赴邊修守其松棚一路所轄各關口聽
該鎮督撫官就近暫撥標兵貼防毋致顧此失
彼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撫畿疏

卷九

世

畿輔根本當培疏

為

畿輔根本當培軍民困苦已極謹議撫綏切要事
宜懇乞

聖裁以永保安事臣惟

京畿於天下猶人身有腹心也必元氣內充而後
膚革無恙必神氣內壯而後寒暑不侵歷稽史
冊未有百年常治之世未有二百年無事之國
夫惟

撫畿疏

卷九

明主先幾以制變蓋臣蚤計以効忠故能保世滋大
與天壤無極也

國家定鼎幽燕重熙累洽百七十年於茲矣法令
以因循漸隳物力以繁靡漸耗加以年來兵戈
賦稅之擾旱蝗疫癘之災戶口凋殘閭閻蕭索
試觀今日畿內景象其敢謂腹心壯實乎哉仰
藉

聖明在宥千載一遇不以此時預為保泰持盈之計
萬一孽孽叢起而後圖之竊恐畜艾無及而補

牢之已晚也臣待罪近甸由監司而濫撫牧已踰六載於一切軍民利病見之頗真籌之頗熟輒敢俯竭芻蕘仰塵

旒旒雖中間有臣職掌得徑行者然非明著令甲恐無以垂久遠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

留神省覽

勅下該部各覆議上

請施行其於豐鎬萬世之安未必無小補矣謹以未

撫畿疏

卷九

二

議條列如左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選擇有司古稱親民莫如守令謂其疾苦易知膏澤易流也環百里內千萬人之休戚係於一人倘其才疎綜理志切肥榮欲千萬人之無失所不可得已夫衝繁則需茂異簡僻則授中材銓司用人如懸衡稱物何所不當顧畿內土瘠民窮簡僻之難為或不減於

衝繁之擾擾槩以中材處之非廢敝難振也刁頑難治故有歷數十年不見一賢令更餘令不見一善遷者是簡僻之民何獨無祿而不蒙循吏之澤也今游荒之後撫摩更急臣愚請

勅吏部凡畿南中等州縣悉照南方以科甲除授其減設一令一尉者亦必於揀選鄉科或選貢中擇其年力強壯言動精敏者用之彼自度其年之可遠到才之可有為必且砥礪求全

撫畿疏

卷九

三

無甘暴弃至於道府品評撫按舉劾必擇其實心愛民能革弊興利有實蹟可據者方畧上考既精選於始復精覈於終有司各得其職而後廢墜可修瘡痍可起然州邑要矣郡守尤急焉漢宣帝日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苦嘆息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郡守州邑之表帥未有郡守勵精勤民而州邑不象指者也夫海內守令皆宜重而三輔為尤重重三輔之守令者

所以重根本伏乞

聖裁

二曰勸課農桑夫古之爲國者必以民事爲兢
兢省耕省斂勞來勸相天子諸侯猶躬親之
漢世循吏莫盛於龔黃乃攷其注厝惟務耕
桑樹畜爲百姓殖財節用而已蓋設官本爲
養民養民惟在足其衣食何後世俗吏詳於
治民之法而於養民甚畧也今天下固多情
民在北地尤甚彼嗜飲擲樗鮮衣怒馬招搖

撫畿疏

卷九

四

市井者無論卽從事耕稼而擾播之或疎靡
凌之弗勤鹵莽滅裂何能盡地之利至於婦
女躬蠶績而事機杼更不多見一人耕之十
人聚而食之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衣之欲其
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於肌膚欲無爲姦
邪不可得也而有司者拱手堂皇第嚴催科
理訟詞以無失簿書期會爲能足不履阡陌
之間身不勞勸相之事欲其民鼓舞耕作何
可得也臣今歲以救荒嚴督有司循行郊野

每半月一周察其無食者賑之有地不耕
者貸之粟種而不能耘者又貸之錢於是
民踴躍盡力庶無曠土臣請自今爲例每歲
春秋各掌印官務周行四境家至人諭課
耕種若干樹畜若干秋成收斂若干有不足
者貸粟貸錢悉如今歲其能勤耕織者有賞
不勤者有罰歲終具報兩院聽覈實殿最則
龔黃吏治或可復見乎伏乞

聖裁

撫畿疏

卷九

五

三日清理賦役先年條鞭法行載在書冊額設
錢糧與正項公費已纖悉無遺矣顧法久弊
生如里甲旣編銀矣而甲首又有私貼走通
馬有工料矣而里排又有私貼櫃頭旣僉富
民而又派食米馬頭自有馬價而又派幫錢
車廩戶之私編見年里役之私用鋪陳盤榷
每歲一換衙署器用鋪行均陪至於開州蒲
城等處歲用收銀櫃頭曆分四季人用三四
百名樂州邑殷富之民網羅殆盡非有司利

於侵漁則胥役乘以腹削駕言衆輕易舉不知重費之何在也藉口耗羨無干實則羨金之先入也臣請查照河南山東徵收事例每社止赤曆一本每二三社共一櫃每櫃止頭役一二人第令看驗銀錢聽花戶自納完日官支官解並不許陪累其餘里甲大馬津貼及走遞車贏戶等項已經臣節行禁革以後有司朦朧曲徇不顧民瘼者容臣衙門與按臣從重叅究臣又查得各州縣三年一審編

撫畿疏

卷九

六

有司多避勞怨第一戶無失一戶原額致令富者丁多隱匿貧者丁絕包陪今值荒疫之後逃亡數多貧民更苦及今大造黃冊容臣督行有司併各軍衛查覈逃亡悉爲除豁先查本戶餘丁頂補不足則查及別戶又不足則及別甲庶差役均平人無嗟怨伏乞

聖裁

四日多備積貯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堯水湯旱民無捐瘠用

此道也畿郡故少蓄積比歲旱蝗游災屢經賑貸郡縣倉庾告匱民間蓋藏亦已懸罄去秋計無所出臣不得已而有權收本色之議時縉紳吏民咸謂豐年宜本色凶歲宜折色恐此議窒礙難行然臣竊見北地生計鮮少惟富民能深藏待價其窮民無不鬻米粟以供賦者其後有司奉行如濟魏長垣靜海等處皆收至一二萬石總計收過本色二十四萬餘石至今春發糶起解有剩粟以充賑濟

撫畿疏

卷九

七

者有剩價貯候今秋買穀入倉者亦有倉廩全虛遂借以煮粥散賑者然後吏民咸信前議之有裨救濟非淺也臣愚請

勅戶部覆議以後夏麥秋稅容臣衙門督行所屬多收本色除進

官子粒光祿供應等銀各依限速解外其餘京邊馬草等項俱俟春月糶價解納餘一斛則一斛之積剩一分則一分之賜行之數年倉廩漸實猝有水旱之災不患賑貸無備且畿郡

近依

輦穀倘每郡積貯數十萬自

朝廷視之皆外廩也伏乞

聖裁

五日廣興水利夫潤萬物者莫大乎水疏導隄防惟人所用不善用之則有汎濫淪沒之患善用之則有灌溉滋養之功臣嘗過蜀見沃壤千里過閩之興化見甫田萬頃皆以人力穿渠引水幹旋造化其民歲享豐穰至死不

撫畿疏

卷九

八

饑今北地非無水也有水而不善用一過數百里之旱則有流徙千里之旱則有殍殮爾臣謹按境內山川圖蹟質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唐水可以溉中山溢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觀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萃而有近二十年來民間亦有開種水稻者積董董千萬之一未能徧舉以盡其利也臣請

撫畿奏疏 卷九

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併選南官

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議某處可築壩建開

某處可通渠築堤水高則灌注水下則車汲

悉照南方開水田法其合用工力聽臣衙門

酌量動撥軍民夫役以便宜處置計六郡之

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畝收穫視旱

田不啻二倍以萬頃計之歲益穀二百餘萬

石五萬頃則可益千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

無旱澇之患卽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浙江

撫畿疏

卷九

九

南漕粟以取糴於此尤

國家無窮之利也伏乞

聖裁

六日議處驛遞今天下驛遞俱困矣然寧有過於畿南者哉山東爲五省縮穀併東省入於河保河南爲七省輻輳併河南省入於廣直譬則百川之歸江河而朝宗於海也頃歲東征西伐軍馬往還已事無論卽冠蓋之絡繹漸以濫觴權採差役之往來尤爲騷擾廩糧旣

五一三

供酒食復索折乾夫馬既用騎乘復索貼錢不用馬而索乾馬不用車而索乾車甚者無賴亡命假軒蓋而擁呼執牌票而馳傳稍一遲慢善楚橫加且以抗拒恐嚇郵吏不敢違有司不敢問夫卒之應役也如赴湯火其逃竄以避倉募也如畏鋒刃道府調停無策不得不議加工料願災困子遺其何能堪臣愚請

撫畿疏 卷九 十 二 勅兵部查議除坐名勘合及京官例得應付者務

照例夫馬船隻無過若干其餘借名枉道勘合及隔省牌票悉行嚴禁外其各省權探使或每歲多給小勘合十餘道以備差役解進齋奏之用仍至京換給此外越省牌票一併禁革至於廩糧折乾夫馬貼錢等項仍榜示嚴禁有違犯者叅究無貸則驛困庶幾有瘳乎臣復查得撫屬水陸各驛歲派工料共二十五萬二千餘兩民已不勝敝矣外江浙蘇常等處協濟共止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乃節

年拖欠至差官夫往取曾不得領其半經年盤費又損其半彼拖欠於額內此加派於額外畿民亦奚罪焉往歲曾議將兵工二部錢糧與彼中兌解而浙江撫臣恐各處援例非便事遂中寢臣竊以為協濟俱屬正供各處俱當完解若畿內總會之衝又非各處可比例也合無復查前議將江浙等處應解保河等府馬價改作柴直弓兵等銀遞年與別項解京料價一併赴部交納而保河原解柴直等銀照數改作各驛工料一轉移間公私兩利加派可省伏乞

撫畿疏 卷九 十一 聖裁

七日愛養軍丁夫盛世不可忘戰國之大享三戎矧近畿營路官軍實
朝廷爪牙必精強甲於天下然後可以外威胡虜
制中原乃今之官軍疲弱極矣月餉既竭
求田產侵於豪右精銳殫於版築殷實為
編氓其戴胄荷戈從事於行陣之間者上

一
二
三
四
五

身無完衣食不充腹一旦有事欲責以折衝
禦侮臣未敢必其堪用也軍苦故人不願為
軍軍丁苦故人不願為軍丁展轉逃匿無所
弗至一遇清補則曰丁絕戶倒每值東防嚴
責各百戶照名勾解至有亂拘別戶餘丁頂
補者有捐貲鬻產雇一乞丐以應者有無產
可鬻遂鬻及子女或以應襲兒男代戍者各
衛皆然保定尤甚數十年之後逃絕益眾尺
籍益虛將不知所為計矣故今之言強兵者

撫畿疏

卷九

三

必曰訓練臣以為先愛養而後可以訓練今
之言足兵者必曰清補臣以為先愛養而後
可以清補除東防修築近經按臣于 題
請寬恤臣不敢復議外如科占有禁而弊習未能盡
祛迎送有禁而俗情未能盡絕此不可不嚴
飭也祖籍未失或可取給軍裝戶丁既盡將
何以供衣械此不可不軫念也軍產可依或
以圖產爭軍產業既賣未免隨產告貼此不
可不酌斷也營馬草料甚薄既損軍貽國營

朋銀買補更剝心肉此不可不議處也軍民
本一體而軍丁差銀或重何可不為調劑操
餘本無餉而操官點罰太頻何可不為禁止
貧丁既逃亡而審編官憚於審豁何可不為
清理差銀既難辦而衛所官復索加耗何可
不為重懲臣請自今責成各兵備道隨事稽
查加意愛惜使向時軍丁之苦盡為滌除然
後以清補則應以訓練則精戰勝守固惟吾
所用矣臣又查得潼關一衛遠隔二千餘里

撫畿疏

卷九

三

衛所官玩肆尤甚或錢糧徵收重加一二或
下屯需索撥及雞豚至於游閑公子富室貴
郎多援納級為本衛指揮千戶至扣減軍糧
以供月俸增編差銀以供牢伴尤不可不亟
禁者乞
勅兵部查將該衛各納級官或徑革月俸或分歸別
衛其火耗科索等項悉行裁革庶
皇仁覃被不以道練而無遺也伏乞
聖裁

八日酌增軍餉今天下各處募兵餉必每月一金以上即各州縣守城民壯歲必七兩二錢况營路各軍將責其効死力以捍封疆而可獨薄乎哉臣撫屬除紫馬等關春秋為大月各給八錢六分冬夏為小月各給四錢五分無容議矣其在保定營上半年五錢二分下半年三錢六分可謂已薄若真定定州河間每軍月止三錢二分天津月給米八斗又薄之甚者也臣查

撫畿疏

卷九

十四

國初軍制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每田五十畝為一分歲納正糧十二石又餘糧十二石正糧每月仍支給本軍餘糧貯倉以為各官軍俸糧之用其後餘糧減去六石又其後正糧免上倉聽本軍自給蓋無事而在屯耕種就屯團練月得糧一石不啻足矣後值邊境多故併守城與屯軍合成營伍統以將領又不時赴邊防援後取上倉餘糧分收本折益以民運每月各給餉有差蓋餉雖不厚然原領屯

田有父兄子弟在家耕種自有正糧十二石猶足為仰事俯育資也行之既久軍以征調益疲田以窮困不守始猶逐歲典種後漸得價私賣矣始猶外貼軍錢後漸轉入勢家不敢復索矣通計見在屯田本軍自業者十無一二安得不負且弱哉夫屯田典賣禁例甚嚴今縱不能如例追奪亦宜稍加裁處况民地有馬頭大戶等差而屯地則無軍買民地有寄莊加倍而民買軍地則無民地近歲有

撫畿疏

卷九

十五

加派海防兵餉石窩協濟而屯地則無臣嘗謂軍差重而民差輕故軍丁多竄民籍民糧重而軍糧輕故軍地多為民有合無查將保定真定河間天津各衛所屯地每畝量加折色銀一分二釐以為增給營軍月餉之用如保定五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今加給一石上半年每月六錢五分下半年四錢五分每名歲加銀一兩三錢二分真定車守二營及定州忠順二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不分

下半年月支銀三錢二分今議上半年月支銀五錢下半年四錢每名歲加銀一兩五錢六分河間三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本色兩月折色十月每月銀三錢二分今加給本色一石折色四錢每名歲加銀九錢六分查地畝不足仍於三衛故絕未補額軍糧內補給天津二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本色十月折色兩月每月銀三錢二分今議本色七月各給一石比舊歲省倉糧一石折色五月每名

撫畿疏

卷九

十六

四錢比舊歲加銀一兩三錢六分以上各照地數多寡分別哀益稍有贏餘仍存留官庫量補各營買馬草料等用然畝加一分二釐僅與民地糧差相等較之寄莊加派尤爲省減其以前典賣有外貼軍錢者仍聽便不許借言短措庶令窮軍少濟枵腹行伍漸生銳氣實強兵固圉之大機也伏乞

聖裁

九日修理城垣今紫馬等關扼要設險頗爲周

密誠得良將勁卒陳利兵而守之宜可無憂矣關內州邑各有城池皆所以防不測衛

神京其重寧在關隘後哉臣查州邑城垣僅有二處甃石包砌餘皆卑薄頽壞三尺豎子可攀援而上平居猶不足以禦穿窬之盜矧有事而欲捍患保民胡可得也前撫臣因倭警震鄰曾議行近海地方酌量修砌祇以連歲災荒時詘未可舉贏且估計工料每城約二萬餘金官無餘蓄民鮮餘積卽值豐歲亦安

撫畿疏

卷九

十七

能爲無米之爨哉臣反覆勤思民窮不堪勞費民愚難與慮始惟費而不傷其財勞而不傷其力劑量以適其節紓徐以俟其成則庶幾可爲也夫四里之城大約用甃三百餘萬欲百姓出錢造甃誠難今秋成薊豆黍稷猶草視往歲倍收每畝或二十束或十五六束非若米粟之可貴與銀錢之不易致也第每畝今出稽草一束重十二斤今秋不足以明年麥稽補完每一束計可燒甃三片大邑地

萬餘頃一年足包一城中邑或二年或三年無患無不足矣既足然後聚灰大邑每畝今出錢二文中小邑或三四文則可充灰價雖出錢未見其甚費也既足然後總計縣邑人丁無論優免行差一體均派每丁役不過十日而大工告完雖稍勞未見其甚苦也每甃長一尺二寸闊六寸厚二寸五分每窯約燒五千匠役工食約一兩五六錢此當於官府設處或士民樂輸於小民毫無干預

撫畿疏

卷九

十八

其名如此不出十餘年畿以內大半多堅城深池可以保障黎元可以拱護

神京牖戶網繆莫先於此伏乞

聖裁

十日訓屬鄉兵今有司言化民弭盜則日鄉約保甲矣至鄉兵之法多諱而不講懼以黠閱操練為民擾也夫以衛民者擾民固非善政若無所以擾之有所以衛之則何可懲噎而廢食哉臣嘗與有司論及此法每歲春秋掌印官親行各鄉講約既群聚一約之人曉諭勸戒復編定十家一牌以聯保甲外乃就一保中面擇其年力精強者籍名在簿令稍殷實者習弓矢貧薄者習槍棍就中立一隊長今以暇日約率習練明歲春秋復行鄉則試其力勇藝優者酌加獎賞隊長能率練有效及各兵屢試優異者復其身本鄉有盜則保長督同隊長及各兵協力擒獲此外並不許入城團練不許別有差調亦不許別委佐領

撫畿疏

卷九

十九

官查點此於民不擾而於止盜擒盜大有裨益保定蠡縣故多盜先任知縣劉濟初至臣以此語之即毅然奉行一歲間擒捕諸寇殆盡四境宴如此其明驗也且非獨弭盜已也國家都燕與虜僅隔一山自嘉靖以前虜騎歲入萬姓驚擾惟時真保吏民無不勤習弓馬紳衿之士亦爭以彎弧貫革為能自宣雲款節狼煙欠息上下習於熙恬武勇視為末節向時引弓躍馬之眾不無少衰然虜中強弱順

撫畿疏

卷九

二十一

逆不可知燕趙本用武之地豈宜以武為諱昔子路願治千乘曰可使有勇夫子言善人教民可以即戎宋韓琦帥中山嘗上言虜不畏官軍而畏社丁蓋古者寓兵於農隨地皆兵彼各為其室家鄉井較之驅官軍而使戰者勇氣自倍故臣願與有司亟修鄉約以養其孝弟忠信之心併厲鄉兵以無隳其果敢赴敵之氣而惟以行之不擾為得法也伏乞聖裁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戶部覆議看得保定巡撫都御中汪 條陳

選擇有司等十款除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

外所有勸課農桑清理賦役多備積貯酌增軍

餉四款係關本部相應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上

請伏候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撫畿疏

卷九

二十一

計開

一曰勸課農桑

前件臣等看得五穀桑麻悉從地產地利不

盡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邇來欽奉

恩詔近京涿州天津等處漸開水田未令同墾之人

就產立籍管業無非鼓舞勸相俾野無曠土

之意然災荒小民從事農桑能無力不足者

乎若非加意補助地利猶難盡也况為民設

官本宜先勞而下之勤情視上轉移古之星

言夙駕良有以也撫臣汪 督率有司躬
行省察貸粟貸錢半月一周課耕課織家至
人諭深得周官之遺意不獨保養畿民之良
法也合通行省直撫按衙門嚴督有司自今
為例每歲春秋親循四境查看勤於耕織者
賞之力不足者賑貸之專事遊惰荒蕪地上
者重加警治歲終撫按官仍查有司實心勸
相與虎應故事罔臻實效者分別殿最舉刺
伏候

撫畿疏 卷九 二十二 聖裁

一曰清理賦役
前件臣等看得百姓之所以安其生者在有
司之牧愛耳邇來畿南小民游罹荒歉困苦
逃竄雖屢荷
天恩蠲賑重頒其如有司徵派疊出何力役之外復
有借供稅糧之外又議加貼富丁隱匿而獨
累窮民戶口逃亡而賠贖如故襲舛有年鮮
能釐剔不獨畿南六府如是省直比比皆然

撫臣汪 議請清理賦役誠得率屬阜民
之旨合通行省直撫按衙門嚴行司府督責
州縣掌印官悉心愛民痛湔積弊一應稅糧
供應戶口里甲之役不許額外加徵其諸私
編私貼私用均陪等項盡行裁革櫃頭止僉
二人銀完官支官解逃亡絕戶覈實除豁頂
補事宜悉如今議若奉行不實仍踵前弊坐
視民瘼者撫按官指名叅究重加褫斥伏候

撫畿疏 卷九 三三 聖裁

一曰多備積貯
前件臣等看得預備積貯因牧政當先起運
額賦尤邊需仰賴撫臣因見決歲游災倉廩
空匱議請多收本色以備荒歉誠為有見惟
是畿南六府歲額起運銀六十餘萬兩向來
俱係當年解部邊鎮藉以蚤發軍士得免啼
饑今若槩收本色以待春三月糶價是見年
起解額賦反致濡滯枵腹之衆安能坐待踰
年合無將存留銀兩准收本色聽有司通融

積貯係起運者照舊當年完解如有愆期拖
延撫按具題叅處廢邊餉不致逾期而荒政
少有裨補矣伏候

聖裁

一曰酌增軍餉

前件臣等看得軍民原係一體糧差貴得調
停軍有屯田使之且耕且練永為世業不易
之制也夫何法久禁弛私相典賣而本軍自
業者不過十之一二蓋緣民地額外有派徵

撫畿疏

卷九

二四

力役之差並未科及屯地是以軍糧輕於民
糧故軍地轉為民有撫臣目擊其弊議將屯
地每畝加銀一分二釐與民糧相等即以加
給本營軍丁杜賣屯之夙弊增軍餉之餘需
誠為有見均應依擬咨行撫按衙門將保定
五營軍丁每軍上半年月給銀六錢五分下
半年四錢五分真定車守定州忠順營每軍
上半年月給銀五錢下半年四錢河間三營
每軍本色兩月各給一石折色十月各給四

錢地糧不足於故絕未補軍糧內補給天津
二營每軍本色七月各給一石折色五月各
給四錢各管屯地每畝加徵折色銀一分二
釐抵給各軍月餉之用稍有贏餘貯庫留備
買馬草料支費仍申飭各衛印屯官毋扣剋
軍餉分毫毋以私費徵派屯地違者指名叅
奏伏候

聖裁

兵部覆議看得保定巡撫汪

條議除事議

撫畿疏

卷九

二五

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其事關本部者皆係
切要事宜誠及時補救之大端有裨實用者也
相應開立前件覆議上

請合候

命下未著為令容臣等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一體着
實遵行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計開

一議處驛遞

前件看得議處驛遞一節大率謂撫臣所屬地當孔道往來繁涉正使固不可遏而廩糧夫馬之外又有需索權採既不能停而勘合火牌之外加之牌票橫行滿於天下折乾盡於錙銖驛遞疲累小民困苦未有甚於此日者官吏夫卒誠有如赴湯蹈火欲其不避竄也難矣然以臣等推之不獨畿輔撫屬為然天下之被此害者皆然撫臣所議不惟救一方之瘡痍實救天下之瘡痍也合無自今以

撫畿疏

卷九

九

三六

後除真正坐名勘合及京外官員例得應付者悉照勘合內廩糧夫馬應付外不得巧立名色分外需索分毫其餘借名枉道隔年牌票於各衙門黃緣掛號濫行乘傳者悉行痛革至於權採原發勘合已自足用似不可再行牌票其勘合回還之日必赴部倒換不許於別衙門管束掛號以塞弊竇至於浙江蘇常協濟工料銀兩每年共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原係糧倉解人應役後改為召募

銀今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省直亦係正供每年派徵在官率視為不急之物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漁即差役催取十不得一往來冒費竟入身有夫畿直為

神京總會盡天下之官使而應付之非若各省之偏於一路已也近見各省之編解於京驛良鄉者俱照年徵解少有不至即行察究乃外府之派編前項諸省直者毫不解發盡累畿輔之民加站派料畿直首善之民何苦而該

撫畿疏

卷九

九

三七

省直之民亦已照數徵收初無利於彼之民也奈何不一通融以蘇首善之民而俾該省直之民所輸納者置於無用之地也撫臣汪洞析畿民之苦調議轉移之方大得補偏救弊之深意合無恭候

命下將江浙南直原派協濟北直驛遞銀兩改解赴京抵作北直柴直弓兵之數而以北直柴直弓兵之銀應解京者留抵江浙南直原編驛遞之數仍備行江浙南直保定各巡撫限三

十年三月內照數查抵明白具奏各一面改
名徵收江浙南直之應解柴直弓兵者即為
解京北直之應留驛遞者即照數分發各驛
遞未為遵守毋得紊亂其各處拖欠二十九
年以前驛遞銀兩數亦不貲仍應各照常解
發以濟畿直之困苦庶各應徵之錢糧各有
着落不特畿直可免於偏累而該省直之那
借侵漁之弊可祛矣伏乞

聖裁

撫畿疏

卷九

二八

一愛養軍丁

前件看得愛養軍丁一節大率謂軍丁必各
精強然後可資安攘衛所管軍之官嚴禁剝
削而後軍免逃竄此真探本之論也乃今近
畿營路官軍既腋削其月糧又侵產於豪右
兼之版築疲困精銳盡消以故赴戍者畏若
探湯蹈火勾解者弊至轉徙株連逃絕愈眾
尺籍愈虛職此之故應如所議移文該督撫
衙門轉行兵備各道悉如撫臣所稱前項弊

端盡行嚴禁務令清勾則如子來訓練保城
超距戰守之間胥有攸賴至於潼關一衛既
遙制於二千里之外復加以納級竄入其軍
若輩起家錢神恣睢拮据莫償所費委當嚴
革查得近該本部條議武舉事宜內一款
裁支俸凡各衛納級各官應支俸糧限以五
年為率奉有

撫畿疏

卷九

二九

欽依通行去後據題前因應行該巡撫衙門備查
關衛納級指揮千百戶等官其係祖職納級
者止支祖職之俸例已定矣其係納級授職
不支俸者例不得支矣至於近例納級未奉
者一照原籍分歸各衛如過五年以上俸糧
即行住止不許營管衛所之事以益軍士之
蠶如各衛所官不行愛養軍丁仍踵前習多
方凌雪以致勾補無軍及納級各官營求管
事及分外索要軍牢停俸之後有再貪緣混
支者悉聽總督撫按察實指名從重參究伏
乞

聖裁

一訓厲鄉兵

前件看得訓厲鄉兵一節大率謂鄉兵之設乃古寓兵於農之意近多藉口擾民畧而不講該撫臣汪欲於保甲之中寓練兵之法按其貧富習其技藝掌印官於春秋之時躬行各鄉課其殿最而賞勞之且舉蠹縣以試之成效以明此法之當行真弭盜安民禦寇安邊之上策也查得先該本部以時事多虞戎務久廢條陳內一練鄉兵各於鄉邑之中設立教師於農隙之時訓練習熟既可以弭盜賊又可以衛身家奉有

撫畿疏

卷九

三十

欽依通行去後撫臣議及意正相符相應准從合行該督撫衙門查照先今題議事理嚴督所屬郡縣各官加意舉行但不得遠調入城團練及別項差遣併委佐領各官下鄉查點以致衛民者反以擾民禦暴者反以為暴斯為善策夫保甲行則非僻潛消鄉兵練則勇敢自

聖裁

振尚何盜賊之可慮而事變之可虞哉

工部覆議除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覆議外于內惟廣興水利修理城垣二款係本部職掌相應開立前件列款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保定巡撫嚴督所屬司道等官查照後開條款用心經理着實舉行在工官員如果勤勞績著照例薦獎優敘其有虛應怠事苟簡

撫畿疏

卷九

三十一

塞責者叅劾處治事竣通將開過田畝修過城垣用過錢糧備細查明造冊奏繳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計開

一曰廣興水利等事

前件看得食者食之天不食之本農耕之地在在有之灌溉之功其利最大今之可民牧者憚於創作緩於課農故一經旱魃坐視

流離父母之謂何而忍令若此撫臣利國
民條議開六郡之水田建一方之永利因勢
之高下以爲灌溉之方選南官之識見以佐
創始之計田可開五萬頃穀可益千萬石不
幸漕河有梗又可改折於南取給於北誠
國家無窮之利百姓求賴之圖也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日修理城垣等事

前件臣等看得地方保障莫重城垣就

撫畿疏

卷九

三十二

神京而論則關外其藩籬也關內尤其堂奧也乃
三關以外雖云險固而三輔州邑工垣單薄
雉堞不完幾於躡足可升何侈金湯稱捍蔽
哉撫臣計切綢繆建議修砌草束取之地藁
灰料出之畝錢徭役派之人丁匠資處之公
帑其諸監收用夫之法斤束尺度之美皆有
定程而又候之豐稔以因天時需之年歲以
求底績可爲慮無遺策動必永寧者矣相應
依擬伏乞

聖裁

撫畿疏

卷九

三十三

仰遵 明旨敬陳加派之礦疊征之稅疏
為仰遵

明旨敬陳加派之礦疊征之稅懇乞

天恩亟

賜裁斷以免畿民重困事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安 竊惟

皇上以仁愛育萬民以節制理財用不得已而

俯從權採暫濟

大工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二則曰不許重徵疊收

撫畿疏

卷九

三四

三則曰惟取天地自然之利與經紀應納羨餘

明旨炳如星日海內臣民所共睹也奈中使奉行過

當而中使委用之人又百計侵漁礦漸微而法

愈苛稅已盈而歛愈急若畿內諸郡窮搜橫索

視海內尤甚民生困蹙視海內尤苦其於煌煌

綸綍不啻弁髦之者臣等敢不據實

上陳以干

天聽夫開礦始自真保薊永今中使王虎駐浮圖峪

王忠駐湯家莊又錦衣衛指揮張懋忠駐秋波

堡皆臣撫轄地也自湯家莊至秋波僅五百餘

里礦脉寧有幾何幸而張懋忠招夫自採王忠

募夫分砂皆隨地所出多寡以

進於地方未甚擾也惟王虎心無主宰撥置由人

今日拏富民管爐明日取驢羸運砂又明日索

銅油食米參隨等役乘機詐騙沿村蹂躪阜平

等處民人向臣告訴者盈庭累牘而民不勝擾

矣今日以抗阻參官明日以違玩提吏又明日

以怠緩鎖拏典史去歲強民散砂易州民人皆

撫畿疏

卷九

三五

負土石向臣泣訴知州亦垂涕向臣求罷不得

已動借庫銀五百兩解送方免而官亦不勝擾

矣計數年來礦洞所出與公私所費奚啻十餘

萬金其解進

御前者有幾臣等不能悉知今礦脉漸竭煎採日微

民力既窮需索難施乃復創為包派之議夫

皇上命虎取礦於地豈欲其取之於民也原議官四

民六分砂俾官民兩利豈欲其無砂而剝民奉

官也伏蒙

聖慈着會同撫按等官有礦之處酌量包派臣等舉
手加額仰見

聖主明見萬里必有礦可採方令酌包即陽春布澤
不煦於此矣隨行據各州縣申報已經出示近
山居民再三曉諭但係有礦處聽其開採量行
派稅而卒無一人應者蓋有礦之處虎已招夫
自開其行州縣包派者皆無砂空洞或開採數
年徒費工力竟未見砂者也有司倉皇無措議
處無策將派之原編礦夫乎其人皆力作餬口

撫畿疏

卷九

三六

家無宿春往應役二三年曾不得分升合之砂
去歲春夏告饑臣等另發米粟千餘石錢二十
萬以救之猶不免於死徙若逼令出稅必致逃
竄所不忍也將派之地畝人丁乎游饑之後閭
閻虛耗額賦尚不能完矧加派

明旨所禁徇中使而明停

聖主德意所不敢也惟易州唐縣數處向苦於礦夫
之累各議將官吏師生俸糧衙役工食捐扣百
餘金以解該監量助夫役其餘州縣各稱本地

曾經該監開採停閉亦無原編礦夫無從包派

臣方批各道覆議而王虎已歸咎於臣矣臣前
巡歷邊關曾與虎面議虎向臣言惻隱之心我
所同有民窮不堪加派我所深知第礦竭銀少
恐獲罪譴不得不委曲議處耳夫虎所轄有真
保前末四郡今前末以無砂停採地方已去大
半焉能採解得如舊數乎且

皇上寬仁大度於名使解進未嘗問多寡有無何虎
敢為此言以虧損

撫畿疏

卷九

三七

聖德乎伏乞

皇上俯察礦脉有時而盡

明示王虎以不許加派之

旨責令有礦則開無礦則閉毋得妄取諸民如或以
奉有

成命則姑照易州唐縣等處量議供助此外嚴禁各
役不得別有搜索實沿邊州縣小民之大幸也
夫權稅亦始於通潯天津兩處稅額不過四萬
商民業已稱病其後柳勝秋等三日內兩奏一

稱七萬一稱六萬伏蒙

皇上俯察臣疏謂兩奏總一地方除河間先屬馬堂外其順永真保等七府共定稅額七萬蓋併灣津兩處共計十一萬矣又其後馬堂奏增鹽稅二萬六千總之則十三萬六千矣乃夏榮復奏以銀魚廠為名併稱該廠魚葦額稅歲可得四萬夫魚廠一彈丸地稅能幾何原奏地方止寶坻霸州靜海等處即盡其魚葦而沒入之所得幾何彼不過多稱虛數以徼其說之必行耳時

撫畿疏

卷九

三六

王虎奉

命查理亦明知其勢不能取盈也而過聽參隨等役肆為漁臘之計借寶坻而摻及順永二府借靜海而摻及保河二府又借魚葦而摻及塩包渡船窰井蔬果等項四郡之民如在湯火即同事張燁馬堂二監不能為之諱矣

皇上俯從張燁疏撤虎西還而以四萬稅分屬之張燁馬堂臣等亦嘗舉手加額謂

聖主洞悉民瘼不忍烹鮮而攪之也願一時之騷擾

暫息而四萬之數終難取盈即查王虎與二監交代冊船網窰井塩包房號等項何所不有總之止計數一萬八千耳夫王虎橫征所及者已不能支况橫征所未及者必不能復益可知也故張燁既抗疏以暴王虎之失而塩場包草之稅旋自蹈之矣馬堂既出示盡蠲王虎之稅而分屬二萬之額旋推之撫按矣夫張燁豈樂於自食其言而馬堂豈不欲自効忠於

撫畿疏

卷九

三五

上哉彼誠見民窮財盡無可復加不得已忍心剝取而欲令撫按代彼受怨也查得各州縣地方自有額稅七萬以來市無不權之貨家無不稅之人然物價日益騰踊市井日益蕭條有司追徵不前多借官庫錢補解在保定府庫已借過六七千兩真定府庫已借過八九千兩長此不已未知底極安能復加以魚葦之稅乎又查得各省稅額或四五萬或七八萬而止今畿內數郡共稅十三萬有奇此各省所未有而腹心之地獨受其敝也即塩稅二萬六千已出於額稅七

萬外臣等猶皇皇欲為百姓請

命矧復能加以四萬乎伏乞

上俯察權稅取數已多

明示張燁馬堂以不許疊征之

旨止令查復魚廠歲取銀魚以

進如或以奉有

成命則容臣等會同順天撫臣及張馬二監查將王

虎原冊去其煩苛量於有魚葦地方酌派稅銀

一萬兩聽兩監解

撫畿疏

卷九

進此又沿海州縣小民之大幸也臣等竊見

皇上

神明英武高出前代即近者

冊婚大典一旦舉行天下無不頌

聖人之斷竊計權採二役

處分有期故不敢為繁詞激論以瀆

聖聰第以目前加派疊征民不堪命者據實陳

請如蒙

皇上惻然憫念亟

命之至等因奉

詔三韓之民可安臣等無任戰慄祈懇待

命之至等因奉

旨未下

撫畿疏

卷九

九

四十一

地震疏

為地震事據倒馬關參將王錫祉呈稱本年正月
月初三日寅時本關地震自乾方起如鳴鼓之
聲向異方去訖等因又據完唐二縣各申稱本
年正月初三日寅時地震自東北起有聲如雷
向西南去訖等因各報到臣惟地道主靜震
則為變考之觀象玩占曰地震者陰有餘也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陰陽相搏故地震
民不安况倒馬近接宣雲而完唐密邇關塞今

撫畿疏

卷九

四二

關外災荒可虞開採騷擾未已當此時而有此
異且其聲若雷若鼓尤為非常所謂民庶不安
之象似非虛語總之皆由臣與守土各官奉職
無狀所致除痛自脩省并行撫屬大小官員一
體警惕共事消弭及申飭邊關將領嚴加隄備
外為此具本謹具題

知

天澤渙宜萬方歡戴懇乞信 成命疏

為

天澤渙宜萬方歡戴懇乞

聖明信

成命以安人心以增

聖壽事臣於本月十八日准戶部咨為傳奉

聖諭事

內閣傳奉

聖諭開礦抽稅為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權宜

撫畿疏

卷十

一

採用今著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著停止其
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并蘇杭織造內官有御用
及婚禮袍服俱著照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并
織完絨疋燒完磁器還著原差內官押解進用如
有好惡截阻及驛遞應付遲慢者指名叅處鎮撫
司及刑部干連前項犯人都著釋放官各還職建
言諸臣都著復職行取科道俱著補用兵部尚書
田 戶部尚書陳 俱著即出供職工部尚書楊
失塞黃垆口衝我

祖陵著革職爲民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合咨前去
煩爲會同巡按巡鹽屯田各御史遵奉

聖諭內事理限文到之日卽將所屬地方礦稅悉行

停止已採徵在官金銀等物原奏內官卽便押

解回京速離地方勿得延緩以宣

皇上恤民德意其無名棍徒嚴行驅逐等因到臣

惟

皇上聖明天縱礦稅之爲民害洞察已久茲一旦

自

撫畿疏 卷十

宸衷不謀於卿士不謀於左右

德音霑發

雨露弘施此

天地神人之福也臣卽刻焚香望

闕叩謝併通行各道府宜希外二三日間竊見人情

大悅驩呼震動士民相與頌於都邑曰自今市

肆無擾物價無踴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農夫相與頌於田野曰自今饑

者得食寒者得衣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商族相與頌於道塗曰自今無
扞密罔無奪我資斧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近邊軍民相與頌於關塞曰自

今無苦追呼無需我妻子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向者處額今變爲喜色向者愁

苦呻吟今變爲歡欣鼓舞臣見人情如此以爲

太平可計日待矣已忽聞京中傳言前者

聖諭復有中止意且云別有

內旨與礦稅各使臣竊以爲自古

撫畿疏 卷十

天子無二令况

聖主欲除煩滌苛與民休息豈期朝

下詔而夕更之必不其然乃二十四日忽接稅監張

燁手本則尙所聞

內旨者似果有之臣不勝驚駭不勝悚懼在易渙之

九五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言當渙之時

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無咎然渙

號而取象於汗者謂如汗之一出而不反也今

天下民情渙極矣

皇上慨然發令罷權採以無私儲積正與易及合柰何其已汗而欲反之夫國寶於民民寶於信無論英君諛辟即漢唐宋中材之主未有詔令已出而後反者誠懼上不信則下攜二而背叛陵犯之患從此起也凡人情既使之感復使之怨則其怨必深既使之喜復使之怒則其怒必甚自權採以來家怨人愁已非一日彼其思亂而未即逞或方亂而即能禁止者徒以

撫畿疏

卷十

四

矣方謂離湯火而登之衽席忽復奪衽席而推之湯火竊恐人心惶惑所在搖動萬一有草澤姦雄乘機而嘯聚揭竿而四起雖有良平之智不能為謀

皇上即弗重

詔令柰何以金旣天下為戲乎且夫天人之際精禋有以相感禍福有以相召古有出一善言而災退行一善政而疾愈者其應甚神而其機甚可畏也日者

聖躬偶爾違和遂乍興

善念行此善政聞次日即汗出少愈是

上帝之寵綏神明之默相實在

聖心一轉移間夫既以

善念善政格

天心而來仁愛矣未幾而屑越之可乎

皇上為

天之宗子海內兆民亦皆天之赤子為宗子而能順

天心天必助之以順為宗子能愛赤子使各嵩呼以

撫畿疏

卷十

五

祝

萬壽天必錫之以壽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此微臣所日夕引領而望齋心

而禱者也伏乞

皇上玩大易渙汗之占

繹古訓實信之詞

察民情之憂樂不可拂

思天心之仁愛不可虛

亟勅下部院遵照

前論悉罷礦稅織造等役俾

大信昭於天下則民心益戴

天眷益篤

壽與義黃同久而

治與堯舜並烈矣臣愚無任瞻依感戴祈懇之至等

因奉

聖旨礦稅朕已屢旨權宜採取自有停止之日不必

噴奏着靜聽處分地方事着各用心管理該部院

知道

撫畿疏

卷十

六

災異疏

為災異事據易州道兵備按察使韓學信呈據

易州申稱本年二月十四日未時地震一次十

六日卯時又震一次俱自震地而來響似空車

向兌地而去又據紫荆關守禦中千戶所申稱

二月十四日申時地震自軋地起聲若雷鳴房

屋俱動向巽地去訖十五日巳時天鼓響自乾

方起向震止至十六日卯時地又震自軋地起

聲若雷鳴房屋俱動向巽地去訖等因又據井

撫畿疏

卷十

七

涇道兵備叅政盛稔呈稱二月十四日未未申

初地震先若車聲自南而來將本道門憲震開

卓上食碗震落打碎吏書站立搖動不寧向西

北去訖十六日卯時又震自東南而來西北而

去猶如風響房屋搖動又據平山縣申報本月

十四日未時地震由南而來聲如風響將憲格

房屋人身搖動等因又據馬水口管叅將事遊

擊方時輝呈稱二月十四日申時地震一次有

聲十六日寅時復震一次亦有聲俱自西北向

東南去訖等因又據倒馬關參將王錫祉呈稱
二月十四日申時地震自乾地起往吳地行議
十六日卯時地復震自南往北響動去訖等因
各報到臣又據易州完縣獲鹿平山四州縣各
申稱地震與易井二道所報相同據此案照本
年正月內據倒馬關并完唐二縣各報地震該
臣已具疏題

知外臣惟天載無聲無臭而天鼓鳴者兵戈之象也

地道主靜無故而動搖者民庶不寧之象也今

燕畿疏 卷十 八

兩月之間地震搖動者三天鼓響鳴者一况紫

荆馬水倒馬係蜚狐重關易州獲鹿等處乃近

塞要地而皆密邇

神京若紫垣之有藩衛倘占法果驗安可不為寒

心說者謂近歲開採既久故地脉不無震驚總

之皆由臣奉職無狀與不能調停

請罷所致除痛自脩省并行撫屬大小官員一體警

惕共事消弭及申嚴邊關將領慎加戒備外為

此具本謹具題

知

燕畿疏

卷十

九

天津海屯田舉行有緒乞留任事將官疏

為天津海屯田舉行有緒乞留任事將官以臻成效以全末圖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張佐治呈稱照得天下常有可為之事而任事貴得其人亦有可任之人而任人必責其效天津海為京師門戶比之山東南直兩所閩廣尤為喫緊故近來東事雖稱稍寧而防禦兵士未盡議撤本院為

國家慮至深遠也但各兵必有所事而事莫先於

撫畿疏

卷

十

十

十

屯田蒙本院採納群策相度地利特主屯田之議方屯事初舉旁觀者咸以為難維時天津海防協守副總兵陳燮竭心率眾濬渠築堤闢數百年之草萊成數千畝之沃壤去歲所收萬石而餘今春仍督兵士愈關愈廣預計秋成之期比去歲可增收數倍本道方幸本將經理就緒深慶本院委任得人不能成功可立而待抑望後效可擴而充忽於本月十六日接得邸報本將遷任

神機營左副將離任且有期矣夫率防海之兵屯

種海上本為足食足兵之計謀而為可為之事於從來所未嘗為宜切有初鮮終之深慮矧當春夏之交正屬種樹之際田工不可一息少懈主將豈容一旦辭去伏乞軫念屯田重務功效在將成未成之間俯賜題請將本將以今陞府銜仍留天津久任督理屯田事務使本將得以安心一志經營疆理庶幾屯種之績可期必成而於

撫畿疏

卷

十

十

十

國家留兵防海之計亦未有攸賴矣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為缺官事內開神機營左副將員缺推舉得協守天津海防副總兵陳燮陞補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遵行間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蕭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 巡關御史于 看得協守天津海防副總兵今陞

神機營左副將陳燦彈力屯田志期底績其督率
 兵士濬渠築堤即經營家事不啻也去年嘗試
 為之已收穫稻穀雜糧萬餘石今春濬築愈廣
 復加以天津右營軍士所開種頃畝視去歲可
 三倍據本官預計今秋收穫視去歲可十倍當
 茲播種方急之時本官朝夕田間計人授地計
 日課功無晷刻寧暇乃一旦聞報陞任誠恐總
 哨以觀望而生玩弛軍士以懈怠而生離散非
 惟今秋十萬石之人不可希覬猶恐將來調度

撫畿疏

卷十

十一

無法異議漸興而

國家未賴之利將至於沮廢未可知也所據該道
 議請加銜留任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上

請將協守海防副總兵陳燦准以今陞府銜仍留天
 津管理海防屯田事務俟今秋田功已畢績效
 果著不妨徑從優擢其新推副總兵戚金或別
 為推用庶兵將終始同心而成功可收一簣矣

再照屯田之議臣愚既開其端不敢不深慮其
 後昨見邸報陳燦已陪推廣西總兵即留任亦
 不能甚久以臣所閱諸將繼陳燦而任者宜莫
 如見任紫荆關叅將韓望東他日繼韓望東者
 宜莫如見任薊鎮南兵營遊擊張良相蓋望東
 曾歷任天津數年訓練拊循士心豫附良相曾
 統眾三千從天津渡海風濤萬里舳舻無一損
 失此二官者非獨勇畧出群且忠誠足以任事
 縝密足以圖幾得若人而後先戮力臣無憂屯

撫畿疏

卷十

十一

田之不奏效也天津兩營官軍原為防海而設
 臣前具疏議免防薊俱留津墾闢荒地而部覆
 止留一營亦邊海兩全之計乃一營止留一年
 至明年復盡防邊則今歲已闕之膏壤未成之
 苗畬明春誰與代任臣請將見留天津右營官
 軍以後未留防海兼責墾種其左營照舊歲赴
 薊防秋然後前功無棄而海防亦可稱萬全也
 夫將官選任得人軍兵踴躍趨事計來歲開種
 可三百五十頃秋收可得十四五萬石計價約

六七萬金既可以當水陸兩營官兵四萬之費而保真六府原派餉銀六萬五百餘兩至萬曆三十二年可盡蠲減矣從此開渠漸廣以漸石民佃種將成聚成都可佇效於數載即屯滑屯許奚必追羨於異代哉乞併勅該部覆議施行海防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撫議疏

卷十

計部奏疏目錄

新安汪應蛟

南糧逋負太多法紀陵夷當振疏

錢價南北倍殊敬議南鑄北用新舊兼行疏

財賦出自民命催徵要在養民疏

兵餉原非兩事酌濟不妨共籌疏

大兵四集新餉不敷疏

會議新餉疏

酌議處發蜀餉以急濟征勦疏

畿關單薄可虞戰守亟宜預備疏

計部疏

目錄

度支不敢糜餉選練急求實用疏

新餉分用多岐新兵簡練宜實疏

艱危日甚匡濟無能敬陳切要事務疏

賊勢復張巖城疊陷蜀事萬分危急疏

民窮萬分可矜加派萬非得已疏

虜情孔棘兵食單匱疏

妖賊截漕道疏

逆賊結連大叛全滇力匱難支疏

欽蒙

聖諭敬效敷言疏

黔患屢屢

聖慮滇危更切孤懸懇發帑金以奠遐疆疏

陵京重地疏

俯循職掌再申考核疏

酌量兵機併陳便宜疏

屯插流民疏

黔滇數省交急西南半壁可憂疏

黔滇數省交急西南半壁可憂疏

計部疏

目錄

臣病難痊部務難曠七懇

天恩立賜俞放疏

恭陳堯舜心學疏

南京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南糧通負太多法紀陵夷當振懇乞

聖明嚴勅責成以充儲蓄以濟急需事臣聞

朝廷以薄歛厚下為仁臣子以奉公體國為義則壤

之賦惟正之供雖三代盛王所不能免况當疆

圉多事之秋干戈靡寧之日徵餉急於燃眉而

輸將猶循玩套徒令戰士呼庚司農仰屋臣子

急公之義請何

聖主脩攘大業將焉賴也臣備員留計兼攝督儲竊

計部疏

卷

查南糧積遺之數自萬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

七年止共一百六十餘萬又查三十五年起至

四十一年止亦一百五十餘萬此皆田糧正賦

並非額外加征何有司怠緩若此蓋緣三十年

來卿貳多缺更署不當上襲姑息之政下徵數

赦之恩法紀陵夷已非一日頃歲雖賴署事二

臣相繼參劾而二三劇郡猶然膠守故常即遼

事孔棘戶部題議改折二年共該銀五十八萬

餘兩今解到僅十分之四未解者尚十之六及

今不爲設法振飭將來帑度日虛臣不知所
止矣然臣所謂振飭者非必令有司嚴刑峻罰
日蔽朴窮民而取之也要在於綜覈宿蠹以清
其流愛養物力以培其本併責司府以總其成
而已何謂綜覈宿蠹今有司語及逋賦皆云小
民拖欠矣小民有地不過數畝稅不過升斗其
轄於里胥者且倍索而倍輸之自非水旱極災
田地荒蕪小民何至有逋惟是胥役之包侵解
役之攬剋衙門書役之陰沒不可勝詰也亦有

計部疏

卷一

宦裔素封之家倚勢抗延數至百千而不能問
也曰拖欠曰帶徵第上下相蒙以苟且夕耳臣
竊謂侵沒者與抗延者明是玩法奸欺不可謂
之拖欠正當按法追究不可謂之帶征惟拖欠
二字不明故豪猾得混附於小民惟帶征二字
不明故奸欺得幸脫於文罔嘗見賢能有司有
深察侵沒諸弊銳意清理不半歲而數年逋負
頓完者欲爲此非難也又聞諸劇邑有豪右冬
道查盤申坐徒戍竟因情面保放以待蠲赦者

此明知之而不敢爲也今事勢已窮改絃難緩
空嚴行各布政司及各府分委精明推官親至
未完州邑吊取歷年徵收簿籍召拘里社逐一
審對仍多方博訪細民究析情偽不過一兩月
而宿蠹如指諸掌在各役者不妨變產監追在
豪強者可分限取辦何至刑罰濫加而吏書益
增其騙局哉臣又聞近來州邑有年終起解不
敷遂預徵來歲三分之一以補解者夫錢糧歲
有定額甲不可借於乙丙不可移於甲彼侵沒

計部疏

卷一

與抗延者實虧歲額而強良善之民爲彼代償
移丙歲之供爲甲完數於法何居後將安繼此
當行各司府併行各推官一體嚴究者何謂
愛養物力縣官之賦歛皆閭閻之膏脂也膏脂
中竭而欲賦歛充盈誰其與之故善催科者必
以撫字爲本不務撫字而曰我善催科此申商
刻覈之術非良吏所貴也嘗觀萬曆初年法紀
明肅守令多羔羊之節衙署鮮漁獵之奸百姓
自耕田樂業外若不知有官府故家給人足而

常賦易於取盈其後政令漸弛人情漸狎奸胥猾吏弄智舞文百方朘削幸值廉明特達之有司則雌伏而不敢動若中材之士明不足以察微力不足以祛弊彼且密爲伺而巧爲嘗或奉以羨贖或誘以科索而彼遂乘機肆志簿籍任其紛拏筭楚由其高下嘗聞有一里胥通賦二十金每值刑比輒貸四五金以應至則爲胥役索去計後先費過二三十兩而逋欠如故此其明證也若乃輿臺斯隸貧可乍富美衣豐食何

計部疏

卷

四

處得來至於交際之日廣餽謝之日煩視萬曆初年不啻數倍非厚取烏能多與乎民不自窮有所以擾之而民始窮賦不自逋有所以耗之而賦始逋誠盡得廉明有司爲百姓一洗煩苛諸費其於賦額已足當一半故臣謂善撫字者正所以善催科也又臣先年叨役藩臬見州邑有嚴比花戶令無留行者有躬循阡陌問孤窮鷄豚菽麥隨便收納者寬猛殊用完賦則同然用猛不如用寬之得民矣何謂併責司府夫司

府有司之表率也司府飭法則有司咸遵法矣南糧係陪京積貯不入北部考成有司既瘠瘵日之而司府亦視爲可急可緩於職業曾無加損有司曰欠在小民司府亦曰欠在小民乃積攬解役與上下吏書通同爲奸有錢糧已從司府起批而侵沒營運或數年不解批迴銷不竟不復問者如松江之上海湖州之歸安蘇州之嘉定等縣積習相沿牢不可破甚至有解役而無解官聽其瓜分投納其批文已經撫按掛號

計部疏

卷

五

且公然典質於富家以圖生息莫之覺察也尚可謂有法紀乎若乃中都軍衛爲陵寢而設淮揚等處米麥解到甚少管倉主事日稟察有脫巾之虞豈容坐視請自今催督南糧併責各省直司府嚴督有司協心協力加覈奸欺侵沒之端使豪猾無藉口於拖欠清郡邑浮冗之費使小民得專力於供輸朝令夕申勢親地近寧有呼之不應惡之不前者近見戶部會議錢糧完欠專責督糧道及府印官臣請南糧比

照此例每歲夏冬二季督糧道造具簡明書冊
備開各府某項錢糧額該若干某年分完欠若
干各府亦具冊細開某縣某項錢糧額若干某
年分完欠若干報臣部查考臣部督儲侍郎歲
終有舉劾通計各道府所屬完及分數者得併
議叙不及分數者得併議罰如是而常賦有不
完者臣不信也以上三事言之無奇行之甚簡
摘奸而非厲民養民因以裕國分任在有司職
要在道府若其提綱挈領使法在必行吏無慢

計部疏

卷

六

令全藉地方撫按主持不然臣部雖日為催督
恐鞭之長無及於馬腹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酌如果臣言不謬將三事分欵題
覆上

請仍乞責成撫按同心共濟容臣部與督儲部院遵
奉施行庶根本重地不至空虛而邊事動勦亦
少資塵滴矣緣係南糧通負太多法紀陵夷當
振懇乞

聖明嚴勅責成以充儲蓄以濟急需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奏專差令人周運隆齎捧謹題請

南京戶部尚書臣汪 謹

題為錢價南北倍殊敬議南鑄北用併議新舊錢
行廣布以阜民財以濟邊餉事臣惟錢貨之司
號稱泉府所貴於斟酌時宜流通罔滯故利饒
而天下可富也粵自

世宗皇帝暨

神宗皇帝

兩聖御極將及百年南北兩京各鑄通寶以裕民裕

國亦百年於茲矣乃在北者以五六文準銀二

計部疏

卷

八

分在南者以十一二文準銀一分北錢行至交

州而止南錢亦至交州而止均是錢也精麤不

甚相遠較輕重北錢重一錢二三分南錢亦一

錢一二分何錢價高下大相懸也蓋緣銅鉛產

自蜀楚去南京稍近轉販至北則水脚多費臣

自本年二月叨任本部竊以為南鑄費省北鑄

費多經營總為軍

國南北何分彼此若鑄之南而用之於北則一鑄

移間將可得倍收之息如南鑄用十萬金則

有十萬之美用二十萬金則幾有二十萬之美
不猶愈於加派以為民困乎說者謂

京師自有鑄局恐代鑄嫌於代斲又適值鉛乏遂
躊躇久之然職反覆思惟舊歲工部曾題差司
官至南買銅以供京鑄遼東寧前道亦具呈戶
部移咨本部動支餉銀與差官買銅以供遼鑄
夫銅鉛萃於南京既以南買為便而南中督鑄
部司獨不能效一手一足之力寧無心愧臣部
郎中荆之琦於舊冬上疏乞鑄泰昌通寶以存

計部疏

卷

九

一代之

制其綜理甚密體制甚精人情樂用如流荆之琦

管過一年將交與郎中洪胤衡接管臣愚欲令

本官依照北式用心代鑄色必黃瑩重必一錢

三分或間用北匠前來同鑄臣部陸續徑解戶

部以給百官六軍萬姓之用每六百文當銀一

兩視南中千二百文當一兩者何如目前鼓鑄

之利宜無便於此但恐利重而姦人競趨私鑄

竊起則宜設法嚴禁凡銅鉛商販必從南京

工二部應天府給批至彼收買完日各按有司
查驗實數明註批內回日照數驗收給價經過
九江蕪湖關隘各加詰緝其有私販不報或起
爐私鑄者即依律從重究罪庶法嚴如火而姦
人不敢犯矣臣又惟泰昌天啓通寶相繼盛行
恐嘉靖萬曆通寶或不無稍滯將以有用置之
無用

請先下令廢舊新鑄並行其山東河南等處有仍用
開元雜字錢者亦應從民俗不必盡廢第嚴禁

計部疏

卷一

十一

姦徒不許鑄者已變感候揚候抑以陰竊盈縮之
權至於通都大邑多以私錢攪和 制錢小民
惟利其價廉數多勢不能盡棄第下令錢行舖
戶凡私錢三文折一極薄者或三文折一斷不
許與 制錢相攪則私鑄自當漸息此疏通之
一法也行錢欲多地方必廣如南直江浙諸郡
偏僻州邑有自來未用錢者宜令每歲解銀若
干到部買錢回用凡官吏師生俸糧及皂快人
夫士食悉以錢文放久之民間便益雖荒陬窮

谷靡不樂用此又疏通之一法也夫白金猶母
錢猶子也母運而不積子生而不窮當海內三
空四盡之際下利民生上充邊餉策寧有善於
此者乎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酌如果臣言不謬題覆上
請行令南京戶部為北代鑄其管鑄即中或久任以
需超擢新舊 制錢務在兼行郡邑用錢務圖
廣布統乞

聖明裁奪施行臣愚不勝願望之至緣係錢價南北

計部疏

卷一

十一

倍殊敬議南鑄北用併議新舊兼行廣布以阜
民財以濟邊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舍人 齋捧謹題請

旨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臣汪 謹

題為財賦出自民命催徵要在養民懇乞
聖明嚴勅撫按肅吏治以安民生以裕

國用事臣惟天下財賦筭於計部六軍之供給九
塞之餽餉歲有常額解有定期乃通負動至千
萬者其故何也天下之生久矣食用漸繁地力
漸竭固不能常如康阜之世然使郡邑長吏能
守法愛民厚之而不忍傷扶之而不忍困令農
夫得盡力於南畝商工得業於市肆則閭閻尙

計部疏

卷一

三

有餘蓄賦稅猶可勉供奈何其不能盡然也臣
巖棲日久渺所聞見近叨任留曹得與四方士
紳講求吏治六要有司潔已愛民者僅什之二
三其賤民肥已及庸鄙病民者什恒七八如是
則民生身得不窮常賦身得不逋頃歲東陲發
難調募戰士十七八萬主計者以餉無所措不
得已議加派於地畝夫額內猶逋額外復加民
窮誠當軫念然聞各處有司尙有借加派而增
耗羨為利者有嚴用籌楚徵完而那移別用不

解者總之法紀陵夷人情玩肆撫按或遠不及
聞藩郡或知不以告上下相蒙以體面相庇其
至有任內錢糧未完二三載而陞遷不問者此
豈甘心勞撫字政拙催科乎抑亦有股肥是務
置民瘼國課漫不經心乎臣竊以為

國家值多難之時當匱乏之極勢不得不嚴催科
然必以肅清吏治為先以愛養民力為本然後
催科不難辦也今評吏治者不曰餐水茹檠則
曰秋月水壺此極美之譽而實未必副也藉今

計部疏

卷一

三

人人實副其譽則可謂肅清矣若愛養之方百
端臣不敢瑣瑣
聖聽請言其畧願有司共砥濯焉如理訟以平忿息
爭訟簡刑清聖人所貴今惟恐民之無訟訟之
無贖物繫連逮曲直未剖而家已破此省訟為
愛養第一凡賦欵財衡量畫一錄兩橫增利歸
私囊近北地士夫言每兩有加二三錢者計賦
律當遠成此革羨為愛養第二徭役高下視乎
出賦條編自是良法北方審門審則實開樊

南方審丁橫增亦充私鬻此平徭為愛養第三
糧馬布絹等項南北各有解役各有脚費鋪墊
有司或扣減以充公費致解役賠累攤及細民
此禁扣剋為愛養第四春和雨降農蠶正殷毋
論訟獄暫停比較亦宜少緩省耕省斂近世罕
行此重農時為愛養第五商賈藏市物價宜平
細段恣取價或半給心則何忍此華舖行為愛
養第六盜賊竊發宜速戢除縱盜不捕以殃民
妄捕良民以索免民其何堪此治盜賊為愛養

計部疏

卷

十四

第七吏胥伺意逢迎事權悉由掌握錢糧之機
侵簿書之緣絕利半歸官半歸此輩而不避之
名官獨任之此吏胥為愛養第八丞佐不得
受詞人命盜賊重情必先堂審禁令甚明今或
厚幣媚交索賄鬻盜任其縱橫無法甚矣此約
察屬為愛養第九輿隸門快插尾乞憐或暮夜
藉其潛通或追呼徧於村落窮民窮結賤役綺
羅此祛衙蠹為愛養第十交際止取成禮轄屬
原禁餽送今或緝節綱繆兼金明入徒結歡情

同恤朋儕此損餽遺為愛養十一燕會窮水陸
之珍歌舞盡梨園之樂富室因而效尤荒邑漸
成侈俗此訓節儉為愛養十二交遊親戚往來
如織明開請囑逼送財賄亦有陽送陰分者此
禁請謁為愛養十三富監貲郎奇貨可居非以
重差挾之則以他事酬之金幣珍玩受之不慚
富室耗矣此禁納交為愛養十四驛遞疲困非
獨差繁巖編工食任吏胥侵借營利給發太遲
遂至稱貸不支此蘇驛困為愛養十五水旱天

計部疏

卷

十五

災何歲不有遠僻州邑無所控懇而稍蠲祇飽
吏腹此恤災患為愛養十六賦冊飛詭產去賦
存亦有桑滄變而稅如故荒地墾而租私入安
得廉明者按實而除補之此覈浮稅為愛養十
七邊餉每畝加派九釐率土皆然乃北直山東
等處肥磽異則每畝額征有五六分者有一分
二三釐或四五釐者今槩加九釐磽地必至逃
棄此酌加派為愛養十八以上諸款循良之吏
類能知之能行之何待臣言惟不皆循良故不

得不言誠使海內有司各捐肥榮之私念殫愛
養之精神悉如臣所列則人皆召父杜母百姓
欣然有樂生之心無煩苛之擾然後下令於衆
曰

朝廷適當多事爾百姓宜竭力輸將以奉

君父借曰民窮富室稍捐膏粱則數金可得貧人勿
情負擔亦蝕銖易致如是而常賦不供加派
有不應者豈人情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許部疏

卷

十六

夫百姓之足與不足民情說與不說總懸於親
民之吏而提綱挈領使有司易情竅而為愛養
又懸於撫按之操縱惟紀綱振於撫按法令肅
於郡邑而後恩澤加於百姓而後財用裕於

天府此今日安內攘外之首策也臣嘗讀史見漢
高帝與項籍相距穀陽者數歲用師嘗數十萬
而蕭何從關中餽餉調發未常乏絕夫蕭何豈
有神輸鬼運之術考其生平籌畫惟是養民一
語高帝稱其勞績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

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餉餽而先以撫百姓當時
關中施為可槩想見故能興漢滅項如運諸掌
然非漢高蕭何之創言也大禹陳謨於舜曰德
惟善政政在養民此堯舜所以致盛治漢高君
臣特暗合焉耳伏乞

皇上俯察臣言以堯舜養民為法

嚴勅各撫按諸臣力振紀綱澄肅吏治潔已愛民者
顯揚營私害民者亟黜仍將臣所列諸款督行
郡邑毅然更始俾百姓咸受清寧之福而其奮

許部疏

卷

十七

親上子來之忠豈惟財用可裕將內銷潢池之
孽外震捷伐之威悉繇此矣臣蒙

聖恩改任戶部養民理財皆戶部專職臣即衰病未
能亟趨效犬馬力而芻蕘愚慮敢先以上

聞伏惟

皇上蚤賜施行庶窮民蚤沐

恩澤軍興蚤獲接濟邊疆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元年九月 日奉

聖旨裕國全在安民這所奏愛養諸款便行與各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校官照欵申飭各屬嚴加考核以憑黜陟毋事虛文欵此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臣汪 謹
題為兵餉原非兩事酌濟不妨共籌敬陳未議懇
乞

聖明裁擇事自有遼患以來主兵者惟恐兵之不多以戰守分布非大衆罔與成功也主餉者惟以餉之不寡以公私交誦非節用難乎為繼也臣竊以為兵貴實用餉戒虛糜兵不得用雖多猶寡餉或虛費雖寡猶多劑量於虛實之端斟酌於多寡之用是在當事者沉思熟慮要歸於兵

計部疏

卷

九

食兩足安攘奏績而已近從邸報見諸臣題辭山海登萊天津三路設兵約得二十七萬薊鎮增募兵三萬六千此皆審時度勢外圖恢復內衛

神京之石畫也視昔戰國名將用衆四五十萬六七十萬者固不為多何容復議然臣獨鑒於前者調募之煩而羸弱充數致經臣有紙上之說也又鑒於前者餉餽之艱而費用未明致科臣有清筭之議也故不敢不為餉慮亦不得不為

兵慮今募兵徧於數省或蒞以憲臣事權固加重矣其分任裨較奔走而號召者能無如前日分寇安家乎能無藉口出關之難峻悍卒索重價乎臣嘗爲邊事私議凡募兵必訪擇本地驍勇者十數人立爲把總哨隊長乃令各舉其儕類而選取之五十人爲隊百人爲哨五百人爲總彼皆目相識而聲相聞每隊取連名保結又各取族隣保結而後給與安家器甲其把總許於出關之日題授

計部疏

卷

廿

欽依以激其功名自愛之念則兵有實落而無虛冒此招募之有法而餉不糜者一也前者募兵啓行不數日而精壯者私易以疲弱又數日而私逃去者若干把總官既分其安家等項不能復絕以法行至薊密地方乃私雇遊惰以應至關門又復逃去卽主將亦不能詰問今選募既貴於把總哨隊卽嚴諭以沿途約束有私易私逃者行原籍追取安家譁謀搶掠者殺無赦哨隊不能制者與同罪則兵皆馴服而無逃縱此統

馭之有法而餉不糜者二也兵到各鎮經督撫鎮諸臣治兵各有節制無待臣言倘各處調募尚有未精或中途逃易有如近日遼撫所言一萬人中僅得千人用者則亟行簡汰疲弱者遣還各處毋徇體面而誤戎行精壯之士速加教習然必用車陣爲主乃可以固營伍而當衝突尋常軟弓弱矢何能制虜必用火器勁弩藤牌短刀鈎鑷板斧分隊而練或遠發以摧其鋒或近接以斬馬足或用煙火以迷其目乃乘勢奮

計部疏

卷

廿

擊如是則持戟當關總皆貔虎之雄無論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卽八千可當萬也八萬可當十萬也此簡練之得法而餉不糜者三也營將謁見總帥傳聞有金帛厚贄遞而下之于把哨隊皆然又外有生辰節禮而皆於兵糧中扣辦蓋獎規所從來矣今何時也死綏死鼓義不反顧何以金帛爲謂空嚴加禁飭蓋洗舊套如有仍前不悛餽者受者定參究重處此以廉勵將將廉則兵勇而餉不糜者四也用兵三十萬計用

馬可十餘萬各邊款市如張家口等處能得買
如數乎若用車陣則馬數可省計馬一萬歲用
黑豆十萬八千石芻草稱是若省馬五萬則歲
省豆草若干亦可以稍寬飛輓此所謂策不飼
之馬而餉不糜者五也且非獨省豆草而已計
買馬五萬價常用百萬兩則馬價亦可省而他
用也又非特省馬價而已虜所長者利鑿如万
而車則一營之千盾虜所恃者鐵騎如雲而車
則一營之鎧甲今百務新創繕造至緊惟馬軍

計部疏

卷一

三

必用堅甲若步軍得車爲衛則一車足當十軍
之甲且造甲不如造車之易而遠所省水衡金
錢亦不貲矣適見邸報經臣欲以遊兵巡河上
而重兵俱守廣寧且城外連營爲犄角此可謂
萬全之勝美然城外爲營需車更急願急於京
營勤保擇其堪用者暫應之更新造勁車以俟
後用車不欲太輕懼其脆薄而易壞也亦不欲
太重懼其遲滯而難轉也巧匠當自得之至於
火器勁弩當並造而造砲銃又不如造弩之速

藥弩所着人馬立斃不減於砲銃之利遼陽火
器既盡遺於虜則硝磺當亟收買更當嚴禁出
境毋爲虜所得此皆目前喫緊而於餉事無預
尤非臣所宜言願值封疆危急之際芻蕘工費
皆得自效伏乞

聖明省覽

勅下兵部酌議轉行經督撫鎮及募兵諸臣虛心商
確言而當則亟行之不當則姑置之臣不敢以
越俎爲嫌惟諸臣亦勿以越俎督過其於兵餉

計部疏

卷一

廿三

兩務未必無小補矣

天啓元年九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大兵四象新餉不敷敬計可辦之餉求酌實
用之兵懇乞

聖明

勅廷臣會議確數仰聽

聖裁以圖實濟以伸捷伐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
案呈到部臣惟邊左用兵三載於茲自遼瀋繼
陷時勢益危前議兵止十七八萬今三路布置
共二十六萬併剿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

計部疏 卷

議餉止八百萬今增至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
百萬矣

國家經制量出為入臣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
百六十萬尚不足以供歲出頻年所用遼餉撥
括不足不得已加派於地畝然派止五百餘萬
民已告窮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
保登萊青六郡以勞役減免臣部所藉以給餉
者僅三百六十六萬而已即以千二百萬計之
尚未及三分之一也點金既乏神術無米豈能

空費幸蒙

皇上俯念調募煩費

慨發帑金二百萬內外臣工咸歡呼感戴少紓目前
之急然兵工二部分去安家器甲銀一百一十
萬臣部所分以給行月糧者又止九十萬而已
今臺省諸臣殫忠條議如鹽課如鑄錢如典舖
如契稅如庫折如事例如問地如屯田等項臣
未到任署部侍郎臣臧爾勸等分別議覆有奉
旨允行者有未盡

計部疏 卷

允令再議確者臣今復與臣爾勸臣德完及司屬諸
臣通將前後會議條款再三查覈逐一商度務
求法所可行事無窒礙者約計可辦之數除加
派三百六十六萬兩仍舊派徵鹽課議增五十
四萬兩進奉
旨允行外若兩京及荊州等處廣鑄制錢歲可得利
二十萬兩典舖母錢有多寡大約萬金以上者
其子錢不啻千金當取稅百兩二萬金以上者
取二百兩遞而下之七八千金者取七八十兩

千金者取十兩什一而稅似非厲民惟有司查
覈明確不許借端生擾歲可得二十萬兩屯糧
照征抽例每石加銀八分總計京直各省該銀
三十五萬除邊塞荒蕪外其餘嚴催歲可得十
五萬兩抽扣工食民壯十取其五各役十取其
三一向雖行未能覈實今若覈實嚴催歲可得
二十萬兩平糶倉穀將泰昌元年以前者糶解
一半天啓元年以後年額紙贖春夏納銀徑自
解部新舊覈實嚴催歲可得二十萬兩東征新

計部疏

卷

二

例兩京及各省府行文召納歲可得二十萬兩
民間房產稅契時值大造推收又各處有遺年
推收不等若撫按嚴查侵漏通計三年之內歲
可得二十萬兩撫按司府州縣捐助嚴限催解
歲可得十五萬兩鈔關稅料不增商而責節省
歲可得五萬兩僧道度牒頒發二十萬張該銀
八十萬兩陸續催完歲可得二十萬兩兵部募
兵安家銀往年俱動支該部馬價今於加派內
分用若調募既定前銀仍當歸臣部以充月餉

計該九十四萬兩南直牧馬地六十餘萬畝有
墾成膏壤者有汙萊未闢者追價不等約二十
餘萬兩以三年續解歲可得十萬兩南京南糧
改折嚴催續解歲可得十五萬兩又庫折布粟
等項可得二萬餘兩以上十六款共計七百一
十六萬似爲三年內可辦之餉第恐人情怠玩
徵解愆期猶之激水西江望梅止渴未可遽執
爲定數也若乃議兵至三十萬在

朝諸臣無不驚愕以爲兵數太多財力有限將來

計部疏

卷

二

餉餽不繼恐爲腹心憂臣雖朽鈍無能往歲朝
鮮之役曾待罪於天津登旅與聞兵革之事茲
不敢妄言裁省第就經臣所布置與督臣所區
畫者畧約其數爲

皇上陳之廣寧屏蔽山海與奴賊夾河而守居常除
額軍四萬外可增新兵八萬共十二萬人聽撫
臣時加操練賊如渡河則經臣率兵出關策應
登津二撫臣各率兵從水路徑趨遼陽山海登
津之兵卽是廣寧之兵原無彼此分也山海爲

經臣坐鎮之地可駐兵五萬而分二萬於寧前
 登萊可駐兵三萬天津可二萬併廣寧共二十
 二萬皆經臣所節制也督臣以中樞出鎮內衛
 神京外備聲援除各營路主客十四萬外再得精
 兵二萬亦足稱當關虎豹矣夫泚水八千背處
 五百可以殄符秦而破金虜惟將勇士勁故也
 兵分於將多食分於兵衆自古忌之此臣竊計
 實用之兵共二十四萬然與經臣布置督臣區
 畫非甚相遠第得經撫和衷道將協力各以全

計部疏

卷五

二

副精神簡汰訓練不出半年便可觀勢進取出
 奇制勝其於蕩滅奴酋恢復遼疆如運掌耳何
 至以嬰守廣寧為惴惴哉通州撫臣募兵一萬
 不在經臣督臣數內俟容另議至於計兵給餉
 臣亦敢言其槩每兵一名月給餉一兩五錢往
 歲征倭及遼陽未失以前例皆如此計兵二十
 四萬歲該銀四百二十二萬兩登萊天津渡海
 之兵無所用馬即將官隨帶騎乘不過百餘匹
 計廣寧山海薊鎮用馬止可共十萬匹每馬月

給豆草銀五錢共計一百零八萬兩以上兵馬
 共用銀五百四十萬兩又計大小將官廩薪公
 費不等如三路及薊鎮總兵約八員每員可給
 銀六百兩營將參遊約八十員每員可給銀三
 百兩各營中軍千總約四百八十員每員可給
 銀一百五十兩以上共用銀十萬八千兩總計
 之共五百五十萬八千兩而止視臣所擬七百
 一十六萬可辦之數尚剩一百六十五萬九千
 二百兩則水陸轉輸之費可取給於此往朝鮮

計部疏

卷六

二

之役天津發餉孔亟一時造船不及臣向鹽運
 司借鹽船百隻運米四萬石至蓋州套交割每
 石用水脚銀一錢八分且時值十一月往返不
 過五十餘日蓋舟運甚是簡便即造船雇船稍
 多費價猶省於車運數倍也廣寧額軍四萬本
 是土著之人自當食土之毛宜止給折色惟新
 兵八萬及寧前兵二萬當給本色然每名月五
 斗每年六石共不過六十萬石即用馬五萬用
 豆不過五十餘萬舟運似不難致縱奴酋歷茹

來犯我兵畢集廣寧亦不過十四五萬所用本色亦百萬而止若山海內地可聽其設法自買卽不然兵止三萬用米僅十八萬亦可舟運以濟此又轉輸之大槩也臣初入

都門聞餉至千二百萬慄慄憂危且恐貽

皇上宵旰之慮數日以來竊計稍有端緒然皆審時揆勢冀以有節之餉養有用之兵既可資戰守以振

皇靈亦不至糜膏脂以搖邦本其他紛紛越格之請

計部疏

卷二

七

濫觴之費雖千萬猶虞不給臣不敢爲姑狗顧

今川浙江淮秦楚各處調募之兵一時紛集

部太倉如洗前項所擬可辦之數未能一時

辦不得不仰丐

皇上暫發帑金以救急於燃眉也伏乞

聖鑒省覽臣言

亟下九卿科道將臣所計餉數所酌兵數細加會議如謂兵貴精不貴多或稍汰兵以裕餉如謂餉宜豐不宜吝或仍增餉以厚兵總期於集衆思

協群策仰候

聖心裁定俾臣部得與經督撫臣遵奉施行至於各兵絡繹將集郊關枵腹可虞懇祈

暫發帑金二百餘萬付臣部且暮接濟倘臣前議得

賜允行更得撫按諸臣同心體

國督解如期自非匱乏之極必不敢頻徵

捐發以煩贖

天聽臣等曷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天啓元年十月十八日上二十日奉

計部疏

卷二

八

聖旨這議餉酌兵等事着九卿科道集議具奏欽此

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汪 等謹

題為大兵四集新餉不敷敬計可辦之餉求酌實
用之兵懇乞

聖明亟

勅廷臣會議確數仰聽

聖裁以圖實濟以伸捷伐事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戶

科抄出該臣等題前事奉

聖旨這計餉酌兵等事着九卿科道集議具奏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臣隨遵

計部疏

卷

二 九

旨約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 等百有餘員

於本月二十六日齊集中軍都督府將臣前疏

內計可辦之餉自舊派地畝及新增鹽課典舖

等款歲約七百一十六萬兩酌實用之兵自廣

寧山海登萊天津薊鎮等處約共二十四萬馬

共十萬匹計兵給餉及大小將領廩薪等項歲

約用銀五百五十餘萬兩外剩一百六十餘萬

兩以供水陸轉輸之費與夫目前調募各兵將

集郊關太倉如洗請

發帑金暫為接濟事理一一虛公諮度諸臣各出所

見遞互商求大都言今日之餉在官在民止有

此數要難責無米於可辦之外今日之兵為戰

為守不過此數要當損不為於實用之外惟是

以七百一十六萬之餉支二十四萬之兵馬與

水陸之轉輸恐董董無有贏餘謂空寬為計筭

稍加裒益者則尚書周 張 左都御史

張 老成長慮九卿科道諸臣皆以為然者

也至於厝餉之款不外前疏所陳於中斟酌損

益小有同異臣不敢獨執已見復合群議細加

籌度可改者改之當增者增之謹具款開列請

旨頒行以為畫一準則如蒙

特勅撫按諸臣奉行如法督解如期則原議七百十

六萬之外或可得贏餘二三十萬以備不時之

需設或承行稽緩出納侵漁臣等會同該科叅

處不敢誦法徇情以悞邊計蓋臣仰遵

明旨俯集衆思外度時勢之所能為內度心力之所

可效盡於此矣會議之明日伏蒙

計部疏

卷

二 十

聖恩特發帑金二百萬為戶兵工三部東西兵餉各

項等用是臣等額請之微忱已蒙

鑒允一時太倉之空匱幸藉撐持臣等相與感激敢
不誓捐頂踵圖報萬一所有諸臣集議事理會
具

聞奏恭候

命下臣部逐一覈實舉行臣草疏方畢又接邸報見

科臣周希令一疏為

帑金宜合等事內謂臣前疏有未協者三款臣先

計部疏

卷

十一

查應天廬鳳等七府額徵田地共止四十餘萬

頃乃牧馬草地多至六十餘萬頃恐無此理惟

照畝追價數難適度臣已改議改行撫按嚴督

各推官作速查覈限明年二月內冊報一百速

追納價通限夏冬二季完解如過二月不報臣

部另

請特遣科道官前去清理若廣寧額軍窮困近撫臣

已題加月餉原無議給本色薊密為

神京近蔽臣初意亦欲宿重兵以壯根本以餉之

止擬二萬今當從科臣議增兵一萬增餉十八

萬總之奉

旨集議求歸至當臣不敢有一毫成心統乞

聖明裁定施行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戶部等衙門尚書等

官汪 等會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這兵餉既會議停當着嚴實舉行欽此

計開

計部疏

卷

十二

一加派田畝原出萬不得已東事一日未靖難

以議蠲撫按如果加意窮民細酌糧畝均停

嚴革科收火耗自免重困所有應徵額數每

夏季務完解一半冬季完解一半不及數者

省參布政司直隸參府掌印官輕則奪俸重

則降調施行

一衛所屯田原與民田一體向來加派未及非

法之平已題照征播例每糧一石加銀八分

除山陝極邊免議外其餘腹地專責屯田道

掌行各照糧額派定報部夏冬二季務各完解一半不及數者專參屯田道輕則奪俸重則降調其兩京衛所屯地本部咨行都察院轉行屯田御史各照派徵解部各衛所完不及數者聽_三御史叅劾施行

一鹽司增餉已題

旨允行其間增引增課仰循

祖制俯酌時宜量收拋撒利源十纔一二原非苟且

橫征應關引日增辦課銀如不着實奉行刻

計部疏

卷

二

期報解若應參鹽法道及運提司印官重加降調施行

一廣鑄制錢見有督臣條奏五事奉

依行在

京師開局請

向名合用寶泉二字請

錢製合照萬曆式行鳩匠處銅一依原議南鑄北

錢請將南部督理司官鑄給關防一顆就用

每千解北事例銀約十萬兩為工本鑄錢轉

解不必留別項錢糧荆州鑄錢亦依原議俟臣簡選司官另題請

勅行事瀘州運銅則值川省有事西路恐暫難通或于東路召買銅鉛或另查出產地地方別為措置臣部與督理侍郎陸續請

旨施行

一省直倉穀查泰昌元年鳳肅所積除留一半備賑外其一半糶銀解部天啓元年為始除秋冬贖穀備賑外其春夏贖銀解部至遼平

計部疏

卷

二

日止省責布政司直隸責各道按額造册報部仍催有司糶解額册不到者叅司道銀兩不到者叅有司分別降罰施行

一房產稅契律載甚嚴小民無敢不輸有司每多乾沒至難稽覈今將十年大造定為則例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各撫屬州縣分為五等一等定額五千兩二等定額三千五百兩三等定額二千兩四等定額一千兩五等定額五百兩撫按將此五額酌定地

方造一總撤銀冊移送本部戶科存案順天保定鳳陽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廣西雲南各撫屬州縣另分五等一等三千兩二等二千兩三等一千兩四等六百兩五等三百兩撫按亦將五額酌定地方造一總撤銀冊移送本部戶科存案如今年過十年大造行令照額全完其有逐年過割地方各照派定額數歲解十分之一到部如十年額該三千兩每年解三百兩其餘做此本部戶科載入

計部疏 卷二 五

考成逐年參罰近省文到三月以後遠省半年以後不報額數到部科者先參司府印官住俸停陞勒限完報

一抽扣工食原議民壯十取其五各役十取其三今議前款近於削鐵合將民壯與各役俱取十之三庶可貴守法供役各省直有賦後全書實編銀兩合行按額查報如數抽扣近者按季起解遠者限夏季通解額冊不到司府銀兩不到者參州縣降罰施行

一省直典舖酌分五等計資本萬金以上者為一等歲輸銀五十兩七八千金者為二等歲輸銀四十兩五六千金者為三等歲輸銀三十兩三四千金者為四等歲輸銀二十兩一

二千金者為五等歲輸銀十兩各該府正官攢造所屬舖面名籍輸銀數目清冊報部近者限三月遠者限五月不許遲悞每年夏季全收完解充餉候遼平日停止

一以征新例已行省直曉諭該項與舊例文赴部撫按務將前例刊刻頒行其府州縣學分別上中下等量開衣巾寄學生一節宜行提學衙門出示曉諭務遵部文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許衣巾寄學遇按臨考試與府取童生一體編號送考案發取中堆充實附不取者仍前寄學作養下次再考通前三次不取行令該學除名給與衣巾終身毋得偏執沮格不便此項續議停止

一僧道度牒禮部印發二十萬張見今陸續頒

計部疏 卷二 六

發省直巡撫衙門即行分派州縣查照本部
原題自納總納換納施納四款廣召納完前
銀勒限解部不許有司玩視及衙門勒索以
致遲緩違者該撫按查究

一南京戶部先因遼餉孔棘議將四十三年以
前各省直未完南糧銀嚴行催解以三分之
一濟餉以二分留南戶部今宜查照前議將
四十二年起到四十五年止共四年未完南
糧米折絹布折馬草藤米等項及各本色通

計部疏

卷

二

行改折共計該銀若干行各撫按速催以一
半解濟遼餉分作二年解完併入考成完不
及數者司府印官照例查叅

一南糧改折屬四十六年分者嚴催速解准庫
接濟召買屬四十七年分者嚴催速解本部
接濟餉銀並近日南部分准改折光祿粳米
花絨氈絲京絹綿布苧布等項各照坐派省
直地方嚴催刻期扣解有不完者定為指名
叅劾有司照例降調

一南京太僕寺草牧草場已題行撫按委七府
推官嚴行查覈畝數酌量等則追納佃價解
部充餉仍議照畝分則起科限兩月內先造
冊報一而追價於明年夏冬兩季盡行完解
如過明年二月不報各推官照原題不得行
取容本部另

請特差科道官一員前去清查有欺隱霸占等弊依
律嚴究不貸

計部疏

卷

二

一南京濱江上下有續長蘆洲有淤漲河地未
經起科勢家豪民霸占開墾因爭奪構訟殺
傷人命者請行南京屯田御史及蘆政主事
於濱江州縣逐一清查追價解部仍定則起
科行附近有司遞年徵收充餉通限明年二
月內完報有司怠玩抗違者聽南京屯田御
史叅究

一督撫軍餉各照原額十分解一待遼平日止
兩廣總督已題解銀四萬一千兩河道總督
已咨解銀二萬一千兩鄖陽巡撫已題解銀

六百兩其餘各宜如例報解毋得遲延
急公之誼

一各差御史如巡按巡鹽茶馬屯田督學等項
皆有公費贖銀堪捐助餉計每年多可五千
兩其次三千兩又次一千兩先年

大工後警實始行之近因題議搜括各按鹽差如
湖廣山東浙江等處每年解到不一宜將前
項三額自為酌量報解施行

一南北鈔關已題濟墅九江北新三處各加原

計部疏

卷二

二十九

額一半淮安加三分之一揚州加五分之一
臨清河西務崇文門三處與淮徐水次倉通
州草場各有稅銀難以定數聽行查括除舊
額解部充年例其新增另充新餉照例解部
遲悞者查究

一京外文武職官舉監儒吏人等優免丁糧合
自天啓二年為始仍行扣解充餉惟生員照
舊優免不在扣解之例省直司府印官丞濟
州縣額數報部有抗違不納者指名揭報部

科議處前四十七年議加優免各州縣有留
庫未解者又聞河南四川等省有節年徵扣
未免者行撫按嚴查務盡數解部違者重加
叅究

一兩司各府正佐及州縣正官免行捐助但查
各官例設鞵傘人夫堪備役使額編馬夫祗
候似可暫裁合行一體解部充餉俟遼平復
舊其司府首領州縣佐貳祿薄僅足養廉不
必扣解該司府官各將應解額編銀數造冊

計部疏

卷二

三十

先行報部每年於夏季解到不得遲悞取究
一兵部連年分用加派九十四萬為調募安家
之用若天啓二年調募既定前銀無所用之
自宜歸還臣部用充新餉如調募未了兵部
遇有緊急之用不妨再與通融其工部器甲
取索尚無已時年分加派亦止二十萬兩似
應照舊但不必坐定地方致成窒礙只以取
足二十萬為度如該部不用亦歸臣部充餉
施行

以上計可辦之餉共二十款約可得七百五十餘萬必賴地方撫按設法催徵依期督解則中原無憂竭澤邊疆可望飽騰不過二三年間夷氛蕩平即應停止之日如或參差玩愒徵解不前以致軍需遲悞毋謂撫按地遠令臣部獨任其責也至於酌實用之兵共二十五萬內廣寧新兵八萬額兵四萬山海新兵三萬寧兵二萬登萊水陸兵三萬天津水陸兵二萬酌密永軍兵三萬用馬共十萬匹必須經畧督撫實心簡練俾人

計部疏

卷四

二十一

聖裁

人精銳堪戰則八千可當一萬八萬可當十萬豈惟兵數可減卽錢糧亦可通融以爲鼓舞振勵之用如或訓練不精疲弱充數以致軍需糜費毋謂經撫權重臣部不當問其出入也伏乞

戶部尙書臣汪 等謹

題爲遵

旨酌議處發蜀餉以急濟征勦事四川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題爲酌定監軍道臣以資彈壓兼懇蚤發軍餉以濟急需事奉

旨監軍道卽與題餉銀已發二十萬兩仍再速與議處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督臣題爲懇乞

計部疏

卷四

二十一

聖明亟發帑金允調危疑之大將入川討賊事奉聖旨帑金已發二十萬餘着戶部酌議杜文煥調用兵部卽與議覆欽此欽遵查得疏內隸吏兵二部者聽二部議覆外其請發帑金係本部題覆案呈到部看得奢酋肆逆戕害多官遂據重慶進攻成都所過招誘奸民乘機搶劫蜀人罹水火之災而跋望王師之救奚啻以日爲歲仰蒙皇上赫怒特設總督重臣聯四省之威聲合土漢之兵力卽滅此而後朝食非難也顧師行糧從有

餉而後有兵况督臣既發麾下素練兵五千令
監軍道督進爲前矛矣又近募河上良家子五
千爲中權矣尤欲於關陝募敢戰之士若干以
爲後勁通計安家衣裝行月糧費當不貲而入
蜀調募等用尚未可數計此後先兩疏俱以百
萬之餉爲

請也臣竊謂奢首有衆不過二三萬其精兵不滿萬
人視昔羊楊酋強弱懸甚第楊酋負固於一方
今招挾亂民擾攘於郡邑誠曉諭亂民以

計部疏

卷

二

世

朝廷威德令各散歸田里毋自貽殄滅有能出奇擒
殺奢寅及樊龍樊虎以獻者仍不次重加官賞
又一面檄行附近土司徑率兵直破賊巢其近
日流劫金帛運歸巢中者聽便分取亂民散於
內則賊勢自孤土司乘其虛則賊膽自寒奢寅
等未必不旦夕授首也今遼師待哺方殷九塞
呼庚並急太倉有懸罄之憂無隔宿之貯仰荷
聖明於前發帑金二百萬內已

尤發二十萬今催促啟行而督臣方陳乞未已合無

酌

請再發二十萬兩聽督臣酌量爲募調兵馬及入蜀
糧餉之用然恐道途險遠輪蹄艱滯相應就便
行河南陝西二布政司各於應解遼餉內動支
十萬兩徑解督臣軍前各取經管官收領報部
開銷其續發帑金二十萬兩就近徑解廣寧以
當河南陝西應解之數恭候

聖明裁奪至於關陝募兵一節竊意蜀地險隘北兵
未必甚宜若就近責募於安縣威茂二道其人

計部疏

卷

二

二四

矯健勇鬪或不減於關陝卽以萬人計可省安
家衣裝行糧等項二十萬兩而月餉不過九錢
或一兩又可省三分之一當聽督臣裁度施行
然使督臣入蜀一舉而蕩平秦嶺固蜀人之福
國家之幸也如或少需時日合用錢糧亦當預爲
計議先該浙江道監察御史王祚昌題爲蘭首
猖獗日甚等事大要欲添設總督而議及多發
帑金且云蜀中原額加派與解京邊銀兩及協
濟外省者自當留之蜀中以爲調兵之費該臣

部看得蜀省用兵卽動蜀省錢糧於計甚便但
自重慶至成都及遵義州邑殘破不啻十餘處
彼瘡痍既慘在蔦未期寧能復責徵輸合無請
乞

聖恩憫念兵火遺黎將殘破各州邑應徵天啟二年
錢糧

特賜蠲免以昭優恤之仁其餘各州邑聽四川撫臣
相酌時勢徵解在官專備調募進勦支費本年
終開造蠲過及徵過各項錢糧若干用過若干

計部疏 卷 二 二六

具文報部查考仍候寧寧之日督臣將先後發
過支過銀數造冊奏報庶兵餉隨取隨給無事
請派之煩

天威震疊而小醜不足平矣
天啟二年正月十七日上二十日奉

聖旨是餉銀准再發二十萬卽於河南陝西應解錢
糧就近支給以帑金抵補遼餉如有不敷聽於該
省錢糧動支應用其已經殘破州縣特與蠲免撫
按官卽行傳諭以昭朝廷軫念優恤至意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謹

題爲畿關單薄可虞戰守亟宜預備敬竭愚忠願
躬選練一軍以少裨戡定事臣惟司馬主兵司
農主餉問耕問織各有司存兵非臣所宜言顧
廣寧旣潰已爲奴酋巢穴山海一墻之限無天
塹足恃桃林一片諸隘豈泥丸可封近見督臣
條上方畧誠可謂北門鎖鑰然揆之時勢

神京亦岌岌乎殆矣嫠婦猶恤宗周况臣叨列股
肱坐視三軍奔潰舉千百萬之餉盡付東流敢

計部疏 卷 二 二六

復以越俎爲嫌乎今京營添設諸將分練與召
募並行軍容自當改觀

國威從此可振第救焚拯溺非一手一足之力也
又非可遷延月日以需也臣先年叨役津海一
時部曲尚有存者倘旦夕亟呼則萬人易致又
臣熟察夷虜情形彼鐵騎如雲利鏃如雨吾欲
以弓馬當之長短必不相敵須用以步制馬之
法以車營禦衝突以火器取奇勝俟其散亂奔
北而後以馬步乘之乃克有濟且用馬不如用

步之速集也用甲不如用車之易辦也買馬萬匹費當二十萬非匪歲不得猝得造甲萬副費當七八萬非匪歲不能猝成若步兵萬人造車千輛直兩三月可完可以蚤濟緩急卽萬人分三步營每管用馬不過五百亦數人可市完耳而歲省草料之費又可十萬每兵十人共一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是十人而共一甲惟馬兵須各具甲亦不過千五百人所省造甲之費又可五六萬總之取用寡而取効捷此臣所謂用

計部疏

卷二

二十七

馬不如用步用甲不如用車者也乃若選練之法惟在將得其人必謀勇冠千人則可爲營將技力過百人則可爲中軍千總過數十人則可爲哨官及隊長當茲用人緊急之際宜從優擢以示激勵使其人有翹然自奮功名之志而一洗近時侵索虛濫之習則何患士無投石超距其於戰勝攻取無難矣今邊兵逃散者衆在西兵歸去已盡在南兵猶多伏近郊臣有舊標下守備楊國治者見在密雲練兵具稟到臣如

京師尚欲募兵彼當召率三千人爲國效力可以不用安家此官生平忠義自許任職勞怨不辭製車製器火藥火攻皆其所長而智仁廉勇爲浙兵素所取信今當亟用之爲一營將統練南兵者也

京城內外聽用材官及間右豪俠原不乏人數日間來見臣者併臣舊時部曲無慮數十輩臣逐一較其力藝詢其識畧就中得堪爲營將者二人其一則猛士董大勝臂力驍雄武藝精通嘗

計部疏

卷二

二十八

爲劉綎之流亞其一則猛士陳應元彎弧命中蓄控如飛足爲冠軍之巨擘皆宜亟用爲營將俾統練北兵者也以上三人在楊國治征播征苗屢著勞績祇緣礦稅誅累遂致淹沉今當優以參將之職在董大勝陳應元二人英氣可稱魏虎技畧正可衝鋒宜授以遊擊之職其餘雄姿勇藝如周應龍陳應舉史起敬李維祥蕭進忠程輔國閔世清盧鳴春王應登金鎮遠董胤成鄭文光張繼臯王良武薛應魁范汝敬李文

輝閔世茂彭永年黃大彥等皆桓桓起赴百夫
之特宜俱授署守備銜俾充中軍千總之任者
也至於造車製器買馬一切諸務臣當分委各
官併動各應支銀兩晝夜拮据期以兩三月盡
成其火器火藥等術有京營督造坐營汪士燾
精敏堪任法當秘密不敢形諸章奏若募練未
盡事宜容臣不妨部務親為督理俟練完日送
送兵部另擇大將統領內捍衛

神京外接應山海惟所用之蓋臣當措餉之艱難

計部疏

卷

二十九

不敢不為餉慮慨冗兵之糜費不敢不為兵慮
况

京畿安危決於呼吸尤不敢不為

聖明宵旰慮是用不揆衰庸願捐頂踵庶少效駟勤
於萬一伏惟

皇上垂察

勅下兵部作速覆議容臣遵照施行

宗社幸甚

金甌幸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猷便會同兵部作速議行欽此

計部疏

卷

三十

戶部尚書臣汪 謹

題為度支不敢糜餉選練急求實用謹遵會同

明旨送歸兵部覆酌以明職守事先該臣題為

畿關單薄可虞戰守亟宜預備敬效愚忠願躬選

練一軍以少裨戡定事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猷便會同兵部作速議行欽此

欽遵移咨兵部知會議行外隨行原題參遊官

楊國治等署守備官周應龍等分投募收浙兵

及近地有籍貫壯丁半月之間已選得六千餘

計部疏

卷一

三十一

人若訓練如法即可備內捍

都城外援山海之用顧事出創行迹嫌越俎不知

臣者或以喜事為臣罪即愛臣者亦恐以多事

為臣累乃臣私心自矢無競功念無炫能念惟

是備位股肱不忍見

國勢之瀕危欲亟為綢繆計不忍見帑節之虛耗

欲亟為樽節計如近歲募兵浙中每萬人費至

二十萬金又道路遷延譁擾或八九月而後至

臣議就近招募每名止給衣鞋銀二兩俟出援

山海補給安家五兩計每兵萬人費不過七萬
兩而止而且朝夕訓練遂濟目前緩急蓋既省
前日之濫觴亦少塞近日之窮竇臣材不逮臣
心自苦然非奉會同速行之

旨臣方數米而炊寧敢謂餉金在握遂可擅行無忌

哉臣原題募兵萬人分三營將統練合之則成

一軍今眾至六千餘擬合咨送兵部驗收即速

發營操練此外應否募足一萬之數當聽該部

相酌時勢覆議上

計部疏

卷一

三十一

請原題參將楊國治遊擊董大勝陳應元應

請照議授職署守備周應龍等併聽選擇題授分任

中軍千總等事俾將較感激於不測之恩庶精

采一新而威靈自振若乃練兵之法匪直金鼓

旌旗為粧演虛套已也教之坐作擊刺所以練

其膽教之忠君親上所以練其心兵以將而練

將以將將者而練臣初不揣欲躬為督理願臣

計臣也慮專於持籌又病臣也力艱於盡瘁今

兵部左侍郎張經世沉幾朗識英畧壯猷正堪

長子之寄且總理三部軍需調度尤便伏乞

皇上委任責成必能和輯衆心嚴翼共服至於製器

造車諸務苟有救於國舟臣不敢自分秦越第

期得一旅之師可以吐虎豹之關襄蕩平之績

卽且晚歸休田隴有餘快矣臣下情無任惶悚

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三月十六日十九日奉

聖旨這容送募兵并選任將領俱依擬仍着訓練調

計部疏

卷

二 三三

度務濟實用以成卿急公本念該部知道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新餉分用多岐新兵簡練宜實乞

勅當事疆臣嚴覈虛冒以共濟時艱事臣惟古今制

國用者既量出以爲入復量入以爲出入者必求

其可繼故能不窮於入出者必求其有節故能

不窮於出况

國之大事在戎兵之命脉在餉若入無所繼出無

所節藉涓滴之微流恣泥沙之妄費其不至於

呼庚癸而速危亂者幾希自遼左發難以來糜

計部疏

卷

二 三四

國家金錢幾千百萬矣至今日民愈窮而賦歛愈

艱寇彌近而輓輸彌急臣自去冬受事不揣庸

陋因前部臣歷議條款竊計可辦之餉併酌實

用之兵請集

延議仰俟

聖明裁定總計地畝加派及各項搜括約得七百五

十萬金然譬之望梅畫餅未敢必其能應時而

果腹也乃奢首乘翼張苗仲復乘奢狼突川

貴之師旅繼興東西之餽運交急仰

聖明慨發

帑金外而督臣借用於中州撫臣請給於滇楚不

啻三十萬矣川之加派及搜括悉聽督撫二臣

隨便徵用又不啻三十餘萬矣近蒙

聖慈軫念畿民窮苦將加派三十二萬餘兩一朝蠲

免臣等方感誦

湛澤之如天然不能不憂措餉之無地也今議者猥

云廣寧既失前餉似可少省不知廣寧之守猶

有三岔河可恃今守在山海未必固於金湯喜

計部疏

卷四

三五

峯一片石諸隘到處皆增戍卒况

京師戒嚴又須選募精銳以豫戰守蓋封疆雖感

而防援之兵不少餉額既損而索餉之孔更多

即使管劉借箸亦恐無計取盈臣等反復圖維

惟有實簡練以求可用之兵覈虛冒以清濫用

之餉而已往廣寧未潰時軍兵十三萬餘馬六

萬匹兵非患寡也而駟介逍遙於河上羸弱散

處於荒村給餉則聚糧而來得餉則掉手而去

曾未有習耳目於旗鼓較技擊於戈鋌者平居

紀律未整臨陣號令不行此所以視大將如經

旒望虜塵而先遁也臣請亟

勅經督諸臣嚴行守關諸將各整頓營伍疲弱者汰

之精壯者分隊練之器械必求犀利車輜必堪

馳驟火砲神鎗必令精熟使戎行鼓先登之氣

見敵懷必勝之心則見在六七萬人可當十數

萬之用而不必費十數萬人之餉此實簡練為

目前守關第一務也往廣寧積米浥爛河干者

至百二十萬自冬徂春

計部疏

卷四

三六

帑金及太倉庫銀解發者百四十萬餉非不足也

乃原議本折兼支而將官不利於本色惟欲得

折色以入私囊其詭名侵領恒十之二三所謂

軍兵十三萬或併其象人而無之馬六萬匹或

併其塗馬而無之虛冒可勝言哉今榆關設鎮

兵政更新昨接經臣疏揭云在關軍兵共七萬

人自正月二十五起至四月初六止共七十日

已支過餉銀四十二萬兩臣不覺撫膺長嘆何

新舊諸將當枕戈嘗膽之日不一洗心改步

徑以虛冒為常套乎兵稱七萬傳聞實止五萬
卽以七萬計每名月餉一兩五錢計四十二萬
金可支四月奈何以四月之餉僅為七十日之
用也舟車飛輓米豆在關者已二三十萬臣部
近議月支米五斛准銀五錢若本折兼支則四
十二萬金可支六月奈何以六月之折色僅為
七十日之用也臣請亟

勅經督諸臣嚴行各道細查見在軍兵是否五萬而
稱七萬卽以七萬冒餉而虛冒之外尚餘二十

計部疏

卷

二

三

萬金作何着落務要盡數追出併令本折兼支
以充兩三月之餉仍望

天語叮嚀申飭不許支吾抵塞竊意經督諸臣同心
體

國必能剔蠹釐弊不使臣部獨抱懸磬之憂也若
舍此二十萬金不一究問雖泰山為帑何能填
巨壑雖滄海為庾何能供尾閭司計之臣惟有
自劾求罷不敢曠官以悞

國事矣恭候

命下容臣等咨行經督巡撫併咨都察院轉行巡關
御史各遵照施行臣等無任激切待

天啟二年四月十八日上二十一日奉

聖旨連歲徵兵轉餉迄無成功多緣空伍詭糧坐壞
疆事覽奏簡兵數餉併本折兼支可使餉無虛糜
兵皆可用具見裕國捍邊長算依議便行與經督
撫按各官着實舉行其近冒多餉至二十餘萬仍
着立限查追一面據實開奏以便議處不得朦朧

計部疏

卷

二

三

塞責該部院知道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艱危日甚匪濟無能敬陳切要事務少效愚
忠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
大學士葉向高等題前 遼民一款稱遼
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餬口之計既窮走
險之謀必起及今不為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
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
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今
宜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遼民量給費奉使之力

計部疏

卷

二

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可保甲為
戎行固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為實心任事者以應職
專任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奉所需錢糧須
為限處至山東登萊一帶遼民亦有數萬併責
成撫按一體布散安插等因奉

旨到部咨煩查照議覆等因到部送司查行間又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屯田御史張慎言題為修舉

津屯乞增專

勅委責憲臣備求用人之法詳講開種之條以足兵
食事內備津屯有利無害萬宜舉行惟是求用
人之法講開種之條為今日喫緊之着大抵開
種之法有五官種佃種民種軍種以一官統之
屯種另以一官統之至督課稽覈則又惟道臣
是賴臣查得天津道臣

計部疏

卷

二

勅書原載有屯田一款然是所屬各衛之屯田也臣
謂單以天津屯田一款增入原

勅凡以前五種之法督責綜覈稽查考成問之道臣
此綱紀文章也屯臣執要綱舉而目張焉以稍
佐軍需之萬一即不然姑捐六千五百金少嘗
試之乞

勅戶部急覆修舉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題為用遼族以集遼人借開
墾以行安輯事內稱據海防同知盧觀象呈據
原任東城兵馬司吏目郭世安呈稱係遼東海
州衛人挈家逃難願捐資七白金招募屯丁自

墾水田七百畝請改授守備身先士卒廣集遼人屯利無窮滅賊有期等因具呈批行天津兵備道詳議到臣看得郭世安捐金開墾其事最善當亟

勅改授刻期舉事除以五種之法招集遼民再檄行該道督撥海防營軍三百名乘此夏首速行播種又經費不敷臣查有寧山衛東屯餘剩積穀銀兩見貯滑縣庫銀三千有奇又節年充餉銀兩收貯大興縣庫一千有奇解發天津道臣令

計部疏

卷

二

該官赴彼掛號給領以海防盧同知提調指授依方屯種築蓋營房疏渠建閘買牛置具盡力開墾待調理既就阡陌有章明示各衛以決定有利無害之事方行挑選待習慣自然却如臣疏陰勒以五伍十什之制坐作進退之法果有成效後請

旨下部發銀大墾至計功超擢能以軍民千人墾水陸之田一萬二千畝者授守備再倍是者授都司再倍是者授遊擊再倍是者授參將

員缺卽與推用墾成之後先帶徵其負而後漸收其租寬民力而課後效至於未盡事宜及兵屯合一之制天津道臣張弘祖督率考課於上盧觀象提調拮据於下必有藉手以報國家者除臣先因春光已過一面行委本官乘時興作外惟乞

勅部早為議覆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捐貲墾田諸事有裨國計俱准行該部知道欽此又題為捐資率衆大脩屯練以裨

計部疏

卷

二

國課以振軍威事內稱據行邊總督標下練兵都司張思忠揭稱茲遇本院脩舉屯政卑職甘捐已資一千兩以為開荒力作之倡乞准題錄等因到臣看得張思忠捐千金重資課農於海濱斥莽之區莫效勤渠少補軍需之萬一此其人可錄也合無以都司量加遊擊職銜速赴津南刻期招墾等因奉

聖旨捐貲屯田依議行但須查覈的確以收實效毋事虛文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翰林院提督四夷館

太常寺少卿董應舉奏為

寵命未敢遽承重務所宜先定敬控愚衷懇祈

聖裁事內稱臣恭承

新命陞臣太僕寺卿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職銜管理

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務

今遼民數十萬所在擁集安插之事須與

畿輔郡邑相關衙門新設必有分任之官聽用之

人俸糧工食於何處給查地借糧於何責成一

有阻格勢必難行古之募屯必月給穀食待田

計部疏

卷

二 四三

熟而止今種期已過必須給食至明年夏以安

插二萬為率須費三十三萬有奇而待輸於兩

年之後議者必以為遲萬一先有阻格臣能終

其事乎不與臣終其事而責臣成功臣不敢任

也古之屯田以兵以戍卒皆用軍法從事今遼

民為人所疑所屯又在邊鄙非以軍法從事安

能制之欲立保聚連師而統以屯田分司須用

旗牌行法又須立中軍參將守備總把等官乃

有次第法可施行

陛下儻能察臣苦衷多發錢糧計數責臣後效假臣

事權令得歲終會同屯田御史考覈有司擇用

分司賢者許臣酌

請加銜給臣旗牌許臣設立將領或薦辟慷慨忠義

豪傑奇偉有益

國家之人以為參佐如此乃得展其愚等因奉

聖旨這條奏屯政甚弊錢糧事權等項須作速議處

以便展布責成勅書關防即便給與該部知道欽

此又該巡撫天津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

計部疏

卷

二 四四

自嚴題為咽喉重地遼民叢集懇祈

勅示速議解散以消彌隱禍事奉

聖旨津門重地這所奏解散遼民委屬深慮但與安

插屯種初議得無交礙該部確議具奏欽此俱欽

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前屯田御史左光

斗題足

國無過屯田一疏內所開三因十四議該本部詳

議題覆奉

聖旨屯田足餉本務必須遵明舊制參酌時宜務期

經久可行這奏內諸款已備仍與相關各衙門集
議詳確具奏欽此欽遵通行各部及各該撫按查
議去後今閣臣及屯臣與寺臣所議均屬一事
相應一併議覆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屯政一事
載在

功令先後諸臣所為建白脩舉者非一人矣然而
名存實微或作或輟明見效而旋廢墜者何也
則以事權不重委任不久錢糧難處故也權不
重則法不行法不行則議易撓議易撓則任不

計部疏

卷

二

四

久而局易變此大利長策所以每廢於見小欲
速靳費憚久而未見成功臣應蛟先年填撫津
南曾以葛沽之田少奏薄效迨臣既去而事遂
不終成功之難大率類此今諸臣蒿目時艱殫
心前箸謂近津曠土皆可墾之地適值內徙遼
民有可墾之人借開墾以消亂萌用賑恤以當
召募舉屯田以寓兵機皆深謀遠慮鑿鑿可行
矧蒙我

三 一待允首輔忠謨

簡任寺臣專職其事

准發帑金十萬兩聽其支用極今日之艱危建萬年
之永利無後遺議矣惟是安插遼民之法既欲
哀鴻盡寧亦不必膠柱而鼓若錢糧事權等項
敢不悉心確議以俟

聖裁方遼民初入關時傳聞將二百萬其稍挾資斧
者已漸南行於臨德河南等處營生矣今餓依
旅次化離道路者皆窮乏不能遠徙者也宜聽
寺臣亟檄各州縣星夜細查人數具報一面躬

計部疏

卷

二

四

自循行擇其壯健帶有家小者各為授地授屋
授牛種器具督令隨地墾種有隻身傭作者令
各附便傭種其老弱殘疾不任作者令寄居寺
觀每二日給米一升以當煮粥若兵馬郭世安
都司張思忠既願捐重貲墾田亦必藉多人朋
抵遼民願歸安插者聽其分領從事於畝此
外有慷慨慕義士民願捐貲分禱遼民墾種者
聽寺臣設法招徠或計費准納官職田成仍永
給世業庶遼民獲濟目前而籽粒可徐收於後

此屯田與安插正兩相爲用者也夫安插非以養奸解散豈必驅逐惟安插之善使各得其生計稽察有法使不致結聚爲非如永平各屬地方與山海相近遼人有住彼者宜與數日糧招引漸西不必賑之使留以釋群情之疑山東河南真順等處收麥頗豐得雨後鋤種需人有願往就食者宜與一月糧於滄景間發行亦不必強之生留以隘其資生之策此安插與解散又兩不相礙者也至於入關諸生及世職武弁頗

計部疏

卷二

二

多宜如經臣王在晉議隨便附學附衛一體考試敘用亦隨便授田墾種則遼人無不得所直白骨而肉之矣獨寺臣懇懇以錢糧匱乏爲慮恐遼民間賑擁聚前發

帑銀十萬或不敷用據揭欵照見行事例監儒附秀願納三司首領及州同州判運司經歷苑馬寺監正等官卽與徑選其自肯捐貲分插遼民費至事例銀數外逾三百金以上者卽與具題實授改爲營田首領判官經歷等職所墾之田

卽與管業二年後認納糧草若肯捐萬金以上更當請

首表異加授優職若願授武職者亦照前例題投田與世業俱乞

俯賜允行倘前發

帑金不敷事例捐助未必應手仍望

皇上再賜捐發以爲接濟此

堯舜好生之德必不忍靳者也若事權一節必須隆

重與各處巡撫一體行事庶便彈壓責成或者

計部疏

卷二

二

以屯政既有屯臣又設寺臣似一權兩操然各省直撫按並設原不相妨若非與以巡撫之權將何以責成於道府有司總協參遊等官而使事無阻悞乎所有

勅書關防旗牌勘合等項及中軍旗鼓吏書人等均應照巡撫事例請給設立其考覈糾參陞遷考滿各官當與屯田御史一體行事其駐劄衙門據揭應在武清縣適中地方以便巡歷州縣隨處安輯合用廩給公費等項與中軍旗鼓書吏

人等廩糧工食例應有司出辦第近來

錢糧供輸民力已窮合無即於臣部所發錢糧內照

巡撫例支給俟屯事稍有成績然後於所收籽

粒內取給庶地方不致擾累至於五種十利及

先後屯臣準功加爵力田開科等議俱聽寺臣

與屯臣參酌會行以收萬全之利今姑未敢縷

陳若聯保甲明訓練另選設參遊等官當徐議

於二三年後非臣等所敢預必也再照登萊收

集遼民賑恤不足議者不無隱憂近接道臣譚

計部疏

卷四

二

昌言揭謂舊兵遼民皆可相安獨淮兵費處置

耳該道素質才名言必真確第須申飭該撫臣

令各分布安插得所可矣統乞

聖明裁奪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這屯田安民等事既參酌詳妥都依擬行登萊

處置兵民着通行申飭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賊勢復張巖城疊陷蜀事萬分危急軍需一

切匱虛懇乞

聖明亟發帑金專官解運以救危疆以固人心事專

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題前事內開省圍雖

解而奢酋誓死不歸札營於茜草壩者大小共

十九營連攻陷長寧珙縣二縣崇明歸巢復出

統兵十四五萬勾連土司分作六路連戰八晝

計部疏

卷四

三

夜攻尅建武督撫兩臣調發各兵皆久頓於重

慶城下相去遼瀾不及策應總兵楊愈懋尚在

嘉定不能救援於是犯嘉定犯敘府復犯省城

之報一日四五至蜀城士民驚魂未安藩臬諸

臣束手無策臣與諸臣蒿目腐心括之無可括

借之無可借只有涕泣哀願於

皇上再沛發六十萬兩即時解省接濟結大營於瀘

敘之間尅復建武保全敘州俟重慶復而各兵

集直搗巢穴掃清邊議會兵六路而相機剿撫

之除兇雪恥計日可報臣草疏將畢續見戶部一本奉

旨准發帑銀三十萬兩分解總督及鄖撫濟用卽就三十萬而中分之纔十五萬耳尚不敷恢復遵義一處之用再乞

俞發四十餘萬務足六十萬之數尤全蜀文武士民東向號泣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奉

聖旨川省總督官疏請已有旨了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案照先該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兼理糧餉

計部疏 卷二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題為蘭首之逆焰未熄水首之警報忽聞懇乞

聖明俯賜本折錢糧以保西南半壁事奉

聖旨川省圍已久解總督官便當進至重慶相機征剿這本如何通不說及兵餉已陸續督發未見實

用念地方緊急着再行酌處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督臣題為驚聞逆榜流傳昧死錄呈

御覽等事奉

聖旨這奏內四川貢扇准暫停免留充軍餉其茶糧

硃漆銅錫等項係上供急用還照舊解進餘着該部議覆欽此又該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

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薛貞題為黔省道路難通逆首黨羽益熾衆兵乘時夾剿糧餉一時不措懇乞

聖明動楚餉以應黔急事奉

聖旨這奏內未完漕糧及見在水次南糧准留解貴州充餉餘着該部議覆欽此又該湖廣道御史徐

卿伯題為奴氛甚熾黔禍更慘等事奉

計部疏 卷二

聖旨黔危急援已有屢旨這所奏着嚴行督撫各官上緊調度多方力救本內所薦麻鎮等卽與議用

餉銀已給發的作速催解仍酌量措處務濟急需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湖南

川東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三善疏揭為總鎮已入會城寇兵阻截運道等事內開

前請湖廣辰常等府錢糧總計無幾乞要加增通省南兌漕餉銀米共五十萬等因通查案呈

到部臣等看得成都解圍重慶急攻遊金之

就爛而茜草扎營建武占據負隅之虎難櫻蠶
爾蘭首尚懷捲土瀘敘成都之間未可便謂無
事即令重慶旦夕遂下猶防其潰奔建武撲滅
未期况安邦彥挾苗仲鳴張於貴陽王石二賊
煽播民蜂聚於遵義烽火相連聲勢相倚當事
者若欲盡殲爾寇以及安則勢合恐相陰助若
一面諭散安黨以孤爾則力薄易於摧枯師之
久近費之多寡當自有別第事在彼中兵難選
度且非臣部所宜言惟是目前大衆雲集有督

計部疏

卷

三

四

總分統之兵有耶黔分進之兵有各道自募之
兵有各將原領之兵有各土司調助之兵有鄉
紳義勇效用之兵兵多則餉多諸臣屢牘而請
大聲而呼亦迫于勢不容已

皇上命臣部覆議酌處臣等敢不悉心籌量以慰
聖明宵旰之慮諸臣所請或言

發帑或言留用遼餉夫遼餉專為遼事而設者也遼
雖去而兵不可減遼陽失則兵集廣寧廣寧潰
則兵集山海計廣寧去冬兵數約十三萬今集

山海者已七萬

京師增募已二萬餘而陝西新兵五千閩兵三千
廣兵三千五百賈祥浙兵五千後先解橐津通
游御史江淮兵萬餘又待哺登萊矣近議遠募
狼兵萬餘尚未入數兵未嘗減餉安得有餘况
入餉之孔漸少出餉之孔漸多臣未敢瑣陳即
幾輔蠲派三十餘萬川省蠲留將二十萬楚黔分
留三十餘萬近日屯田安插用十萬皆

計部疏

卷

三

五

皇上所洞知也又况外解同於望梅搜括多成畫餅
旦夕將有庚癸之呼臣等方皇皇擬具疏以
請而猥云留用遼餉毋乃獨見一隅未窺域外乎
夫蜀黔之危急如彼臣部之詘乏又如此非仰
微

皇上再需捐發真無策矣伏乞

皇上軫念蜀黔封疆當亟為整頓生靈水火當亟為

救援

俯從御史張論徐卿伯二臣言

再發帑金四十萬兩以三十萬解四川督撫二臣以

十萬解貴州撫臣聽其督兵進剿支用儻四川
兵多糧餉不敷准於湖廣布政司將本部未解
遼餉動支二十萬兩預備四川督撫取用接濟
其湖廣水次南兌米九萬石及蜀省應進川扇
已奉

旨者聽照舊留用其各項京邊遼餉應解本部者仍
舊速行解部以濟

京師山海急需仍乞

皇上嚴勅督撫諸臣約束文武將吏各潔已恤軍速

計部疏 卷三 三 六

圖蕩平奏績毋襲虛冒近套毋或觀望遷延致

二省遺黎久罹劫戮之慘且令

朝廷有師老財匱之憂危疆幸甚臣等幸甚

天啟二年六月初四日上初七日奉

聖旨內帑空虛姑念蜀黔危急准再發二十萬兩給

與四川十萬兩給與貴州其湖廣遼餉亦照此數

動支分給督撫各官還嚴行查覈不許冒破仍督

率將吏協心進剿毋得逗遛觀望虛糜錢糧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民窮萬分可矜加派萬非得已懇乞

聖明寬諭小民暫供輸以佐緩急

申鈔有司崇節愛以裕催科更請

躬先儉德酌裁省以濟詘乏事臣惟司農號稱地官

地以養民為職凡分疆制賦軫窮恤隱使民不

致失所皆地官職也故天下之大有匹夫匹婦

納於溝壑臣部實恥之乃今民生何如也物力

竭於生齒之繁財用耗於游惰之衆天災不常

計部疏 卷三 三 七

夷治多厥平居已不無呻吟愁苦之聲重以奴

酋發難加派搜括征辦騷擾將五載於茲間閭

之困乏月異而歲不同災往臣在南中見有苦

加派者臣猶謂富室捐膏梁貧人輸動力作

錙銖或不難辦乃今詢之北地富而膏梁者幾

何其饑寒無賴挈妻子逃亡者不可勝數安問

力作仰蒙

皇上軫念畿民窮困特蠲加派則溥海間閭之失所

聖心必能燭照寧俟臣言顧今日時勢非放牛歸耕

銷甲鑄鋤之日也遼疆既沒寇迫門庭榆關之
旅厚集薊門到處增防登萊揚渡海之帆通津
戒重門之柝

都城豫戰守之師議者謬謂遼去則兵減餉亦可
減不知兵未嘗減也况乎蜀黔繼亂滇楚俱危
徵兵徵餉紛遞而至自

皇上屢發帑金外臣部動支新餉亦復不少臣與同
官及司屬方皇皇焉瓶罄罍空是懼如是而謂
加派可遽減乎非不欲減以息我憚人無奈其

計部疏

卷

三

朝蜚夕輓以奉戰士何也夫下之望減甚切望
而不遂則怨今欲使民不怨將何以少慰其望

臣願

皇上推赤心置小民之腹以

仁言當雨露之恩亟下

明詔布告海內使咸知

國家不得已用兵與不得已加派之故靖邊備者
所以寧方內費芻糧者所以衛蒼生祗因將吏
不戒財粟殫亡無益於成敗今邦政一新賞罰

嚴明西虜傾巢為我保塞想蕩平有日願吾民
各懷忠義暫效輸將以共圖太平之福姑俟一
二年相酌時勢漸議蠲減如

畿輔例其有初派失均如楚之長沙一府中州之
上蔡西平等縣山東之充屬州縣但有加派倍
於正供或踰正供三分之一者各撫按官即急
為覈處或議抵或徑減毋令有畸重為向隅困
臣知海內小民將有聞

詔而感泣者愁怨之聲或可少紓也又願

計部疏

卷

三

皇上察親民之吏無如守令催科之善全藉循良亟
申飭有司各以保民報

國為心以節用愛人為務如清詞訟訟輕贖罰革耗
羨驅衙蠹絕餽遺等事皆設誠而致行之官察
煩苛之政下得俯仰樂生然後供輸可辦今
外士紳相與談論民事在北地則云火耗太
若有司肯盡革去則火耗可供新餉矣在江南
則云胥役騙索太橫若有司果能清除則新餉
可供一半矣至於官評從起之上司聲譽定

之津要竿牘間遺春秋不絕若送者受者果能
一槩洗滌所省必多此撫按綜覈不可不嚴者
也天下守令衆矣惟華亭今章允儒極意節省
併自理紙贖等項俱代民輸辦華民三歲未見
加派長清令劉國英亦以節省爲民代輸者一
歲此皆循良美政昭灼在人耳目夫天下郡邑
盈訕不齊臣安敢必其與華亭一律第得實心
節愛能爲民減一二釐亦是涓滴之賜卽不然
而苛政盡祛俾得安生供賦愁怨之聲亦或可

計部疏

卷三

三十一

少紓也夫加派未能遽減矣卽加派供輸無負
遂可救目前緩急乎猶未也亂彌起而勢彌蹙
事愈多而費愈繁顧瞻中外危如累卵臣不得
不披肝膽以懇於

皇上矣自有東事以來臣部請

勅廷臣集議已至再三去冬酌定兵數約二十四萬
餉數約七百餘萬海陸運費俱在其中然加派
新餉分於臣部者實止三百六十六萬僅足餉
數一半外一半取給於監課錢法問地典舖稅

稅等項今

畿輔川省之蠲停楚黔各撫之留用已去一百二
十餘萬所存只二百四十餘萬而湖省之七十
三萬以蜀亂遷延未解東省之四十四萬八千
原爲登萊用者又近以民亂那移則所謂三百
六十六萬者實在幾何其一半或取給鑄錢謂
可得二十萬今蜀亂銅鉛梗矣謂問地可得三
四十萬今兩撫臣僅以數萬報矣典舖稅契謂
可得五六千今香無消息矣若抽扣之削針
優免之亡等費賤舍怨卽輔臣皆知其有名無
實而欲取必七百萬之數以供二十餘萬之士
馬其可得哉東西萬里

計部疏

卷三

三十一

皇上之封疆也華夷一統
皇上之

社稷也當茲時勢艱危兵食交困臣等敢不殫心竭
力爲
社稷計尤願
皇上自爲計

光昭儉德裁節冗耗以濟軍興之乏此今日誦不容已者也十庫頽料等項可改折濟邊諸臣屢貢未蒙

俞允前之久裁者已多朽壞今之新納者又多濫惡謂宜

命科道官逐一查驗令每歲得改折一半則無用化為有用所當亟議者一金花一項

祖宗朝俱解貯臣部除武職俸糧外餘皆以充邊餉世宗皇帝時倭虜交訐實賴此接濟至萬曆七年西

計部疏

卷

三十一

虜款貢無事始盡歸

大內為賞賜用今邊警視

世宗時何如節賞賜而供邊餉計甚便也所當議者

二光祿寺

內供歲用數十萬惟辟玉食誰云不宜然聖玉遇

災猶減膳徹樂况今嘗膽臥薪之日乎誠

命寺臣等請每月供應細數仰俟

聖明親裁浮溢則一朝之饗可使三軍宿飽臣當議者三山龍華蟲藻火黼黻

天子之法服也其燕服則布素可親三浴可御今織造

龍袍動至數十萬有窮無所措手且科及窮民願聖心獨斷

命巾宦從約從緩則一衣之省可使三軍挾纊所當

議者四

皇極廢為萬國觀瞻躬建未期而鋪設預行於南部

費以數十萬計似宜暫停寬管繕之後以畢力

於于戈所當議者五自古聖帝明王必稱堯舜

計部疏

卷

三十一

禹禹固親見堯舜而效法之者也乃孔子贊禹

惟曰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而致美觀見

卑宮室而盡力溝洫我

皇上學為堯舜願於禹之克儉加意焉臣嘗思

皇祖先年上者

兩宮之承歡下有

聖子神孫之篤愛費用或當稍寬今

至尊惟

皇上一人

官闈之用既簡

麟趾之慶方來前五議者於此時不節何時可節且

非臣敢為臆說先部臣嘗屢言之科道屢言之

閣臣為

皇上心膂又申言之今巨寇在門四方多壘於此時

不從何時可從伏惟

皇上穆然深思亟與閣臣籌度

早賜允行儻微

皇上靈寵俾軍需稍有盈餘然後將窮民加派以漸

計部疏

卷三

三十四

停減收將渙之人心振維揚之

聖武內銷奸宄外滅夷虜庶幾有日耳臣老且病不

能久事

陛下蹇蹇孤忠敢急呼以

聞伏惟

聖明垂察臣等下情無任戰慄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六月初七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覽奏知國計匱乏措處甚難加派累民朕非不

軫念但封疆多事百姓藉助糧餉亦是自保身家

稍候事寧即與蠲免其兗州所屬及長沙府河南

上蔡等縣或有兵亂或輕重失均各該撫按官即

與酌處朕宮中每事節省又屢發帑金充餉皇極

殿鋪設亦已停免皆是為民德音其金花袍殿光

祿寺供應十庫顏料等項俱不可缺以應急需爾

每還行與地方官嚴禁火耗多行善政共拯民艱

違的叅來拏問重治不得容隱欽此

計部疏

卷三

三五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虜情孔棘兵食單匱懇乞

聖明俯垂西顧以保危疆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起元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火吉二首協謀東西相應情形叵測應行事宜聽兵部議覆外為照捍禦邊陲必糧餉充足

計部疏

卷

三 六

士馬飽騰庶夷虜各伏巢穴不敢窺我邊疆惟是該省四鎮額餉取給於京民二運京運解自各省因連年催徵罕至太倉匱乏致天啟元年以前積欠數多仰荷

聖明俯從臣請

慨發帑金酌派各鎮以濟燃眉俟外解陸續漸至當照數給發至於民運以本省惟正之供留充四鎮軍需之用乃節年拖欠視京運更倍今各鎮催餉動以糧價兵詳歸咎於京運之斷絕而民

運近在几席豈可任其拖負而置之不問乎先該本部題為邊餉必不可缺等事因九邊缺餉各省多通議將各省直府官錢糧未完二分以

上者一槩住俸督催停其陞考已經題奉欽依通行省直遵行訖今督臣議將該省民運錢糧總責該布政司分責守巡各道照依考成新例分別完欠分數一併參處誠提綱挈領飭法救時之急務也蓋四鎮錢糧資於京運者十四資於民運者十六彼州縣之僻遠緝弛難於馭齊

計部疏

卷

三 七

布政司之劇煩鞭長難於及腹惟守巡各道分轄僅十數州縣臨親而精神易貫事簡而弊竇易清誠併以考成之法責之令各置循環文簿按季赴督撫衙門比較歲終將見徵帶徵錢糧完欠數目造報臣部該督撫每歲查參與府官一體住俸督催停其陞考則紀法先行於大吏郡邑自肅於奉公如是而民運猶有宿逋臣不信也既經督臣酌議前來相應題覆恭候命下容臣部咨行督撫併咨都察院轉行該巡按御

史一體遵照施行抑臣猶有說焉該省民運雖有查叅乃今天啟二年方

奏報至四十六年其四十七八等年臣部雖按月

嚴催杳無消息以故查叅職名多係去任丁憂

住罰降斥半是雜流下品雖郡邑間有壓徵勢

難一律而經管委諸前任法得稍寬何怪乎吏

治之日蹙而邊餉之多匱也伏乞

嚴旨申飭以後責成各守巡等道照今新例催比每

至年終即查本年經管各官錢糧完欠若干於

計部疏

卷

三 六

次年春開報督撫據實叅劾毋虛捏以掩目前

毋後時以開規避庶考成有必行之法百吏杜

倖免之心餉足兵強端必繇此矣

天啟二年六月十三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是其稽查錢糧完欠叅劾經發各官俱依擬着

實行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妖賊謀截漕道

天討難稽懇乞

聖明亟勅南北撫臣合兵會剿以速蕩平事臣等接

得總督河道工部右侍郎陳道亨揭為要鎮被

陷運道堪虞再

請亟勅防護沿河糧艘以重漕儲事據淮徐道報稱

六月初十日滕嶧二縣賊兵會合萬餘將守備

葛秉忠官兵拒敵敗走又兼秋秣高深遍野四

計部疏

卷

三 九

外藏伏賊以正兵誘敵兩翼抄我兵之後攻殺

遂陷夏鎮煙焰衝天百姓紛紛南竄等因又據

揆報西路梁家樓老巢妖賊衆多拔寨由鉅野

大義集魚臺欲趨夏鎮合營等情竊照夏鎮據

南直山東交界為水陸咽喉且逼近徐邳蕭礪

豐沛數處其人多豪悍敢勇奮臂相邀不難響

應而妖賊老巢離寨復相聯結尤為可慮自淮

徐以北臨清以南千餘里河道無處不危村鎮

既肩鑰多逃郡邑亦閉關自守其誰得移餘力

於運道者今濟上止夫兵六百名與新募標兵
 五百名固守城垣外僅有調到河南毛兵一千
 名分布防守南陽等處兵力單弱亟賴山東南
 直合兵會剿夏鎮巨寇以通糧艘以無悞運期
 等因臣等看得夏鎮為徐濟交界之地商賈輳
 泊民居殷阜可當滕鄒一邑雖無城郭之固而
 高樓三四十座賊亦可據以為巢穴者也今糧
 船畢集於沭河上下去夏鎮近者數十里遠者
 一二百里而嶧縣在沭河之濱亦為賊所據東

計部疏

卷

三

西相應以與糧運為難彼千萬之運卒器甲不
 具十三司之把總統務無能其誰與抗拒者夫
 身合蜂聚之寇利於速勦速勦必用多兵今東
 省鋒兵最強數不過三千臨清及各道兵亦不
 過三四千廣兵往滕鄒者不過三千五百合之
 則為懸軍彼東西出沒何以應之分之則為孤
 旅彼千萬成群何以當之與其勦遲而費多不
 若兵多而勦速臣等竊計淮撫先發兵一千在
 徐外仍宜亟發二千以趨嶧縣東省鋒兵與廣

兵宜以一半亟取滕鄒以一半趨夏鎮天津撫
 臣宜亟發五六千選良將二員統領直趨張秋
 保定撫臣宜亟發二千從清河直趨臨清各聽
 總河及撫按調度各隨賊嚮往相機截殺蓋臨
 清張秋亦賊所垂涎漕道與衛地方總是一
 事不得以畛域分兵力既集兵威自振沿河千
 里居然有虎豹之勢賊來則無不撲滅賊散則
 購取渠魁務期以一月之內迅掃蕩平庶糧運
 無虞而中外人心舉安除准兵保定兵各有本

計部疏

卷

三

處月糧天津及廣兵各支本部新餉其行糧應
 支本色聽山東撫臣於東充召買米豆內計日
 支給事完具數開報有兵有餉臣知么麼小醜
 不足平也事關漕運係臣部職掌因賊勢危急
 故敢披瀝以

請伏乞

天語嚴勅南北各撫臣作速調發臣等恭候
 命下星夜移咨前去催督併知會各該衙門一體遵
 照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上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妖賊阻運着天津保定巡撫酌量發兵會同該
省直上緊勦除餘如議行欽此

計部疏

卷三

三

三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逆賊結連大叛全漢力匱難支懇乞

聖明亟賜兵餉以救萬分危急事雲南清吏司案呈
昨接得雲南巡撫沈懋德外疏稱內稱自奢酋發
難不共天竭力徵調發兵救覆期以牽賊內
願早解蜀圍盡臣子城此朝食之志不料我兵
方至畢節而安効良結連水西叛目阻我師道
都司楊明廷等一時陷沒而貴州上六衛安莊
安南普安諸夷接踵蜂起攻城焚站州衛請救

計部疏

卷三

三

三

甚急不得已亦發兵應援復被詐降再沒都司
李天常等兩路大軍強半淪亡加以內地露益
叛目同牝妖設料攻圍益繼陷平夷衛城焚
劫曲靖變水一帶村屯盡成灰燼而東川祿千
鍾復與安効良設科同謀聲言攻武定尋甸二
府直薄會城全省岌岌危如累卵於時調募漢
土官兵三萬餘眾尚不能畫地而守復值年饑
無米各兵逃散紛紛計月費餉銀三四萬兩地
方疲敝莫支司庫旦夕將罄鎮臣沐昌祚

二萬金譬之涓滴臣等暨大小臣工以及鄉紳富民勉强輸助尚不足充半月之用倘外患未得卽除內兵難以遽罷餉銀不繼脫巾一呼叛逆乘虛而入則西南一隅之土宇無復見天日矣萬不得已會同鎮臣沐昌祚按臣楊春茂合

詞上

請伏乞亟

勅戶部覆議或發

內帑或發部貯或發兩廣急動一二十萬蹂田州

計部疏

卷

三 二四

星夜解發前來以濟燃眉之急等因案照先准兵部咨為飛報萬分緊急軍情事該雲南巡撫沈做煥題前事為照蜀氛未掃黔難正殷而滇中土司之警又見告矣據該撫報逆黨安効良等擁眾數萬攻圍郡邑則前奉

旨援黔之兵必未向黔合無就滇為援亦可以牽制向黔之賊但滇中糧額本薄庫藏如洗仰祈

皇上卽發帑金十萬仍令戶部着緊設處以濟急需等因奉

聖旨滇省就近應援依議行餉銀着該部作速議處欽此又該巡按御史楊春茂題為黔夷復叛滇兵掣肘三省孤危萬分緊急懇乞

聖明亟

勅廷議急發兵餉以救荒服燃眉事等因奉

聖旨這協剿兵餉併催趣黔撫俱有旨了該部一併議奏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奢安二首相繼作逆滇撫義切纓冠方調發戶兵為救蜀救黔之計乃一截於畢節再截於烏撒而內地需益叛目攻圍焚劫欲直薄會城嚮之遣兵

計部疏

卷

三 三五

救隣者今自救不暇矣嚮之為隣請兵請餉今且以本地乏餉請矣彈丸荒服賦額不及中州一大郡雖鹽課賦罰新餉等項俱聽留用亦不過六七萬金先年該省用兵嘗於蜀庫借用三四十萬今全蜀半墟望濟方同涸轍孤滇萬里何處可汲西江竊意滇與黔蜀皆

朝廷封疆滇之軍民皆

皇上赤子頃二省告急既不惜

捐帑數十萬給與充餉豈於滇忍坐視其危因而

莫之恤乎伏乞

皇上一體遐陬函發

帑金十四五萬前往接濟俾西南半壁獲保無恙

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今蜀黔兩路俱塞臣與滇中士紳

商確宜於廣東動支應餉

勅行兩廣總督差官取道田州星夜速解所發

帑金留抵廣東應解遼餉之數於計甚便臣等又

計部疏

卷

三

廿六

惟該省孤懸天末餉本難通苟可以濟軍興自

當從宜設處查得本部東征新例凡監儒武職

吏承人等援納及加納者每百兩減銀十兩今

該省遠僻合無准減二十兩以廣招徠彼殷阜

之家必當響赴可為助餉者一該省地產銅錫

各省直鑄錢製器皆利賴之今兩路暫梗銅錫

壅而不流倘就彼鑄錢行用息當再倍可為助

餉者二撫臣處危急之際運變通之權想籌畫

尚自多方非臣等思慮所能悉及也既經奉

旨議處相應覆

請恭候

聖明截奪容臣等遵照咨行兩廣川貴各督撫衙門

併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一體遵奉施行

天啟二年七月初五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帑金已有旨了其援納鑄錢着行與該督撫按

官隨宜調度以濟軍需欽此

計部疏

卷

三

廿七

戶部尚書臣汪 謹

題為欽蒙

聖諭仰見

儉德光昭

慈仁徧軫敬效敷言懇祈

擴充善政以亟奏安攘事項於本月十二日閣臣抄

奉

聖諭一通傳發到部臣與同官二臣莊誦恭繹以

封妃大典所用錢糧免行部辦特於內庫查造應用

計部疏

卷

三

共

且惓惓於軍民之塗炭加派之重征明

聖意節匱惜財戒臣下軍需糜濫大哉

皇言真

節用愛人之盛心

為堯為舜之芳軌也一時大小臣工無不手額相慶

而臣部恭承

渙汗欣躍倍常敢不宣布

德音昭示海內臣民以對揚

聖天子之庥命然臣等竊有進焉昔帝舜與禹臯謨

臣謨謀於一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帝舜之交儆

於臣也

皇上今日之傳諭實似之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臯

陶之責難於君也臣等敢不竊效陳一言於

皇上乎夫自奴曹發難蜀黔東魯騷動加派重征民

不聊生

計部疏

卷

三

廿九

皇上既明於觀火矣臣前具疏為民窮萬分可矜加

派萬非得已請乞申飭有司崇節愛以裕催科

更請

皇上

躬先儉德酌裁省以濟詘乏而未蒙

繫允今

內用錢糧從內節用惟恐外辦為民累軍需錢糧欲

隨處樽度亦惟恐派餉為民困則臣儉德之言

或亦少當於

宸衷矣近數月以來中外諸臣奏苦加派者章滿

公車或出於撫按庶僚或出於各省京宦或言繁

免或言量減豈其重封疆而忘

社稷之慮先桑梓而後

君父之憂毋亦曰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耳臣等竊

叨

國計民生之任養民養兵當交竭愚慮今所願陳

於

皇上者亦惟是仰承

計部疏

卷

三

德音再申

儉德之請願

皇上擴充之而已如金花原係外庫錢糧

祖制甚明即節省一半還之臣部照舊濟邊可得五

十餘萬而賞賜未甚虧也光祿

內供節省三分之一可得十餘萬而

玉食未嘗損也十庫雜料等項改折一半可得二十

萬而耗用未嘗乏也

龍袍織造節省三分之一可得二十餘萬而

服御未嘗少也或曰

皇上仁儉天縱何靳於轉圜第內侍有鋪墊諸費未

肯遽省臣竊謂內侍中亦有明義理知詩書者

倘念及時勢艱危其忠義真心亦勃然不容自

已寧肯為小利妨大計也臣等又惟頃歲地畝

加派兵工二部分用一百二十萬為募兵安家

造器之需原議募兵完日仍歸臣部以充兵餉

倘前者節省之請

皇上慨然俯允合此一百二十萬共計可二百二十

計部疏

卷

三

餘萬盡以餉兵其於加派重征或可少蘇則請

下明詔自天啟三年始地畝加派減免三分之一每

畝九釐止徵六釐暫與小民休息俟遼事寧日

悉行停止而又飭有司之節愛以養吾民禁債

帥之虛濫以養吾兵此一舉也需

九重雨露之恩慰萬姓雲霓之望將率土臣民咸祝

萬年麟趾之慶而人心既固

聖武益張

祖宗金甌全盛之天下可恢復於會朝矣臣等竊窺

聖度如天因

封典一事之節省推而為數事之節省非難也且時

值公私交置不得不出於此即今日不聽臣言

他時計必出此伏乞

皇上俯鑒愚忠亟與輔臣商確

蚤賜允行庶人心蚤固一日天下蚤安一日臣等下

情無任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奉

計部疏

卷

三

聖旨海內民困諸臣各念其鄉奏免加派朕以天下

為家視民如子豈不軫念但軍興需餉方急稍平

自當報罷撫按各官果能嚴禁有司火耗侵漁

遺諸弊小民何至重困覽奏具見苦心兵工二部

分用銀兩仍歸爾部國計日誦還從長條劑其

服金花監庫內供錢糧歷年舊額不得屢形章奏

歸過朝廷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黔患屢屢

聖慮滇危更切孤懸懇乞

聖慈亟發帑銀以廣

皇仁以其遐疆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到部先該雲南

撫臣沈儼等會題為逆賊結連大叛全滇力

匱難支懇乞

聖明亟賜兵餉以救萬分危急事奉

聖旨該省告急着總督及鄰省巡撫官上緊救援先

計部疏

卷

三

帑銀內唯發十萬兩作速解用餘着該部議處欽

此臣等竊惟

明旨所傳先

帑銀十萬乃臣部兌留川貴充餉之

帑銀也除差官解發四川十萬兩貴州五萬兩外

兌留十五萬兩因外解阻塞太倉如洗而山海

等處索餉急如星火遂以十萬發山海以五萬

發天津各抵新餉支給復具疏上鳴懇

宗臣部不得已之

請發帑銀十萬前往接濟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臣等竊復自喜前云先

帑銀內者明指川貴兌留之銀已抵給新餉矣後

云依議行者似

軫念雲南危困之狀當別

賜捐發也靜俟旬餘恭候

傳旨赴領而

繪音未霽臣等始不能無疑豈

聖衷猶持樽節之意未即慨發乎顧今日西南之勢

計部疏

卷

三

三四

最急者莫如黔可危者亦莫如滇黔於滇為咽

喉滇於黔為唇齒今貴陽圍困日久援師失利

皇上特諭戶兵二部急發官兵進援速催銀米運濟

其為黔計慮甚周悉矣乃滇中土夷蠢動破城

圍郡與黔不異寧能晏然不為動念乎且蜀黔

二省發過

帑銀共一百餘萬而滇自告急至今曾未得毫釐

之餉竊恐彼中文武吏民必跋踵而望曰

聖天子有至仁焉視二省困於兵戈不啻衽席之

何獨遺我此亦夏暑冬寒之咨所不能免者也

惟

皇上憬然深思亟發

帑銀十萬以廣一視之恩容臣咨行兩廣總督於

遼餉內對支十萬依滇撫原疏取道田州解赴

軍前聽用所留

帑銀十萬容另疏

請發山海以濟緊急之用蓋山海關內遼民擁聚甚

眾非餓死則為亂為盜得此十萬金設法而安

計部疏

卷

三

三五

全之則既拯滇民於水火又起遼人於溝壑能

活億萬人命則

皇上億萬功德也此臣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亟為

控籲者也伏祈

允賜施行臣等幸甚封疆幸甚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雲南危急遼民窮困皆朕所軫念准發帑銀五

萬兩兩部即行文兩廣總督官於遼餉內對支解

給其帑銀留充賑濟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

陵京重地邊長時危兵虛餉薄非增餉無以聯軍心
非足兵無以固關守萬不得已會議簡確合詞

額

天懇乞

聖明立賜

俞允以保危疆以安

宗社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順天

計部疏

卷

三

巡撫李瑾會同經畧尚書王在晉行邊總督尚
書王象乾直隸巡按御史倪應眷巡關御史梁
之棟題前事內稱薊為

神京左輔昌為

陵寢所居視他鎮倍重當此多事較平時更苦今兩
鎮營路各軍月糧大月止領七錢小月止領四
錢五分近日各處募兵俱月給餉銀一兩五六
錢不等新舊一軍厚薄兩餉欲用其命須恤其
私查得薊鎮三協原額馬步軍丁除修工班軍

三萬不足當兵外見在冊官軍止七萬六千有
奇內除募兵四千七十八名食餉稍厚三屯左
營調操勇壯一千五十六名原糧隨各路造支
不議外雙糧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名上半年
為大月每名每月糧銀一兩四錢今議照舊下
半年為小月每名每月糧銀九錢議加鹽菜銀
三錢單糧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九名上半年每
月糧銀七錢今加鹽菜銀三錢下半年小月每
名每月四錢五分今加鹽菜銀三錢五分內山

計部疏

卷

三
三六

海路單糧一千五百四十七名大月加鹽菜銀
三錢小月加鹽菜銀五錢五分總計全鎮一年
共該銀二十五萬二千二十五兩五錢其內原
有行糧口糧本色扣截前銀充營路等官薪水
入衛客兵加鹽菜銀三錢衛所城操月糧務足
八斗每斗折銀四分供於前項扣截行糧銀內
動支不另添設原額馬騾二萬九千四百八十
一匹頭內有支草月分不等馬騾一萬四千六
百六匹頭每匹頭每月加草三十束每束折銀

一分七釐共銀三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兩二錢
六分以上應增舊軍舊馬歲該銀二十九萬一
千五百一十二兩七錢六分外燕河路及中西
二協應新增兵馬不等歲該銀二十七萬二千
一百餘兩至於昌鎮原額馬步軍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除雙糧不計外其單糧一萬五千二
百四名每名每月加鹽菜銀二錢原支行糧七
個月一百六十名無行糧五個月給鹽菜銀二
錢一年共該銀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兩六錢

計部疏

卷

三
三九

原額馬騾除長支糧草不計外有缺月不等每
匹頭加料豆九斗每月加草三十束一年共該
銀一千八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外鎮守中營
議新增馬步軍七百七十餘人歲該銀一萬七
千餘等因奉

聖旨該鎮保障京畿這增餉添兵事宜着該部看議
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
看得前鎮於

京師猶門庭也遼東猶藩籬也藩籬既撤則守在

門庭故屯重兵於山海內嚴備禦而外規恢復
為今日之急務矣然自山海循邊而西直抵昌
平延袤將二千里中間三協十一路關隘之當
防戍守之宜固者不可勝數曩時所防者獨三
衛屬夷時入寇掠耳今奴酋非屬夷之比也其
志非止於寇掠也假道橫行何處不可闖入此
督撫諸臣所為長慮却顧而以添兵增餉

請也第去歲遼陽陷後已經督臣題議於三協各設

車營計三營共增兵三萬六千又京發民兵五

計部疏

卷

三

千餘人今訓練一年或當精銳可用則添兵之
議似姑可緩矣惟是舊軍額餉原薄昔用之乘
障守望今責之操戈待戰新營之募餉獨厚舊
營之額餉不加勞苦同而肥瘠異人情似不能
堪即云舊軍自安故土與新兵捐妻子去鄉井
者有間亦須量加優恤以鼓其敵愾之氣毋令
有向隅之悲今據督撫原議稍為裁酌除疏內
扣行糧充薪水加客兵戍守鹽菜遞加城操月
糧務足六斗俱於扣截行糧銀內動支既不另

行添設相應依擬山海路單糧軍丁一千五百
四十七名大月加鹽菜銀三錢小月加五錢五
分俱奏一兩姑念其遠戍艱辛且為數不多與
薊鎮雙糧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名上半年每
月支銀一兩四錢照舊者免議外下半年原糧
銀九錢議加鹽菜銀三錢奏足一兩二錢者今
量加二錢定以一兩二錢單糧五萬八千二百
五十九名內除山海路一千五百四十四名外
其餘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二名上半年原糧七

計部疏

卷

三

錢議加鹽菜銀三錢奏足一兩者今量加二錢
定以九錢下半年原糧銀四錢五分議加鹽菜
銀三錢五分奏足八錢者今量加二錢五分定
以七錢馬騾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匹頭內有
一萬四千六百六匹頭支草月分不等原議找
給長草俱照大乾折以一分七釐歲增四萬金
今照小乾折止增銀三萬三百一兩三錢七分
昌鎮單糧一萬五千二百四名每名每月議加
鹽菜銀二錢既去關門視薊稍遠所加鹽菜比

商亦相應稍廉并原支行糧七個月照無行糧五個月一體給鹽菜銀二錢者今俱量增一錢馬騾六千一百五十八匹頭內有支料草月分不等馬騾六百五十七匹頭原議代給長料草歲增一千八百四十餘兩今除加料一月依擬外其草照小乾折給量增銀一千四百六十九兩九錢六分以上二鎮舊軍舊馬所增之數較之原議雖少十萬五千五百五十餘兩然實增亦至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二兩六錢此非

計部疏

卷三

三四二

有年例額數可取給於太倉之儲也第從督撫疏議以遼鎮年例移之於薊也督撫之言曰全遼既失遼之歲額五十餘萬猶存昔遼存既不難竭薊力以保遼今遼亡獨不可移遼餉以保薊若他日遼復又遞減以還於遼無難者此固目前救急之詞已預爲他日長久之慮蓋二鎮雖分疆域勢同唇齒遼亡而餉移於薊厚薊正所以圖遼遼復而餉還歸遼存遼正所以衛薊經權互用惟時鼓瑟豈容膠柱督撫諸臣合疏

有左券在矣然臣等猶有說焉薊門非苦無軍也薊軍非獨苦餉薄也役占多而差使頻技作煩而扣剋因雕鏤組繡之工飽而披堅執銳之士饑債帥之囊橐充而窮卒之升斗乏所從來久矣自非大爲振飭盡刻弊規雖增餉數十萬未必爲三軍果腹是在撫道諸臣加之意而已

恭候

聖明裁允併乞

天語叮嚀容臣咨行督撫衙門及咨都察院轉行巡

計部疏

卷三

三四三

按巡關御史各遵照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薊昌增餉等事依議行其將領占軍扣餉諸弊着撫道官嚴行禁革併行巡關御史不時查叅奏處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仰釋

明旨俯循職掌再申考核之說以圖蓄艾并陳一得之愚以濟燃眉事山東陝西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視太倉銀庫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汪慶百等題前事奉

聖旨舊餉考核依議嚴行餘着該部議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太倉歲額之逋至今日而極自非責成撫按督催併咨報

計部疏

卷

四

完欠以憑本部會同巡視科道歲終綜核參究則有司之玩愒何繇振飭邊餉之虧缺何繇接應幸奉

明旨森嚴各撫按必能督率有司加意節愛以殫力催徵京運與民運額餉與新餉俱當如期解納毋貽軍

國之憂矣而科道二臣精思詳畫復有所陳議以補臣疏之所未及臣等敢不悉心議覆以圖共濟如倒批之防宜密也錢糧已經起解而續

與解官為市或偽印掛銷原批或洗改別項通關兼以新舊絲棼影射百出此弊尤為不少應如二臣議凡省府起解錢糧於批外用竹紙照批造簡明冊三本一送巡視一送部司一送該庫用印釘封同批投進其開寫悉照河南山東式樣某州縣某項額設若干某年月日差某官解過若干尚欠若干今差某官解過若干尚欠若干則漏匿之弊無所施完欠之實亦無所遁此所裨於核餉者一也如額內之借宜還也太

計部疏

卷

四

倉歲入原不足以供歲出若稅契事例等項又因遼事抽去莫可取償乃准兵借動鹽課天津截留漕糧宜向新節以應邊鎮之急天津截留漕糧宜還京糧補放折色至於事例之趨大工偏枯已甚應如二臣議查照前巡視臺臣謝文錦疏令各處援例總赴順天府上納另貯一庫每季本府將收過銀內分作太倉若干工部若干請

旨定奪度度支水衡兩受其益而不至於相病此所

裨於核餉者又一也如漏卮之路宜塞也查各項糧料有遼東塘撥有三總兵家丁有振威營兵有錦衣衛健丁新餉不受則皆委之舊庫此項原無額派若錦衣衛馬匹原係自行買補去歲臺臣叅該衛無馬住支料草歲省可萬計乃僉事萬邦孚復支料草抵充買馬數至八千餘兩矣馬價本出兵部以戶部料草而代買馬此典制所未有也應如二臣議塘撥家丁等項有應從舊餉者容臣部分別給發其錦衣衛買馬一節

計部疏

卷

四

徑行停止聽從兵部請給以後有額外增設支及太倉者一切報罷此所裨於核餉者又一也至於

輦轂之下窮商苦累莫甚於供用庫之役原僉十八家逃亡營脫止餘六人節經巡視諸臣題議以珠寶雜料等商獲利肥而人數衆欲令代辦但珠寶商昨歲已責辦十庫苦稱難應三役應如二臣議許以供商編審之年卽准豁免庶可勉強承認以後給發商價每一單辦完則先發一

單以避其稱貸之困若

內庫鋪墊等項乞

勅各監局仰體

皇上節愛之心少寬需索庶浮費旣省物價自平不獨窮商歡呼祝頌其爲太倉節省者亦非淺鮮也然臣等猶有說焉軍需之乏至於九塞庚呼正供之通至於太倉瓶罄而四方兵革之擾尚大有寧日臣部與巡視二臣憂心如不能變砂礫爲黃金以資宿飽乃外之藩郡大吏獨

計部疏

卷

四

無憂

國奉公之念乎聞州縣錢糧間有輸之藩郡而藩郡不卽起解者是法之不行自大吏始也合無查照臣部議催新餉例在各省併責藩司直隸併查郡守如有遷延踰限不足分數者一體叅罰停其陞考庶綱紀肅於提挈徵輸無敢後至亦今日時勢之窮不得不如此者統乞

聖明俯允容臣部移會巡視二臣於今冬亟行考核一切釐弊飭紀悉如今議併咨各巡撫及咨都

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遵照施行臣等無任惶悚
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初六日奉

聖旨錢糧匱乏這所奏俱依議行各布政司官併直
隸各府官一體察罰其鋪墊等費歸部料吏書人
等勒索不少何以獨責內庫著內外通行禁革以
稱朕體恤節省至意欽此

計部疏

卷

四 五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遵

旨酌量兵機併陳便宜之要懇乞

聖明采擇以奠危疆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廣西巡撫右僉都御史何

士晉題前事奉

聖旨這奏內各款都着速行議覆袁玉佩准暫留贛

晝林翔鳳着領勅前往宣諭土司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兩廣總督胡應台

計部疏

卷

四 六

題為叛酋聚攻省城全黔危在旦夕請兵救援

以解倒懸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查得疏內議請兵餉與撫臣疏

同是一事除協援監督等款聽別部議覆其糧

餉轉輸三款係本部職掌擬合併覆等因案呈

到部照得撫臣何士晉疏稱臣奉

命撫粵適值貴州告急奉

旨趨臣赴任然未嘗有一兵一餉付臣挾之而往也

已見兵部覆疏於湖廣調土漢兵二萬雲南調

沐兵一萬廣西調泗城南丹共一萬卽令總兵
杜文煥督率協剿而餉則總於新餉內動支業
奉有

明旨臣隨具疏上

不必拘定土兵惟願往者聽或撥梧兵或借粵東
兵可相兼爲用餉亦不必專責之楚有不繼卽
以兩廣解京遼餉接支奉

聖旨狼兵還酌量調發一應事宜會同兩廣總督官
便宜施行餘着該部議覆欽此臣因權漢土兵而

計部疏

卷

四

七

酌之漢兵西粵之所少狼兵土司之所饒狼兵
若調例止犒賞行糧漢兵欲募必藉安家衣甲
用漢似不如用狼之奇用狼似不如用漢之穩
而况漢兵單弱神氣不張狼兵必驕恣而不爲
我馭卽欲用狼亦必先用漢臣請漢土兼用而
以穩者爲前茅奇者爲後勁然而糧餉不可不
議也今欲量募數千以稍張敵愾之氣計一名
所需安家衣甲與行坐二糧約可二十金則一
千兵卽需二萬金之餉其到彼相持尤難計月

日則所費更爲無底之卮今臣卽盡括木價鹽
利遼餉等項權宜借支亦僅可募二千餘兵而
粵西之力罄矣再請督臣撥梧兵一千粵東兵
三千而兩粵之力俱罄矣乃前項兵餉於何處
取給雖湖廣之新餉已奉
旨動支然未有派分之的數粵東之遼餉曾具疏題
借亦未見部覆之咨文似必藉

天語叮嚀明

勅督撫二臣或楚粵各給十萬或總於粵東遼餉內

計部疏

卷

四

八

支給二十萬餉多則兵多餉速則兵速黔之款
懸於粵之兵粵之兵又懸於
皇上之餉此便宜所當

請者一然而轉輸不可不議也滇與楚有上下六衛
可以轉運猶恐食不能繼乃粵西雖鄰黔而去
黔寔遠如欲從南丹獨山進則吳王二司等處
不無阻截而懸崖深箐恐更有焚劫之危如欲
從泗城安隆司進則關嶺一帶旣已空斷而盤
江循河又爲羅首所據卽湖廣舟行僅可抵鎮

遠而自此以上肩挑背負一兵能運幾何一日能行幾何不得不移做所在官司沿途預為接濟及至敵境想殘破之州邑丘墟之圃舍何從得米恐亦無人賣米而兵聚之處價必騰外省之兵人易餒不格鬪則搶掠不饑死則逃亡勢所必至宜令黔楚二省此時即預發官銀先差人多買糧米貯之近地隨取隨足方能安戢眾兵可無他患此又便宜所當

請者一該臣等看得安首肆逆黔省圍困兵部題議計部疏 卷 九

令楚滇粵西三省調兵協剿而餉則總於楚之遼餉動支夫遼餉專為遼事而設未嘗預料有蜀黔之亂而多備贏餘以待其用也自督撫諸

臣屢疏

請給除

內帑捐發外臣部奉

旨動過遼餉已七十六萬八千餘兩矣今撫臣何士

晉議募調漢土官兵欲於楚粵遼餉各給十萬

或於粵東總給二十萬師行糧從勢不容已第

楚餉去歲七十餘萬既已用盡今二年分者又用過十八萬有奇粵東該餉二十三萬除解過及募兵支銷外止存十萬餘兩近又奉

旨兌發滇省五萬今二年分所存僅五萬餘兩耳夫榆關展拓虎旅雲屯登津防援樓船糜發

廟堂方圖恢復之畧帑庾尚懷匱乏之憂豈能再分遼餉為他項用顧黔方之危困急於水火鄰

省之剿救切於纓冠合無即以粵西元年分應解餉銀六萬餘兩併鹽利木價等項聽該撫留

用再於湖廣動今二年分遼餉四萬兩聽其取計部疏 卷 十

用接濟然用兵久近難定不獨撫臣存乎見少即臣等亦以為不足更望

皇上軫念遐荒

慨發帑金十萬兩解發楚省俾得為逐月給餉之需事平即止至於糧米轉運之艱必不能遠責

於粵應如撫臣議預行楚黔二撫臣坐委司道官先期料理買米收貯隨地接應務使三軍無

枵腹之虞而鬼方蚤奏蕩平之績夫是役也論

兵務取其精則用漢不如用土且兵精而餉可
省論餉務取其便則粵募不如近募且餉便而
兵亦便總之用粵撥黔兵必兼用漢土以相制
餉必資糧於楚以近輸撫臣籌此至熟無俟臣
言矣恭候

望明裁奪容臣咨行各撫臣遵照動支併乞
撥帑十萬以濟急用且以恤遼餉之窮臣等無任
惶悚待

等之至

卷

天啟二年十月初八日奉

議行餘着爾部再行設處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屯種難兼事權難一流民易亂可慮謹據目
前處法上請

聖裁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管
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
務太僕寺卿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董應舉題前
事奉

聖旨這所奉屯種安插等事甚悉該部即與議覆欽
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屯田安插一事因海濱

計部疏

卷

四 十二

荒棄之地闢草萊而為沃壤可以收穀資餉至
便計也又因遼左流亡之民給田畝俾之耕稼
可以安生樂業至渥恩也寺臣董應舉恭奉

廟謨勤勞趨事恨不能一朝荒度而菑畲之舉數
萬生靈而祗席之第事端之創造惟艱人情之
變態不一如遼人不盡願農有司不肯報地賑
恤不兼屯插此三者皆寺臣所謂難也然臣竊
謂第堅持一屯字則三者皆無難矣古者因民
制產無不受田之家無不為農之人其為士為

工為商為兵皆自農中分兼其事而受田務農
猶自若也即曰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
商之子常為商然豈能脫然於農之外不受恒
產不一問耕稼乎今遼人幸離湯火而入關求
活彼挾貲可營運者既聽便南徙其餘徼藉

皇仁分地給產與以生全之業即胼手胝足而為農
夫不猶愈於觸鋒刃舉家離散削髮而為奴驅
後死亡莫可自必乎若曰強悍善騎射願為兵
不願為農則彼屯金城屯許下瀕濱者非兵乎

計部疏

卷

十三

若曰一受田則世世為屯軍

國家屯衛某布與農民錯處安見其常奉調發羅
鋒鏑又安見其不為士為商為工而共享太平
之樂乎故人不願農第勤以告諭曰

朝廷授爾以恒產世業爾且暫留耕種以餬口有願
為兵為工為商者聽別圖之弗禁若士若弁宜
從優厚者或給地一二十畝以當廩餼或三五
十畝以當常祿竊意士與弁必樂趨以為民望
而猶有頑梗弗率者必非情也有司之不報地

一徂於因循惟恐多一屯務以為地方擾一慮
遼人之悍肆恐其易種於茲邑然靜海縣之四
當口寺臣既築室以為遼人棲止天津之葛沽
雙溝等處舊田可耕種者且寬廣而易為力若
於此安插得法近者被澤而悅則遠者聞風自
來寺臣車轍所至遼民擁聚歡呼有司固不能
阻截其有荒閑地畝亦不得而隱匿也賑之不
能兼屯謂願賑而不願屯者眾也然惟老弱殘
疾力不能勝耨鋤則薄恤之如養濟孤貧之類

計部疏

卷

十四

若強壯可任生理還當諭其治地給居地給牛
種賑即寓於屯中無盡聽其務生理而不務本
雖暫給二金恐卒歸遊惰不免於饑寒也夫稿
苗易為雨勞民易為仁以寺臣誠心懇惻勞來
安集固其餘事何難之與有惟是事權難一流
民易亂有不得不詳議者寺臣兼御史銜又
勅書中許照巡撫一體行事權若不輕矣然道府州
邑但知其為卿寺不知其為巡撫故文移之上
下不無東閣事體之緩急不無掣肘又奉

旨給發

帑金十萬兩聽其支用前經臣欲通融分用賑濟則安插更苦不足近臣部題

請另發五萬金以昇經臣前發十萬金俱聽寺臣取解無容議矣第

皇上既許照巡撫行事而未實與以食院之名遂致事體窒碍難行似應

勅下吏部議加職銜俾獲展布四體以紓勞蓋此所關於屯插善政者不淺非臣敢為寺臣干澤也

計部疏

卷

四十五

遼民有勁悍者日操弓矢覲收為兵此輩固舊係遼兵不為兵則恐為盜將或貽肘腋之憂守臣總總過計欲送之真保各鎮或往東土平賊今賊已平各鎮亦各有兵又將焉往似應一面分給地畝併與居食以安其妻子一面試其精壯有技擊者登之籍移會天津薊鎮撫臣及通州道但有兵缺即行取補既省安家行糧又得勁兵實用此則事理之可行者也抑臣復有說焉今通州撫臣既經陞任而公署人役猶存寺

臣砥節曲謹一切與隸之屬向未添設儻蒙

皇上改授僉都御史職銜俾專管屯田安插遼民仍兼提督通州軍務則公署人役無煩更置不惟

道府州邑肅於稟成即遼民之勁悍欲為兵者益有所繫屬以銷其強逞之心於計甚便且通

州沿河上下荒地可屯者甚多通營見有南兵二千二百餘人可令其隨地墾種又天津葛沽

等處原有水兵二千人亦聽其移會天津撫臣盡力開墾自安插遼民外其召募南人分佃及

計部疏

卷

四十六

建屯學廣招來等務悉聽與屯田御史會同修舉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恭候

聖明裁定

俯賜施行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屯種安插事相關切聽寺臣從長料理先給帑銀及另發賑銀俱着嚴覈支給務濟實用改授職銜兼督軍務該部即與議覆其收兵補伍并通津

開墾俱着會同各該撫按併屯田御史行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為黔滇數省交急西南半壁可憂懇乞

聖明亟發帑金以救燃眉併

勅廷臣會議兵餉以張捷伐事先該臣部題為黔患

屢屢

聖慮滇危更切孤懸懇乞

聖慈亟發帑銀以廣

皇仁以真遐疆事奉

聖旨雲南危急遼民困苦皆朕所軫念准發帑銀五

計部疏 卷 四 十六

萬兩爾部即行文兩廣總督官於遼餉內對支解

給其帑銀留充賑濟欽此又該臣部題為遼

旨酌量兵機併陳便宜之要懇乞

聖明采擇以真危疆事奉

聖旨依議行餘着爾部再行設處欽此又該候補御

史王會圖題為涸轍望援已久勺水為潤無多

懇乞大沛

皇仁續發

內帑等事奉

聖旨滇餉急需已發帑銀五萬兩其兌支兩廣遠餉仍酌量議處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候補科臣吳弘業題為懇乞

聖明軫念滇危

大發帑金等事奉

聖旨沐昌祚世守地藩這征調援剿等事着給勅聽便宜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糧該鎮併督撫各官准暫奏用仍着該部議處接濟不得專靠請帑建昌道路已通新任撫按官催他上緊

計部疏

卷

四

五

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沙源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欽此又該湖廣道御史徐卿伯題為危黔萬不可保逆酋勢不可遏封疆重於積貯拯救壞

於因循懇

勅部院會議剿酋之策力請

沛發帑金速易總督共圖大舉以靖夷氛以彰捷伐

事奉

聖旨逆酋猖獗黔省危急昨已有旨了這所奏該部一併議覆張我續見催他督兵進援不得因言推

諉致誤事機欽此欽遵通查索呈到部臣等看得

奢酋伺遼左之釁肆逆於蜀安酋又乘蜀之變繼發於黔楚以援蜀而深入於夔峽滇以援黔而被截於土夷西粵亦以援黔而議發漢土寧兵且凜焉有剝膚之恐干戈連結於五省

宵旰屢厪於

九重始猶謂安酋可諭以文告則奢酋當早伏

天誅詎意有苗之不可以舞干格也鬼方之必以殷武克也至八月初黔撫李標以方寸小疏至猶

計部疏

卷

四

三

謂新撫臣近駐二百里內或能出奇破賊至近日按臣史永安復以方寸小疏至始知二臣將以身為張許以貴陽作睢陽矣臣與同官二臣讀之不覺髮指冠淚交頤也事勢至此欲無興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其可得乎臣部前覆滇撫沈傲劾疏

請發帑金十萬兩蒙

皇上止允五萬近覆粵撫何士晉疏除動遼餉十萬併

請發帑金十萬兩

皇上止允遼餉而

帑金未許一則曰仍酌量議處二則曰餘着爾部

再行設處三則曰該部議處接濟夫自有遼事

以來臣部東搜西括已不遺餘力倘有可設法

議處不知撫按臺省諸臣當何如苛責於臣部

寧肯曉曉以

請帑目于

宸嚴且黔省方在湯火滇粵二撫臣繕兵望餉不啻

計部疏

卷

四十一

饑渴三軍命脉所繫呼吸立見安危伏乞

皇上暫發

帑金二十萬以十萬與滇徑從建昌解入以十萬

與粵徑解楚省聽粵撫取用其糧米隨地接濟

臣部即行楚中撫臣及侃沅新撫臣遵照

前旨查漕米九萬餘石用過若干未用若干及近地

倉穀碾米用過若干未用若干如再不足聽於

新漕尖耗米內酌量留用務要彼此同心共圖

協濟庶不負

嚴旨之責成早奏于襄之茂績耳然臣等竊計安奢

二首狼狽相依妄圖薦食我既宿重兵以鎮蜀

復合偏師以取黔未必能責效於俚氓收功於

期月也自去冬至今蜀黔二省發過

帑金共一百一十餘萬動過遼餉共九十餘萬儻明

年需餉如舊或當增益恐

內帑無不涸之源遼餉更非久假之用天不雨金

地不湧粟此百萬金錢將何以設處而臺臣徐

卿伯議分數路進兵餉非幾百萬不可雖使桑

計部疏

卷

四十二

孔持籌未知所為計更乞

皇上亟

勅九卿科道諸臣從長會議另設黔餉一項或

內帑

需發若干或各衙門動借若干或別款搜羅若干

必百五十萬以外如先年征播故事而遼餉不

參涉焉庶山海金湯之固與蠻烟銅柱之標東

西兩不相悞

皇威益震而蕩平可必矣若乃轉輸接濟奔命於

崖菁峒之中極知楚蜀之民不勝勞苦然揀溺者必濡手足救焚者必焦頭額宜行楚蜀二撫臣於辰沅敘瀘一帶運餉州縣重加蠲恤毋令冒險急公之民忘勞忘死而不獲一霑膏澤也
恭候

聖明省覽一面暫發

帑金二十萬與滇粵二撫臣一面

勅下廷臣會議設處奏

請施行危黔幸甚諸省幸甚臣等無任激切懇祈待

計部疏

卷四

四十三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黔滇需餉甚急內帑匱乏難繼且解運遲緩還速行附近鄰省措處兌給接濟兵興未已其專設黔餉事宜便會同九卿科道從長集議具奏欽此

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汪 等謹

題為黔滇數省交急西南半壁可憂懇乞

聖明亟發帑金以救燃眉併

勅廷臣會議兵餉以張捷伐事貴州等清吏司案呈

到部先該臣部題前事奉

聖旨黔滇需餉甚急內帑匱乏難繼且解運遲緩還

速行附近鄰省措處兌給接濟兵興未已其專設

黔餉事宜便會同九卿科道從長集議具奏欽此

欽遵臣部隨抄原疏併奉

計部疏

卷四

四十四

明旨分送九卿科道諸臣願各抒救時良策共襄戡

亂膚功去後乃中外空虛已甚東西牽補不前

間與諸臣面相商確祗嘆點金之無術憫拙婦

之難炊亦有尺幅連篇各展謀慮非嚴嚴虛餉

之糜則亟

請王居之渙若戶科臣韓繼思督餉臺臣江日彩皆

與臣部同心共事日講求盈縮之算者其日庫

藏如洗設處無法日黔餉別無處法酌盈乃可

濟虛業各具疏以留金花改庫折爲

請未蒙

皇上鑒允臣與諸臣反復圖維於無可設處之中強

求必濟之法惟有暫那遼餉取給於鄰省丐

發帑金亟救於目前而已夫用兵之數嘗視敵之強

弱以為多寡用餉之數又視兵之多寡以為奢

儉安苗地廣人眾復糾合苗仲九股諸夷我用

兵非十萬不可若蜀楚滇粵四路並進聽督撫

臨機制變或更出十萬之外未可適度然兵無

定形勝在多寡儻督撫操縱得宜籌畫不爽或

計部疏

卷

四十五

折衝樽俎之間或殲敵對壘之際遲速多寡又

未可以揣摩定也今第從諸臣察酌請具餉二

百萬以待之可矣查得湖廣一省原派遼餉七

十四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兩近因照畝不均吃

為照糧而長沙一府反加九萬餘兩太重不堪

又潞庄應免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七兩零今第

二項共減去九萬兩共實計六十五萬一千四

百七十六兩湖廣南糧二十六萬石例該折銀

十三萬又耗米行糧安家蔗竹等項該七萬六

千一百三十四兩又協濟貴州該三萬七百二

十兩以上共計八十八萬九千三百三十兩可

暫留於楚省者也四川遼餉十二萬一千三百

四十四兩又茶蠟生絹藥材銅錫等項該銀四

萬六千七百兩南京麂皮料銀一萬一千兩又

協濟湖廣陝三省該銀一十四萬三千九百兩

以上共計三十二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兩可暫

留於蜀省者也雲南遼餉一萬六千一百九十

四兩又商稅契稅銀七千六百兩撫按司道贓

計部疏

卷

四十六

罰銀八千二百兩事例銀三千兩以上共計三

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兩可暫留於滇省者也廣

西遼餉六萬九百一十七兩可暫留於該省者

也總四省計之不過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八

十餘兩此外再無可措處不得不仰望於

皇上矣年來東西交訐徵荷

聖明捐小寶以固大寶

帑金之發不為不多而干戈尚未底寧則興發不

能顧惜臣等仰體

心不敢如山海百萬之

請第願

遷發五十萬金先為數省接濟度涸轍可以遽蘇而天威可以早震此外仍少二十萬兩則於南京戶兵二部各借動十萬以共足二百萬之數蓋往歲開原陷後曾借過南京戶兵工三部共五十萬今庫藏漸虛未堪多借而工部近因

陵工已取過南工部十萬故今不敢再及也若乃各省分餉之數固當視兵之多寡然亦須預為裁

計部疏

卷

四 廿七

酌毋令有不均不平之議如貴州新撫臣率衆入平越費用未幾查部發及湖廣藩司報解共帑餉銀六十餘萬兩漕糧二十餘萬石近據該撫疏稱多未解到又前此郎陽撫臣報剩餉銀十四萬三千六百餘兩見貯荊州府庫又川貴督臣前發過帑餉銀百餘萬昨據冊報除支剩併未解銀尚該五十萬聽蜀撫催解外今取貯辰沅庫銀十八萬九千餘兩宜俱行偏沅督臣會同貴州撫臣及催餉按臣逐項查明以濟急

用者也四川撫臣自成都守禦至重慶克復調集漢土官兵將十餘萬前者

帑金分解止得二十六萬近據督臣冊分給十七萬餘皆借用松威等處邊餉致邊軍枵腹待哺且今欲剿爾復兼援黔此最當多給以補詘乏者也臣等竊計見在盈虛酌為裒益滇省原議兵二萬宜分餉二十五萬粵省近報漢土兵二萬餘人亦宜分二十五萬貴州撫臣除前餉催解外今亦分二十五萬偏沅新督臣除舊督臣

計部疏

卷

四 天

報貯辰沅十八萬九千餘兩郎陽報貯荊州十四萬三千六百餘兩外今宜分二十萬而黔粵共五十萬俱解督臣處聽其通融分發者也四川督撫除催解湖廣未到銀五十萬外今宜分七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餘兩聽其剿爾而以餘力援黔且稍補前日之詘乏者也以上或留自本省或解自鄰省各先具三分之一餘相度事勢若何酌量補奏若帑金五十萬宜先以十萬與滇十萬與粵十萬與

蜀十萬與備沅督臣十萬與黔撫此大旱之雲
霓利涉之舟楫必不能一日少緩者也夫遼餉
本為遼而設事例協濟等項亦皆係九邊年例
今山海延甘東西耀甲將卒呼庚遼餉邊餉力
憂懸罄不得已而邪用於此乃直罅補漏朝不
謀夕之計儻微

皇上威靈一舉而蜀黔蕩定師不必久勞餉不必盡
費斯

宗社之福臣等之至願也如其恃頑負固征戰未休
計部疏 卷 四 二十九

抑或奴酋匪茹烽火西傳則

訥留金花改折庫局尚當合詞補贖乃萬萬不容已
者臣等不敢不預言也夫天下物力止有此數
中外灌輸宜權緩急若湖廣漕糧及各省直京
邊錢糧未奉

旨動用者皆當盡數解京斷不容輕議留用兵工二
部分用加派銀一百十四萬兩斷宜盡歸臣部
以備山海窮急想諸臣各抱體

國之忠切憂天之慮無俟臣部之贅辭矣伏乞

聖明省覽
俯賜裁奪

亟發帑金五十萬分解數省其借動遼餉各項及南
京戶兵二部咨臣部照數咨會併咨都察院轉
行各巡按御史一體遵奉施行臣等無任惶慄
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兵餉既會議妥當俱依議行內帑請發已多
計部疏 卷 四 三十

念地方危急姑准發三十萬兩以後不得續奏欽
此

戶部尚書臣汪 謹

奏為臣病難痊部務難曠七懇

天恩立

賜俞放事臣昨具疏為臣病危為部印無歸六懇

天恩亟賜罷斥併

勅署掌以無誤部務事奉

臣自時事艱難度支為最賴卿忠計苦心多方支應

還邊音即出職事以副倚任不得封印堅辭該部

知道欽此臣感激

計部疏

卷四

四 三

殊恩愛香叩請念

高厚莫能為報真踴躍無以自容使臣病尚能強支

也何敢自愛其力以辭夙夜之劬勞使部務未

至叢脞也亦何敢自愛其死以孤

聖明之知遇顧臣年七十有三如風中之置燭如秋

葉之辭榮銷亡播落在呼吸間耳乃計部何官

此日何日發時年例之催發止於九邊為數止

三四百萬猶苦太倉耗罄自遼左用兵增新餉

至七百餘萬加以蜀黔繼亂或

請帑濟急或於新餉通融計數又當二百萬在支右

番迫呼莫應蠲者已竭而請蠲者未已派者已

留而請免派者復至請之不得怨議隨起此臣

部所以難也臣材本樗散質復孱弱當餉撥之

交馳值東道之暫梗拮据百端曠廢千狀凡臺

省諸臣所責備於臣者皆中臣之膏肓實救臣

之藥石其欲臣速去者正臣所感為知己而不

敢狠自非薄者也日來就私寓強理公務昏暈

怔忡日甚一日昨擬封印謝事以待

計部疏

卷四

四 三

嚴謹而諸司持續至者非新兵之月餉則關門之草

料出入收支勢難少緩不得不強為批發然皆

眩幾至顛仆又不得不為暫停如此光景必至

遲悞事幾以重干斧鉞悔將何及臣嘗謂人臣

遇多難之世蹇蹇匪躬以奉

明主不當以性命之憂首丘之願塵噴

天聰惟是會計匱乏患切封疆兵食艱難憂在

社稷病軀實難卧理重務豈宜坐隳此臣所為編

憂懼頃刻靡寧者也伏乞

皇上察臣部有萬不容曠之職臣愚有萬不得已之

衷將臣

速允褫放

別簡忠賢精明強幹者代臣受事仍一面

勅令左右侍郎暫署印務庶

國計軍需可隨取隨足臣卽盡先朝露亦可免累

鍊之誅矣臣下情無任惶悚激切控額之至

天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當事甚難旁觀輕於議論致虧堅意求去屢疏

計部疏

卷

四

懇切難以強留特體雅志准駁歸回籍以需召用

念卿者德王計勤勞着加太子少保以示眷顧該

部知道欽此

原任戶部尚書今回籍臣汪 謹

奏為恭陳堯舜心學併揭敬脩一言仰祈

聖明采納以隆

聖德以振

中興盛治事臣自元年冬入

朝竊見

陛下

仁孝英明有為堯舜之資

親賢講學有為堯舜之志私心自慶謂幸逢

計部疏

卷

四

堯舜之君而不以堯舜之道上

聞非忠也臣自弱冠頗知學道浮沉仕路家食日久

竊於典謨遺文管窺蠡測有豁然自信者敢不

揆愚陋為

陛下陳之夫堯舜之治堯舜之心為之也萬化之平

章皆從心起萬國之協和皆從心運人主欲學

堯舜必以堯舜之心為心則堯舜之治不難致

也夫堯舜天縱聖智心之藏密即是中心之發

用卽為道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何也人

心操則存舍則放存則虛明不昧放則邪暗乘之故曰危虛明不昧道心之體其端起於毫忽其精歸於純粹中正故曰微堯舜雖聖智而不以聖智自居察危微之幾廓虛明之用必歸於純粹中正而後已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所以治心卽堯舜所以治天下者也然道心於何見精於何擇一於何守後世儒者更相解釋淺之近於影響淡之涉於虛寂不知堯舜授受反復諄切其於道心本體精一功夫蓋一言以直指之曰敬脩其可願是也可願者從繼善成性以來中心願也理義悅心猶芻豢悅口自堯舜至塗人一也先師孔子祖述堯舜而作中庸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卽道心卽可願之真體也曰脩道之謂教卽脩其可願者也戒懼於不睹聞而真性常湛致慎於幽獨而真性常流總之闡明敬脩一脉而中和以致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堯舜開天上治實樞紐於此繼堯舜而作者千古共一精神千聖同

計部疏

卷

四

三五

一軌轍禹祗台湯聖敬則爲夏商之堯舜文敬止武敬勝則爲有周之堯舜漢唐宋英君無足論至我

二祖

觀心存心操持不懈也我

世宗敬一著箴曰匪敬弗聚匪一弗純也是爲昭代之堯舜以

陛下睿智性成欲三二帝四三王繩

祖武而追上治非難也帝堯年十八爲天子日兢業

計部疏

卷

四

三六

萬幾至享國百餘年治功巍煥

陛下冲齡嗣服受命之長與帝堯不異也臣願

陛下淵然深思毅然獨奮直以必爲堯舜自任

謹持敬脩之脉勉致精一之功

密勿端居不睹不聞也常戒懼以觀道心之呈露

深宮隱微莫見莫顯也常檢慎以察道心之流行

自一念至萬念必反諸真性曰堯舜心思果如

此否自一事至萬事必反諸真性曰堯舜舉動

果如此否是真能脩其可願真能心堯舜之心

何患不能致堯舜之治哉若夫敬脩一語孔子又嘗以誨弟子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雖堯舜猶歉於不足載考詩書自禹益諸臣告戒及伊傳周召諸臣陳誦未有不以敬德為本者大明之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惟敬可以合帝心也昊天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敬可以凝天命也我將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惟敬可以承郊廟也伊尹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惟敬可以紹先烈也假樂

計部疏

卷

四三七

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惟敬可以端身範也敬之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惟敬可以懋聖學也庭燎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惟敬可以勤朝御也棫樸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敬可以肅紀法也大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敬可以任賢輔也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無曠庶官惟敬可以勵臣工也傳說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惟敬可以來直諫也周公曰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惟敬可以厚民生也君陳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敬可以化民僻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惟敬可以節財用也殷武詩曰不僭不濫無敢怠遑惟敬可以明賞罰也周公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惟敬可以辨忠偽也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惟敬可以弭天變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惟敬可以飭武備也伯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惟

計部疏

卷

四三六

敬可以賓四夷也常武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惟敬可以張捷伐也夫敬德之聚也四端萬善之所彙籥天地鬼神之所佑饗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健堯之欽舜之恭天人異形而同體人主能敬則不違天天亦不違人主故可以迓靈長之祚可以興多難之邦可以奏持盈保泰之功可以振戡亂定傾之畧今

陛下宵旰而憂者惟奴氣與諂詞最害爾誠

俯聽臣言以堯欽舜恭獨運於

穆清中外小大之臣誰敢不敬應公卿臺諫寅恭以

承

休德文武將吏嚴翼以共武服其於掃滅機槍恢復

疆土猶運諸掌也春和日暖

講幄將開自經書

進講外願

發德音與輔弼諸臣質明義理堯舜心精具見於二

典三謨誠細加細繹言言可為著蔡講畢

計部疏

卷

三九

賜食後或再

召輔臣商確章奏凡進退人材愛養百姓及目前兵

食大計各隨事咨求歸於至當蓋稽衆舍已詢

謀問察正堯舜精一實用不如是何以稱明四

目達四聰也至於

寡慾養心

恬神保體使

精氣日益彊固

志慮日益清明尤敬脩緊切實事宋儒有言人主

一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周召事成王多

引孝德忠良以為引翼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

右有弼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故成王得為令

主而追美堯舜臣尤願輔臣以事成王者事

陛下也臣蒙

恩允放

眷遇殊常無能仰報萬一故敢殫抒片曝庶上不負

聖明下不負所學伏惟

計部疏

卷

三九

陛下留置

御前少乘

覽省於

聖德

聖治不無小補臣當從田間擊壤而頌

堯天輝日於無疆矣臣下情無任惓惓瞻仰戰慄隕

越之至天啟三年正月初八日上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發明聖學深切政幾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欽此

圖